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英烈全传

 **e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主要人物表

- 朱元璋 明朝开国皇帝，庙号太祖。起初投奔郭光卿起兵滁阳，郭病死后，其旧部尽归朱元璋统领。朱元璋广纳贤才，南征北伐，终于剪灭群雄，建立大明，定都南京。
- 马氏 朱元璋之妻，郭光卿养女。朱元璋称帝后，立为皇后。
- 郭光卿 朱元璋舅父。初为红巾军之一支，后自立为滁阳王，不久抱病而死。
- 常遇春 字伯仁，濠州怀远人，于和阳投奔朱元璋，屡建战功，后于柳河川暴疾而卒。封开平王。
- 汤和 字鼎臣，濠州人。郭光卿初起，率壮士十余人投奔朱元璋，屡建战功。封东瓯王。
- 李文忠 朱元璋外甥，自幼习武，后为军中大将。封歧阳王。
- 沐英 凤阳宁远人，父母早亡。原名朱文英，寄养于太祖，英勇善战，太祖赐名沐英。封黔宁王。
- 徐达 字国显，濠州永丰县人。精通韬略，刚毅武勇。滁阳起兵后，太祖亲自请其出山。官拜右丞相，封中山王。
- 李善长 字百室，定远儒生，足智多谋。义军攻克定远后，投奔朱元璋，参赞军机。后官拜左丞相，封韩国公。
- 刘基 字伯温，处州青田县人。饱读兵书，精通韬略。朱元璋攻下浙东后，延请刘伯温至建康，官拜太史令。封诚意伯。
- 宋濂、章溢、叶琛
处州人，浙东名士。朱元璋延请三人至建康，授宋濂资善大夫，章溢、叶琛国子监博士之职。
- 邓愈、郭英、吴良
滁阳起兵后，即投奔朱元璋，为军中大将。
- 胡大海 字通甫，泗州虹县人，勇武善战。滁州起兵时，投奔军中任前锋。镇守金华，被苗将所杀。封越国公。
- 花云 怀远人，骁勇绝伦。滁阳起兵时，投奔朱元璋。后镇守太平城，为汉王陈友谅所破，抗骂而死。
- 韩成 鄱阳湖朱元璋被困，韩成假扮太祖，投水而死。封高成侯。
- 铁冠道人 张景和，江右方士
太祖驻滁阳时，奇其言，留在军中。
- 孙炎 字伯容，金陵句容人。跛一足，善于谈辨，为朱元璋广纳贤才。后于金华为苗兵所俘，自刎而死。封丹阳侯。
- 冯国用、冯国胜
兄弟，定远儒生，投奔朱元璋，参赞军机。
- 丁德兴、赵德胜、耿炳文
滁阳起兵，即投奔朱元璋，为军中大将。
- 俞廷玉、俞通海（俞廷玉之子）、廖永忠
元末群雄并起，廷玉父子与廖永忠等结寨巢湖，有水军千艘。后因为元将左君弼所逼，投奔朱元璋。
- 丁普郎、傅友德
初为陈友谅部将，后归降朱元璋。

- 陈友谅 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，徐寿辉部将，攻占安庆后，杀徐寿辉，自立为帝，国号汉。联络张士诚进攻朱元璋，鄱阳湖一战兵败身亡。
- 张士诚 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，称吴王，国号大周，占据两浙。后于金陵为朱元璋活捉，自缢而死。

篇目目录

英烈传	(1)
续英烈传	(239)

出版前言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，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。为弘扬华夏文化，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，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丛书奉献给读者。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宽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名著”外，还选收了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，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，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。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。

第二，读者面宽。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，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，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。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，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、语句以及方言、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，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，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第三，附人物表。这些作品内容复杂，人物众多，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。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，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，有助于理解和记忆。

第四，配插图。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。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，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，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增强审美情趣。

希望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1995 年 9 月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明代两部历史小说《英烈传》和《续英烈传》的合集。

《英烈传》又名《云合奇踪》、《洪武全传》，描述元顺帝荒淫失政，天下好汉兴兵反元，朱元璋加入义军，在英雄豪杰辅佐下，发迹变泰，定鼎中原，推翻元朝，剿灭群雄，建立明朝，自称太祖。小说围绕明太祖，引出无数英雄人物，作者用简洁的笔墨生动地塑造了常遇春、胡大海、刘伯温、花云、郭英等英雄、贤士的形象，其中如常遇春独上采石矶，花云太平府死节等，均写得有声有色，十分感人，被改编成戏曲后，在舞台上屡演不衰。

《续英烈传》叙述明太祖死后，其孙建文帝登基，引起诸叔王不满，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，起兵靖难。建文帝出走，燕王篡位。诸臣劝早除燕王，以绝后患，建王不许，降诏虽言燕王叛逆，但为皇叔，只可生擒，不可暗伤。小说以建文祝发为僧，至正统时又被迎入大内结束。

英烈传

第一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

却说从古到今，万千余年，变更不一。三皇五帝而后，汉除秦暴，赤手开基。方得十代，有王莽自称皇帝，敢行篡逆。幸有光武中兴，迨及灵、献之朝，又有三分鼎足之事。五代之间，朝君暮仇，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，历世二百八十余年，却有朱、李、石、刘、郭，国号：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。皇天厌乱，于洛阳夹马营中，生出宋太祖来，姓赵名匡胤。那时赤光满室，异香袭人，人就叫他做“香孩儿”。大来削平僭国，建都汴梁。传至徽、钦二宗，俱被金人所掳。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。金兵汹涌，直逼至扬子江边，一望长江天堑，无楫无舟，忽有二人牵马一匹，说道：“此马可以渡江。”康王见势急，就说：“你二人如果渡得我时，重重赏你！”那二人竟将康王推上马鞍，那马竟往水中，若履平地。康王低着头，闭着眼，但听得耳边风响，倏忽之间，便过长江。那二人说：“陛下此去，尚廷宋祚有二百五十余年，但休忘我二人！”便请下马。康王开眼一看，人与马俱是泥做的。正在惊疑，远远望见一簇旌旗，俱是来迎王驾的，便即位于应天府。这是叫做“泥马渡康王”故事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鞑鞑国王曾孙，名唤忽必烈，居于乌桓之地。后来伐荆蛮，蹙西夏，并了赤乌的部落。僭称王号。在斡难河边，破了白登，过了狐岭，直至居庸关。金人因而逃遁。忽必烈遂渡江淮，逼宋主于临安。宋祚以亡，他遂登于宝位，国号大元。传至十世，叫做顺帝。以脱脱为左丞相，撒敦为右丞相。一日，早朝已毕，帝说：“朕自登基以来，于今五载。因见朝事纷纷，昼夜不安，未得一乐，卿等可能致朕一乐乎？”撒敦奏道：“当今天下，莫非王土；卫土之士，莫非王臣；主上位居九五之尊，为万乘之主，身衣锦绣，口饫珍馐，耳听管弦之声，目睹燕齐之色，神仙游客，沉湎酣歌，惟陛下所为，有何不乐？徒自昼夜劳神！”正是：

春花秋月休辜负，绿鬓朱颜不再来。

顺帝大喜道：“卿言最当。”左丞相脱脱进言道：“乞陛下传旨，速诛撒敦，以杜淫乱！”帝说：“撒敦何罪？”脱脱说：“昔费仲迷纣王，无忌惑平王；今撒敦诱君败国，罪在不赦！望陛下听臣讲个‘乐’字：昔周文王有灵台之乐，与民同乐，后来便有贤君之称；商纣有鹿台之乐，恣酒荒淫，竟遭牧野之诛。陛下若能任贤修德，和气恰于两间，乐莫大焉！倘效近世之乐，必致人心怨离，国祚难保，愿陛下察之！”顺帝听了大喜道：“宰相之言极是！”令近侍取金十锭、蜀锦十匹赐之。脱脱辞谢道：“臣受天禄，当尽心报国，非图恩利也。”顺帝说：“昔日唐太宗赐臣，亦无不受，卿何辞焉？”脱脱

僭(jiàn, 音见)国——古代凡诸侯或人臣，夺取王位，自称帝王，即称这个国家为僭国。僭，超越本分，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物品。

宋祚(zhò, 音作)——宋朝福运。祚，福运。

鞑鞑——即蒙古。

蹙(cù, 音促)——迫。

九五——易经乾卦，第五爻(九五)，代表君位。

口饫(yù, 音玉)珍馐(xi, 音休)——饫，饱。珍馐，珍奇的食物。

沉湎酣歌——贪溺酒色、歌舞。

再拜而受。撒敦惶恐下殿，自思烦恼：“这厮与俺作对，须要驱除得他，方遂吾之意！”正出朝门，恰遇知心好友，现做太尉，叫做哈麻，领着一班女乐，都穿着绝样簇锦团花白寿衣，都带着七星摇拽堕马妆角髻，都履着绒扣锦帮三寸凤头鞋；如芝如兰一阵异品的清香，如柳如花一样动人的袅袅；叮叮咚咚，悠悠扬扬，约有五十余人，进宫里来。两下作揖才罢，哈麻便问：“仁兄颜色不善，却是为何？”撒敦将前情备细说了一遍。哈麻劝慰道：“且请息怒！后来乘个机会，如此如此。”撒敦说：“若得如教，自当铭刻！”撒敦别过，愤愤回家不题。且说哈麻带了女乐，转过宫墙，撞见守宫内监，问道：“爷爷、娘娘，今在哪里？”内监回说：“正在百花亭上筵宴哩。”哈麻竟到亭前，俯伏说：“臣受厚恩，无可孝顺，今演习一班女乐，进上服御伏乞鉴臣犬马之报，留宫听用！”顺帝纳之。哈麻谢恩退出。且说顺帝凡朝散回宫，女乐则盛妆华饰，细乐娇歌，迎接入内，每日如此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顺帝退朝，皇后伯牙吴氏，设宴于长乐宫中，遂命女乐吹的吹、弹的弹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彩袖殷勤，交杯换盏，作尽温柔旖旎之态。饮至更深方散。是夜顺帝宿于正宫，忽梦见满宫皆是蝼蚁毒蜂，令左右扫除不去，只见正南上一人身著红衣，左肩架日，右肩架月，手执扫帚，将蝼蚁毒蜂，尽皆扫净。帝急问道：“尔何人也？”其人不语，即拔剑砍来。帝急避出宫外，红衣人将宫门紧闭。帝速呼左右擒捉，忽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顺帝冷汗遍体，便问内侍：“是甚么时候？”近臣奏道：“三更三点。”皇后听得，近前问道：“陛下所梦何事？”顺帝将梦中事细细说明。皇后说：“梦由心生，焉知吉凶，陛下来日可宣台官，便知端的。”言未毕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恰似春雷。正是：

天开雪动阳春转，地裂山崩倒太华。

顺帝惊问：“何处响亮？”内侍忙去看视，回来奏道：“是清德殿塌了一角，地陷一穴。”；顺帝听罢，心中暗思：“朕方得异梦，今地又陷一穴，大是不祥！”五鼓急出早朝。众臣朝毕，乃宣台官林志冲上殿。帝说：“朕夜来得一奇梦，卿可细详，主何吉凶？”志冲说：“请陛下试说，待臣圆之。”帝即说梦中事体。志冲听罢，奏道：“此梦甚是不祥！满宫蝼蚁毒蜂者，乃兵马蜂屯蚁聚也；在禁宫不能扫者，乃朝中无将也；穿红衣人扫尽者，此人若不姓朱必名赤也；肩架日月者，乃掌乾坤之人也。昔日秦始皇梦青衣子、赤衣子，夺日之验，与此相符。望吾皇修德省身，大赦天下，以弭灾患！”帝闻言不悦，又说：“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，地陷一穴，主何吉凶？”志冲说：“天地不和，阴阳不顺，故致天倾地陷之应，待臣试看，便知吉凶。”帝即同志冲及群臣往看，只见地穴长约一丈，阔约五尺，穴内黑气冲天。志冲奏道：“陛下可令一人，往下探之，看有何物。”脱脱说：“须在狱中取一死囚探之，方可。”当即令有司官，取出一个杀人囚犯，姓田名丰。上说：“你有杀人之罪若探穴内无事，便赦汝死。”田丰应旨。手持短刀，坐在筐中，铃索吊下，深约十余丈，俱是黑气。默坐良久，见一石碣，高有尺许，田丰取入筐内，再看四方无物，乃摇动索铃，使众拽起。顺帝看时，只见石碣上面，现有刻成二十四字：

天苍苍，地茫茫；干戈振，未角芳。

旖旎(y n , 音乙你)——委宛柔弱貌。

弭(m , 音米)——消灭。

元重改，日月旁；混一统，东南方。

顺帝看罢，问脱脱道：“除非改元，莫不是重建年号，天下方保无事么？”脱脱奏道：“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，如遇不祥便当改之。此乃上天垂兆，使陛下日新之道也！”帝说：“卿等且散，明日再议。”言毕，一阵风过，地穴自闭。帝见大惧群臣失色。遂将石碣藏过，赦放田丰。驾退还宫。

翌日设朝，颁诏改元统为至正元年。如此不觉五年。有太尉哈麻，及秃鲁、帖木儿等，引进西番僧，诱帝行房中运气之术，号演揲儿法。又进僧伽璨真，善授秘法。顺帝习之，诏以番僧为司徒；伽璨真为大元国师。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，谓之供养。璨真尝向顺帝奏道：“陛下尊居九五，富有四海，不过保存有现在而已，人生几何？当授此术。”于是顺帝日从其事，广取女子入宫，以宫女一十六人，学天魔舞，头垂辫发，戴象牙冠，身披缨络，大红销金长裙，云肩鹤袖，镶嵌短袄，绶带鞋袜，各执巴刺般器，内一人执铃杵奏乐。又宫女十一人，练垂髻，勒手帕长服，或用唐巾，或用汉衫。所奏乐器，皆用龙笛、凤管、小鼓、秦箏、琵琶、鸾笙、桐琴、响板。以内宦长寿拜布哈领之，宣扬佛号一遍，则按舞，奏乐一回。受持秘密戒者，方许入内，余人不得擅进。如顺帝诸弟八郎，与哈麻、秃鲁、帖木儿、老的沙等十人，号为倚纳，皆有宠任。在帝前相与褻狎，甚至男女裸体。群僧出入禁中，丑声外布。皇太子深嫉之，力不能去。帝于内苑造龙舟，自制式样，首尾长二百二尺，阔二丈，廊殿楼阁俱全，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妆。前有两爪，用水手一百二十名，紫衫金带，头戴纱巾，在两旁撑篙，在前后宫海内往来游戏。舟行头尾眼爪皆动。又制宫漏，高六七尺为木柜，运水上下，柜上设西方三圣殿，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，时至即浮水面上。左右列二金甲神人，一持钟，一持铃，夜则神人按更自敲，极其灵巧，皆前朝所未有。又于内苑起一楼，名叫“碧月楼”。朝夕与宠妃宴饮其上，纵欲奢淫，不修德政，天怒人怨，干戈四起。各处申奏似雪片的飞来，都被奸臣隐瞒不奏。顺帝只知昏迷酒色，那里晓得外面的灾异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宫漏——古代宫廷用漏壶作为计时的器具，叫宫漏。

第二回 开浚河毁拆民房

却说屢年之间，顺帝宴安失德，各处灾异多端，人心怨恨盗贼蜂生。都被丞相撒敦、太尉哈麻，并这些番僧等，瞒住不奏。顺帝那里晓得，终日只在宫中戏耍不题。却说颖州地方，有个白鹿庄：

树木森阴，河流清浅。春初花放，万红千紫斗芳菲；秋暮枫寒，哀雁悲蛩争嘹亮。

到夏来，修竹吾庐，装点出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境；到冬来，古梅绕屋，安排起几处远离人间的蓬莱。对面忽起山冈，尽道像黄陵古渡，因声声叫冈做“黄陵”；幽村聚集珍奇，每常有白鹿成群，便个个唤村为“白鹿”。不知那里来个官儿，摇摇摆摆，走到林间，说道：“真是人间神仙府。”便吩咐跟随的人：“你可去查此处是谁人家的，叫他将这个庄儿送了我老爷，做个吃酒行乐的所在。”跟随的就到庄内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家，做甚勾当的？如何我们贾老爷在此，茶也不送一盞出来？”却见一人身長丈二，眼若铜铃出来应接到：“不要说是‘假老爷’，就是‘真老爷’，也休想一点水喝，快走！快走！”说罢，手持长枪，竟赶出来。那些跟随的人，扯了这官儿，没命的奔出林中。那人也就回去了。那官儿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我贾鲁的声名，那处不晓得，可恶这厮如此无礼，须略施小计、结果了这个地方。”不日，到了京师，朝见拜毕。帝问：“贤卿一路劳苦。且说你一向出朝，孤家甚觉寂寞。”又问：“贤卿回来，一路民情风景如何？”贾鲁便奏说：“一路黄河淤塞，漕运不通，但听得民间谣道：“石人一只眼，不挑黄河天下反”。依臣愚见：须挑开沿河一带，藉应民谣，且通漕运。”顺帝应道：“我日前在宫中要开些小池沼，那些言官上本说道，民谣汹汹，尽说‘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，不宜兴工劳役’，照你今日说来，竟不挑的不好了。”贾鲁一向口舌利便，又奏说：“陛下若依言官不挑黄河，由他淤塞了，嗣后这些粮米，将从哪路运来？南北不通，粮米不济，不反何待！”顺帝说：“极有理，极有理，只是当从何处开起？”贾鲁说：“臣一路经过徐、颖、蕲、黄，处处该开；至如颖州、白鹿庄、黄陵冈，俱被民房占塞，上下四十里，更为淤壅，更宜急开。”顺帝即刻传旨差发河南、河北丁夫七十万人，开浚黄河原路，限定一月之内完工，阻挠者斩。起驾回宫，不题。

却说颖州白鹿庄，日前提枪来赶的，原来是汉高祖三十六代孙，姓刘名福通。全身膂力过人，且又深通妖术。家藏一面镜子，有人要照，只须对镜焚香，镜中就出现官吏、庶民、军士等模样；如前来求照的人心不虔诚，便出现诸般禽兽形像来。又结识一个朋友，叫韩山童，假称世界将要大乱，弥勒佛降生，造出一个“白莲会”来。所有部下，皆系红巾为号，鼓动那些乡民，如神如鬼的尊敬他。遇着些小事，便去照那镜子问下落。这日，两人正在庄前哄骗众人说：“佛力如此广大，还怕不做皇帝么？”忽听得锣声连连响亮，呼的呼，喝的喝，两人远远看去，认得是本州的知州，坐在马上，带领弓兵三百余人，竟投庄里来，说道：“今奉圣旨开浚黄河，拆去民房，先从白鹿庄与对面黄陵冈开起。”内有里正。禀道：“民间谣说：‘挑动黄河天下反’，只怕不便么？”知州喝道：“这是奉旨的，谁敢违逆！况旨上载

漕运——古时各地为保证京城供给，由水道运米，叫漕运。

白莲会——我国的一个秘密教派，起于元代。

里上——占日才乡官。

明，阻挠者斩。今日就借你这头示众。”说罢喝令刀斧手，将里正果首。知州吩咐将首级用木桶盛着，沿河四十里，号令前去。这些弓兵，便把刘福通住屋，霎时间拆去。妇孺鸡犬，赶得雪花飞散一般。福通低着头，只是捶胸叫苦，思想到：“青天白日，竟起这个霹雳，安排得我竟是无家可归，无地可依，奈何，奈何！”大叫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反了罢，反了罢！尔等肯随我共成大事的，同享富贵；如不肯随我的，听你们日夜开河，受官司苦楚去。”登时，聚会有五六百人，便向前把知州一刀，执头在手，叫道：“胡元混乱中国。今日开河，拆去民居，你们既肯从我，便当进城，开狱放了无罪犯人，收了库中财宝，包你们有个好处。”又往手中把那镜子，在水中一照，说：“如心中尚有狐疑的，可从河中掘下，自见分晓。”只见左边一伙，也约有五六百人，竟向河中用力掘下。不曾掘得一尺，只见掘出一个石头人来，身長一丈，须眉口鼻都是完全的，当中凿着一只眼。福通大呼道：“众位可晓得么？一向谣言：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”今刚刚在此处掘得石人，这皇帝可不应在此处，你们心上如何？”这些人便合口说道：“敢不从命。”福通便带了众人，竟投州里来。城中掌军官朵儿只班，因杀了知州，便时刻防备。一声锣响，即刻冲出一标人来，两下厮杀。福通虽是力大，手下的兵，终是未曾习熟，被官军赶杀十余里。韩山童马略落后，却被官军赶上一刀。福通便率社遵道、盛文郁、罗文素等，勒马回杀，救得后边的人，竟到亳州立寨。因立山童的儿子韩林为王，国号宋大建元龙凤。以山童妻杨氏为皇太后。杜遵道、盛文郁为左右丞相。福通与罗文素为平章，同知枢密院事。招集无籍十余万人，攻破罗山、确阳、真阳、叶县等处，直侵沛梁，不题。

且说官军依；日进城，坚闭城门。朵儿只班星夜申奏京师，备陈事情；一边又具揭帖到中书省丞相处。脱脱见揭，便吩咐见资本官：“明早随我进奏。”次早，脱脱奏说：“近来憎号称王者甚多。昨日接得各府州县报说：‘贼兵反了共一十四处。’”顺帝大惊，问：“哪十四处？”脱脱说：“颖州刘福通、台州方国珍、闽中陈友定、孟津毛贵、赣州徐寿辉、徐州芝麻李、童州雀德、池州赵普胜、道州周伯颜、汝南卡武、条州张卜成、四川朗玉珍、山东田丰、两州倪文俊。”顺帝闻奏大惊，说：“如之奈何？”脱脱奏说：“请大兵先讨平徐寿辉、刘福通、张士诚、芝麻李四寇，庶无后患。”帝便说：“着罕察帖木儿讨徐寿辉，李思齐讨刘福通，蛮子海牙讨张士诚，张良弼讨芝麻李。先除大寇，后剿小贼。”敕旨既下，脱脱叩头下殿。那四将各点兵五万，择日辞朝。竟离了燕京，各自寻路攻取。毕竟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专朝政群奸致乱

却说诸官得旨，分讨各处贼兵，谁知皆不能取胜，都带些残兵败甲回来。顺帝见了，日夜忧闷。一日设朝，对文武群臣商议说：“目今盗贼蜂生，各处征讨的官兵，没有一个奏凯。卿等何策剿除，为朕分忧？”脱脱叩头奏说：“今者群奸扰乱，震恐朝廷，黎庶不安，灾伤时见。臣等不能为国除患，心实耻之。臣愿竭驽骀之力，肃清江、淮，以报皇恩。”顺帝闻奏，降座语脱脱道：“丞相若能为朕扫除贼寇，奏凯还日，朕当裂土，以酬心膂；但中书省是政事根本，不可一日离左右，贤卿若去，朕将谁依？”脱脱又叩头说：“尽忠报国，乃臣子之责，岂敢忘恩！但微臣此去，全望陛下亲贤远佞；以调天和，以安黎庶。”顺帝便敕脱脱为总兵大元帅，以龚伯遂为先锋，哈喇答为副将，也先帖木儿为行台御史，节制兵马，大小官军俱听脱脱指挥，便宜行事。脱脱拜辞，即日领兵望南进发，竟到孟津。宋将毛贵率本部五千人纳降。脱脱便驱兵渡黄河，从虎牢关至沛梁正北安营。宋韩林的探子报知，便集众商议，只见杜遵道说：“水来土压，兵至将迎，殿下勿忧，臣当领众迎敌。”宋主即令杜遵道、罗文素、盛文郁三将，急带领五万人马与元军对敌，遵道勒马横枪，高叫道：“送死的出来！”脱脱大怒说：“反国贼子，敢出大言。”就纵马横刀，直取遵道。二将交马，战上五十余合。遵道力怯，拨马便回，脱脱赶上一刀，斩于马下。元兵阵上，催兵奋杀，宋兵溃乱，生擒一千四百余人，斩首一万七千余级。罗文素等，领兵入城，坚守不出。龚伯遂请道：“乘此势攻城，料可必破。”脱脱笑说：“我兵千里而来，劳力过多，还当息养，不宜仓卒。倘贼兵计穷，冒死血战，不可支矣。”众将唯唯。时韩林见杀了杜遵道，心甚惊恐，决策于福通。福通说：“脱脱智勇足备，锋不可当，不若且避，再图恢复。”韩林依计，乘夜弃城而走。次早，元兵到城搦战，只见城门大开，城中老幼，俱顶香迎接，备言贼兵惧威，引兵逃去等情。脱脱大喜，入城抚民。一宿，明日倍道径抵徐州西门外十里安营。打下战书与芝麻李说，明日交战。脱脱到西刻时候，密唤诸将受计，如此如此。各各依令去讫。

且说芝麻李对众说：“元兵远来疲乏，今夜必无准备。我当前行劫寨，尔众随后即来，两下夹攻，必获全胜。”二更时分，果然引兵出城，兵衔枚，马勒辔，直抵元营，悄然无备。芝麻李暗喜，领兵并力杀入，细看更无一人，心下大惊，速令退兵。忽闻炮响一声，四面伏兵尽起，把芝麻李团团围住，兵卒也不十分来斗，只是没个隙路可逃，贼兵自相残害，约折去大半。及至天明，只见一将传令说：“你们可松一条路，放他逃去。”芝麻李听着，又惊又喜，心内暗道：“我且杀开一路回城，再作计议亦可。”只见元兵果然放开一条路，让芝麻李回城，将到城边，急叫城上：“我被元兵混杀一夜，至今方得逃回，快开门，如迟，恐又赶来也。”正叫之时，举头一望，看见兄弟李通的头，悬挂在城，敌楼边，立着一员大将，紫袍金甲，大喝道：“你这贼子，我元丞相已取得此城了，你还不认得？”芝麻李惊得魂飞九霄云外，

驽骀——劣马。此处系自谦之词。

膂（lǚ，音吕）——膂力，体力。

佞（nìng，音泞）——善于谄媚之人。

衔枚——古代军队秘密行动时，让兵士口中衔着枚（像筷子的东西），防止说话，以免敌人发觉。

抱头窜鼠，径往沔阳去了。天色大明，各将论功行赏，因问：“元帅为何晓得要来劫寨，预先吩咐埋伏，又离了中军，独去取城？”脱脱笑说：“此是乘虚搏将之法：昔日裴令公元宵夜，大张华灯，设宴待客，匹马擒吴元济，正是此样机关，反看便是。他今日以我兵远来，料来疲困，必带雄兵劫寨，城中不过老弱守门耳。我令尔辈四下伏住，等他来时，便围绕混杀一夜，此时我领精兵，乘虚攻取城门，自然唾手可得。”众将又问：“围住之时，元帅吩咐不可厮杀为何？”脱脱说：“黑夜谁知彼此，我兵只密围数层，虚声叫喊，任他自相残杀，这又是以逸待劳。”众将齐声称说：“元帅神机，非我等所及。”脱脱抚恤人民，一面遣牙将奏捷，不题。

且说右丞相撒敦与太尉哈麻，闻得脱脱得胜，上表申闻，计较说：“脱脱向来威振中外，使我们不得便宜行事，今又成大功，皇帝必加信用，我辈却是怎生？”哈麻说：“这有何难，趁此捷表未上之时，令台官劾他说：‘出师三月，略无寸功，倾国家之财，以为己资；半朝庭之官，以为己用。乞加废斥，以做官邪。’这个计策如何？”撒敦说道：“此计大妙、大妙！”遂将进表官邀入密房，除了他的性命。因而上个表章，说得脱脱十分不好。顺帝说：“既如此，可敕月润察儿为元帅，以枢密雪雪代他为将，令姚枢持诏赴徐州传示。”不止一日，来到徐州。脱脱拜受了诏书，便对众将说：“朝廷恩旨，释我兵权，即当权与诸将分别，诸将可各率所部听新元帅节制。”只见哈喇答向前说：“元帅此行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，不如今日先死丞相之前，以酬相许夙志。”说罢，拔剑自刎而死。众将抚恸如雷，将哈喇答以礼殡葬。脱脱单马竟赴淮安安置。未及半月，台臣又劾脱脱贬谪太轻，该徙云南。脱脱叹道：“我不死，朝中也不肯放过我，倒不如一死，以免众奸荼毒。”遂服鸩而死。

却说刘福通、芝麻李闻说脱脱身故，各统兵攻复前据城池，元军阵上那个杀得他过。数日间，刘福通与芝麻李杀并，一箭射死了芝麻李，复了徐州。毛贵仍归部下。正是：昏君信佞忠臣死，群鬼贪残社稷墟。后来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劾——揭发罪状。

夙志——很久以来的愿望。

贬谪——因负罪降调官职。

荼（tú，音图）毒——不堪忍受的苦虐。

服鸩——鸩，一种鸟，羽毛有毒，浸酒，能毒死人。饮毒酒而死，叫做服鸩。

第四回 真明主应瑞濠梁

却说丞相脱脱，受了多少谗言，以身殉国。那时四海纷争，八方扰攘。刘福通并了芝麻李一部人马，又收了毛贵一党贼众，纵横汹涌，官兵莫挡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淮西濠州，就是而今凤阳府，好一座城池。离城有一个地方，名唤做钟离东乡，据说是当初钟离得道成仙的去处。那里有个皇觉寺，原先是唐高祖建造的。只见那：

中间大雄宝殿光晃晃，金装成三世菩提；两边插翅回廊影摇摇，彩画出蓬莱仙境。

当门望一个韦驮尊天，秀秀媚媚，却似活移来一个金孩儿，见了他那个不欢天喜地；两侧装四个金刚力士，古古怪怪，又象绘坐定一班铁甲汉，猛抬头人人自胆破心惊。钟声半彻云霄，舞动起多少回鸾翔凤；佛号忽天碧醒觉了万千愚汉农夫。挨的挨，挤的挤，都到罗汉堂前，才明数出前生今世；争了争，嚷了嚷，齐向观音阁上，暗投诚意想心思也修得肩盒抬攒，逐男趁女，汗浴了一片清净佛场，知宾的也难管青红皂白。也有的打斋设供，祈神禳福，澄彻了一点如来道念，大众们那里晓水火雷风。

那寺中住持的长老，唤做高彬，法名昙云。这个长老，真是宿世种得了智果，今世又悟了大乘。一日冬景凄凉，彤云密而，洒下一天大雪。昙云长老吩咐大众说：“今日是腊月二十四，经里面说：‘天下的灶君，同天下的土地，今夜上天，奏知人间善恶。’我今早入定时节，见本寺伽蓝，叫我也走一遭。我如今放了晚参，我自进房，你们或有事故，不可来动问我。”嘱咐已毕，竟到房中打坐了。只觉顶门中一道毫光，直透云霄，本寺伽蓝，早已在天门边拱候着。长老二人交了手，竟到九天门下。却好玉皇登座，三官玄圣并一切神祇，都一一讲礼毕，长老也随众神施了礼，立在一边。只听得玉皇说：“方今世间混乱，黎庶遭殃，这些魑魅，将如何驱遣？”忽然走出一个大臣，口称说：“臣是明年戊辰年值年太岁。以臣看来，连年战伐，只因下界未生圣主，明年辰年，应该真龙出世，混一乾坤，肃清世界。且今月今日，是天下土地、灶君申奏人间善恶，乞陛下细察。凡世修行阴德的，付他圣胎，以便生隆。特此奏闻。”玉皇说道：“朕也如此思量，但原先历代皇帝降生，都是星宿。如今果要混一天下，定须星宿中，下去走一遭。你们那个肯去，宜直奏来。”问而又问，这些星宿都不作一声。玉皇恼道：“而今下界如此昏蒙，你们难道忍得不管？我如今问了四五次，也只不作声，却是为何？虽然是堕入尘中，也须即速还天上，何故十分推阻？”正说间，只见左边的金童并那右边的玉女，两下一笑，把那日月掌扇，混做一处，却象个“明”字一般。玉皇便问：“你二人何故如此笑？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脱生下世，一个做皇帝，一个做皇后，二人不许推阻。明年九月间，着送生太君，便送下去吧。”那金童玉女那里肯应，玉皇又说：“恐怕下去吃苦么？我便再拨些星宿辅弼你二人；你二人下去，便于方才扇子一般，号了“大明”吧，不得违误！”只见本寺伽蓝轻轻的对长老说：“我寺中也觉有些彩色……”说犹未了，那些诸方的土地及各家灶君，一一过殿，递了人间善恶的细单。玉皇便说：“今据戊辰太岁奏章，说明岁该生圣主，以定天下。我已嘱咐金童、玉女，下生人世，但非世德的人家那能容此圣胎，你们可从世间万中选千，千

大乘——佛经中的派别名。

魑魅——木石的精怪。

中选百，百中选十，送到我案前，再行定夺。”吩咐才了，那天下各省、各府、各县的城隍，同那天下各省、各府、各县、各里的土地，都出到九天门外，议来议去。不多时，有天下都城隍，手中持着十个折子奏称：“拣选仁厚人家，万中选成了十个，特送案前。”玉皇登时叫取衡善平施的秤来，当殿明秤，十家内看是谁人最重的。只见一代一代较过，止有一家修了三十三世，仁德无比。玉皇即将折子拆开，口中传说：“可宣金陵郡滁州城隍进来听旨。”那城隍就案前伏了。玉皇嘱咐道：“汝可接旨行事去。”便递这折子与他。城隍叩头领讫，玉皇排驾回宫。长老也出了天门，与伽蓝拱手而别，便回光到自己身上。却听得殿上正打三更五点。长老开眼，见佛前琉璃灯内火光，急下禅床，拜了菩萨，说：“而今天下得一统了，但贫僧方才不曾看得那折子，姓张、姓李，谁是真龙，这是当面错过了，也不必题。但方才本寺伽蓝说：“连我寺中有些彩色。”不知是何主意，待我再打坐去细细问他，便知端的。”长老重新入定，去见伽蓝，问说：“方才折子内所开谁氏之子，想明神定知他的下落。”伽蓝对他说：“此去尚有半年之期，恐天机不可预泄。”长老唯唯。只见左边顺风耳跪下：报称：“滁州城隍有使者到门，奉迎议事，立等神车。”伽蓝便起身别了长老，出门不题。

时光荏苒，不觉又是戊辰中秋之夕。忽报山门下十分大火，长老急急出望，四下寂然，并无火焰。长老道：“甚是古怪！”便独自从回廊下边伽蓝殿，到山门前来。只见伽蓝说道：“真命天子来也，师父当救之。”长老迅步而住，惟见一男人同一妇女，睡在山门下。长老因叫行者推醒，问他来历。那人说道：“姓朱名世珍，祖居金陵朱家巷人。因元兵下江南，便徙居江北长虹县，后又徙滁州；也略略蓄些资财。昨因失火，家业一空，有三子：朱镇、朱镗、朱钊，又皆失散。今欲与妻陈氏，同上府城，投女婿李祯，织席生理。至此天晚，且妻子怀孕，不便行动，打搅禅门，望师父方便！”长老看朱公相貌不凡，所娠的莫不是真主，因说：“怀孕人行路不便，不如就在此邻侧赁一间房子，与公居住何如？”朱公道：“难得师尊如此。”次日，长老到东乡刘太秀家，赁一间房子，与朱公住了，又与些资本过活。三个失散的儿子，也仍旧完聚了。但未知所生是男是女，正是：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瑞气落谁家？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众牧童成群聚会

却说昙云长老赁下房子，与朱公夫妻安顿，又借些资本与他生意。不止一日，却是九月时候，不暖不寒，风清日朗，真好天色。长老心中转念道：“去年腊月二十四晚，入定之时，分明听得是九月间真主降生。前月伽蓝分明嘱咐，好生救护天子。这几时不曾往朱公处探望，不知曾生得是男是女，我且出山门走一遭。”将到伽蓝殿边，忽见一人走来，长老把眼看了看，这人生得：

一双碧眼，两道修眉。一双碧眼光炯炯，上逼云霄；两道修眉虚飘飘，下过脐底。

颧骨棱棱，真个是烟霞色相；丰神烨烨，偶从来地上神仙。行如风送残云，立似不动泰山。

那人却对长老说道：“我有丸药儿，可送去与前日那租房子住的朱公家下，生产时用。”长老明知他是神仙，便将手接了，说道：“晓得。”只见清风一阵，那人就不见了。长老竟把丸药送与朱公，说道：“早晚婆婆生产可用。”朱公接药说道：“难得到此，素斋了去！”说毕，进内打点素斋，供养长老。长老自在门首。不多时，只听得一村人，是老是少，都说天上的日头，何故比往日异样光彩。长老同众人抬头齐看，但闻天上八音齐振，诸鸟飞绕，五色云中，恍如十来个天娥彩女，抱着个孩子儿，连白光一条，自东南方从空飞下，到朱公家里来。众人正要进内，只见朱公门首，两条黄龙绕屋，里边大火冲天，烟尘乱卷。众人没一个抬得头，开得眼，各自回家去了。长老也慌张起来。却好朱公出来说：“蒙师父送药来，我家婆婆便将去咽下，不觉异香遍体，方才幸得生下一个孩儿，甚是光彩，且满屋都觉香馥侵人。”长老说：“此时正是未牌，这命极贵，须到佛前寄名。”朱公许诺。长老回寺去了，不题。

却说朱公自去河中取水沐浴，忽见红罗浮来，遂取去做衣与孩子穿之；故所居地方，名叫红罗港，古迹至今犹存，不题。

且说生下的孩子，即是太祖。三日内不住啼哭，举家不安朱公只得走到寺中伽蓝殿内，祈神保佑。长老对朱公说：“此事也非等闲，谅非药饵可愈，公可急回安顿。”长老正送朱公出门，只见路上走过一个道人，头顶铁冠大叫道：“你们有希奇的病，不论大小可治。”长老便同朱公问说：“有个孩子，生下方才三日，只是啼哭，你可医得么？”那道人说：“我已晓得他哭了，故远远特来见他；我若见他，包你他便不哭。”朱公听说，便辞了长老，即同道人到家，抱出新生孩子，来见道人。那道人把手一摇，口里嘱咐道：“莫叫莫叫，何不当初莫笑，前路非遥，月日并行便到；那时还你个呵呵笑。”拱手而别，出门去了。朱公抱了孩子进去，正要出来款待道人，四下里找寻不见。此后，朱公的孩子，再也不哭，真是奇异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早已是满月儿、百禄儿、拿周儿。朱公将孩子送到皇觉寺中佛前忏悔，保佑易长易大。因取个佛名叫做朱元龙，字廷瑞。四岁五岁，也时常到寺中顽耍。不觉长成十一岁了。朱公夫妇家中，忍饥受饿，难以度日。将三个大儿子俱雇与人家佣工去了，只有小儿子元龙在家。

一日，邻舍汪婆走来，向朱公道：“何不将元龙雇与刘太秀家牧牛，强似在家忍饿。”朱公思想到：“也罢！”遂烦汪婆与刘太秀说明。太祖道：“我这个人岂肯与他人牧牛！”父母再三哄劝，他方肯。母亲同汪婆送到刘家。且说太祖在刘家一日一日渐渐熟了，每日与众孩子顽耍，将土累成高台。内有两三个大的，要做皇帝顽耍，坐在上面，太祖下拜，只见大孩子骨碌碌

跌的头青脸肿，又一个孩子说：“等我上去坐着，你们来拜。”太祖同众孩子又拜，这个孩子，将身扑地，更跌狠些，众人吓得皆不敢上台，太祖说：“等我上去。”众孩子朝上来拜，太祖端然正坐，一些不动。众孩子只得听他使令，每日顽耍不题。一日，皇觉寺做道场，太祖扯下些纸幡做旗，令众孩子手执五方站立，又将所牧之牛，分成五对，排下阵图，呼喝一声，那牛跟定众孩子旗幡串走，总不错乱。忽一日，太祖心生一计，将小牛杀了一只，同众孩子洗剥干净，将一坛子盛了，架在山坡，寻些柴草煨烂，与众孩子食之。先将牛尾割下，插在石缝内，恐怕刘太秀找牛，只说牛钻入石缝内去了。到晚归来，刘太秀果然查牛，少了一只。便问。太祖回道：“因有一小牛钻入石中去了，故少了一只。”太秀不信，便说：“同你去看。”二人来至石边，太祖默祝：“山神、土地，快来保护！”果见一牛尾摇动，太秀将手一扯，微闻似觉牛叫之声，太秀只得信了。后又瞞太秀宰了一只，也如前法。太秀又来看视，心中甚异，忽闻太祖身上有膻气，暗地把孩子一拷，方知是太祖杀牛吃了。太秀无可奈何，随将太祖打发回家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已是元顺帝至正甲申六月。太祖年已十六岁。谁想天灾流行，疾病大作，一月之间，朱公夫妇并长子朱镇，俱不幸辞世。家贫也备不得齐整棺木，只得草率将就，同两个阿哥抬到九龙冈下，正将掘土埋葬，倏忽之间，大风暴起，走石飞沙，轰雷闪电，霖雨倾盆。太祖同那两个阿哥，开了眼，闭不得；闭了眼，开不得。但听得空中说：“玉皇昨夜宣旨，唤本府城隍、当方土地，押令我们四大龙神，将朱皇帝的父母，埋葬在神龙穴内，土封三尺。我们须要即刻完工，不得违旨。”太祖弟兄三人，只得在树林丛蔚中躲雨。未及一刻，天清日出，三人走出林来，到原放棺木地方，俱不见了；但见土石壅盖，巍然一座大坟。三人拜泣回家。长嫂孟氏同侄儿朱文正，仍到长虹县地方过活。二兄、三兄，亦各自赘出。太祖独自无依。邻舍汪婆，对太祖说：“如今年荒米贵，无处栖身，你父母向日，曾将你寄拜寺中，不如权且为僧何如？”太祖听说，答应道：“也是也是。”自是托身皇觉寺中，不意昙云长老，未及两月，忽于一夕圆寂。寺中众僧，只因朱元龙，长老最是爱重他，就十分没礼。一日，将山门关上，不许太祖入内睡觉。太祖仰天叹息，只见银河耿耿，玉露清清，遂口吟一绝：

天为罗帐地为毡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

夜间不敢长伸脚，恐踏山河社稷穿。

吟罢，惊动了伽蓝。伽蓝心中转念：“这也是玉皇的金童，目下应该如此困苦。前者初生时，大哭不绝，玉皇唤我召铁冠道人安慰他。但今受此迍遭，倘或道念不坚，圣躬有些啾唧，也是我们保护不周。不若权叫梦神打动他的睡魔，托与一梦，以安他的志气。”此时，太祖不觉身体困倦，席地和衣而寝。眼中但见西北天上，群鸟争飞，忽然仙鹤一只，从东南飞来，啄开众鸟，倾间仙鹤也就不见了。只见西北角起一个朱红色的高台，周围栏杆上边，立着两个象金刚一般，口内念念有词。再上有带幞头抹额的两行立着，中间三尊天神，竟似三清上帝，玉貌长髯，看着太祖。却有几个紫衣善士，送到绛红袍一件，太祖将身来穿，只见云生五彩。紫衣者说：“此文理真人之衣。”旁边又一道士，拿剑一口，跪送将来，口中称说：“好异相，好异相！”因拱手而别。太祖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细思量甚是奇怪。次早起来，却有新

当家的长者嘱咐说：“此去麻湖约有三十余里，湖边野树成林，任人采取，尔辈可各轮派取柴，以供寺用；如违：逐出山门，别处去吃饭。”轮到太祖，正是大风大雨，彼此不相照顾，却又上得路迟，走到湖边，早已野林中萤火相照，四下更无一人，只有虫鸣草韵。太祖只得走下湖中砍取，那知淤泥深的深，浅的浅，不觉将身陷在大泽中，自必遭淹溺，忽听湖内有人说：“皇帝被陷了，我们快去保护，庶免罪戾。”太祖只见身边许多蓬头赤发、圆眼獠牙、绿脸的人，近前来说：“待小鬼们扶你上岸。”岸上有小鬼，也替皇帝砍了柴，将柴也送至寺内。太祖把身一跳，却已不在泽中，也不是麻湖，竟是皇觉寺山门首了。太祖挑着柴进香积厨来，前殿上鼓已三敲，众僧却已睡熟。未知长老埋怨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伽蓝殿暗卜行藏

且说太祖陷在湖中，诸般的鬼怪，也有来搀脚的，也有来扶手的，也有将肩帮衬着太祖的，也有在水底下将背脊肩着太祖的，也有在岸上替太祖砍柴的，也有在路上替太祖挑担的。不多时，已送到寺边门首，说：“我们自去，皇帝请进内方便。”那时觉有三更左右，太祖进内就睡，不题。却说这些和尚说：“向来昙云师父在时，只说他后来发迹，不意今朝至此不回，多分淹没湖中了。”说说笑笑，各自归房，次日天明，当家长老叫行者起早烧汤做饭，那行者募来募去都是柴堆塞的，那里寻个进厨房的路头，口中不说，心中想道：昨日临睡时空空一个灶房，这柴那得许多，便是朱行者一个去湖中樵打，怎么便有这山堆海积的柴草。”只得叫动大众：挑的挑，抬的抬，出沽了半日，方才清得条走路。太祖起来，自家也看得呆了。心中想道：“若是如此看来，莫不是我果有天子之分？但今日没有一个可与计议的，我不如走到伽蓝殿中，问个终生的凶吉，料想神明也有分晓。”将身竟到伽蓝殿来，却有玃经在侧，太祖一一诉出心事，问说：“如我云游在外，另有好处，别创个庵院，不受这些腌臢闲气，可还我三个阴玃；如我不戴禅冠，另作主意，将就做得个财主，可还我三个阳玃；如我趁此天下扰乱，去投奔他人，受得一官半职，可还我三个圣玃。”将玃望空掷下，那玃不仰不复，三次都立着在地。太祖便打动做皇帝的念头，暗暗向神诉说：“今我三样祷告，神明一件也不依，莫不是许我做皇帝么？如我果有此分，神明可再还我三个立玃。”望空再掷，只见又是三个立玃。太祖又祷告说：“这福份非同小可，且无一人帮扶，赤手空拳，如何图得大事？倘或做到不伶不俐，倒不如做一个愚夫愚妇。再告神明，以示万全。如或果成大事，当再是三个立玃。”那知掷去，又是三个立玃。太祖便深深拜谢，许说：“我若此去，一如神鉴，我当重新庙宇，再整金身。”拜告未已，只见这些和尚走来埋怨说：“你把这些柴乱堆乱塞，到要我们替你清楚，你独自在此耍子。”太祖也只做不听得，竟到房中，收拾了随身衣服，出了寺门，别了邻舍汪妈妈，竟投盱眙县，寻姊夫李禎。

路上不止一日，来到盱眙，见了姊姊，姊姊说道：“此处屡经旱荒，家业艰难，那里留得你住，你不若竟往滁州去投母舅郭光卿，寻个生计，庶是久长。”太祖应诺。姊姊因安排些酒果相待，不意外边走进一个孩儿来：

燕额虎斗，娥眉凤眼，丰秀爽。面如涂粉，口若凝来，骨格清莹。耳若垂珠，鼻如悬柱。光朗朗一个声音，恍惚鹤鸣天表；端溶溶全身休度，俨然凤舞高岗。不长了短，竟是观音面前的善财；半瘦半肥，真是张仙抑来的龙种。

太祖便问：“此是淮家的小官？”姊姊说道：“此便是外甥李文忠。”便叫文忠：“你可拜了舅舅。”太祖十分欢喜，问他年纪。说道：“今年十岁。”席中谈笑，甚是相投。当晚酒散。次日，太祖取路，上了滁州，见了娘舅郭光卿，叙起寒温。太祖将父母、兄弟的苦楚，诉说一遍。郭光卿说：“你既来此，正好相伴我儿子读书。”次日，竟进馆中。太祖性甚聪慧，郭氏五子，因遂恶之，假以别事哄至空房，以绝太祖饭食。郭氏因有育女马氏，私将面饼饲之。一日，忽被郭氏窥破，遂纳杯中，马氏胸前因有饼烙腐痕，此事不

玃(jiào, 音叫)经——一种占卜用的书。玃, 占卜吉凶的器具, 用玉、蚌壳或竹片制成, 两片可分合, 掷于地, 视其俯仰, 以定吉凶。俯为阳玃, 仰为阴玃。

在话下。

光阴迅速，太祖却已十八岁了。郭光卿收拾几车梅子，同太祖上金陵贩卖，进至和州，时适夏初天气，路上炎热。光卿说：“你可将车先行，我歇息片时便来。”太祖推船赴路不题。

却说光卿两年前曾与一个光棍争执到官，那光棍理亏输了，便出入衙门，做了一个听差的公人，令却同一伙公差，在途中撞见。那光棍睁开两眼，叫道：“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清，郭光卿今日那里走，且吃我一拳！”光卿喝道：“你这厮还不学好；犹敢如此无礼。”那汉子劈面打来，光卿把手一格，那汉子见光卿把手格开，又赶过来一拳。光卿也只不来抵敌，把那身子一闪，那汉子想是虚张的气力，眼中对日头昏花，一交跌倒，却好跌在一块尖角的大石头上，来得凶，跌得重，一个斗撞得粉碎，一命呜呼。那些伙计叫道：“你何故打杀了公差，且送到司，再作道理。”光卿逞着平淡生武艺，打开一条路，连夜逃奔去了。太祖将车向前等待，多时不见光卿，转来寻觅，路上人汹汹，只说前面有一个人被人打死了那凶手逃走了。太祖心下思量：“大分是舅舅做出这事了，”话未说完，来至三叉路口，正在沉吟，只见那柳阴之下，立着有四五个人：或是舞刀的，或是弄枪的，或是耍棍的；演了一回，又坐息一回。太祖见他们个个都是好手段，便将车子推在一边，把眼睛注定来看。那些人又各演试了一回，从中一个人叫道：“好口渴也！那得茶吃，一口也好。”却有一个便指着车子说：“你可望梅止渴么？”太祖便从车中取出百十个梅子，送与四五个吃，说道：“途中少尽寸情。”那些人那里肯受。太祖说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便收了罢。”再三送去，他们勉强收了。就将梅子匀匀的分做五处，各人逊受一处，便问太祖行径。太祖一一直说。这也是天结的缘，该在此处用逢。太祖也问他们姓名，只见一个最年少的，便指着说道：“这是一个是我们邓大哥，单名唤邓愈，从来舞得好长枪。”又指一个道：“这是我们汤大哥，单名叫汤和，自幼儿惯舞两把板斧。”侧身扯过一个说：“这个是我们郭大哥，单名郭英。七八岁儿看见五台山和尚在此抄化，那和尚使一条花棍，如风如电一般，郭大哥便从他学这棍法。而今力量甚大，用熟一条铁棍，那个敢近他。”一伙儿正说得好，忽起一阵怪风，那风拔树扬沙，对面不识去路。这四五个人都扯了太祖说：“我们且到家里一避恶风，待等过了，你再推车上路如何？”太祖道：“邂逅之间，岂敢打搅。”这四五个人说：“不必过谦。”只见那后生，先把太祖的梅车，已是推去了，口叫道：“你们同到我家来。”正是：燕赵悲歌士，相逢剧孟家。不知太祖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贩乌梅风留龙驾

却说那后生，趁着大风，先把太祖的梅车，如飞似水推着口里叫道：“你们都到我家权避一回，再作区处。”这些众人，也把太祖扯了就走。不上半里，就到那后生家里。后生便将车子推进，叫道：“哥哥！我邀得义兄弟们到家避风，又有一个客人也到此，你可出来相见。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，那后生说：“这是家兄。”太祖因与众人一一分宾主坐了。那后生说道：“方才大风路上不普通得姓名完备。”因指着郭英肩上一个说：“他也姓郭，便是郭大哥同宗，双名郭子兴。专使得一把点铁钢叉，一向在神策营十八万禁军中做个教师，因见世道不宁，回家保护。”他又说：“我小可姓吴名祯，家兄名良，原是庐州合肥人。家兄也能使两条铁鞭，约三十余斤，运得百般闪铄。”

太祖便问：“长兄方才在柳阴下也逞威风，幸得注目，看这两把长剑，每把约有八尺余长，长兄舞得如花轮儿一般，空中只见宝剑不见人，这方法从那里学来，真是奇怪罕有，毕竟也有人赞叹，愿闻愿闻！”吴祯说：“小可年轻力少，那能如得这几位义兄。”只见邓愈对太祖说：“这个义弟的剑法，前者从云中看见两条白龙相斗，别人都躲过了，不敢看他；他偏看得十分清楚，自后便把剑来舞动。几次有侠客在此较量，再没有一个胜得他的。人人都道，此是鬼神所授。”

太祖应声说：“列位果是武艺高强。但而今混乱世界，只恐怕埋没了列位英雄。”四五个都说：“正是如此。前者望气的说：“金陵有天子气。”我辈正在此打探，约同去投纳，至今未有下落。只见昨日有一个道人，戴着铁冠在此叫来叫去：“明日真命天子从此经过，你们好汉须要识得，不要当面错过。”我们兄弟，所以今日清晨在此候了，直至如今，更不见有人来往。”正说时，只见吴良、吴祯托出一盘酒菜来，扯开桌子，说：“且请酌三杯。”太祖便起身告辞，吴良兄弟说：“那有此理，今日相逢，也是前生缘分；况外面恶风甚急，略请少停，待风寂好行。”这些义兄弟也说：“借花献佛，尊客还请坐。”太祖只得坐了。酒至数巡，风越大了，天色渐渐将晚。吴祯开口说：“尊客今日不如此荒宿一宵，明日风息，方才可行。”太祖说：“如此搅扰，已觉难当，怎敢再在此住宿。”众人又一齐说：“即今日色又将西落，此去过了五六十里，方有人家，我们众兄弟，都各将一壶格来，以伸寸敬，便明早去吧。”太祖见他们十分殷勤，且想此去若无人家，何处歇脚？便说：“既然承教，岂敢过辞，但是十分打搅。”说话之间，这些兄弟们，不多时，俱各整顿七八色果肴来，罗列了四五桌，攒头聚面，都来恭敬着太祖。太祖一一酬饮了十数杯，不觉微醉，便说：“酒力不堪，少容憩息片时，再起来奉扰。”吴祯便举烛照着太祖，转弯抹角，到一所清净的书房，说：“请小息，顷间便来再请。”便反手关了房门去了。太祖抬头一看，真是清香爽朗，竟成别一洞天；和衣睡倒，不题。

却说汤和开口对兄弟说：“列位看这梅子客人，生得如何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此人相貌异常，后来必有好处。”汤和点头说道：“昨日的道人，也来得希奇，莫非应在此人身上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外面多人簇拥进来，说：“吴家后面的书房起火了！”众人流水跑到后面看，不见响动，止见一片红光罩着书房，旁人也都散了。汤和说：“此事不必疑矣，我们六弟兄，不如乘此夜

间，请他出来，拜从他，为日后张本，何如？”六个人一齐走到书房。太祖也恰好醒来。六人纳头便拜。太祖措手不及，流水扶将起来。他六个把心事细说一遍。太祖说：“我也有志于此。”因说起投母舅郭光卿事情。是夜连太祖七个，都在书房中歇了。

次早，天清气爽，太祖作谢了众人起身。他们六个说：“我们都送一程。”路途上说说笑笑，众兄弟轮流把梅车推赶，将近下午，已到金陵。金陵地方，遍行瘟疫，乌梅汤服之即愈，因此梅子大贵，不多时都尽行发完，已获大利。太祖对六人说：“我欲往武当进香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列位且各回家，待我转来，再作区处。”众人说：“我们也都往武当去走一遭。”是日登船渡江，不数日，回到武当。烧了香，回到店中，与六兄弟买酒。正吃间，忽有人来说：“滁州陈也先在此戏台上比试。”太祖说：“我们也去看看。”只见陈也先身长丈八，相貌堂堂，在戏台上说：“我年年在此演武，天下英雄、没有敢来比试的。倘赢得我的，输银一千两。”太祖大怒，便涌身跃上台来，说：“我便与你比比如何？”两人交手，各使了几路有名的拳法。他先欺着太祖身材小巧，趁着太祖将身一低，便一跳将两脚立在太祖肩膀上，喝采道：“这个唤作：‘金鸡独立形’。”众人就也喝采，太祖趁势却把肩膀一缩，把两手扭紧了也先的脚，在台上旋了百十遭，喝声道“咤！”把也先从台上空中丢下来，叫说：“这个唤作‘大鹏搅海势’。”众人喊笑如雷。也先怀羞，连呼步兵数百人，一齐涌过动手。太祖跳下台，望东便走，也先随后飞也赶来。只见邓愈、汤和在左边，郭子兴、吴良在右边，两边迎着喊杀；吴祯、郭英，又保着太祖先走。也先并数百步兵，力怯而逃。这四人也不追赶。天晚走进一个玄帝庙，后殿歇息。一更左右，只听得前边草殿鼓乐喧天，太祖同众探望，却正是陈也先饮酒散闷。太祖大怒，四下放起火来，焚了这草殿，也先逃去了，不题。

次日，太祖与众人离了武当，返回金陵，只见途中一人口里问说：“足下莫非武当山台上比试的豪杰么？”太祖便应说：“不敢。”那人即同三人拦路就拜。太祖慌忙扶起，问他来见的原由。正是：不惜流膏助仙鼎，愿将楨干捧明君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郭光卿起义滁阳

却说太祖同众人路取金陵而回，却有一个人领着三人，闻说是武当山比试的朱公子，拦路便拜。太祖连忙扶起，看那人一表身材，年纪止约有十五六岁，便问：“尊姓大名？”那人对说：“小可姓花名云。从小儿学得一条标枪，也要图些事业。因见足下台上本事，且一毫没有矜夸之色，后来必大有为。因同这三个结义兄弟华云龙、顾时、赵继祖来投。伏乞不拒。”太祖不胜之喜，领四个见了邓、汤等众，共到滁州。只见娘舅郭光卿已在家中，甚比常时不同。太祖便问说：“娘舅何以遽然显赫？”光卿对说：“自那日坏了公人，不敢回家，径到淮东安丰，投顺了红巾刘福通。他见我形表异常，因与兵一万，掠淮西一带郡县。谁知兵到濠州，守将孙德崖闻风投降，我因进城招募豪杰，如今恰好回来，看看家眷。为何贤甥身边，也有这些人归附？”太祖也一一把事情说了一遍，因劝娘舅，何不去了红巾，自立王号，光卿依了太祖，自称做滁阳王，令部下去了红巾，以太祖为神策上将军，便把所有的儿女，原姓马氏配与太祖。太祖因感马氏怀饼前情，遂即允诺。又立一个招贤馆，把太祖招集天下英雄。

却说刘福通听了这个消息，便着人来问，何以去了红巾，称了王号？太祖对来人说：“方今天下豪杰并起，各据一方，不必相问。若日后你们有厄，我当与你解围，以报起兵之义。”那人回复，不题。

太祖在馆，日夕招纳四方英隗。却已是至正十三年。忽一日，两个人走进馆来拜说：“小可是定远人，姓丁名德兴；这个濠州人，姓赵名德胜，闻明公声名，愿归麾下。”太祖看那丁德兴：

面如黑枣，眼若铜铃。穿一领皂罗袍，立在旁却是光黑漆的庭柱；杖一条生铁棍，

靠在后浑如久不扫的烟囱，真个是：黑夜又来人间布令，铁哥哥到世上追魂。

太祖因唤他做黑丁。那个赵德胜膂力异常，魁梧出众，马上使一条花槊，运动如飞，百发百中，奋勇当先。太祖也命他为前锋。丁德兴即对太祖说：“我们定远有一个唤做李善长，此人足智多谋，潜心博古。当初他的母亲怀着儿时，梦见一个绯袍的神说道：“不久该真龙出世，我特把洞明左辅星君为女子。长来做第一位文臣辅佐。”他后来生下此子，聪明异人。又有兄弟两人，一个唤做冯国用，一个唤做冯胜，他两人一母所生，武艺高强。明公若好贤礼士，德兴当去招他。”太祖说：“我一向闻李公的名，正愁无门可去通个信息，你当去走一遭。若冯家兄弟同来更好。”德兴出馆而去。不一日，请他们三个到馆中，见了太祖。太祖下阶迎接。说话之间，句句奇拨。冯家兄弟，亦各英伟，因说：“果然名下无虚。”遂任善长为参谋；冯家兄弟俱托腹心之任。正说话间，只见外甥李文忠、侄儿朱文正，领着三个人进来。太祖历历说了别来的事务，便指道：“这三位是谁？”文忠等说：“我们路上正走，不意撞着他父子二人。父亲叫耿再成；令郎唤做耿炳文，俱膂力过人。路中商量无人引进，故我们把他带来。这位姓孙名炎，字伯容，金陵句容人。一足虽跛，无书不读，善于诗歌，向有文学之名，今亦愿在府中做个幕友。”太祖大笑道：“今日之会，叔、侄、甥、舅，文学干戈，都为异集，亦是大快事！”席间便问李善长说：“我欲立一员大将，统领军校，未知何人可用？”李善长道：“昔日汉高祖问萧何谁人可将，萧何对说：‘周勃敦厚少知，灌

槊（shuò，音硕）——古代兵器，一种杆儿比较长的矛。

嬰愛欲不明，樊噲勇而无才，王陵气小不大。凡为大将者，仁、智、信、勇、严，缺一不可。国君好贤，贤才必至。’高祖因聘募天下豪杰，不上二月，韩信弃楚投汉，遂设坛拜他为天下掌兵都元帅，后来抚有汉祚。今欲求大将，庶几一人，可当此任。”太祖问说：“是谁？”善长说：“濠州城外永丰县，有一人姓徐名达，字国显，祖贯凤阳人。精通韬略，名振乡关。如今也约有二十余岁了。徐寿辉、刘福通、张士诚，常遣人来请，他说彼辈非可辅之人，坚意守己待时而出。常说帝星自在本郡，我岂远适他人！若得此人，大事可成。”太祖说：“烦公就与我招他如何？”李善长说：“昔汤聘伊尹，文王访吕尚，汉得张良，光武求子陵，蜀主三顾诸葛，苻坚任王猛，此乃礼贤之效，还是明公自去迎他才是。”太祖次日，因去对滁阳王说道：“麾下虽有数万甲兵，惜无大将。今李善长荐举徐达，特请命欲与李善长亲去请他。”滁阳王依允。太祖即同善长策马去请。正是：欲图一统山河业，先觅麒麟阁上人。未知来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访徐达礼贤下士

却说太祖同李善长辞了滁阳王，前至永丰县。太祖传令三军，不许扰动居民。两人竟下马步入村中，探到徐达门首，忽听得门内将琴弹了几下，作歌道：

万丈英雄气，怀抱凌霄志。
田野埋祥麟，盐车困良骥。
何年龙虎逢？甚日风云际？
文种枉奇才，卞和屈真器。
挥戈定太平，仗剑施忠义。
蛟龙潜浅池，虎豹居闲地。
伤哉时不通，未遇真明帝。

善长便向太祖说：“此歌便是徐达声音。”太祖喜道：“未见其面，先闻其声，只这歌中的意思，便知是个贤才。”善长叩门良久，只见徐达自来开门。太祖看了，果然仪表非常；又温良，又轩朗，又谨密，又奇伟。三人共入草堂，讲礼分宾坐了。茶罢一巡，徐达问说：“二公何人，恁事下顾？”善长叙出原因。徐达俯谢说：“既蒙光召，焉敢不往？但未卜欲某何用。”太祖说：“群雄竞起，四海流离，特请公共救生灵。”徐达便说：“欲救生灵，还须扫净群雄，统一天下。但今元势尚盛，诸雄割据，亦都富强，以濠州一郡之兵，欲成六合一统之业，不亦难乎？”太祖说：“昔周得太公而灭纣，汉得韩信而楚亡；得贤公辈，仗义诛奸，且俟有德者，以系民望，何虑其难？”徐达笑道：“从来定天下者，在德不在强，明公能以仁、德为心，不嗜杀为本，天下足可平也。”便安顿了家属，与太祖、李善长三人，并马齐至礼宾馆中。太祖细问战攻之术，徐达说：“临时发谋，宜随机转变，岂有定着？但上胜以仁，中胜以智，下胜以勇。仁、智、勇三事，为将者缺一不可。”太祖又问：“为国者，有小而致大，有大而反亡者何故？”徐达说：“合天理，顺人心，爱众恤物，敬老尊贤，人自乐而从之，虽小可以致大；倘奢淫暴虐，或柔而无断，或刚而少仁，或愚昧不明，或好杀不改，未有不亡者也。”太祖大喜。自后与李善长、徐达同眠共寝。次日，引见滁阳王。王授以镇抚之职。

数日后，滁阳王以太祖为元帅，徐达为副将，赵德胜统参军，邓愈统后军，耿再成统左军，冯国用统右军，李善长为参谋，耿炳文为前部先锋，冯胜为五军统制，李文忠为谋计使，率兵七万，攻打滁、泗二州。刻日起兵，至泗州界上安营，议取泗州之计。大夫孙炎上前说：“泗洲张天佑是不才故人，其人刚直忠厚，与我甚契，愿往泗州说他来降。”太祖吩咐大夫用心做事，孙炎辞了出帐，径入泗州城来见天佑。二人叙礼毕。天佑问说：“仁兄何来？”孙炎说：“某因放志飘流，近投滁阳王帐下。他馆中有个朱明公，才德英明，文武兼备。龙行虎步，必大有为。今提兵取泗州。炎知足下守此，特来相告；倘肯归附，足见达权。”天佑说：“我也慕他是一时之英，有人君之度，但我受元爵禄，背之不忠。”孙炎说：“今元顺帝以胡元而居中国，淫欲不仁，退贤任佞。君弃暗投明，有何不可？”天佑思量了一会说：“遵命！遵命！”即列仪仗鼓乐，出城迎降。孙炎先到营中，具说前事，便引天佑到帐中相见。太祖道：“将军来归，真达权知机之士。”遂授中军校尉。太祖引兵入城，抚恤百姓，即留天佑守城。次日起兵，向滁州，以花云为先

锋。那先锋怎生打扮，但见：

头顶一个晃朗朗金盔，身披一领密鳞鳞银铠。腰边系一条蛮狮锦带，心前扣一个盘龙金环。弓鞘斜挂鱼囊，革铮铮弦鸣五色；箭羽横装象袋，钢铄铄簇聚三棱。坐下千里马，白若飞霜；衬着九云裘，花如映日。手中缩七八条标枪，运将来那管你心窝手腕；袋里藏六七升铁弹，抛将去决中着脑后胸前。喝一声似霹雳卷风沙，舞几回都锋芒飞剑戟。正是：花貌却如观自在，追魂胜过大阎罗。

单骑在前，恰遇着贼兵数千，那时花云盼着后军未到，便抖擞精神，保了太祖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，惊得那数千贼兵，没有一个敢争先抵挡。

元兵溃散，花云因于滁州北门外屯兵。元将平章陈也先横刀直杀过来。后军左哨统制将军郭英，却好迎敌，战了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元阵上又闪出他儿子陈兆先与姚节、高来助战，早有汤和、邓愈、冯胜、赵德胜，一齐冲杀。只听得东南角上，一支兵呐喊如雷，红旗招展，绣带飞翻。为首一将，坐在马上，竟有五尺余高，生得面如铁片，须似钢针，坐骑赶日黑枣骝，肩挑偃月宣花斧，从元兵阵后冲杀出来。

元兵三面受敌，陈也先大败，不敢入城，竟弃了滁州向北路而走。太祖鸣金收兵，驻扎城外。只见那员大将，身長九尺，步到营前下拜。太祖急将手扶起，问说：“将军何人？”那将说：“小可姓胡名大海。字通甫，泗州虹县人。因芝麻李乱，自集义兵，护持乡闾。闻元帅德名，故来助阵纳降。”太祖便授他军前统制。是日，元将张玉献出城投降。太祖入城抚民，将兵次于滁州，仍分兵取铁佛冈寨，攻三河口，破了张家堡，收了全椒，并大柳诸寨，因分兵围六合。裨将赵德胜，为流矢伤了左股，血染征袍，昏晕数次。太祖亲为敷药调治。随令耿再成同守瓦果垒。元兵急来攻打。太祖逐日设计备敌，探知事势稍缓，欲暂回滁州，早有哨马来报说：“元人又集大兵来攻滁州。”耿再成对太祖说：“他兵聚集而来，其势盛大，如此如此何如？”太祖说：“甚好，依计而行。”众将得令，各自整点军马行事。耿再成率了本部人马，自来应敌。正是：大将营中旗一竖，敌人惟有胆心寒！欲知后事如何，而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定滁州神武威扬

却说诸将各自得令，四下安顿去讫。将军耿再成率了部伍，结束上马，来到阵前一望，只见那元兵，浩浩荡荡，如云如雾的打来。头一员大将，挂着先锋旗号，不通姓名，直杀过来，耿再成见他骁勇，便也不打话，两马相交，战上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再成便沿河勒马而走，那个先锋便乘机率了元兵，一齐赶来。再成见元兵紧赶便紧走，慢赶便慢走，约将二十里地可只见那柳上插着红旗一面，趁风长摇，再成勒转马来，大喝一声说：“元兵阵上来送死也！”喝声未已，火炮一声响亮，左边冲出一标白衣、白甲、白旗、白号的人马来，当先一员大将汤和，左边邓愈右边冯胜；右边冲出那皂衣、皂甲、皂旗、皂号的人马来，当先一员大将胡大海，左边赵德胜，右边赵继祖，把元兵截做三段。那先锋看势头不好，急叫回军，元军那里回得及。正惊之间，只见后面城中，又有赤衣、赤甲、赤旗、赤号的人马鼓噪而出，当先一员大将徐达，左有耿炳文，右有姚忠，杀得那元兵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。那再成挺出夙昔威风，驾着那追云的黑马，向前把先锋一刀，取了首级。有诗为证：

杀气横空下大荒，海天雄志两茫茫。

血痕染就芙蓉水，骸枕堆成薜荔墙。

树列旌旗千里目，江开剑戟九回肠。

应知潭底蛟龙现，处处旗开战胜场。

元兵大败，滁州因得安驻军粮。太祖一面差人报知滁阳王，会守滁州，不题。

却说铁冠道人，已知太祖驻兵滁州，一日竟进帐前说：“道人善相，将军要相么？”太祖因记前柳荫中邓愈六人等说，遇见道人，戴个铁冠等话，便迎入帐，问道：“道人高姓？”道人说：“我姓张字景和，江西方外之士。将军若听我，我替你说；若不听我，说也无用。”太祖说：“君子问凶不问吉，正要师父直讲。”道人说：“声音洪亮，贵不可言，但四围滞气，如云行月出之状，所喜者：准头 黄明，贯于天庭，直待神采焕发，如风扫阴霾，便是受命之日，然期也不远，应在千日之内。但边头驿马有惊气，南行遇敌，切须戒慎。”太祖说：“师父肯在此军中，时时看看气色，以知休咎何如？”道人说：“我虽云游天下，却时常可来，你既有盛情，便在此也可。”自此道人常在军中聚首。

且说那滁阳王得了捷报。留都督孙德崖驻扎濠州。即日自率兵到滁州，因命设宴与太祖称贺，且与众官计功行赏。次日，设计攻取和州。却命张天佑、耿再成、赵继祖、姚忠四将，领兵三千，为游击先锋前进。四将得令，望和州进发，直抵北门搦战。城中元将也先帖木儿，急领兵三万迎敌，直取再成。再成舞刀，斗上五十余合，终是元兵势大，两翼冲杀，朱兵溃奔。姚忠接刃复战，恨后队不继，被元兵所杀。日暮，幸天佑等兵至，又大杀一场，元兵方才败走。再成等收兵屯于黄泥镇，损了大将姚忠，折去兵一千余人。二人忧闷，说：“必须元帅兵来，方好取胜。”

且说滁阳王闻再成等败绩，因命太祖率徐达、李善长及骁勇数千人，来

准头——鼻子的下部。

天庭——两眉中间的部位。

阴霾（yì，音义）——阴云。

到黄泥镇。二人见了太祖，备细说了一遍、伏地请死。太祖大怒，说：“元兵既盛，只宜坚守，取兵救应，何乃轻敌，以致败误？”喝令斩首示众，李善长说：“罪固当诛，但今用人之际，望且姑容这番，待他将功赎罪。”二将叩谢出帐。太祖甚是烦恼。徐达向太祖身边说：“如此如此，不怕和州不得。此事还须耿再成走一遭。”太祖即召再成同继祖上帐，徐达便各与缄帖一纸，再三叮咛说用心做事，再成等领计而行。徐达又唤邓愈、郭英、胡大海，领兵二万，去大道深林中埋伏，如此行事。分遣已定，又对太祖说：“未将自当领兵一万，当先索战，元帅宜与众将二万兵殿后。”次日，两军对阵，元阵中也先帖木儿出马，说：“若不急退，当以姚忠为例。”徐达说：“大兵压境，尔还不识贤愚，尚自夸诩？”二人举刀对杀。元阵上张国升、秃坚帖木儿，混兵直杀过来。徐达觑空转马便走，元兵随后赶来，未及廿里，只见元兵探马飞报说：“我们被赵继祖劫了大寨，火烧了营帐。”那也先到戈急走，只见两边伏兵并起，汤和、邓愈、郭英、胡大海夹击而来。后面太祖领了大军，又直来攻杀，也先不敢回营，竟领兵奔至和州城边。却见城上都是赤色旗帜，敌楼上徐达大叫说：“也先帖木儿，我已取此城，少报前仇，你还来甚么？”此是徐达先着耿再成，假扮元兵，待也先帖木儿出战，乘夜赚开了城门，取了和州。正是：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

那也先回身逃命而走，太祖的兵正在追赶，只见当先闪出一彪兵来，勒马横刀，问说：“来将何人？”也先帖木儿说：“吾乃元兵，被朱兵十分追急，若将军救我，当有重报。”那将军大喊一声，将自一纵，在马上活捉了也先帖木儿，绑缚直到太祖军前，下马便拜道：“小可濠州怀远人，姓常名遇春，闻将军仁义。故来相向投。特擒元将为进见之礼。”太祖举眼一看，真个是：

豹头猿眼，燕额虎须。挺一把六十斤大刀，舞得如风似电；驾一匹捕日乌骊马，杀来直撞横冲。惹动了杀人心，万马千军浑如切菜；奋起那英雄志，铜墙铁壁倒若摧枯。黑着一片铁扇脸，咤一声，那愁霸陵桥不断！矗起两只铜铃眼，眨几眨，忧甚虎牢关难过。飞而食肉，世罕有封侯万里威仪；义而有谋，天生成拓靖乾坤品格。

太祖说：“得足下弃暗投明，三生之幸也！”喝令斩了也先帖木儿，屯兵城外，单车入城，抚恤合城百姓，欢天喜地。正是：滁和有福仁先到，神武多谋世莫知。是日，军中筵宴称贺。滁阳王传令加太祖神策将军之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兴隆会吴祯保驾

却说滁阳王立太祖为神策将军，太祖便为各帅之主：掌文的有李善长、孙炎等；掌武的有徐达、胡大海、常遇春、花云、邓愈、汤和、李文忠等共约三十余人。却又有定远人茅成，台山人仇成来投麾下。太祖总兵和阳，与张天佑等议筑和阳城郭，以为守备之计，测限丈数，刻日完工，分兵拒守。因集从计议，授常遇春总兵之职。常遇春叩头谢说：“小将初至，未有寸功，不敢受爵，乞命为前部开路先锋，庶或可以自效。”太祖正欲依允，忽帐下一人叫说：“我来数月，尚不得为先锋，他有何能，敢来压众！”太祖急看，却是胡大海。遇春怒说：“主帅有命，乃敢搀越？你欺我无能，敢来比试否？”二人各欲相逞。太祖说：“君等皆我手足，今欲相争，便似我手足交锋，有何利益！”因令胡大海为左先锋，常遇春为右先锋，待后得头功的为正先锋，二人各拜谢去；一边令人到滁州报捷不题。此时正是新秋节候，和阳亦喜无事。

一日忽报濠州守备孙德崖，领兵到来。太祖惊疑，与徐达说：“濠州不得擅离，他来何意？多是欲分据和阳耳；不然必是濠州失守，故来归附。且容入城，再当议之。”顷刻间。德崖进城，太祖与众将迎入。叙礼毕，因问：“何事到来？”德崖说：“因无粮草，特来就食。”太祖便问：“如此，今令何人守之？”德崖说：“空城无用，守他无益。”太祖暗念：“濠城是吾等本土，如若失守，取之甚难。德崖此行，是通穴鼠了。”因他同起义兵，且自忍耐。却好滁阳王驾到，太祖将取和州原由，备说一遍。王看见傍边立着孙德崖，大惊问说：“你何不守濠州，却在此处？”德崖跪说：“为乏粮到此就食。”王大怒说：“濠州是吾乡土，安得轻舍！”喝令推出斩首。太祖与李善长说：“孙德崖之罪，虽当斩首，还望念故乡旧谊，饶他这次，仍令去守濠州，以赎前愆。”滁阳王即刻与兵一万，前去镇守，吩咐：“有失，决不饶恕！”德崖领命去讫。

却说滁阳王未及半月，偶因惊疑成疾，太祖日视汤药，十分狼狈，因召太祖及李善长、徐达等至榻前，说：“某生民间，因见元纲解坠，群盗蜂起，吾奋臂一呼，得尔等贤能，共守濠州，希成大业，救民涂炭；不意遇此笃疾，我死不足惜，所恨群雄未除，天下未定耳！朱将军仁文英武，厚德宽洪，尔等可共谋翊运，以定天下。”太祖顿首说：“愚昧不堪承大王之志，然敢不竭尽股肱，以报厚恩。”少顷，目瞑。后人因有诗咏道：

和州境上见星飞，濠郡江边掩义旗。

冈上空垂千树柳，年年春半子规啼。

太祖命军中都易服举哀，哀声动地，葬于和阳城白马冈上。众人因议立太祖为王。太祖说：“我等受滁阳王大恩，今尚有子在，可共立为王，亦足见我我不背之心。”众人都道：“是。”遂立王子为和阳王，改和州为和阳郡。即日封太祖为开基候兵马大元帅，徐达为副。众官加爵有差。

却说孙德崖对儿子孙和说：“滁阳既歿，兵权该统于我，今朱君辈外挟公义，立他的儿子，阴窃他的威权，甚可恼恨，我当率兵以正其罪。”孙和说：“朱公如此，亦为有名。况他们一班智勇足备，若与争长，恐难取胜。

翊(yì, 音义)运——辅佐成就大业的前途。翊, 辅佐。

股肱(g ōng, 音工)——股, 大腿; 肱, 臂自肘至腕的部分。比喻左右辅助得力的人。

不如在营中设起筵宴，名曰‘兴隆会’，假贺新王，请他赴会，席上须逼他引兵来归。倘若见拒，就席中拿住。朱君一擒，权必归父王矣。”德崖大喜，即修书遣人入和州来请。太祖正与诸将议事，却报德崖有书来到，即拆开口念说：“都统孙德崖端肃，书奉硕德朱公台下：兹者恭遇新王嗣位，继统得人，下情不胜忻忭。特于营中设宴，名曰“兴隆”，欲与公共庆雍熙。翌日扫营敬候。再拜。”太祖与李善长说：“此必德崖欲统众军。以我辈立其子，故设酒以挟我耳。不去则彼益疑；若去须不堕其计方好。”徐达说：“主帅所料极是，此会犹范增鸿门设宴之意，须文武兼济的辅从，方保无虞。”道未罢，帐前常遇春、胡大海俱愿随往。太祖不许。吴祯道：“不才单刀随主帅走一遭。”太祖说：“公便可去。”胡大海忿忿不平。太祖说：“刀砧各用，鼎釜不同，吾择所宜而使之。”次日，太祖遂单骑独前，吴祯一身随后，径至德崖营前。德崖见太祖并无甲士相随，心中大喜，说：“中吾计了。”密令吴通说：“你须如此如此。”便即出营迎朱公。就席把盏，酒至数巡，德崖因说：“滁阳已薨，兵权无统，以义论之，应属不才掌管，故借此酒相烦。”太祖说：“先王有子继统，兵权还该彼掌握。今都统既欲掌时，某回城启知和阳王，即当请在此事。”德崖大喜。孙和思量：“朱君才智过人，此言必诈。”把眼觑着吴通。吴通持杯、剑在手，说道：“小将有杯、剑二件，系周穆时西域献来，名“昆吾割玉剑、夜光常满杯”。此剑切玉如泥，这杯为白玉之精。向天比明，水注便满，香美且甘。称为“灵人之器”。小将愿持杯为寿，舞剑佐欢。”说罢，便将杯献在太祖面前，拔剑起舞，渐渐逼近太祖。吴祯看他势头不好，掣开佩剑，大叫道：“我剑也不弱！”便飞舞过来，一剑砍去，把吴通砍做两段。旁边吕天寿见杀了吴通，也拔剑砍来，吴祯将身一跳，跳上二三人高，把那剑从空而下，吕天寿的头，早已滚下来。吴祯杀了二人即一手提了剑，一手扼了德崖腰带叫说：“德崖，你何故如此无礼，设计害我主帅，即须亲送主帅出营，万事全休；不然，以吴、吕二人为例！”德崖惊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便说：“将军休怒，即刻送主帅策骑先行。”吴祯约太祖去远，才放了德崖的手，说：“暂且放你回去。”即追马保着太祖而行。后人诗赞？

兴隆会上凛如霜，此处吴祯武勇强。

剑劈吴吕头落地，雄名应与海天长。

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忻忭（xīn biàn,音新变） 喜悦。

雍熙 兴盛、和乐。

掣 抽出。

第十二回 孙德崖计败身亡

却说德崖自知计败，便率精锐数千，四下里从小路追赶。早有李善长传令胡大海前来救应，恰好撞着德崖，便大叫道：“德崖那里走？”德崖措手不及，被大海砍做肉酱，造次中逃走了孙和。大海、吴祯保了太祖入和阳，众等接入帐、都说：“三帅受了惊恐。”太祖因说：“若非吴祯几乎不保。”备说了会上事情，众将皆称吴祯真是虎将。太祖赐吴祯白金三百两，大海白金一百两。大海不受，但说：“主帅向曾有说，得首功者为正先锋。今日诛了德崖，望主帅不食前言。”太祖沉吟不语。徐达说：“君虽诛了德崖，尚未为克敌之大，若常将军今日去亦能成功。”众人都说：“徐元帅说得极是。”大海方受赏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巢湖水军头领俞延玉，有三个儿子：长名通海、次名通源、第三的名通渊。他三个俱膂力异常。能在水中伏得八九个昼夜。大的通海，惯耍一个流星锤，索长三丈，转转折折，当着他粉身碎骨。人便有四句口号：

一个金锤忒煞精，飞来飞去耀星明。

忽朝水低轰雷振，搅得蛟龙梦不成。

那次子通源，使一条铁铜，铮铮有声。小时忽下江中洗澡，陡然云雨四合，水中只见癞头鼋开了个大口，竟来吞他。他手中并无别物，却打一个没头拱，直至水底，摸着四五尺长一块条石，他便担在肩背上，一步步儿踏上水面。那癞头鼋正张开四爪，抢到前面，通源叱咤一声，将那石头砍过去，谁知那鼋的头颈，仰得壁直，凑着石上顽锋，竟做两段，满江中都是血水。岸上人不知通源在水中与鼋交战，只见满江通红，惊得没做理会。歇了半个时辰，通源慢慢地将鼋从水中拖到沙边，便把身跳上了岸，拿条索子缚了鼋脚，叫岸上人拽鼋上去。那岸上张三、李四、王二、沈六等十来个，那里拽得动。通源说：“你们好自在货儿，只好吃安耽饭，这些儿便拽不起。”从新自来，把那鼋如拾芥一般，提上岸去。那些闲汉说：“俞二官人，活的都砍了，我们死的都拽不动，却也好笑。”有人歌道：

江中忽起一条鼋，闪烁风云雷雨翻。却逼通源水底石。呜呼一命在水边。鼋也鼋、

冤也冤，我们十来个扛勿动，被他一人一手便来牵，真是天旋地转气轩轩。

还有那第三个通渊，越发了得，每手用一把擢叠韭边刀，那刀用开来，二丈之内，令人佞身不得。曾到江边金龙四大王庙中赛神，那庙前路台上，原铸有铁炉一鼎，有等闲不过的，说：“这等东西，又无关纽，又无把柄，有人捧得动，输与银子十两。”那通渊时只一十四岁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些儿担不动，恰像终日舞灯草过日子。”走到庙中，虔诚完了神愿，正好来到台上烧纸，只见十五六个好汉，来抬那炉，都抬不动。通渊竟要来拿，看了他们行径，又恐怕掇不动时，反被耻笑。仔细思量，必竟有斤两数目，铸在上面，近前看得分明。又走过去想道：“只是一千斤，该托也托得起。”便走到后殿，先把别样试试看。抬头一望，却有两个大石狮子，在后边雨道上石栏杆边。悄悄的脱下长袍，趁人不见，把左边石狮子一托便托在左手里，颠上几颠，说道：“约有千斤还多些。”轻轻的便安在地下。再将右边狮子也托一托，正托在右手手，估估斤两，未及放手，只见一个人大叫道：“前上

殿二三十人弄不得一个香炉，这俞三官十四五岁一个儿，把石狮子颠来颠去，你们好不羞杀。”道犹未了，这些闲汉都来看。通渊只不做声，把那石狮子连忙放在地下，穿上长袍，望山门外走出去。这些人说：“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俞三官你何故不做个把势我们看看。”那些人拦了又阻，阻了又拦，恰好父亲俞廷玉走来，看见说：“三儿，你何故被这些人拦阻？”通渊说：“我自在后殿把石狮子托托耍子，不知他们何意拦阻。”那些人便向他父亲备说了原故。廷玉便开口说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便掇掇把他们看看何妨。”通渊被父亲劝不过，只得走向殿前，把只手托了铁香炉，便下路台，那些人喝采，如雷震耳。通渊又托上路台，如此三遍，轻轻的放在台下便走。却说管庙的长老，埋恐众人说：“俞三官又去了，这炉又不放在台上，如之奈何？”那些人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几十人包抬齐整还你。”呐喊一声，齐将手来抬，谁知地下是糊泥，这炉越抬越陷下去了，几十个人说：“求求张良，拜拜韩信，还须到俞宅劳小官人走一遭。”这些众人说说笑笑，走到俞宅，见了俞妈妈，说了缘故。妈妈笑道：“这个小官人倒会耍人，劳你们远远的走来接他。方才他到后园舞刀去了，你等可到后面见他，他决然肯去。”众人来到后园恳求。通渊只是个笑，也不应他们，大步到庙，仍将手托起香炉，依旧放端正了。惊动得合州县人，那个不敬他。人也编个歌儿“乌悲词”喝采他说：

俞家又生了个熊黑呀，忒也希奇，呀，忒也希奇。手托千斤，奇打希，希打奇；甚差池呀，忒也希奇，呀，忒也希奇。举起香炉不费力呀，忒也希奇。佛前狮子，希打奇，奇打希，任施为呀，忒也希奇，呀，忒也希奇。

他父亲做个头领，并三个儿子，率副将廖永安、廖永忠、张德兴、桑世杰、华高、赵庸、赵馘等，初投个师巫彭祖。后来彭祖被元兵所杀。庐州左君弼，便以书招降廷玉等一班水军。廷玉等谅君弼不是远大之器，不肯投纳。君弼因统兵来攻，廷玉等累战不利，受困在湖中，因集众将图个保全之计。俞通海说道：“今江淮豪杰甚多，不如择有德者附他，庶或来救，不为奸邪所害。”廖永忠便说：“徐寿辉、张士诚、刘福通、陈友定、方国珍、明玉珍、周伯颜、田丰、李武、霍武、皆是比肩分居的。”赵庸说：“此辈俱贪欲嗜杀，鼠窃狗盗之徒，怎得成事！我说一人，你们肯从么？”正是：知君多意气，仗剑且相投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才解。

第十三回 牛渚渡元兵大败

却说俞廷玉问诸将：“谁处可投？”廖永安数出多人，俱是贪财好色的，那里是英雄出世之主。赵庸说：“我闻和阳朱公，仁德无双，英雄盖世，且将勇兵强。若是投他，他必来救应，可解此危，诸公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好！”因作书，遣人求救，不题。

且说太祖，一日与诸将会议，说：“此处虽得暂驻，然居群雄肘腋，非用武之场，必择地方可攻守。”冯国用说：“我看金陵乃龙盘虎踞，真圣主之都，愿先取金陵，以固根本。”太祖说：“我意亦欲如此，但渡大江，必须舟楫，且钱粮不济，奈何！”正商议间，忽报巢湖俞廷玉等遣人持书来见。太祖拆开看本，书中说道：

巢湖首将俞廷玉，并男通海、通源、通渊；裨将廖永忠、永安、张德兴、桑世杰、华高、赵庸、赵馘等，书呈朱主帅台下：玉等向集湖滨，久闻仁德，冀居麾下，不意左君丙累以书招，恨玉不从，率兵围困、廷玉等，敢奉尺书，上干天威，倘振一旅，以全万人，所有战舰千余，水兵万数，资储器械，毕献辕门，以凭挥令。誓当捐躯报命，伏维台亮。

太祖得书，与诸将会议，李善长说：“久闻他们为水军骁骑，今危急来归，若以兵去援，必效死力。且借之以取金陵，此天所以助主帅也。”太祖因召使者到帐下，问他名姓。使者答道：“名韩成。”太祖说：“即阳发兵汝可为向导。”遂留李善长、李文忠等守和阳，总理军务。自率徐达、胡大海、赵德胜等，领兵四万，直抵桐城，进巢湖口。君弼因太祖兵到逃去，俞廷玉迎太祖入寨，备陈归顺无由，蒙提师远救，恩实再生。太祖慰恤倍至，驻兵三日。忽报左君弼勾引池州城赵普胜一支兵，截住桐城闸；一支兵，截住黄墩闸。又引元将蛮子海牙，领兵十万，扎住江口，势不可当。太祖大惊，因上水寨，登敌楼观看，果见兵寨数里，旌旗蔽天，金鼓雷振。太祖顾徐达道：“此君弼调虎离山之计，引我入湖，顿兵围绕，奈何，奈何！”胡大海答道：“主帅勿忧。主帅可领众将压阵，臣愿当先，只须此斧，可破贼围。”太祖说：“不然，贼兵势重，你我纵可冲阵而出，部下兵卒何辜，还宜再思良策。”徐达说：“必须一人密从水中上和阳，调取救兵，内外夹攻，方能出去。”只见韩成说道：“裨将愿往。”太祖即修书付与，吩咐速来，毋得误事。韩成出了水寨，抄巢湖口入江，从牛渚渡河，在水中行三日夜，方得上岸，直抵和阳。见了和阳王，递了太祖的书。李善长说：“即须发兵去救！”传令邓愈为正元帅，汤和为副元帅，郭英为参谋，常遇春为先锋，耿炳文为掠阵使。吴良、吴祯、花云、华云龙、耿再成、陆仲亨，皆随军听用，率兵五万前进，其余将佐，与朱文刚、朱文逊、朱文英，率兵保守和阳。众将领兵至江口，与蛮子海牙对阵。邓愈列阵向前，蛮子海牙急令番将二十员迎敌。尚未及前，先锋常遇春挺枪奋击，元兵阵上如摧枯拉朽，那个敢当。邓愈等催兵并杀，蛮子海牙大败，遂过了牛渚渡。各部将士，都去收拾元兵所弃马匹、器械、粮草、辎重。止有汤和使帐下兵卒，只砍沿岸一带芦苇、菱草，使绳索一一缚成捆束，共约有千余担。常遇春问说：“要他何用？”汤和对说：“夜间亦可备明。”那时聚集船只，共计一千有余艘。邓愈便令分为五队：邓愈居中，汤和居左，郭英居右，耿炳文压后，常遇春当先，齐往巢湖进发。探子哨知信息，报与赵普胜，普胜遂与左君弼说：“你可领兵当俞廷

玉辈内冲，我当领兵拒常遇春等外患。”君弼自己整齐船只，截住桐城闸，不题。普胜领了大船五百只，排开阵势，遇春便挺枪来杀，两下交兵。正是：

浪叠千层龙喷海，风生万壑虎吟山。

却说那普胜的战船高大，又从上流，乱把石炮打来，苗叶枪替那箭，象雨点的飞去飞来。朱兵船小，又无遮蔽，不能前进。常遇春正在烦恼，只见汤和领了十数只中样大的船，船上皆把牛皮张定，那些箭石虽然来得猛密，粘着软皮，都下水去了，每船上用水手五十人，齐把那芦苇、茭草点着，恰遇西北风吹得十分紧急，汤和便叫众军放火。那赵普胜的船，都是箴篁竹篷，引火之物，朱兵火箭火炮，飞星放去，便饶起来。风又大，火又紧，咕咕喇喇，把那二百余只船，不过两个时辰，焚毁殆尽。这边众将乘火奋击，贼兵大乱。那普胜只得驾小船向西北上逃走。常遇春恰从上流赶来，大喝一声，把他的兄弟赵全胜，一刀砍落水内。普胜拚命的摇船，径投蕲州徐寿辉去了。邓愈叫鸣金收军，共获战船七百余只，刀杖、器械不计其数。邓愈说：“今日之捷，是汤和居首。”汤和拱手，说道：“此是朱元帅天威，众将虎力，与和何干？”常遇春说：“我早来见汤公，命军卒束草，只说备明，岂知有此大用。公何不早言之？”汤和说道：“机谋少泄，恐反不成。”众将称善。邓愈说：“兵贵神速，乘此长驱，俾左君弼无备，一鼓可擒也。”便都即刻解舟，顺流而下。

此时太祖被困日久，苦无突围之计，只见哨子来报，汤和等连破海牙、普胜等寨，已将至桐城闸了。太祖大喜，即同众将登敌楼观望，果然西北角上大队人马杀来。太祖吩咐：“我们便可从里面冲杀出去。”当下徐达、赵德胜、胡大海，共领兵五万，大小船约二千零四十余只，列成队伍，竟冲出来。喜得左君弼船大，不利进退，赵德胜便以小船对战，操纵如飞，廖永安又绕出其后，两下夹攻，君弼大败。永安直追至雍家城下，奈贼党萧罗，率众舍命而来，箭石如飞蝗雪片，那永安鼻中，中了冷箭，便叫道：“大小三军，更宜努力！”遂将身跳出船头，死力督战，便活捉了萧罗过船，敌人不战而走。

却说邓愈所统大兵。未得入江，太祖船只尚拥溪内，彼此都无策可施。恰好大雨连落十日，看那水势滔天，廖永安喜说：“乘势越山可渡。”中间有一条大涧，断开山岭，山脊上有浔阳桥，这些小船尽皆过涧。太祖所坐战舰，正忧难过，意欲弃舟，另坐别船，永安呐喊一声说：“圣天子百神护卫，桥神自有灵效。”只见那船倏忽间，乌云绕转如飞，从涧里穿过，一毫不差些须，遂入大江，与汤和等相会。太祖备说了被困的事，且慰劳诸将远征，吩咐筵宴称庆，就与新来诸将相叙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

却说太祖出得湖口，与水陆众将聚毕。自此，大将、步将、骑将、先锋将、水将，都已云集，便留步军一万，战船五百，与俞通海、廖永安二将，在牛渚渡扎营操演，其余将士，尽随至和阳，正是：“鞭敲金镫响，齐唱凯歌还。”不一日，来至和阳，即欲提兵过江，取金陵为建都之计。和阳王依议，乃留朱文正、朱文逊、朱文刚、朱文英、赵继祖、顾时、金朝兴、吴复等，统兵一万，保守和阳，其余人马，俱随太祖即日引舟东下，向江口进发。恰喜江风大顺，征帆饱拽，顷刻到牛渚渡。俞、廖二将迎接，说道：“蛮子海牙屯兵南岸采石矶，阻截要路，势甚猖獗，如之奈何？”徐达说道：“兵贵神速，乘此顺风明月驰行，猝然而至，彼必措手不及。”遂分战船为三路：太祖居中队，领战船七百只，郭英为先锋；徐达居左队，也领战船七百只，胡大海为先锋；李善长居右队，也领战船七百只，常遇春为先锋。掩旗息鼓。那时月明风顺，水溜江深，这战船如飞驰驶，比至五更，竟到采石矶。元兵哨马报知蛮子海牙，他便率兵而待，那矶上刀枪麻列，施旗云屯，水上战船如织，两军相去不及三丈，便摆开阵势。郭英领长枪手，奋勇争先，将及上矶，谁想上面矢石星飞雨洒将来，士卒多伤，不能前进。太祖传令胡大海、常遇春说：“二公先锋定在今日，有先登采石矶者，即正先锋。”大海大喜，意在必登，率众向前。谁想岸上炮弩较先更急，大海力不能支。遇春乘快船后至，便领防牌、神枪手，奋力冲至矶下。元兵见朱兵近岸，炮弹如飞蝗的放来，防牌也不能遮，神枪也无可用，众兵亦欲退后。遇春大叫道：“取不得采石矶，誓不旋师！”便舍舟提牌，挺枪先登。那矶在水面上，约高二丈有余。矶上元将老星卜喇正用长矛戳下，遇春使用右手拿住防牌，护了矢石，把左手便捏住矛杆，就势大叫一声，从空直跳而上，就撇了防牌，将枪刺了老星卜喇。三队军士，看见遇春登岸，各催兵鼓噪而登，元兵弃戈奔走，死者不可胜数。蛮子海牙收拾残兵，退驻西南方山。太祖就于采石矶安营，众将各各献功。太祖便说：“常将军奋勇争先，万将莫敌，攻克采石矶，特拜为正先锋。”遇春叩谢，惟大海有不平之色。太祖又说：“此举非独崇奖常将军，正以激励诸将。”大海气方平妥。

是夕，屯兵矶上。正值新秋，月色如画，众将在帐前共玩明月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早，拔寨直抵太平城下。郡将吴升闻知，便开西门纳降。太祖说：“久闻汝是江左名贤，今日相见，犹恨晚也。”即擢为总管。吴升俯伏谢恩说：“主帅如此恤民抚士，无征不服。”太祖遂命善长揭榜通衢，严禁将士剽掠，城中肃清，便进城抚恤士民。恰有元平章李习，率众来见。习本汉人，博通经术，看得元纲不振，特来投见。太祖说：“太平谁是贤才？”李习对说：“有一人姓郭名景祥，又一人姓陶名安，字立敬，少年敏悟。他年少时，邻近有个土地庙，前通大河，后接深巷，神明极灵。那庙祝先一夜梦见土地对他说：“明日河中有一件异样的事：其中有一人不久便当辅佐真主，安邦立国，你可十分恭敬他，便留在庙中攻书，不可有误。次日，庙祝绝早起来，呆呆的等到日中，也无人来，也无异样的事。庙祝对众僧说：‘大分是个春梦。’”

防牌——即挡箭牌。

庙祝——庵庙内管理香火的人。

正说间，只看见对岸十数个小孩儿，止约有十来岁，在大树底下趁着晴明，猜三角五，翻筋斗，叠灰堆耍子。不知那处，忽然从河中溜过一株紫皮大树来，那大树叉叉丫丫，一些枝叶也不曾去。这十数个孩子，便把一条竹竿到河边搭住那树，那树在水中如解人意，竟贴岸边来。这些孩子，都把身坐在上面，有一个略大些的，把那竹竿在水中撑来撑去，正如船中坐定，说说笑笑，拢了又开，开了又拢，却有十数次。只见一个孩子，在树上立起身来说：‘偏你会撑，我也会撑耍子。’那大些的孩子说：‘使得使得，我正撑得没力气哩，让你耍耍。’那孩子按过竹竿在手便撑，方撑得到河当中，倏然间四边黑云陡合，大雨倾盆。那孩子慌了，流水的拚命要撑拢来，冤家的竹竿陷在泥中，再拔不起。顷刻间，那树头动尾摆起来，竟如活龙在水中游来游去，吓吓有声不止。那雨越落得大，把十数个孩子，都荡在水中，没了性命，只有一个穿着一顿紫色袍，缩住了树枝，任他颠颠倒倒，只不放手，竟随风浪过庙岸边来，大叫救人。那些僧人，立在山门屋下，望见，便往雨丛中赶去，扯得他上岸。转眼之间，那树也不见了。庙祝暗思道：‘昨日神明嘱咐，是这位了。’便问孩子：“你是那村小官人，姓甚名谁，因何到此顽耍？”那人便对说：“我姓陶名安，是对河陶家村里住。”自后，庙祝便留他在庙读书。近来果是知今达古，那徐寿辉、张士诚等，皆慕他的名，遣人来请，他也不屈节轻仕。”太祖说：“我也素闻他名字，你便可同孙炎去请来。”不知肯来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陈也先投降行刺

却说李习荐了陶安，太祖便叫孙炎同去请。二人叫探子探得陶安在村中开馆，便径到馆中来访。三人叙礼毕，备说太祖礼贤下士的虚怀。陶安便整衣襟，同二人来帐中参见。太祖见陶安儒雅，大是欢喜。陶安见太祖龙姿凤采，也自羡得所主，便说：“方今豪杰并争，屠城攻邑，然只志在子女玉帛，曾无救民之心。明公率众渡江，神威不杀，此应天顺人之师，天下不难平也。”太祖因问：“欲取金陵，何如？”陶安说：“金陵古帝王之都，虎踞龙蟠，限以长江天堑，据此形势以临四方，何向不克。此天所以助明公也。”遂拜陶安为参谋都事。

次日，太祖与诸将计议，起兵进取金陵。忽报元将陈也先，领兵十万，分水陆来犯太平，报滁州之仇。太祖命徐达等防御。徐达出帐，吩咐常遇春、汤和二将，先领兵一支，往南门攻他水军。自家便与邓愈、胡大海等将，率兵五万，出城北门，挡他陆路。两军对围，徐达正欲亲战，只见胡大海挺斧径奔阵前，与也先对战，未分胜败。忽听元兵阵上，大叫：“待吾斩此贼，与父亲报仇！”大海看时，恰是孙德崖儿子——前日逃走的孙和。大海便放出平生气力，独来战他，只见陈也先二子陈兆先、陈明先及韩国忠、陶荣四人，又来夹攻。我阵中早有华云龙、郭英、邓愈、花云向前敌住。恰有常遇春、汤和已攻破了水寨，领着部兵，绕出其后，贼兵见势头不好，矢石交集，汤和被矢中了右臂，却杀气益厉，贼兵各弃甲而走。胡大海赶上，将孙和一斧砍倒。陈明先措手不及，被郭英刺死于马下，踏做肉泥，华云龙飞剑斩了陶荣，死者不计其数。陈也先单骑望西逃走，被遇春截住去路，也先便下马拜降。只有陈兆先与韩国忠，引残兵奔回方山寨，不题。徐达命鸣金收军入城，众将恰拥也先来见太祖，也先连连叩头说：“愿饶革命！”太祖便授也先千户之职。冯国用密言道：“裨将看此人蛇头鼠耳，乃无义之相，不可留于肘腋之间；还当斩首，以除奸患。”太祖然其言，又思：“斩降诛服，于义不当。”次日，乃宰牛马，与也先歃血。也先誓道：“若背再生之恩，当受千刃之惨。”太祖仍令统其所部。自此也先虽有异图，然冯国用时时防备，竟不能为害。

一日，太祖遣徐达为元帅，华云龙为副将，郭英为先锋，领兵三万，攻取溧阳等处。那也先兄众将俱各分遣，遂乘机带了利剑，暮夜潜入帐中，看那守帐军卒，又皆酣睡。太祖正在胡床，眠来睡去，再也睡不着，忽觉耳中说：“可快起来，可快起来！”虚空似被人扶起一般，心中正起鹞突，只听得帐门外呀的一声响，太祖便跳将起来，闪在一处。也先便仗剑砍中床干，知太祖已不在床，遂绕帐乱刺。太祖恰欲出来，又恨无寸铁在手，正急间，忽听帐外人马驰骤，正是冯胜、冯国用，夜哨巡来。太祖大呼：“有刺客在帐！”二将急入擒拿，也先这时，早已从帐后潜逃在外，径奔他儿子兆先去了。国用等遍帐寻觅不得，便说：“此必是陈也先，主帅可传令召他入帐议事。”众军回报，已不见了。国用便说：“裨将向谓此贼是无义之徒，今敢如此，誓必杀之，以报主帅。”

至晓，太祖正欲暂尔歇息，待徐达等众兵回时，方图南进，忽江南巡卒

滁(chú, 音除)州——今安徽滁县。

鹞(g, 音骨)突——不懂事，不明白所以。

来报，蛮子海牙领兵十万，连营采石矶，挡住江口。陈兆先领兵五万，挡住方山路。朱兵南北不通，粮草断绝。太祖大惊，说：“我将士渡江，其父母妻孥，皆在淮西，今元兵阻路，是绝我咽喉之地，当用何计破之？”李善长说：“他二人连兵来寇，若攻其一处，彼必互相救应，便难取胜。可传令着汤和、李文忠、胡大海、廖永安、冯国用等领兵二万，去攻方山。裨将与众将保主帅须兵攻采石矶。”太祖允议。遂分兵与汤和等去讫。太祖说：“采石矶虽离不远，先须设奇兵以胜之。”常遇春便向太祖耳边密密的说了几句话，太祖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便传命唤耿炳文、陆仲亨、廖永忠、俞通海，入帐听令。四将受令，各自依计而行。只见常遇春率精锐三万，径抵采石矶。哨见元兵尽地而来，蛮子海牙横戟早先出马，遇春骤马对海牙说：“你不记昔日牛渚、采石之败乎，还来怎么？”海牙也不打话，舞戟直取遇春。二将战未数合，遇春把身横困在马上便走。海牙只道戟刺伤了遇春，负痛而逃，便望南催兵，只顾赶来。约近十里地面，遇春把号带一拈，忽树林中炮声连天，金鼓大振。海牙急令后兵速退，说未罢，只见耿炳文、陆仲亨在左边杀来；俞通海、廖永忠，在右边杀来；常遇春复转过马来，直捣中间：太祖又引大兵团团围庄，似铜墙铁壁一般。海牙前后受敌，势力难支，逃到东，东无去路；回到北，北是迷途。正是：

金盔晃晃，背在肩头，好似道人的药葫芦；铜甲铃铃，挂着几片，一如打渔的破线网。丈八长矛，只剩得半条没头的画棍，只好打草惊蛇；满筒铁箭，惟留得一个滑溜溜的竹管，止堪盛酱盛盐。雕弓半折，将来弹不动棉花；护镜亏残，拿去照不成脸嘴。

只得突围走至江滨，浮舟逃走。遇春、邓愈合兵追赶，更喜顺风，便令将薪草灌了松油，致炮于其中，乘风放火，烈烈的趁着风，飏飏的吹着火，把那海牙的水师并舟筏，一时烧尽。廖永忠、王铭等生擒吴长官头目十一人，溺死者不计其数。海牙正坐着小船脱走，忽见上流大船三十来只，也无旗号，向东而来，海牙只道是本军，大叫救应。只见船上一个将军，锦袍、金甲，拈了弓，搭上箭，一箭射来，那海牙应弦而倒，将那残兵杀死殆尽。自此之后，元人再不敢有扼江之战。后人看此，有一篇古风喝采他：

凉风嘘碧海，薄雾喷长天，莽苍江色何茫然。岷峨之流奔腾，急走几千里，嵯峨战舰凌江烟。江烟乍开杀气起，离魂愁魄傲波底。剑上斑斑血溅衣，旌旗拂拂霞浮水。夹岸金鼓声不停，恍惚水底蛟龙惊。羶奴错认援兵集。谁测阎罗江上迎。左手开弓右挟矢，飞来胸前才一指，蓦然公地渺知无，任是英雄今已矣。挺戈纵杀日为昏，直欲旋乾且转坤。试究根苗谁者子？星日乌精沐氏孙。沐家孙子真奇杰，北净胡尘南靖粤。但愿山河带砺券书新，永俾金瓯无少缺。

太祖便令鸣金收军，诸将各自献功。只见那将也收船拢来，合兵一处。不知太祖看了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

却说常遇春大破了蛮子海牙，那海牙正坐小船，向北而走，只见战船三十余只，忽从东下，朱文英将海牙一箭射死。常遇春收兵江口，即向太祖前拜倒，说道：“朱文英适领兵哨江，凑遇海牙船到，把箭射死了，特来献首级。”太祖大喜，升遇春为行军大总管之职。回兵太平，吩咐与众将筵宴。筵上唤过朱文英来，说：“你本是凤阳定远人，沐光之子，沐正之孙。因尔父与我交厚，不幸早亡，母亲亦随丧，就将你寄养于我。彼时尔方十岁，不觉已是九年。今尔英勇善武，与国建功，吾不忍没耳之姓，可仍复姓沐。异日立大功，成大用，可与尔祖父争光。”因赐名沐英。英再拜叩首谢恩，不题。

却说汤和等引兵进攻方山寨，扎寨才定，只见那刺贼也先，挺了枪飞也似杀出来，我阵上廖永安见了，怒从心上起，便骂道：“你这不忠、不义的贼，主帅待你不薄，你却忍行伤害之事。还有何面目来战！”两马搅作一块，一上一下，一来一往，战上三十余合。永安起个念头说：“我若再在此与他战，他阵上必然有帮手杀出来，我怎的捉住他？不如放个破绽，待这厮奋力来追赶，我恰好拿他。”便往北路而走，那也先纵马赶来。不上三里之地，永安大叫一声，说：“你来得好！”把那马一带，挺着长枪，突地转来。那也先却把身一扭，避那枪头，谁知身子一侧，侧下马来，凑巧脚蹬缠庄了一只脚，被马横拖倒扯。永安一枪正中其心，手下的兵卒，向前乱砍，也先即时死去。陈兆先因率众而降。汤和领了兆先来到太祖跟前，说道：“望主公不记伊父昔日之罪，以安归顺之心。”太祖便说：“天下有福的，虽百计不能害之；况古人说：‘罪人不孥。’今兆先既诚心款服，吾岂念旧恶哉！即可令他入见。”兆先进帐叩头，说：“臣系叛臣也先之子，愿受诛戮。”太祖又说：“大丈夫存心至公，何思报后。尔果同心协力，以救生民，他日功成，富贵与共。”即授千军长左军掠阵头目。便命冯国用选精锐五百，听其挥使。五百人多疑俱不安。太祖熟视军情，是日即唤兆先同五百人上宿护卫，旧军尽退在外，独留国用伴卧榻前。太祖解甲熟睡达旦。五百人个个安心，都道是天地父母之量。

次日，徐达等攻取溧阳等县，全军而回。太祖便议取金陵之计。那金陵地方，元朝叫文臣达鲁花赤福寿、同武将平原指挥曹良臣把守。二人闻知兵至，曹良臣同福寿说：“和阳兵来，势如破竹。公为文臣，可坚壁固守。我当率兵死战，以保此城。我闻兵法说：‘军行百里，不战自疲。’彼今远来，今夜乘其不备，先去劫寨，必获大胜。”福寿说：“此计大妙，只待晚来，依计而行。”

却说太祖兵至城下，在北门外安营。那元将却不肯出兵。太祖对徐达说：“彼必度吾疲惫，今夜决来劫营，须宜预备。”徐达对说：“主帅听见与达暗合。可令各军，俱在远处埋伏，只留一个空营，敌人一至，放炮为号。”吩咐已走，那曹良臣果然更深时分，领二万兵出凤台门，衔枚疾走，直至营前。只听得营鼓频敲，那些军士俱拦路熟睡。良臣大喜，即领兵并力杀入营来。谁知：“地上插旗惟伏兔，营中点鼓是羸羊。”却是一个空寨。良臣知中了计，急令退兵，忽听帐外一声炮响，四下伏兵并起，把良臣二万人，困

孥（nú，音奴）——妻子和儿女。

在核心。徐达便令旗牌官执了令旗，四下大叫：“劫寨元将，不必冲阵，今和阳朱主帅率精兵二十余万，围得似铁壁铜墙，若来冲阵，徒伤士卒。我朱主帅圣仁神武，宽厚聪明，若降的自有重用。尔等将士，各宜自思。”良臣正在犹豫，那些头目便说：“昔蛮子海牙，有舟师二十万，三战皆亡；陈也先有雄兵十五万，一战而毙。料今日势必不赢，望元帅开一生路，乘机就机，以活二万人之命。”良臣便令小卒对说：“和阳兵！且待到天明，当得投降。”太祖与徐达说：“彼欲迟迟，恐是诈语。”徐达说：“我军紧困，虽诈何为。”顷之，东方渐白，徐达单马向军前说道：“元将可速投降，免受伤杀。”良臣问说：“公是何人？”徐达说：“我是主帅帐前副元帅徐达。”良臣说：“我也闻朱主帅名誉，人皆以圣主称之，若得一见，果如所誉，便当率众投降。”太祖闻说，即至阵前，免胄示之。良臣见太祖龙眉凤眼，禹背汤肩，便丢去了手中长矛，率众拜降，说：“久慕仁德，多缘迷谬，归顺无阶。今幸宽宥，当效死力，以谢不杀之恩。”太祖便将部下士卒，散与各将调遣，乘胜引兵围困金陵城。福寿见良臣被困，因率兵登城死守。徐达等四面围拢。城上矢石如雨的下来，那里近得前。一连围了半个多月，不能遽取。常遇春率精锐架起云梯，向凤台门急攻。冯国用又领兵协助，城内便不能支。遇春挺枪先登，三军乘势而入。福寿恰向北拜了四拜，哭说：“吾为国家重臣，不能固守，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。”言讫，遂拔剑自刎而死。太祖进城，便谕官吏父老道：“元失其政，所在纷扰，兵戈并起，生民涂炭。吾率众为民除乱，汝等宜各安职业，毋怀疑惧。”当日，吏民大悦，且更相庆慰，遂改为应天府。共得兵士五十万。因立天兴建康翊天元帅府。怜福寿死得忠义，以礼殡葬，敕封凤台门城隍。至今香烟不绝。仍优恤其妻子。即遣使迎和阳王迁都金陵。

不一日，王到金陵，太祖率诸将士朝见毕，王大悦。奉太祖为吴国公，得专征伐。置江南行中书省，把主帅总事，以李善长为参议官。郭景祥、陶安为郎中，分房掌事。置左、右、前、后、中翼元帅府，进李善长左丞相，徐达总督军马行军大元帅，常遇春前军元帅，李文忠后军元帅，邓愈左军元帅，汤和右军元帅，胡大海提点总管使，张彪、华云龙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陈兆先、王玉、陈本等，各副元帅。太祖既掌征伐，日命诸军将，统后以征不服。一日，问曹良臣说：“金陵人物之地，公等守此土，当为我举之。”良臣说：“自今乾坤鼎沸，盗贼如麻。凡豪杰勇士，皆挺身以就群雄；那贤达之士，又韬光以观世变，此处恰不闻得。只知有一个人，小将曾闻得他。”不知国公心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古佛寺周颠指示

却说太祖新受王命，拜为吴国公，便问曹良臣道：“金陵有甚贤才，烦君推举，我当以礼往聘。”良臣答道：“恰是未闻有人，只有一个姓宋名濂，又不是金陵人氏，乃是金华人。一向闻得他有王佐之才，国公何不去请他来，合议天下大事。”太祖说：“我耳中也闻得有此人，但不知何人可去请他。”只见帐下孙炎挺身出道：“卑职愿往。”太祖大喜，嘱咐孙炎去请，不题。

却说处州有个青田县，那县城外南边有一座高山，俗名红罗山，妙不可言。怎见得他妙处，但见：

层岗叠岭，峻石危锋。陡绝的是峭壁悬崖，逶迤的是岩流涧脉。蓊翳 树色，一湾未了一湾迎；潺潺泉声，几派欲残几派起。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，点缀出嫩叶枯枝；角、徵、羽、宫、商，唱和那惊湍细滴。时看云雾锁山腰，端为那插天的高峻；常觉风雷起岭足，须知是绝地的深幽。雨过翠微，数不尽青螺万点；日摇蘋蓼，错认做金帐频移。

只因这山，岩穴甚多，内藏妖精不一。闻说那个山中常有毒气千万条出来，或装做妇人去骗男子，或装做男子去骗妇人。人人都说道有个白猿作怪，甚是没办法奈何他。恰有元朝的太保刘秉忠，他的孙儿名基，表字伯温，中了元朝进士，做高邮县丞。将及半年，猛思如今英雄四起，这个官那里是结果的事业，便弃了官职回乡。每日手把春秋，到这山下拣个幽僻去处，铺花茵，扫竹径，对山而坐，观书不辍。将近年余了，忽一日崖边豁地响了一声，只见石门洞开，可容一人侧身而进。那伯温看了半晌，便将书丢下，大步跨入空谷中。却有人大喝道：“里面毒气难当，你们不可乱进。”伯温乘着高兴。只顾走进洞中，漆黑难行，有好几处竟是一坑水，也有几处竟如螺蛳湾。伯温走了一会，正在心下狐疑。转弯抹角，却透出一点天光来。伯温大喜，暗想：“此处必有下落了。”又走了数百步，忽见日色当空，天光清朗，有石室如方丈大一个所在。石室上看有七个大字道：“此石为刘基所破。”伯温心知此是天意，令我收此宝藏。遂抬个石子，向那石上猛击一下，只见毫光万道，即时裂开，一个石函中有朱抄的兵书四卷。伯温便对天叩谢，将书藏在袖中，正欲走出，忽听得豁喇一声，枯藤上跳出一只白猿来，望着伯温张开了口，扯开了脚，竟要扑上来。伯温大喝道：“畜生，天赐宝贝，原说与我刘基的，你待怎样！”那猿便 形拜伏在地，忽作人言说：“自汉张子房得黄石公秘传之后，后来辟谷嵩山，半路中将书收藏在内。便命六丁、六甲，拘本山通灵神物管守。丁甲大神在云头上一望，看见小猿颇有些灵气，便拘我到留候面前。那留候却把手来打一个圆圈，许我在此，只好到山上山下走动走动，再不得出外一耍。今日，天意将此书付与先生，辅主救民，要我在此无用，求先生方便，破开圆圈，把小猿宽松些也好！”伯温便对他说：“天书我虽收得，其中方法，竟未曾看着，待我回家细看，倘其中有破开圆圈方法，我方好放你。目下我如何会得？”白猿只是苦苦哀求，说：“先生此时不放我去，何时再得进来？我从前被留候拘住时，曾问他何年放我，他便说：‘留着，留着，遇刘方放着。’今日遇着‘刘’，便须遇着‘放’。先生可怜见，宽放小猿，待我游行洒落，遍看锦绣江山，则感恩不浅！”伯温看他哀求不过，便要从袖中扯出天书来看，谁知那衣袖太小，书本过大，只得扯出一本来，将手翻开，恰是落末一本，凑巧簿面写着，拘收白猿，管守天书

蓊翳 (wēng yì, 音翁 (上声) 义) ——形容草木茂盛，绿树成荫。

事情，看到后面，果有打破圈箍，放白猿的神法。伯温心中原要试验一番，却又不解此中咒语，只好将他当书诵读。谁想把宽放他的法儿读完，只见那白猿朝着伯温拜了几拜，竟从山后跳出去了。伯温也不顾他，遂放开大步，复从原路而回，回头一看，那石壁依然合了。伯温一路且惊且疑，方到家中，只听得人说：“山上有白光一条，光中灿灿的恰如白猿一个，奔到淮西那路去了。”不题。

伯温虽得此书，其中旨趣尚未深晓。因历游名山佛寺。访求异人提醒于他。闻说建昌有个周颠，年四十岁，得了颠疾，便乞食于南昌。及到长成，举措诡怪，人莫能识。每常见人，便大叫：“告天平！告天平！”人也解不出。今在淮西濠州山寺。伯温心下转念道：“一向观望天象，帝星恰照彼处，今日此行，正好探听。”遂收拾了琴剑书箱，安顿了家中老少，次日起身。

不一日来到濠州，打听周颠下落，人都说在西山古佛寺藏身。伯温便往寺中，见那周颠，身倚胡床，口中念念的看着一本龇龇齜齜、没头没脑的书。伯温近前便拜，说：“请教请教！”那周颠那里来睬，伯温随即诉道：“小可不辞跋涉而来，全望先生指教！”周颠见他至诚，便把那看的书递与伯温，说：“你拿去读，十日内背得出，便可教你；不然，且去，不必复来。”伯温遂接过书来一看，与前石匣中所得的大同小异。是日，就在寺中读了一夜，明早俱觉溜口儿背得，于是携书入见。周颠说：“尔果天才也。”因一一讲论，未及半月，完全通辙。伯温欲辞而行，周颠说：“此术是帝王之佐，值今乱离，勿可磋过。且回西湖，自有分晓。”

伯温别了周颠，来到濠州城，束装起程，便与店家告别。只见店小二混浊浊的自言自语，一些也不对答。伯温焦躁，说：“你这位小官人没分晓，我在此打搅了一番，自然算房钱、饭钱、酒钱还你；你何须唧唧咕咕，不瞅不睬于我。”那小二道：“客官，不是小人不来理值，但只为我主人孔文秀，有个女儿，年方一十五岁，近来为个妖怪所迷，每夜狂言乱语。今日接个医生来，他说犯了危疾，命在早晚，因此怀虑，冲撞了相公。”伯温问说：“什么妖精，如此作怪？我也略晓得些法术，快对你主人说，我当为你除灭。”店小二不胜之喜，连忙进去与主人报知。顷间，孔文秀出来见了伯温，备诉了妖精事情，因说：“相公果若救得小女，便当以小女为赠。”伯温说：“除灾法患，君子本心，何以言谢。”便叫文秀领了他到女儿房中，看他光景如何，以便搭救。文秀携了伯温，径到女儿床前，揭起了帐子。伯温轻轻叫道：“可取个灯来，待我仔细观看，便知下落。”正是：伊谁错认梨花梦，唤起闲愁断送春。未知如何捉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刘伯温法伏猿降

话说孔文秀的女儿，被妖怪迷住，日夜昏沉。恰听得伯温说，有除妖之术，不胜之喜，便领了伯温到女儿房中，观看怎么模样。孔文秀说：“我女儿日间亦是清醒，但到得晚间，便见十分迷闷。相公日间看视，尚未分明，还到晚间，方见明白。”伯温说：“不妨不妨。”揭起帐来看，但见：

春山云半蹙，秋月雨偏催。闷到无言。苦厌厌。恍似经霜败叶；愁来吐气，昏迷迷，
浑如烟锁垂条。若明若暗的衷肠，对人难吐；如醉如痴的弱态，只自寻思。花锁千点泪，
回云断雨总成愁；香散一天春，怕夜羞明都幻梦。扶不起海棠娇睡，衬不上芍药红残。

伯温看了一回，竟出房来，对文秀说：“今夜可将你女儿另移在别处去睡，至夜来我住令爱房中，自有区处。”文秀得了言语，急急安排静室，移女儿别处去睡。将及一更左右，伯温恰到房里，睡在床中，把一口剑，紧紧放在身边。房门上早已贴了灵符，念了咒语。吩咐众人，都各安心去睡，不必在此惊动搅扰。房间中止点一盏琉璃灯，也不大明大暗。约莫二更，只听帘栊响处，妖怪方才入门，那符上豁喇喇一声，真似：“霹雳空中传号令，太华顶上拆冈峰。”这妖恰已倒在地上。伯温近前一看，就是前者红罗山上用法解放的白猿。伯温便问：“你如何直来到此？”那白猿叩头谢了前日释放之恩，便说：“近因城外钟离东乡皇觉寺内，有个真命天子，因此各处神祇都去护卫，我那日便斗胆在云中翻筋斗过来，不意今日撞着恩主，望恩主宽恕！”伯温便吩咐说：“我前日为好把你宽松些，谁知你到此昏迷妇女，本该将你斩首，姑念你保守天书分上，放汝转去。以后只许你在山林泉石之间，采取些松榛果实，决不许扰害人家！”白猿拜领而去。伯温次早将此事说与文秀，文秀便将女儿为赠，伯温固辞而去，径到皇觉寺来寻访真主；恰又想天时未至，因此取路向青田而行。

道过西湖，凑与原相契结的字文谅、鲁道源、宋濂、赵天泽遇着，便载酒同游西湖。举头忽见西北角上，云色异常，映耀山水。道源等分韵题诗为庆，独伯温纵饮不顾，指了云气，对着众人说：“此真天子出世，王气应在金陵。不出十年，我当为辅，兄辈宜识之。”众人唯唯。到晚分袂而别。自此，暑往寒来，春秋瞬息，伯温在家中，只是耕田、凿井，与老母妻儿，隐居邱壑之内，不觉光阴已是十年了。那些张士诚、方国珍、徐寿辉、刘福通，时常用金帛来聘他，伯温想此辈俱非帝王之器，皆力辞不赴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大夫孙炎，领太祖的军令，来到金华探访宋濂，那宋濂清洁自高，居上不定：

也有时挈同侪 寻山问水，也有时偕知己看竹栽花；也有时冒雪夜行，如剡溪访戴；
也有时乘风长往，如出兵千里。心上经纶，倏忽间，潜天潜地；手中指点，霎时里，惊鬼
惊神。腹中书富五车，笔下文堪千古。

那大夫孙炎，到了宋濂住宅，谁想紧闭着门，门上大书数字：“倘有知己来寻，当至台州安平乡相会。”孙炎便勒转马头，向台州安平乡进发。不一日，来到安平乡林莽中，远远望见三个人携手而行，俱戴着一顶四角镶边东坡巾，都著一领大袖沉香绵布六幅褶子道衣。腰间各系一条熟经皂丝绦，脚下都套一双白布袜，踮着的是棕结三耳麻鞋。后面又有一个山童，绾一个双丫髻，随常打扮。肩挑着一担琴剑衣包，自自在在的对面走来。孙炎望见举动，不

同侪（chái，音柴）——同辈；同类的人。

是个村夫俗子形秽，心中想道：“三人之中，或有宋濂在内，也未可知。”便将马拴在柳荫之下，叫从军跟了走来，自家便把巾帻整一整，恰向前施礼，道：“来者莫非是宋濂先生的朋友么？”那三人也齐齐行了个礼。其中一个问说：“尊公要问那宋濂为何？”孙炎看三个虽是衣冠中人，还不知心中怎么，便说：“小生久慕宋先生大名，特来拜谒请教，不意昨到金华，他府上门首大书：‘可到台州安平乡来寻。’故而来此。远望三位丰采迥异，此处又是安平乡，故造次动问。”那人便道：“小生就是宋濂，但从来未识尊面，不知高姓大名？今遇田野之中，又失待之意，奈何奈何！”只见那从旁二人说：“今尊驾远来，我们虽要出外访友，然此去敝斋不远，便且转去奉陪，再作区处。”孙炎就同三位分宾、主前后而走。那二人也吩咐山童先去打扫等候。但见：

东风芳草径泥香，佳景追游到夕阳。

兴引紫丝牵步障，春怜新柳拂行觞。

夺将花色同人面，望去山光对女妆。

歌吹自喧人意爽，安平相遣且徜徉。

未及半刻，已到书斋，四人逊礼而坐，正是：有缘千里能相会，良友相逢亦解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应征聘任人虚己

却说孙炎等走到斋中，分席而坐。宋濂对孙炎道：“请问行旌从何而来？高姓大名？不知来寻在下，有何见教？”孙炎便说：“在下姓孙名炎，今在和阳朱某吴国公帐前。我国公只因元将曹良臣以金陵来降，且荐先生为一代文章之冠，故着在下奉迎，且多多致意。凡有同道之朋，不妨为国举荐，以除祸乱。”宋濂便起身对说：“不肖村野庸才，何劳天使屈降。有失迎候，得罪，得罪。”孙炎因问二位朋友名姓。宋濂说：“这位姓章名溢，处州龙泉人；这位姓叶名琛，处州丽水人。因道合相亲，今因避乱，在此居庄。”茶罢数巡，孙炎又道起吴国公礼贤下士，虚己任人，特来征聘的事情，且欲三位同往的意思。宋濂因说：“我有契士 姓刘名基，处州青田人。他常说淮、泗之间，有帝王气。今日我三人正欲到彼处相邀，同到金陵，以为行止。谁意天作之合，足下且领国公令旨远来，又说不妨广求俊彦。既然如此，相烦与我同去迎他何如？”孙炎听到刘基名字，不觉顿足，大声叫道：“伯温大名，我国公朝夕念念在口，今先生既与相好，便宜同去迎他。”是晚，筵罢安寝。次日，宋濂仍旧收拾了自己琴、书，打点起身，因与孙炎说：“此去尚有二三日的路程，在下当与先生同到伯温处迎他同来。章、叶二兄，可在此慢慢收拾，待三五日后，亦可起身，同在杭州西湖上净慈寺前，旧宿酒店相会。”嘱咐已毕，孙炎叫从人备了两匹马，叫人挑了宋先生行李，一半往青田进路，一半留在村中准备薪米，等待章、叶二先生，收拾行李，会同家眷，择日起身，一路小心伏侍，不许违误；如违，以军法治罪。此时，章、叶二人，回家整备行李等项，不题。

却说孙炎同宋濂来请刘基。一路风景，但见：

簇簇青山，湾湾流水。林间几席，半邀云汉半邀风；杯水帆墙，上入溪滩下入海。

点缀的是水面金光，恰象龙鳞片片；暗淡的是山头翠色，宛如螺黛重重。月上不觉夕阳昏，

归来哑哑乌鸦，为报征车且安止；星夜正看朝色好，出谷嚶嚶黄鸟，频催行客且登程。马

上说同心，止不住颠头播脑；途中契道义，顿忘却水远山长。

正是：

青山不断带江流，一片春云过雨收。

迷却桃花千万树，君来何异武陵游。

孙炎因问宋濂说道：“章叶二人，何以与足下相善？”宋濂对说：“章兄生时，其父梦见一个雄狐，顶着一个月光在头上，长足阔步从门内走来。伊父便将手拽他出去，那狐公然不睬，一直走到伊卧榻前伏了不动，伊父大叫而醒，恰好凑着他夫人生出这儿子来。他父亲以为不祥，将儿接过来，一直往门外去，竟把他丢在水中。谁想这叶兄的父亲，先五日前，路中撞见一个带铁冠的道人，对他说道：‘叶公，叶公，此去龙泉地方，五日之内，有一个婴孩生在章姓的家内，他父亲得了奇梦，要溺死他，你可前去救他性命。将及二十年，你的儿子，当与他同时辅佐真主，宜急急前去。’这叶兄令尊，是个极行方便的善人，又问那道人说：‘救这孩子，虽在五日之间，还遇什么光景，是我们救援的时候。’那道人思量了半晌说：‘你倒是个细心人，我也不枉了托你。此去第五日的夜间，如溪中水溢，便是他父亲溺儿之时，你们便可救应。’大笑一声，道人不知那里去了。这叶公依言而往，至第五

日的夜间，果然黑暗中，有一个人抱出一个孩儿，往水中一丢，只见溪水平空的如怒涛惊湍一般，径涌溢起来，那孩儿顺流流到船边。叶公慌忙的捞起，谁想果是一个男子。候得天明，走到岸边，探问：‘此处有姓章的人家么？’只见有人说：‘前面竹林中便是。’叶公抱了孩儿，径投章处，备说原由。那章公、章婆方肯收留，收溪水涌溢保全，因而取名唤做章溢。后来长成，便从事叶公。章兄下笔恰有一种清新不染的神骨。

那个章公款待了叶公数日，叶公作别而行。到家尚有二三十里之程，只听得老老少少，都说从来不曾闻有此等异事。叶公因人说得高兴，也挨身入在人丛中去听，只说如何便变了一个孩儿。叶公便问说：“老兄们，甚么异事，在此谈笑？”中间有好事的便道：“你还不晓么？前日我们此处，周围约五十里人家，将近日暮时，只听得地下轰轰的响，倏忽间，西北角上冲出一条红间绿的虹来，那虹闪闪烁烁，半天里，游来游去，不住的来往，如此约有一个时辰，正人人来看时，那虹头竟到丽水叶家村，竟生下一个小官人来，头角甚是异样，故我们在此喝采。叶公口里不说，心下思量说：“我荆妻怀孕该生，莫不应在此么？”便别了众人，三脚两步，竟奔到家里来。果然，婆子从那时生下孩儿，叶公不胜之喜，思量：孔子注述“六经”，有赤虹化为黄玉，上有刻文，便成至圣；李特的妻罗氏，梦大虹绕身，生下次子，后来为巴蜀的王侯，虹实为蛭龙之精，种种虹化，俱是祥瑞。及至长大，因教叶兄致力于文章，今叶兄的文字，果然有万丈云霄气概。他两人真是一代文宗。在下私心慕之，故与结纳，已有五七年了。”正说话间，军校报道：“已到青田县界。”宋濂同孙炎吩咐军校，都住在村外，二人只带了几个小心的人，投村里而来。宋濂指与孙炎道：“正东上，草色苍翠，竹径迷离，流水一湾，绕出几檐屋角；青山数面，刚遮半亩墙头。篱边茶菊多情，映漾出百般清韵；坛后牛羊几个，牵引那一段幽衷。那便是伯温家里了。”两个悄悄的走到篱边，但闻得一阵香风。里面鼓琴作歌：

壮士宏兮贯射白云，才略全兮可秉钧衡。

世事乱兮群雄四起，时岁歉兮百姓饥贫。

帝星耀兮瑞临建业，王气起兮应在金陵。

龙蛇混兮无人辨，贤愚淆兮谁知音。

歌声方绝，便闻内中说道：“俄有异风拂席，主有故人相访，待我开门去看来。”两个便把门扣响，刘基正好来迎，见了宋濂，叙了十年前的西湖望气之事，久不相见，不知甚风吹得来。宋濂便指孙炎，说了姓名，因说出吴国公延请的情节。他就问：“吴国公德性何如？”孙炎一一回报了。又问道：“我刘基向闻江、淮狂夫，姓孙名炎，不知便是行台么？”孙数炎俯躬，道：“正是在下。”三人秉烛而谈，自从晌午，直说到半夜，始去就寝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荆妻——对自己妻子的谦称。

俄——突然间。

第二十回 栋梁材同佐贤良

那刘基与宋濂、孙炎说了半夜，次早起来，刘基到母亲面前诉说前事，母亲便说：“我也闻朱公是个英杰，我儿此去也好。”刘基便整顿衣装，对孙炎说：“即日起行。”孙炎吩咐军校将车马完备，离青田县迤迤向东北进发。话不絮烦，早到杭州西湖湖南净慈禅寺。章溢、叶琛挈领家眷并行李，已等候多时。军校们也合做一处同往。正是：“一使不辞鞍马苦，四贤同作栋梁材。”在路五六日已至金陵。次早，来到太祖帐前谒见。太祖遂易了衣服，率李善长众官出迎，请入帐中，分宾而坐，太祖从容问及四人目下的治道急务，酒筵谈论，直至天晓。因授刘基太史令，宋濂资善大夫，章溢、叶琛俱国子监博士。四人叩头而退。

太祖对诸将说：“今常州府及宜兴、广德、宁国、镇江等处，正是金陵股肱，若不即取，诚为手足之患。”遂着大元帅徐达挂印征讨。郭英为前部先锋，廖永安为左副将，俞通海为右副将，张德胜统前军，丁德兴统后军，冯国用统左军，赵德胜统右军，领兵五万，征取各郡。徐达等受命而出，乃择日起程。临行之日，太祖出郊戒众统将说：“尔等当体上天不忍之心，严戒将士：城下之日，毋得焚掠杀戮，有犯令者处以军法。”徐达等顿首受命，率兵前进。大兵过了扬子江，至镇江府地面，徐达下令安营，为攻城之计。

却说把守镇江府城，乃是张士诚所募骁将邓清，并将副赵忠二人。他闻金陵兵至，便议迎敌之事。那赵忠说：“我闻和阳兵势最大，所至无敌；且朱公厚德宽仁，真命世之英，非吴王（即是士诚）可比。况镇江为金陵向臂，彼所力争。今我兵微弱，战、守两难，奈何、奈何！我的主意：不如开城投降，一来可救百姓的伤残；二来顺天命之所归；三来我们还有个出头的日子。”邓清听了，大喝道：“你受吴王大恩，不思图报，敌兵一至，便要投降，乃是狗彘之行。”赵忠又说：“我岂不知，食人之食，当忠人之事，但张士诚贪饕不仁，决难成事。何如趁此机会，弃暗投明。”邓清愈怒，即抽刀向前，说：“先斩此贼，方破敌兵。”赵忠也持刀相迎。两个战到数合，邓清力怯，便向后堂走脱。赵忠见左右俱有不平之色，恐事生不测，急忙也跑出衙门，恰遇着养子王鼎，备言前事。王鼎说：“事既如此，若不速避，祸必及身。”他二人因到家，载母、挈妻，策马向东而走，邓清闻知，即聚军民一千余人赶来，适遇徐达兵到，赵忠径望军中投拜，说：“镇江副将赵忠，因劝邓清投降，彼执迷不悟，后来赶杀，乞元帅救我家属入营，我便当转杀此贼，以为进见之功。”徐达心中私喜，便与赵忠附耳说了两三句话说：“如此而行。”赵忠得令自去。徐达即催兵前进，与邓清迎敌，我阵上赵德胜跃马横枪，径取邓清。邓清见德胜威猛，不战而走，众兵掩击直逼城下。邓清正要进城，只见赵忠在城上大呼：“奸贼邓清何往？”清知事势紧急，进退无门，遂下马乞降。原来徐达吩咐赵忠，趁两军相敌之际，你可赚入城门，先夺了城池，以截邓清归路，所以赵忠先在城上。徐达入城抚恤了士卒，安慰了百姓，捷报太祖。太祖加徐达为枢密院同签之职，率数万人，攻打常州。太祖对徐达说：“我查张士诚系泰州白驹场人，原是盐场中经纪牙侩，因夹带私盐，官

迤迤（yǐlǐ，音疑里）——曲曲折折地走。

彘（zhì，音质）——猪。

贪饕（tōu，音涛）——贪婪无厌。

府拿究，癸巳年六月间，聚众起民，便陷入秦兴，据了高邮州，今称吴王，国号大周，改元天祐。前者，又遣士德，将五万兵渡海，攻陷平江，松江一带，与常州、湖州诸路，地广兵强，实是劲敌。况渠奸诈百出，交必有变，邻必有猜。尔今率三军，攻毗陵，倘有说客，勿令擅言，便阻了诡诈之弊。营垒可坐困也。”徐达等领命而出，即合兵七万，号称十万，径望常州进发。

数日间，来到常州南门外安营。先锋郭英便率兵三千出战，那把守常州的正是吴将统军都督吕珍。原来吕珍有谋智、有胆力，善使一条画戟，年纪约有三十五六岁，正直公平，抚民恤孤，每当只是长声的叹息。人问他，便说：“此身已受了他的爵禄，虽死亦是臣子分内事：但恨当时不择所主，将身误托耳！常常闻得金陵朱公声息，便道好个仁义之主，天下大分归统于他了。然也是天数，怎奈何他。只是今日，吾当完吾事体。”探子报说：“朱兵攻取常州。”他便纵马挺戟来战。与郭英战到三十余合。彼此心中俱暗暗喝采。只见营内右哨中张德胜持了一管枪，奋力冲将出来，三将搅做一团。吕珍见两拳敌不得四手，便将马跳出圈子外边，叫说：“天色已晚，晚来乘着错误，伤人性命，不见高强，你我俱各记兵多少，来日拼个胜负，方是好汉。”郭英便也鸣金收军。次日，吕珍全身结束，出到城边，早有郭英、张德胜二人迎住，自早又杀到未牌，不见胜负。朱阵上便麾动大军，赶杀过来，吕珍急走入城，坚闭不出；一面作表，唤过儿子吕功，前往苏州去求取接应兵马，不题。

且说吕功抄路往湖州旧馆县，由森林地方，转到苏州。次日，张士诚临朝，文武百官依班行礼毕。吕功出奏，常州被困一事。张士诚大怒，说：“彼真不知分量，我姑苏坚甲百万，勇将三千，彼取金陵，我不与争便了，反来夺我镇江，今又困我常州，是何道理！”即召大元帅李伯升，领兵十万往救，又吩咐说：“若得胜时，便可长驱收复镇江，破取金陵，以擒朱某。”伯升得令，叩首将出，只见王弟张士德在阶中大喝一声道：“何劳元帅动兵，乞将兵三万与臣，去救常州，决当斩取徐达首级，入建康掳和阳王，飞报我主，万祈允臣之奏！”士诚闻奏大喜，说：“得弟一行，何惧敌兵哉！”便拜士德为元帅，张虎为先锋，张鹤飞为参谋，率兵五万，前往常州救应。又遣吕功乘势领兵二万，攻打宜兴，以分徐达之势。连夜起行。探事探的实，报与徐达得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王参军生擒士德

却说吴王张干诚，他有兄弟二人：一个唤做士信，一个唤做士德；那士信足智多谋，熟识兵法，人号为小张良，使一条铁鞭，神惊鬼怕；那士德鬼猛过人，雄冠千军，人号为小张飞，用得一条长枪，追风逐电，因辅士诚，夺了苏州，奄有嘉、湖、杭及松、常、镇三郡地方。又有五个养子，叫做张龙、张虎、张彪、张豹、张虬，在手下操练军士，人因号做“姑苏五俊”。那士诚因吕珍叫儿子吕功求救，便吩咐说：“王弟既然肯往，便当拜为先锋，带了张虎、张鹤飞及三万人马前进。”又召吕功乘势领兵攻宜兴，以分徐达兵势。

徐达得了信，对耿再成说：“宜兴地界，乃常州股肱，士诚以我所必争，故特分兵来攻，以弱我势。你可领兵悉力据守，一失尺寸，则全军败亡，千万小心在意。”再成得令，临行对徐达说：“自从不才从主公于起义之日，得元帅视如骨肉，自谓肝胆惟天可知，今日拜别，决当万死以报国家。倘有不虞，亦尽臣子马革裹尸之志，惟元帅谅此忠贞！”徐达听了说道：“此行将军自宜努力，生死原各听之于天，你我一心，自可表谅，不久即能完聚。”二人洒泪而别。再成率了兵，即日奔赴宜兴，与吴兵对垒安营，日相持抗。

原来再成极善抚众，如有甘苦，与士卒同受；至于号令之际，又极严明，一毫不许苟且。适有后军一队，是新归义兵，就令原来头目郑金院统领。那郑金院只好酒吃，是日，轮当夜巡，郑金院带酒来与众饮，这些众军，虽支持了半夜，恰四更时分，铃柝也不鸣，更鼓也错乱。再成梦里惊醒起来，却见营中巡逻的，俱东倒西歪，熟睡不醒。再成查是郑金院，便驰使唤渠入帐，责道：“军中设夜巡，是以百人之劳，致千人之逸。你今玩事如此，设或有敌兵乘夜劫寨，或有刺客乘夜肆奸，军国大事去矣。且记你这颗首级在头上。”发军政司重责四十棍，穿了耳箭，以警众军。郑金院明知自家不是，然痛楚难熬，且对人前似无光彩。次日夜间，仍领了新归一队义兵，径到吕功处投降，备述受苦一事，且将营中事体，一一诉知。再成正在帐中，忽听得探子报说此事，不觉愤怒起来，便不戴帽盔，不穿重铠，飞马去赶捉他。只见吕功阵中密札札的木栅围住，再成却乘势砍破了木栅，杀入营中，无不以一当百，杀得吕功军中，没有一个敢来抵当。吕功恰待要走，早有夜巡铁甲士一千，走来并力助战，被贼一枪，正破伤了再成额角。再成犹然死杀不休，东冲西突，杀透重围，正到本营，只见头上血流如注。再成晓得甚是沉重；便昏晕中，潦草写了劄子封好，报太祖；又写一封书，寄与徐达元帅，卒于营寝。正是：“赤心未逐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”太祖接报，痛悼不已，便令他子耿炳文袭职，统领兵卒，镇守宜兴，不题。

且说士德领兵望常州进发，不数月，来到常州东界古槐滩下寨。徐达闻知，对众将说：“士德勇而无谋，与之相战，未必全胜。”即传令郭英、张得胜二人，如此如此。再唤赵道胜，王玉二人到帐前，徐达吩咐各带所统人

奄有——全有，统有。

倘有不虞——倘若有料想不到的意外事件。

苟且——不循礼法，任意妄为。

柝（tuò，音拓）——打更用的梆子。

劄（zhá，音闸）子——古代一种公文，多用于上奏。

马，并付字纸一封，前去本营二十里外拆封看字，便知分晓。徐达自领兵十万，东路迎敌。恰遇士德军到，两阵对圆，前阵廖永安，跃马出战，士德势力不支，落荒便走。永安独马追赶了十里地面，所恨士卒都在后边，士德恰见永安势孤，因勒马转来，团团的把永安围在里面，便叫放箭，那箭如雨飞来。永安把这枪如飞轮的一般，在马上遮隔了一会，慌忙中不意一箭竟射透了后腿，永安奋出平生本事，冲突而出。士德掩杀过来。徐达见士德兵卒渐近，亦不恋战，便望后阵而走。那士德紧紧来追，经过紫云山崖，转过山坡，恰不见了徐达。众人都道：“将军休赶，恐有伏兵在后。”士德回说：“彼势已穷，何有埋伏！”放心赶去。正赶之间，只见赵德胜当先截战，未及四五合，恰又弃甲而走。士德大叫：“快留下首级了去！”德胜也不回话，把马连打几下，如飞的逃走一般，早已是甘露地方。一声炮响，王玉所部的兵卒都在草中齐喝一声说：“倒了倒了！”原来徐达昨日付与王玉字一纸，上写：“伏甘露，掘深坑，擒士德，如违者斩。”因此王玉连夜传令众士，掘成大坑，约五十余亩，二丈余深，上将竹篾虚铺盖了浮土。那士德只认徐达与德胜真败，谁想赶到此间，连人和马，都跌下坑里去。真个是：

汨汨的惟听水响，混混里只见泥泞。满身锦绣，都被腌臢，那认青黄赤白；全头躯骸，尽遭齧齧，难辨口鼻须眉。初起时扑地一声，也不知马跌了人，也不知人跌了马；到后来浑沦一滚，那里管人离却马，那里管马离却人。护心宝镜，浑如黄豆，围带在胸中；耀目金盔，却如黑嵌，遮挂着脑后。水护了箭羽、弓衣，显不出劲弓利镞；泥糊了金鞍王敕，摇不响锡鸾和铃。

正是：

昔日湖波淹七将，今朝泥水陷张王。

两侧边却把挠钩扎住，活捉了士德上岸，捆绑在囚车中，送到帐前。那张虎与吕功死战得脱，引了残兵，屯住在牛塘谷。

却说张士诚只恐兄弟士德未能取胜，随后便遣弟张九六率兵二万来援。那九六身長八尺，腰大十围，惯舞两把双刀，骁勇无比。兵马将到常州，就闻得士德被擒的信息，随即督兵到常州东门十里外下营。次早，出阵大叫道：“好好还我御弟，方为上策，不然贪得无厌，命都难保！”朱阵上冯国用奋先迎敌，战才数合，被九六一刀，正砍着马脚，国用连忙下马弃敌而走。九六横刀杀入，早有诸将挡住。徐达传令鸣金收军，沉思了半晌，恰对冯国用、王玉说：“九六骁勇难当，二公可各引兵，即去牛塘谷边，两旁林中埋伏，待白鸽飞起为号，便宜发动，并力夹攻。今日他挥兵杀来，我们便鸣金收兵，他必信我们气怯，不如乘此退三十里屯扎，彼必连夜追赶，我当且战且走，诱至谷中，好便宜行事。”是时，日尚未西，二人引兵，各自埋伏去讫。顷刻，徐达传令众军，即刻拔寨退三十里屯扎。要有心忙意乱光景，倘或迟误，枭首示众。令下，诸部士卒，俱各狐奔鼠窜退去。只见探子探得移营，竟去报与九六知道。九六大喜，道：“我谅徐达怎的敢来对敌，今彼移营，不去追赶，更待何时！”即叫备马过来，领兵追杀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徐元帅被困牛塘

却说徐达引兵退三十里屯扎，那张九六果然引兵赶来。徐达且战且走，将到牛塘谷边，是时恰有申牌时分。徐达见九六赶得渐近，便回身说：“张公，张公，得放手时须放手，你何故逼追得紧？”那九六睁开双眼，飞马抢赶上来，徐达又飞马而走。九六大喝道：“徐达你何不下马投降？”徐达也应声说：“你且看是甚么所在，要我投降。”正说之间，恰把手伸入怀中，把一条白带扯出来一抖，恰早是一双白鸽，带了铃儿，旺旺的直飞上半天。那张九六恰把头向天去看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左边冯国用，右边王玉，两岸里杀将出来，把九六军马截做两处。徐达见伏兵齐出，便回转马头，并力来战。九六身被数枪，尚不跌倒，负痛而走。才得半里，被王玉拈弓搭箭，叫声道：“着了！”正中九六左目，翻身堕下马来，众军就活捉了，缚在马上，同入帐中，众将一一依次献功。便令把张士德、张九六二人，各处监固，不许疏纵；仍令移兵屯扎旧馆。即遣人赴金陵报捷。太祖得了捷报，说：“士德是士诚谋主，九六是士诚牙将；今皆被擒，士诚事可知也。”即诏徐达等促兵攻城，复谕廖永忠、常遇春攻取池州，不题。

却说张虎、吕功收了残兵，走入牛塘谷，计点人马，折了二万。张虎放声大哭，说：“自我国兴师以来，未有如此之败，急须遣人求救，待得兵来，再作区处。”星夜写表驰奏。那士诚见表，顿足切齿，说：“孤与朱家，真不共戴天之仇。卿等有能为孤报仇者，决当裂土分王，同享富贵。”只见士信上前，说道：“向者二人皆恃勇无谋，故致丧败。臣愿竭弩骀之力，擒徐达，取金陵，以雪二人之冤。”士诚便令其子张虬为先锋，士信为元帅，吕升祖为副将，赵得时为五军都督，统兵十万，来救常州。临行，士诚设酒郊外祖饯。士诚对他们说：“孤与卿等兄弟三人，于白驹场起义。以至今日，威镇江南，无人敢敌。今彼纠集党类：据有金陵，侵我镇江，困我常州，杀我之弟，此仇痛入骨髓，卿当用力剿除，以报此恨。”士信叩头受命。当日兵出苏州，倍道而行，不一日来到牛塘地方。张虎引兵来接，备称朱兵骁勇多智。士信说：“不足为虑。”引兵屯住谷口。士信骑在马上，把谷口前后、左右，仔细一望，只见：

两边山势巍峨，一片平阳旷荡。峻绝处，便老猿长臂，无可攀援；溪壑间，纵万马齐奔，未知底极。乱石巉岩，忽露一条石窦，往常见雾销云迷；怪林森列，倏开小洞迢迢，此内惟猿啼虎啸。深长八九里，这边唤不应那边；宽绰千百步，此岸看不见彼岸。缪缪风送草声，险恶山峦，这境界未许神仙来炼性；潺潺涧流泉响，横行水脉，那地面庶几鬼魅可潜形。止有丽日中天，堪见一时光彩；倏或雨云坠地，恍如长夜晕迷。

士信看了一眼，便对张虎、张虬说：“只此一处，便可生擒徐达了。”就分五万兵，与他两人依计而行。士信自领兵至常州地界，与徐达对阵。徐达便令郭英、张德胜领兵十万，围困常州，自与赵德胜、俞通海、赵忠、邓清领兵十万，与士信迎敌。那士信纵马横枪，直取徐达。徐达也举刀相迎，战下十数合，未分胜败。他阵上吕升、赵得时前来冲击；我阵上赵德胜、俞通海恰好接应，杀得士信阵中大溃而走。徐达率众争先，诸军也奋力追杀。追到牛塘谷，方到谷中，被那士信发动伏兵，阻住了东谷口，张虬抗住了西谷口，两壁厢崖上矢石如雨而来。徐达便令：“三军勿得惊乱，是我欺敌，

中彼诡计了。你们且暂屯守，另图计策。”正在沉吟，只见后军报来：“邓清乘胜劫了粮草，往投士信去了。”那徐达听了大惊说：“粮草乃兵马生死所关，邓清这贼，直是这般狼恶，誓当擒获，以报此仇。”计点粮草，尚可支持半月，徐达对众将说：“半月之内，救兵必到，尔辈皆宜放心！”因下命掘下深濠，中间填起土冈，约高十丈：一来防士信引太湖水浸灌之患；二来据此高冈，亦可探望四山行径，以图出路，不题。

却说郭英、张德胜，探知徐达被困一事，便议说：“我辈若撤兵往救，吕珍乘势必蹶其后；况围或未解，反遭其毒。我等还须紧困常洲，以抗张虬、吕珍夹攻之患。星夜着人往金陵求救，方保无虞；不然徐元帅粮草一绝，三军之命休矣。”因遣张天佑持表，疾忙趋金陵求救。太祖得报大惊，凑遇春、廖永忠等，取了池洲，留赵忠镇守，引军来到。太祖喜见眉睫，说：“常将军回来，徐元帅无虞矣！”即令遇春为元帅，吴良为先锋，领兵五万行南路去救西谷口；汤和为元帅，胡大海为先锋，领兵五万，行北路去救东谷口，即日兼程进发。两日光景，便到常洲与郭英、张德胜兵相合。遇春备问消息。郭英便说：“徐元帅已受困十九日了。前日张虬领兵来救常洲，我与他相持了数日，彼乃密约城中吕珍，夜来劫寨，内外夹攻，力不能支，因退兵在此。”遇春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须先救牛塘谷，后攻常洲。”便令兵直抵西谷口安营。即令郭英、张德胜领兵先抄谷后埋伏，只待我军交战时，更往张虬寨中，用火烧劫辎重、粮草。

却说张虬见常州困解，仍令吕珍守城，复回兵与张虎守住谷口。闻知常遇春来救，对张虎说道：“此来必有勇将，吾兄可与邓清谨守谷口，只我引兵去救，若都去，恐挫锐气。”张虎只得依议。张虬便领兵出营，正与遇春相对。两个斗了四五十合，不见胜败，却被那郭英、张德胜发动伏兵，断绝了他后头粮草。张虎恰待求战，被郭英一枪刺死，屯扎的兵，四下奔溃。时张虬正与遇春相持，只听得后军报道，被朱兵焚了辎重，杀了张虎，心下慌张、殆欲逃脱而走，谁想遇春手到鞭落，重伤了肩背，负痛死命的奔回。吴兵杀死的不计其数。徐达在谷中闻得外面锣鸣鼓振杀气冲天，晓得救兵已到，又引兵杀出来。徐达见了遇春，深谢脱难之恩。遇春说：“以元帅之德器，天必保佑，断不沦于贼人之手；况主公天命有在，你我皆朝廷股肱乎？”当时，汤和也杀败了士信的兵，转回于东谷口相会。只见胡大海、吴良、吴祯、耿炳文，俞通海、赵德胜、丁德兴、赵忠、张德胜等将，俱各引兵来集，内中只不见郭英，徐达百般忧起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郭先锋活捉吴将

且说诸将领兵到谷会齐，内中不见了郭英。徐达烦忧，道：“郭先锋不见，多恐没于乱军之中了。但一来他是主公爱将；二来又为不才解围，吾辈不能救取，有何面目再见主上？”因唤过本部士卒细问，都说：“不知下落。”便教四下访寻。正忧闷间，只见探子报说：“郭先锋活捉了一人在马上，远远望见从东边来了。”徐达听了，便同众将出营去望。俄顷时，见郭英捉了邓清，到帐前下马，与众将施礼。徐达好生欢喜，问说：“将军从何处活捉邓清来？我辈不见了将军，甚是着忙；今不惟得见将军，且得这贼子，忧烦具释，诚生平大快事！”原来郭英一枪刺死张虎，那邓清见势头不好，竟脱身而逃。郭英便单骑追至旧馆桥，生擒了才回，故乱军中不知下落。徐达便指邓清骂道：“昔者兵败投降，吾不忍杀你，使为将帅。今反夺了我的粮草，致使我重困半月，如此不仁不义之贼，更有何说！”叫刽子手取张士德一同斩讫报来。左右得令，不多时报说：“二犯斩讫。”

徐达次日分兵围困常州。吕珍自思兵丁疲惫已极，孤城必定难守，不若领兵东走湖州，再图恢复，胜败还未可知。徐达看吕珍在城，久无动静，谅他必走。即令胡大海、常遇春附耳说了两句话，二将领令而去。因令兵士们，只从南、北、西三面攻打，东边一门势力独宽纵些，那吕珍到晚，向城上观看，但见东门士卒偃甲而睡，便率兵往东冲出，正及冲开，忽闻火炮震天，左有常遇春，右有胡大海，合领伏兵，截住去路。两兵夹击，斩首三千余级。吕珍只得匹马仍复进城，坚拒不出。徐达仍令四围紧困，不题。

且说张士信、张虬、吕祖升、赵得时，收拾残兵，屯住旧馆桥太湖边，遣使求救。吴主张士诚得报大惊，便思既然难与争长，不若且书给之，骗他退兵，再作防御。遂遣人将书到金陵求和。其书说：

向者窃伏淮东，甘分草野，以元政日弛，民心思乱，乘时举兵，遂有泰州、高邮等地，东连海圩。今春据姑苏，若无名号，何以服众；南面称孤，势所使然。乃二贤以神武之资，起兵滁阳，跨有江东，金陵乃帝王之都，用武之国，可为建大业之贺。向获詹、李二将，礼遇未遣，续蒙通好，理暗未明。久稽行李，先遣儒士杨宪问好，士诚留之不遣。故云今逼我毗陵咎实自贻，夫复何说！然省已知过，愿与请和，以解围困。当岁输粮三十万石，黄金五百两，白金三千斤，以为犒军之费，各守封疆，不胜感仰！

太祖得书，便命移檄 回报说：

春三月取镇江，抵奔牛垒城，彼时来降，继复叛去，咸尔之谋。约我逋逃之人，拘我通好之士，予之兴师，亦岂得已。既许给军粮，中更爽约，原其所自，咎将谁归？今若果能再坚前盟，分给粮五十万石，归我使者，则常州之师可罢，而争端绝矣。

士诚正与诸将商议，忽元帅李伯升奏说：“此贪兵也；兵贪者败。且今两次败绩，皆因我将逞勇而少谋，实非彼之能为。况贪得无厌，如依其议，彼将终何底止，乞殿下假臣以兵，必能成功。”士诚大喜，说：“元帅之言最当。”即日拜伯升为元帅，汤雄为先锋，领五万人马去救应。伯升受旨，次日率兵往常进发，前至旧馆，与士信等相见，备细问了前事。伯升笑说：“来日当为大王擒之。”即同士信等起兵至古槐滩安营。徐达对众将说：“李

俄顷时——一会儿，时间很短。

檄——含有讨伐内容的文书。

逋（b，音不<阴平>）逃——逃亡。

伯升乃吴国名将，未可轻敌。”因令汤和、胡大海、郭英、张德胜四将，仍困常州。令常遇春、俞通海领兵一万，抄径路到牛塘谷口埋伏。令赵德胜、廖永忠领兵一万，去劫他的老营。令邓愈、华高领兵一万，冲左右哨。分遣已定，其余众将，俱随大部东向迎敌。列阵才完，那土信帐中，汤雄将槩出战，德兴拍马来迎。斗到三十余合，德兴力怯而走，伯升、土信各驱兵赶来。那邓愈、华高便分兵直冲他左右两哨，吴兵溃乱。徐边因统大队人马，直追至古槐滩。伯升急急回营，早被廖永忠、赵德胜杀入老营，就将火四散放起，烈焰冲天，吴兵鸦飞鹊乱的逃走。伯升与土信死战得脱，幸遇张虬兵合做一处同行。方过牛塘谷，当先两员大将，正是常遇春、俞通海，发伏兵到那里等候厮杀，吴兵死的如山堆一般，那记得数。遇春急赶着汤雄来战，又遇华云龙领一支兵，攻广德州得胜而回，路经旧馆桥，见遇春与汤雄鏖战，便大叫道：“常将军待小将来捉此贼。”汤雄就把枪去刺云龙，云龙奋剑砍来，把枪砍做两截。汤雄一惊，将身坠下马来，被云龙舒开快手，活捉在马上，贼兵奔溃。后面徐达又率兵追击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染河流。委弃粮草、辎重、盔甲、器械，不计其数。张士信、李伯升，仅以身免。剩得三百残兵，逃向苏州去乞。那吕珍探得援兵尽散，思量独力难支，便开门冲城逃走。郭英驰兵拦住，珍奋力接战，恰有遇春追兵又来，两方夹攻。珍且战且走。竟抄小路，望杭州路回苏州去。常州城池方得底定。大约两兵相持，共将五个月，这吕珍以一身当之；虽是士诚的臣，其功德著在毗陵者不浅。徐达等乃率兵入常州；一面出榜安抚百姓，大开仓廩，给与士兵，以苏重困。便令汤和率本部镇守城池。徐达与常遇春分兵往宜兴一带地方安辑，并剿捕未降群寇。

却说耿炳文承太祖钩旨，去攻长兴。守将却是士诚骁将赵打虎，单使一条铁棍约五十来斤，在那马上，使得天花乱坠，百步之内，人没有敢近得他。闻得炳文领兵来攻，他便点选铁甲军三千，出来迎战。恰好炳文也披挂上马，但见他：

浑身缟练，遍体素丝。戴一顶五云捧日的银盔。水磨得如电光闪烁；著一件双狮戏球的银铠，素净得如月色清明。手掬画戟，浑如白练飞空；腰系宝弓，严似素蟾吐月。坐着追风骤日的白龙驹，匹脚奔腾，幌幌长天雪洒；佩着吹毛饮血的纯钢剑，七星照耀，飘飘背地生风。只因他父丧三年，因此上一身皓白。韬戈不动，人只道太白星临；奋勇当场，方晓得无常显世。

两边站定了阵脚，这场厮杀，实是惊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仓廩（áo，音熬）——粮仓。

掬（yú，音于）——提起。

第二十四回 赵打虎险受灾殃

那赵打虎见了耿将军出阵夹战，便叫道：“对阵耿将军，你也识得我的才技，我也晓得你是英雄，今日各为其主而来，不必提起。但或是混杀一番，也不见真正手段，你我都吩咐不许放冷箭，只是两人刀对刀，枪对枪，那时方见高低，就死也甘心的。”耿炳文道：“这个正好。”两马相交，斗了一百余合，自从辰牌直杀到未刻。天色将昏，那赵打虎便道：“耿将军，明日再战才是。”耿炳文回说道：“顺从你。”两个各回本阵去了。

且说赵打虎来到阵中，对众将说：“我的刀枪并矛戟的手法都是天下第一手，谁想这耿家儿子都一一相合；倘得他做个接手，也是天生一对好汉。只可惜他落在别国，倒在此处做了对头奈何奈何！”心中闷闷不乐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耿炳文自回帐中，沉想那赵打虎人传他吴国第一好汉，我看来真个高强，不知谁教导他得此手法。明日将何策胜得他，也正在没个理会。只见军中整顿出晚餐，炳文也连啜了几杯闷酒，却有一阵冷风，把炳文吹得十分股栗。灯烛吹灭了，恍惚之间，忽有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炳文，炳文，我是你的父亲。前日因你受了主公钧旨，来此攻取长兴，我便随你在战阵中，今日打虎这厮，好生手段，明日他必仍来搦战，便可对他说，昨日马战，今日当步战，他的气力也不弱于你，待到日中，你可与他较拳，方可赢得；倘他逃走，你也不须追赶。”炳文见了父亲，不觉大哭起来，却被巡夜的锣声惊醒，却是南柯一梦。在胡床上翻来复去，不得睡着，只听得鸡声嘹亮，东方渐明，炳文坐起身来，吩咐军中一鼓造饭，二鼓披挂，三鼓摆列。不多时，赵打虎早到阵前搦战。炳文一如梦中父亲教导的话对打虎说：“今日步战如何？”打虎听了不觉大喜道：“我的步战法，那个不称赞的，这孩子反要与我步战，眼前这机关，落在我彀中了。便应道：“甚好甚好！”两人各下了马，整顿了衣服：一东一西，一来一往，又约斗了六十余合。日且将中，那打虎便叫道：“我与你弄拳好么？”原来这打虎当初是在五台山披剃的长老那里学了“少林拳法”，走遍天下十三省，五湖、四海，处处闻名。因见天下多事，便留了头发，投归张士诚，图做些大事业。他见马战、步战俱赢不得炳文，必然是尽拿出平生本事，方可捉他。谁知炳文梦中先已提破，便应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两人便丢下了器械，正要当场，只见打虎说：“将军且慢着，待我换了鞋子好舞。”炳文口中不语，心下思量：“鞋儿是甚结作，怎么反着鞋儿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我只紧紧防他便了。”两个各自做了一个门户，交肩打背，也约较了三十余围。那打虎把手一张，只见炳文便把身来一闪，那打虎便使一个飞脚过来，炳文心里原是提防，恰抢过把那脚一拽，打虎势来得凶，一脚便立不住，仆地便倒。炳文就拖了他脚，奋起生平本事，把他墩来墩去，不下三五十墩，叫声“叱”！把打虎丢了八九丈高，虚空中坠下来，跌得打虎眼弹口开，半晌动不得。阵中兵卒，一齐呐喊，扛抬了回阵去了。炳文飞跳上马，横戈直撞，杀入阵来。那打虎负痛在车子上，只教

辰牌——上午七时至九时。

未刻——下午一时至三时。

股栗——两条腿因恐惧而发抖。

彀（gòu，音够）——箭能射及的范围，比喻圈套。彀，使劲张弓。

奔到湖州去罢。阵中也有几个能事的，且战且走，保了打虎前去，不题。炳文鸣金收军进城，安慰了士民。恰有水军守将李福、答失蛮等，都领义兵及本部五百余人，至阶前纳降。炳文也一一调拨安置讫。正待宽下战甲，谁想那打虎脚上的鞋子，原拽他时，投入衣中，今却抖将出来。炳文拿了一看，那面上恰是两块钢铁包成。炳文对众校道：“早是有心提防着他，不然那飞脚起来，岂不伤了性命！所以这贼子要换鞋子，可恨可恨！”一面叫写文书报捷，不题。

且说吴良同郭天禄得令来取江阴，那张士诚闻知兵到，便据秦望山以拒我兵，恰被总营王忽雷奋先力战。适值风雨大作，我军便值上秦望山，杀得吴兵处奔散。次日，便从山上放起火炮，直打入江阴城中，那城中四散烈焰的烧将起来。四门城上因近山边，人难蹲立，我兵便布起云梯，径杀进城，开了西门。张士诚慌忙逃走去了。遂以耿炳文守长兴，吴良守江阴，捷到金陵。太祖不胜之喜，便对李善长、刘基、宋濂诸人说道：“常州既得，失了士诚左翼，江阴、长兴又为我有，塞住士诚一半后路……”正在府中商议，乘势攻取事情，忽有内使到阶前，跪说：“我王有命，奏请国公赴宴，顷间便着二位王弟躬迎，先此奉达。”太祖回声说：“晓得了。”那内使出府门出讫，只见李善长、刘基、宋濂诸人过来，说：“和阳王今日请主公赴宴，却是为何，国公可知否？”太祖心中因他们来问，便说道：“诸公以为此行何如？”李善长说：“素闻和阳王有忌国公之心，今早闻说，置毒酒中奉迎车驾，正欲报知，不意适来以国事相商，乞国公察之。”太祖听说，便道：“多谢指教，我自当有处置。”府门上早报说：“二位王弟到来，奉迎国公行驾。”太祖请进来相见，叙礼毕，便携手偕行，吩咐值日将官，只在府中伺候，不必迎送；更无难色。两位王弟心中暗喜道：“此行中我计了。怕老朱一人进宫，难道逃脱了不成。”一路上把虚言叙说了数句，将至半途，太祖忽从马上仰天颠头，自语了一回，若有所见的光景，便勒住马骂二王，说：“你等既怀恶意，吾何往哉？”二王假意连声问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太祖说：“适见天神说，你辈今日之宴，以毒酒饮我，必不可去，吾决不行矣。”二王惊得遍身流汗，下马拱立，道：“岂敢岂敢！”太祖遂逡巡而去。他两人自去回复和阳王，说如此如此。三个木呆了一歇，说：“天神可见常护卫他的。”自此之后，再不敢萌动半星儿歹意，这也不题。

且说太祖取路而回，却见一个潭中水甚清漪可爱。太祖便下了马，将手到潭洗濯，偶见有花蛇五条，游来游去，只向太祖手边停着。这也却是为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张德胜宁国大战

却说太祖正在潭中洗手，只见五条花蛇儿，攒聚到手边来。太祖暗祝说：“若天命在予，遂当一心依附我。”便除下头上中帻，将五条蛇儿盛在巾内。恰喜他蜿蜿蜒蜒，聚做一处不动。太祖正仔细观看，那些值日将官，并李善长、刘基、宋濂一行人，骑着马向前来迎，太祖连忙将巾帻仍戴在头上，路中备细说了前事，倏忽间已到府门。太祖偕众上堂，解去衣冠，另换便服。忽空中雷雨大作，霹雳交加，望那巾帻中烨烨有光，顷间白龙五条，从内飞腾而去，诸将的心，益加畏服。以后如遇交战，巾里跃跃有声，这也不题。

未及半晌，仍见天清月朗，便同李善长、刘基、宋濂等将，晚膳。杯筋方列，太祖便举筋向刘基说：“先生能诗，可为我作斑竹筋诗一首。”刘基应声吟道：

一对湘江玉细攒，湘君会洒泪斑斑。

太祖蹙眉，说：“未免措大风味。”基续韵道：

汉家四百年天下，尽在张良一借间。

太祖大笑。酒至数巡，却下阶净手，看见阶前菊花，太祖又说：“我也乘兴做黄菊诗一首。”遂吟与众人听道：

百花发时我不发，我若发时都吓杀。

要与西风战一场，满身披上黄金甲。

诸人敬服，称赞道：“真是帝王气概！”后来天兵俘士诚，破友琼，克元帝，大约都在八九月间，亦是此时为之讖兆。当夜尽欢而罢。次日，商议出兵攻讨之事，不题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元顺帝一日视朝，文武百官朝见礼毕，顺帝对群臣说：“目今大江南北，贼盗蜂起，江淮之地，十去其五；河南、河北，或复或失，不得安宁。欲待命将出征，争奈钱粮缺少，满朝卿等，将如何处置？”只见有御史大夫伍十八上前奏说：“今京师周围虽设二十四营，军士疲弱，实可寒心，急宜选择精勇，以卫京师。若安民莫先足食。还宜降发帑钱，措置农具。命总兵官于河南、河北，克复州郡，且耕且战，方合古者寓兵于农之意。又常委选廉能之人，副府、州、县官之职，庶几军、民得所，天下事尚可图复。”言方毕，武德将军万户平章事朱亮祖出班奏说：“此法极善，但可行于治平的时节。方今事属急迫，还望速开府库，以济饥荒，方止得饥民思乱之事。”顺帝说：“若救济饥民，开发府库，使内帑告竭，何以为国？”亮祖奏道：“今郡县贪官酷吏，刻剥民脂；况以赋税日增，天灾四至，民生因为饥饿所苦，民贫则为盗贼，干戈焉得不起？望陛下听臣之言，不然恐倾亡立至矣。”顺帝听了，颜色有些不喜。右丞相撒敦便迎旨奏道：“方今民顽，不肯纳税，倘或再发内帑，军国之需，何以供之？此乃误国之言。”顺帝听了，因贬亮祖做宁国守御，排驾回宫。亮祖出朝，收拾行李家属出京，取路向宁国府进发。

斑竹筋诗——出于《雪涛集》：“刘诚意初见高皇，与坐赐食，问曰：‘先生能诗乎？’对曰：‘吟诗，儒生事也。’高皇因举斑竹箸为题。诚意应声曰：‘一对湘江玉并看，二妃曾洒泪痕斑。’高皇攒眉曰：‘秀才气味！’诚意曰：‘汉家四百年天下，总属留侯一借间。’高帝大悦。”

措大——寒士。

讖（chèn，音趁）兆——迷信的人指将来会应验的预兆。

不一日，来到了该管地方，吏民人等迎接了，不免有许多新官到任，参上司，接宾客，公堂宴庆的行仪，亮祖一一的打发完事，便问民间疾苦，千方百计，抚恤军民。时值深秋光景，忽一日乘兴独步后园，见空阶明月，四径清风，徘徊于篱菊之下，作歌道：

秋风急兮寒露滴，秋月圆兮寒蝉泣。

思乡梦与角声长，去国心同砧韵促。

气贯虹霓恨逐波，时乎奸党奈如何。

空将满腹英雄志，弹剑当空付与歌。

歌罢纵步走过竹林边，只见一个人也对了明月在那里口吟道：

银烛辉煌四海圆，几人得志几人闲。

未思范老违天禄，欲效韩侯握将权。

节义有谁怀抱日，忠良若个手擎天？

茫茫大块沉鱼鳖，何处堪容鲁仲连。

朱亮祖听罢大惊，思量决非以下人品，便向前问说：“壮士何人？”那人望见便拜，回复道：“小人是此处馆夫。姓康名茂才，字寿卿，蕲水县人。不知大人在此，有失回避。”亮祖就对他说：“你既有奇才，何为甘心下贱！明日当以公礼见我，我当重用。”茂才别了亮祖，自思：“我做江西参政，累建奇功，升为参知政事，见世务不好，因而归隐。那徐寿辉闻我贤名，数使人来迎我，我看他不足有为，潜匿到此。近闻金陵朱公是命世之英，只是未有机会投纳，幸闻徐达早晚来攻取宁国，我因托做馆夫，献城投降。你区区一个守御，如何重用得我！”便连夜逃脱而去。

且说亮祖次日早起，叫人去召馆夫，只见驿司报说：“此人昨夜不知何意，偷了一匹马，连夜逃去，尚未拿获哩。”亮祖沉思：“茂才是个有才无德的人。”便对驿司说：“你可令人慢慢的访问了来回复。”

正说话间，探子报道：“金陵朱公命常遇春倾兵来攻宁国，兵马已到城下了。”亮祖便率兵一万，勒马横枪来到阵前。朱阵上常遇春恰好迎敌，两个战了五十余合，亮祖佯败退走，遇春却拍马追来，被亮祖一枪刺着左腿，遇春负痛还营。赵德胜因提刀接战，力量不敌，返骑而走，却被亮祖获去士卒七千余人。明日，亮祖复出城搦战。骁将郭英挺枪直刺过来，战有六十多合，郭英也觉难敌，恰待转身，那亮祖惹得火性冲天，便勒马直追上来。早有张德胜、赵德胜、耿炳文、杨璟四员虎将，并力斗住。郭英便抄兵转来，五个人振了精神，把亮祖铁桶的围将起来。那亮祖身敌五将，横来倒去，竟不在他心上。又战有两个时辰，恰好唐胜宗、陆仲亨，领了伏兵截他后路，见他们五个未能得胜，放马跑入重围喊杀。七个人似流星赶月一般，密攒攒不放些儿宽松，亮祖纵马杀回本阵，方透重围，冤家的马一脚踏空，便蹶倒在地。亮祖正跳出马外，却望城内早有一将砍倒了几个把门的军校，纵马杀将出来，引入朱军，都登城上排列，心中正慌，谁知一支箭飏的一声射过来，恰中左臂腕肘之上。诸将奋力赶来，把亮祖活捉了马上，元军大败。常遇春领兵入城，一面抚恤军民，一面请过开城投降的壮士，优礼相见；那知就是康茂才。亮祖见了茂才，便骂道：“你这卖国之贼，身为馆夫，也受君上升斗之给，怎么潜开城门投献！”大喝一声，把绑缚的绳索，条条挣断，便要夺刀来杀茂才。却幸得绊脚索尚不曾脱，众将慌忙带住。郭英连捶了三

铁筒，亮祖方才不得近前。常遇春喝令左右，拥过亮祖到阶，大怒骂道：“匹夫无知，敢以枪来刺我，幸有护甲，不致重伤。今日被拿，更有何说？”亮祖对说：“二国交锋，岂避生死，今事既然如此，便杀我足矣，又何必与你言。”遇春听了益加气恼，叫左右快推出去斩。亮祖回头说道：“大丈夫要杀就杀，何必发怒，况既到你阶前，任你凌辱，虽怒何为。”大步的向外走去。遇春见他勇壮，心中一时转念说：“有如此不怕死的奇男子，真也罕见。”便对诸将说：“不知亮祖可肯降否？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释亮祖望风归降

那常遇春看了朱亮祖慷慨就死，便转念道：“有如此好汉！”因对众将说：“昔日张翼德释严颜，后来有收蜀之功；今我欲释彼，以取江西如何？”众将说：“常元帅既然惜才，有何不可！”遇春急命且宽亮祖转来，就下帐解了缚索，问说：“朱公肯为我用否？”亮祖回说：“生则尽力，死则死耳。”遇春急唤取上等衣冠来，与亮祖穿戴了，就说：“将军智勇无双，英雄盖世，请上坐指教，以开茅奉。”饮酒间，却把江南、江北攻取州郡的事情访问。亮祖初次也谦让了一会，后见遇春虚心，便说道：“江南、江北十分地面，群雄已分据八九，若欲攻打，必由马驮沙清山县而入。今马驮沙一带，俱属某管辖，料用一纸文书，可定之。”本日极欢而罢。次早，亮祖打发各处文书写出，上公、德化一一招降去讫。却有徐达领兵与遇春相会，遇春便领亮祖相见，商议攻取各处城池。就把取宁国收亮祖事情，申报金陵，不题。

且说张士诚见朱兵克取镇江、常州、广德、江阴、宜兴、长兴等处，心中甚是惊恐；欲与亲战，又恐不利，统集多官计较。恰有丞相李伯升奏说：“自古倡伯业者，国先灭亡。今朱某占据金陵，天下群雄皆怀不平，殿下可以书交结田丰、方国珍、陈友谅、徐寿辉、刘福通，约同起兵讨伐，成功之日，分土为王，群雄必来合应；再一面修表到元朝纳款，许以岁纳金币若干，元必纳受，那时即显暴金陵僭窃之罪，要他兴兵来攻，然后我国乘他虚疲，一鼓而取之，失去州郡，可复得矣。”士诚大喜。因修书遣使，各处借兵去讫。

且说顺帝一日坐朝，恰有飞报，说：“朱亮祖失了宁国，亦投降了金陵；且勾引马驮沙、池州、潜山等处一带，亦皆投顺。”正在烦恼，忽闻张士诚遣使奉表到来，即命宣入，拆开看道：

浙西张士诚死罪上言：臣竄伏东南，岂敢狂图，实谋全命。恒思前事，疾首痛心。

臣今一洗前愆，愿承新命。敬具明珠一斛，象牙二双，敬献。再启：东南盗贼蜂屯，若金陵朱某，尤为罪魁：据名都，夺上郡，诱纳逃亡，事难缕悉。伏乞大张神武，命将征凶，

臣愿先驱以清肘腋，不胜引领待命之至。

顺帝看罢，与众官参议，只见淮王帖木儿奏说：“此乃士诚挟诈之计。臣闻士诚为金陵所困，不过欲陛下代彼报仇耳。我兵一动，彼必乘势去取金陵，不如将计就计，许以发兵，便征他军粮一百万石；一来不费军资，二来亦示朝廷不被其诈，方一举两得。”顺帝又说：“不起士诚疑心么？”帖木儿再奏：“今士诚已僭称吴王，陛下可赐以龙袍、玉带、玉印、敕为吴王，使他威镇群雄，他必倾心不疑，乐输粮米矣。”帝允奏，即令指挥毛守郎赍诏及什物，同吴使到苏州册立士诚为吴王。毛守郎衔命出京，不日来到武昌郡，即三江夏口。当先一彪人马，十分雄猛，为首的高叫说：“来者何人？”毛守郎即说了前情。那人说：“我是江州蕲王徐寿辉大元帅陈友谅。吾王正欲即皇帝位，龙袍等物，可将与共。”毛守郎不应。友谅纵马向前，把守郎一刀斩讫。正是：“奸臣用计才舒手，天使无心却没头。”众军士见杀了守郎，就将什物送与友谅。友谅回到江州，入城见了徐寿辉，俱言得龙袍、带、印之事，寿辉大喜。便聚臣共议称号改元。明日为始，称道：天完国治平元年。

愆（qi n，音千）——罪过；过失。

敕——皇帝的诏命。

以赵普胜为太师；封陈友谅为汉国公；倪文俊为蕲黄公；以刘彥弘为丞相。诏到所属州郡，话不絮烦。

却说冬尽春来，正是元至正十八年戊戌之岁，春正月，和阳王病不视朝，未及十日，以病毙于金陵。太祖哀恻，便率群臣发丧成服，择日葬于聚宝山中。李善长、刘基、徐达，表请太祖早正大位，以为生民之主。太祖笑说：“诸公专意尊我，足见盛心。但今止得一隅之地，尚未知天心何归，岂可妄自尊大；倘或不谨，以致名辱事败，反遣后羞。惟愿齐心协办，共成大事，访有德者，立之未迟。”十分坚拒不肯，众人因也不敢强。次日，刘基启说：“金华、处州、婺州一带，皆金陵肘腋之患，即望主公留心！”太祖便着徐达南取婺州。刘基说：“徐元帅现镇宁国、常州等处，若令前去，恐英雄乘机窃发，还得主公亲征为是。太祖传令，以常遇春为左元帅，李文忠为右元帅，刘基为参谋，胡大海为先锋，郭英统前军，冯胜统中军，华云龙统后军，耿炳文统左军，领兵十万，择日起行。留李善长、邓愈等，权守金陵，录军国重事。不一日，到金华城南十里安营。刘基说：“此城是浙东大藩，控瓯引越，诚为重地。然最是坚固，须计取之。常元帅可领兵三千北门外搦战，胡先锋领兵一万攻西门，待他兵出，当乘机取之，可必得也。”二将得令讫。

却说守将，乃元总管胡深，字仲渊，处州龙泉人。颖拔绝伦，倜傥好施。彼若周人的急，便倾囊倒囊，也是情愿。闻知兵至，与副将刘震、蒋英、李福等议说：“金陵兵极强盛，三公可坚垒而守，待我迎敌，看他动静，方以计退之。”即率兵五千出战。两将通了名姓，战到三十余合，胡深一枪刺来，正中遇春坐马的胸膛，那马便倒。遇春就跳下马步战，也有三十余合，忽听得哨子报来：“胡大海已乘机取城，刘震等俱各投降了。”胡深闻言大惊，慌忙领兵向南而走。遇春追杀，元军大溃。收兵回城，具言步战一事。太祖甚加慰劳，因说：“向闻胡深智勇，军师何策使他来归？”刘基说：“且再处，且再处。”次日，令胡大海与降将刘震、蒋英、李福等领兵一万，镇守金华。便引兵南抵诸暨地界。元将童蒙不战而降。南行七十里，向东径通衢州；又东七十里，就是钱塘江。江东杭州，即张士诚之地。太祖来看，此是四通八达之地，便下令胡大海儿子胡德济，坚筑城池以为诸州郡保障，即率兵南至樊岭。只见那岭四围峭绝，险不可登，乃是处州元将石抹宜孙与参将林彬祖、陈仲真、陈安，将军胡深、张明鉴，列营七座，如星罗棋布，阻塞要路。遇春同副将缪美玉，率精锐争先而行，谁想矢石雨点的来，不能进取。刘基说：“此未可以力争。”令遇春引兵向南寨搦战，引出胡深说话。不多时，胡深果出来相敌。刘基向前说：“胡将军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佐。我主公文明仁德，真天将之英，何不图改以保富贵？”胡深说：“公系儒生，焉知军务，且勿劳作说客。”刘基便说：“我固儒生，公亦善战，然排兵列阵，恐尚未能深晓。我布一阵，公能破得否？”胡深答说：“使得使得！”刘基便附常遇春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遇春恰把令旗转来转去，倏忽间，阵势已定，就请胡深打阵。胡深走上云梯，细细看了一会，却走将下来。不知说些甚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颖拔绝伦——聪明过人，独一无二。

倜傥（tì ng，音替倘）——洒脱不拘束。

囊（tuó，音驼）——一种口袋。

第二十七回 取樊岭招贤纳士

那胡深走下梯来，暗想他居中竖一面黄旗，四方各按着生克，摆列旗帜，便出阵说：“此是‘太乙混沌阵。’不许放箭，我自来打。”令军士鼓噪而进。胡深骤马直冲中央，要夺那黄色旗号，谁想刘基先叫遇春当中，登时掘下深坑，约有五十余步，浮盖泥土在上。胡深势来得紧，竟跌入坑中，被挠钩手活缚了送与刘基，刘基即忙喝退军士，亲解了缚索，便拜倒在地下，说：“望乞恕罪！”胡深木呆了一时，也不做声。即唤军士推过步车来。刘基携了胡深的手，上车同到太祖帐前，便令叶琛以宾礼邀入。

却说常遇春也驰马追杀了元兵回来。顷间，胡深谒见太祖；太祖慌忙把手扶起，说：“今日相逢，三生之幸！当富贵共之。”胡深应道：“愿展微才，少酬大德。”太祖即令设宴款待。酒至数巡，刘基说：“今日之事，不必久延，即晚便劳胡将军取回樊岭。”就附胡深耳边，说了几句话，见胡深慨然前往，即令郭英、康茂才、沐英、朱亮祖、郭子兴、耿炳文六将，各领兵一千随往。时约三更，胡深却向岭下高叫：“山岭守卒，我是胡元帅，早吃他用计捉去，幸得走脱，你们休投矢石。”元兵听是元帅声音，果然寂寂的不响。胡深领了兵，径上岭来，杀散守岭士卒。朱亮祖、沐英、郭英等，六路分兵，驰到六营，各用火炮攻打，顿时六寨火起。宜孙等并力来战，那能抵当。宜孙领了部兵，望建宁走了。林彬祖见势头不好，也投温州去讫。六将据住岭北，待至天明，大军齐到，便过岭直抵处州城边。城中守将，乃是李祐之、贺德仁，二人料来难守，开门纳降，太祖入城，吩咐军校不许惊动土民。次日下令，着耿炳文镇守，即率兵南攻婺州。

不数日来到地界。太祖看了地势，命在梅花岭安营，传令着邓愈、王弼、康茂才、孙虎率兵取岭。守岭元将叫做帖木儿不花，闻知，因下岭搦战。自早到晚，不见胜负。邓愈把令旗一招，恰见茂才先去攻岭北；王弼去攻岭南，三路并进，遂拔了老寨。不花早被众军拿住，送到帐前斩讫。太祖安营岭上。却有胡大海领乌江儒士王宗显来见，太祖问取婺州方略，宗显说：“城内吴世猷与显旧相识，待我进城打探，事情虚实何如。”太祖说：“极妙极妙！”宗显装起行李，只说来探望亲戚，入得城来，竟到吴家安下。因知城中守将，各自生心。次日，即别了吴世猷，径到帐中，备说细底。太祖说：“若得婺州当命汝为知府。次日，令金朝兴统领锐卒骂战，再令茅成驻节皋亭山接应。茅成得令前去。元将先锋是李眉长出兵迎敌，战未数合，那眉长转身不快，却被金朝兴擒住。胡大海率领缪美玉趁势追杀，谁想石抹宜孙闻知大兵到来，便率兵从狮子岭抄路来救。太祖就着胡大海、胡保舍分兵梅花岭边，截住救兵，却令郭英引兵一万，扣城索战。守将是僧住、同签帖木烈思、都事宁安庆、李相。那僧住同诸将计议，说：“彼兵乘胜而来，暂且坚守，待其少倦，方分兵三路应之。可先在瓮城中掘了陷坑，我领兵出北门与战，佯败入城，他必追赶，待至城门，以炮火齐击，必然跌入坑内。将军辈宜各领兵三千，出东、西二门截杀，定可取胜。”分布已定。

歇了数日，早有郭英纵兵赶来，看见城门大开，争先而入，都落在坑内，四壁木石弓弩，如雨般下来。郭英急退，又有两个大将截住去路。郭英冲阵而出，二将追杀了许多地面，方收兵回去。郭英收了残兵来见太祖，太祖惊

说：“行兵多年，尚然不识虚实，损威折士，罪过不小。”刘基向前，说：“乞主公宽宥，待彼将功赎罪。”便密付一纸，递与郭英，说：“将军可乘今夜，再取婺州。”郭英接过封札在手，却自想道：“白日里尚不能成功，黑夜如何施展。”但不敢不去。此时乃是正月下旬，天色正黑，郭英只得领了兵卒，奔到婺州城边，只带一个火种，便拆开军师封札来看，内中陈说，可竟到东南角登城。看毕，便领了兵马，依令而行，走至其处，却见城角损坏不完。郭英便分兵五千与部将于光，令他南门外接应，只亲率兵二千，从缺处悬石而上。那士卒因地方偏僻，全不提防，都酣酣的大睡。英便轻步捷至南门，守将徐定仓卒无备，遂降。乃大开城门，引于光五千兵杀进城来，径到府前。李相因与帖木烈思不和，大开府治以纳我兵。僧住急与宁安庆、帖木烈思等率兵夺门而走。却有朱亮祖、胡大海、金朝兴引兵截住，僧住身被数枪，且战且走，回看四百残兵，更不剩一个，便谓宁安庆等说：“受王爵禄，不能分王之忧，要此身何用！”遂拔剑自刎。安庆、烈思随下马拜降。

太祖领兵入城，抚谕了军民，以王宗显为知府。宁越既定，命诸将取浙东各郡；且对诸将说：“克城以武，安民须用仁。吾师入建康，秋毫无犯，今新取婺州，民苟少苏，庶各郡望风而归。吾闻诸将皆不妄杀，喜不自胜。盖师行如烈火，火烈而民必避；倘为将者，以不杀为心，非惟利国家，己亦必蒙厚福。尔等从吾言，则事不难就，大功可成。”诸将拜受钧旨。便召宁安庆、李相、徐定，问说：“婺州是浙之名郡，必有贤才，尔等可为召来。”徐定答道：“此地有个文士姓王名祚，系金华义乌人。自幼儿生的奇异，他见了元朝政事日非，便隐于青岩山。近因饥谨，徙居婺州。又一个武士，唤帮薛显，原是沛县人，勇略出群，曾做易州参将。他也见世事不好，弃职归山，然而家贫，因以枪刀弓矢教人，今流寓在此。倘主公欲见，当为主公请来。”太祖说：“招贤下士，吾之本愿，你可急急去走一遭。”

徐定出帐前去。宁安庆因进婺州户口文册，共二万七千户，计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人。明日，徐定请了王祚、薛显二人，早至帐下。太祖令文武官将迎入帐中。太祖见二人超脱，因细问治平攻取之策，二人对答如流，太祖大喜，授王祚参奏大夫，薛显帐前指挥使。自是太祖在婺州半月时光，各处州郡，都望风归顺。乃遣胡深镇婺州；耿炳文镇处州，其子耿天壁守衢州；王恺守诸暨；胡大海守金华，其子胡德济守新城。分拨已定，遂率大队人马，向金陵而回。不多日子，却便到了金陵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诛寿辉友谅称王

那太祖领了大队人马，自婺州回至金陵，文武官员，出城迎接庆贺，不题。且说江州徐寿辉，有手下陈友谅夺得龙袍、玉带什物，献于寿辉，择日改了国号，即了天子之位。常虑安庆府为江州左肋之地，不可不取。屡屡遣兵命将，皆不得利，寿辉甚是恼怒。一日早朝已毕，遂遣陈友谅为大元帅，统了十万兵马，驻小孤山。都督倪文俊，领精兵五万，夹攻安庆。那安庆府城，元将姓余名阙，字廷心。世家威武，父亲在庐州做官，遂居住在庐州。元统元年，举进士及第，除授湖广平章，真个是文武全才，元朝第一员臣子。把那徐寿辉麾下攻打的军马七战七败。闻知陈友谅领兵来攻，便纵步提戈，当先出马，与那先锋赵普胜战到八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天晚回兵，将及二更，恰有祝英领兵二十万来接应。陈友谅便叫赵普胜攻东门，倪文俊攻南门，祝英攻北门，自统大兵攻西门，四面如蚁的重重裹来。余阙见西门势头更急，心知寡不敌众，便督敢死士三千，出城与陈友谅对战。从古说得好：“一人拚命，万夫莫当。”那余阙到友谅阵中，奋起生平气力，这些随来的精勇，个个拚死杀来，真个是摧枯拉朽，直撞横冲，杀得友谅远走二十里之地。正好追赶，恰听得倪文俊攻破了南门，余阙大惊，把头回看，但见城内火焰冲天，便勒马回兵来救。那友谅也骑马追来，赵普胜、祝英又杀入城中，随行兵将，俱各逃散。余阙独马单枪，与贼死战，身中了十余枪，路至清水塘边，以刀自刎，死于塘内。其妻蒋氏及妾耶律氏，抱了儿子德臣、女儿安安、外甥福童，皆在官署中投水而死。那余阙死时，年才五十有六。著有五经余氏注疏，至今学士遵为指南。葬在南门外。后来太祖一统登基，特嘉其忠，立庙于忠烈坊，岁时致祭，这也不赘。

且说陈友谅既取了安庆，留旗将丁普郎镇守。自领兵回到江州，朝见徐寿辉，备说安庆已取，留兵镇守一节。寿辉大喜，正将赏功，只见倪文俊出班大喊如雷，说：“攻取安庆，全是徽臣之功，不干友谅之力！”寿辉变色，问说：“怎见是卿之功！”文俊奏道：“友谅攻打西门，被余阙领敢死之士三千，出城大战，友谅奔走二十里外。臣率士卒奋勇先登，众所共知，怎说是友谅的功绩？”寿辉大怒，对友谅说：“你为元帅，不能对敌败走，且欲冒领军功，欲学晋时王浑乎？”友谅说：“初时四面攻打，余阙只是固守城池，我们兵马谁敢先登；后来余阙因臣攻西门势急，只得引兵出战，臣假作佯输，哄他来赶，文俊方得领兵入。设奇指示，皆臣之力。”寿辉便叱说：“休得胡说。本当治以军法，姑念汝旧功免死。”即刻令左右拘拿印绶，不许与共军国事；惟令朝参。友谅此时真个是：“地裂无处遮丑面，鬼门难进免羞惭。”退出朝堂，闲住在家，甚是恼恨。

原来张定边、陈英杰两人与友谅相善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向来彼此依附，往来极密的。一日，友谅接两人到家，说：“寿辉昔日蕲黄起义，今日据有荆、襄地面，坐享富贵，皆出我万死一生之力；今一旦削我兵权，安置私第，真是无义之徒，令人可恼！”定边对说：“事有何难，今宅中家兵有五百余人，明早可令暗藏利器，伏于朝外，只唤二人带剑随行。元帅佯言上殿奏事，寿辉必无所备。元帅便可挺剑行事，我二人乘机杀了倪文俊，号令满朝文武，事可顷刻而成。”友谅大喜，说：“若得事成，富贵同之。”二人别去，不题。友谅便令家兵准备器械。

次日早晨，友谅便把家兵五百，暗暗的四散伏于朝门之外，只引力士二

人跟随。依班行礼毕，便挺身上殿，说：“昔日蕲黄起义，直到如今，无限大功，皆我一身死力成事，今日何故忘我的功劳，夺了我的兵权？”寿辉闻言大怒，喝令左右擒获。友谅便把剑砍了寿辉。倪文俊急夺武士铁挝，还击友谅，早被张定边在后一剑杀死；遂同陈英杰按剑高叫说：“徐寿辉不仁、不义，不足为王；陈元帅英武盖世，才德兼全，我等宜共立为帝，享有大宝。倘有不服者，以文俊为例！”群臣那个敢再作声。那张定边即令扛去了寿辉、文俊尸首，率群臣下殿，呼拜万岁。友谅说：“今日非我忍为此不仁之事，但寿辉负我恩德，吾故仗义行诛。今张元帅扶我为主，卿等俱宜协力同心，铺成大事，所有富贵，我当照功行赏。”群臣听命。当日，友谅立妻杨氏为皇后，长子陈理为太子，以杨从政为大丞相，张定边为江国公，兼掌兵马大元帅，陈英杰为武国公，赵普胜为勇德侯，各兼平章政事。胡美、祝英、康泰三人，守淇都。建都江州，国号汉。颁诏所属州郡，退朝回宫，不题。

却说陈友谅原是沔阳人，渔家之子。大来做个县吏，嫌出身不大，因弃去了职业，学些棍棒，会徐寿辉起兵，便慨然从之。尝为倪文俊所辱，后来领兵为元帅，与倪文俊争功，便杀了寿辉，害了文俊，自称为汉帝。此时正是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初旬的事。次日设朝，勇德侯赵普胜出班奏说：“今有池州地界，实为我国藩篱，近被金陵窃据，我国未可安枕，望我王起兵攻之。”友谅准奏。即令普胜为元帅，率兵五万，攻打池州，择日起兵。友谅对普胜说：“金陵人多智勇，猝难取胜，可扬言攻取安庆，使其无备，庶可一鼓而下。”普胜领命，因率兵从南路来寇池州。不一日到城下安营。朱兵镇守池州，向是张德胜、赵忠二人，闻得汉兵猝至，便议道：“此明是袭我无备耳。”赵忠说：“元帅可设备坚守，我当领兵对敌。”次早率兵一千出战，赵忠奋勇先驰，部卒都死力争赴，贼众大败。赵忠乘势追逐，约有五十余里，不意马仆，被贼兵捉去。阵上刘友仁急来救时，又被贼兵万弩俱发，当心一箭，死于阵中。那普胜便领兵周围困了池州，攻打甚急。张德胜在城上，把那飞弩、石炮掷将下来，贼兵虽是中伤，然众寡莫敌。正没理处，只见正西角上一支人马飞奔赶来，摆开阵势。德胜把眼细看，却是俞通海取了黄桥、通州一路，得胜回兵来援。那通海水陆并进，士卒勇敢，普胜只得弃州而遁。通海也因升了签书枢院密事，便与张德胜稍稍叙些心事，即日向金陵而回。

且说普胜途中闻知俞通海兵已回去，仍复引兵前来攻打。张德胜出兵对敌，普胜败走，德胜飞奔来追，不防普胜放一标箭，正中右腿，德胜负痛奔回，四下里被普胜紧紧围住。却有养子张兴祖对德胜商议，说：“如此重围急须向金陵求救，方可解脱；不然恐粮草不支，是为釜中鱼矣。”德胜说：“这般铁桶，谁能出去？”兴祖说：“今夜一更，父亲可选精锐兵三百，儿当舍命前往。”德胜依计，草了奏章，至夜付予兴祖，领兵冲出。果然杀透了重围。普胜因见他所部军卒甚是骁勇，也不敢十分赶来。此行却是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云死节

那张兴祖领了三百铁骑，连夜冲出重围，离了池州地面，那里有晓起夜眠，浑忘却饥餐渴饮。在路行了一日两夜，方至潜山地界，正遇常遇春领兵巡行，兴祖便具诉危困的事情。遇春说：“我已知之，特来相救。”因对兴祖说：“吾闻汝智、勇，汝须如此先行。”兴祖受计去讫。便令郭英、俞通海、朱亮祖、康茂才，前去四下埋伏。次日，兴祖过了九华山，径到池州与普胜对阵逆战。普胜便来迎敌，未及数合，兴祖勒马就走，普胜料无伏兵，乘势赶来，约及五十余里，日已将西，恰到九华山谷，兴祖便把马转入谷中。普胜心中想道：“这黄头孺儿，恰不是送死么？到了谷中，怕他走到那里去。”纵马正赶得紧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两崖上木石、箭弩、铙炮如飞蝗云集的下来。普胜急待回转，那一彪兵马，旌旗蔽日，尘土遮天，恰是常元帅旗号，只得挺枪来战。未及数合，遇春把旗纛招动，左有郭英，右有俞通海、廖永忠，前面有朱亮祖、赵庸，后边有康茂才、张兴祖，四面夹攻，贼兵大败，斩二万余人，活捉的也有五千余人。普胜单人匹马，躲在茂林中。次早，收拾残兵，止有一千余人。低头叹气，说：“今日折兵败北，有何面目去见汉王！况汉王立心猜疑，若是回去，彼必不容，不如且走汉阳，使人求救，再作计议。”便使人诣友谅处奏知。友谅大怒，正欲唤取殿前刑官，械送普胜回朝取决，张定边轻声向前，奏道：“普胜奸诈多端，膂力出众，今驻兵求援，是欲观陛下何意耳。若以怒激，他必引兵投降别处，是又生一敌也。主公当以好言语慰之耳。”友谅允奏，因遣人到普胜帐前，说：“元帅之功，吾已素知，必欲即日率兵亲征，元帅可引兵来会。”普胜得报大喜，便率兵驰会江州。友谅见了普胜大喝道：“败兵折将，罪将谁归！左右快推出斩讫报来。”普胜悔恨无及。友谅既杀了普胜，因对众人说：“池州之仇，决当亲征报复。”因令太子陈理守国，以张定边为先锋，陈英杰为副将，张强为参谋，选精兵三十万，战船五千只，刻日离江州，水陆并行，向池州进发。

不一日，来至采石矶太平府。守将却是花云，并都督朱文逊、签事许瑗，更深夜静，不提防汉兵直抵矶下，鼓噪而前，惊惶无措。花云、朱文逊，急急忙忙引兵出迎，力战不利，便奔回太平。友谅便乘势追至城下，四面紧困。花云与王鼎、朱文逊分兵拒守。是月十九日，贼将陈英杰舟师直泊城南，士卒缘舟攀尾而上。那王鼎百计力拒，可恨汉兵强盛难支，且战且骂，中枪而死。陈友谅兵奔杀入城。花云闻西南城陷，急同朱文逊来救，却遇张定边、陈英杰、张强三人，一齐逼攻，云等力不能支，都被钩索缚住。云妻郜氏闻夫被擒，便抱了三岁儿子花炜，拜辞了家庙，对众人说：“吾夫忠义，必死贼手，吾岂可一身独存。花氏止此一儿，汝等宜善视之，勿令绝嗣！”言毕投水而死。侍女孙氏大哭，径抱了花炜，逃难去了，不题。

且说友谅进城，直登堂上，定边拥两将来到阶前。友谅吩咐先将朱文逊斩讫，朝着花云说：“你还欲生乎欲死乎？”花云对天叫道：“城陷身亡，古之常事。你这杀君之贼，谁贪你的富贵，还欲多言。今贼缚我，若我主知之，必砍贼为肉脍。”言罢，大喝一声，把身一跳，那道麻绳，尽皆挣断，夺了阶下人手中的刀，便向前来，又杀了五六人。张定边等一齐奋力拿住。

纛（dào，音道）——古代军队中的大旗。

脍（kuài，音快）——切得很细的肉丝。

友谅便令缚在厅墙之上，着众军乱箭射来。花云至死，骂不绝口，是年方得二十九岁。友谅传令安营。夜至三更，在帐中寝睡不安，只见阴风透骨，冷气侵入，恍惚中忽听得两个人自远而近，渐渐前来，高声说：“友谅，友谅，你这逆贼，快快偿我命来！”友谅近前，一看，恰是朱文逊与花云，各带死伤，被他们抱住不放。友谅大惊，极力挣脱，却欲回避，早被花云一箭，正中着左边眼睛，贯脑而倒，大叫一声，醒来乃是一梦。友谅自知不祥。次早对诸将说知，心中正是闷闷不乐，忽报张士诚统兵十五万来取金陵，现在攻打常州。张定边近前，奏说：“此乃上天假陛下取金陵之便也。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陛下但默观动静；若士诚克了常州，乘胜而进，则金陵必当东南之患，我兵乘虚径入，金陵唾手可得矣。今即遣一使，前往吴国通和，然后会同发兵，必成大事。”友谅大喜，遂唤中军参谋王若水，领了健卒数人，前往苏州进发。行有三百余里，忽见当先一队人马，为首一将高叫：“来者何人？”若水答道：“我乃汉王驾下参谋王若水，使吴通好，望乞借路。”那将军大怒，近前大喝一声，竟把若水捉住，王若水连声叫道：“将军饶命！”那将军说：“我与汤和元帅，镇守常州，因不曾与那友谅逆贼交锋，怎么你们悄悄地犯我太平，把我花、朱二将乱箭射死，今又来与那士诚通好，合兵来攻我们；我华云龙将军，天下闻3名，谁人不晓。你却要我假道，且同你去见主公，再作区处。”原来汤和因士诚困打常州，特着华云龙引五百人冲阵，往金陵求援，恰遇着王若水，便捉了解送金陵，不题。

且说探子打听来情，报与太祖；太祖悉知了底里，就集众将商议，说：“我兵虽有三十万，胡大海等镇守湖广，分去了五万；耿炳文等镇守江阴，分去了五万；常遇春等救援池州，又分去了五万；今在帐下，不过十万有余。彼汉兵三十万，吴兵十五万，合谋来攻打，如何抵敌？”俞廷玉说道：“友谅之兵善水战，深入我境，金陵必危。不若且降，再图后计。”赵德胜说：“不可，不可！主公德被四方，名高天下，岂可你臣逆贼。今钟山险峻，夜观天象，旺气正盛，不若权奔钟山，且为固守，再从别议。”薛显上前说：“此亦不可。金陵根本重地，若弃而为贼有，岂可轻易复得，是与宋时曷帝航海无异也。今城中尚有强兵十余万人，同心协办，战未必不胜，岂可议降议迁！”众论纷纷，莫知所定。旁有刘基笑而不言。太祖便问：“先生何独默然？”刘基说：“主公可先斩议降与议迁钟山的，然后贼可破耳。古人说：‘后举者胜。’宜伏兵示隙以击之。取威制敌，以成王业，正在此际。”太祖叹说：“先生真不在卧龙之下。”即日取金印拜为军师，刘基力辞。太祖说：“方今苍生无主，贼子猖狂，金陵危在旦夕，定赖先生出奇调度，何乃固推？”刘基方肯受命。恰好华云龙入见，备说张士诚分兵三路攻打：吕珍引兵五万困江阴，李伯升引兵五万困长兴，张士诚引兵五万困常州。特奉汤元帅之命，来求救兵。太祖说：“我已遣徐元帅提兵往救，想此时也到了。”云龙又备说途中遇着王若水事。太祖大怒，令武士推若水出帐斩之，便唤指挥康茂才入帐听令。不一会，茂才向前领旨。太祖对茂才说：“陈友谅将寇金陵，吾意欲其速到，向闻汝与友谅称为旧交，可修书一封，遣人诈降，约为内应，令彼分兵三道而来。倘得胜时，当列尔功为第一。”茂才便说：“养子康玉向曾服事友谅，令彼赍书前往，彼必不疑。”太祖大喜。茂才领命而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换桥梁

那康茂才领了太祖军令，即到本帐修起一封书来，付与康玉，叫他小心前去，不题。却说李善长见太祖如此传令，便问说：“太祖方以寇来为忧，今反诱其早至，却是为何？”太祖说：“大凡御敌，促则变小，久则患深。倘二贼合并来攻，吾决难支。今如此计诱他，友谅必贪得，连夜前来，我自有机破之；士诚闻风胆落矣。”善长极口称妙。

再说康玉赍了书，径到友谅营前，见了营士卒，备细说有密事奏汉王。守卒报知友谅，友谅认得是康玉，便惊问说：“你随尔主在金陵，今竟到来，欲报何事？”康玉不说，假为左右顾盼之状。友谅知他意思，即令诸人退出帐外，止留张定边、陈英杰二人在旁。康玉见人已退，遂在怀中取书，递与友谅。友谅拆开，读道：

负罪康茂才顿首，奉启汉王殿下：尝思昔日之恩，难忘顷刻。今闻师取金陵，虽金陵有兵三十万，然诸将分兵各处镇守，已去十分之八。城中所存仅万，半属老羸，人人震恐。今主公令臣据守东北门，江东大桥，乞殿下乘此虚空，即晚亲来攻取，当献门以报先年恩德。倘迟多日，常遇春、胡大海等兵回，势难得手。特此奉闻，千万台照。

友谅见书大喜，便问：“江东桥是木是石？”康玉说：“是木的。”友谅说：“你可即回报与主人，吾今夜领兵到桥边，以呼‘老康，为号，万勿有误。事成之日，富贵同之。”因赏康玉金银各一大锭。康玉叩首而归。张定边奏道：“此书莫非有诈么？”友谅说：“茂才与我道义至交，必无有诈。今夜止留陈英杰守营，卿等当随孤领兵二十五万潜取金陵。”吩咐已定，只待晚来行事。

且说康玉回见太祖，具言前事。太祖拍手，说：“他已入吾掌中矣。”李善长进奏道：“此事尚未万全。若友谅引三十万精锐，径过江东桥来攻清德门，亦是危事！据臣愚见，不若即刻将桥砌换铁石，使友谅到此，顿时起疑心，不敢前进。又于桥西设一空寨，他望见营寨，必然来劫。及至寨中，一无所有，令彼惊疑奔溃。然后四围用火攻击，可得全胜。”太祖大喜，即令李善长如法布置，仍听军师刘基调遣。刘基便登将台，把五方旗号，按方运动，发了三声号炮，击了三通鼓，诸将都到台下听令。刘基传下钧旨，说：“今夜厮杀，不比等闲，助主公混一中原，廓清妖秽，踏平山海，俱是今日打这脚桩；你等显亲扬名，封妻荫子，带砺山河，也俱在今日。施展手段，稍不小心，有违军令，决当斩首不饶。”诸将一一跪说：“愿领钧旨。”刘基便令冯胜、冯国用、丁德兴、赵德胜四将，领兵三千，埋伏江东桥，据虎口城诸处险隘，只等待友谅阵中马乱，便用神枪、硬弩、火炮等物，一齐击杀、任他奔走、不得阻拦，都只在后边追赶；再令华高、赵良臣、茅成、孙兴祖、顾时、陆仲亭、王志、郑遇春、薛显、周德兴、吴复、金朝兴十二员将佐，领兵二万，在正东深埋伏，西对龙江，汉兵若败，他必沿江北走，便可率兵从东攻杀；又令邓愈领兵三万，待友谅兵来，便去劫他老营，截他归路；又令李文忠领兵二万，即刻抄龙江竟入大洋，将汉兵所有船只，尽行拘掠，止留破船三百只于江南边，待他败兵奔渡。太祖听令，便在台下称说：“此举宜令片甲不存，军师何以留船与渡？”刘基说：“兵法上说：‘陷之

廓清——清理一切。

带砺山河——古时封爵的祝颂语，意即封国永存。

死地，必有生路。’昔者项羽渡河，破釜沉舟，以破章邯；韩信背水列阵，以破赵军，俱是此法。倘汉军三十万逃奔采石，无船可渡，彼必还兵死战，胜败又未可知。惟留此破船，待他争先逃渡，苦至江心，我军奋力追赶，破船十无一存，始为全胜。”分拨已定，诸将各自听令行事，不题。

却说陈友谅亲督元帅张定边，及精锐二十万，待到酉牌时候，都向金陵进发。偃旗息鼓，倍道而行，将及半夜，方到江东桥。友谅便问：“桥是如何？”只听前哨报说：“是铁石造成的。”友谅惊说：“康玉分明说是木头的，何故反是铁石，可再探到前面还有木桥否？”那哨子上前探看良久，回报道：“此桥长二十步，尽是铁石髹砌成，上前去探，更无木桥。”友谅心疑，便自领兵前行数百余步，只见营鼓频敲。友谅喜道：“此必茂才扎下营寨。”即令张志雄领兵前往，密呼“老康”，以为内应。谁想志雄前至寨口，隔栅遥望，营中并无一个士卒，止是悬羊驾犬、击鼓如雷。领兵急回阻住，备说前事，不可前往，必有伏兵在彼，勿堕奸计。友谅大惊，说：“吾被茂才诱矣。”下令急回兵北走，众军胆碎心惊，奔溃争先。看官看到此想说：“若是陈友谅果有智量，且按兵不动，列阵以待，虽有伏兵，见如此强盛，也决不敢轻犯。”谁知智不及此，只是鼠窜狼奔，那里挡得住。此时正值暑热，太祖穿青紫衣茸甲，张着黄罗伞盖，与军师登城，坐敌楼中细细而望。众将见友谅兵马奔溃，急欲出战。军师且下令说：“红日虽升，大雨立至，诸将且宜饱餐，当乘雨而击之……。”说话未完，果然风雨蔽天而来。太祖便击鼓为号，只听得信炮震天，伏兵并起。冯胜、冯国用、赵德胜、丁德兴四将，把那火器追击，驱兵来杀。友谅军中，惟有各逃性命，人上踏人的逃走。张定边见事危急，高叫说：“三军休恐，当并力杀出！”这些军士，那里听令。四将分兵两翼而攻，容贼夺路而走，只是随后追杀。友谅急奔走本营，那本营已被邓愈杀入，四围放火，黑焰迷天，十万之师、都皆逃散。友谅领了残兵，只得沿大江岸边奔走。正行之际，当先一路兵截住，为首一员大将，正是康茂才，高叫友谅可速来，老康等候多时了。”友谅听了大怒而骂，便叫：“众将中若能擒得此贼，富贵同之。”张定边拍马来迎，茂才横枪敌住，从中大叫麾军奋击。定边力不能支，勒马转走。茂才乘胜追来，活缚将士共二万余人。张志雄、梁、俞国兴，解甲投降。陈友谅引兵突围北走。约有二十余里，忽见旌旗盖天，四下金鼓齐鸣，当先排着华高、赵良臣、茅成、孙兴祖等十二员大将，从东驱兵掩杀过来。友谅不敢恋战，便与张定边斜刺杀出。恰遇李文忠、俞通渊等拘掠友谅战船方回，路至慈湖，又是一番鏖战，擒得副将张世方、陈玉等五人。此时友谅军人已死大半，约剩七万有零，沿岸奔走，自分到江边再作区处。那想到江一望，楼船、战舰，十无一全，访问舟人说：“李文忠率了精锐焚掠殆尽。”友谅仰天捶胸，忿叫说：“早不听张公之言，竟至如此！”腰间拔出宝剑，将要自刎，那张定边忙来抱住，劝说：“古之圣人，俱遭颠沛，臣替陛下忍一时之小忿，图后日之大功，未为晚也。”友谅只得上马再行，料得来路已远，再无伏兵，无可从容而行。那想采石矶边，扎驻大营，正是常遇春、沐英、郭子兴、廖永忠、朱亮祖、俞通海、张德胜，倍道从僻路在此阻截，杀得友谅单骑而奔。恰又遇着薛显兵到，大杀一阵，活捉了贼将僧家奴等一十五人。止有张德胜深入贼阵，面中流矢而死。友谅慌忙同张定边逃走，幸得陈英杰领残兵亦至采石，合兵一处，止见破船二三百只，泊在江岸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

却说陈友谅同张定边逃窜，幸得陈英杰领了残兵，亦到采石矶，合做一处，只见破船二三百只，泊在岸边。友谅且忧且喜，说：“我还有一线之路。”那些军士争先而渡。不移时，常遇春等将，一齐赶杀来到，硬弩、强弓、喷筒、鸟枪，飞也似的打将过来。比至江心，这些破船，一半沉没。常遇春鸣金收军，共计斩首一十四万三千余级，生擒二万八千七百余人。所获辎重、粮草、盔甲、金鼓、兵器、牛、羊、马匹，不可胜数。复取了太平城，引兵回到金陵。恰好徐达同华云龙率兵去救常州，与土城连战得胜。土诚见势头不好，便退兵攻打江阴。徐达等随救江阴，正在交兵，忽报友谅大败亏输，土诚心胆俱碎，连夜逃遁，回苏州去了。徐达等也班师回到金陵。太祖不胜之喜，相与设筵，庆贺诸将，各论功升赏有差。

此时已是暮秋天气，营中无事。太祖吩咐李善长及翰林院，都各做起文书，分驰各处镇守将吏，俱宜趁闲修造兵器、甲冑，练习部下士卒；至于牧民州府，俱要小心抚安百姓。秋收之后，及时播种麦、豆、栽桑、插竹，尽力田亩，毋得扰害民生，以养天和；至于远近税、粮，俱因兵戈扰攘，一概蠲免；所有罪过人犯，除是十恶难赦的，俱各放释回家，并不许连累妻孥，羁縻日月。文书一到，大家小户，那个不以手加额，祝赞太平天下，这也不必赘题。

忽一日，太祖心下转道：“太平府地界，近为伪汉友谅所陷，至今百姓未知生理如何。”便带了十来个知心将佐，潜出府中，私行打探。却到一个庵院住宿，把眼一看，匾额上写着“不惹庵”。迅步走将进去，只见一个老僧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，尊居何处？”太祖也不来应。那老僧又问道：“尊官何以不说居处姓名，莫不是做些什么歹事？”太祖看见桌间有笔砚在上，便题诗一首；

杀尽江南百万兵，腰前宝剑血犹腥。

山僧不识英雄汉，只顾哓哓问姓名。

写完就走。恰有一个癫狂的疯子，一步步也走进来，替那小沙弥们一齐争饭吃。太祖近前一看，却就是周颠。太祖因问道：“你这几时在何处，不来见我？”他见了太祖，佯痴作舞，口叫“告太平”一会，便塌塌的只是拜，在庵中石砌雨道上，把手画一个箍圈，对了太祖说：“你打破一桶。”太祖一向心知他的灵异，便叫随行的一二人，扯了他竟出庵来，把马匹与他坐了，径回金陵而去。那周颠日日在帐中闲耍，太祖也不十分理论。只见一日间，他突突的说：“主公，你见张三丰与冷谦么？”太祖也不答应。他也不再烦。谁想满城中画鼓齐敲，红灯高挂，早报道元至正二十一年岁次辛丑元旦。太祖三更时分，拜了天地神明、宗庙、社稷，与文武百官宴赏。却有刘基上一通表章，道：

伏维 殿下仁著万方，德施四海。如雨露之咸沾，似风雷之并震。窃念：伪汉陈友谅，盗国弑君，乃纠伪吴张士诚，残害善良，如兹恶逆，不共戴天。望统熊虎之师，扫清

蠲（juān，音捐）免——免除（租税、劳役等）。

羁縻——系牛、马的绳。比喻牢笼拘束。

哓哓（xiāo xiāo，音消消）——乱嚷乱叫。

小沙弥——初出家的小和尚。

妖孽之寇，先侵左患，后劫右殃；况观天时，有全胜之机。惟赖宸衷，奋神威之用。冒昧严威，不胜惶恐。谨拜表以闻。

太祖看了表章，对刘基说：“所言正合吾意。”因命徐达掌中军为大元帅，常遇春左副元帅，邓愈右副元帅，郭英为前部先锋，沐英为五军都督点使，赵德胜统前军，廖永忠统后军，冯国用统左军，冯胜统右军。其余将帅俞通海、丁德兴、华高、曹良臣、茅成、孙兴祖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周德兴、华云龙、顾时、朱亮祖、陈德、费聚、王志、常遇春、康茂才、赵继祖、杨璟、张兴祖、薛显、俞通源、俞通渊、吴复、金朝兴、仇成、张龙、王弼、叶升等，皆随驾亲征调用。止留丞相李善长、军师刘基、学士宋濂等，率领后军，镇守金陵。择日大军进发。刘基等率群臣饯送，随对太祖说：“此行径逆大江而上，从安庆水道，越小孤山直抵江州，以袭友谅之不备。彼若迎战，我当即发陆兵围之；彼若败走，弃江西而奔，主公不必追袭，惟尽收江西诸郡，然后取之未迟。”太祖说：“军师所谕最是，孤不敢忘。”宋濂因仿渔家傲一阙，以饯。词说：

红日光辉万物秀，春风披拂乾坤垢。英雄豪气凌云透，好抖擞，长驱虎士除残寇。

圣明诛乱将民救，至德仁心天地厚。旌旗指处群雄朽，须进酒，玉阶遥献南山寿。

太祖大喜，即命李善长草记其事，刻时起兵。刘基等送至江岸而别，自去不题。太祖不日兵至采石矶，令军士登舟逆流而上。但见江水澄清，洪涛巨浪，风帆如箭。俄报兵至安庆。太祖因留郭英、邓愈分兵一万，攻取安庆。自率大兵，经过鄱阳湖口，前至小孤山。有一员大将：

身长八尺，阔面长须。一双隐豹的瞳人，两道卧蚕的眉宇。不激不随，又似化成王，又似阎罗王，能强能弱，既如佩着革，又如佩着弦。提起青龙偃月刀，晃晃娘娘，扫尽环中妖孽；跨着赤兔追风马，腾腾烈烈，拓平海内山川。真是人世奇男，原说天边灵宿。

这个将军，你道是谁？就是陈友谅授他做前将军平章指挥使，姓傅，双名友德的便是。当初祖上住在宿州，后来移居颖州，今又徙碭山，傅善人的儿子。他祖上向来好善，施行阴德。一日间，门首忽有一个道人，浑身遍体，都是金箔般装成的光彩，哄动了一街两岸的人，都来看他。傅善人也走出来看看，便问：“师父何来，尊姓大名？一一求教。”那道人说：“我贫道两脚踏地，双手擎天，大千世界，那个不是这庐。方今从山西平阳地方过来，俗姓姓张，人都称我为张金箔。”这善人又问说：“怎么称师父为金箔，其中必有缘故？”那道人又笑了一声，便道：“你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”便脱下了袖襖，叫唤众人，说：“你们午间如若未有米饭的，日来未有柴烧的，家中或有老父、老母、幼女、稚男，没有财物侍养的，或有官司横事没有使费的，都走到我身边来，揭金箔取些用用也使得。”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张金箔法显街坊

那张金箔叫唤，人间若没有钱钞使用，无可奈何的，便到我身边来揭取些金箔，去用用也得。只见那些人一个也不动手来取。那道人又唤道：“还有东来西去、一时没了盘缠的，贫穷落难、一时病死没有葬费的，都可来取些用用。”又叫道：“如有希奇古怪、百计难医的病症也可取些去吃吃。包得你们都好。”如此叫喊了三四遍，那些人都来把他脸上的、或身上的、或腿上的金箔，都去揭取下来。也有重三分的、也有重半分的、也有重一钱的，揭了去也不见有些疤痕，仍旧见有金箔生将出来。这些人，把金箔放在火中一煎，恰是十成的宝贝，真正好去买东西，做正果实用。那善人便向前，问道：“师父，你的功德，真是无量；但不知缘何有厚有薄，不同的分量？”那张金箔又道：“这是我因物平分，称他的行事，给讨与他的。孔子也曾说：‘周急不继富’。怎么可滥予他！”傅善人便说：“请师父到我家素斋了友。”那道人说：“我也要到你家中一看耍子。”这些街上人来取金的，成千成万，一会儿也都把些去了。那道人穿了衲襖，便同善人走入家里来，从袖中取出一个小鸟儿，鸦鸦的叫，对善人说：“这是毕月鸟精。我闻你家良善，今日远远的特送与你，晚来自有分晓，公可收取在卧房床帐之内。”善人接了上手，好好的走进卧房，把鸟儿放在帐子内。正好走得出来，见这些取金箔的人拈香点烛，一齐拥将进来，说：“我们二三十年不好的病，吃这金子下去，没有一个不好。”还有那揭去买菜、余米的，侍养爷、娘、儿、女的，了结官司的，殡送的，都进来把张椅子掇在厅前中心，众人正好礼拜，一阵风过，那道人不见了。众人说：“从来未见有过这样神异。”各各散去，不题。

且说傅善人见众人各自回去，走进房中，对了婆婆说了神异，便也同去看帐中鸟儿。那鸟儿驯驯伏伏，也不飞，也不叫，停在帐竿柱上，一眼儿只看他夫妻两个。他二人看了一会，说说笑笑，道：“不知这师父将他送与我们何意。”善人说：“且到夜来再处。”转过身到外边，吩咐司香的，烧佛前午香，只见丫环翠儿说：“外面钱太医，因院君将产，着人送保生丹在此。”善人说：“可多方致谢他。”丫环便出去回复，不在话下。

看看红日西沉，银蟾东起，不觉又是黄昏时分了。那院君身子甚是不安，却要上床来睡，谁想这鸟儿不住的叫了两声，在帐内飞来飞去，忽然跌在席上，骨碌碌的在席边滚做一团。那院君急把手来捉他，一道清光，径从口中直灌进去，吃了一惊。那鸟便不知何处去了。将近半夜，生下傅友德来，甚是奇伟。将及天明，那张金箔直到傅善人堂中叫了恭喜，便说：“不三十年，令郎自当辅佐真主，建立奇功。”遂别了自去。

那友德长成，果然灵异非常。他见元纲不整，便从山东李善之起兵，剽掠西蜀；后来李善之事败，便下武昌，从了友谅。前日，友谅为朱兵败于龙江，因使友德把守小孤山。他明知友谅所为不正，特来投降。太祖见了，心中暗喜，便问道：“既为汉将，何以复来？”傅友德拜说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；昔陈平弃楚，叔宝投唐，皆有缘故。闻殿下神明英武，圣德宽宏，愿竭驾骧，万望不拒。”太祖便授帐前都指挥。即日领兵直抵九江五里外安营，不题。

余（dí，音敌）——买进（粮食）。

剽掠——劫夺。

且说友谅自龙江败回，懊悔自家远出的不是，因此只守原据地方。只道自不来惹人，人也不来惹他，只与诸姬嫔，每日在宫内饮酒欢歌的快乐。一闻天兵突到，以为从天而降，惊得魂不附体，急召张定边议论抵敌。定边说：“金陵将士，足智多谋，前者三十万兵马入龙江，被他一鼓战败。今孤城弱卒，怎能抵当！倘先困吾城，进退无路了。以当今之计，不如暂幸武昌，以图后举。”友谅依计，即刻传旨，令眷属收拾细软、宝贝，轻装快辇，率近臣今夜开北门，径走武昌权避。次日，太祖列阵，叫探子去下战书，探子回报：“城门大开，城中父老皆出城迎伏道左，说：‘汉王昨夜挈官潜遁去了。’”太祖大喜，便率将佐数员，及文官几人，入城安抚百姓，收获友谅华盖、日月旗伞等物。其余军卒，并不许骚扰地方。次日，留黄胜、章溢镇守。即统本部进至饶州。守将李罗庚，开城十里外迎接。因把兵马直趋南昌府。守将王交任，也出城投降。太祖分拨叶琛、赵继祖守南昌；陶安、陈定守饶州。陶安向前，说：“自从主公车驾往返，皆得朝夕依附，今承命守饶州，遂未能日侍主公颜色，奈何奈何！”太祖说：“如此重地，非公不可抚理。”陶安拜谢，自去料理府事，只见袁州欧普祥，龙泉彭时中，吉安曾万中等，俱献表纳款。又有康茂才前奉军令，引兵直下蕲黄、兴国、沔阳、黄梅、瑞州等处。谁想各郡闻知大驾亲征，没一处不闻风来降。是日，茂才领全兵而回，尽有江西之地，进帐复命。太祖正在欢喜，却有探子报说：“南昌府原任汉将祝宗、康泰二人，同谋杀了知府叶琛，守将赵继祖，复据了城池，甚是毒害无理。”太祖闻报大怒，便遣徐达、邓愈、赵德胜等，领兵一万，即刻攻复。临行吩咐：“不五日，大队人马便到，尔等宜尽心征捕，毋得走了逆贼。”那徐达星夜兼程而往。不一日，来到南昌，四下里把兵围住，就布起云梯。顷刻间，军士奋勇上城，把祝宗、康泰二人捉住，落了囚车。次日，太祖恰好也统兵来到，徐达等出城迎接了，便解送囚犯到太祖面前。太祖吩咐军中设祭，遥望叶、赵二灵所葬之处，将祝宗、康泰，斩首致献讫。因对诸将说：“南昌为楚重镇，又是西南屏藩，今得其地，是陈氏断右臂；而士诚亦为胆寒。”即遣朱文正、邓愈等镇守南昌，自回金陵，不题。

且说原先太祖下了处州，有苗将贺仁德、李佑之投降。太祖因命耿炳文暂离长兴，来此镇守。后来长兴一带地方，被士诚搅扰，便着孙炎知府事，以元帅朱文刚、王道童等协力抚治。耿炳文仍去镇长兴。那贺仁德、李佑之二人，各怀异心，只恐镇守金华胡大海来援，因是未敢动手。乃密交金华苗将刘震、蒋英、李福，约定彼此各杀守臣，共据其地，以图富贵。刘震等允许，便招集苗兵数百，只乘空隙儿下手。适值二月初九，李佑之、贺仁德、阴谋乘元帅朱文刚与知府孙炎、王道童，在衙设宴，暗率苗兵三千余围定。一声锣响，杀将进来。朱文刚即提剑上马接战，大骂道：“国家何负于汝，汝乎反耶？若不急降，砍汝万段。”李佑之提枪来战，文刚连断其槊。他见势难抵敌，便把手招动，苗兵乱来攒住，文刚转战杀出，不提防贺仁德从后心一枪，坠马而死；王道童亦遇害。仁德把孙炎夫妻二人，幽拘在暗室中，逼他投伏。孙炎自思不久救兵便到，就哄他说：“倘若不杀我，即成汝谋。”

挈（qiè，音窃）——携带。

华盖——天子的伞，用绸帛制成。相传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，常有五色云气，金枝玉叶，盘旋于皇帝头上，象花葩一样，故而作华盖。

屏藩——屏障。

李佑之看他终是不屈的心事，因对贺仁德说：“到晚来再处。”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殒命

且说李佑之见孙炎终有不屈的光景，恐留着他反贻后患，约莫黄昏时候，将酒一斗、雁一只，送与孙炎，说：“以此与公永诀。”孙炎拔剑割雁肉来吃；且举卮酌酒，仰天叹了数声，说：“大丈夫为鼠辈所擒，不及一见明公，在此永诀；然万古之下，芳名自存。恨这贼奴，天兵到来，难逃凌迟碎剐。但笑肉臭，狗都不要吃他。”苗兵大怒，瞋目而视。孙炎饮酒自若，持剑在手，喝令士卒前向罗跪，吩咐说：“我且死，这身上紫绮裘，乃主公所赐，不得毁乱。”回顾其妻王氏已自缢而亡，遂自刎而死。贺仁德、李佑之，因据有其城。千户朱绚，潜夜驰赴金华，报知胡大海；大海大惊，急命刘震、蒋英、李福等，点兵前去，拿获逆贼。那刘震向前，说：“此贼全仗标枪，元帅往战，须备弩箭才好！”大海便入帐中，独背自备弩箭，不想蒋英从背后，把剑直刺透大海前心，一时身死。次子关住、郎中王恺、总管张诚俱遇害。适有大海长子胡德济，在诸暨闻变，便奔到李文忠帐前，诉说前事。文忠即刻点兵攻复，路至兰溪，众贼弃城而走。德济奋力直追，以报父仇。恰好追到一个去处，上临星斗，下瞰深溪。刘震、蒋英、李福三贼，见无去路，也冒死杀来。德济眼到手落，一刀削去，把李福腰斩做两段。刘震正待持枪来刺，那刀头一转，把枪头砍将下来，德济大叫：“贼奴休走！”刘震连人和马跌落深溪，被朱兵乱刀杀死。蒋英自知无用，连忙跳下马来投降，德济说：“杀我父亲，正是你这贼子，不杀你等待何时。”也一刀砍下头来，转马回报文忠，不题。

却税千户朱绚，见刘震等三贼刺死胡大海，便独马奔出金华，乃潜身到处州地面，纠集向来所与将士，约有兵五六百人，攻打处州。那贺仁德、李佑之，一齐杀出，被朱绚背城而战，径据了城门，不放二贼回城。那二贼只得奔走刘山。朱绚吩咐将士百人，守住四门，前领众军追杀。仁德且战且走，恰巧为马所蹶，被军士活捉了过来。李佑之见捉了仁德，心下自慌，枪法都乱了，急急落荒而逃。朱绚拈弓搭箭，一箭正中佑之咽喉而死。收军回城，把仁德斩首号令，差使报捷金陵。太祖闻报，深羨胡德济为父报仇；朱绚独身恢复，实是难得，各令赏金百两，银五千两，嘉赏功勋，升受有差。因命耿天壁镇守处州。且对军师刘基说：“自随我征战以来，攻城守隘，死于国事者，皆忠义之臣，不可不封，以奖励将士。”即唤工作局设庙于金陵城，塑耿再成、胡大海、廖永安、张德胜、桑世杰、花云、朱文逊、朱文刚、孙炎、叶深、赵继祖等像，论功追封，岁时祭把，不题。

却说花云的侍女孙氏，见主母郜氏身死，便抱了三岁孩儿花炜逃难，谁想被友谅部下百户王元所掳。元见孙氏色美，强纳为妾。孙度不从，必与此儿同被杀害，因不得已从之。后来友谅侵入龙江，王元往江州运粮，因挈孙氏与妻李氏同住。花儿昼夜啼哭，妻李氏甚恶之，欲置之死。孙氏跪泣，说：“万望夫人怜悯勿杀，妾当丢在草野之中，把人抱去，乃是夫人天地之德。”李氏听了，吩咐：“抱了去，可就来。”孙氏出门，抱至江边，拜告了天地，说：“花云是个忠义好汉，死节而亡，天如怜念忠魂，俾其有后，顷刻之间，当有舟师救渡；倘命或该绝，妾身当抱此儿，共赴江水，葬于鱼鳖之腹……”言未了，只见芦苇中簌簌的响，有一个人似渔翁打扮，出来备问其故，孙氏

卮(zhī, 音知)——古代盛酒的器皿。

对他说知，渔翁嗟叹不已，便说：“我当为你哺育此儿。”因引孙氏到家中。孙氏细细看了所在，认识了东西南北，便在身上取出金环一只、银钏一只，与渔翁，说：“此物权为收养之资，后日相逢，当出环钏配合为记。”再四叮咛，洒泪而别。仍归王元家中，服事正室李氏。至次年辛丑，太祖举兵伐汉，友谅见势大难敌，竟弃江州奔到武昌。王元也带军前去，惟留妻与妾孙氏在家。孙氏闻太祖驻扎江州，因往渔家索此儿，以献太祖；不意渔翁无子，且爱他聪明，决不肯还，孙氏只得归去，号哭了七日七夜，因正妻李氏怒骂而止。后复往渔家索之，凑巧渔家往江上捕鱼，其妻亦送饭，反锁此儿在屋子里，孙氏撬开房门，竟负此儿而逃。奔至城中，谁想太祖大驾已去江州。孙氏进退无路，又恐渔翁追寻，只得向夜到江渚边、深草内歇了一夜。次早，出江口买舟过江，又遇陈友谅南昌兵败，争船而渡，造次中，孙氏并花儿，俱被捱落水中。孙氏落水，紧抱花儿不放，出没波浪中，忽见水上有大木如围一条，溜将过来，孙氏大喜，遂挈儿攀木而坐，漂来漂去，倏入一个莲渚间，内外、上下俱有荷叶遮蔽。孙氏与儿躲闪不出，因摘莲子充饥。凡在浅渚坐木上，已经八日，得不死。孙氏默祈天神保护。时已半夜，急闻岸上有人说话，孙氏高声求救。只见月明中，一老翁驾了小船，行入渚中，细问来历，因引孙氏并儿上船，且说：“你既是忠臣之裔，我当送至金陵，你勿惊慌。”孙氏与儿坐船内，耳边但闻如暴风、疾雨，眼里只见这船或旋上顶，或涉江滩。欲知孙氏能否脱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花云亲义保儿郎

却说老者将孙氏送到金陵，说道：“天色方明，金陵已到，我当送你进城。”进得城来，正遇李善长路间判断公事，吏人将此事报知，说：“有太平府花云侍女，抱小儿来见。”善长即便唤到面前，那老者具说了一遍。善长叹说奇异，就引孙氏等来见太祖；太祖把花炜坐在膝间，谓众官说：“我不意花将军尚有此儿，真是将种。”因唤老者人问名姓，并赐以金帛。

太祖说：“花将军殉身报国；孙氏艰苦救儿，忠义一门，真正难得。”诏封孙氏为贤德夫人，花炜袭父都指挥之职。待年至十六岁，相材任用。选给官房一所与住，月支米禄优养。

米阴无几，又是元至正二十三年，岁次癸卯，三月天气。那陈友谅逃至武昌。建筑宫阙、都城、朝市、宗庙。时当初夏，友谅视朝，诸文武巨官，三呼拜舞礼毕。乃宣江国公张定边向前问道：“金陵恃强侵我江西，此仇不可不报，寡人也日夜在心。前者下诏命卿等招兵买马，不知到今，共得几何？”定边对说：“主公虽失江西，而江北两淮、蕲、黄等处地方，粮储不少。即今诸路年谷不登，人民饥馑。闻殿下招兵，俱来就食。群雄、草寇来投伏者，计有六十余万人。”友谅又说：“军兵虽足，这些盔甲、器械、舟船、櫓、恐未能悉备停当。”定边说：“臣同陈英杰百计经营，幸已周备了。”友谅又问：“粮草济得事么？”定边把手指计算了一番，说：“以臣计料，也有一百三十余万，尽可支持。”友谅大喜，说：“既如此，便可发兵收复江西，并下金陵，以报前仇。……”言未毕，只见丞相杨从政，出班启奏：“若论此仇，不可不报，奈金陵君臣，智勇足备，不可轻敌。以臣愚昧，细思吴王张士诚，他与朱家久是不共之仇，且兼三吴粮多将众。今主公既欲收复失地，并取金陵，莫若修一封书，遣一个能言之士，往吴国连和，说以利害，使彼愤怒发兵，与朱家作对。主公再令二人，一往浙东说方国珍；一往闽、广说陈友定，一同发兵攻打金陵，则朱兵必当东南之敌。主公然后统了大军，前驱而进，那时取金陵，在反掌之间矣。”友谅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此计最妙。”遂遣邱士亨往苏州，孙景庄往温州，刘汝往福建，刻日起程。

且说邱士亨不日间已至姑苏，竟到朝门外伺候。却有近臣奏知，因引他入见。士诚问了些闲话，便拆书观看，念道：

寓武昌汉王陈友谅，书奉大吴王殿下：伏为元纲解纽，天下纷坛，必有英才，后成功业。兹有金陵朱某，窃形胜之区，聚无籍之徒，侵吴四郡，夺我江西，心诚恨之，时图恢复。乞念旧好，共成其势，两力夹攻，必可瓦解。两分其地，各复其仇，利莫大焉。特命小使会约，乞赐明旨。依期进兵，万勿渝信。友谅顿首再拜。

士诚得书大喜，因对士亨说：“孤受朱家之耻，日夜饮恨，力不能前。若得尔主同力来攻，孤之愿也。”因重赏士亨，约期起兵，令他回国，不题。

次日，士诚便同元帅李伯升、御弟张士信、副帅吕珍，商议乘汉兵夹攻，即当亲征，以复故土。只见丞相李伯清进奏道：“汉王从江下攻金陵，舟师甚便。我若先投其锋，彼必与我相迎，那时汉兵乘虚而入，是于汉有益，于吴有损。以臣愚见，可先领兵从牛渚渡江，攻采石、太平、龙江等处，只约汉兵攻池州西路，则金陵之师，必悉力以拒二敌，此时殿下统大兵，乘虚直捣金陵，势必攻破矣。”又说：“宋主韩林，近处安丰，亦我之时腋。以兵

(kǔ, 音楼) 櫓——即大战船。

攻之，彼必不胜，决请救于金陵，是我得安丰，且分金陵势也。”士诚听计，说：“极妙！极妙！”遂宣吕珍、张虬、李定、李宁四将，领兵十万，攻取安丰。自领大部人马，竟向金陵进发。又说：“卿等宜戮力同心，攻复旧壤，平定宋地，并取金陵，遂有淮东，俱当割地封王，以酬功赏。”四人领命，竟取路望安丰而来。

宋主韩林，闻说吴兵骤至，大惊，急请刘福通计议。福通说：“主上勿忧。”便引罗文素、郁文盛、王显忠、韩咬儿，率兵二万迎敌。吴兵阵上，早有张虬领兵一万，到城下搦战。这边罗文素等四将，力战张虬，张虬力不少怯，斗上四十余合。却笑罗文素、郁文盛二将，并马转过东来，那张虬一锤飞去，连中二人面门，都翻身下马，被乱枪刺杀。韩咬儿见势不好，持鞭赶来，张虬也转过一锤，把他脑盖打的粉碎。王显忠急要逃走，张虬纵马奔到，大喝道：“休走！”轻舒猿臂，把显忠活捉了在地上。刘福通因此弃阵逃回，吴兵拥杀过来，十亡八九。韩林传令坚闭城门，再处。便同福通商议，说：“吾闻金陵朱公，兵强将勇，仁义存心，若往彼处求救，必不见拒。”便修表，遣太尉汪全从水关浮出，抄河路十五里，方得上岸，星夜奔赴金陵。

正值太祖升殿，早有近臣上前，启说：“北宋韩林，有使臣到此。”太祖召见了，便拆书来看道：

北宋王韩林，顿首再拜上，金陵吴国公朱殿下麾下：切念我公威震海内，德溥四方。

林本欲助手足之形，佐张皇之势；奈因奸党阻梗。今汉贼窥伺江西，吴寇攻扰安丰，望驱一旅之师，以解倒悬之急。林虽无用，亦当图报。势在旦夕，悬拜垂仁不宣。

太祖看书毕，便令汪全馆驿筵宴。遂对众将说：“今吴困安丰，韩林求救，此事如何？”军师刘基说：“此正士诚‘假途灭虢之计’。欲图我金陵耳，安丰是淮西藩蔽，若有疏失，则淮西不安；彼得淮西，必取江南。汉兵又从江西来夹攻，则我有分争之祸矣。”太祖听得，细思了一会，便问：“似此奈何？”刘基说：“凡有病，须医未定之先。主公可同常遇春领兵先救安丰。便遣人往江西调徐达兵来，随后策应，庶几淮西、江南、两保无虞。”太祖又说：“我离金陵，吴兵必来袭我；徐达离江两，汉兵必来攻扰，是内外交患了。”刘基说：“臣与李善长、汤和、耿炳文、吴良、吴祜领兵十万，镇住金陵、常州、长兴、江阴一带地方，便足拒绝吴师。江西有邓愈、朱文正，领兵五万，亦可拒友谅。主公此去，若定淮西，然后或破汉或破吴，但灭得一国，大事可成矣！”太祖称善。便令汪全先回，教宋主坚守城池，自领三军，即日来救。汪全拜谢先去，次日，令常遇春、李文忠，领兵十万征进。留世子朱标，权理朝政。刘军师同李丞相协掌军国重事；再传檄与汤和、邓愈知道，须严整军马，提防东吴及北汉之寇。分遣已定，克日领兵，望安丰进发。

不一日，进泗州界上，传令安营。忽汪全驰至，泣拜说：“臣未到安丰。中途闻知吕珍、张虬，攻破城池，把臣主及刘福通等，尽皆杀害，据有安丰了。”太祖听说大怒，下令诸将，努力攻取，拿获二贼，与宋王报仇。又对汪全说：“尔主既灭，你亦无所归，不若留我麾下，复署旧职。”汪全拜谢受职。即日兵至安丰，正南七卫安营。

且说吕珍，张虬，得了安丰，不胜之喜，终日饮酒为乐。忽报朱兵来救，二人大惊，吕珍说：“金陵兵未可轻敌。今夜可令部将尹义，先将金帛辎重，

假途灭虢（guó，音国）之计——春秋时，晋国向虞国借路去打虢国。灭虢之后，回来把虞国也灭掉了。

送赴泰州，明日我辈方领兵对敌，胜了不必说起；若是不胜，便弃城而走，仍奔泰州，以图后举。”张虬说：“极妙！”当夜收拾起细软货物，付尹义押赴泰州去讫。次日，分兵五万，张虬镇后，吕珍当先，旗门开处，早有常遇春横枪在马上杀来。吕珍与常遇春战有许久，吕珍力怯便走。遇春追赶约有十数里，猛听一声炮响，却是张虬领兵五万突出，把遇春三千兵困在核心。遇春大怒，奋勇喊杀如雷。却好太祖大队人马也到，遇春望见我兵军旗号，催兵在内冲杀，三入阵中，三拔其帜，吴兵大败。吕珍、张虬领兵径奔泰州去了。太祖鸣金收军。入城抚民方罢，忽有哨子报说：“左君弼领兵来取安丰。”太祖对诸将说：“吾方欲乘此取庐州，可奈这贼又来攻扰，是自取其祸了。”即令众将披挂上马迎敌。只见左哨上郭英挺枪直取君弼。战未数合，后阵上常遇春、傅友德、李文忠、廖永忠、朱亮祖、冯胜、冯国用、康茂才、薛显，一齐拥杀过来，君弼舍命急走。忽撞一彪军马又杀将来，正是徐达，在江西得胜，领兵而回，当先阻住。君弼无心恋战，领残兵奔入庐州城，坚守不出。朱军四面围打，徐达收兵，参见了太祖，备说主公威德，江西已定。今蒙军令，特来庐州策应军情。太祖因与徐达计议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

却说太祖与徐达合兵一处，日夜计取庐州，不题。且说伪汉陈友谅，一日设朝，张定边出班奏说：“近闻金陵朱某，领兵十万去救安丰，杀败了张虬、吕珍；不意左君弼来相助，亦遭困败，迫至庐州，坚闭不出。徐达亦往庐州接应，日夜攻打，即今金陵与江西两地皆虚，主公正好乘隙，以图报复。”友谅说：“朱某既空国远战，卿等可领兵直捣其境，先取了江西，后克了江南，金陵便可图了。”因令丞相杨从政权军国重事；皇后杨氏权朝政。自与太子陈理、张定边、陈英杰等，率水陆军兵，共六十万，战船五千只，刻日由武昌进发，竟过鄱阳湖登岸，至南昌府，离城十里安营。

却说南昌正是太祖侄子朱文正，同左军元帅邓愈、赵德胜把守，闻知友谅兵到，便商议说：“此是知我主公远在淮东，故乘虚入境，来取江西耳。但城中兵少，恐难抵敌，似此奈何？”德胜对文正说：“将军且勿忧，如今只留一千兵守城，待小将同张子明、夏茂诚，率兵一千出城迎敌。”朱文正说：“虽然如此，贼兵势重，未可轻视。”德胜说：“不妨。”便领兵出阵来战。汉兵阵上，早有张定边儿子张子昂，纵马相对，被德胜一枪刺于马下。那阵中有金指挥急来抵敌，又被德胜飞箭射倒，斩了首级，德胜便把子昂的头悬在枪竿上，高声叫说：“再来战者，当以为例！”定边看见儿子的头，放声大哭，便举刀上马，奔出阵上，与德胜战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陈友谅见定边势力不加，便催兵混杀过来。德胜阵上张子明等四将，一齐挡住，那德胜奋勇争先，以一当百，杀得汉兵大败而奔，德胜也不追赴，收兵入城。朱文正说：“今日元帅虎威，足破贼兵之胆。但势终难敌，彼必复来困城，还宜修表，令人急往庐州求救，庶保无失。”即遣百户刘和，赍表前去。谁想刘和出城未数里，竟被贼兵拿住。刘和见事败，便将表章扯得粉碎，把口嚼做糊泥一般，只字也看不出，就跳入江中而死。友谅心知此是求援，便于夜间把南昌四面围住，高叫：“城中将士，可速来投降，共图富贵。”邓愈等厉声大骂道：“弑君之贼，还不知天命，贼巢不守，反来图谋江西，是自取败亡了。”因令众将分派各门拒守，日夜提防。那友谅用云梯百计攻击，邓营将士却用炮石等项，飞打过去，汉兵中伤者，不计其数。时已月余，文正等计算说：“刘和去久不回，大都途中为贼兵所害，还须令人再行方好。”只见张子明向前说：“待末将驾着小船，乘夜越关而出，必然无害。”文正便修表，着子明赍发，依计向夜而行。谁想友谅围住南昌，又分遣知院蒋必胜、饶鼎臣等，将兵一万，攻打吉安。那吉安守将明道，与参政粹中、亲军指挥万中，两情不睦，那明道潜通必胜约期来攻，以城中火起为号。万中迎战被杀，粹中见势便走，又被仇家黄如润所执，便与知府朱华、同知刘济、赵天麟，一齐械送至友谅帐前，被友谅杀了，统号令于南昌城下。文正等安然不理。是日，攻城益急。指挥赵显锐卒开门奋战，杀了汉平章刘进昭、枢密使赵祥；又有谢成，首冒矢石，竟活捉他骁将三人，贼兵方退。惟是赵德胜夜里巡至东门，被贼一箭，正中腰眼，深入六寸。德胜负痛拔出，血流如注，因抚腹叹道：“吾自从军，屡伤矢石，其害无过如此。大丈夫死何足惜，但恨不能从主上扫清中原，勋垂竹帛耳！”言讫遂卒。文正等三军大哭失声，即具棺椁殓殓。益加小心坚守。

却说张子明潜夜驾小船，越水关，晓夜兼行了九日，方抵牛渚渡登岸。又经四个日头，到得庐州，入见太祖，上表求救，太祖说：“这贼乘虚取我

江西，大为可恨。”因问：“兵势若何？”子明答说：“彼兵虽多，然闻死者亦不少，此时江水日涸，贼之战舰，皆不利用；况师久乏粮，大兵一至，必可破矣。”太祖因嘱咐子明先回，说：“但坚守一月，吾当取之。”子明辞了出帐，还至湖口，恰被友谅巡兵捉住，送到友谅帐前，子明略无惧色。陈友谅便说：“你招得文正来降，必有重用。”子明暗想道：“若不假从，必至误了军国大事，不如顺口应承，且到城下，再做区处。”便应道：“这个尽使得。”友谅大喜，就封子明为亲军万户侯之职，子明拜谢，便说：“待我去招他来降。”走至城边，大叫说：“前蒙元帅命末将到庐州上表，主公吩咐道：‘元帅谨守城池，目下便统大兵自来。’不期回至湖口，为汉兵所获。友谅要我招元帅来降，我特佯诈脱身，来见元帅，告知此情。我今必然死于贼人之手，望元帅尽忠报国，与主公平定天下！”言讫下马，撞阶而死。友谅大怒，说：“吾被这厮所诱了。”命左右梟子明首极，悬于南昌城外示众，不题。

却说太祖闻南昌被围，因还金陵，集诸将商议说：“我今欲救江西，犹恐吕珍、张虬、左君弼，袭我之后；又闻张士诚起兵二十万，侵犯常州四郡，汤和等与战，又不见胜。似此二路兵来，如何设法应敌？”众将都说：“江西离此尚远，今苏湖一带地方，民众肥饶，宜先攻打，待士诚平复，尽力去攻友谅，庶金陵无肘腋之患。”惟刘基说道：“士诚自守弹丸，今虽侵犯东南，有李丞相、汤鼎臣、耿文炳等，连兵拒守，包得不妨。若吕珍、张虬、左君弼等，乘虚袭后，可留一条，领兵五万，驻于淮西，则三贼亦不足惧。惟友谅居上流，且名号不正，宜先剿灭陈氏，后除士诚，如囊中物矣。”太祖想了一回，说：“陈友谅剽轻而志骄，专好生事；张士诚狡懦而器小，便无远图；若先攻士诚，友谅必空国袭我金陵了。”攻取自有先后，军师所见极是。因令常遇春、李文忠，发兵十万，再起淮西水军十万，同救江西，攻取友谅，刻日从牛渚渡入大江，逆流而西。

此时正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，秋七月中旬。太祖乘龙舟中，有王祯，宋濂、常遇春、李文忠等在侧，太祖叹说：“秋江入目，忽起壮怀，卿等可作一词，以记秋江之景。”王祯援笔而就，太祖取来一看，只见写道：

芦花飘白絮，枫叶落红英。霜凋嫩枝，又青又赤映清波；露滴残荷，半白半黄浮水面。渔舟横荡，商韵彻青霄，画舫轻摇，网珠罗碧水。又若万点寒云，归鸦飞落晚州前；一团练雪，野鹭低栖平渚上。岸畔黄花金眼，树头红叶火龙鳞。

太祖看毕赞道：“直写出秋江景色，极佳，极妙！”宋濂亦赋诗一首道：

清水秋天晚，孤鸿落照斜。

一航风棹稳，迅速到天涯。

太祖大悦，说：“浙江才士，二人不相颉颃。学问之博，王祯不如宋濂；才思之宏，宋濂不如王祯，各成其妙。”两人俱赐帛五匹。说话之间，却报前路人马已抵鄱阳湖口，早有探马报于陈友谅得知。友谅便宣张定边，及帐内多官计议迎敌。张定边沉思半晌，便上前奏道：“臣已有计在此。”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颉颃（xié háng，音鞋航）——比喻上下。颉，鸟向上飞的样子；颃，鸟向下飞的样子。

第三十六回 韩成将义死鄱阳

那张定边因友谅会集多官，计议迎敌，上前奏道：“可先驱船据住水口，彼不能入，则南昌不攻自破；不然彼得进湖，与邓愈等里应外合，必难取胜。”陈友谅说：“此见极是。”急传令取南昌兵及战船，入鄱阳湖口，向东迎敌。两家对阵，在康郎山下。朱营阵上徐达当先奋杀，把那先锋的大船拥住，杀得血染湖波，船上一个也不留，共计一千五百零七颗首级，乃鸣金而回，太祖说：“此是徐将军首功，但我细想，金陵虽有李善长众人保守，还须将军镇摄方可。”因命徐达回守，不题。

次日，常遇春把船相连，列成大阵搦战。汉将张定边率兵来敌。遇春看得眼清，弯弓一箭，正中定边左臂；又有俞通海将火器一齐射发，烧毁了汉船二十余只，军声大振。定边便叫移船退保鞋山。遇春急把令旗招动，将船扼守上流一带，把定湖口。那俞通海、廖永忠、朱亮祖等，又把小样战船，飞也来接应，定边不战而走，汉卒又死了上千。到了明日，友谅把那战船洋洋荡荡一齐摆开，说：“今日定与朱某决个雌雄。”太祖阵上，也拨将分头迎战，自辰至酉，贼兵那里抵挡得住。却见朱亮祖跳到一只小船来，因带了七八只一样儿飞舸，戴了芦荻，置了火药，趁着上风，把火刮刮燥燥的直放下来。那些贼船，烟焰障天，湖水都沸。友谅的兄弟友贵，与平章陈新开，及军卒万余人，尽皆溺死，贼兵大败。友谅见势力不支，将船急退。那廖永忠奋力把船赶来，见船上一个穿黄袍的，军士们尽道是友谅，永忠悬空一跳，竟跳过那船上去，只一枪刺落水中。仔细看时，并不是友谅，却是友谅的兄弟友直。原来友谅兄弟三人，遇着厮杀，便都一样打扮，混来混去，使我们军中厮认不定，倘有疏虞，以便脱逃，此正是老奸巨猾处，然也是他的天命未尽，故得如此。太祖鸣金收军，在江边水陆驻扎，众将依次献功。太祖说：“今日之战，虽是得胜，未为万全，尚赖诸卿协力设法，获此老贼，以绝江西日后之患。若有奇谋者，望各直陈。”俞通海说：“我们兄弟，今夜当领兵暗劫贼营，使他大小士卒，不得安静。来日索战，却好取胜，此亦以逸驭劳之法。”只见廖永忠也要同去。太祖便令点兵五百，战船十只，嘱咐俞通海等小心前去，约定二更时刻，将船悄悄的掉到友谅寨边。那些贼兵屡日劳碌，都各鼾鼾熟睡。朱兵发声大喊，一齐杀入，贼兵都在梦中，惊得慌慌张张，那辨彼此。朱兵东冲西突，直进直退，那贼人只道千军万马杀入寨来。混杀了一夜，天色将明，乃转船而走。陈友仁纵船赶来，忽见前面却有三十只船，把俞通海等十只船尽皆放过，拦住去路。为首一将，白袍银甲，手执铁棍，正是郭英，向前接应。陈友仁见了郭英大怒，直把船逼将过来，却被郭英隔船打将过去，把友仁一个躯骸，连船打的粉碎，贼兵大败逃回。郭英便同俞通海合兵一处，来到帐前，备说了一番。太祖说：“昔日甘宁以百骑劫曹营，今日将军以十船闯汉寨，郭将军又除他手足，其功大矣。”

且说友谅被混杀了一夜，折了两千军马，心中纳闷，没个理会处，却有参谋张和夔说：“臣有一计，可将五千战船，用铁索牵为一百号，篷、窗、橹、舵，尽用牛马的皮缝为垂帐，以避炮弹。外边即于山中砍取大树，做了排栅，周围列在水中，非特昼不能攻，亦且夜不得劫。”友谅听了大喜，即令张和夔督理制造。不数日，闻俱已编牵停当。友谅看了，赞道：“真个是

铁壁银山之寨，朱兵除非从天而降。”因着张和爨把守水寨，自同陈英杰领了三十号船，出江来战。太祖见了友谅，劝说：“陈公，陈公，胜负已分，何不退兵回去？”友谅对说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今日此战，誓必捉你。”那陈英杰便统船冲来。只见常遇春早已迎敌，金鼓大振，战了三个多时辰，遇春将船连杀入去。即恨太祖坐的船略觉矮小，西风正来得紧，友谅的船，从上而下，把太祖船压在下流，众将奋力攻打，炮石一齐发作，俱被马牛皮帐遮隔了，不能透入。顷刻间，太祖的船，被风一刮，竟搁在浅沙滩上。众将船只，又皆刮散，一时不能聚合。那陈英杰见船搁住马家渡口，便把旗来一招，这些军船团团围绕，似蚁聚一般。太祖船上止有杨璟、张温、丁普郎、胡美、王彬、韩成、吴复、金朝兴等八将，及士卒三百余人，左右冲击，那里杀得出。陈英杰高叫说：“朱公苦不投降，更待何时？”太祖对众叹息说：“吾自起义以来，未尝挫折，今日如此，岂非天数！”杨璟等劝解说：“主公且请宽心。”太祖说：“孤舟被围，势不能动，虽有神鬼，亦奚能为……”正说之间，却见韩成向前，说：“臣闻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，是臣子理之当然。昔者纪信诳楚，而活高祖于荥阳。臣愿代死，以报厚恩，敢请主公袍服、冠履，与臣更换，待臣设言，以退贼兵，主公便可乘机与众将逃脱。”太祖含泪说：“吾岂忍卿之死，以全吾生……”正踌躇间，那陈英杰把船渐放近来围逼，连叫投降，免至杀害。太祖只得一边脱下衣冠，与韩成更换，因问：“有何嘱咐？”韩成说：“一身为国，岂复念家！”太祖晒泪，将韩成送出船来，韩成在船头上，高叫：“陈元帅，我与尔善无所伤，何相逼之甚？今我既被围困，奈何以我一人之命，竟把阖船士卒，死于无辜。你若放下将校得生，吾当投水自殉。”只听得陈英杰说：“你是吾主对头，自难容情，余军岂有杀害之理？”韩成又说：“休要失信。”英杰只要太祖投水，便说：“大丈夫岂敢食言。”韩成说：“既如此，便死也甘心。”就将身跳入湖中。后人却有古风一篇，追赠韩成说：

征云惨惨从天合，杀气凌空声唵嗒。貔貅百万吼如雷，巨舰滕艘环几匝。须臾水泊尸作丛，岸上鹃啼血泪红。古来多少英雄死，谁似韩成待主忠。人道天命既有主，韩公不死谁焉取。不知无死不成忠，主圣臣忠垂万古。此时生死勘最真，舍却一身活万身。圣人不死人人识，韩公非是痴迷人。而今湖水涨鄱阳，铁马金戈谁富长。惟有忠魂千古在，不逐寒流去渺茫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貔貅（píxiú，音皮休）——古书上说的一种猛兽，比喻勇猛的军队。

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谅

却说韩成替太祖投入湖中，那陈英杰对众将说：“尔主既死，何不归顺汉王，以图富贵？”杨璟说：“我们村野鄙夫，久为战争所苦，每每不欲从军，乞将军高鉴！”两边正把言语相持，忽听得上流呐喊连天，百余只战船冲将下来，剑戟排空。却是常遇春、朱亮祖，闻得太祖被围，急来救应。陈英杰奋力来拒，那亮祖上了汉船，横杀了十余人。陈英杰认说太祖既歿，想他成不了大事，因而转船回上。遇春、亮祖，救得太祖船出，都来拜伏请罪，太祖说：“这是数该如此，但若得早来半个时辰，免得忠臣枉死耳。”便说韩成的事。乃命诸军移船罌子口，横截湖西口子，且将书与友谅，说：

方今之势，干戈四起，以安疆土，是为上策。两国纷争，民不聊生，策之下也。曩者公犯他州，吾不以为嫌，且还所俘士卒，欲与公为从约之举，各安一方，以俟天命也。公复不谅，与我为仇；我是以有江州之役，遂复蕲黄之地，因举龙兴等十郡。今犹不悔，复起兵端，二困于淇都，两败于康山。杀其弟、侄，残其兵将，损数万之命，无尺寸之功，此逆天悖人之极也。以公平日之强，宜当亲决一战，何徘徊犹豫，畏缩不前，毋乃非丈夫乎？公早决之。

友谅得书不报。太祖因韩成替死一节，也只是心中不忍，时时长吁短叹。只见帐外报说：“周颠在外面，大步的跨进来了。”太祖便说：“你这颠子，近从那里来？”他也不做一声。太祖又问说：“我今在此征友谅，此事如何？”周颠大叫：“好，好！”太祖说道：“他如今已称为皇帝，恐我难以收功。”周颠仰天看了一会，把手摇着说：“上面没他的，上面没他的。”便把拄的拐儿高举，向前做一个奋勇必胜的形状。太祖便留他在帐中宿歇。

当晚，俞通海对众商议，道：“湖水有深有浅，不便来回，不若移船入江，据敌上流，彼舟一人，必然擒住。”方欲依议而行，那陈英杰复来搦战。太祖大怒，说：“谁与我擒此助虐之贼，以报马家渡口之仇？”恰有杨璟、丁普郎，向前迎敌。英杰望见了太祖，方知昨日为韩成所诱。两边混杀多时，只见俞通海、廖永忠、赵庸、朱亮祖、郭英、沐英六将，各驾着船，内载芦苇、火器，杀将上来。且战且进，谁想那贼连着巨舰拥蔽而行。船上枪戟如麻，以拒朱军。太祖看六将杀了进去，一个多时辰，再不见形影。太祖捶胸顿足，叫说：“可惜了！”六员虎将，陷于汉贼阵中，正没个区处，忽然间，看那友谅后船，腾空焰焰的烧将起来。但见：“江水澄清翻作赤，湖波荡漾变成红。”不多时，那六员虎将驾着六船，势如游龙绕出，在贼船之后，杀奔而出。朱军阵上看见，勇气百倍，督战益力，摇旗呐喊，震天动地，风又急，火又猛，杀的贼兵大败。友谅见势头不好，急令众船向西走脱，方得数里，早有张兴祖红袍金甲，手执画戟，挡住大路，大喝道：“友谅逆贼走那里去！”一戟直刺入脑上，倒船而死，兴祖便跳过船来，割下首级，仔细一认，却是友谅次子陈达，不是正身。鸣金而还。太祖依着俞通海屯兵江中，水陆结寨，安妥了诸将，各自次第献功讫。太祖对众将说：“适六将深入贼中，久无声息，我不胜凄惋，幸得以成大事。今日之功，六将居首。”因命酒相庆，席上复着书，着人传与友谅。中间皆劝其何苦自相吞并，伤残弟、侄，勿作欺人之寇及要友谅即去帝号，以待真主等意。友谅复不答。太祖发了书去，便与众将计议攻取之术。恰好军师从金陵来见太祖；太祖便问军师

与张士诚交战胜负的事体。刘基对说：“李善长并汤和、耿炳文、吴桢、吴良等，连兵累败了张士诚三阵，他如今退兵在太湖安营。此乃鼠窃之贼，不足计虑。夜观天象，西北上杀气，甚是不祥，应当一国之主，想来陈友谅合当复亡。然中天紫微垣，亦有微灾，故不放心，特来相探。”太祖把船搁在沙上，韩成替死的事，细细说了一番，就问：“目今陈友谅有五百号战船，每一号计船五十只，兼领雄兵六十余万，联栅结寨，实是难破，奈何，奈何！”刘基听了结寨的光景，便笑道：“孙子曾说：‘陆地安营，其兵怕风，水地安营，其兵怕火。上冈者恐受其围，下冈者恐被其陷。’今水上联船结寨，正取祸之道，岂是良策。有计在此，令六十余万雄兵，片甲不回。”太祖听罢大喜，便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刘基说：“此须以火相攻，必然决胜。”太祖又说：“两三次俱把火攻，但贼寨深大，四面尽有排栅、铁索穿缚，外面的火，焉能透到里头？”刘基又说：“主公可有友谅部下来投降的将校否？”太祖说：“尽有，尽有。”刘基便令唤来。不移时，却有许多，都来听令。刘基因对他们道：“公等来降，皆是弃假投真，识时务的好汉。今主公欲破贼兵水寨，要用公等，里应外合，此事甚不轻易，必须赤心报国者方能成就。若不愿行的，亦听各人心事，不敢相强。”说罢，却有丁普郎等三十五人，挺身向前说：“向受主公厚恩，愿以死报。”刘基便嘱咐说：“你们今夜可去诈降友谅，明夜只看外面火起，却从内放火为应。”众将听计说：“举火不难，只怕友谅不信，有误军国大事。”刘基便附普郎的耳朵说了两声，各人便整理随身要用的物件，到晚驾一只战船，径抵康郎山下。正是友谅与张定边、陈英杰帐中饮酒，哨子报说：“有丁普郎等来见。”友谅唤至帐下说：“尔等既降朱家，今夜来此，有何议论？”普郎对说：“前守孤城，力不能敌，一时无奈，所以诈降。今夜得便，故率众逃回，望主公容纳！”友谅说：“你必为朱家细作、假意来降。左右们，可尽力捉下，斩讫回报。”只见三十五人，齐声叫道：“我等特来献功，主公反生疑忌。”友谅便问：“你等来献何功？”普郎说道：“我等听他定计，叫常遇春来日领二万雄兵，抄路往康郎山袭取水寨，所以冒险来报，指望封赏，反要杀害，此冤那个得知。”友谅听了大惊道：“不说不知，几乎杀了好人。”因唤三十五个，都入帐中赐与酒食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遣四将埋伏禁江

却说丁普郎等三十五人，说起常遇春要劫水寨一节，友谅惊得木呆，说道：“早是你们来报消息，我可预备接应。”便赐与众人酒食。只见张定边、陈英杰在侧，说道：“不可收用。”友谅回说：“他是我手下旧臣，何必多疑。”因与商议，倘遇春来夺水寨，何计御敌。张定边说：“主公且莫惊忧，待臣领兵三万，将康郎山小径，截住了遇春来路。主公若破得朱兵，便引大队人马随后夹攻，定然得胜。”友谅听罢，便令张定边点兵三万，驾着战船三百只，辞去把截，不题。

次日，太祖升帐，思量刘基所议，水战火攻，亦是兵家之常。但未知今日制变之法何如。吩咐军中整顿，特请军师行事。只听得辕门之下，画鼓齐鸣。擂了大鼓一通，四下里巡风角哨的，都去通知诸将官，在本帐整齐披挂结束。却有一刻时光，四角上军中鼓乐喧天。太祖大帐前，九紧九慢，又发下一通花鼓。只见诸将官，如云、如雨，似蚁、似蜂。但手各执刀枪，腰跨了宝剑，东西南北，一一的依次排立在行营门外。只待军师升坛布令。又有半刻时光，传说太祖帐内，把云板轻敲了五声，帐外便接应号子三声，画角三声，粗乐、细乐各吹打了两套。早有里班的军卒，把那五军的旗牌，唱名的点单，并要用的什物，俱一一的摆列在坛上、殊红桌子高处。恰好军师高足大步的出来，与太祖分宾主行礼讫。太祖便说：“今日特请军师登坛，遣兵调将，破敌除残，未将敬率偏裨，听命于法坛之下。”军师与太祖拱一拱手，竟步步登上坛来。便有五军提点使同那五军参谋使，先进帐中，向军师行了个礼，分立在坛下两边。只听得鼓儿冬冬的响，提点使将五色旗号，各各麾动。那些将官，一一的走到坛前，按方而立；提点使又将五色旗幡总来一展，那些将官又一一的鱼贯而行，序立在坛边，向军师总行了一个礼。那提点使，即将一色素带，飘飘摇摇，在坛中展了一回，那些将官，便一一左右分班，不先不后，序立在两行。走过五军参谋使，即来禀道：“众将已齐，请军师法旨。”军师随吩咐说：“主公一统之策，全在今朝。众将官俱宜悉心尽力，无落吾事；有功者赏，违令者诛。”众将官俱说：“听令。”军师便将红旗一面在手，唤过俞通海为南队先锋，俞通渊为副，带领华高、曹良臣、茅成、王弼、孙兴祖、唐胜宗、陆仲亨七将，率兵一万，驾船二百只，都是红旗、红甲，头戴冲天彪炽赤色金盔，手执铁焰火燃八龙吐烈枪，按着南方丙、丁、火，往南路进发，待夜分风起时，各将木栅锯开，攻打汉贼西边水寨。又将青旗一面在手，唤过康茂才为东队先锋，俞通源为副，带领周德兴、李新、顾时、陈德、费聚、王志、叶升七将，率兵一万，驾船二百只，都是青旗、青甲，头戴太乙蛟飞翠点紫金盔，手执点铜钢七叶方天戟，按着东方甲、乙、木，往东路进发，待夜分风起时，只看木栅砍开去处，竟冲入水寨军中，砍倒汉贼将旗，从中相帮放火，又将黑旗一面在手，唤过廖永忠为北队先锋，郭子兴为副，带领郑遇春、赵庸、杨璟、胡美、薛显、蔡迁、陆聚七将率兵一万，驾船二百只，都是黑旗、黑甲，头戴玄都豹翼黑色金盔，手执水纹钢链九龙取水枪，接着北方壬、癸、水，往北路进发，待夜分风起时，各将木栅砍开，攻打汉贼南边水寨。又将白旗一面在手，唤过傅友德为西队先锋，丁德兴为副，带领韩正、王彬、梅思祖、吴复、金朝兴、仇成、张龙七将，率兵一万，驾船二百只，都是白旗、白甲，头戴太兄龙蟠珠衔金盔，手执蛟腾出海熟铁点钢叉，按着西方庚、辛、金，往西路进发，待夜分

风起时，各将木栅砍开，攻打汉贼东边水寨。又将黄旗一面在手，唤过冯国用为中队先锋，华云龙为副，带领陈恒、张赫、谢成、胡海、张温、曹兴、张翠七将，率兵一万，驾船二百余只，都是黄旗、黄甲、头戴地平雉翅五色彩金盔，手执十二节四方铜点龙吞铜，按着中央戊、己、土，往中路进发，待夜分风起时，各将木栅砍开，攻打汉贼北边水栅。再调常遇春、郭英、朱亮祖、沐英四将，各领战船三百只，水兵一万，左右参差，埋伏禁江小口两旁，若友谅逃出火阵，必走禁江小口，四将宜奋力截杀，擒获友谅，务成大功。又调李文忠同冯胜，领兵十万，驾船随着太祖，把住鄱阳湖口，不许友谅的兵一个逃脱。复唤周武、朱受、张钰、庄龄四将，即刻领兵一千，从小路驰到湖口西北角上，架筑木坛一座，高二十四丈，按着二十四气；大十二围，按着十二个月；四边柱脚，上下一百零八，按着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；层坛之上，整备香烛、素净祭品。分遣已定，诸将各各领计，出帐施行。

军师下得坛，便同太祖驾着赤龙舟，沿岸而走，忽然周颠说：“我也要附舟前去。”太祖吩咐水手，可扶颠子上船。止恨烈日中天，一些风也不生，大船那里行得动，周颠在船上大叫道：“只管行，只管有风。倘是没胆气行，风也便不来。”太祖便令众军着力牵挽。行未二三里，那风果然迅猛的来。倏忽之间，便至湖口，却望见江豚在白浪中鼓舞。周颠做出一个不忍看的模样来，太祖取笑问道：“为着甚的？”那颠子便对说：“主损士卒。”太祖听了大怒，即令众人扶出在船上，推他下水去。将有一个时辰，他复同这些士卒到船坐来。太祖因问：“何不溺死了他？”这些众人说：“把他设在水中十来次，他仍旧好好的起来，怎么溺得他死。”周颠却把衣裳整一整，把头也摩一摩，倒象远去的形状，恰到太祖面前，伸直了头颈，说：“你杀了我罢。”太祖说：“我也不杀你，姑饶你去。”颠子便在船中一跳，跳在水里去了。不题。

此时却已日坠西山，月生东岭，太祖便同军师登岸。那四将已把木坛依法筑成，太祖上坛看了一回，但见浮云一点也不生，河湖澄清，新秋荐爽。日间的风，又足寂了。却问军师：“怎得大风来？”刘基回说：“但请放心，自当借来助阵。”就一边唤四将，作速摆列行仪。军师整肃衣冠，登坛礼请。不多时，果然风起。

这个大风，从来也不曾有，便吹得那人人股栗，个个心寒。陈友谅水栅中，摇摇拽拽，那里有一息儿定。此时却有二更有余，三更将近时分，诸军将士恰待将睡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陈友谅鄱阳大战

却说大风陡地的发将起来，刮得那友谅寨中，刺骨寒冷，那些军士也不提防，况是虎吼龙吟的声响。朱军水上往来，砍关截栅，他帐中一些也不知觉，俞通海等五支人马，四面团团的围绕，三军奋力向前，劈开寨栅，却放起火铳、火炮，只是从里攻击。不多时，四面刮刮燥燥，烈烈腾腾的延烧起来。丁普郎等，见外面火起，知是大兵已到，遂于柴场内也放火烧将出来，内外火势冲天。早又有康茂才等七将，竟冲杀中心，砍倒了将旗，四下里放流星火箭，只是喊杀。陈友谅在帐中方才惊醒，急唤太子陈理并陈英杰细问，谁想火势已在面前，对面不知出路，陈英杰说：“势不可救。主公可速奔康郎山，投张定边陆营权避。”陈友谅依议急出，登山涉水而逃，耳边但闻喊杀之声，震撼山谷。此时丁普郎等三十五人，肆行冲击，忽被一阵黑风烟贯将来，把众人一卷，大都烧死。止剩普郎舍身杀出，又避逃兵，互相践踏，把普郎身上刺了十余枪，头虽落地，犹手执利刃。次日，朱军收拾烧残兵器，见普郎直立不仆，说与太祖；太祖隆礼埋葬康郎山下，不题。

且说友谅君臣父子三人走至张定边寨中，备言火烧一节。定边说：“此皆是诈降之计，然亦是主公合当有此厄。如今他必乘势来追，决不可在此屯扎，不若竟抄禁江小口，奔回武昌，再作计议。”友谅传令即行。回看康郎山，火势正猛，顿足大哭说：“可惜五十余万雄兵，俱丧于此！”比及天明，渐近禁江小口，张定边向前笑道：“刘伯温之计，尚未为奇，倘此处伏兵一支，吾辈岂有生路！此正主公洪福，天命有归……”言未罢，忽听炮响连天，两岸伏兵并起。左有郭英、朱亮祖；右有常遇春、沐英四将，截住去路。陈友谅慌忙无措，急令张定边催兵迎敌。

且说太祖正与军师刘基，同坐黄龙船上，细看将卒搏战，那刘基忽然跳起，大呼一声，双手把太祖抱了，跳在别一只船内，太祖一时见他的模样，也不知何故，只听刘基连声叫说：“难星过了！”太祖回头一看，适才坐的龙船，被火炮打的粉碎。朱将挥兵涌杀，自早晨直至西牌，转战益力，军声呼啸，湖水尽赤，汉兵大败。友谅看事势穷促，即与长子陈理同陈英杰、张定边，另抢了一只船，径往北奔走。谁想猛风当面刮来，把友谅这只船，盘旋旋，倒象缚住的，那里行得动。黑风影里，友谅却见徐寿辉、倪文俊、花云、朱文逊、王鼎等，立在面前讨命。友谅昏昏迷迷，也竟不晓是南是北，恰有常遇春又来追着。友谅的船，且战且走，未及数里，那郭英、沐英、亮祖，又截住了来杀，两船将近，只见张定边拈弓搭箭，正射着郭英左臂，那郭英熬着疼痛，拔出了箭头，也不顾血染素袍，便也一箭，正中着陈友谅的左眼，透出后颅，登时而死。朱亮祖看见射死了友谅，便俘了次子善儿及平章姚天祥、陈荣、萧寿、吴才等，共军士十万有余。常遇春独夺得战船五千七百多只。那湖中浮尸蠢动，约有四五十里。所获辎重、衣甲、器械，山堆一般。太祖鸣金收军，驻在江岸。众将各各献功，惟有郭英不说起射死友谅的事。朱亮祖见他不说，因对太祖细说：“郭英一箭射死友谅，此功极大。”太祖大喜，称赞郭英一箭胜百万甲兵，有此大功，并不自逞，人所难及。先令人取黄金百两，略酬今日不施逞的大德。当日聚会水陆诸将，筵宴庆常。大小三军，俱各在本帐宰杀马牛，分给酒食犒赏。

次日，太祖旋师，再入鄱阳湖里来，只见康郎山边，尸首交横，血肉狼藉，不觉泪下潸潸，对众将士说：“我当初从滁阳王起义，今日如此大战，

幸得诸将成功，却不见了滁阳王；二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，并军士三百名，为我立功，一旦身死，忠臣义士，实可怜悯；三来友谅领雄兵六十万，与我交锋，为主者思量大位为天子，为臣者思量富贵作公侯，今者，一旦主死臣亡，三军复没，尸骨山堆海积，血水汪洋，令我不忍目睹。”刘基等启说：“昔在殷者为顽民，在周者为顺民。彼不顺主公，是自取其死，非人所能害之也。”太祖说：“这也说得是。但如陈兆先是逆贼也先之子，克盖前愆，更可伤心。”因命于康郎山下，建立忠臣庙，春秋二祭。追赠三十六人的官爵，以韩成为首。

韩成高阳侯。丁普郎济阳郡侯。陈兆先颍天侯。宋贵京兆郡侯。王洽代原郡侯。李信陇西郡侯。姜润定远侯，王咬柱太原郡侯。王凤显罗山县侯。李志高陇西侯。程国胜安定郡侯。常惟德怀远侯。王德合淝县侯。张志雄清河侯。文贵汝南郡侯。俞泉下邳郡侯。刘义彭城郡侯。陈弼颖川郡侯。后明梁山县子。朱鼎合淝县子。王清盱眙县子。陈冲巢县子。王喜先定远县子。汪泽庐江县子。丁官含山县子。遂德山汝阳县子。罗世荣随县子。史德胜安定县子。徐公辅东海县子。裴轸永定县子。郑兴表随县男。常德胜寿春县男。华昌虹县男。王仁丰城县男。王理五河郡男。曹信含山县男。随死军士三百人，各依姓名，赠为武毅将军，正百户，子孙世袭。

说话间，船已出彭蠡湖口。太祖令余兵俱随常遇春屯扎湖口，止同刘基领兵三万，向南昌而行。早有朱文正、邓愈等将，出城迎接。太祖备称汉兵攻困三月不克，俱是尔等防御之密，即命取黄金二百两、白金一千两、彩缎一百匹，给赏众将。文正因启拒战死事之臣。共一十三人，乞赐褒忠，以慰九泉。太祖便问：“赵德胜为找股肱之将，何以遇害？”邓愈便历历把前事，说了一遍。太祖说：“可怜忠良俱被战死。”吩咐邓愈，依照康郎山，于南昌城中，建庙致祀。却有宋濂在旁，又说：“前日叶琛死王事于豫章，亦宜列位并把为是。”太祖说：“我正有此意，中书省可议追赠的官爵来。”因定豫章忠臣庙，共祀十四人，以赵德胜为首：

赵德胜梁国公。李继先陇西侯。刘济彭城郡侯。许圭高阳郡侯。赵国昭天水侯。朱潜吉安郡侯。牛海龙山西侯。张子明忠节侯。张德寒山千户。徐明合淝县男。夏茂成总管使。叶思成深直侯。赵天麟天水伯。叶琛南阳郡侯。

太祖定了追赠的官爵，便对宋濂等说：“你们还可做一篇祭文。”令祝史于致祭时，朗诵一遍，且同绢帛焚化。宋濂承命，草成祭文，把与祀宫，不题。

且说当晚，太祖在帐中晚膳才罢，却见明月如洗，夜色清和，正是孟冬望日。徘徊月下，忽有金、甲二神，随着两个青衣童子，走入帐来，说：“臣系武当山北极真君座下符使。大圣有命致意大明皇帝。顷刻大圣即当进帐说话，万勿严拒。”太祖听了便吩咐大开重门，奉延真君圣驾。早有香风飘渺而来，抬头一看，真君已在面前。太祖急急迎进，分宾而坐，未及开口，只见真君就说：“自从前者皇帝来武当赐香以后，未及再晤，今伪汉友谅已亡，其子不久归附，潇湘之上，荆楚而南，不数年间，亦当尽入版图。小神今特奉迎，若草庵见毁一节，成功之后，万惟留心。”太祖应道：“今者友谅虽死，其子又立，本宜乘胜而往，但彼国士卒伤亡已多，一时穷追，恐无完卵，于心惨然。进退正在犹豫，望神圣指教。”真君对说：“这也是劫数应该，何必过虑。”风过处拱手而别，却是睡中一梦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

解。

第四十回 归德侯草表投降

却说太祖次早起来，聚集诸将，商议兴兵伐北之事，恰令军师刘基仍回金陵，与李善长等画策攻取东吴。刘基方要起身，太祖恰也送出帐外。此时正是晌午时节，只见红日当中有一道黑光，从中相荡。太祖仔细看了一会，对刘基说：“莫非闽、广之地，有小灾么？”刘基说：“此不主小灾，还主东南方有折损一员大将之惨，主公可遣使往东南，晓谕将帅谨慎防御。”遂辞了太祖，竟回金陵，不题，太祖便作书，往谕东南守将胡琛、方靖、胡德济、耿天壁等，各须谨慎军情。四下遣使去讷，因对朱文正说：“汝可谨守南昌，吾当先下湖、广，次定浙西，然后还建康。”文正等应命。即日，太祖领兵离南昌，至湖边，常遇春接入水寨，吩咐检点军士，共有一十六万。太祖下令诸将，各统本部军卒，悉上武昌，待凯旋之日，一总封赏。言罢，大兵顺流而下，竟过潇湘。太祖乘兴作诗：

马渡沙头首蓓香，片云片雨过潇湘。

东风吹醒英雄梦，不是咸阳是洛阳。

不一日，竟抵武昌郡岳州府。原来此城三面皆水，惟北边是陆路。太祖便令正北安营，即令廖永忠、康茂才干江中联舟为长寨，绝他出入救援之路。

却说张定边在鄱阳大败，便夜里把小船装载友谅尸骸，并长子陈理，奔回武昌发表成服。因立陈理即了皇帝的位，建元德寿。恰有探子报知，陈理听了大惊，即时与张定边计议。张定边说：“臣荷先王之恩，自当死报。”乃率兵二万，屯于高冠山。那山极其峻伟，朱师仰面而攻，甚难措办，彼此相持，将有半月。太祖虽愤怒，亦无可奈何。因对众将说：“来朝敢有奋勇先登者，吾当隆以上赏。”只见阵中傅友德当先直上，面上中了一箭，肋下复中一箭，友德呼噪愈力，颜色不变，郭子兴看友德猛力争登，因相与夹攻，被贼一刀，伤了左手，犹然洒血驰击，斩获甚多，贼遂四散而走。我们军士，便据了此山，俯瞰城中，毫忽都见。太祖亲为友德敷调创药，赞叹说：“便是关、张晓勇，亦只如此。”太祖便率兵环攻保安门。

恰说陈英杰见朱兵攻门甚急，便启奏陈理，说：“昔关羽以单刀斩颜良于百万军中，张飞以一骑当曹兵百万于霸陵之左。臣虽不才，愿以死报主公，冲入敌营，斩那朱某首级回来。”陈理说：“他那里有雄兵二十万，勇将千员，不可轻去。”英杰回说：“彼处方才安营，各将决然都在帐整顿队伍，骤然冲入，必可成功。”陈理说：“纵使成功，恐亦难出敌人之手。”英杰仰天叹息，说：“若杀得朱君，志愿毕矣，虽死何惜。”便纵马持刀，直入辕门。太祖方才坐定在胡床上，只见英杰径至帐中，太祖大惊，止有郭英在帐中，便叫：“郭四为我杀贼！”那英杰径对太祖刺将过来。郭英奋呼直入，手起一枪，把英杰登时槊死，将剑梟了首级。太祖即解所御赤战袍，赐与郭英，说：“真是唐之尉迟敬德。”郭英拜受说：“即今可将这贼首级，招陈理来降。”太祖听计。郭英拿了首级，走至辕门，看着众将，说：“因何不守营门，让贼人肆志冲入？犹幸有我在此救主公，你们合当斩首示众。”这些军士齐齐跪下，道：“果是不小心。奈贼人一路杀死了七八人，凶勇得紧，不能阻挡。且营帐未定，都各自去整理，因此疏虞，望将军宽宥！”郭英吩咐：“姑恕你们的死，发令军政司，各打六十，以惩后来。”说罢，匹马单枪，径直向武昌北门而走。陈理同张定边正在城楼上遥望，只见一将提着首级，飞马而来，二人大喜，只说：“是英杰手到功成。”忽然转念道：“陈

将军去时，却是紫袍、金甲，却缘何是白袍、银铠？”便同众人仔细认识，方晓得是郭英。渐渐的来至城下，大叫：“尔等犬羊之徒，焉敢充作虎狼，而戏蛟龙乎？吾今掷还陈英杰首级，汝等若知时务，可速投降；不失富贵。”便将英杰首级从马上一丢，直丢进城里来。又说：“我郭将军且回去，你们可清夜思量。”把马勒转而去。太祖说道：“郭英此去，陈理等必然寒心；然尚在犹豫未决。”便唤编修罗复仁，再到城下，极口备陈利害。那陈理回到殿中，对众人说：“欲降则失了先君的事业；欲不降，则兵粮俱乏，如之奈何！”却闪过杨从政来，说：“昔日秦王子婴降汉，汉且全之；今闻朱公仁德，倘是去降，非惟保身，亦可免及九族黎民之厄。”陈理回看张定边，那定边道：“社稷已危，有负先王之托，惟死而已。”遂拔剑自刎。陈理放声大哭，说：“定边、英杰，是先王托他辅助寡人骁将，今皆身死，孤将何恃！杨丞相可草表投降。”一面吩咐将张定边尸骸，及陈英杰首级俱以礼葬于城外，即进宫中见母亲杨氏，具言纳降一事。杨氏说：“我不能为孟昶之母。”将头撞柱而死。

陈理次日，率群臣换了缟素，拜辞家庙，及友谅的灵，开北门，径到太祖帐中。太祖看见，甚是不忍，令人解其缚。陈理向前俯伏请罪，蒙主上宽释了，便步随车驾入城。凡府库储积，俱令陈理恣意自取，不杀戮一人，所积仓粮，下令散给远近百姓，以舒饥困，百姓大悦。太祖升殿后，陈理复叩头阶下。太祖说：“待我还到金陵，授你官职。”太祖即令陈理发檄与湖、广未附州县。不数日，尽行纳款。因立湖、广行中书省，以杨璟为参知政事，且籍户口、田地、赋税，并记友谅原留宫殿什物器皿，太祖一一细看。后籍上却写友谅镂金床一张，太祖笑说：“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，如此侈奢，焉得不亡。”即令毁弃。此时却是至正二十四年，岁次甲辰二月光景。太祖留军镇守，仍领兵望金陵而回，复入江西至南昌。朱文正、邓愈等，迎接称贺平定武昌一事，不题。

且说太祖偶出营前散步，但见四面山水清幽可爱。正是：

依依柳绿，灼灼桃红。奇花异草，翠柏青松。

正看之时，忽听莺声鸟语，林木青苍，心中不舍，只管信步行去，耳畔微闻钟声。太祖定睛一望，只见一所古寺，周围水绕，寺前又有一座石桥，太祖缓缓行至桥上，但见云浪腾空，波涛汹涌。太祖心中惊惧，站立不住，只得走过桥去，已到寺前。山门口上悬一匾，写着“古雷音寺”。太祖正欲进去，不想一阵怪风响过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花斑虎来，好生厉害。太祖猛然一见，早已跌在山崖石边，口内说道：“吾命休矣！”只见寺中忙奔出一个老僧来，形容古怪，须眉皓然，手执竹杖，口内吆喝：“孽畜，休得无理！”那虎俯伏崖边不动。老僧走近前来，用手扶起太祖，便说：“不知陛下驾临，有失迎候，被这恶畜惊了圣躬，实老僧之罪也。”太祖起来，整整衣冠，看见老僧举止异常，乃开口道：“偶然闲步，何幸得瞻慈容，更劳驱逐恶畜，诚万幸也。”老僧又道：“陛下连日运筹帷幄，因便至此，请方丈一茶，少尽山僧微意。”太祖欲待不去，看见景致清幽，心中羡慕；欲待竟去，犹恐久坐耽迟碍于长行。正在沉吟，和尚又道：“陛下不必迟疑，请献过茶，即

孟昶(chang,音厂)——五代后蜀主昶，耽于声色犬马，尚奢侈。时中原多故，蜀据险一隅，得以无事，及宋师伐蜀，昶军败降，至京师，封秦国公，七日而卒。

七宝溺器——七种宝物合成的小便器具。

送驾返，决不相羈。”太祖遂举步走进山门。但见松柏森森，云连屋宇。又走到一重门首，似王母瑶池，真非人世。不觉已至大殿槛外。太祖抬头一看，正是：

黄金殿宇，白玉楼台。一带平坡，尽是玛瑙砌就；两过阶级，犹如宝石嵌成。碧栏外，万朵金莲腾瑞色；宝殿上，千颗舍利放光明。白玉瓶内，插九曲珊瑚树；矮铜鼎中，焚八宝紫真氲。一对青金榻，两扇白玉屏。珍珠亭，焰焰宝光连白日；琉璃塔，腾腾瑞气接青云。三尊古佛，指破有为、有相；十八罗汉，参透无灭、无生。香风细细菩提树，花雨纷纷紫竹林。

老僧引太祖进殿，众僧参见，俱道：“陛下享人间富贵，一朝帝主，今到寒寺，山荒径僻，多有褻尊之罪。”太祖道：“今来宝刹，得睹人间未见之珍，天下罕有之物，令人目眩神播，不知身在何世。”众僧说：“请陛下一观。此处虽系山径荒凉，也是难得到的。”太祖微笑，抬头四下观玩，真是一尘不染，万虑俱消。只见十数众僧人，身披袈裟，手敲钟鼓，诵经礼忏。太祖看毕，将头点了点，道：“真有诚心！”老僧引着太祖行至方丈。老僧躬身，奉请太祖上座，老僧下席相陪。少顷，小沙弥捧上茶来。须臾茶罢，又摆素斋。老僧说道：“山中无物为敬，多有褻渎！”太祖连称：“不敢，后当报答高情。”斋毕，老僧遂于袖中取出一个缘簿来，面上写着：“万善同归”四字。双手递与太祖，又说道：“愿主上早发慈悲之心！”太祖接过缘簿，揭开一看，俱列历代帝王名讳：第一位是汉文帝，喜施马蹄金一万；第二位却是梁武帝，愿施雪花白银一万；第三位便是唐玄宗，乐施珍宝六斤；第四位是傅大士，施财一万；第五位却是吕蒙正，乐助白金二万；第六位宋仁宗，乐输银三万；第七位晁元相，喜助黄金二百两；第八位则天后，发心乐施七千金。老僧在旁，便说：“如今正在起黄金宝殿，尚少一位未得完成，望陛下发念。”太祖心中想道：“行军需用，尚且不足，那有许多金银布施。”无奈何，提笔写道：“朱元璋助银五千两。”老僧接缘簿，深深一揖，再三致谢，即送缘簿回房。太祖自思道：“那簿上如何有前朝的人，想是历代留下来的亦未可知。”又说道：“和尚不是好惹的，见面就要化缘。我本无心到此，被他将茶果诳住，写上许多银子，若我日后登了大位，当杀此贪僧，灭尽佛教。”猛想起道：“我在此游了一会，何不留题，也不枉来此一场。”遂题于碧玉门上：

手握乾坤杀伐机，威名远镇楚江西。

青锋起处妖氛净，铁马鸣时夜月移。

有志扫除平乱世，无心参悟学菩提。

阴阴古木空留意，三啸长歌过虎溪。

朱太祖题毕，老僧出来，看诗句，变色说道：“我这寺里，是清净极乐之乡，无生、无灭之地。今主上杀伐太重，昨日烧汉兵六十万；江东大战，又伤军卒二十多万，虽然天意，亦当体念民生。贵贱虽殊，痛痒则一。尧、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、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不从。仁与不仁，其理迥别，愿陛下察之。方才以布施之事，陛下即动嗔念，吟诗又动杀机，陛下即有天下，易得之，亦易失之。”遂叫沙弥洗去字迹，太祖自觉惭愧，即便辞回。老僧道：“此地山路险峻，虎狼且多，吾当远送。”二人同行，来至桥上，只见那虎仍然俯伏崖边，太祖看见畏惧。老僧道：“陛下勿惊，此乃家兽耳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老僧又道：“请看军兵，乘舟来寻陛下了。”太祖举目忙看，老僧将手往下一推，扑通一声，跌下河去。太祖大叫道：“死也！”

急忙睁眼看时，已在自己营前。众将一见，甚是欢喜，向前问道：“陛下何处去来？吾等水陆寻了三日，今幸得见天颜。”太祖说：“我才去了半日，如何便是三天。”遂把闲游事体，细细说了一遍，众将称异。当晚即在营内治酒贺喜，饮至更深方散，各归寝处。前人有诗说：

庐山高万丈，原何不接天。

一朝云雾起，天与地相连。

此段即是太祖误入庐山也，不题。

却说次日，太祖出城取路而回。不一日，便至金陵。李善长、刘基、李文忠率文武迎于城外。即上表劝登帝位，太祖不允，次日，复同百官劝进，因择三月朔日，即吴王位，升奉天殿，群臣参拜称贺。次日，太祖告庙，建百司官属，并赐平汉功臣，论功行赏，封陈理为归德侯，又顾李文忠问：“卿等与吴兵交战，胜负如何？”文忠说：“臣与汤和，合兵大败士诚，追至湖州旧馆而回。士诚却从杭州过钱塘，侵婺州等处。后闻陛下大破陈友谅，进克武昌，士诚大惧，连夜领兵，仍还苏州去了。”太祖笑道：“此真穴中鼠耳，但我近日闻陈友定为元把守汀州，今却甚是跋扈，迫胁元福建省平章燕只不花，此事你们得知否？”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复叛

却说太祖说：“陈友定为元把守汀州，闻近来甚是贪残，迫胁元臣，骚扰郡县。我欲遣兵剿灭这厮，你们众官意下如何？”众官都说：“主上不忍生民涂炭，此举甚好。”因命朱亮祖率兵五千，前伐友定，攻取浦城、建阳、崇安等县，亮祖刻日领兵，望汀州进发，不题。却有江西守将朱文正等，檄文来报说：“伪汉陈友谅旧将熊天瑞，向守赣州、南雄、南安、韶州等郡，复负临江之固，不肯来降，望乞兴兵攻讨。”太祖看罢大怒，说：“熊天瑞既已请降，受了厚赏，今复背初言，据我地方，理宜讨罪，以安百姓。”便令常遇春总兵，陆仲亨为副，领兵一万，协同南昌邓愈，合兵南下赣州。遇春得令前去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陈友定前者见陈友谅攻陷汀州，便起兵替元朝出力，复下汀州地面。那元顺帝便敕他镇守汀州，十分隆礼他。他一朝威权在手，因迫胁福建平章燕只不花，把他管的军卒，俱纠集在自己部下。近地州县，所有仓库，俱搬运到自己家里来。至于一应官僚，悉要听他驱使，稍不如意，辄行诛戮。威震闽中、福建地面，正是十分强梁。却闻得金陵兴师攻讨，便与手下骁将王遂、彭时兴、江大成、叶凤计议，说：“金陵将帅，是难惹他的，我们如何迎敌？”那彭时兴思量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此去城东二十五里地方，有座鹤鸣山。这山四面陡绝，两头止有一条出路，又是奇石峻岩，路口止可以一人一马来往。谷里相传有一个火神庙，甚是厉害；若有人在谷中略有声响，惊动了火神，就是青天白日之下，他放出火驴、火马、火龙、火鼠、火鸡、火牛，不论你多少人，俱登时烈火奔腾，活烧熟来吃了，那地方上人，若要在谷中砍伐些柴草，或牧养些牛马，俱要本日投诚，先献了三牲福礼，又于春、秋二祀，将童男、童女祭献，一年之中，方才免祸。如今金陵兵来，须从这山外大道经过，我们可先遣精兵，在山口埋伏，又于牢中，取出该死的罪犯三六十人，假插将军旗号，径在山外大道截战。若战得他过，便可将功赎罪；若战他不过，就可望谷中而走，引他进来，那时只消借火神一餐之饱。更不然，两边伏兵困住他在里面，多则半月，少则十日，命必休矣。此计如何？”那友定听了，拍手大叫道：“大妙，大妙！依计而行。”正说话间，恰报朱亮祖大军，已将到鹤鸣山左近。友定便吩咐叶凤，领兵一千，埋伏山东口子，江大成领兵一千，埋伏山西口子，只待炮响，两边伏兵齐起，不许放走一人。王遂、彭时兴领兵三千，不时在山中前后提防接应，自己领兵五千，镇守汀州。发出该死罪犯百名，打起先锋旗号，在山外大路截战。若是势力不敌，便往山谷中逃匿，引诱朱兵追赶。众人得令去讫。那朱亮祖一路上率了五千人马，果是：

旗开八面，马列双行。一对对整整齐齐，一个个精精猛猛。阃内用严，阃外用宽，真是利用张弛；望星而上，望星而行，恰如庶几夙夜。晓得的说是东征西讨，丝毫不犯王师；不晓得的，只道人喜神欢，春秋祭赛的佛会。

前军报道：“却是汀州鹤鸣山下。前边金鼓齐鸣，想是有贼人截战。”亮祖把弓刀一整，当先迎敌。只见这些贼人，也不打话，竟杀过来，亮祖手起刀落，连杀了三十余人，心下思量：“这伙人，刀也不会拿一拿，分明是

阃(kǔn,音捆)内用严,阃外用宽——阃,郭门。《史记·张释之写唐列传》：“阃以内者,寡人制之,阃以外者,将军制之。”此处形容纪律森严。

伙毛贼，我不如活捉几个，问他下落。”杀近前去，把一个竟活捉了，带在马上。这些贼看了，都拍马而走，竟望鹤鸣山谷里去，亮祖也纵马赶来，方才全军进得谷里，只听一声炮响，两下伏兵俱起，东有叶凤，西有江大成，密密层层，将两头山口把定。亮祖即传令，且下了马，另思计议。便带过那活捉的人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去处，有无去路？你若说个明白，便放了你。”那人备细把火神庙吃人厉害的事，并我们一班俱是罪犯人，假拽旗号，引入谷中的缘由，告诉了一番。亮祖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众兵俱不可声响，且各队埋锅造饭，众军都可饱餐了，便着三百精兵，随我步行，前后探望些出门入户的路头；一边整齐洁净祭品，待我到庙中祝告他，看这神道是甚么光景，何以如此厉害。”吩咐才罢，只见那犯人指道：“山顶上红焰焰的火骡、火马等物，不是精怪来了么？将军可自打点应付他。”亮祖便叫三军一齐都跳上马，不要心惊，就如上阵，也迎他一回，再作计较。方说得完，看他殿中烈烈炽炽，杀奔一阵，火焰，及牛、马、龙、蛇等物出来，中间拥着一个绯袍、金冠、红发、赤脸的妖神，骑着一条火龙，竟向朱军阵上赶来。亮祖定着眼睛，拈弓搭箭，把那冲锋的火马，一箭射中，那马仆地便倒，这个妖神吩咐队下小鬼，把那箭拔了来看，是什么人如此无礼。小鬼得令，把箭拔来，细看了朱亮祖三字。那神便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快回殿中去吧。”原来上阵的箭，恐怕人来争功，那箭上都刻着某人的名字。这个火神，所以晓得是朱亮祖。顷刻之间，山色仍旧清雯。亮祖下了征鞍，对众军说：“这箭虽退了这火神，但不知还是祸还是福，我们还须上山，到殿中探望一番。祭品倘然齐整，即可随用。众军还须各带利器，以备不测。”众人听了，俱说耳朵里也不得闻，眼睛里也不曾见，要都跟随了元帅上山，到庙中探望。亮祖当先，大步的走，行有一里多路，却是山腰光景，造有一个亭子，匾额上写着“天上罗睺”四字。自此直上，俱是大块的火石砌成，约有一丈多阔路道。两边都是松柏的皮，却又似榴树的叶，指着这树问那捉来的人，他说：“这树向来传说是无烟木，火中烧着时，只有焰却无烟，因此人唤他做‘无烟木’。”亮祖又走了百十步，早有一阵风来，都是硫黄焰硝气味，却带有腥秽难当之气。那捉来人便说：“这风叫做‘火风’。这腥臭便是时常有人不晓得的，来冲撞了神明，便烧杀他吃，那山涧中白骨如麻，都是神道所享用的。”亮祖也不回答，只是放开了脚步。又约有半里地面，却又是三间大一个亭子，四围把砖封砌，匾额上题着“蚩天”二字。只一条路上去。那封砌的砖上，大字写道：“来往人各宜自保，勿得上山，恐触神怒。”那人便立住了脚，对亮祖说：“元帅，到此是了。我们每当地方上祭献，也只摆列在此。”亮祖说：“怎么上面不可去？岂有此理！上面有通衢大路，怎么我们便上去不得？”那人说：“元帅，且看那亭子上，现写着不可去的字，小人怎敢抵挡。”亮祖也只是走，那些随行的军校，也都随从上来。又约有半里路途，只见万木影遮，一亭巍立。亭子前后左右，俱生有四块万刃插天的石壁，止有一条小路，从旁可走。远远地却听见木鱼响声。亮祖心中自喜，便在亭子中立了，对那罪人说：“你道没有人上山，缘何有木鱼声嗒嗒的响？”那人也不敢答应。亮祖再将身走上路来，恰好一个道人，带着个铁冠儿，身上穿一领黄色道袍，手中拄一条万年藤的拐杖，背上背四五个药葫芦，一步步走将下来，见了亮祖，拱一拱手，说：“将军你要上山，可往这条路去。”亮祖正要问他话时，他把手一指，转眼间恰不见了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朱亮祖魂返天堂

却说朱亮祖山上见了铁冠道人，正要问他火神光景，那道人把手一指，转眼间却不见了。转过山弯，已是罗睺神庙。朱亮祖走到殿中，这些军从却把祭品摆列端正。亮祖便虔诚拜了四拜，口中祷告一会，又拜了四拜。军士们将纸马焚化毕。亮祖在殿中细看多时，更不见有一些凶险，惟有这些军士们，只在背后说了又笑，笑了又说，不住的聒絮。亮祖因而问道：“为何如此说笑？”军士们那一个敢开口，却有活捉的犯人对着说：“他们军士看见庙中塑的神灵，像元帅面貌，一些儿也不异样，不要说这些丰仪光彩，就是这发髯也都像看了元帅塑的，所以他们如此说笑。”亮祖也不回言，只思量怎么打开敌人，出得这个山的口子。不觉的，那双脚信步走到后殿边，一个黑丛丛树林里。亮祖抬头一看，却是石壁峻岩，中间恰好一条石径。亮祖再去张一张，只听得里面道：“快请进来，快请进来！”亮祖因而放胆，跨脚走进石径里去。转转折折，上面都是顽石生成，止有一个洞口，倒影天光，并不十分昏暗。如此转有二三十折，恰见一块石床，四面更无别物；床上睡着一个神明，与那殿上塑的神道，一毫无二。亮祖口中不语，心下思量说：“想必此神在此山中显灵作怪，今趁他睡着，不如刺死了他。也除地方一害。”于是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把手掣出腰间宝剑，正要向前下手只听得豁喇喇响了一声，山石中裂开一条毫光，石壁上写道：

朱亮祖，朱亮祖，今生今世就是我。暂借你体翼皇明，须知我灵成正果。天上罗睺耀耀明，舒之不竭三昧火。六十余年蜕化神，已未花黄封道左。北靖胡坐西靖戎，尔尔我我随之可。

——铁冠道人谨题

亮祖看了一会，心中想道：“有这等的事，怪不得从来军士说，殿上神明象我。可见得我这身子，就是罗睺神蜕化的，方才路上遇着的道人，戴着铁冠，想就是题诗点化我来。不免向我前身，也来拜他几拜。”才拜得完，只见一片白光，石壁也不见了。亮祖转身仍取旧路而出。这些军士看见一惊，禀道：“元帅不知道往那里进去了，众军人正没寻处，元帅却仍在这里。”亮祖道：“我也不知不觉，走进一个所在去，你们寻有多少时节？”众军说道：“将有一个时辰。但下山路远，求元帅早起身回去。”亮祖应道：“说的是。”便将身走出前殿，辞了神祇，竟下山来。只听山下东西谷边，呐喊摇旗，不住的虚张声势。亮祖在山腰望了半晌，没个理会。顷见红日沉西，亮祖也缓缓步入帐中。这些军士进了晚膳，各向队中去讷。亮祖独对烛光，检阅兵书，想那冲围出谷的计策。忽见招招摇摇，一阵风过，只见日间到山上祭的神道，金盔、绯甲，来到面前。亮祖急起身迎接，分宾而坐。那神说道：“将军此身，今日谅已知道。六十年后，仍当还归此地。但今日被友定困住，将军何以解围？”亮祖说道：“此行为王事而来，不意悟彻我本来面目。今日之困，更望神灵显庇，大使法力，与我主上扫除残虐，绥靖封疆。”那神明道：“这个不难。此东西山口，我一向怪他狭隘昏黯，有害生民来往，但我这点灵光，又托付在将军阳世用事，因此不得上玉皇座前，奏令六丁、六甲神将，开豁这条门路。今将军既在此被困，今夜可即付我灵光，上天奏闻；奏回之时，仍还与将军幻体，明日三更，我当率领丁甲、山鬼、神将、东、西、南路，用火喷开，将军即可分兵，乘火攻杀出去。”亮祖说：“这个极好。但我近到山中，闻神祇用火射人，春秋必须童男童女祭献，此事恐

伤上帝好生之心。”那神明对说：“此是将军本性上事，将军蛻生时，该除多少凶顽，多一个也多不得，少一个也少不得。只因带来这分火性，自然勇猛难消。既然如此说，今夜转奏朝廷，把将军烈火按住，竟做个水早有祷必灵的神道何如？”亮祖大喜，说：“如此便好！”于是拱手而别。亮祖便上胡床，恰如死的一般，睡熟在床上。直到五更，天色将曙，那神道从天庭奏事而回，旋入帐中，嘱咐亮祖说：“我已一一依昨晚所说，奏请玉皇。都依允了。灵光仍付将军，将军可醒来，吩咐三军，晚来攻出重围，相逢有日，前途保重！”亮祖醒来，梳洗了，仍领军士上山，焚香拜谢。到得日暮，作急下山，吩咐今夜三更攻打，不题。

却说陈友定在汀州府中，那王遂等四将，把引诱来军攻打消息，报与友定得知，十分欢喜，大开筵宴庆赏。且打发许多酒食，送王遂等四人帐中，说：“功成之日，另行升赏，今日且各请小宴。”这四将也会齐在山前一个幽雅所在，呼庐浮白的快活。亮祖却吩咐三军上山，砍取柴竹，缚成火把五六百个，待夜间以山上神光为号。神火一动，军中便点着火把，协力乘火杀出口子，众军得令，各出整理齐备。恰有二更左右，帐中军士，果然望见山上殿中火光烛天，那些火马、火骡、火鼠、火鸡、火龙、火牛等件，一些也不见，只见东西各路，都是些执着斧、锤、锯、鏊的牛头、马面，每边约有一二百个，竟奔下来。朱军一齐点起火把，神兵在前，朱兵在后，从东、西山口，悄悄地直杀出来。谁想神兵斧到石落，把口子上的军士，都压死在石头下面。杀到大路，那神明便把手与亮祖一拱说：“此处便有幽明之隔，不得同事，趁此静夜无备，将军可逾山而上，径到城中，攻取城池。那友定恶贯未满，尚得逃脱，不必穷追了。”这火神自向山中去讫。亮祖听言，因令三军直登前岭。谁想这城依山而筑，东南角上，果是依山作城。军士衔枚疾走，下得岭来，已在城中。正是友定府墙。三军便团团围住，亮祖当中杀入。那友定在梦中走将起来，只得在茅厕墙上，跳出逃走，径向建宁而去。亮祖待至天明，安抚了远近百姓，便将檄文前往浦城、建阳、崇安等处招谕。不止一日，三处俱有耆老，里甲，带了文书，投递纳降。亮祖自领全军，竟回金陵奏复。

且说陈友定从厕中跳墙而逃，恐大路上或有军马赶来，也向东南角上，登山逾岭，径寻鹤鸣山一路行走。手下只带有一二百精壮。走过山口，但见东西两路二千个士卒，都不是刀剑所伤，尽是石头压死的。至于王遂、彭时兴、叶凤、江大成四将，竟象石栏圈一个，把四将头颈箍死在内。友定摇头伸着舌，说：“这朱亮祖甚是作怪，怎能运动这些石片下来攻打，希奇，希奇！”回看山口，又是堂堂大路，与前日光景，一些也不同。叹息了一回，寻思元朝建宁守将阮德柔，极是相好，不如且去投他，做些事业，报复前仇，也还未迟。一路之间，提起朱亮祖三字，便胆战心寒。说总有神工鬼力，那有这等奇异，说话之间，已到建宁地面。友定走进德柔府中，将石压军士，失去浦城等事，与德柔细说一遍。那德柔也惊得木呆，半日做不得声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损大将日现黑子

且说元将阮德柔把守建宁，却有陈友定从汀州逃脱来见。那德柔听了朱亮祖劈开石壁，杀伤士卒希奇的事，便说：“仁兄此来，我当为你报仇。此地离处州界限不远，我如今点兵四万屯住锦江，复领一支兵绕出处州山背，便当一鼓攻破城池。”友定应道：“绝好！绝好！”就整顿军马起行，不题。

却说处州镇守大将，姓胡名深，字仲渊，此人沉毅有守，智勇兼全。又评论时文，高出流辈。大小三军，莫不畏之如神，亲之如父；真是浙东一方保障。探子报知信息，他便上了弓弦，出了刀鞘，统领铁甲雄军三千，上马出城迎敌，正遇友定兵到，两边射住了阵脚。

友定看胡深人马不多，纵马直杀过来，胡深把大刀抵住，你东我西，你来我往，战上五十余合。胡深兵十分精猛，各自寻个对手相杀；杀得友定阵中，旗倒盔歪，十停之中，留有五停，友定大败，忘魂丧胆。天色已晚，两家收兵，明日再战。友定自回本阵去讫。胡深领兵入得城来，恰好儿子胡禎迎着，问：“今日之胜，虽荷主上洪福得胜，但父亲不着孩儿出阵，决要自战，却是为何？”胡深说：“你不晓得，那友定因输与亮祖，又失了若干地方，此行倚仗阮德柔，以图报复。其势必劲，其谋必深，你少年人那识行兵神妙。但我今日虽然得胜，此贼明日必另有诡计应付我师，我前日接主上密札，吩咐说：‘日中有黑子，主东南主将不利。’我连日坐卧不安，心神若夫，不意此贼搅扰界限，倘有疏失，我当万死以报主公。你为我子，更宜戮力为国尽忠，为父争气。”言毕不觉泪下。胡禎慌忙答应：“父亲放心，料当必胜。”军中把酒已罢。

次日，黎明时候，胡深传令军中造饭，结束齐整，三千铁甲兵，没一个被半点伤痕。正要上马，只见走过儿子胡禎来说：“父亲今日可令孩儿出阵搦战，稍稍替你气力，父亲可督中军压阵。”胡深笑道：“孩儿不须挂心，我今日若不出阵，那友定便说我畏惧，气力不加，反被贼人笑侮。你可领兵去镇守城池。”吩咐才罢，便跳上马，把身子一扭那马飞也似当先去了。刚刚排列阵势完成，早有陈友定前来，大叫道：“胡将军出来相对，决个胜负。”胡深听了，便说：“陈元帅你为何迷而不悟？你阵上四万甲兵，到晚点数，不上二万有零；我兵三千，全军而返。昨日之战，已见分明，元帅何不顺天来归？我主公仁明英武，群臣乐用，不久四海自当混一。昔日囊融归汉，至今称为英雄。元帅请自三思，何苦伤残士卒！”友定听了一会，也不回言，驰兵竟向阵中杀入。胡深大怒，领三千铁甲兵，杀入重围，把那贼大寨栅登时斫倒，杀到核心，那二万余人，又去了十分之四。友定大败，勒马向建宁路上逃走。胡深纵马赶来，约有二十余里，看看较近，那友定心下转说：“前者被亮祖出奇兵夺去了建阳、崇安、汀州等地，无可安身，幸有阮德柔肯分兵与我报仇，今只存得残兵万余，虽然回去，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。谅他后面又无接应兵马，不如拚死与他再战。”这也是胡深命合当休，上应天象，那友定大喊一声，转马来杀。胡深道：“你正该受死。”两马正将凑合对敌，谁想胡深坐的马，被那旗幡一动，日光竟射过来，只道是什么东西，把双脚一跳，凑巧前脚踏着一把长草，那草把后蹄一绊，绊倒在地。胡深虽便跳下马来，却被贼兵挠钩搭住不放，众军便活缚了过去。三千铁甲兵直冲过来救应，那友定奋力杀奔前来，无可下手，三千铁甲兵士，只得含泪逃回，报胡禎得知。那友定见军士四散，便拍马先回建宁城中见了阮德柔，说：“捉大

将胡深到来。”德柔大喜，就请友定暂回本营，解甲安息，待众军解到胡深，方请公堂筵宴庆贺。友定回至本营，未及半刻，众军把胡深解到。友定便下了阶，解去了缚，说：“且请上堂说话。”胡深只得上堂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既然被擒，愿得一死。倘如释放，便当与公同事圣明，不枉了君明臣良之大道。”说了又说，劝了又劝。友定心中甚是尊爱。不想阮德柔处，屡次打发人来请赴宴，因友定听了胡深言语，只是沉吟，不见发付，便不敢上堂相禀。谁想德柔之贼，坐在自己堂上，正要十分施逞快活，怎奈二三十个差去接的人，都不去回复，忍耐不住，便放开脚步，走到馆门首，大喝到：“陈将军把这胡深一刀两段便了，何必待他说张说李，终不然放了他不成？”友定慌忙下堂迎接，那德柔已到堂前，喝令中军把胡深斩讫报来，连友定也没做理会。顷间，军士献上首级。德柔同友定到府中筵宴。

话分两头，胡深儿子胡禛，在城上自早盼望到晚，杳无消息，自要领兵出城接应，又恐孤城失守。正在狐疑不定，心惊肉跳，却有一种口里说不出的光景。隔不多一会，铁甲兵士到来诉说，马绊被捉事情。胡禛放声大哭，哀动三军。晕倒了半日方醒，次日，申发文书，知会四方接应：一面将事情上表奏闻太祖，申请急调兵将把守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朱亮祖承命攻取汀洲等处，得胜而回，不日来到金陵。次日，入朝朝见，礼毕出班，将前事一一面奏。太祖不胜欢喜，便令御马监将自己所乘骏马，并库中金、银、彩缎，及表里赐与亮祖：亮祖拜谢出朝。只见殿中走过一位使臣，将表章托在手上，口称：“处州府镇守胡深子胡禛，遣来奏闻的表章。”太祖听了“胡深子胡禛”五字，吃了一惊，便问：“胡元帅好么？”那使臣不敢答应，只是两眼泪汪汪。太祖慌忙把表章一看，方知胡深被害，便对宋濂说：“胡将军文武全才，吾方倚重，不意竟为友定这贼所害！”即追赠“缙云伯”，遣使到处州致祭。就荫长子胡禛处州卫，用为将军指挥佾事之职。正在调遣间，恰好徐达领兵回见太祖。太祖见了，便问吕珍消息。徐达回奏：“吕珍闻主公取了湖广，因遁迹苏州。那左君弼来攻牛渚渡，幸托主公洪庇，被臣连败六阵，追至庐州。左君弼复弃庐州，北走陈州。臣即俘其老母妻子解送军前。”太祖令将君弼家眷，择深大宫舍寓寄，支领官俸，优恤隆眷。即对徐达说：“前者军师刘基，在豫州别我时，曾言日中黑子相荡，主损东南方大将之象。今胡深与陈友定相持，马蹶被捉，不屈而死，大可痛怜。我今思量，向年廖永安领兵往救常州，被吕珍所获，后来我兵活捉张九六，他要将永安来换，彼时不知主何意思，不换与他。至今守义不屈，被其羁禁，你可唤附中书写诰文与他，遥授光禄大夫程国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国公，以表孤不忘远臣至意。”徐达领命而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

话说太祖因胡深不屈身死，辗转念及廖永安，陷于张士诚，守义有年，敕授官爵命中书写诰与他家内，以勉忠贞。早有细作报与士诚得知，且说太祖加称吴王封号等事。士诚即自称为帝，改国号为大周，改年号为天祐。立长子张龙为皇太子；次子张豹、张彪、张虬，总理军国重事；以大元帅李伯升，领兵十万，把守湖州；以潘原明领兵五万，把守杭州，阻住钱塘江口；以万户平章尹义，守住太湖。封弟张士信为姑苏王，李伯清为右丞相。一面请命于元朝。而今他也晓得元朝遮护他不得，且做事还有妨碍，尽把监制他的元臣，一一逼胁身死，放情自纵。每常只有提防朱家兵马、征伐浙右意思，这也慢表。

且说常遇春同邓愈领兵进攻赣州，贼将熊天瑞，从东门外十里列阵迎敌，相持日久，胜负未决，太祖乃遣左司郎中汪广洋前往参谋。因谕遇春等道：“天瑞困守孤城，犹笼禽阶兽，谅难逃脱。但恐破城之日，杀伤过多，尔等须以保全生命为心：一则为国家使用，二则为未附者戒，三则不妄诛杀，子孙昌盛，汉时邓禹可以为法。前者，友谅即败，生降诸军，或逃归者，至今军为我用，民为我使。后克武昌，严禁军士入城，故得全一郡之命。苟得郡而无民，虽得何益。正说间，汪广洋来到军中，传与上命。当时幕冬天气，江西近赣诸地，颇苦严寒，闻有天命来谕，保全民命的话，便觉阳和春色，一时照临，都如挟纩一般。遇春见天瑞拒守益坚固，命军士深掘沟池，广立栅栏，周匝围绕，以防救援，且绝城中往来信息。日复一日，已是元至正二十五年，岁在乙巳正月元旦。常遇春等领诸军，在赣州东向金陵称臣祝寿，呼天动地。那天瑞在城上遥望了一会，对那些军士说：“朱家真好臣子，真好礼体，以此光景，颇有一统规模。但未识朱公德量如何？前闻使者到军中传谕，不许妄杀，未知果否？”自言自语下城调遣军士把守。此时春色已动，朱军加倍精锐。又将半月，天瑞自揣力不能支，只得写降书，开门送遇春营内。遇春细看了来情，并问来人心事，已知天瑞困迫。因对来人道：“前者我王驾到江西，你将军已是投降，并收了我主许多赏赍，不意他复生歹心，劳我师旅。今日本当不受纳降，但我何苦为你将军一人之头，带累许多无辜之众，你今回报，叫他再清夜自思，不可造次做事。倘或目下势迫而降，后来仍如今日叛逆，天兵一到。决不容情。”那人回城，备讲了这一番话。次日，天瑞亲到军中负荆纳款。遇春因传令诸军，不许搅动村居百姓，各守队伍。倘有一军走入民居者，刖足示众。号令已毕，止率从者十人进城，调查户籍，释放无罪良民，将存有仓储，尽行散给远近人民，以济骚扰之苦。一面申奏朝廷，一面传檄南安、南雄、韶州等郡，曲谕主上之德意，诸处望风而降，因令原守韶州同知张秉彝，仍守韶州；指挥王屿守南雄；自己统领三军，不日回至金陵。太祖临御戟门颁赏犒劳，因对遇春说：“孤闻将军破敌不杀，足称仁者之师。曹彬之下江南，何以有加。此真天赐将军，以隆我国家也。但思安陆及襄阳一带地方，正是江西肩背，不可不取，还烦将军一行。”遇春拜谢赏资，口衔新命，即日出城，往荆州进发，不表。

挟纩（kuàng，音框）——比喻受人恩惠，像穿棉一样温暖。纩，丝绵。

纳款——指投降。古时战败投降，要缴纳投降的条款。

刖（yuè，音月）足——古代砍掉脚的酷刑。

且说伪周张士诚、元帅李伯升，见朱兵往江西一带征取，湖州谅来无事，悄地率众二十万，星夜兼程而进，竟把诸全新城围住。主将胡德济坚守，即遣使往李文忠处求救。李文忠得报，便率众来援，未至新城十里，土名龙潭地方，文忠传令前军，据险安营搦战。德济知文忠已到，遣人间道对文忠说：“众寡不敌，将军少待大兵，一齐攻杀，方保无虞。”文忠对来使说：“以众论，则我非彼敌；以谋论，则彼非我敌。昔谢玄以兵八千，破苻坚雄兵八十万。若未与战，便遽退避，则彼势益炽，纵有大军到来，难为攻矣。莫若与之一战，死中求生，正在今日。”遂下令说：“彼众而骄，我寡而锐，可一战而擒；擒彼之后，轻重车马，任汝等所取，汝等当戮力同心厮杀。”明日，两军相对，文忠仰天大叫：“朝廷大事，在此一举。敢自爱其身，以后三军哉！”即横槊上马，领了数十铁骑，乘高而下，直捣伯升阵后，冲开中军，一把刀登时砍倒二十余人。即督众乘势四下赶杀，贼兵大溃，自相践踏。胡德济在城，闻知文忠力战，因率城中将士，鼓噪而出，声震山谷，旌旗蔽天，无不以一当百，斩首万级，血流成河，河水尽赤。伯升却要望东而逃，又遇左翼指挥朱亮祖，却好领兵杀来，把大营四下放火腾烧，活捉同金韩谦、元帅周遇、萧山等六百余人，散卒军士七千余众，马一千八百余匹。弃去的辎重、铠甲、器械，山堆阜积。众军士搬运了五六日，尚不能了。李伯升领残兵万余，保伪周五太子，星夜赴苏州而去。文忠仍领兵镇守旧地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太祖命元帅常遇春往取安陆、襄阳、复调江西省左丞邓愈，为湖广平章事，领兵接应。因使人谕知邓愈说：“凡得州郡，汝宜驻兵抚辑降附。近闻元将王保，现集兵汝宁，他的行径，如筑堤壅水，惟恐漏泄。尔往荆南，倘能爱恤军民，则人心之归，犹水之就下。是穿其堤防，使所聚之水，都漏泄也。用力少而成功多，正在今日，尔宜敬之。”邓愈奉命，来至遇春营前，那遇春正与安陆守将任亮血战。看那任亮甚是骁勇，二将斗到五十余合，未分胜负，邓愈大叫道：“常将军，待末将为公活擒此贼……”声未绝，手中展开锦索，向天一撒，把那任亮活捉到马上去了。一个回马，把马一拍，向自己营中跑回。着三军将任亮打入囚车，解金陵候旨发落。遇春见邓愈捉了任亮，便纵马入城，抚慰百姓。即令沔阳卫指挥吴复，在城把守。次日，发兵前至襄阳。只见城门大门，百姓携老扶幼，一路跪接，备说镇守元将，闻风逃遁。遇春吩咐后兵传言，请平章邓愈进城，安辑人民，出榜晓谕，自己统领大兵追杀元将五十余里，因俘士卒五千余众，获马七百余匹，粮一千余石。正要转身回军，恰有元金院张德山、罗明，跪在马前，将穀城一带地方，与思州宣抚并湖广省左丞田仁厚等将，所守镇远、吉州军民二府；婺川、功水、常宁等十县；龙泉、瑞溪、沿河等三十四州，尽行附降。遇春即令军中取过马匹，与三人骑了同至襄阳城中。早有邓愈在府整備筵宴邀入相聚；一面再将得胜纳降事务，修成表章，申奏金陵。内并请改宣抚司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，仍以田仁厚为宣慰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击登闻鼓明冤枉

却说常、邓二将军，统兵攻取荆、襄之地，恰有张德山、罗明、田仁厚三人，闻风而来，归有许多地面。因一面申文保留仁厚为宣慰使，又备说元将任亮，虽被擒获，然壮毅可用，太祖俱允奏。以田仁厚巡抚荆南，仍授宣慰之职；释任亮为指挥僉事；敕令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，镇守襄阳；常遇春暂领兵回金陵，听遣征讨。是时湖广江西皆平，太祖因会集多官计议，说道：“张士诚贪得无厌，僭称皇帝，倘不及时剪灭，小民何忍受其凌辱！”因吩咐将士：“明日在教场观兵，倘能战胜者，受上赏；其有被伤而不退怯者，亦是勇敢之气，受中赏。”诸将帅领命退朝，整点各部军马去讫。次日五更，太祖出宫，排驾直到演武场中坐下，即谓起居郎官詹司，从旁登记今日比试胜负于簿上，以便赏罚。大小三军，个个抖擞精神：遂队、遂伍、遂哨、遂营，刀对刀，枪对枪，射的射，舞的舞。十八般武艺，从大至小件件比试过了。又命火药局装起火铳、火炮、火箭、鸟嘴喷筒等项，都一一试过，自黎明至天晚，太祖照簿上所记胜负，各行赏罚。排驾回宫，昏暗中远远望见一人，倚墙而立，太祖问巡街兵马指挥说：“那人是谁？”指挥即刻将此人拘押到驾前，询问籍贯、姓名。那人回说：“小人攸州人氏，姓彭，双名友信。县官以臣文学，齐发来此。今早方到，闻吾主选拔将士，不敢奏闻，适见驾回，遍走民家回避，以面生可疑，无人许臣进门，因此倚墙而立。”太祖听他言辞清亮，且举动从容，抬头一看，天边霞色粲然。因说：“我方才登驾，以云霓为题，得诗二句。你即有文学。可续成么？”友信奏说：“愿闻温旨！”太祖吟道：

谁把青红线两条，和云和雨系天腰？

友信接应答道：

玉皇知有鸾舆出，万里长空驾彩桥。

太祖听罢大喜，即令明早入朝进见。次日，钟声方歇，太祖密着内臣出朝，探视友信来否。只见友信整衣肃冠已到多时。太祖视朝礼毕，对侍臣说：“此有学有行之士，我欲任为翰林编修，众卿以为如何？”廷臣齐声应道：“极当，极当！”友信拜谢方毕，只听朝门外鼓声冬隆的响，原来太祖欲通天下民情，及世间冤枉，倘无人替他伸理，便任百姓到朝挝击此鼓，名叫“登闻鼓”。如有大小官军，阻遏来人者，处斩。太祖听见，便宣击鼓的进见。不多时，只见一个极美极洁的妇人，年纪只有二十余岁，飘飘冉冉，走向殿前叩了几个头，跪着诉说：“小妇人周氏，父亲是扬子江边渔户。将奴嫁与李郎，在金山寺附近捕鱼为业。方嫁两载，生下一个孩儿。时常有邻家江妈，送我些胭脂花粉，小妇人亦时常把些东西回她，因此往来甚是亲密。一日，李郎捕鱼未回，妇人因邀江妈到家相伴同睡，谁想江妈，暗将僧鞋一双藏在床下。次早，江妈回去，恰好李郎归来，在床下见有僧鞋，疑是妇人与和尚通奸。任我立誓分辩不信，逐我回到娘家。离别时，曾占诗一首，诉明衷情。那诗记得说：

去燕有归期，去妇有别离。妾有堂堂夫，妾有呱呱儿。撇了夫与子，出门将何之？

有声空呜咽，有泪空涟涟。百病皆有药，此病最难医。丈夫心反复，曾不记当时：山盟与

海誓，瞬息竟更移。吁嗟一妇女，方寸有天知！

李郎也只做不闻，只得长别。自此，将及半年，有个新还俗的僧人，叫做惠明，原是金山寺和尚，托媒来说，要娶妇人。父亲作主，便嫁了他。前

晚酒中说出，当年江妈妈时常送些花粉、胭脂，及藏僧鞋的事务，原来都是这和尚的奸谋，因此将小妇人夫妻拆散。后诉本地知县作主，谁想他又央人情，不准呈词。这段冤枉，全仗皇上审理。”太祖听了大怒，即唤殿前校尉，星驰拿捉奸僧、江妈并本地知县，同金山寺合寺僧众到殿前鞫问。不一日，人犯齐到，一一都如妇人所言。登时，命将惠明凌迟处死；江妈主媒枭首，同寺内十二个僧人，坐知情罪杖责；知县遏绝民情，收监究问；其余寺僧，具发边远充军；这妇人仍着原夫李郎领回，永为夫妻。判讫。

暑往寒来，不觉又是孟冬天气。太祖对徐达、常遇春说：“今日士卒训练已精，资粮颇足，公等直率马、步、舟师，一齐进取淮东，先克淮安。顺便攻泰州一带，剪去土诚东北股肱之地。”二将领名辞朝，择日率兵二十万，向淮东一路进发。

且说土诚知朱军攻取风声，即召满朝文武商议。恰有四子张虬向前奏说：“臣意金陵兵马，本欲先取淮安，后攻泰州，我处不如遣舟师进薄淮安，次于范蔡港口，以疑彼师，使他进退两难，彼此分势，日久师老，不战自退。”土诚听了称说有理，即令张虬带领舟师，依计而行，一面又遣人驰赴泰州，令守将史彦忠，小心防守不表。

且说太祖在金陵，探子报知土诚如此行兵信息，因作书谕徐达道：

贼兵驻扎范蔡，不敢陈于上流，分明是欲分我兵势耳，非真有决机之谋也。宜遣廖永忠等，率舟师御之。大军切勿轻动，待他徘徊江上，听其自老。乘其怠情，攻之必克矣。泰州既克，则江北瓦解，不卜可知。

徐达接谕，即率兵驰赴，由淮安至泰州安营。泰州史彦忠早已知风，便对众人商议说：“金陵兵势浩大，若与对敌，必不得利。以我见识，城中粮饷甚多，只宜固守。一面使人往姑苏，求取救兵接应，方可迎敌。”众人都说：“元帅高见。”史彦忠即修表，遣人往苏州求救，调各将士固守城池。朱兵直抵城下，每日令人大叫骂战。彦忠只是坚闭不出。徐达传令，在正南上七里外安下大营。众将都来议攻城攻击之策。徐达说：“吾知此城极其坚固，而且兵多粮广，以力攻之，必不易克，徒伤士卒之命。莫若乘机另生计较。”因命众将每日遣小卒在城下百般毁骂，激他出战。那史彦忠只是在城坚守，不许一人出城，一连相持了半月。徐达见众军无事，即令冯胜帅所部军马一万，进攻高邮去了；过有七八日，又命孙兴祖领兵一万，把守海安去讫；又对遇春、汤和、沐英、朱亮祖、郭英等，说：“我想史彦忠乃东吴善守之将，不若乘此严冬，人将过岁，吾有方略在此。只是事机要密，诸公幸勿漏泄。”即向众人耳旁说了几句，如此，如此。众将说：“元帅之计，甚妙。”次日，徐达传令：“诸军在此，以客为家。今彦忠既不出战，亦且听其自然。目下已是除夜元旦，汝等自宜庆贺数日，以享韶华。”说完，即在帐下设一个大宴会，齐集众将，高歌畅饮，扮戏娱情，一连的热闹了七八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

且表徐达见史彦忠坚守不战，因此设计，令军士也不攻城，趁着三阳佳节，解甲休兵，大吹大擂，一连饮了七八日光景。早有细作看了朱军这般光景，报与彦忠知道。彦忠大笑，说：“如此村野鄙夫，岂堪出任大将。今彼既自骄自肆，上下各无斗志，不如乘机破之，何必定要外兵来援，方才迎敌。”彦忠又恐未必的实，就唤儿子史义说：“我令你前往打探虚实，汝可将书一封，假以投降献城为名，观其动静，事成之日，重重奏请升赏。”史义领令，赍了降书，径投徐达营前，令士卒报入。那些士卒也不阻止，史义直入营中，但闻笙歌聒耳，嬉戏的妆生妆旦，抹朱搽粉，在堂中搬演杂剧。那个徐达元帅，与这些众将，沉酣狼籍，略无纪度。史义在旁，细看了一会，也没有人来查他姓张姓李，又是半晌走到桌子边，摸出书来投递。徐达假作醉眼，问他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史义答说：“小的是史彦忠帐下将书来的。”徐达慢慢地拆开，念说：

泰州守将万户侯史彦忠端肃书奉大德总戎徐公麾下：伏念彦忠思圣泽，愿沃仁风。

昨闻师临敝邑，即欲衔命投降：奈吴有监史，未得隙便。今监使已回，谨献户归降；乞保余生。特此先容，余当面禀。

徐达看书大喜，便以酒与史义吃，问说：“主师几时来降？”史义权对说：“明日即来。”徐达即传令军中，说：“泰州已降，正可设宴作贺。明日可增多筵席十桌。至如带来军士，且到临时，宰杀牛、马犒赏。”史义即时出得营来，又听得帐里鼓吹声歌，不住交作，喜不自胜，即刻回到了泰州，备说三军的榜样。彦忠大喜，说：“今夜不杀徐达，永不为大丈夫。”是日，正是元至正二十六年，丙午正月七日。约莫一更左右，彦忠率兵二万，出泰州南城，悄悄的驰至徐达营前。但闻营中更鼓频敲，便引兵直向营侧，只见满地士卒，皆熟睡不醒。彦忠吩咐将卒说：“汝等不必杀死士卒，径杀徐达，方为大功。”帐中灯烛微明，遥见徐达隐几而卧。彦忠遂令三军，奋力杀入。谁想方踏进营中，都落入坑中。坑深达四丈，下面都是两头尖的铁钉、狼牙、虎爪，陷入即死。仔细一看，却是草人。彦忠大惊，倒戈退步而走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伏兵尽起。东、南、北三面，密密丛丛的军校，杀将拢来。止有西面兵马少些，彦忠便命令军士投西而走。徐达传令，即将火铳、火炮、火箭、长枪手，一齐追来。面前皆是大沟，阔有二丈零，深有三丈零。泰州兵马，堕死不计其数，止约剩有百余士卒。彦忠只得踏着浮尸而逃。此时天色已明，彦忠深恨为朱兵所诱，且行且怨。只见当先一军阻住，为首大将却是汤和，高叫说：“不如早降，免得身死！”彦忠大怒，纵马来战。汤和便举刀相迎。未及数合，彦忠勒马而逃。汤和乘势追杀。将到泰州城边，惟见城上摇摇曳曳，曜日遮云，俱是金陵常元帅旗号。吊桥边旗竿上，早将史义首级，悬在高头。彦忠自度力不能胜，拔剑自刎而死。徐达带领数十人，入城安抚人民。其余军士，不得乱离队伍。次日，发兵一万，前往高邮助冯胜攻打。那高邮守将俞中，被冯胜日夜督战，正在危急，俄闻泰州又破，且益雄兵万余，前来攻打，只得出降，不题。

且说太祖一日说：“濠州是吾家乡里，今被士诚所据，是吾虽有国而实无家！”前者，命韩政率顾时领兵攻取，谁想守将李济领兵拒敌。又着龚希鲁去说萧把都，亦观望未决，因点兵一万，攻他水濂洞内城，又连兵攻打西门。那李济拒守益坚，伤残士卒，难以下手。徐达即取泰州，太祖即驰书与

韩政、顾时，命以云梯、炮石，四面并力攻打，誓在必克。李济力不能支，遂出城纳款。太祖得了捷报，大喜，说：“吾今有国有家矣。”即日起程，驾幸濠州，拜谒陵墓。礼毕，即与诸父老排宴欢叙。因令修城浚池，着顾时驻扎，驾留五日，仍回金陵而去。濠州即降，淮东遂失左臂。于是淮安伪周守将梅思祖、徐州、宿州守将陆聚，皆望风来归。

却说孙兴祖前领徐达将令，把守海安。那兴祖方才扎营十余里，士诚的兵果然来寇海口。兴祖便率兵并力攻杀，活擒将士四百余人，杀死约二千余众。士诚的兵，逐连夜逃遁而去。孙兴祖即进攻通州。那通州守将吴魁，严兵相拒。兴祖向东城外五里安营，便排开阵势，单刀纵马杀来。对阵中米尔忠、张大元、虎布武、李通，一齐接住。兴祖统兵大叫，声震天地，河水若立，把四将一齐杀死，斩首数百级。吴魁连忙奔入城中，紧闭了不敢出战，兴祖也暂领兵而回。

却说徐达见淮安等处投降，便统兵渡江，过了常州，从长兴大路进发，径到太湖，贴着湖州岸上安营。早有伪周守将尹义，练着战船一千余只，在东岸截住去路。哨子探知来报，徐达思量太湖是东吴要地，正直固守，即遣郭英驰入长兴，取船二千余只，同耿炳文调水军在湖边驻扎。次日，即领兵径泛太湖。郭英得令，逐向长兴进发。明日黎明，已同耿炳文到军前来会。徐达见了炳文，便道：“自从将军镇守长兴，备御多方，贼人远遁，毫不敢犯，真非他人所及。”炳文回说：“卑职效劳，是臣子分内之事，未将愧无才能，但心中可尽，不可不为耳。”徐达因问郭英说：“昨劳先锋料理船只，可曾完备否？”郭英道：“已有三千余只，整备湖口了。”徐达便别了耿、郭二人，领兵直至太湖，望东南而行。但见绿水潺潺，清波渺渺，南接洞庭，东连沧海，西注钱塘，北通扬子。五湖之景，此为第一。徐达回顾湖景，因对众将说：“湖光浩荡，长天一色，吾恨无才，不足以写其妙。聊作春湖歌一首，念与诸公请教：

紫气参差烟雾绕，清波荡漾连蓬岛。
湖中落日映金盘，水上风生飞翠鸟。
芦舞银花白蒂轻，荷生翠点青钱小。
洪涛滚滚连天涯，雪浪滔滔连海表。
睨睨 黄莺诉景和，呢喃燕子啼春老。
鱼龙吹浪水云腥，珠浸湖中烟月晓。
岸边游士唤开舟，船上渔翁拖短棹。
南越凭依作障篱，东吴倚借为屏保。
千团星月玉珠帘，万里烟霞瑞气好。
胜景繁华第一寺，轻帆破浪奸邪扫。

歌毕，众将俱称嘉美。满湖中但见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。远望东岸，一派号旗林林的布立得整齐。岸下战艘蜂屯，正是伪周虎将尹义屯扎的水寨。他兵望见朱师将至，便摆开船只，头顶着尾，尾旁着头，一字儿摆开，飘飘荡荡，恰有十里之路，每船上只见头上立着二人，艄上一人，中间舱内五六人，也不呐喊摇旗，鸣金击鼓，俱是一把长枪在手，直冲前来。常遇春与众将看了，大笑说：“这是渔翁的把势，说甚么舟师！”惟是主将徐达见如此形势，急传令三军：“且宜慎重，万勿轻敌。我看他们，必有诡计……”传

令未完，不料他军看见如此光景，便纵船杀入。约有五百余号，后船略不相接。只见小船上号炮一声，那些头尾相接的船，飞也似围将过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薛将军生擒周将

话说我们水军，前船杀进，约有五百余只，后船不继。谁想伪周的小船上，一声号炮，那些一字儿摆开的兵船，却飞也似围将拢来。先前每船上止不过有六七人在上，不知而今平白里，倒有七八十人。画角一声，重重叠叠，如蜂似蚁的围住。朱军的船在内，前后分作两段。只是虚声呐喊，却也不近前厮杀。

且说常遇春、王铭、俞通源、薛显四员虎将，分头杀出，但是我军将到，他们军士便都跳下水去，我船略开，他们仍然跳回船上来。遇春传令说：“他军既然如此，不过欲老我兵耳。但是我军粮草不继，如此三日，则枵腹了，何以当劲兵？我们的船，且集在一处，再作商议……”说还未已，只见船上都说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军船底被他们凿破，涌进水来了。”众军着急，都去舱内补塞。未及半晌，那些水军纷纷的在水上，如履平地而来。将我在外的船只，提起铁锤，只是乱打。顷刻间，朱军溺死的已是一千余人。常遇春等无计可施，遥看三面俱是芦荡，约有二十余里。芦荡之外，仍是无边水面，要望外边援军，他又尽将巨舰在十里之外，重重隔断，声息无闻。遇春仰天叹说：“不意此身沉没在此。”薛显说：“常元帅，你且慢着心焦。这场事务，须从万死一生中，寻个计策。我们且把船一齐荡开，不可聚在一处。倘若他四下里以火相攻，比凿穿船底尤其是厉害。我有一计，即唤众军收拢已坏的船只，尽将舱底打，只留船底，将铁链缚船成，铺浮水面。每片约长十丈，阔二十五丈。板多则负重。每板上立四十人，各持火铳、火炮、火箭等物，乘他巨舰挨挤水面之时，今夜以火攻向前去。其余不坏船只，紧随火器厮杀，必能杀开重围。”俞通源听了摇头说：“不可，不可！我军驾着船板而行，仰视艨艟巨舰，多有二三丈之高，一时难得上去，且风又不便，二者毫无掩蔽，则重伤必多，此计未妥。我仔细思量，尹义守此，不过十万之师，他如今驾着大船，当湖心截住前后，则众军必然尽罄的俱在水面上把守。岸上陆兵见我们前后不应，必不准备，莫如今夜将船分半，竟抵波岸，直劫他岸兵，这叫做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之法也。未知将军以为可否？”遇春听了便说：“二位的议论都好，我如今都用。但只与二位相反的：薛将军说将船底连拢去向后边放火，俞将军虑及以下攻上，且无掩蔽，重伤必多。我如今尽将好船带领火器，到他拦阻的船边放火攻杀，便有遮隔，也无俯仰之苦。俞将军说将船直抵彼岸，乘其无备，劫他岸兵，我们又苦无船可渡，薛将军将船底连拢渡去，此正如破釜沉舟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策，使他两下救应不及，二位以为如何？”众人都说：“绝妙，绝妙！”即令众军将打坏不能装载的船，尽行拆散，把铁链如法连成一片。如今反将底面向天，以防钉脚损伤士卒，及到岸边，仍然翻转，将面子向天，防他水兵被火，逃脱上岸，一时触伤脚底，难以向前。又令在船众军，整理火器等件。俞通源、薛显领兵攻打水寨。自同王铭领兵攻劫岸兵。只待夜间，分头行事。急忙料理，不觉红日西沉，但见湖中清风徐来，水光接天，众籁无声，一碧万顷。可惜只为王中在身，无心盼睐 烟光景色。

却说元帅徐达，在中军听得一声炮响，忽见尹义阵上的船，如飞围绕，

枵(xi o, 音消)腹——肚子饥饿空虚。枵, 空虚。

盼睐(lài, 音赖)——欣赏或领略之意。

把我截做两段。倏忽之间，大船如云而来，似铜墙铁壁，拦阻在湖心内。自知中他奸计，急令军士慢施橹棹，且集众将细议攻打。军令一下，众将会集到船，都说：“起初之际，更不见一只大船，只是几处芦苇荡边，有些捕鱼小船，我们因此也都放心，谁知落他的圈套。”正说话间，那些被溺死的军士，飘飘荡荡，竟如雪片的流到船边，心中十分不忍。欲要打探，更无去路。又不见里面一些响动。俞通海、俞通渊因有兄弟通源截住在内，不觉放声大哭起来。众军汹汹茫茫，也没有个理会。徐达此时待将转回湖口，又思前军无人接应，欲杀向前去，那船上只是把喷筒、火炮、火铳等物，不住的打过来。刀枪、剑戟，密密摆列船上，不让你近前。徐达只是口中不住的叹气，看看傍晚，无计可施，但只吩咐各船上，夜间小心巡哨，静听里面，恐有声闻，以便救应。众将得令。但听得伪周船上鸣锣击鼓，画角长鸣，四下里分头巡更，不觉已是初更左右。只见月色朦胧，星火暗淡，朱军侧耳细听，并不见有一毫动静。将近二更，只见水面上刮起波纹，早有软浪，打到船头。徐达独坐舱中，闻得风声，愈加烦闷。且说里面被围，水帅俞通源、薛显传令，凡是好船，都撑转船头，仍从原路而行。恰好趁着顺风，倏忽之间，都顶尹义大船的舵上，只待常遇春等船板渡军上岸，以放炮为号。一边放火杀出，一边上岸杀入。且喜他的船上，都料如此布列，万无一失，俱各放心安睡。起初，敲更鼓的，与那提铃、喝号的，虽是严明，挨至三更，俱各倦然睡去。我们在船板上渡水的军，虽遇了风，幸无篷扇，止得一片光板，奋力撑持，已到彼岸。遇春即令将船板尽行翻转，塞满岸边，即衔枚疾走，不及一里，已是尹义陆寨，更没有一人巡视。遇春吩咐军士，四下里放起火炮。一时火光烛天，直杀入寨里去。此时止有伪周副将石清在寨把守，梦中惊起，不知此兵从何而降，盔甲都不及穿。遇春带领虎将王铭，横冲直撞，喊杀连天，没一个敢来迎敌。即将石清擒住，不表。

且表俞通源、薛显，因顺风船到得早，即令齐将火炮、火铳、火箭及芦苇引人之物，轻轻着水军抓上各船艄上，设法准备、正好安置妥贴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即便同时发作起来。火又猛，风又大，尹义听得喊声从后而起，即披甲跳出舱来。只见火光彻天，一时间，水上连拢的船一只也放不开，只得向小船中逃走。外面徐达船上，看见敌船上火起，不住的喊杀，也杀将进来。不上一个时辰，将三千敌船，尽皆烧了，没有一个逃脱的军士。真好一场厮杀。正是：

万道红光，满天烟障。远望似片片云霞，罩着湖中绿水，近观如条条锦绣，映来水面清波。三江夏口，那数妙计周郎，骊山顶头，不羨美人褒姒。起初间烈焰焰一丛不散，便浮梁御器厂闪烁惊人，到后来虚飘飘万点移开，便深秋萤火虫焰光满目。沸水腾川，不让昔咸阳三月，炊人爨骨，谁说这鬼火神灯。真是：丙丁烘得千千里，蚩火烧得万万魂。

尹义落得小船逃走，回看一眼，伤心顿足，道：“可怜！可惜！只说要围他，谁知反受其害。”正在顿足不暇，又被朱亮祖、沐英，将小船杀近前来。约到岸边，满岸口都是船板，钉头向天，正要提步而走，早有朱亮祖追上，一捶打落水中，活捉去了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杀巡哨假击锣梆

且说常遇春分兵两支，水陆夹攻，前后接应，将及天明，一齐会集。徐达传令鸣金收军，与常遇春、俞通源、薛显、王铭等相见。真如再生兄弟，梦里重逢，不胜之喜。即唤军士将尹义、石清泉首。随集众船，直走湖州的昆山崖边屯扎。与伪周的兵，水陆交战，共计有五阵，伪周兵马大败。遂统三军，直抵湖州城下。丞相张士信闻知大惊，即率境内精兵十万，径往旧馆地方，以击朱军之背。常遇春探知此信，便对徐达说：“贼兵此计，是欲使我兵前后受敌。既来困我的兵，又来分我的势，不可不防。不如待未将与朱亮祖、王铭拣选健士三千，径从大全港而入，结营东阡，复抗敌人之背，因令军士负土阻塞港口，绝其归路，此计何如？”徐达道：“所见亦妙，常将军依此而行。”遇春领令，即引兵前往东阡屯驻。七信阵上，早有先锋徐义出马迎敌。遇春一边摆开阵势，一面唤众将士，吩咐说：“今日士信有兵十万，我兵仅止三千，尔等切须努力尽心，功成之日，当受上赏，决不食言。”便传令军中将酒过来。遇春酌酒在手，对众将说：“敢有面不带矢，身不被伤者，有如此酒。”即持刀勒马，当先而出。一见徐义，也不打话，便把刀乱砍，好似剖瓜切菜。那三千人看见，即放马杀去。杀得士信阵上的兵，人人胆战，个个心寒，只得四散而脱。徐义引残兵数百，向树林中伏了一夜，方才脱逃得去。遇春一领绿色征袍，及一匹追风白马，俱被染得浑身血迹。东阡前后五里地面，东倒西歪，都是死尸堆积。张士信连夜申奏士诚，说：“金陵兵势浩大，望御驾亲征。”士诚允请，即刻带五太子及吕珍、朱暹等，再添兵五万，驾了赤龙船，列阵于乌龙镇上，与朱军相去不远。常遇春即唤副将王铭说：“我闻五太子虽然矮小，其实精悍，力敌万人，人都说他平地能跃起三丈。又吕珍亦是力雄气足，非比寻常。今又加兵五万前来。我兵三千，明日何以抵敌？今我再三思量，士诚驾了大舟而来，其兵必疲，不如今夜乘其困惫，汝速领水军驾小舟百只，各带火具，傍近大船，四散放火攻杀。他见势头不利，必然登岸而逃。我于东、南、北三面树林中，插旌旗，挂灯火，令军士五百人击鼓呐喊。他必向西路而走，我同朱将军带领二千勇士，于西路左右，参差犄角，待他来时，分头而出，倘不能擒，亦必破胆。”王铭领命。将近初更，先驾一舟前往。恰好士诚水寨中有五六个一队，在岸上左右巡哨过来。王铭向前，将一个敲锣的一把扭住，说：“你且勿叫，若叫起来，吾即杀你。你本身姓甚名谁？派在何营巡哨？”那人便说：“我姓王，排行第七，叫做王七星。派在前营巡风，一连六个人。”王铭一一问个仔细，将六人杀了，把号衣剥将下来，交与面貌相似的六人，依照巡哨的打扮，即叫军士把那六人尸首，丢在远处河中。正好收拾停当，又见一伙儿六人，又慢慢地提铃击梆走将过来。王铭叫道：“阿哥，我王七星早在镇上抢有熟牛肉一包，我们同伴邱大元又抢有白酒一樽，我们今日辛辛苦苦，到晚上却要坐享了，到船艙上去安睡，不意义派令巡哨。阿哥们，可怜儿见，替我们在此巡哨一回，待我兄弟们走到船吃些儿就来，也不枉了同伙共事。”其中有两个便说：“这个有何不可，但我们也要吃一盅酒，嚼块儿肉，方肯替待替待。”王铭便答应说：“这些酒，这些肉，又不是真金白银买来的，不过是用首饰货换来的。俗说：‘首饰买的，将来结交兄弟。’有何不可，就请下船。”直到半路光景，中间一个说：“我们两处巡哨人，俱走了来，倘有失误，明早吃军政司棍子。王七哥，你可先同他们伙中四位去吃一些儿，再来

换我们。公私两尽何如？”王铭答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一头走，一头问他们是张三李四的名字。倏忽间，将近船边，王铭先跳上船，把后脚将岸一蹬，那船忽地里离岸有二三丈。王铭便把篙子在手，撑将过来，说道：“列兄，逐位儿请下船，但船小不堪重载。”舱中早有一个知心的持刀在手。王铭先把手接着一个下船，便将身子故意一推，将那人推进船舱里。那人叫一声：“啊呀！”就不见响。王铭因而再把手接一个下船，接连四个，皆如此做作。谁知那人叫得一声，俱被舱中人杀了。王铭即时收拾起四人尸首，把他衣服与我军士四人穿了。又到岸上来，叫两个吃酒。那两人又被朱军照前方法结果了性命，王铭侧耳一听，已是三更一点，即唤从军招呼众船，到来行事。正说之间，又有南边巡哨的人六个走来。王铭把嘴一拱，只见我军士即将他们两个扭住厮打，说：“今朝为何没有饭分与我等吃？”那二人说：“我何曾认得你！”扭来扭去，四个滚作一团，一滚直滚落河岸边去了。朱军即掣出刀来砍了。口里叫说：“你便诈死，我明日与你哨长处讲理。”扒上岸来，那四个人亦被王铭一般把来结果了性命。三处巡哨的，此时却已都是王铭手下所扮的，敲锣击柝，走来走去，不上半会，只见朱军的船如蚁而至。王铭便在岸上大叫说：“张千户，偏你护驾来迟，王爷发怒，方才被我们遮过也。如今你这百只小船，不可在外，可分投里面去支值，省得再误大事，招惹受军政司计较。”那小船上便应道：“岸上招呼的莫不是羽林卫左哨王七哥么？”王铭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那人叫声：“多谢回护，明日店中相谢。”便领了小船儿，只向大船儿边撑进去。那船上人只道果是护驾的官军，又是王七星在岸上打话，那里来提防他，任他分头在船旁往来。再停了半会，将近三更左侧，王铭在岸上越发敲得响朗，即对船上说道：“船上官长，趁我此时精神，可以略略睡一睡儿，若到四更左右，我招呼你们苏醒，那时候待我们也偷些懒儿如何？”船上人说：“这等甚好，你们却要小心。”王铭说：“这个敢替你取笑耍子哩。”那船上因此也都去打睡了。王铭低叫众军说：“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”那小船上人，便即四下放起火来。王铭看见火热已猛，四下已难救了，便唤众人驾的小船，一一放开，在岸上大喊道：“船中有火，可起来，可起来……”方叫得完，那船上的人，梦中惊跳起来。见士诚龙舟上已是烈焰腾空，连自家带来的火具，见火一齐发作。五太子见势头不好，便从烟火中抢得士诚出来，便登岸而逃。吕珍、朱退在后面相随。其大小官军，约莫烧死了大半。逃得性命的，昏昏花花也分不清东南西北。王铭假意上前跪说：“王爷还向西路而行，庶于姑苏近路。”便又指南边、东边、北边三处说：“他三路兵，又赶来了。”众军也说陛下还是向西边为妙。士诚说：“巡哨军士，极说得有理，明日可到军前请赏。”王铭一路走，一面喝道：“小的是左哨王七星，求王爷抬举！”未及半里，忽见一个水缺，假意一跌，直跌到河边，大叫：“疼杀我也！”那士诚及残军，已去的远。走上岸来，一望，那水寨正聒聒噪噪，火势十分猛烈。恰有朱船一只摇来，王铭跳上船头，自回营中而去。那五太子保着士诚向西而行，说道：“远望朱兵都从东、南、北三面追赶，偏独不晓得我们从此逃脱，是天赐一条便路，以宽我王之忧。”未知逃出性命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张士诚被围西脱

那士诚从水上逃脱，因王铭假说，果然向西而走。又见朱军东、南、北三方尽布旗旆，越发不敢向别路去。但只见：

路途间高高低低，也分不出是泥是石；黑暗地挨挨错错，又那辨得谁君谁臣。一心要走苏州，恰恨水远山遥，不曾会得缩地法；转念回思水寨，猛可天昏地黑，谁人解有反风。虽船底便是波涛，救不上边烈焰，说什么火水既济，本性原无尔我。突地的竟成仇敌，那里是四海一家。乌龙镇上驻不得赤龙舟，搅得翻江震海；大全港中做不得周全事，空教拔地摇山。

此时天色已是黎明，士诚带领残兵，放心前行。远远望见一座丛林，正要走近，谁想一声炮响，杀出一支人马来。当先一员大将，正是朱亮祖，在前阻住。士诚见了，慌做一堆，说：“如此残兵，何能对敌？”五太子走上前来，说：“臣儿敌住朱军，父皇可与吕珍、朱暹竟从荒郊之内，保驾而走，庶可保全。”众将都道：“有理。”五太子领兵万余，排开阵势，叫道：“谁人敢来阻挡，可晓得五太子么？”朱亮祖便持刀杀出阵来，喝道：“好不识天时。你若与父同降，包你后半生受用；不然，恐大祸一到，悔之不及。”五太子听了大怒，直抡刀乱砍。亮祖因而抵敌，来来往往，约有二十回合。那五太子虽然勇悍，因夜来被火惊呆了，且一心上要保护士诚，那里有心贪战。亮祖明知伪周的阵上，只有他与吕珍，略略较可，我如今不放他宽转，便听士诚落荒而走，料常遇春在前，必捉得住。因此只是诱他相杀。古来说得好：“一身做不得两件事，一时丢不得两条心。”那五太子没了心思，刀法渐渐乱了。朱亮祖心中忖道：“杀死了他，也不为难，不如活捉了这贼。走向前面，把士诚看看寒心，恰有许多妙处。”便纵马向前而去，五太子只道亮祖竟去追赶士诚，也纵马赶来。亮祖轻轻放下大刀，带回马头，喝道：“那里走！”这一声，直个似地塌天倾，山崩雷震，吓得五太子打一个寒噤，即便抢上一步，劈手的将五太子活捉过来，唤军士用软索团团的捆了。那太子身原矮小，团拢来竟像一个大牛粪堆。落了囚车，解往军前而去。只听得后面叫一声：“朱将军，你捉的是何人？”亮祖回身一看，恰是王铭，打发水军船往河里自回。他率精兵一百人，从陆路赶来，帮捉士诚等众。亮祖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前面烟尘蔽天，必定是常将军发动伏兵，挡住士诚不放。我如今和你分为左右二翼，前去接应，杀一个干净，心上也爽利些。”二人行约里许，果见吕珍、朱暹同遇春三人，杀做一堆，在狭隘路口阻住士诚过去。看官看到此处，必以为既有遇春与二人相敌，又有亮祖、王铭杀来，不要说一个士诚，便十个士诚，走那里去。谁知士诚的性命，尚未该绝，忽地里起了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的卷来。恰好遇春、朱暹二人的马，一齐滚下田坡里去。那坡底有一丈余深，泥泞坑坎，一时难得起来。吕珍即领残兵，保了士城，如飞的过了这个路口去了。那些军士也都乘势逃脱而行。那两个在坑中光拳的厮打。亮祖即同王铭另寻一条下礮的小路，走上前去，轻舒猿臂，把朱暹捉住，陷在囚车上，即忙与常遇春另换了身上衣服，整顿上马。遥望士诚的败兵残卒，已离有十余里，追之料来不及。因率兵前往湖州，与徐达相会。那士信闻知士诚兵败，也舍了旧馆地面，领残兵而回。

旗旆（pèi，音配）——泛指旗帜。

礮（kàn，音看）——山崖。

恰说湖州正是伪周虎将李伯升，领着十万雄兵镇守。闻知朱兵攻打，他便引兵迎敌。阵上常遇春当先出马，叫道：“李将军何不早献城池，以图重用。”伯升回到：“你不守地方，犯我境界，丧亡就在眼前，为何反说大话！”遇春听了这一句话，怒气填胸，无明火直高三丈，手起鞭落，打中伯升后心，那伯升负痛而走。遇春催兵追杀过来，死者不计其数，降的也有万余人。伯升连夜申奏苏州求救，即紧闭城门，不敢出战。徐达乘势便令大小三军，将那湖州围住。不上两日，丞相李伯清接着湖州求救的表文，即转奏士诚说：“金陵的兵围困湖州甚急，乞早定退兵之策……”说犹未了，只见张士信过来，说：“臣愿领兵前往，以保湖州。”李伯清说：“朱兵粮多将勇，今若与战，恐未必胜；以臣愚见，不若径往建康，说以利害，使两国休兵，庶为长策。”士诚听了，便说：“此事即烦贤卿一行。”仍遣士信为元帅，吕珍副之；张虬为先锋，领兵十万，前往湖州教授；一面打发李伯清到金陵讲和，不表。

且说太祖见士诚遣兵调将，都去救援湖州，因对军师刘基商议，说：“不如趁着此时，攻取浙江一带何如？”刘基道：“好！”即传令速到金华，命李文忠总水陆军兵，向临安、富春一路进发，全收江北地面。军师刘基致书道：“此行不数日间，即当获一伪周细作，元帅可以正理折之。”文忠领旨，取路前进，分遣指挥朱亮祖、耿天壁前攻桐庐。那守帅戴元，闻知亮祖来到，摇头伸舌，对军士说：“这就是与陈友定交兵，运石劈死士卒的朱将军。我们何苦送死。”便率众出降。文忠在军中闻报，随着亮祖同耿天壁及指挥袁洪、孙虎进克富阳。那富阳县治，前面大江，后枕峻岭，右有鹤山，插出江口，石骨峻嶒，朝夕当潮水浸射。再下又有大领头，又有扶山头，都是山高水深，易于把守。至如左边有鹿山，绕住水口；再上十里，有长山弄；再行三十里，有清水港，重重围绕。真个是“一夫当关，万人莫敌”的去处。那亮祖得了将令，因对三人说：“此行不可当耍，我们须把水、陆二军，俱屯扎在幽静所在，且先向前打探出门入户的径路，并看好我军可埋伏接应的所在，方可进攻。”便令天壁、袁洪二人，带领能事的十余人，驾着小舟，扮着长江上打鱼的渔户，往前面打探水路，及沿江共对岸动静，自己便同孙虎带领壮兵二三千人，手持钢叉、戈箭，穿上虎、豹、麋鹿等皮袄，扮作捕野兽的猎户，径往后面山上寻取小径，探望陆路关隘及城中消息。再着报子知会文忠，叫他水、陆军马，缓缓而来。又吩咐本部水、陆官军，亦不许擅离部位，如违，按军法处斩。

且说耿天壁、袁洪同十数人坐着六只小船，带了捕鱼网罟，依着萧山岸边捕鱼地方慢慢的放过富阳扶山头来，一望渺茫，再没有一个船只往来。只见大岭头左右战船约有二百余只，屯在江里。那六只船，或前或后，顺流撒起鱼网来。船后艄敲着渔梆，荡荡，正贴拢岸边而来。只见兵船上几个人，在舱中伸出头来，看了一眼，叫道：“这是什么太平时节，你们大胆在此捉鱼哩！”那渔船上便应道：“船上长官，我们岂不知生死，因诸暨县太爷，不知要办什么酒席，发出官票来，要取鲥鱼二十尾，每尾俱要八斤重，

峻嶒（léng cé ng，音棱层）——形容山高。

罟（g，音古）——捕鱼的网。

（li o，音潦）——，小船。 ，此处指小船一条挨一条。

鲥（shí，音时）鱼——是一种名贵的食用鱼。属于海产鱼类，春季到珠江、长江等河流中产卵。

一样的大。小人也曾稟知：‘江上防守甚严，一时措手难办。’他便大怒，把我们各打三十大板，克期定要。”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

且说兵船上人看见打鱼的船，渐渐傍来，即便喝道：“你船上捕鱼的，敢是铁做的头么，敢在此来往。”船上一齐应道：“长官且听，我们也只为官差，没奈何，在此辛辛苦苦的。你们不信，臂腿打得破烂在这里。……”说未完，一个人便脱下裤子来，两腿上血淋淋的怕人。那些军士便都道：“可怜！可恨！就似我们县里的瘟官，一样不通人情的。”又有一个打鱼的说：“你们县官，一向闻将说好，怎么你们也说这个话儿？”恰有一人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只恐干事不了，我们这个李天禄，终日克减军粮，如今却要我们当风抵浪，可惜只是朱兵不来；若来呵，我们这伙儿散了，还在这里不成。那打鱼的摇着船，也笑道：“长官，长官！怕众人不是你一人的心哩。”那人又道：“这个倒是人人真情，怕他做甚？”渔船上因唱个吴歌道：

峻嶒石壁倚江干，水阔渔船卧晚烟。

夕阳万树依岩岸，秋影千帆接远天。

接远天，接远天，寒云落雁渡沙边。

耳中听说心中语，说道无缘也有缘。

一边摇，一边唱，渐到鹤山嘴上又望见一丛兵船，大大小小也有二百只，恰一般如此，懈懈的不甚提防。那六只渔船，摆来摆去，不住在东西打探实落消息。又只见一个官儿，远远的骑着匹马，前面却有数十对弓兵，俱执着枪刀或火器的。又有两个人，背着两面水牌，牌上写许多字迹。一声高一声低，喝将过来，在水兵船边坐下。这些船上官兵，俱披挂盔甲，手执器械，在船边立着。赵甲、钱乙、孙丙、李丁逐名的点过去。一船完了，又是一船。看看点完了，又听得那官口里吩咐道：“主将有令，建康朱兵不日到来，你们须要小心把守。岸上人不许下船，船上人不许上岸。江上船只不许一个往来，恐有奸细。若是岸上有些疏失，罪坐陆兵；若是江上有些疏失，罪坐水兵，杀得朱兵一个，赏银十两；杀得十个，赏银百两，官升三级。前者，或有粮饷扣除，今尽行补足外，又每日每名加给行粮银二钱。汝等须要努力同心，务在必胜。”吩咐才完，人人皆奋勇十倍。那官儿正欲起身，忽指着这渔船说：“这些船决不许一个拢来，你们可吩咐他们，火速回去；倘若不从，拿来枭首示众。”那渔船听了，便也慌忙依他撑过鹤山去了。渐到江心，六只船商议道：“看了起初光景甚觉容易，及至号令，便大不相同。我们且把船荡去，看鹿山头边施为怎么，方可计较用事。”说说笑笑，因指一个说：“你先前腿上的血，从那里来的？”那军士应说：“这就是早时杀鸡来吃饭的鸡血。”十余人拍手大笑。不觉的船到鹤山嘴上，只见远远的兵船，望见我们的渔船，便都立在船头摇着旗，弯着弓，喝道：“你们这些船做什么的？”渔人见问，便流水将网撒到大江中去。这些水兵看是捕鱼的，各各下舱去了，众人打个暗号，仍旧放到江心里来。日间大都如此了，夜里再放了船去打探，话不絮烦。

且说亮祖同孙虎带了些人，径寻富阳后山小路而行。由先贤程伊川的衣冠墓，上鹿山麦阪岭，又过了十来个山头。天色向晚，路径错杂。远远望见一个坡里，盖着几间茅屋，一点灯光射将出来。亮祖便领众人上前叩门，只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儿在门里盘问说：“是那一个？”亮祖便应说：“我们是桐庐猎户张十七，因赶一个野兽儿在这近边，如今天晚，不便找寻，特到府上讨扰一宵，明日奉酬金帛。万望父老相容。”那老儿摇得头落说：“客

官请别处方便，我这里一来浅窄；二来寒舍偶有小事；三来前面不上半里路，就有旅店，何不到那边倒稳便。”才说得完，即走进里面去了。亮祖因叫人去前后树林探望，再没有一个人家可以借宿，只得再去叩门。那里面任你怎么样叫，再不来睬你。惹得孙虎火性起来，跑到后门边，恰有一只犬，狺狺的吠，他即抽出腰刀一刀，说：“你家里人，一毫不晓事。我们奉了上司明文，到此要虎胆合药，限定时日，不许有违。在山砍山，遇水渡水。先前明明赶了个大虫到你后园，你这人家怎么如此大胆，竟、闭了门，不许我们来捉。你等今日既不开门，只恐明日禀知上司，教你这老头，死不死，活不活的苦哩。”别叫几个军士，假意在后树林中，不住的叫喊。又扒到树上，故意截些竹、木，在屋上草里乱丢下去。顷刻间，又砍了一堆茅草，放在他的房边，便把取火的石头敲了几下，那火烘烘的着起来。里面人只当延烧屋宇，慌忙开了后门来救。那些军士，一个做恶，一个做好，早把身子捱进他家里去。那老儿见势头不好，只得张起灯来，开前门接入。亮祖等一伙人，进内坐下。朱亮祖到堂上与老儿施了个礼，说：“老丈休得见怪，我们只因前后没处安身，故此兄弟们造次行事。”老儿道：“列位大哥，休要发恼。我这里地名叫做塔前。近来有个姓宋的，专能行妖术，兄弟四人，俱会剪纸为马，撒豆成兵。平日间，只在村坊上，或邻近地方，卖些符法；敬重他的，他便乘机骗些财帛，或是酒食；倘若不敬重他，他便在人家门首边，或厨头边，或厅堂边，做下些妖法，使你家中日夜不得安稳，然后待人去请求他，他便开了大口，要多少谢仪，方肯替你收拾回去。因此，人都称他做宋菩萨，或称为殿下，今者我们县官，为建康朱兵杀来，因此礼请这宋殿下，要他在军中作法救护。他说一句话儿，官吏无不奉行。我们近邻与他有口舌的，他就乘机报复。今早，又叫县官行牌来说：“朱兵既取桐庐，谅不日要来攻打，必有细作到来打探虚实，须要严行保甲，不许容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。”在下原与他有些小隙。今见大哥们一伙人，又不是我本县居民，倘有些山高水深，必然落在他的圈套里，所以方才不敢应命。”亮祖说：“我们只道为着甚的，原来如此，请老人家宽心！”那老儿叫伴当快关好了前后门，便告辞进去了。亮祖因吩咐从人做了晚膳，各取出被铺来睡了。次早起来，吃些早膳，仍然猎人打扮，别了老儿，上山取小路而行。扒山过岭，约有十余里，恰见树木参差，郁丛丛的俱是长松翠柏，地上俱是矮蓬的竹条荆棘。真个是上不见天，下不见地。亮祖把眼细细一望，正是官衙后面，所以荫养这些草木。亮祖便对孙虎说：“你可记着此处。”孙虎应道：“得令。”正待要走过去，只见摇旗呐喊，火炮连声。亮祖吃了一惊。原来县官在那里操演军士。亮祖因而立住了脚，细细看他的光景，马军步卒一共也不上五千之众。未及半个时辰，恰见一连三四个，都一般披了发，叉了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如律令！”只见一个红葫芦，早有许多盔甲、军马，分着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方旗号，倒将出来。又有一个把药葫芦一倾，却是许多虎、豹、狮、象，张牙舞爪，在演武场中扑来扑去，把这些军士赶得没处安身，那县官也没做理会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狺狺（yín，音银）——群犬吠声。

隙——仇怨。

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连剿六叛

却说那四个人，起初一个，从葫芦内放出许多兵马，在场中厮杀。又一个，放出花花斑斑一阵的虎、豹、狮、象，往来扑人，那些人东奔西走，不住逃避。正在没可奈何，恰又从中一个，把手一伸，将头发一抖，那头发便冲出万道火光，直射出来，这些人马、走兽，都在火中奔窜。谁想走过人来，把剑一指，陡地飞沙走石，大雨倾盆，那火也渐渐没了，人马、走兽也都不见了。须臾仍然天清月朗，雨散云收，演武场上打了得胜鼓回军。朱亮祖看了一番，同众人取旧路而回，径到鹿山嘴上，远望江中恰好六只渔船，也趁着月色摇上来。众人立在岸边，打个暗号，都落了船，回得本寨，便商议道：“明日耿天壁，可领兵四千，驾船百只，往对岸而行，待我陆兵交战时，以百子炮为号，炮声响处，便将船直杀过来；再令袁洪带领水军一千，往来江上接应；孙虎今夜更深时候，率领短刀手，带着防牌，仍到山边小路，直到县治背后，树林里埋伏，也待百子炮响，竟在山后杀出，放火烧他衙署。”亮祖自领岸兵，到大路上攻打，水陆兵马，俱带牛、羊、狗血，装贮竹筒，若遇妖人，便一齐喷出；一边着人火速催赶元帅李文忠大队人马到来督阵，分调已毕。

次日黎明，拔寨而进。探子报知李天禄，天禄即请宋家兄弟四人，在阵后相机作法对战，自领岸上人马，直来抵敌。两马相交，那天禄战了不上两合，便往本阵而走，亮祖督率三军奔杀过去，只见黑风过处，有许多人马，分着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旗甲，并那些虎、豹、狮、象等兽，狰狞咆哮的，一齐乱杀出来。亮祖已知他是妖术，即令三军把马头掇转，团团的驻扎在一处，其余步兵，依着马军向前而立。一个檠榔间着一个钢叉，一个滚牌间着一个鸟嘴，并一个长枪，五个一排，五个一排，周围的扎着。听他横冲直撞，只把牛、马、猪、狗等血喷出，不许乱动。众人得令，但见这些妖物，撞着血便飘飘化着纸儿飞去。那宋家兄弟，看大军不退，便把妖火来攻杀。朱兵也识得破，全然不怕。亮祖便着三军叫道：“你这宋贼妖法，我们阵中个个晓得，不必再来施逞。”李天禄听了，因此舍命而逃。未及半里，只听得一声百子炮响，震得：

天柱折了西北，地角陷了东南。蚊龙在海底，惊得头摇；猛虎在林间，忙将尾摆。

亮祖乘势紧紧的追来，将到鹤山嘴边，早有孙虎在山后，领着群刀手奋杀出来。四下里杀入官衙，把火炽炽放着。军马杀伤大半，这些妖人，幸得逃脱。天禄便舍命逃到江口，跳下船来，那船上人欣欣的说：“元帅可将身钻进舱中，免得建康军看见了来赶。”天禄把头一低，正要进舱，被这船头上人，将手来反绑了，说道：“你这贼，可不认得耿将军，竟来虎头上搔痒，船上军人可把他捆了，解送营里去。”正好捉得上岸，恰有李文忠大军已到。朱亮祖、耿天壁、孙虎、袁洪等来到帐中。文忠对亮祖说：“桐庐、富阳是杭州东南要路，将军一鼓而下，功绩非轻。明日将军可合兵进围余杭，然后议取杭州。”当日驻扎富阳，寨中筵宴，不题。

且说伪周丞相李伯清，承命到金陵讲和，晓得湖州有兵阻隔，行路不便，乃抄杭州望钱塘而去。渡江来到富阳，当先遇着一彪哨马，伯清知是朱军，急下马而走，被哨军捉住，送到文忠帐下。原来伯清前曾通使金陵，太祖命文忠陪他饮酒，因此识面，便问说：“你莫不是东吴丞相李伯清么？”伯清低着头应说：“不敢。”文忠便令解去绑缚，问道：“何故私行过江？”伯

清说：“不敢相欺，只因徐元帅围住湖州，胡奉主命讲和以息兵争。”文忠说：“此意虽美，但大势所在，丞相知之乎？据丞相论，今日尔主与我主，品孰优劣？”伯清说：“俱是英雄。”文忠便道：“品既相同，吾恐一穴不容二虎，英雄不容并立。昔日友谅势力十倍于尔主，友谅既灭，天心可知。尔主今日来顺，方不夫为达变之计，奈何兵连祸结，累年战争？今吾主上告天地，有灭周之心，因令徐元帅攻打北路，我攻打南路，尔国之亡，且在旦夕，犹欲讲和，是以杯水救燎原，势必不得已也。”伯清低着头，沉吟无语。文忠因讽他道：“足下亦称浙西哲士，请审汝主何如？不然他日就擒，恐悔无及。”伯清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背主不仁，事败不智！”恰把头向石上一撞而死。文忠笑说：“这狂贼汝待欲降，谁肯容你降。”便令左右扛去尸首，埋于荒郊之下。因思前日军师有书来说，有伪周细作来见，不知军师何以先晓得？真希奇，真希奇。正与亮祖等说话间，忽听辕门外击了大鼓四声，大门上便击有花鼓四声，二门上也击有云板四声。文忠说：“不知何处来下文书？”因同众将到帐前，着令中军官领来究问。没多一会，那中军官领一个人报说：“谢再兴同子谢清、谢浚、谢洵、谢洪、谢洋，领兵五万，连营阻住钱塘江口，水军不得直下。”文忠大怒，骂道：“再兴曾为主公部将，今复叛降土诚，又来阻路，若不擒此贼，永不渡江。”遂折箭为誓，即刻令大军登舟东渡。只见贼军剑戟如林，朱军难于直上。文忠传令战船列为长阵，用那神枪、弓弩，间着铳炮，飞去冲击，岸兵大溃。文忠因同亮祖等，挺戈先登。他长子谢清、谢洋，跃马横刀砍来。亮祖也不及排列阵势。向前直杀过去，手起刀落，把谢清一劈，劈做两段。那谢洪、谢浚见势不好，帮着谢洋来杀。文忠拈弓搭箭，叫声道：“倒了！”便把谢洪当心射死在马下。再兴便挺戈同三个儿子前来报仇，朱军阵上亮祖领兵在右边，耿天壁领兵在左边，文忠率着中军，大队混杀。再兴恃着有力，大呼入阵，又被文忠一枪，刺入左膛，堕下马来，军中砍做肉酱。谢洋正要来救，遇着天壁，战了四十余合，自知气力不加，恰待要走，被朱军砍断马脚，翻个筋斗，跌下马来，颈骨跌做两段。众将乱蹠，骨头也不知几处。谢洵方与亮祖迎敌，那谢浚也赶来夹攻，谁知谢浚一枪，这枪头恰套着亮祖刀环里，那亮祖奋力一搅，把枪杆搅断，谢洵连忙转身，把亮祖一戟，那亮祖左手正接戟的叉口，右手乘势把戟一扯，那戟早夺将过来，便大喝一声，把刀砍去，将谢浚腰斩而死。谢洵把马勒转，飞走逃命，亮祖一箭正中着后心。众兵勇气百倍，杀得那伪周军士，百不留一。文忠传令收军。就于诸暨抚民。一宿，次日起兵，径至杭州，向北十里安营。正集诸将商议攻打之策，只听外边有人来报。不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献策来降

且说李文忠率领大兵，驻扎在杭州江上，向北十里安营，正集诸将商议。文忠说：“此城粮多将广，况是守将潘原明。向闻他是个识时务、爱士民的汉子，甚难下手，奈何，奈何！”只听外边有伪周员外郎方彝，奉主帅潘原明来书献城纳降。文忠便令他进见。方彝走进辕门，但见剑戟森森，弓刀整肃，远远望着里面，文忠凛然端坐，阶前如狼如虎的将官，排列两行，就如追魂夺魄的一般，甚是畏惧，缩缩的走至帐中。文忠高声说：“大军未及对阵，而员外远来，得无以计缓我么？”方彝答道：“元帅奉命伐叛，所过地方，不犯秋毫，杭州虽是孤城，然有生齿百万；我主将实是择所托而来，安有他意。”文忠看他真心，便引入后寨欢笑款待，因命他规面入城次第，明朝即着回去。那原明便封了府库，把军马、钱粮的数目，一一登籍明白，且捉了苗将蒋英、刘震贼党，带出城来，叩见文忠。文忠当晚便宿在城内，下令如有军人敢离队伍，擅入民居者斩。恰好一个才走民家，借锅煮饭，文忠登时杀戮示众。全城帖然，更不知有更革事务。当日申奏金陵。太祖以原明全城归降，百姓不受锋镝，仍授浙江行省平章。随令军中悬胡大海画像，把刘、蒋党众，割其心血致祭。且下平伪周榜文说：

吴王令旨：尝闻王者伐罪救民，往古昭然；非富天下也，为救民也。近睹有元，生居深宫，臣操威福，官以贿求，罪以情免。羞贫优富，举亲劾仇。添设冗官，又改钞法。役民数十万，湮塞黄河，死者枕于道途，哀声闻于天下。不幸小民复信弥勒为真有，冀治世而复苏。聚党烧香，根蟠汝、颖，蔓延河、洛。焚烧城郭，杀戮士民。元以天下之势而讨之，愈见猖獗。是以有志之士，乘势而起，或假元世为名，或托香车为号，由是天下瓦解土崩。余本濠梁之民，初列行伍，渐主提兵。见妖言必不成功，度元运莫能济事，赖天地祖宗之灵，仗将相之力，一鼓而有江左，再战而定浙东。鼓蠢交兵，陈氏授首，兄弟父子，面缚与衬，既待之不死，又爵以列侯。士位于朝，民休于野。荆、襄、湖、广，尽入版图，虽教化未臻，而政令颇具。惟兹姑苏张士诚，私贩盐货，行劫江湖，首聚凶徒，负固海岛，其罪一也；恐海隅一区，难抗天下，诈降于元，坑其监使，二也；厥后掩袭浙西，兵不满万，地无千里，僭号改元，三也；初寇我兵，已擒其亲弟，再犯浙省，又捣其近郊，乃复不悛，首尾畏缩，四也；诈害谋杨左丞，五也；占据浙江，连年不贡，六也；知元纲已坠，僭立丞相、大夫等，七也；诱我叛将，掠我边人，八也。凡此八罪，理宜征讨，以靖天下，以济斯民。受命左相国徐达，统帅马步舟师，分道并进，歼厥渠魁，协从罔治。凡遁逃臣民，被陷军士，悔悟来归，咸宥其罪；凡尔张氏臣僚，识时知事，或全城附顺，或弃刀投降，名爵赐赉，予所不吝；凡尔百姓，果能安业不动，即为良民。旧有田舍，仍前为生，依额纳粮，以供军储，更无苛取。使汝等永保乡里，以全家室，此兴兵之故也。敢有千百相聚，抗拒王师者，即当剿灭，且徙宗族于五溪、两广，以御边戎。凡余之言，信如皎日。咨尔臣庶，毋或自疑。

这榜文一下，海宇内外，人人都生个喜欢心。

且说张士信领兵十万，来救湖州，却在正东地方皂林屯扎。探马报知，徐达因对众将说：“士信是伪周骁将，伯升又坚城固守，倘或他约日内外夹攻，势恐难敌。众将内敢有东迎士信的兵么……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常遇春说：“我去，我去！”徐达向他道：“将军肯去，此贼必擒。但士信狡猾之徒，

生齿——人口。

帖然——顺从。驯服。

切须谨慎。”遂令遇春同郭英、沐英、廖永忠、俞通海、丁德兴、康茂才、赵庸等，领兵七万，离了大营前去。遇春因唤赵庸、康茂才领兵一万，抄着湖边小路，径入大全港，过皂林，约在战日，劫他老营。郭英、沐英领兵二万，到前面大路边埋伏，只看流星炮为号，便发伏兵奋力夹攻。廖永忠领兵二万，自去搦战，可佯输诱他追赶。分拨已定，廖忠因领兵前去皂林，摆开阵势。

且说那伪周阵上，早有一将，身穿铠甲，坐骑乌骓，勒兵向前，说：“来者何人，可晓得丞相张士信手段么？”永忠就说：“想吾兄永安，为你士德所杀；士德虽亡，恨尚切齿。吾今上为朝廷，下图报复，何必多言。”便举刀直向士信杀去，战未数合，忽闻喊声大起，左边张虬、右边吕珍，两翼冲击出来。永忠随回马而走。上信催兵奔杀过来，约有十里之地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常遇春领着大队人马，高叫：“张士信何以不降，还来迎敌！”士信便独战了遇春。张虬、吕珍夹攻着水忠，又战数合，恰好哨探报说：“我们老营却被朱兵劫了。”士信回头一望，果然本营四下里烘天焰日的大火，急回救取。常遇春、廖永忠驱兵逼来，谁想速的一声，一个流星钻在半天，遥遥的分作两条龙一般下来了。早有沐英在左，郭英在右，深林中突然挡住了相杀。此时士信人马杀死大半，士信也没可奈何，幸喜得张虬、吕珍拚命的保护；恰又有康茂才、赵庸两将劫寨而回，大叫道：“张士信，你的老营已是块空地，要走那里去！”挺着枪径抢过来。士信只得单骑脱围而走。丁德兴、廖永忠也来紧紧追着，只下放宽，那张士信又不见了帮手，便向壶中取了枝箭，将身扭过，正要拈弓射来，不防前边是个大坑，连人和马，跌将下去。军中就用挠钩钩起，活缚到阵里来，常遇春即日拔寨，仍回湖州；恰好徐达升帐，即与遇春相见。那些军士已将囚车解入送来。徐达看了士信说：“你弟兄何不早降？自遭其祸。”士信回说：“昔日原与你为唇齿之邦，今日你等来取湖州，是你等先解好成仇。皇天不佑，将我堕马，岂真汝等之力乎？”徐达大怒，命把士信枭首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骓（zhu，音追）——毛色苍白相杂的马。

第五十三回 连环敌徐达用计

那张士信被军士捉住，解送到帐前来，徐达吩咐推出斩首。恰说张虬、吕珍领了残兵东走，只得在旧馆驻扎，即日修了表文，令万户徐义，前往苏州求救。士诚见了放声大哭，说：“吾两弟一兄，皆死于仇人之手。李伯清到金陵已久，生死又未可知。杭州潘原明，又以城投降金陵，使我束手无策，奈何！奈何！”徐义便说：“今事在危急，何不召募天下勇将，以当大敌？”士诚叹息几声，说：“仓猝之间，何处去寻。”只见殿前都尉韩敬之向前，奏道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臣举二人，可以退敌，不知殿下用否？”士诚便道：“此时正是燃眉之急，岂不用他。但不知卿举者何人？”韩敬之说：“吾闻临江有兄弟二人，一个叫金镇远，身長丈二，腰阔三尺，就是个巨无霸，一只手能举五百斤；一个叫纪世雄，身長一丈，腰大体肥，浑似个邓天王，膂力千斤。他二人一母两父，因此各姓。只为世乱，没人晓得他，所以潜居草野，以武艺教人过活。”士诚听了，便着韩敬之到临江召来，二人参见已毕。士诚见了，果是奇异，不胜之喜，就说：“今徐达围困湖州甚急，汝能与我迎敌么？”二人答道：“若论文章，臣不能强；若论相杀，臣敢当先。”士诚叫取金花、御酒过来，便授二人同金先锋之职，若得胜时，世袭公侯。二人叩头拜谢。

次日，正是黄道吉辰，敕令世子张熊权朝，张彪授元帅印，张豹副元帅，随驾亲征。率兵二十万；取路望旧馆进发。吕珍、张虬，闻知士诚驾到，出城迎接，备把遇春用埋伏之计，擒了士信，不能取胜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士诚说：“今后发兵，必须审度虚实停当，方可进战。”连同旧馆兵六万，共合二十六万。翌日起行，直抵皂林。那徐达在帐，探子将士诚亲领兵三十万，来救湖州，已抵皂林的事报知，徐达因对众将说：“士诚倾国而来，其计必然穷蹙，众将军须努力此战，东南混一之机，全决于此。可留汤元帅分兵七万，与耿先锋、吴将军等，牢困湖州。我自己与诸将领兵十三万东破士诚，如此方无前后腹心之虑。”众将齐声道：“此真万全之术。”即日，徐达起兵东行，与士诚兵隔五里，驻扎大寨。士诚闻知兵至，便排阵迎敌，左右诸将簇拥着士诚出马。徐达认是士诚当先，自己也披挂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衣甲在身，乞恕不恭之罪。”士诚就将鞭指说：“孤与尔主，各居一天，何故屡相攻杀？”徐达答道：“天命归一，群雄莫争。昔唐太宗不许窦建德三分鼎足；宋太宗不容卧榻之中，他人鼾睡。今元世衰亡，英雄竞立，不及十年，吾主公剪灭殆尽。天命人心，已自可知。足下若能洞悉时务，真心纳款，谅不失为藩王之贵，何自苦乃尔！”士诚大怒，说：“天下有孤及元，岂得便成一统，汝等徒生这妄想耳。”徐达便说：“足下不听好言，恐貽后悔。”言毕，两马俱回本阵。那士诚左哨上，恰有新先锋金镇远突阵杀来，常遇春便纵马迎敌，未分胜负。沐英见遇春不能胜他，因奋勇大叫，出来助战。金镇远就舞刀直取沐英，被沐英起手一枪，正中镇远的左臂，这把刀便拿不住，直堕下地来。遇春就把枪刺中左肋，堕马而死。敌兵大溃。徐达因把大旗麾展，这些大队军士，追杀过来。赶得士诚守不住皂林，只得拔寨十五里外屯扎。天晚收军。士诚闷闷不悦，对纪世雄道：“今日之战，先锋金镇远败没，又折兵六万有余，将何处置？”世雄说：“朱兵智巧勇力，谋出万全，恐非一战便能得胜。今日他追杀十余里，战既得胜，必众心疏略，我们不如同众将暗去劫营，这是乘其不备，必可生擒徐达矣。”士诚听计，便令众将整備

劫营，不题。

且说徐达回到帐中，说：“今日士诚虽败，其锋尚未尽颓，明日还宜相机度势，使他片甲不反，方才丧他的志气……”正说间，忽见帐前黑风骤起，吹得烟尘陡乱，树木摧摇。徐达看了天色，对众将说：“此风不按时气，主有贼兵劫营。今夜与明日之战，非同小可，当用‘八方连环阵’抵敌，擒拿这厮。尔等急宜造饭饱餐，到营前听令。”诸将听了吩咐，即刻来到各营，蓐马饷军。没有半个时辰，早听得大帐中擂鼓一通，催发各营军将披挂起身。又没有一顿茶时，恰又把画角吹了七声，那些军将，都齐齐排列在辕门之外。只见云板五下，主帅徐达升了中军帐。五军点提使，已把名字逐一在二门上挨次点将进来，诸将鱼贯而行，都一一排立在阶前左右。元帅便道：“今日东、西二吴，势无并立。从古帝王之兴，全赖名世之士；今日我主上高爵厚禄，优待我辈，全图我辈舍生拚死，受怕担惊；我辈所以血战心劳，亦指望个带砺山河，封妻荫子。今日诸将军，宜各尽力，以成大功。倘若有违，吾法无赦。”诸将齐声应道：“是，谨听令。”元帅便将令箭一枝，唤俞通海、俞通源、俞通渊三将向前，着领水军三万，即刻抄小路到大全港口，闸住上流，待吴兵半渡，只听连珠七声炮响，将闸边四下掘开，决水冲入，溺死吴军。又将令箭一枝，唤郭英、沐英二将向前，着领马兵二万，即刻到士诚老营埋伏，且先分军一队，假装西吴探子，径到士诚营中报说，纪世雄前去劫营，被朱兵大败，现今徐达乘势追杀将来，待彼拔寨而起，便发伏兵追击。又将令箭八支，唤康茂才、朱亮祖、廖永忠、赵庸、丁德兴、张兴祖、华云龙、曹良臣八将向前，着每将各领兵马五千，分着方向，到旧馆要路上埋伏，但听轰天雷八声响亮，八方虎将，应声齐起，团团围杀。又将令箭一枝，唤常遇春同左哨薛显、右哨郭子兴向前，着令马步军校三万，前至白沙岛，截住士诚去路。自家带领大队人马，纷纷的拔寨，乘夜便往西北而行，待他追赶。调遣已定，众将各各领了号箭，分头自去，不题。

将近一更光景，张士诚犹恐徐达帐中有备，因使纪世雄率兵三万为前队，张虬率兵三万为中队，吕珍率兵三万为后队；一队被害，二队救应。世雄等领命出营。约莫二更，将至徐达寨边，但听营中鸦飞鹊乱的扰攘，世雄便先令哨子去探虚实。没有半晌，那探子报说：“朱兵想是因我兵来，俱向西北逃窜，并无埋伏。”世雄大喜，便催兵追杀。比及五更，只见大全港中，徐达带了甲兵，如蜂似蚁的，在港中争渡。世雄在马上把眼一看，那水极深处也不满二尺，便道：“不杀徐达报仇，不是大丈夫！夺得头功者，即时奏闻，加官重赏。”催动后军，过河冲击。三万军士，个个争先。此时已是黎明，军士正在半港，猛听连珠炮响，徐达的军便从闸口掘开，河水骤涌起来，横冲三十里地面。世雄的兵进退无路，溺死者二万有余。纪世雄也做了膨膨气胀的水鬼。其余扒得上岸，被众军活捉的也约有八千有零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蓐（rù，音入）马——喂饱马匹。蓐，丰厚之意。同“蓐食”。

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仓

话说纪世雄三万军马都没于河水之内，或有识水的，挣得上岸，亦被朱军捉住。主帅徐达，因收兵在河口安营。那士诚见世雄等三队人马去了，半夜不见回来，正在疑惑。恰见一队哨马，约有五十余人，径撞前来，报说：“大王爷，祸事到了，还不晓得？”士诚连忙问说：“祸从何来，事在那里？”那哨子就在马上指道：“纪世雄三万人马，都被河水淹死，一个也没留。现今徐达乘势赶来，正要活捉大王，大王可急急拔寨而行，还且自在哩。”便把哨马紧紧的一路叫喊道：“快快逃命！快快逃命呀！”士诚听罢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即令三军望苏州进发。这些军士只恐朱军追及，那里肯依行逐队，都争先奔溃而走。未及一里，忽听一声炮响，左边郭英，右边沐英，两处伏兵冲出击杀。幸有张彪、张豹分身迎敌。士诚在车中吩咐：“且战且走，不可恋敌。”那张彪、张豹也只要脱离苦难，谁想战未数合，郭英、沐英放条生路，拨马向前而去。半空中如雷震一般，轰天炮响，不住的震了七八声：正东上康茂才，正西上朱亮祖，正南上廖永忠，正北上赵庸，东南上丁德兴，西南上张兴祖，东北上华云龙，西北上曹良臣，各带精兵五千，团团的杀将过来，把士诚铜墙似的围困在内。他使张彪、张豹拚死的杀条血路逃走。人员虎将，拚命也追杀不放。约有五里地面，正是白沙岛边。常遇春又在柳荫深处杀将过来，挡住去路，大叫道：“士诚，你此时不降、更待何时！”吓得士诚正是：

胆破心惊，手摇脚战。一张脸无些血色，浑如已朽的骷髅；两只眼没个精芒，径似调神的巫使。一个降祸崇太岁，领着八大龙神，那怕野狐精从天脱去；四对追灵神魔王，随着阎罗天子，便是罗刹鬼何地奔逃，正是：任他走上焰摩天，脚下腾云须赶上。

谁知士诚乃是苏州人，毕竟乖巧，便将黄袍玉带，并头上巾帻，都脱下来，扎起一个草人，将前样服色穿带了，缚在六龙盘绕的香车绵帐之内。自己随换了小军衣服，跨上一匹蹶云捕影 乌雅，与张彪、张豹打个暗号，趁个时机，带领一队人马，飞也似逃走。那张彪、张豹假意儿只保着龙车厮杀。约莫士诚相去已远，又望见一彪人马，恰正是吕珍、张虬赶来救主。他二人便卖个破绽，一道烟落荒寻着士诚，同路而行。追来九个将军，那知道这个缘故，只望着龙车儿围困过来。就是吕珍、张虬也不解此事，死命保着。看看天晚，恰好郭子兴、薛显又分两翼喊杀向前，把眼在车中一望，见是草人，便叫道：“列位将军，只捉了吕珍、张虬也罢，这士诚想是去远了。”众人才知堕了奸计。常遇春因对吕、张二人说：“二位何不揣度时势？我主公英明仁武，统一有机，二位何执迷如此？”吕珍接应说：“元帅所言亦是，但降服者降服其心。昔日吕布辕门射就，心服纪灵。如元帅也有射戟的手段，吾辈即当纳降。”遇春笑道：“这有何难。”便令人三百步外，立一戟。连发三矢，三中其眼。吕珍、张虬大惊，下马拜说：“真天神也！吾辈敢竭驾骀之用，情愿领兵六万投降。”遇春大喜。便令军政司计收器械、盔甲。因着俞通渊领下步兵三千，押送新降士卒，前至金陵，请大祖令旨，或令为民，或分编各队。即日起行。遇春检点降兵去了，便登帐请张虬、吕珍进见。吕珍说：“败降之卒，愿受抗军之罪。”遇春笑道：“何罪之有？东汉岑彭，

蹶云捕影——比喻快。

弩骀（nú tái，音奴台）——弩、骀皆劣马，比喻庸才。谦词。

初佐王莽，与光武大战，光武几受其危。后知天命在于光武，因弃邪归正，名列云台，前后事体。略不相妨。但今日之降，在吕将军可留，若张将军乃吴世子，我当择日送还姑苏。”张虬说：“元帅勿疑，自当尽力图报！”遇春回说：“假如着将军去攻姑苏，岂有子弑父之理。吾岂不爱将军雄杰，但天理人情上，难以相款。”张虬听罢，对天叹息了数声，便说：“吾听常将军之言，反为不忠不孝之人矣，有何面目再生人世乎！”登时自刎而死。遇春假意吃惊说：“将军为何如此，是我之罪也！”传令军中具玉带、朱冠、棺椁葬回旧馆兰水桥下。因留胡济美统本部兵，屯扎旧馆。仍令大军回至湖州，见了徐达，且将前事说过了一遍。徐达说道：“将军处分极是。至如先令六万降军，散回金陵，使张虬进退无路，更是高见！”遇春便对徐达商议：“湖州久不能下，以卑职拙见，乘此长胜之势，即令吕珍往说何如。”吕珍向前说：“自思不知顺逆，悔恨归降之晚。元帅有令，即当尽心。”徐达大喜，便着沐英、康茂才领兵一千，护送吕珍直至湖州城下。李伯升闻得消息，急上城问说：“吕将军因何到此？”吕珍回说：“自元帅受困，主公两次亲来救援，前者被火攻，今者又被水溺，折兵共约廿万，暂且遁回。今姑苏士卒与粮饷俱已空虚，士信与张虬皆已身死。我见常遇春射戟神手，因也拜降，特来告知元帅。想是西吴亡在旦夕，元帅可早顺天命，开门纳款，庶不失为达人哲士。”李伯升听罢，沉思半晌，狐疑未决。吕珍又道：“元帅岂不闻韩信弃楚归汉，敬德弃周降唐？见机而作，方是正理。”伯升便道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遂率左丞张天龄等，同吕珍到帐前纳降。徐达见了，设宴相待。次日带领侍从十余人，入城安抚，便留华高领兵二万，镇守湖州等处，已毕，一边申奏金陵；一边令华云龙率本部取嘉兴；一边令俞通海率本部攻太仓；一边仍率兵二十余万，径向苏州进发。兵过无锡，那守将莫天祐坚闭不出。常遇春即欲攻打，徐达说：“若攻打非数日不能下，况苏州离此不上百里，张士诚得知，必生异谋，反为不便。不如长驱先破苏州，则此城不攻自下。”遇春依计，遂过无锡，径到苏州城外安营，不题。

且说张彪、张豹，看见吕珍、张虬接应，便一道烟落荒寻小路而走，赶着士诚，一齐登路。计点人马，止约二万有零。渐到苏州，太子张龙早有哨马报知逃窜信息，便发兵出城五十里保驾。进得城门，真个是父子重逢，君臣再会，忧喜交集。次日坐朝，士诚聚群臣议救湖州之危。只见哨子报道：“李伯升把湖州，吕珍把旧馆，俱降建康。张虬自刎而死。今徐达亲领雄兵二十万，虎将五十员，在正北十里外安营搦战。”士诚闻报，不觉两行泪下，说：“四子张虬，膂力超群，同五太子一般精悍，今两弟沦亡，两儿继丧；若吕珍向称万人之敌，又到彼麾下，此事怎了！”恰有平章陶存议启说：“今朱兵强盛，所至郡县，莫敢当锋。以臣愚见，不若献玺出降，庶免刀兵之苦，不然天时已迫，必非人力能支。……”言未已，只见一人大骂道：“辱国反贼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家威风，此事断然不可！”士诚定睛来看，恰正是三王子张彪，士诚便问：“吾儿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且看下回分解。

名列云台——比喻功名高大。云台，汉宫高台，因其高耸入云，故名云台。

世子——古时称诸侯的嫡长子。

达人——通达事理的人。

第五十五回 张豹排八门阵法

却说三王子张彪，听了陶存议的说话，大恼道：“吾父王威镇江淮数年，岂可，一旦称臣于孺子，贻笑于后世？城中尚有铁甲五十万，战船五千艘，粮积十年，民多富足，乃不思固守，却欲投降，甚非远图。况此地离太仓不远，万一不胜，还可航海远遁，以为后图。臣意正直死战，是为上策。”士诚与太子张龙俱说：“最是！”“最是！”便开库取出金银财宝，置在殿中，谕群臣中有勇敢当先，舍身保国者，随意所取。待退敌之后，裂土封王，同享富贵。当下就有都尉赵玠、平章白勇、万户杨清、指挥吴镇、千户黄辙、总管万平世、统制李献、金院郑禄八人，公然上殿分派了宝物，向前启说：“臣等各愿领兵一万，为主公分忧。”士诚便敕张豹为总督都元帅，张龙为左先锋，张彪为右先锋。八个新领兵的，俱带本身职役，阵前听令。张豹当日簪了两朵金花，饮了三杯御酒，挂了大红剪绒葡萄锦一匹，骑着雪白腾空战马，大吹大擂，径到演武场中军厅坐下。

众将官自小至大，一一依军中施礼毕，张豹便吩咐说：“今日之战，国家存亡，在此一举。惟不曾卧薪尝胆，因此须破釜沉舟。凡我三军，各宜努力！我今排下了一个太乙混形、九星户转的阵法。你们俱要认着方向，击父则子应，击首则尾应，击中则父子首尾皆应。恰又变化无端，便是鬼神莫测。你等要小心听令而行。”那张豹便着军政司，将青色令旗一面招动，千户黄辙一营军马向前。吩咐本营驻扎正东方，俱青旗、青甲，坐着青鬃马，上按北斗贪狼星镇寨，将白色令旗一面招动，都尉赵玠一营军马向前。吩咐本营驻扎正西方，俱白旗、白甲，坐银鬃马，上按北斗破军星镇寨。将黑色令旗一面招动，指挥吴镇一营军马向前。吩咐本营驻扎正北方，俱黑旗、黑甲，坐着乌色骝，上按北斗文曲星镇寨。将红色令旗一面招动，万户杨清一营军马向前。吩咐本营驻扎正南方，俱红旗、红甲，坐着大红骝，上按北斗廉贞星镇寨。将黑间白色令旗一面招动，总管万平世一营军马向前。吩咐本营驻扎西北方，俱白镶黑色旗、白镶黑色甲，坐着黑间白点子马，上按北斗武曲星镇寨。将黑间青色令旗一面招动，平章白勇一营军马向前。吩咐本营驻扎东北方，俱青镶黑色旗、青镶黑色甲，坐着青鬃马，上按北斗巨门星镇寨。将青间红令旗一面招动，金院郑禄一营军马向前。吩咐本营驻扎东南方，俱红镶青色旗、红镶青色甲，坐着火色青鬃马，上按北方辅弼二星镇寨。将白间红色令旗一面招动，统制李献一营兵马向前。吩咐本营驻扎西南方，俱白镶红色旗、白镶红甲，坐着火色白点马，上按北斗禄存星镇寨。将黄色令箭一枝招动，自己主帅帐前大队人马向前。吩咐当于本营之中，俱黄衣、黄甲，坐着黄色马，上按北极紫微垣临镇中宫。按着本日的干支，移换那队的旗甲，倘有疏虞，八营齐应。将赤色令箭一枝招动，王子张彪所部人马向前。吩咐当于紫微垣前，东南相向，俱红间黄的旗甲，坐着青黄杂色的龙驹，从正东方起，环列至西南方止，上按太微垣，外应正东、正南、东南、西南四营的不测。将金色令箭一枝招动，太子张龙所部人马向前。吩咐当于紫微垣后，西北相向，俱黑间黄的旗甲，坐着黄黑杂色的乌骝，从正西方起环列至东北方止，上按天市垣，外应正西、正北、西北、东北四营的不测。这些将士，看张豹分拨已定，便发了三声号炮，呐了三声喊，一直的径到十里之外，登

时依令屯扎了营寨。那张豹也轩轩昂昂，在后面徐徐面行。

早有哨马报与徐达得知，徐达便叫军中搭了云梯，同常遇春、沐英、郭英、朱亮祖四人，仔细一看：但见各阵有门，各门有将，有动有静，倏开倏闭。中间一片的浩浩荡荡，列列森森，不知藏着几十万兵马。徐达笑了一笑，对着四位说：“不想此人也有这学问，且到明晨挑战，方知他的光景。”下得云梯，恰好俞通海取了太仓并昆山、崇明、嘉定、松江等路；华云龙取了嘉兴等县，全军而回，来见主帅。徐达见二将得胜，喜动颜色，吩咐筵宴，与二将节劳。此时却是暮冬天气，瑞雪飘飘而下，虽然酒对数巡，诸将见徐达只是踌躇不快，便问：“元帅却为什么来？”徐达对说：“方才看见张豹这厮，排下那阵，甚有见识，我忧此城，但恐一时急促难下，故深忧耳！”正说间，辕门外传鼓数声，传说王爷有令旨到。徐达慌忙撤席，接入看时，原来是文武各廷臣，屡表劝进大位，太祖从请，自立为吴王。议以明年为吴元年，立宗庙社稷，建宫阙。令部下官员，将宫室图画以时。命协律郎冷谦，以宗庙雅乐音律，又钟磬等器并乐舞之制以进，晓谕天下，故军中咸使闻知。徐达同诸将以手加额，说：“只这几件事务，便是主公唐、虞三代的盛心了。”当晚极欢而罢。

次日黎明，探子来报：“周军摆阵。”徐达细思了一番，说：“此行还用常、朱二将军走一遭。”便命常遇春、朱亮祖两将迎敌。临行之时，对二将说：“二公可先往，我当另遣将接应。但此阵甚难侧度，倘得胜时，切勿轻骑追赶，防他引诱。”二将得令，便率兵一万前去，阵前摆开厮杀。只听张豹阵上传令说：“今日须是吴指挥出阵，黄千户、赵都尉接应。”吩咐才了，但见正北营门内，放了三个轰天的响炮，挨挨挤挤，轰轰烈烈的拥出一万有余兵马，直杀过来。遇春、亮祖见他来的势猛，便分开两路夹攻前去。那吴镇毫无惧怕，三将正好混杀。谁想正东营里，与那正西营里，倒像约会的一般，不先不后，一声锣响，两边人马盖地而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二城隍梦告行藏

话说遇春、亮祖正对着吴镇厮杀，谁想一声锣响，正东营里，与正西营里，两彪人马，盖地里围将拢来，把遇春军马截做两段。遇春叫说：“朱将军，你去救援后军，我当保着前军，力战那厮。”亮祖拚命的撞入后阵来，那些军士看见亮祖来救，就是如鱼得水，欢天喜地的跟着喊杀。两个将军分做前后对敌，自辰至午，互相杀伤，更不见一些胜负。只见北边一队人马，恰是郭英、汤和、孙兴祖、廖永忠前来接应。张阵上见遇春兵来，便将重围散开，各自寻对头相并。前后六将，合做一处，对着黄辙、赵玠、吴镇三匹马又战了两个时辰，看看天晚，两边收了军马，明日再战，两阵上各回本营，不题。

却说遇春等领兵回寨，备说了他出兵的方向，并救应的事体。徐达便取过历头来看了，说：“今日是壬子干支，遁甲 宜该在坎方做事。但不知何以正东、正西上出来接应。”自此以后，一连相持了半月。但见他阵中甚是变幻，一时难得通晓。恰好明日是吴元年，岁次丁未的元旦。徐达在帐中为着一时难得取胜，十分烦恼。忽听帐外报道：“伪周阵上遣使来见。”徐达因升帐问来使道：“你三将军张豹，因何着你到来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我主帅多拜上将军说，明日是元旦，彼此相持，未便见分晓，且各休息数宵，待好良辰，再下战书迎敌，特此来约。”徐达因胸中也未有决胜之策，便随口应说：“这也使得。”那使者领了回音，出帐而去。次早，徐达率众将在营中朝北拜贺毕，便与众人各各称庆。筵席间细商破敌之计，恨无长策。当晚筵罢，各散回营。徐达独坐胡床，恍惚中见一个金童，向前说：“滁州城隍同姑苏城隍，二位到帐相访。”徐达急急披衣延入，分宾而坐，便道：“草茅下士，荷蒙神圣降临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滁州城隍回说：“自从元帅诞生之后，一缘幽明阻隔，二以元帅时出省邑征讨，因此甚相疏阔。今主公改元，不三年间便成一统，主帅尚念及桑梓之地，乞于皇帝前赞助，褒崇赐号，以显小神护翊 皇明之灵，是所望也。”徐达便应道：“某致身王家，十有余年，仰荷天地眷佑，圣主洪威，所在成功；但今受命攻吴，谁料张豹布成此阵，两月以来，不收寸功，尚未知后来是何景色。适闻神明所言，三年之间，便成一统，恐不若此之易。”只见姑苏城隍说：“此阵虽是有理，不过以北斗九星八方生克。元帅只从克制的道理，分兵八队前去攻打，他自然救应不及。又里面他列为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垣，分应八宫，元帅当以太极、两仪 之理制之。土诚气数不上一年，元帅何必过虑。但恐攻城之时，有伤虎将，为可悲耳。”徐达听得有伤虎将一句，惊得木呆了半晌，便道：“我回来将士，俱各赤心图报朝廷，分有偏裨，情同骨肉。此时全望神明佑助；倘得一旅不伤，一将不损，降城之日，即当重修庙貌，申请褒封。”那城隍道：“今以元帅至此行军，我们便在此保护，但其中也有在劫在数的，怎么十分救应得无事。元帅既如此嘱咐，当曲图遮蔽，全他首领便了。”两神整衣而起。徐达方送得出营，却被巡哨的一声锣响，把徐达猛然惊醒，知是一梦。

遁甲——星象家一种迷信的说法，依干支推算以趋吉避凶的一种术数。

桑梓——乡里。

护翊——在旁保护。翊，辅助。

太极、两仪——太极，古时传说，天地起初是混沌一体的，未加开辟，叫做太极。两仪，指天地。

次早起来，吩咐各营趁闲整理军器，待彼下书交战，另行调遣，不题。

且说伪周无锡守将莫天祐，从小儿便习武艺。身長丈二，面如喷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人都称他为莫老虎，善使一把偃月刀，屯兵十万，在无锡城中，足为士诚救应。他见朱军驻扎姑苏，日夜攻打，终有难保之势，心思一计，修下三封书：一封着人往方国珍处投递；一封着人往陈友定处投递；一封着人往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处投递。约他趁朱兵攻打苏州之时，正好乘势侵扰地方，朱兵彼此不支，必然得胜。他三处得了天祐来书，果然友定从闽、广来到界上侵扰；国珍从台州来到界上侵扰；王保保遣左丞李式来到陵子村，在徐州界上侵扰。三处的文书，齐至金陵，太祖便令李文忠率钱塘兵八万，东敌方国珍；令胡德济、耿天璧率婺州、金华兵八万，东南上敌陈友定；令傅有德率兵五万，西北上敌李式；一面又着人到徐达帐前知会，各家兵马俱动，都是莫天祐之故，可仔细提防。徐达得了信息，朝夕在帐议计。

只见张豹打下战书说道：“上元已过，十八日交战。”徐达将姑苏城隍嘱咐，生克分兵相制的话，仔细思量了一夜。次早，升中军帐，着军政司打了几通鼓，吹了几声画角，那些将军依次聚在帐前。徐达便道：“明日交兵，诸将俱宜小心听令而行，以济大事；倘不遵法，罪有难逃。”诸将齐声道：“听令。”徐达恰取弓箭一枝，唤过俞通海充正西队先锋，华云龙、顾时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五千，俱用白色旗甲，攻打伪将正东营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耿炳文充西北队先锋，孙兴祖、丁德兴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五千，俱用黑白杂色旗甲，攻打伪将东南营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朱亮祖充正南队先锋，张兴祖、薛显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五千，俱用红色旗甲，攻打伪将正西营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吴祯充正北队先锋，曹良臣、俞通渊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五千，俱用黑色旗甲，攻打伪将正南营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郭英充西南队先锋，俞通源、周德兴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五千，俱用黄色旗甲，攻打伪将正北营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沐英充正东队先锋，赵庸、杨璟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五千，俱用青色旗甲，攻打伪将西南营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康茂才充东南队先锋，王志、郑遇春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五千，俱用青红杂色旗甲，攻打伪将东北营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廖永忠充中将左哨先锋，唐胜宗、陆仲亨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一万，俱用黄黑杂色旗甲，从东南营杀入，攻打伪将太微垣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冯胜充中军右哨先锋，陈德、费聚为左右翼，领精兵一万，俱用黄红杂色旗甲，从东北杀入，攻打伪将天市垣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汤和充中军正先锋，郭子兴、蔡迁为左翼，韩政、黄彬为右翼，统精兵三万，俱用纯青、纯白、纯红、纯黑四色旗甲，从正北营杀入，攻打伪将紫微垣，砍倒将旗，四围放火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王弼、茅成、梅思祖三将，各领兵五千，出阵迎敌，待他明日那营出兵，必有两营接应，只可佯输，诱其远赶，以便我兵乘势夺寨。取弓箭一枝，唤过陆聚、吴复二将，各领本部人马，坚守老营，以防冲突。常遇春独领精兵五千，沿路冲杀，只留西北一营不去攻打，以便彼兵逃窜。自率大队从后救应。分拨已定，只等明日行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耿炳文杀贼祭父

却说徐达依了苏州城隍托梦，分兵做十路攻打，调遣已定。次早正是十八日，只见哨子来报，东北营中平章白勇领兵一万杀过来了。我军阵上，早有王弼持刀迎敌，未及半个时辰，他正南上杨清，西北上万平世，各领兵前来接应。恰好茅成、梅思祖放马前来拦挡，六匹马搅做一团。只见梅思祖卖个破绽，径落荒而走。杨清便勒马来追，那白勇与万平世，恐杨清得了头功，因一齐赶上来。王弼、茅成也装一个救思祖的模样，也将马放来厮杀。正杀得十分热闹，只听得寨中一声炮响，十路兵马，都杀出来，径往张彪阵中分头的去攻打。他营中只说朱军与阵上军马相杀，那晓得这般神算，慌促之中，俞通海等杀入正东营内，朱亮祖杀入正西营内，汤和率了中军，径杀入紫微垣。惊得张豹上马不及，汤和便一刀砍折了马脚，张豹只得从军中逃窜。郭子兴两翼兵马，就营下放起火来，中军帅旗，早被乱军砍倒，烟尘满眼，个个只得寻路而走，那一个敢来对敌。吴祯杀入南营，谁想杨清一营已在外边接应白勇，竟是一个空寨，便帮着耿炳文等杀人东南上。那营中正是金院郑禄把守，他看朱军杀入，便也率众相持。炳文大叫说：“郑禄，你记得当初带了义兵，投降吕功，致我父亲追赶，撞木栏而死，你今日当碎剐万段，还走那里去！”手转一枪，正中着郑禄左腿，耿炳文便活捉了，吩咐军士押在囚车内，杀得营中一个也不留。吴祯对炳文说道：“杨清既在阵前，我自赶去杀了杨清，才完得我的事。”炳文颠着头说：“是，是。”吴祯也自去了。炳文径杀入张彪阵内，那张彪正与廖永忠三将相持。炳文大喊一声杀来，张彪见不是事，即带了残兵，只向兵少的去处逃走。那朱亮祖杀入西营，只见些散军一路跪着迎降，更不见有赵玠，亮祖便坐在本营厅上问道：“你们赵玠走往何处？”那些小军回说：“赵都尉闻知将军杀来，便登时逃走，不知去向……”说犹未了，谁想这贼躲闪在门后，把刀向背上竟砍将过来，幸得恰是刀背，把亮祖肩上击了一下。亮祖忍着疼痛，跳转身，急抢刀在手，就在堂上两个战了数合。那赵玠看本事难当，拖着刀向外便跑，亮祖赶上一刀，分为两段。张兴祖、薛显，起初看见营中投降，只道无事，把马在外边寻人相杀，听见营中喊声，方杀入来，那赵玠已结果了。营中一万人马，尽皆投降。亮祖仍出营来，见沐英三将，已杀了李猷；俞通海三将已杀了黄辙；郭英三将，杀了吴镇；四哨人马，合做一处，望着张豹的中营，且是烈焰焰的烧得好，便将马从西北上放来，听得天市营内喊声大震，沐英、郭英、朱亮祖、俞通海吩咐各哨两翼将军，俱率兵在外，不必随入相混，止四马赶入，看他光景。只见张彪、张豹领了残兵，聚集天市营内，保着张龙太子，与冯胜、汤和、廖永忠、耿炳文等厮杀。沐英四将，乘势赶进救应，杀得他尸如山积，血似河流。张彪保着张龙，拚命向西北路上奔走，张豹一人力敌众将。那阵下白勇、万平世、杨清，正与王弼等交战，忽听得朱兵分头杀入老寨，回头一看，烟障冲天，三个飞也似赶回。恰撞着吴祯一彪军来，手起一枪，正中着万平世的心口，立死于马下。白勇急上前来救，那枪梢转处一带，径把白勇一只眼珠带将出来。俞通海赶上一刀，连人和马砍做两截。杨清便勒马腾云的相似，往别路逃走去了。张彪保着张龙而行，只见林丛中叫道：“还那里走！”睁眼看时，是常遇春挡住去路。兄弟二人道：“一身气力，杀得没有些儿，又撞着对头，奈何！奈何！”正没做理会，恰好张豹带了残兵逃走过来，兄弟合做一处，也不与遇春相对，径冲阵而走。遇春飞马追赶，将

到城门，那城上矢石铙炮如雨的飞下来，遇春也不回兵，便令后军迎元帅大队人马到来，分头攻打苏州。

顷刻之间，诸将军毕集。吴祯把万平世首级，沐英把李献首级，朱亮祖把赵价首级，郭英把吴镇首级，俞通渊把白勇首级，俞通海把黄辙首级，一一到帐前依次献了。只有康茂才一哨人马，竟无消息，徐达令探马四下哨探消息，恰有耿炳文令军卒推过囚车上帐，说：“先父因金院郑禄投降伪周追赶身死，今托虎威，活捉此贼到帐，乞主帅下令处置！”徐达便命军中急办牲醴，把耿君用公神像中堂悬挂，自己同诸将行了四拜礼。那炳文在旁边回了四拜，即下堂朝了元帅及诸将军拜谢了，依旧上堂，换着一身缟素便服，朝着父亲神像，拜了又哭，哭了又拜。徐元帅一边唤了军校，把金院郑禄活绑过来，就一刀剖出心肺，放在盘子里，供养君用像前。那炳文看见摆列着那清清的酒卮，香香的肴馔，活鲜鲜的肺心，爽爽朗朗的香烛，仪容空对，音响无闻，眼泪不止，一路的捶胸顿足，愈觉哀恸起来。帐前军士，没有一个不酸心含痛，声彻天地。惊得那张士诚在城里也不知为着甚的。约有一个时辰，徐元帅同着诸将齐来劝说：“耿公请自宽心，今日公能为父报仇，又为国出力，忠孝两全；便是先公灵在九泉，也必喜悦。万勿过伤，且请治事。”炳文只得住了哭声。一日之间，不住歔歔，杯酒片肉，毫不沾牙，真实难得。话不絮烦。

却说康茂才同着王志、郑遇春带了人马，杀入东北营中，止有二三百个守营的颓卒，因各转身沿路去寻白勇下落。只听人说：“白平章今日当先骂阵，倒不见这般凄惶。”茂才听知，便往场上杀来，恰撞着巡哨贼徐仁、尹晖两个，带领五千精兵，从北路而行，阻住去路。茂才心中转道：“这送死贼，到替了白勇的悔气了。便排开阵势，匹马混杀了一个时辰。后来徐仁望见中营火起，即刻同尹晖脱身，朱军阵上那个肯放，古人说得好：“心慌意乱，自没个好光景做出来。”那尹晖枪法渐乱，废才转过一刀，结果了残生。徐仁便杀条血路而走，茂才招动人马来追。谁知杨清见吴祯杀了万平世，俞通渊杀了白勇，便领残兵逃走，正撞着徐仁，合兵做一处。那徐仁见杨清既来，茂才一面兵又没接应，仍来迎敌。且说郑遇春看见徐仁马头将近，大叫一声，道：“看箭！”徐仁只道果然有箭，把头一低，遇春趁着势一刀，正把头砍将下来。茂才心知杨清又要逃走，把旗一招，朱军便密匝匝只围他在中心。茂才等三将，横来直往，把他围在核中厮杀。未及半晌，被王志一枪中着马脚，那马仆地便倒，众军向前，把杨清砍做数段。茂才方得收兵转来。哨马望见了茂才一彪人马，飞也似报与元帅，说：“康将军从东路来了。”徐达听得，便同众将出帐外来望，恰好茂才下马进来，备说前事。徐达大喜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哀恸（tòng，音痛）——哀痛过度。

歔歔——悲泣貌。

颓——衰老之意。

第五十八回 熊参政捷奏封章

且说徐达大军驻扎在姑苏城下，只不见康茂才这支人马，正在狐疑，恰有哨马报道：“康将军得胜，由东路回来了。”徐达不胜之喜，因令冯胜为首，协廖永忠、郭英、吴祯、赵庸、杨璟、张兴祖、薛显、吴复、何文晖九员虎将，将兵二万，围住葑门。汤和为首，协曹良臣、丁德兴、孙兴祖、杨国兴、康茂才、郭子兴、韩政、陆聚、仇成九员虎将，领兵二万，围困胥门。常遇春为首，协唐胜宗、陆仲亨、黄彬、梅思祖、王弼、华云龙、周德兴、顾时、郑德九员虎将，领兵二万，围困阊门。沐英为首，协俞通海、俞通源、俞通渊、费聚、王志、蔡迁、郑遇春、金朝兴、茅成九员虎将，领兵二万，围困娄门。朱亮祖领兵三万，屯扎城西北上。耿炳文领兵三万，屯扎东南上。筑设长围，架起木塔，树着敌楼，四处把火炮、喷筒、鸟嘴火箭，及襄阳炮，日夜攻击。徐达自统大军六万，环迭诸军之后，相机救应，防御外边来救兵马。诸将得令，各自小心攻打，不题。

且说张龙、张彪、张豹，领着残兵，不上万余，逃入苏州城，见父王张士诚，哭诉朱兵十分厉害，无可处置。士诚正是烦恼，恰见探子慌忙入朝，报道：“朱兵四下密布，重重的把各门围了。”士诚惊得手脚忙乱，便集民兵二十万，上城看守，炮弩、矢石、防设甚严。朱兵屡被伤折。围有三个月日。太祖在金陵闻知难于攻打，因此使人传谕，令三军勿得轻动，以待其自困。徐达接旨，对使者说：“我也不敢急性行事，但虑莫天祐这厮，奸谋百出；前者以书招三处贼兵，幸我边境东南闽、广诸路，有峻山阻隔，谅无他虞。但患的彭城一带；彭城四无险阻，倘或天祐约渠顺黄河而下，间道由江北抵吴淞与姑苏结为表里，便一时难为支吾耳。”那使者对道：“元帅如此说，还未知那傅将军近来行事哩。”徐达便说：“我正在此记念他，近日如何行事，并未有消息，是以日夜不安，你且细说与我听着。”使者道：“前日主公着我来时，正在殿中给予我的路引，只见通政司一员官过来，奏道：‘徐州参政熊聚差人奏捷。’主公便道：‘连人与表章即刻一齐进来……’说犹未了，那承差跪在殿外，备说徐州熊参政令指挥使傅友德率兵三千，逆水而上，舟至吕梁，正遇元将左丞李式出掠。傅友德率众便舍舟登岸，击元兵。李式即遣裨将韩一盛引兵接战，友德手起枪落，把一盛刺死马下，元兵败走。友德揣李式必然广招部将来斗，即令人驰还城中，开了城门，着兵卒布列城外，皆坐地持枪而待，以鼓声为号，一齐奋发。顷刻之间，那李式果招上许多毛贼到来。友德望贼将近，鸣鼓三声，我师猛发，直冲过去，贼众大溃，争先渡水而逃，溺死者不计其数。现生擒李式及其他头目二百七十余人，获马百余匹，乞令旨发付。主公听了大喜，令把李式在西郊外枭首，其余所虏人犯，羁候细审，重赏来差，即手书褒嘉友德加升三级。我临行目睹来的。”徐达听了，说：“如此，姑苏便不足虑矣。”遣使者出帐回金陵而去。

正转身回寨，忽人报水关巡军，获得一个细作，特送到元帅帐前发付。徐达便令押至军前，问说：“汝是何人，敢来越关？若从直说来，饶汝之死。”那人说：“小人是无锡莫天祐手下总领官杨茂。惯能游水，特往姑苏上表的。”徐达因问：“表在何处？”杨茂站起身来，把肚兜解下，摸出一个蜡丸子，说：“这表在丸子里。”徐达将丸剖开，细看了表章，就问：“你家还有谁

人，还是要生还是要死？”茂回报：“有老母及妻子，望元帅活蝼蚁之命！”徐达把杨茂发去俞通海处做个水军头目。随暗地唤华云龙入帐，着领小心聪慧军校二十名，潜往无锡，去诱杨茂家小，并且探听城中虚实。云龙得令，随见杨茂，备问了住处及儿子名字，来到营中，说：“莫天祐这厮，不是戏耍，他看我军攻打苏州城时，必定仔细盘话。我们二十人，可分作六七样打扮。闻无锡大小人家，也都结蒲鞋面贩卖，我们着五个会打绍兴乡谈的，扮作贩鞋客人。县前专做好鱼面，我们可着两个，买大鱼数头，鳊鱼数斤，挑了鱼担儿，沿街卖货入城。再着三个扮做福建打造那假银首饰的银匠，细巧锥凿，俱要随带备用。又将牲口五只，装着糙粳、大麦，把五人扮做乡间大户人家，余来糶麦，挑进城内糖坊里用。后面即着两个挑了糖担，一头办有摇鼓儿、引线儿、纸糊小匣儿，丁丁当当，跟着糖铺的人，一伙儿走。都约在西门水濂街会齐。”吩咐已定，各人整备了。

次早，走到城边，那城上果然逐一查问。一伙过了又是一伙，都被这巧计儿零星走入了城。他们穿街走巷，城中虚实，早已打探清楚，便径到水濂街。那云龙走到一个裁衣人家，便道：“师父，此处总领杨茂官人在那家是？”那裁衣说：“杨官人正在转弯红角子门里。”云龙问的确，叫声起动，转过弯来，直到红角子门里撞进，连声叫道：“杨名官在家么？”那杨名知有人叫他，就走出来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？”云龙回报道：“你们父亲承着官差，一路上得病未好，今已到西门外。那病十二分重，命在须臾，要见你母亲及祖母，与你一面，特央我来通知，你们可急急去；倘得见他，也好永诀。”杨名走进去了，祖母与母亲又出来问了详细，便同云龙直到西门。只见两个鱼担儿，三个糖担儿及五六个贩鞋面的，五六个空手走的，笑笑说说，看看云龙道：“这客官就是前面酒店里病人，央来报信的，恰也又出来了。世问有这等热心人，真个难得。”云龙把眼一梭，这些人三脚两步，四下都走前面走了。约至五里路程，只见路上有个小车，辘辘的往前面推着。云龙便叫道：“推车的长官，我有两位内眷，到前面王家酒店里，探望一个病人，他们弓鞋脚小，一时赶不上路，劳你带一带在车儿上，我重重送酒钱与你。”那汉子便站定说：“上来上来，前面酒店路也不知谅想你们也不亏我。”云龙便扶着他祖母与母亲上了车儿，自同杨名一路的说，一路的走。那个推车的，推动这车似飞而去。云龙故意叫道：“长官，长官，便慢着些儿也好，倘若先到王家酒店，千万坐坐，待我数钱与你买酒吃。”那汉子指一指道：“日已西了，还迟到几时！”约莫二十余里，杨名又问道：“还有多少路？”云龙笑着说：“你且跟我来。”不上里许，却是个黑林子。但见十六七人叫道：“杨名你还待怎的？吾奉金陵徐元帅将令，你父杨茂越关被获，已愿投降。徐元帅恐莫天祐害及你家属，特来取你归营；你若狐疑，有剑在此。”杨名同他祖母、母亲三个，都呆了口，也没得回报。华云龙脱下了便服，换了盔甲，便叫杨名一起同众军跨着飞马，押了车子，紧赶着上路，将及二更，已到军前，不题。未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蝼蚁——蝼蛄和蚂蚁。比喻轻微渺小的东西。

糶(x, 音西)——粹米。

余(dí, 音敌)——买进米谷。

第五十九回 破姑苏士诚殒命

却说那华云龙用了一番心机，攀取杨茂家属，将及二鼓，才到军前。辕门上把守的禀道：“元帅正在帐中相等。”云龙便进去，备数了事情一遍，且说他家属现在营外。徐达即令送至后营，因唤杨茂说：“吾恐莫天祐害你家小，已令人攀取来营，足下可去相见。”杨茂见了母子、妻儿，不胜之喜，便说：“殒首碎躯，莫能图报！”当晚归本帐而去。过了数日，徐达写了一张柬帖，唤取杨茂到帐，说：“我欲你干一件事，你可去么？”杨茂说：“小人受了大恩，赴汤蹈火，甘心前往。”徐达便取柬帖递与，吩咐出营五更，可看了行事。杨茂接过在手，走至前途，开封一看，大笑道：“元帅要我去赚莫天祐，这有何难。”便放脚走入无锡城中，参见了莫天祐。天祐见杨茂回来，大喜问道：“主公有何话说？”杨茂道：“主公吩咐，徐达军粮屯于桃花坞中，明晚是八月十八，城中当举火为号，主公领兵冲阵，命元帅赴桃花坞烧毁他的粮草，即往东攻杀围兵，内应外合，不得有误。”天祐说：“这计较极好！”遂留兵五万守城。次早，带领精锐五万出城，径到桃花坞密林中屯住。将及二更，遥见东门起火，天祐便唤杨茂引路，将到坞边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四下伏兵齐起。天祐大惊，说：“吾中徐达奸计了！”连叫杨茂，不知去向，因引兵冲西而走。徐达阵上俞通海拚命赶来，身上被了四箭，头上被了一箭，血染征袍，白练尽赤，犹是奋勇冲杀，尸横遍野。殆至黎明，才知此身带着重伤，负痛而返。徐达只得令本部士卒，星夜送还金陵调治，不题。

那个天祐逞着骁勇，冲阵回至无锡，惟见城上遍插的是金陵徐元帅旗号。大濠之间撞见郭英、俞通渊杀来，大叫：“莫天祐若是早降，免得一死！”天祐纵马来敌，恰被俞通渊后心一枪，下马而死。徐达人城，抚辑了军民才去。原来十八之夜，徐达先令四将，各提兵一万，前来攻杀，一夜之间便取了无锡而回。仍令众将回攻姑苏。忽见前军报道：“军师刘基来访。”徐达迎入帐中，诉说苏城久攻不下，全望军师指教。

次日早起，刘基、徐达二人同在城下，走来走去，熟察形势。忽见一个头陀与一个金色道人，飘飘的乘风从胥门城脚而来。那头陀一跑到身边，叫道：“刘军师，徐主帅，一向好么？为何二人在此来往？”刘基一看就是周颠，便问：“你一向在那里？”颠子应道：“我自在这里，你自不见哩。”呵呵的只是笑。徐达因问：“这位师父是谁？”颠子说道：“这是张金箬。就是与张三丰一班儿在铁冠道人门下的，你还不认得么？”军师与元帅心知他们俩是异人，便四个交着手，走向营里来。杯酒之后，共谈破城之法。张金箬说：“此城竟是龟形。盘门是头，齐门是尾。龟之性，负水而出，乘风则欢。今暮秋之时，正水木相乘之会，刘军师当择水木干支的日子，借风驳击其尾，则其首必出，决当歼灭伪周矣。”元帅听了大喜。刘军师把手掌一轮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明日便可动手。”急令各将于各城大河外四周，筑成高台十座，每台长五十步，阔二十步，与城一样高。上盖敌楼，以便遮蔽。整备铙弩攻打。未及三个时辰，各营齐报高台依法齐备。

那士诚看见外面如此光景，与群臣设计抵挡。张彪奏说：“不如潜夜出

抚辑——安慰调和。

头陀——和尚的别称。

城，径作航海之行为上。”士诚听了，便收拾宝玩、细软财物，挈领家眷，深夜开城，突围而走。常遇春一见，便分兵截住，那士诚军马，拚死的厮杀良久，胜负未分。此时王弼统领左军，遇春见了抚王弼肩背说：“军中皆称足下与朱亮祖为雄，今亮祖独屯兵于西北，不当机会，足下何不径取此贼？”王弼听了，直挥双刀，奋勇向前，敌众方得少却；遇春便率众乘之。恰好亮祖又到，三面夹攻，喊杀将来。士诚兵马大败，溺死沙盆潭者，不计其数。士诚坐着飞龙追日千里马，也几乎堕入水中。遇春同亮祖并力追赶，一枪刺去，正中世子张龙，下马而死。士诚惊忙逃回城中，坚闭不出。

次早，周颠与张金箔作别要行，军师与徐元帅再三留住，他们回说：“后有期，不必苦留。”说罢便出帐而去。刘基看高台已筑，因令众将率军校上台攻打，只留正东的台听起自用。刘基按定吉期登坛，披发仗剑。不一时间，忽见雷霆霹雳交加，大雨奔注，台上众军一齐放起火箭、神枪、火铳、硬弩飞将过去，盘门果然大开。城上民军，争先冒雨奔走。只听大震一声，把姑苏城攻倒三十六处。徐达便传令四面军士，俱依队伍入城，不许越次乱杀。如有生擒张士诚者，与金千两；斩首来献者，与金五百两；斩渠妻子一人者，与金百两。那士诚看见城破，便率了子女及妻刘氏，并家属同登齐云楼，于天泣道：“今日至此，免为他人所辱。”自行放起火来，把合家烧死了。自走至后苑梧桐树边，大叫数声：“天丧我也！天丧我也……”正要解下丝绦自缢，突然走过沐英，一箭射断了丝绦，士诚仆然堕地。沐英着军校上前捉住。徐达收了图籍并钱粮器械，即与众将起程，回到金陵，止留数将在苏镇守。谁想那士诚拘在军中，只是闭着双眼，咬着这口牙齿。军校们劝他吃粥吃饭，只是不吃。

将到金陵，徐达先遣人报捷。太祖便命丞相李善长远出款接。士诚也毫不为礼。善长戏道：“张公，你平日据土称王，智勇自大，今日何为至此！且吾之尽礼于足下，正以王命，不欲自失其仪，足下还重己轻人乎。”顷刻，已至龙江，诸将把士诚缚了，送到太祖面前。士诚也只低头闭目，朝上着地面坐。太祖叱他道：“你何不视我！”士诚大声答道：“天日照你不照我，视你何为！”太祖大怒，命人将士诚监禁，排驾回宫去了，士诚自思赧颜，泣下如雨，至夜深以衣带自缢而死。太祖敕令为姑苏公，具衣冠葬于苏城之下。这些高官厚禄之臣，闻知苏州城破，或投降的，或逃走的，且有替我兵私通卖国的，更没有一个死难。后来唐伯虎有“清江引”词，道：

皂罗辫儿锦扎梢，头戴方檐帽。穿领阔袖衫，坐个四人轿；又是张吴王米虫儿来到

了。

太祖次日早朝，将削平伪周诸将，一一升赏有差。恰有徐达奏道：“臣等攻打苏州，曾檄俞通海提兵到桃花坞荡贼老营，身中流矢，因毒甚，送还京师。闻主公亲幸第宅，问他死后嘱咐何事，通海已不能语，主公挥泪而出。次日报身没，车驾复临恸哭，惨动三军，莫能仰视。臣等身在远方，闻此眷注，不胜感激。又阵中丁德兴，被刀折其左股而亡，茅成被火箭透心而丧，俱乞殿下褒封，以表忠节。又前者正月朔日，臣夜梦姑苏城隍与滁州城隍，同至帐中，恍惚言语，谓主公三年之间，混一大统；士诚不及一载，决至沦

渠——同“他”。

赧颜（n n，音南<上声>）——因羞愧而脸红。

朔日——阴历每月初一日。

亡，但虎将不免殒伤。臣因求其保护，今皆保回首领而没。全望主公勉赐褒崇，以表神爽；又今苏城天王堂东庑，土地神像，俨然像圣容，三军无不称贺，亦望主公裁处。”太祖便说：“随吾渡江精通水战者，无如廖永安、俞通海。又丁德兴、茅成俱是虎臣，今功成而身死，深为可惜！”因命有司塑像于功臣庙中致祭，永安向死于苏州，可迎葬于钟山之侧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庑（w，音武）——正房对面和两侧的小屋子。

第六十回 哑钟鸣疯僧颠狂

且说太祖下命，着有司将廖永安等塑像于功臣祠，岁时祭祀；一边迎永安灵柩葬于钟山之侧；又说：“滁州城隍与苏州城隍，军中显灵，可同和州城隍，共敕封‘承天监国司命灵护王’特赐褒崇。其敕书用锦标玉轴，与各处有异；至如天王堂东庑之土地神像，重建金殿遮盖。”徐达领命出朝而去。

却说当初唐时有个活佛出世，言无不灵应，甚是希罕，人都称他做宝志大和尚。后来白日升天，把这副凡胎，就葬在金陵。前者诏建宫殿，那礼、工二部官员，奏请卜基，恰好在宝志长老冢边。太祖着令迁去别处埋葬，以便建立。诸臣得令，次日百计锄掘，坚不可动。太祖见工作难于下手，心中甚是不快。回到中宫，马娘娘接问道：“闻志公的冢甚是难迁，妾想此段因果，亦是不小，主上还宜命史官占卜妥当，才成万年不拔之基。且志公向来灵异，冥冥之中，岂不欲保全自己躯壳？殿下如卜得吉，宜择善地，与他建造寺院，设立田土，只当替他代换一般，做下文书烧化，庶几佛骨保佑，不知殿下主意何如？”太祖应道：“这说得极是。”次早，便与刘基占卜。卜得上好，就着诸工作不得乱掘。太祖自做下交易文书，烧化在志公冢上。因命在钟山之东，创造一座寺院，御名灵谷寺。遍植松柏，中间盖无梁殿一座，左右设钟鼓楼，楼上悬的是“景阳钟”。又唐时铸就铜钟一口，欲为殿上所用。铸成之日，任你鼓击，只是不响。那时便都叫道“哑钟”且有童谣说道：

若要撞得哑钟鸣，除非灵谷寺中僧。

殿造无梁后有塔，志公长老耳边听。

殿成之日，寺僧因钟鼓虽设，然殿内还须有副小样钟鼓，逐日做些功课，也得便当。正在商议，忽然有个头陀上殿说：“那‘哑钟’不是好用的。何必多般商议。”这些僧人与那诸般工作，拍手大笑，道：“你既晓得‘哑钟’，用他怎么？”那头陀回说道：“而今用在这殿中，他就不哑了。”众人也随他说，更不睬他。那头陀气将起来，大叫道：“你们不信，贫僧也自由你。若我奏过朝廷，或依了我，悬挂起来，敲得旺旺的响，那时恐怕你们大众得罪不小，自悔也迟。”便把袖袄整了一整，向长安街一路的往朝里来。这些人也有的只说这头陀想是疯子，不来理他；也有的只说此钟多年古物，实是不响，这头陀枉自费心；也有的说我们且劝他转来，倘或触动圣怒，也在此自讨烦恼，便一直赶来劝他。那头陀说：“既是你们劝我，想你们从中有肯依我的了，我又何苦与你们作对。”因也转身到寺里来。那些人因他到了，都不做声，开着眼看他怎么。那头陀便向天打了一个信心，就向这钟边走了三五转，口里念了几句真言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这钟就地内平空立将起来。这头陀把钟上泥，将帚拂试净了，看殿上钟架恰好端正的，便以手指道：“你自飞悬架上去罢。”那种又平地里走入殿来，端端正正挂在架子上。看的人堆千积万，止不住喝采。头陀便从袖中取出一条杨枝，与一个净瓶来，将瓶中画了道符，那瓶内忽然现一瓶净水，便念动几句梵语，将净水向钟上周围洒了三遍，取一纸来焚化在钟边，把手四下里一摸，只听得铿然有声。他便取木植一株，轻轻撞将过去，那钟声真个又洪又亮，这千千万万人，齐声道：“古怪！古怪！”合寺僧人，同那善男信女，纳头拜道：“有眼不识活佛，即请师父在此住持。”那头陀道：“我自幼出家，取名宗泐。去无踪，来无

迹，神通变化，那个所在能束伏我这幻躯？近闻大明天子，将我师父志公的法身迁移到此，且十分尊礼，我因显这个小小的法儿，你们不须在此惊扰。”正在这边指示大众，谁想在那边监造的内使，见他伎俩，飞马走报太祖。太祖便同军师刘基及丞相李善长一行人众，齐到寺来。宗泐早已知道，向前说：“皇帝行驾到此，我宗泐有缘相遇。但今日也不必多言，如过年余，还当再面。”在人丛中一撞，再不见了。太祖看殿已造完，便择日迁起志公肉身，犹然脂香肉腻，神色宛然如生，另造金棺银椁藏贮，即发大愿说：“借他一日，供养一日。”椁上建立浮图，大十围，高七层，工费百万。再赐庄田三百六十所，日用一切之资，来给志公供养。

天色将晚，太祖便同刘基等从朝天宫微服步行而回。忽见一妇人，穿着麻衣，在路旁大笑。太祖看他来得怪异，便问：“何故大笑？”妇人回说：“吾夫为国而死，为忠臣，吾子为父而死，为孝子；夫与子忠孝两尽，吾所以大喜而笑。”太祖因问：“汝夫曾葬么？”那妇人用手指道：“北去数十里，即吾夫葬所。”言讫不见。次早，着令有司往视，惟见黄土一堆，草木葱郁，掘未数尺，则冢头一碑，上镌着：“晋卞壶之墓”五字。棺已朽腐，而面色如生。两手指爪绕手六七寸。有司驰报，上念其忠孝，遂命仍旧掩复，立庙祭祀。正传诏令，恰好孝钩城西门之内，也掘出个碑来，是吴大帝孙权之墓。众臣奏请毁掘行止，上微笑，说：“孙权亦是个汉子，便留着他守门也好；其余墓坟，都要毁移。”

明日，正是仲冬，一日、李善长、刘基、徐达率文武百官上表，劝即皇帝宝位。太祖看了表章，对众臣说：“我以布衣起兵，君臣相遇，得成大功，今虽拥有江南，然中原未定，正有事之日，岂可坐守一隅，竟忘远虑。”不听所奏。过了五日，李善长等早朝，奏说：“愿陛下早正一统之位，以慰天下民心。”太祖又对朝臣说：“我思：功未服，德未孚，一统之势未成，四方之途尚梗。昔笑伪汉，才得一隅，妄自尊大，迫至灭亡，贻笑于人，岂得便自效之；果使天命有在，又何必汲汲乎！”善长等复请说：“昔汉高祖诛项氏，即登大位，以慰臣民。陛下功德协天，天命之所在，诚不可违。”太祖也不回复，即下殿还宫，以手谕诸臣说：“始初勉从众言，已即王位。今卿等复劝即帝位，恐德薄不足以当之，姑俟再计。”乃掷笔易便服，带领二三校尉，竟出西门来访民情。迅步走到一个坍塌的寺院，里面更没有一个僧人。但壁间墨迹未干，画着一个布袋和尚，傍边题一偈道：

大千世界浩茫茫，收入都将一袋装。

毕竟有收还有散，放宽些子又何妨。

太祖立定了脚，念了几遍，说：“此诗是讥诮我的。”便命校尉从内亟索其人。毫无所得。太祖怅怅而归。走到城隍庙边，只见墙上又画一个和尚，顶着一个禅冠；一个道士，头发蓬松，顶着十个道冠；一条断桥，士民各左右分立，巴巴的望着渡船。太祖又立定了身，看了半晌，更参不透中间意思，因教敕坊司参究回报。次日坊司奏说：“僧顶一冠，有冠无发也；道士顶十冠，冠多发乱也；军民立断桥，望渡船，过不得也。”太祖于是稍宽法网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汲汲——急切的样子。

偈(jì, 音记)——佛家的唱词。

第六十一回 顺天心位登大宝

话说太祖微行看了两处画壁，分明晓得是隐讽的，心中忽然倣醒，因谕中书省御史台臣及刑部官定为律令，颁行四方，不许以意出入。次日视朝，李善长等复表劝进登皇帝大位。太祖又说：“中原未平，军旅未息。且当初朱升来见，我问天下大计，朱升复我说：‘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’此三语，我时时念及；你等何为如此急急。此事关系极大，尔等须一一酌礼仪而行，不可草草。”李善长等得蒙允奏，不胜之喜，便传军令着郭英领民兵三万，于南郊筑坛受禅。礼官议定择来年戊申岁，正月四日乙亥即皇帝位。三日之前，坛已告成，一应礼仪俱备。礼官备将行仪申奏。太祖传旨，着群臣斋戒沐浴，至期同赴南郊。銮舆所过，远近观看的填街塞巷。

不移时，驾到南郊。当时公侯将相诸臣，扶拥太祖高皇帝登坛。坛上列着皇天后土，日月星辰，风云雷雨，五岳四读，名山大川之神，及伏羲三皇，少昊五帝，禹、汤三代圣君之位。坛下鼓乐齐鸣，作了三通。太祖行八拜礼。太史官弘文馆学士刘基读祭文道：

维

大明洪武元年，岁次戊申，正月壬辰，朔越四日丁亥，天下大元帅皇帝臣朱，敢昭告于皇天后土，日月星辰，风云雷雨，天地神祇，历代圣君之灵。道：天地之威，加于四海。日月之明，昭于八方。云雷之势，万物咸生。雨露之恩，万民咸仰。伏以上天生民，俾以司牧，是以圣贤相承，继天立极，抚临亿兆。尧、舜相禅，汤武吊伐；行虽不同，受物则一。今胡元乱世，宇宙洪荒，四海有蜂蚕之忧，八方有蛇蝎之祸。群雄并起，使山河瓜分；寇盗齐生，致乾坤鼎沸。臣生于淮甸，起自濠梁。提三尺以聚英雄，统一派而救困苦。托天之德，驱一队以破肆毒之东吴；仗天之威，连千艘以诛枭雄之北汉。因苍生无主，为群臣所推，臣承天之基，即帝之位，忝为天吏，以治万民。今改元洪武，国号大明。仰仗明威，扫静中原，肃清华夏；使乾坤一统，万姓咸宁。沐浴虔诚，齐心仰告，专祈协赞，永克不承。尚飨。

刘基读了祭文，坛下音乐交奏。太祖合群臣设三十六拜。祭告之时，但见天宇澄清，风和景雾，氤氲香雾，上凝下霭，中星辉露。顿与连朝雨雪阴霾的气色迥异。人人说是景运休徵。祀毕下坛，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，扬尘舞蹈，山呼万岁，五拜三叩头毕。太祖引世子及诸王子、文武群臣，奉四代神主回城，送入太庙。追尊：

高祖考德祖玄皇帝，高祖妣 玄太皇后；曹祖考 懿祖桓皇帝，曾祖妣懿圣皇太后；

祖考熙祖裕皇帝，祖妣裕圣皇太后；考仁祖淳考皇帝，妣淳圣睿慈皇太后。

上玉玺宝册，行追荐之礼，因对蒙先德，庆及朕躬，今遵行令典，尊崇先代，奉主之时，若或见之矣。”言讫，登鞶升殿，受群臣称贺。命刘基奉宝册，立妃马氏为皇后；且说：“朕念皇后，偕起布衣，同甘共苦。常从朕在军，自忍饥饿，怀粮以饲朕。又朕素为郭氏所疑，皇后从中百般调停，百计庇护，得免于患。家之良妇，犹国之良相，未忍忘之。”退朝回宫，因以语皇后。后回报说：“尝闻夫妇相保易；君臣相保难。望陛下今日正位以后，

倣（j ng，音景）——让人自己觉悟而不犯过错。

尚飨——亦作“尚享”。旧时用作祭文的结语，表示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的意思。

妣——已故的母亲。

考——已故的父亲。

时当兢惕，以保久安长治之业，是所愿耳。”次日设朝，文武朝见毕，命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。赠李善长为银青荣禄大夫、上柱国中书左丞相、太子太师宜国公。赠刘基右丞相、太子太傅安国公。刘基再四恳辞不受，说：“臣赋命浅簿，若受大爵，必折寿命。”太祖见他恳切，乃授以弘文馆大学士太史令。赠徐达上柱国中书右丞相、太子太保信国公。赠常遇春中书平章鄂国公。其李文忠、邓愈、汤和、沐英、郭英、冯胜、廖永忠、吴祯、吴良、朱亮祖、傅友德、耿炳文、华云龙等，封爵有差，群臣叩首拜谢。命改建康金陵府为南京应天府。布告天下，改元洪武。只见翰林学士王祯出班叩头，上一篇报天下成大业，祈天永命的表章。中间要求减茶课，免军需，轻田租，蠲边郡税粮，以顺人心等语。太祖看了大喜，赐帛五匹。便宣大元帅徐达说：“朕思胡元未定，中原未收，又闽、广、浙东、两广等处，尚未归附，四海黎民未安，此心殊是歉然。卿宜与常遇春、冯胜、郭英、耿炳文、吴良、傅友德、华高、曹良臣、孙兴祖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周德兴、华云龙、赵庸、康茂才、杨璟、胡美、江信、张兴祖、张龙等，率兵十万，北伐大元，以定天下。以汤和为元帅，领吴祯、费聚、郑遇春、蔡迁、韩政、黄彬、陆聚、梅思祖等，率兵十万，伐陈友定，取闽广之地。李文忠为元帅，领沐英、朱亮祖、廖永忠、阮德、王志、吴复、金朝兴等，率兵十万，伐方国珍，取浙东之地。邓愈为元帅，领王弼、叶升、李新、陈恒、胡海、张赫、谭成、张温、谭兴、周武、朱寿、吴德济等，领兵五万，取东西两广未附州郡。”四将领命出朝，专候择日起兵前去。次早，徐达率领众将，入朝请旨。太祖命礼官将兴兵四讨救民伐暴的情由，做了祭文，上告天地山川之神抵。复命众将一一向前。吩咐：“决不许妄行杀害，荼毒生灵。”众将拜命，陆续分兵往各路进发。

先说李文忠统了诸将军马，离却金陵，望浙东而行。不一日，到温州城南七里外安营。那方国珍得知兵到，便与儿子方明善欲计谋厮杀。那明善细思了半晌，对父国珍说：“朱兵雄勇难当，且李文忠所统将校，个个是足智多谋之士，若待围城，必难取胜。不若乘其远来疲困之时，先出兵冲杀，或可取胜。”国珍说：“我意亦欲如此。”即日便领兵一万，至太平寨排开拒截。哨马报入营来，文忠便率兵将对阵，却见明善出马。文忠在旗门之下说：“今主上混一天下，指日可成，你们父子不思纳款，而区区守一隅之地，以抗天兵，将复为陈、张二姓乎？”明善大怒，骂道：“你们贪心无厌，自来寻死耳，何用多言。”便纵马杀来。恰有左哨上廖永忠抡刀向前迎敌，两下喊杀，约有四十余合。右哨朱亮祖恐难取胜，因从傍直向明善刺来；明善力怯而走。明兵乘势赶杀，破了太平寨，追到城边。那明善领着残兵，急急进城，坚闭了城门不出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方国珍遁入西洋

却说明善领了残兵，奔回城中，紧闭着城门不出。李文忠召诸将商议，说：“今日大败，贼众心胆俱寒，即宜四下攻打，却可拔城。”众将得令。亮祖就遣指挥张俊、汤克明攻打西门，徐秀攻东门，柴虎率游兵接应。城下喊声雷动。亮祖自统精锐，不避矢石，驾着云梯径从西门而上，捉了员外郎刘本善及部将百余人。国珍看见城破，即便带领家属，出北门冲阵，径往小路，直走海口，落了大洋，遂向黄岩上台州与弟方国瑛合兵一处再图恢复，不题。

那朱亮祖奉了元帅李文忠入城抚辑。即日把军情申奏金陵，太祖看了表章大喜，便令承差到殿前，说：“那国珍遁入海洋，必向台州与弟国瑛合兵据守。事不宜迟，即着中书省写敕专付朱亮祖，仍带浙江行省参政职衔，率马步舟师，向台州进发。”差官星夜火速谕知。亮祖拜命，遂进天台。那天台县官汤盘闻知兵到，出二十八长亭迎降。亮祖在马上安慰了黎庶，着汤盘仍领旧职抚理本县地方。自己带了人马兼程直到台州城下搦战；一边把令牌一面，邀廖永忠入帐，说如此而行。永忠得令去讫。再令阮德、王志、吴复、金朝兴四将，领兵二千，前至白塔寺侧，左右埋伏，夜来行事，不题。那方国珍与弟国瑛及子明善三人商议，说：“这赤城形势最是险阻，今我军合兵一处迎敌，必然取胜。”便放了吊桥，出城对敌。未及十合，明善力不能支，转马而走。朱亮祖乘势剿杀，力气百倍。国珍父子三人，连忙驱众入城。亮祖因吩咐四下围住，只留东门听其逃走。约莫初更，亮祖令军中砍木伐薪，缚成三丈有余的燔燎一般，立于城外。布起云梯，纵铁甲军五千，从西右而上。城中见四下火光烛天，军民没做理会，惊得国珍兄弟父子，胆怯心寒，开了东门，径寻小路，往海边进发。此时已是三更有余，谁想家眷带了细软什物，正好奔到白塔寺边，计到海口仅离二里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左边阮德、金朝兴，右边王志、吴复，两下伏兵尽起，追杀而来。国珍等拚命登得海船，吩咐水手用力撑开，未及三五里之地，早有一带兵船，齐齐拦住去路。马上鸟嘴喷筒，如雨围将过来。火光之下，却有廖永忠绯袍、金甲，高叫道：“方将军，你父子兄弟何不知时势。我主上圣明英武，又是宽大仁慈，胡不归命来降，以图富贵，何苦甘为海岛之贼。况此去如将军逞有雄威，占得一城、一邑，亦不过外中国而别亲蛮夷。倘或不能为唐之虬髯，汉之天竺，则飘飘海上，将何底止。且将军纵能杀出此岛，前面汤将军见受王令，遵海往讨陈友定，舟师十万，把守大洋，亦无去路。怕一朝势败，将军悔无及矣。请自三思。”方国珍听了说话，便对国瑛、明善说：“我巢已失。今朱兵莫当，便出投降，以保身家，亦是胜算。”因回复道：“廖将军言之有理。”即于船内奉表乞降。次早仍回城，见了朱亮祖；亮祖慰劳了一番，吩咐拔寨来会李文忠。此时浙东地面，处处平服。文忠便差官申奏金陵，一面与朱亮祖等计议，道：“今汤元帅进征福建，未闻报捷，我们不如乘便长驱延平，合攻陈友定，令渠彼此受敌，那怕友定不亡乎。”亮祖说：“主帅所见极妙。”便发兵即日起身。

且说汤和统了吴祯、费聚等八员虎将，雄兵十万，前取闽、广，直到延平地面。拒守元将，正是陈友定。那元顺帝以友定败了朱将胡深，便命为福

建行省平章政事。自行之后，友定益肆跋扈，遂有雄据福建之心，兴兵取了诸郡，声势甚是张大。且命儿子陈海据守将乐，以树犄角。元帅汤和屡次以书招谕，友定说：“我这八闽，凭山负海，为八州的上游；控番引夷，为东南的岭表。进足以攻，退足以守，你朱兵奈何我不得。”因与参政文殊、海牙等商议拒敌。汤和四次搦战，友定只是坚壁固守，以老其师。恰好报说，李文忠同沐英、朱亮祖等，率陆兵七万，前来接应。

且说廖永忠统领水师三万人，依水列营，以分友定之势。汤和得报，喜不自胜。便令哨兵传令沐英、阮德、吴复领所部径攻南门；朱亮祖、王志、金朝兴统所部径攻东门；李文忠统大队为游兵，接应东南二处。原在将校郑遇春、黄彬、陆聚统所部协攻北门；原在吴祯、费聚协助同新到彦永忠，统领水军径攻水西门；自领蔡迁、韩政、梅思祖率水陆游兵，接应西北二处，昼夜攻击。那友定在敌楼上看见明兵勇壮，不敢争锋。只见骁将萧院，慌慌张张向前禀说：“朱兵日夜攻打，精力必疲，倘驱十万兵奋勇出战，必可得胜，何苦坐视其危。”友定沉思不语者久之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征福建友定受戮

自古道：“疑人莫用；用人莫疑。”又说道：“三思而行；再思可矣。”谁想这友定听了骁将萧院的言语，存省了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彼兵正锐，何谓疲竭，汝等那得乱惑军心。”便叫阶下群刀手，推出斩讫报来。不多时，那萧院做了黄泉之鬼。自此之后，这些军将，那个敢说一声；便有许多乘夜越城出来投降的。明营军中看他这等光景，四下里攻打益急。早有朱亮祖率着部军，攻破了东门，军校争呼而入。文殊海牙见势头不好，便也开水门出降。廖永忠率水军鼓噪，直杀到官衙河畔。友定仰天叹息，退入后堂，正要服毒而死，恰被官兵缚住，解送到营。

次日汤和着令部将蔡玉镇守延平。那友定儿子陈海，闻得父亲被执，也服毒而死。汤和令军中将友定送京，听旨发落。即会同李文忠所部人马，乘势径趋闽县，奄至成都。镇守元将乃郎中行省柏帖木儿，闻大兵到来，知城不可守，便引妻、妾上楼，说：“丈夫死国，妇人死夫，从来大义如此。今此城必陷，我亦旋亡，汝等能从之乎？”妻妾相对而泣，尽皆缢死，只有一乳媪，抱幼子而立。木儿熟视良久，叹道：“父死国；母死夫；惟汝半岁儿，于义何从，留尔存柏帖一脉可也。”便收拾金宝，嘱咐乳媪说：“汝可抱儿逃匿民间，倘遇不测，当以金珠买命。”乳媪领命自去。有顷，大兵进城，木儿从楼中放火，自焚而死。汤和闻知如此忠义，传令于灰烬中觅取骸骨，备冠带衣衾，葬于芙蓉山下。因将圣主恩德，驰谕省下郡邑，诸处俱各望风纳款。恰好胡天瑞率兵攻取兴化，那建阳守将贾俊畴、汀州守将陈国珍也都降顺。于是泉州、漳州、潮州等处悉皆平定，汤和见福建安妥，仍会李文忠整旅回京。未及一月，诸将解甲韬胄，午门外朝见。太祖面加奖慰，赏赉有差。这方国珍反复不常，梟首示众；这陈友定赐与胡深之子胡祯，将渠禽取血肉，以祭父亲。三军为之称快。

次日早朝，百官行礼方毕，走过中书左丞王溥出班奏说：“近奉敕督采黄木建告皇殿，却于建昌蛇古岩采取，忽见岩上有一人，身著黄衣，口中歌道：

虎踞龙蟠势若堯，赤帝重兴胜六朝。

八百余年正气复，重华从此继唐尧。

其声如雷，万众耸听，如此者三遭，歌毕忽然不见。乞付史馆，以纪符瑞。”太祖听了说：“此事终属诬罔，今后如此无凭信的虚声，一切不可申奏。因令工人在大内图画的四壁，俱采豳风七月之诗，及自己历来战阵艰难之事，绘图以示后世，且说：“朕家本农桑，屡世以来，皆忠厚长者，积善余庆，以及朕躬。乃荷皇天眷命，方有今日。特命尔为图，凡有流离困苦之状，悉无所讳，庶几后世子孙，知王业之兴极其艰难，庶有儆惧，毋自干淫，以思守成之道；尔等做官的，亦宜照朕立法，以警后来，方可保有富贵。”群臣皆呼万岁。正及退朝，却见有个内官，着了新靴，在雨中走过。太祖大

解甲韬胄——此处意为脱下战衣。

将渠禽（luán，音栾）取血肉——将他剁成肉块。渠，他；禽，切成肉块。

豳风七月之诗——《诗经·国风》之一，讲稼穡勤劳之事。

讳——此处为隐蔽之意。

怒，道：“靴虽微物，然皆出自民财，且非旦夕可就，尔等何敢暴殄天物如此？朕尝闻元世祖初年，见侍臣着有花靴，便杖责说：‘汝将完好之皮，为此费物劳神之事。’此意极美。大抵尝历艰难，便自然节俭。稍习富贵，便自然奢华。尔等急宜改换。”随发内旨，今后百官入朝，倘遇雨雪，皆许穿油衣雨服，定为常训。明日天晴，太祖黎明临朝，宣廖永忠、朱亮祖上殿，谕说：“两广之地，远在南方，彼此割据，民困已久。定乱安民，正在今日。朕已令邓愈等率师征取，久无捷音。尔平章廖永忠可为征南将军；尔参政朱亮祖可为副将军，率师由海道取广东。然广东要地，惟在广州。广州一下，则沿海州郡自可传檄而定，海北以次招徕，务须留兵镇守。其有归款迎降的，尔可宣布德威，慎勿乱自杀掠，阻彼向化之心。仍当与平章邓愈等协心谋事。广东一定，径取广西，肃清南服，在此一举。”永忠与亮祖二人，受命出朝，择日领兵前去，不题。

且说徐达引大兵已到山东。镇守山东却是元将扩廓帖木儿，原是察罕帖木儿之子。先是癸卯年元顺帝曾着尹焕章将书币通好于太祖，太祖因遣都事汪可答礼。汪可去至元营，细为探访军务。这扩廓帖木儿便起疑心，拘留住汪可，不令还朝。后来太祖连修书二封问讨，那扩廓帖木儿倚着兵势，不以为然。才过一年，不意顺帝削了他的兵权，使他镇守山东，甲兵不上五万。是日闻徐达兵过徐州，扩廓帖木儿甚是惊恐，登时聚众商议。有平章竹贞说道：“元帅麾下，虽有数万之众，发散在山东、河南、山西等处，一时难聚。如今徐达智勇无双，常遇春盖世英雄，还有一个叫做朱亮祖，他能神运鬼输，当年曾在鹤鸣山，劈石压死陈友定许多军马，不知如今阵上，他来也不来。至如郭英、耿炳文、吴良、华云龙、傅友德、康茂才等一班，俱是骁勇的虎将。元帅与他拒敌，只恐多输少胜。莫若权弃山东，且往山西，再聚大兵，以图恢复。扩廓帖木儿听竹贞许多言语，便说：“这话儿极讲得有理。”急忙领兵，夜间潜回山西太原府而去。哨兵报知徐达。徐达对众将说：“扩廓帖木儿算是元朝重臣，他今恐惧逃走，则各处守臣，必皆震惶无疑。料这山东、河南唾手可得；河北燕京亦指日可定矣。”便领兵直至山东沂州驻扎军马。守将王宜闻知，即率各司官吏出城迎降，峰州地方，也即投顺。大兵径到青州郡，青州守将恰是普颜不花。这不花守御地方，甚是了得，向来抵当徐寿辉并陈友谅，前后拒战三月有余。固守城池，调遣军马，俱有方法，誓与此城同存亡，真个是赤心报国的忠臣。他见大军压境，便领了三千敢死之士，当先出战。又分兵七千，为后哨埋伏。我这里郭英出马，对了不花说：“守将，尔可知大命么？”不花回说：“我等为臣的只晓得忠义为心；至于天命去留，付之命数，何必多说。”便挥刀直取郭英。两人力战良久，未分胜败。忽听一声呐喊，那七千埋伏元兵，尽行拚力杀来，把郭英困在核心，如铁桶铜墙，更无出路。郭英心中忖道：“从来闻这不花手段高强，今日方见他的力量。”便吩咐三军，面不带矢者斩。三军抖擞精神，奋力的冲杀。恰好向南一彪人马，为首的大将乃是常遇春，领了三万人从外攻入。郭英又从内攻出，内外夹攻。不花见势不好，便领着残兵急走入城，坚闭不出。徐达因令前军直至城下，四围攻打。不花退入官衙，见了母亲，说道：“此城危在旦夕，儿此身决以死报国，忠孝难以两全，如何是好？”那母亲回答道：“有儿如此，虽死何恨。况尔尚有二弟，我的老身，自可终养。”正要抱头

而哭，只见外面报道：“平章李保保开门投降，明兵已入城了。”不花即至省堂服鸩酒而死。其妾阿鲁贞抱了幼子，携了幼女，俱到后院池中投水而亡。徐达命将不花及殉节家小，备整齐棺裳，以礼殡葬，一面安辑人民，三军不许混离队伍。于是山东、济宁、莱州、登州诸郡，望风归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破元兵顺取汴梁

却说元帅徐达，即定了山东诸郡，便率兵向河南进发。不数日来到大梁，真实好个形势。但见：

中华闽奥，九州咽喉。虎踞龙蟠，从古来称为陆海；负河面洛，到今来人道天中。左孟门，右太行，沃野千里，描得上锦绣乾坤；东成皋，西滎池，平行膏腴，赞不尽盘纡山水。中间有具茨山、白云山、黄花山、蓊门山、王屋山、女儿山、桐柏山、朗陵山、云梦山，簇簇堆堆，隐隐显显，都留下仙迹神踪；又有那灵岩洞、华阳洞、水帘洞、王母洞、白鹿洞、达摩洞、空同洞、浮戈洞、灵源洞，幽幽窈窕，折折弯弯，无非是罕见奇闻。钟灵毓美，多少帝，多少主，多杰少豪；建都立国，控齐秦，夸燕赵，俯视荆吴。

唐时有韦苏州诗说：

夹水苍茫路向东，东南山豁大河通。
寒树依微远天外，夕阳明灭乱流中。
孤村几岁临伊岸，一雁初晴下朔风，
为报洛阳游宦侣，扁舟不系与心同。

徐达领兵来到汴梁，与元将平章李景昌相持了二十余日。那李景昌只是紧闭上城门，日夜提防，不敢出战。副将军常遇春向前，谏道：“元帅攻山东，一鼓而下。今到此日久，不能拔得一城，倘河南诸郡及元帝遣兵来援，反而不美。我思量洛阳俞胜、商嵩、虎林赤、关保这四个人，号为胡元智勇之士。可分兵五万，随裨将先取洛阳，便攻河南诸郡，则汴梁自不能守；汴梁既得，据有东西二京，形势之地，虽有元兵来援，不足惧矣。”徐达大喜，说：“常公此言极妙。”遂命傅友德、康茂才、杨璟、任亮、耿炳文等，领兵五万，随遇春向西进发。是日天晚，兵便到了洛阳。就令在洛阳之北，列阵搦战。那元将脱因帖木儿，恰同都统俞胜、商嵩、虎林赤、关保四人，率兵五万，对阵迎敌。那虎林赤生得好条大汉，甚是丑恶难看。你道如何？真好笑：

黑踢塔一张阔脸，狼粗疏两道浓眉。尖着雷公嘴，好挂油瓶；弯着鸚鵡鼻，紧连脑髓。两耳兜风，尽道卖田祖宗；络腮胡子，怕看刷髭须。睁开了一双鬼眼，白多黑少，竟是那讨命的无常；洒开了两只毛拳，肉少筋多，何异那催魂的鬼判。喝一声，响索索，破锣落地；走几步，披离离，毒虺轻移。

他也不打话，竟对了常遇春直杀过来。常遇春心下想道：“天生出这班毛鬼，也敢在世间无礼。”叱咤一声道：“看箭！”这箭不高不低，正望着咽喉射去，那虎林赤应弦而倒。遇春便招动三军，左有任亮、耿炳文；右有杨璟、傅友德；后军又有康茂才，一齐杀奔前来。杀得元兵大败亏输，俘获无算。那脱因帖木儿收了败兵，径走陕西去了。遇春入城安抚百姓；那百姓扶老携幼，说道：“我等陷没元尘，已经九十余年，岂想到今朝还能复睹天日！”常遇春令三军秋毫无犯。百姓欢声动天。次日下令，着任亮往谕嵩州。那嵩州望风投款。遇春因令傅友德守洛阳，任亮守嵩州。自领兵攻取附近州郡，不题。

且说元朝知明兵攻取中原乃招扩廓帖木儿为大元帅，经略山东等处，保守河北。李思齐为左元帅，张良弼为右元帅，会陕西八路的兵马，出潼关恢复河南。又着丞相也速，领兵十万，捍御海口，以次恢复山东。那李思齐、

虺(hu，音悔)——古称腹蛇一类的毒蛇。

张良弼，刻日东出潼关，过了阆乡、灵宝等县，径到硖石山前屯扎。大兵一连布列数里地面。两个商议道：“大明将士，颇善冲击。今此地最为平坦，可以依着山岸筑立排栅。两旁现有树木，坚立营寨，教他驰突不得，然后再议迎敌为是。”哨马备将军务报与徐达。徐达对众将说：“今在此围困汴梁，徒耽日月，久无利益。今洛阳、新安、浍池等处，虽见新附，然常将军攻取颍州未还，倘他们元将仍来收复，占了形势之地，于我反为不利矣。况李景昌苦守汴梁，全望河北、陕西两处来援，我们不如且弃汴梁，将兵竟去破了李思齐，则汴梁不战自服。”诸将齐声赞道：“此论极妙，元帅果是神算。”徐达便令三军，即日解围，向陕西进发。那李景昌在城，不知何故，也不敢来追赶。明兵不数日，已到陕西，与李军相近。徐达传令离山二十里安营，谨防元军冲突。三军各自饱食而进。未及半路，果然元兵大至。李思齐当先出马，明阵上郭英纵马迎敌。两将交战良久，思齐自己力量不加，转马逃回本阵而去。徐达即着冯胜扎驻大兵，亲身便同郭英领了三千人马，乘势追杀。冯胜上前，说：“我闻元兵二十余万，驻在硖石山边，元帅止带三千士卒，倘有不测，何以支应？”徐达不听，挥兵而行，约有六七里之地，那些元兵俱直登了硖石山。徐达吩咐便也追到山上，不得退步。早见山上木石如雨的打将下来，明兵不能抵挡，被他伤残的约有二百余众。徐达把眼仔细看了山寨，便令夺路而回。恰听一声喊叫，四下伏兵杀将拢来，东有张良臣，西有赵琦，南有张德钦，北有薛穆飞，统了五万人马，截住去路。徐达唤令不许交战，只是奔走，我军又折了千余，走得回营。冯胜接着，道：“元帅今日孤军深入贼营，竟受惊厄。”徐达回说：“此等小事，何忧之有。”急令帐中将奔回将士，重加犒赏，以慰劳力；如有伤残的，速为调治。徐达到晚筵宴，谈笑自若。冯胜等见他更不着意，便问：“元帅今日以轻身入虎穴，必有深思，偏裨愚才，敢问其略。”徐达道：“迎锋对敌，岂能保得士卒不伤。然用兵者，全要按其寨之虚实。吾舍不得千人，何以破李思齐二十万之众，故我冒危前去，以探敌情。今见他倚树立栅，左边积粮草，右边出军卒，于兵法大是不合，若以火攻之，其破必矣。”冯胜等深为敬服。

次日，徐达向辕门外传令各营将帅会齐，早入营前听令。只见营前不紧不慢，打了三通鼓，里面接应击了三通云板，吹了三声画角，这些将官，芸芸簇簇，整整齐齐，都站立在辕门之外，只等营门开了进来。徐达听见外面打了报时鼓，已知众将齐集，随将五方旗牌，交付了旗牌官，跟随着升了中军宝帐。三声铙响，鼓乐齐鸣，辕门外东西两班的将官，鱼贯而入，排在阶下。五军提点使，逐名点过，诸将应了本名，都立在两旁听令。徐达传令吴良、华高二将，统领刀斧手三千，乘夜上硖石山东寨，砍倒树栅，随带火器前进攻打，孙兴祖率本部铁甲军五百接应；陆仲亨、张兴祖二将，统领刀斧手三千，乘夜上硖石山西寨，砍倒树栅，随带火器进内攻打，赵庸率本部铁甲军五百接应；周德兴、华云龙二将，统领刀斧手三千，上硖石山南寨、砍倒树栅，带着火器进内攻打，唐胜宗率本部铁甲军五百接应；薛显、曹良臣二将，统领刀斧手三千，上硖石山砍倒北寨树栅，带着火器进内攻打，胡美率本部铁甲军五百接应；自领中军铁骑五千，张龙为左翼，郭英为右翼，直取李思齐中营；冯胜权守兵营；汪信率本部军校为游兵，捕获逃兵，左右来往报信。分拨已定，各将出营；整備行事，只待夜间进发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纳款

那李思齐见徐达追赶上山，四下里将木石打将下来。徐达急令退走，又被张良臣等四路伏兵喊杀，杀伤明兵有一千余人，这思齐不胜之喜，对了张良臣等，夸着大口说：“如此光景怕中原不复，王业不兴。”即日大开筵宴称贺，自午至夜，那些小兵卒，也都熟睡，东倒西歪。也不见有摇铃击柝的，也不见有查夜巡风的。约近二更光景，明兵衔枚疾走，各听将令，分行直至硖石山腰。四边一齐将树栅砍开，火铳、火炮处处发作，须臾之间，五七处火焰冲天，金鼓大震。元朝的兵，都在睡中惊醒，刀枪器械，俱被黑烟涨满，那处去寻。只是四散奔溃，被火烧死的，倒有大半。逃得下山，又被路上游兵捕捉投降的，也有七千余众。东寨张良臣，正要上马迎战，撞着吴良杀到面前，一枪中着面门而死。那张德钦看见烟尘徒乱，望寨外飞跑，被薛显大喊一声，吃了一惊，竟从山坡上直跌下去，撞着周德兴，手起刀落，砍做两段。赵琦、薛穆飞二人保着李思齐逃走山下，恰好徐达大兵迎住，左翼张龙，右翼郭英、冲杀将来，元将无心恋战，领着残兵前往葫芦滩而去。谁想冯胜在营，哨报明兵大胜，便令拔寨而行，已据葫芦滩，进取华州，将兵径向潼关。李思齐料知无可潜身，弃关径往凤翔去了。徐达鸣金收军，粮草、辎重、衣甲、头盔、器械、金鼓，所获不计其数。众将称贺，说：“元帅舍小败成大功，真非诸人所及。”徐达回答道：“列位将军，以为李思齐雄心顿输，于我看来，今日虽胜，他此行必还聚三秦之士，为右肋之患，不可不防。”因令冯胜、唐胜宗、陆仲亭、曹良臣四将，领兵五万，镇守潼关，以挡思齐之兵。自家引了大队，会齐常遇春兵马，收取河南之地。冯胜等四将即日领了将令自去。且说李景昌坚守汴梁，只道李思齐及扩廓帖木儿两人驻扎太原，前来恢复河南，到如今闻得李思齐二十万人马，被徐达杀了八停；又闻扩廓帖木儿驻兵太原，公然不来接应，景昌十分畏惧，连夜引兵弃了汴梁，奔走河北地面。徐达正商攻城之策，恰有哨子报道：“汴梁黎民扶老携幼，烧烛焚香，直至营前迎接入城。”徐达唤令纳款民人，进营问了来由，便令十数骑官将，入城抚辑。路间凑巧，常遇春也平定了汝南一带郡县，撤兵而回，与徐达相见。徐达便写了表章，差官前到金陵报捷。那官儿兼程而进，得到朝门，正值早朝时候，那个光景，有唐王维诗为证。

绛绩鸡中报晓筹，尚衣方进翠云裘。

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

日色才临仙掌动，香烟欲傍衮龙浮。

朝罢须裁五色诏，珥声归向凤池头。

差官跟随着一班申奏的使臣，上了表章。太祖看了，喜动颜色，便对李善长及合朝众臣说：“朕今欲幸河南，肃清北土，激励将士，共徐元帅谋取燕都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善长等回奏说：“此乃陛下神明之见，有何不可？”太祖即令新回元帅汤和、李文忠，以及原在朝文臣刘基、宋濂等，整备择日起行，留李善长等辅佐皇太子保守京师，且吩咐道：“邓愈、朱亮祖、廖永忠，平定两广而回，可令邓愈领本部兵士暂驻京师，朱亮祖、廖永忠二人，前至汴梁，候旨调用。”善长等叩首受命。次日，太祖领兵十万，向北往汴

拆 (tu6, 音唾) — 1H 时巡夜人破击用以报更的梆子。

阊阖 (ch nghé, 音昌河) —— 宫门。

梁进发，不数日驾到陈州郡。守将恰是元朝左君弼。当初左君弼因帮着吕珍与徐达战于牛渚渡，被我师追赶，杀奔至庐州。我师攻逼庐州，君弼弃州而逃。徐达拘了他的母亲与妻子来到金陵，太祖知君弼是个豪杰之士，因厚待其家属，不期君弼降于胡元，元顺帝使为陈州太守。太祖欲其来降，驾发之日，令军中携其家属而行，及至陈州，遣人致书说：

大明皇帝，书付左将军君弼：曩者朕师与足下为敌，不意足下竟舍亲而之异国，是皆轻信他言，以至于此。今者足下奉异国之命，御彼边疆，与朕接壤，然得失成败，自可量也。且朕之国，乃足下父母之国；合肥之城，乃是足下邱陇桑梓之乡，宁不思乎？天下兴兵，豪杰并起，宁独乘时以就功名哉！亦欲保亲属于乱世也。足下以身为质，而求仕异国，既已失察，且使垂白之母，糟糠之妻，天各一方，朝思暮想，以日为岁。足下纵不念妻子，何忍于老亲哉？富贵可以再图，亲身不可复得。足下若能幡然而来，朕当待以故旧之礼，足下亦于天理人心，无不顺也。特修书以表朕意。

君弼得书，犹豫未决。太祖复将他的家属给还君弼：君弼感泣，出城拜降，说：“下愚迷谬，误抗天颜。今深荷仁恩，伏乞容宥！”太祖说：“昔雍齿归刘，岑彭降汉，何尝念及旧恶。”便封君弼广西卫指挥僉事。太祖驾入陈州，抚辑百姓。仍留君弼把守，自率师前往汴梁。早有徐达率诸将出城迎接。太祖温旨慰劳。恰好陕西哨子报道：“冯胜等杀入陕西，元将薛穆飞、张良弼阵亡，连取华阴、华州一带地面。”太祖不胜之喜，对诸将说：“华阴等地，是潼关左股，今幸有此，可稍宽西顾之忧。”便令军中将军帛百端，白金五十两，黄金二十两，赍发潼关赏赍冯胜等将。

次日正值孟秋朔日，太祖行驾，驻跸汴梁，受百官朝贺，即遣徐达、常遇春、张兴祖等，率兵攻取河北，并道而进，以克燕京，只留郭子兴、王志、陆聚、费聚、黄彬、韩政、蔡迁、吴美八员护驾。徐达等拜受敕旨，当日领了二十万军马，出汴梁，自中栾地方渡了黄河，便令薛顾、俞通源前攻卫辉、彰德、广平等地。薛显等得令，领兵到了卫辉。守将龙二，弃城而走。步将杨义卿，率有兵船八十五只来降。彰德、广平、顺德及东路临清、德州、沧州、长芦，以至直沽，俱望风而附，势如破竹。明兵径到直沽海口，前面却有元丞相也速领兵十万，水陆结寨，把住海口。徐达听了哨马来报，便拘集海船，先着顾时带领水兵一万，疏通一路坝闸，以通船只。复着常遇春领骑将张兴祖、吴良、周德兴、薛显、张龙、汪信、赵庸七员，率兵五万，由左岸而行。郭英领骑将孙兴祖、华云龙、康茂才、金朝兴；华高、郑遇春、梅思祖七员，率兵五万，由右岸而行。俞通源领水军耿炳文、俞通渊、杨璟、吴祯、吴复、阮德六员，率舟师三万，战艘二百只，随着顾时进发。李文忠率兵三万，策应左岸。沐英率兵三万，策应右岸。自同汤和率舟师从水上分岸哨探，以为游兵，支应不虞。只见海口地面，丞相也速将舟师摆开阵势，专待厮杀。徐达传令水陆三军，一齐进战，以防贼众，彼此支持。那水师正是元平章俺普达朵儿。左边岸寨，是知院哈喇孙；右边岸寨，是省丞相颜普达。明营军校得令，便各自准备厮杀，这一场真实希罕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雍齿归刘——雍齿，沛县人，随刘邦起兵后即叛离，不久复归刘邦，从战有功。但刘邦总是有点不快。后从张良言，封雍齿为什邡侯。于是诸将皆喜曰：“雍齿且侯，吾属无患矣”。

岑彭降汉——岑彭，南阳人。王莽当政时被众推为县长。汉兵起，率众归附，封为归德侯。

驻跸（bì，音毕）——古代帝王出行时留宿。

第六十六回 克广西剑戟辉煌

却说那三军水陆鏖战，彼此相持，在那直沽海口之上，真个好场厮杀，但见：

怒涛涨海，杀气迷天。岸上旌旗倒映，水中波浪腾翻。浪里蛟龙，船中金鼓间敲；陆上烟尘，岸边骅骝奔逐。得志的横冲直撞，似陆走蛟龙，水奔骏马；失魂的东逃西窜，像龙游浅水，虎入深林。高高原上鹞儿飞，你猜我，咱忌他，认道是伏兵的号带；渺渺浪头鱼影跃，此耽惊，彼受怕，都恐是策应的艍船。初时绿水黄沙，忽变做骨堆血海；正是青天白日，倏然间风惨云愁。

这三处正杀得热闹，尚未曾见得输赢，谁想一声炮响，后面翻江搅海的杀将来，恰是左翼朱亮祖、右翼廖永忠，各驾小船一百号，飞前奔杀救应。

原来朱、廖两将，前领敕旨，帮着邓愈等征攻两广。他二人宣力进兵，取了两广梧州，恰遇着颜帖木儿、张翔募兵，与明兵迎战，亮祖设奇应敌，他便率军千余人前走郁林。亮祖随领兵追至郁林，斩了张翔，余众降服。因而浔州、贵州、容州等处以次来附。亮祖遂出府江，克平乐，又进克了横州，兵到南宁、土浪。屯田千户何真，闻风降顺。亮祖即令何真把守南宁。恰好元平章呵思兰驻扎宾州等地，亮祖令指挥耿天璧追至宾州，势不能支，也率所部诣军门拜降。亮祖便同廖永忠等共收银印三颗，铜印三十七颗，金牌五面，广西悉平。

且闻邓愈统兵，亦克随州、信阳、舞阳、罗山、叶县等处，因此朱亮祖、廖永忠二将先回，来至汴梁，朝见拜复。太祖大喜，赏赍封爵有差。就于本日传令二将，星驰分兵策应北伐诸将。二人兼程而进，径至直沽海口。只见杀气横空，烟尘盖野，便喊杀进来。那水师俺普达朵儿转着船头迎敌，正好撞着亮祖的小船，从上风头溜来。亮祖趁势一跳，竟跳在俺普达朵儿的船上，大喊一声，把俺普达朵儿砍做两段。那把艍的好员狠将，弯着弓射将过来。那亮祖左手持刀，右手轻轻的把来箭抢在乎内，叫声道：“你要怎的！”飞一般跑入后艍，把那员狠将紧紧抱了，道：“下去！”竟丢在水中去了。众水军见杀了头脑儿，齐齐拜倒在船，都愿归附。廖永忠因与亮祖议道：“我们便舍舟登陆，分兵杀上岸去如何？”亮祖道：“极是好！”招动水军，两边各上了岸，一直径去劫他老营，焰焰的放起火来。那元军望见营中火起，急忙各自逃回。哈嗽孙恰被吴良一剑斩折了左臂，翻身落马。汪信赶上一枪，结果了性命。那俺普达领着败兵而逃。郭英勒马追及百步之内，背后一箭，直透心窝，众军乱砍做十数段。丞相也速领了残兵，夺路各自逃生，径往辽东去了。俘有将校二百六十三人，水、陆散兵四万七千余众，辎重器械三百五十六车，粮二万八千六百余石，马三万九千六百余匹，船七百四十三只，牛、羊之类，不计其数。徐达传令诸军，陆续俱到济宁会齐。各营拔寨起行，未及两日，俱到军帐参见。徐达对朱亮祖、廖永忠道：“今日之捷，二位将军为最。且二位新平百粤而旋，未及解衣，复星驰而来，又是劳精费力，所到成功；功莫大焉，勤莫殷焉，真是难得！”朱亮祖与廖永忠谦让不胜。

当晚筵席间，徐达因问广西形胜。朱亮祖应声而起，说道：“这个广西，上应轸翼之星，古为荆州之域，为府十一，为州有八，为长官司有二，襟有岭，控南越，襟山带江，西南都会。唐叫：建陵，宋叫：静江，这是那桂林府。山水清旷，居岭峤之表，汉属郁林，晋叫：象郡，唐叫：龙城，这是那柳州府。江山峻险，为岭南要地，在汉名交趾、日南，在唐叫粤州、龙水，

这是那庆远府。山极清，水极秀，为岭表之咽喉，汉属苍梧，吴名始安，唐为昭州，周为百粤，这是那平乐府。地总百粤，山连五岭，湖湘之襟带，水陆之要冲，汉叫交州，宋叫：梧镇，这是那梧州府。山水奇秀，势若游龙，梁叫：桂平，唐叫：浔江，这是那浔州府。内制广源，外控交趾，南濒海徼，西接溪岗，唐叫：扈州，宋叫：永宁，这是那南宁府。峻岭、长江，接壤交趾，汉叫：丽江，唐为羁縻州，宋立五南寨，这是那太平府。石山峻立，江水滌洄，唐置上石，宋置下石，这是那思明府。山雄水绕，势立形奇，这是那恩恩军民府。峰高岭峻，环带左右，这是那镇安府。若夫山明水秀，地僻林深，汉属交趾，今叫：泗城，则州之最首者也。山高水深，为利州之胜；山环水带，是为奉议州之胜。龙蟠虎踞，岭绝峰高，这是向武州。山崑江险，威生不测，这是都康州。控南交为极边之地，则为龙州。山林环秀，回顾有情，则为江州。诸峰簇秀，二水交流，则为思陵州。累峰据前，峻岭峙后，那是上林长官司。群峰耸峙，涧水环流，那是安降长官司。”诸将把酒在手，尽皆称奖，说：“朱平章真可谓指顾山川，尽在掌上，敬服！敬服！”徐达又问：“何真以岭表地方投降，今主上何以待之，不知当初何真何以据有此地？廖将军必悉知底里。”永忠对说：“他是广州东莞人，英伟好书史，学剑术，出仕于元，后以岭海骚动，弃官保障乡里。却有邑人王成构乱，他纠集义兵，共除乱首。谁想王成筑寨自卫，坚不可破，何真立榜于市。说：‘有人缚得王成者，赏给黄金十斤。’不料，王成有奴缚之而出。何真大笑，对王成说：‘公奈何养虎为害，此正自作之孽，天假手于奴耳。’便照数以金赏他，一面令人置汤镬，驾于车轮之上，令将王成之奴，于镬中烹之，使数人鸣鼓推车，号于众说：‘四境之内，无如奴缚主，以羈此刑也。’由是人人畏服，遂有岭南。一方之民，果蒙保障。闻明师至潮州，何真上了印章，即籍所部郡县户口、兵马、钱粮，奉册归附。主上特赐褒嘉，命其乘船入朝，宴赏甚厚。”说话之间，不觉军中漏下二鼓，诸军各回营安歇。次日，徐达备将军情，差官到汴梁申奏，不题。

且说元顺帝自从受了太尉哈麻女乐，宫中日夜欢娱，又有妹婿秃鲁帖木儿等，擗哄做造魔天之舞，雕龙之船，晏安失德，四方战争的事，俱不奏闻。便略有些声响，都被这些奸人遮糊过去，顺帝也不留心。忽一夜间，顺帝在宫中甚是睡不安稳，朦胧之中，见有一个大猪徘徊都中，径入宫内，把身子直扑过来。顺帝连忙逃走，躲在一个沙尘烟障去处。惊醒了，甚是忧闷。披衣而起，待得天明，正将视朝，忽有两只狐狸，黑黢黢的毛片，披披离离，若啼若哭，从内宫内殿，直跑上金交椅边，咬了顺帝的袍服。拖扯出去的一般。顺帝如痴如醉，没个理会。两边宫娥、内监，看了急来救应，那两个狐狸，望外边直走，顷间，更不知那里去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滌洄——水流迴旋状。

山崑——山高而不平。

邑人——同乡的人。

汤镬（huò，音获）——盛装沸水的大锅，用来烹人。这是古代的一种残酷的刑具。

晏安失德——贪图安逸，有失品德。

第六十七回 元宫中狐狸自献

且说胡元满朝臣子，且不行君臣之礼，只去寻捉狐狸，那知道两个孽畜，一阵烟便不知那里去了。倏忽间转出一个官来，奏道：“臣司天使者，前日癸酉，都城中红气布满，空中如火照人，自寅至巳，此气方息，如此二日。昨者乙亥，又见黑气弥漫，十步之内，昏不见人，亦自辰至巳方消。占及天文，似主不吉。今夜又闻清梦不宁，朝来又有二狐啼哭，伏乞陛下修省，以正天变。且又闻得大明之兵，已至济宁，此去甚近。倘或不备，都城恐难坚守。”元帝听了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因对众将说：“前者脱脱为丞相，但有四方边警，他便在孤家面前百计商量，调兵征剿，近来闻得他已没了，此处更不见一人说及征战之事。今闻大明攻取中原，已诏谕扩廓帖木儿挂帅，经略山东，据保河北。李思齐为左帅，张良弼为右帅，会陕西八路之兵，出潼关转河南。丞相也速领兵十万御海口复山东。何以诸处不闻一些信耗，反又说大明兵至济宁。众卿有何妙计，为朕分忧？”只见诸臣面面相视，不能对答。元帝长叹一声，闷闷排驾回宫。

且说徐达令诸将会集济宁，一面差官到汴梁申奏军情，一面与众将定取燕都之计。仍令朱亮祖同廖永忠集水寨俞通源等八将，选战船六百只，分为东西两路，进攻闸河。前番分班进征的陆兵，俱合大部听遣。又拨郭英领兵三万为先锋，吴复、周德兴、薛显、张兴祖，率兵一万为左翼。华云龙、孙兴祖、康茂才、华高，率兵一万为右翼。常遇春、李文忠领铁甲兵五千，为右军接应。汤和、沐英领铁甲兵五千为左军接应。徐达自己督领张龙、汪信、赵庸、金朝兴、郑遇春、梅思祖压阵而行。分拨已定。此时正是夏去秋来，一向苦干无水，一应船只，腰不可动，朱亮祖行了火牌，令济宁知府方克勤，火速派拨民兵一万，自己亦令舟师一万，星夜开浚。民与兵各分东西，量丈数疏通，稍自迟延，依军法处斩。克勤看了火牌，欲待开浚，苦于劳民；欲待不开，苦于违法。正在十分烦恼，那儿子叫方孝儒上前对父亲说：“军令开浚，岂宜有违？但非民力之所能为。我闻圣天子行事，自有神助。父亲还当虔诚祷告于天，早赐甘霖，以济行兵，以甦民苦，庶几有济，亦未可定。”克勤听了儿子的话，也不差派民工开浚，只在府城中心，青衣素带，率了耆老百姓，连日哀告天地，拜了二日。亮祖的水军，依令疏通东边，开有二十余里，更不见方知府差一个人儿浚掘，亮祖也不知克勤如此情由，一时着恼起来，说道：“这是元帅军令，约着水、陆兼程而行，那方知府何故敢于怠缓。即刻提他书史各于军前捆打三十大棍，押解下来，火速拨民疏浚。”且说天有感应，夜来大雨如注。将及黎明，水深六七尺。舟师奋力而进。遂克了河西，竟去湾头上岸。恰好郭先锋人马也抵通州。只见大雾迷江，数步之间，不见人面。郭英大喜，便对水师廖永忠、朱亮祖等十将说：“如今大雾迷江，不若乘此机会，公等十人，分着东、西，各带兵五千埋伏道侧，我自领兵前进。只听连珠炮响，公等张两翼而出。”永忠等依计而行。郭英直至城下骂阵。拒守的正是元将五十八国公，从来号为万夫不当之勇。每常闻说大明将校智勇，他只狠狠的对人说道：“只是不曾逢着敌手，天下那有常胜的。可恨我不曾与他们对手。”如今把守通州。他便磨拳擦掌，说道：“决

火牌——古时因公远行，由本地官署签发的符信，经过的州县，均会供给车马、夫役和食宿。

浚（jùn，音俊）——疏通。

不许朱兵驻足三十里之内。”谁想大雾弥漫，直至朱军攻城，方才知觉，就同知院卜颜帖木儿率敢死士一万，开城迎敌。郭英对敌多时，一来自觉力不能支；二来原欲诈败诱他追赶着，即便把马紧加一鞭，夺路而走。那五十八招动元兵，拚命的赶着。约将廿里之地，郭英把号带一招，从军便点起了连珠炮。轰天的振响。早有廖永忠、吴祯、吴复、阮德、杨璟领着精兵从左边杀来。朱亮祖、俞通源、俞通渊、耿炳文、顾时领着精兵从右边杀来，把元兵截做两处。杨璟一箭射去，那卜颜帖木儿应弦而倒。朱兵横来直去，斩首七千余级。五十八见势不好，不敢进城，被亮祖、炳文两将活捉过来，斩于马下。将至三更，乘势克了通州，捉了元宗室孛罗、梁王等十人。徐达大兵也到，遂令城外安营。欢日进取燕京，不题。

且说元帝闻知兵到，因命丞相庆童把守宏文门，中丞满川把守建德门，伯颜不花守安庆门，朴赛因不花守顺承门，大御署令赵弘毅守齐化门，侍制王殷士守西宁门，枢密院黑厮宦守厚成门，左丞相失烈门守振武门，右丞相张康伯守天泰门。都总管郭允中率雄兵十万，在城外十里驻扎，防御朱兵近城攻打。左丞相于敬可率游兵五万，近城五里外策应。淮王帖木儿不花领铁甲兵十万，在城上为游兵，相机御敌，日夜戒严固守。恰有探子报说：“大明兵已驻通州，不日即至大都。”顺帝甚是忧烦。群臣都说：“陛下且请宽心，倘或近逼都城，城中粮草，已有十数万之积，还可坚壁而守。山、陕之间，必有勤王之师，前来救应。”顺帝道：“到那地位，恐已迟了……”正说间，但闻杀气动地，金鼓振天。顺帝带领群臣，上城细看：只见郭英当先，左边吴良等四个翼着；右边华云龙等四个翼着，其后又有廖永忠、朱亮祖等十员大将，紧紧接应。未有五里，惟是茫茫荡荡，耀日的是刀枪，飘扬的是旗帜，漫天盖地而来，那里算得出若干军马。顺帝捶胸顿足，只是叫苦。忽听得一声炮响，两阵对圆。一边郭允中，一边郭英，两马相交，战上二十余合。一个儿手高；一个儿眼快，一箭射来，恰中郭英冠上的红缨，的一声响。郭英心中暗想道：“这元将也有这般伎俩。”趁他弯弓未放，将画戟一转，正中在允中左肋之上，腾空跌将下来，被乱军踏做泥酱，便招动后军，直砍过来。左丞相于敬可急令精兵策应，左边周德兴正好迎着。两边张翼向前，把于敬可围在核心，更无出路。华高向前一刀砍死。这五万兵，当不得个砍瓜切菜，且战且进，直抵燕都城下。顺帝惊得木呆，做不得声。早有九门拒守将官，各将那火箭、石炮飞一般打将下来。郭英传令三军，且待后面大队人马齐到，另行攻取之计。顷间，徐达统率后军，到城下安营，便着哨子在城外绕转了一遍，看城中无甚动静，因同汤和、沐英、常遇春、李文忠四人，率领铁骑一千，自自在在，往城外逐步而行。看了形势，复到营中，对众将说：“这等高城深池，若仅平平的照常攻打，他恃着积蓄，仓卒难破。我意当趁此大胜之势，盛兵而前，使敌人心寒胆落；否则彼将老我之师，且外边必有相救之兵，那时反难料理。不如连夜乘势行事为妙。”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顺帝出亡

却说徐达细看了城池，回到营中，对众将说：“只宜乘势攻打才是。”即下令：安庆门，吴良、张龙领兵一万攻打；振武门，华云龙、赵庸领兵一万攻打；西宁门，康茂才、梅思祖领兵一万攻打；顺承门，朱亮祖、华高领兵一万攻打；天泰门，耿炳文、张兴祖领兵一万攻打；宏文门，薛显、吴祯领兵一万攻打；齐化门，俞通源、周朝兴领兵一万攻打；建德门，廖永忠、孙兴祖领兵一万攻打；厚成门，俞通渊、周德兴领兵一万攻打。再令沐英带游兵一万，在西城策应；李文忠带游兵一万，在南城策应；常遇春带游兵一万，在东城策应；汤和带游兵一万，在北城策应，截断外边来救军马。吴祯、杨璟、郭英、顾时分率铁骑四万，随处相机布设云梯，树筑高台，与城一般相似，施放火器，使元兵城上站立不住。自领大队压阵。郑遇春、阮德分为左右二哨，各带兵三千巡逻。调遣已定，诸将即刻分队行事，都令各带防牌、神枪手攀城而上。外边的或是云梯，或是高台，不住的将喷筒、鸟嘴、火铳、火箭俱打将进去。顺帝看见知难固守，便集三宫后妃、太子、太孙、驾着飞辇，点勇敢拚死的军士约有二万人，三更之际，潜夜开了建德门，杀条血路而走。众将死留不得，殆及天明，淮王帖木儿不花，被郭英火炮打死。中丞满川把守厚成门，正在敌楼边横枪出视，俞通渊看定一箭，正中咽喉而死。丞相庆童，闻知顺帝脱逃，正不胜悲哭，薛显飞刀砍来，把头劈做两块。安庆城楼，被吴良火箭射来，左角上焰焰火着。那伯颜不花，急令军卒打灭火焰，早被吴良、张龙派统卒，逾城直上，那伯颜不花撞着张龙，一枪仆于地下，取了首级。耿炳文同着张兴祖，攻打天泰门，那张康伯十分凶勇，朱兵上前不得。耿炳文斩袍而誓，说：“不杀张康伯，俱各自愿就死。”众军冒矢石先登，城上长枪乱杀下来，炳文乘势扭着长枪，从空一跃而上，杀倒了守垛子的统卒十有余人，叫声道：“好了！”诸军相继登城。张康伯舍命来战，恰被死尸绊倒，耿炳文向前结果了性命。黑厮宦把守建德门，谁想被廖永忠等领强兵一时拔掘，竟攻破了一角，三军躐级前行，黑厮宦知事不济，服鸩毒以死。王殷士在西宁城上，窥探朱兵，恰巧杨璟驾着飞天炮，直打过来，把头顶打得粉碎。华云龙、赵庸二将，发愤来攻振武门，恰好顾时筑起高台，便率众登台对杀，失烈门忽中流矢，平空的跌出城外来，被我军乱刀砍死。朴赛因不花领赢卒数千，把守顺承门，预知必不能守，因对赵弘毅说：“国事如此，有死而已。”忽报元帝已走，正要自尽，被朱亮祖捉住，终不肯屈，复送军前杀了。赵弘毅看四下军兵撩乱，即下城与妻解氏及儿子赵恭与孙女官奴共入中堂，穿了公服，北面拜罢，一家悬梁自缢。在城军将，俱开了城门，四边策应人马，一齐杀入。徐达即令军士，不许扰害良民，擅离队伍。因是燕京人民安堵。徐达便入元宫，检有玉印二颗，承宗玉印一颗，就封了府库，锁了宫门，财帛、妇女，一无所取；即差官持表到汴梁奏捷，说道：“洪武元年，岁次戊申，秋八月二十庚午，平定了燕京。”太祖看了表章大喜，驰官赏赉封爵有差，改大都为北平府。即令都督冯胜移镇汴梁。都统孙兴祖领燕山、骁骑、虎贲永清、龙骧、豹韬六卫的兵镇守居庸关，以御北平。原守潼关总督指挥曹良臣移镇通州，以御辽东。取李文忠回汴梁，带领锦衣刀手羽林等军，护驾南还金陵。原任常遇春、汤和、沐英、朱亮祖、

郭英、吴良、廖永忠、俞通源、俞通渊、耿炳文、吴祯、吴复、杨璟、阮德、顾时、华云龙、华高、康茂才、周德兴、薛显、张兴祖、张龙、赵庸、汪信、金朝兴、梅思祖、郑遇春二十六员，又新撤回傅友德、并汴梁护驾郭子兴等八员，共三十六员大将，俱随大元帅徐达攻取河北诸郡。

徐达拜受明旨，即日统兵二十万前行。所过涿州、定兴、保定、定州、易州、中山、河间等郡，不战而附。直至真定府。守将正是浴阳的逃贼俞胜。徐达传令常遇春、朱亮祖入营，附耳说了两句话，二将得令前去。因使赵庸、王志、韩政、黄彬各率精兵三千搦战。俞胜料来孤城难守，竟领兵西出小北门而去。未及数里，早有遇春在东边，亮祖在西边，截住去路。常遇春挺枪直入阵去，活捉了俞胜到营。原来徐达谅他必走太原府，与扩廓帖木儿会兵，以图后举，故先着两将截路，果然不出神机。军前把俞胜斩首，揭之竿头，一路号令去讫。次日便进攻山西。

且说驾返金陵，所过地方，备细访问民间的利病，做官的贤愚。忽见江左途中，有个孩儿充作驿卒。太祖召问：“何以充此，今年几岁？”那孩儿奏道：“今年七岁，为父亲虽死，名尚未除，因而代役。”太祖当出一对道：“七岁孩儿当马驿。”孩儿应声道：“万年天子坐龙廷。”龙颜大喜，即令蠲恤。那孩儿谢恩而去。

未及半里，远望一簇人，抬着香烛，后面托着一个盒盘随着。太祖因也召问。只见盒盘中盛着一个杀死的小孩子，太祖惊说：“你们是何人，将此死儿何干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辈都是江伯儿的亲戚，这个江伯儿母病之时，割下自己肋肉煎汤，来救母亲，未及痊愈，他便悬祷于泰山神前，告诉母好之日，杀子以祭。如今他的母亲病果脱体，他便杀这三岁的孩儿，为母亲还愿。小人们见他孝心感应，故也随他到庙烧香。太祖听了喝骂道：“父子是天伦极重的至情，古礼原为长子服三年之服。今忍杀其子，绝伦灭礼，惨毒莫此为甚，还认是孝子！”发令刑官把伯儿重杖一百，着南海充军。这些亲戚忍心不救，各杖三十。因命礼部今后雄表孝行，须合于情理者，不许有逆理乱行。

发放伯儿等才去，只见两个使臣，及一个百姓，带一个女儿，到驾前跪说：“臣江西蕲州知州差来进竹簟的；臣浙江金华府知府，差来进香米的。”太祖笑对中书省官说：“方物之贡，古亦有之。但收了竹簟，天下必争进奇异之物。朕闻所贡香米，俱于民间拣择圆净的，盛着黄绢囊中，封护而进，真是以口腹劳民！今后竹簟永不许献朕用米粒，也同秋粮一体，纳在官仓，不必另贡。”使臣领旨自去。

又问这百姓领此女子来见何故？那人奏道：“此女年未及笄，颇谙诗律，特进官中使用。太祖怒道：“我取天下，岂以女色为心耶？可即选佳婿配之。你做父亲，不令练习女工，反事未务！”发刑官杖六十而去。途中许多光景，不能尽说。来至金陵，太子率百官出郊迎接。次日设朝，不题。

那元帝自领亲属，逃脱燕京，退居应昌府，乃下勤王之诏。以扩廓帖木儿为大元帅，督山西十八州及云中会宁之兵，攻取大都，恢复中原。他便集兵三十万，出雁门关，取保定路，来攻居庸。徐达进攻山西，出了滹沱河，令前军抄取近路，直抵泽州城外，便命安营搦战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簟（diàn，音电）——竹席。

第六十九回 豁鼻马里应外合

却说大明兵到泽州搦战，那守将就是原任山东扩廓帖木儿奔走山西的平章竹贞；率兵五万，由东门对阵。徐达见了竹贞，说道：“竹平章，今日之势，元室不振可知，公何不顺天而行？我主仁圣，亦不轻待。”竹贞应道：“南北中分，从古自定。今与元帅讲和，我大元守陕西、山右、云中、应昌等处；大明守江、浙、闽、广、中原、河北、燕京等处，两相和好何如？”徐达答说：“中原本人伦之地，被汝等混乱百年。今日我主，应天挺生，不数间，灭汉歼吴，擒国珍，执友定，四海咸归，宁容讲和乎？”即令挥兵合战。元兵久未操练，未及交锋，奔溃而走。竹贞便弃了泽州。徐达进城，出了安民的榜文，便与众将定取山西之策。众将说：“今扩廓帖木儿进攻居庸，深恐北平难保，我兵宜先救心腹之忧，后除手足之患。”徐达说：“不然。彼率师远出，其势实孤，孙都督总六卫之师，自足捍御。我等正宜乘其不备，直抵太原，倾彼巢穴。则彼进不利，退无所栖，此兵书所谓：‘推穴捣虚之法’也。”诸将称善。遂率兵前进。

太原守城的恰是统都贺宗哲，不敢出战，遣人星夜上居庸关求救。扩廓帖木儿得知信息，即统元兵来迎。徐达便令傅友德、朱亮祖、郭英、薛显领兵二千，分左右探听虚实。四将分做四路前往，见元兵队伍不整，旗号披离，因各回营报说：“元兵虽多而不严；虽锐而无备。我们步卒未至，然骑兵已集，不若乘夜劫营，贼众一乱，主将可缚也。”徐达说：“我正有此意。”只见扩廓步将豁鼻马使人求见。徐达令门上放他进来。那人向前禀说：“左部将豁鼻马，特着小人纳降，且为内应。”徐达细问了端的，因着郭英、傅友德领铁骑一千，依照元兵装扮随着使人，混入元营，半夜举火为号。即令：朱亮祖带部兵一万，埋伏正南方，顾时、阮德为左右翼；康茂才率部兵一万，埋伏东北方，赵庸、汪信为左右翼；常遇春率部兵一万；埋伏西南方，张龙、陆聚为左右翼；汤和率部兵一万，埋伏正东方，胡美、蔡迁为左右翼；杨璟率部兵一万，埋伏正西方，费聚、黄彬为左右翼；华云龙率部兵一万，埋伏正北方，韩政、王志为左右翼；张兴祖率部兵一万，埋伏东南方，梅思祖、郑遇春为左右翼；俞通源率部兵一万，埋伏正北方，周德兴、金朝兴为左右翼；自同沐英、吴祯等八将，统领大军，在后截杀。专候营中火起为号，众将得令而行。那郭英、傅友德领兵随了来使，混入元营。约至三更时分，郭英吹了一声鼙鼓，朱军将火器四下里一齐举放。顷刻间营中火焰冲天，喊声动地，八面埋伏兵在外，也同声而起。元兵大乱。扩廓帖木儿方燃烛独坐帐中，听得众军扰乱，急急披甲而出，看见凶险势头，马也不及备鞍，脚也不及着靴，与十八个骑兵，冲阵向北而逃。元兵死者大半。豁鼻马率余众来降。计得六万六千七百余人，马亦如数；刀、枪、剑、杖、牛、羊、辎重，不可胜计。

此时天已大明，徐达即令前军直逼太原城下安营，城中早有王保保领兵出阵相拒。常遇春当先迎敌，华高、吴复、沐英、廖永忠、吴祯等，相继相应。他也势大不怯。惟是郭亮同着朱高祖二十余骑，望平原高阜之处，纵马

鼙鼓（bìlǚ，音毕力）——古代管乐器，用竹做管，用芦苇做嘴，汉代从西域传入。

阜——土山。

而行。在那里立定，看了半晌，方才回营。王保保也高叫道：“日已将晡，各自收兵，明日再战何如？”保保领兵回营自去。我们众将，俱到大营，议道：“王保保这厮，名不虚传。”徐达道：“我兵连夜攻打，精神固是困倦的。且到明日，再做计较。”恰有郭英、朱亮祖上前，说：“我二人方才登高细望，敌营终是散漫。不如乘夜劫他的寨，是为上着。”徐达说：“有理！有理！”便令耿炳文、廖永忠、吴良、郭子兴四将，各带铁骑五千，近城埋伏，看见元兵追赶我军，赚开城门；吴祯、吴复、薛显、华高四将，各带本部人马，埋伏十里之外，以备我军移营时元兵赶来的救应；朱亮祖、傅友德、常遇春、郭英、俞通海、康茂才、梅思祖、顾时八将，带领二万人马，分为四处，近伏元营，若见他领兵追赶，即杀入他老营，四下放火烧他营寨；自率大队人马，乘此月光，急急退走，诱他追杀。军令一下，我兵纷纷逐逐，鸦飞鹊乱的移营。恰有哨马报与王保保知道。那保保笑道：“我今日力敌十将，故知朱兵退怯，不如乘此追击。”便令铁骑三万，随着自己赶杀，其余大队，俱听大将貌高约束，守着本营，不得乱动。吩咐已罢，便跨上了马，如云如电的杀来。朱军只是倒戈而走。约及十里境界，黑林之中，两边杀出四员将军。正是薛显、华高、吴祯、吴复带领伏兵迎敌。大队人马，因而都勒转马头，裹住元兵，厮杀不放。朱亮祖等八将，看见保保领兵追杀我军，约有十里之遥，一声炮响，四下伏兵俱杀入老营中来。貌高挺刀来战，被傅友德一箭射中左臂，朱亮祖赶上一刀砍死。其余杀得尸横血溅，投降的约有三万余众。日间密扎扎了多少营垒，到夜来光荡荡一般白地。耿炳文、廖永忠、郭子兴、吴良，黑暗里带了人马，径到城边，叫道：“快开门！快开门！镇守的军士，只道王保保回来连忙放入。谁知恰是大明兵卒。贺知哲坐在官衙，着人探听，朱兵早已杀到衙前。他便往后堂寻条小路，逃脱六盘山去了。可怜这王保保被我兵围杀了一夜，三万铁骑，剩无十分之一。将至黎明，四下里叫道：“元帅将令，着各将暂且收军，听王保保自去。”王保保冲开血路，竟向旧寨而走，谁知成了一块白地。纵马来城边，城上耀日迎风，都是大明旗帜。闷着一口气，只得往定西而逃。

徐达鸣金收军，但不见了朱亮祖、薛显两员大将，便令哨卒四下探望。半日之间，更没一毫影响，因唤各军之中，查原随朱、薛两部兵卒，这些人也都在那里找寻，渐渐天色晚了，徐达垂着双泪，对众说：“朱平章、薛参使，勇智俱奇，若是被元兵杀了，也须有个骸骨；若是追杀元兵，也须带本部军兵。如此一日，查无下落，何以为情，日后又何以回复圣主！”此时正是腊尽春初，当晚飘飘的下了一夜大雪，越觉凄惨，越觉更长。猛想着武当山有个炼真的道人，髭髯如戟，不论寒暑，止衣一件衲衣，或处穷寂；或游市井。人问他吉凶，无不灵验，号叫张三丰，又自号为邈邈张。人如有斋供他，或升或斗，无不立尽；若没人供养他，半月一月，周年半载，也只如常。登山步岭，其行如飞。隆冬卧倒雪中，也只鼾鼾的睡。近闻得栖于五台山上，此处离彼不远，急唤请汤和、傅友德、华高、郭英四位，领马军五千，火速请来，叩问前事。比时军中漏下，才是一更时分。他们一来是军令；一来念及同胞最好，便骑马冒雪而行。抬头一望，正好一派五台景色。只见：

左带大河，右连恒岳。五峰高出云汉，清凉回异于尘寰。月色横空，

晡——午后。

貌（mào，音莫）。

疏淡的是半山松影；雪风飘漾，氤氲的是一阵梅香，初时天连山，山连雪，洒洒扬扬，还认得有雁门关、石楼山、中条山、太行山、姑射山、贺兰山，都象玉攒银砌；后来月满山，山满雪，层层密密，纵然有玉华峰、盘秀峰、砥柱峰、过雁峰、五老峰、桃花峰，更无凸凹嵌歌。征雁嘹唳断人肠，封不定禅心枯寂；孤鹤翩跹惊客梦，抛不开佛子凄凉。向来说：文殊舍利，在上修行，谁知那，道骨仙风，从中磨炼。

孟浩然题禅房诗道：

义公习禅寂，结宇依空林。

户外一峰秀，阶前众壑深。

夕阳连雨足，空翠落庭阴。

看取莲花净，方知不染心。

四将一路叹赏不已，不觉早到了五台山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氤氲(yīnyūn, 音因晕)——形容烟或气很盛。

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阳

四将乘夜冒雪而行。天色将明，已到五台山下。正要上山求见张三丰，恰有一个小童在门外扫雪，便对汤和说：“四位将军，莫不是大明徐元帅差来，谒见二丰师父的么？”汤和听了这话，便道：“你师父真好灵异，原何得知我们到此？我四人正是来见三丰师父的，烦你指引。”这童子道：“我们师父昨日早间在庵中与天目使者周颠、铁冠道人张景华、不坏天童张金箔三人，软流对奕饮酒，杯中忽见火光两道，直冲西北，便对他三位说：‘今日大明之兵，以火攻取太原了，我们四人即可跨鹤下山，乘势引着朱亮祖、薛显追赶元兵，涉历了潞州、汾州、崞州、忻州、朔州、代州、岚州，使这些地面望风而降，庶几三府十八州，都属大明，以成一统之业；且救了多少生灵如何？’他三人应声道：‘好’我师父跨鹤将行，吩咐我说：‘明日黎明时候，有四位将军，冒雪来此寻我，你可直以此言回复，说我保护了朱、薛两将军，随到扬州琼花观看花，叫他们旋师之日，到琼花观中，便知分晓。此书一封，可付与汤、郭、傅、华四公开看。又有书一封，即烦四公带去，付与常遇春将军收拆。’这书都在这里。”四人听了消息，便知朱、薛二将军的事情，便带笑拆开前书来看。只见上面写诗一首，道：

琼枝玉树属仙家，未识人间有此花。

清致不沾凡雨露，高标犹带古烟霞。

历年既久何曾老，举世无双莫漫夸。

便欲载回天上去，拟从博望借灵槎。

右咏扬州琼花观一律，请政。汤、郭、傅、华四位将军麾下。

四人看罢，也不知其中之意，便将香烛礼仪，送在童子面前，说：“此是徐元帅的下情。今日不见师父道范，敬留此山，以表微忱。”那童子对四将收了，因请上山清斋供养。四将说：“军情重大，不敢迟延。”即刻辞了童子，跨马紧紧的走着。一路上雪雾天晴，风和日朗，处处是堪描堪画的人世蓬莱，种种是难说难穷的幽奇景致。未及下午，已到营中，恰值常遇春也在座。四人将前事备细说了一遍。徐达说：“既如此，朱、薛两将军必有下落了。”四人又将书一封，递与常遇春说：“此书是张三丰送与将军开拆的。常遇春急急开来看时，也是四句诗：

一世多英武，胸中虎豹藏。

先于和里贵，后向柳中亡。

常遇春见了惊得呆了半晌，因向众位说：“这诗是当初老母生下不才之时，方才三日，忽有一位老人，走到堂前说道：‘你家新生令郎，大有好处，我有小诗一首，是他终身讖兆，你可收而留之。’言罢，便不见了老者。后来不才长大，老母就将此诗，置在锦囊之中，付我收留。不才承命外出，也带之而行。今看此诗字迹，与前诗字迹毫无两样，因此心下惊奇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在左手佩带中，取出紫囊内的诗来看，果然无差。众人也都惊讶。恰好营前报道：“朱、薛两将军到来。”徐达连忙出帐接道：“两位将军那里去来？我等在营中，寻觅不见，十分焦躁。”朱亮祖、薛显便说：“我二人同诸将追逐王保保之时，意下也要收兵，忽遇一个道人，将手指说：‘两位将军，前面骑马的不是王保保么？你两位趁此不捉了他更待何时！’我们二人便纵马去赶，那王保保飞烟也似去，我们两马也飞烟也似的随着他，及至天晚，已过了潞安等府。只听路上人说：‘真是神兵从天而降，那个敢不顺

服。’夜间也止不住马头、惟见一个头陀，三个道士，驾鹤而行，便觉七八万人，拥护在后边随着。因此潞州、汾州、朔州、忻州、崞州、代州、岚州，所有山西地面，三府十八州，俱皆纳款。今早旋马而回，来见元帅。”徐达不胜之喜，此是洪武二年己酉春正月，平定了山西，便一面差官申奏金陵，一面设宴与朱、薛二位将军称贺。把酒之中，说起张三丰神异等事，各人神情竦然。

次日徐达便领兵下陕西。兵至潼关，与唐胜宗、陆仲亨相会，议取陕西诸郡。众将俱说：“张思道之才，不如李思齐，且庆阳势弱，易于临洮。不如先取庆阳，后从陇西进取临洮为是。”徐达说：“那庆阳城险而兵悍，未易猝破。彼临洮之地，西通陇右，北界河湟，得其人民，足以备战斗；得其地产，足以供军储。我以大军蹙之，李思齐必然束手就降，临洮既克，诸郡自下矣。”诸将悦服。遂进兵克了陇州、秦州及巩昌地方。因集马骑步卒，一齐直趋临洮府正东五里紧兰滩安营。徐达对诸将说：“我想思齐其势已穷，得一人谕以利害，必来投顺。”只见蔡迁欲往。徐达便令轻装，直至城下，与思齐相见。蔡迁委委曲曲的劝他纳款。思齐犹豫未决，又有养子赵琦相阻说：“如果不胜，尚有西番可连。”惟是诸将齐声道：“还是早降，可免杀伤之厄；况今元兵百万，且不能胜，纵连西番，亦无用武之地，不如降为上策。”思齐便随蔡迁奉表乞降。徐达待以国士之礼。安抚了百姓，便起兵攻庆阳。

那城池是张思道同弟张良辅把守。朱军阵上，郭英扣城搦战。思道即欲率兵出迎。良辅向前说：“大明兵势如山，李思齐尚且降伏，兄将何为！弟意不如假意献城，图个空隙，刺了徐达，以报元主，也显得我们的忠心。不然，孤军出战，既无后援；弃城而走，又遗耻笑，兄请度之。”思道从计，遂开门出降。郭英引见了徐达。徐达留了部将，镇守庆阳，令张思道等，随军中向西征平凉府。在路二日，军至延陵地界，思道自恃兵精将悍，且有王保保为声援，贺宗哲为羽翼，平章姚暉为爪牙，见徐达前军已行，便随后杀了军卒数千人，截了粮草一半，径向北而走。哨子报知徐达。徐达大惊，说：“真个是海枯就见底，人死不知心。不料思道兄弟，如此奸毒。”即令郭英、朱亮祖、傅友德，各带兵马三千，分着三路追赶。

且说思道同弟良辅，杀死朱兵三千有余，抢得粮草数万，心中甚是快乐，向北而行，恰到径州地面，当先一军，正是催粮骑将廖永忠，便勒马横枪来问。良辅不知情由，便道：“吾乃张良辅同兄思道，近以庆阳降大明徐元帅，今奉军令，上山西、河北催粮。”廖永忠心下思量：“我奉军令催粮，岂有用他再催之理？况从来钱粮重事，元帅决无差托新降之将，且原何更无他人同催，径用他兄弟两个？”便大叫道：“你既催粮，何不向前行，反从北走，必是降而复叛之贼，劫我粮草的。”良辅被永忠说破，无以为应，便挥刀来敌。永忠奋力敌住他兄弟二人，战未数合，恰好郭英、朱亮祖、傅友德三人赶上，两下夹攻。良辅兄弟力不能支，遂逃入径州。士卒死者过半。徐达便遣四将抄他出入之路，俞通源略其西，傅友德略其东，朱亮祖略其南，顾时略其北。良辅着人夜半缒城往宁夏求救，又被巡军所拿，于是音信隔绝。城中乏食，只得煮人汁和泥食之，徐达四下着人布令，说：“反叛的只是张良辅兄弟，其余皆是良民。如有生擒来献者，赏银千两；斩首来献者，赏银五

缒（zhuì，音坠）城——从紧闭着四门的城中，缒挂城墙而出。

百两；开门投降者，赏银一百两。如终抗拒，城破之日，尽行诛戮。”良辅部下万户挥使姚暉与子姚平商议，诈称西门城垣将倾，请良辅上西城审探修葺。良辅只道是真的，果然往到西门。他父子上前一刀砍死，乘势开门纳降。徐达统兵入城。张思道因契妻正要投井被军士梟首来献。徐达令将首级一路号令前去，出榜安民。于是陕西八府，悉皆平定。次日上表奏捷。差官出得城来，恰报有圣旨到来。未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河弃世

却说徐达见有圣旨到来，即忙整排香案，迎接到堂，三拜九叩首，山呼万岁礼毕。使臣宣读诏书道：

敕谕大元帅徐达：朕闻卿等屡次捷音，所向必克，此朕得所托也。不期元主，即今三路分兵，侵我边鄙。以丞相也速为南路元帅，领兵十万，从辽东侵蓟州；以孔兴同脱列伯为西路元帅，领兵十万，从云中攻雁门；以江文靖为中路元帅，领兵十万，攻居庸；三处最急。特令李文忠前到军中，副常遇春领兵十万，以当三路之患。卿宜统率大兵，镇守山西、陕西沿边地方，以杜王保保入寇。特此诏示，望勿羈迟。

徐达得诏，即令常遇春为大元帅，李文忠为左元帅，郭英为右元帅，傅友德为前部先锋，朱亮祖为左翼先锋，吴祯为右翼先锋，华高、薛显、蔡迁、费聚、金朝兴、梅思祖、黄彬、赵庸、韩政、顾时、汪信、王志、周德兴、张龙，十四员大将率本部军校步兵十万，随行听遣，即日出延安府进发。兵至潼关，常遇春对诸将说：“元兵三路来侵，乃虎护九谷之势，我军先救何处为是？”李文忠说：“孔兴与脱列伯二人进侵山西，有徐元帅沿边镇御，必无他患。今江文靖来攻居庸，那居庸是北平左辅，乃蓟镇所控，东至辽阳，西至宣府，约有一千余里，中间古北口、石门寨、喜峰口、镇边城、黄花岭、八达岭、俱极冲要，诚为紧急，兼之他进攻辽东，以为恢复北平之计，使我兵东西受敌，元帅宜领兵径抵居庸。若擒了江文靖，则余兵自然落胆。”常遇春依计，便整肃队伍，从蒲州、河北一路来援居庸关，不题。

且说元丞相也速，领兵过蓟州、遵化、香河、宝坻，前至通州正东十里安营。我们总管曹良臣镇守通州，闻知元兵大至，因与部将陈亨、张旭议道：“我兵止有三千，何以迎敌？还宜设计以破之。”因下令集民间驴、骡，不拘多少，身上缚草为人，穿戴衣甲，执着长枪、大弓，依着树木，插立鲜明旗号，于十里外；高原之上屯扎下，用妇女三百，俱扮作男人，擂鼓敲锣，不住的呐喊。城头之上，也一般装扮把守。陈亨可率精锐一千，于大河左边埋伏。张旭可率精锐一千，于大河右边埋伏。只看林莽中高悬红灯为号，一齐发伏追击。曹良臣自率精兵一千，二十里外迎敌。再选居民壮丁五百，执着五色旗号，按方而列，驻在城外深池之旁，中间设立高台，上缚草人，着了衣服，虚张声势。众将得令，依法而行。恰好也速大兵已到，良臣奋力来迎，自未至申，天色渐渐将晚，良臣拨马便走，那也速乘势赶来。一路高原之上，但见军马摇旗呐喊远望竟有数十万之众，驻扎不动。也速正在疑心，早见绿林中一盏红灯笼，朗然高挂，两边伏兵不知多少，横冲直撞的来，真所谓：“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”左有陈亨，右有张旭，后有曹良臣，三千兵拚死攻击，杀得元兵四散奔溃。也速只得领了败兵，向辽东而走。曹良臣等，只是鼓噪赶来，直到蓟州而还。恰有元兵江文靖领兵来攻居庸，也速幸得合兵一处。镇守居庸的原是都督孙兴祖，闻元兵合来侵犯，正要出兵迎敌，只见哨子报：“有常遇春领兵十万，前来救应。”不胜之喜。次日，江文靖在锦州列阵搦战，常遇春自挺枪相迎。未及五六合，把也速一枪刺死。江文靖舍命而逃。遇春骤马追到，便活擒于马上。元兵踏死者不计其数，斩首一万六百七十余级。常遇春对着孙兴祖说：“都督可仍镇此关，我们当提戈北往。”即日进发，克了大宁、兴和、开定，竟至开平府十里外

安营。

开平守将乃元骁将孙伯役与平章王鼎。他二人便出城拒敌。常遇春令左翼朱亮祖，右翼吴祜三路分兵而进。郭英把王鼎活擒过来，送至军前枭首号令。逃脱了孙伯役，遇春既取开平府，遂进兵到柳河川安营。

当晚遇春独坐营中，忽然得疾，精神甚是恍惚。帐中军校，即时传与各营，众将都来问安。遇春说：“某与诸公数年共事，期享太平，不意今日在此地，与诸公永诀。”众将惊问原故。遇春将生时老者的诗，与前者五台山张三丰送来诗的事情，重新说了一遍，因说：“‘先于和里贵，后向柳中亡。’我于和州得遇圣主，幸而所在成功，受了显爵，今兵至柳川，其亡可知。且病体十分沉重，诸公可为我料理身后之事。”驻在营中，约莫半月，果然病笃，瞑目而逝。时年四十岁。李文忠下令诸将，且勿举哀，将衣衾、棺木，备得齐整，殓殓了，即着金朝兴领兵三千，保护灵柩而回。不一日来到龙江驿。太祖闻得信息大惊，御制祭文，亲至驿中致祭，驾诣柩前，拈香、敬酒、焚褚，长揖痛哭而还。且命葬于钟山草堂，追封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上柱国、太保中书、右丞相、开平王。谥曰：忠武。配享太庙。长子常茂袭郑国公；次子常荫袭开国公，三子常森袭武德侯。追赠祖考三代。

却说孔兴、脱列伯二人，闻知常遇春身故，进攻大同甚急。太祖传旨：李文忠为大元帅，汤和补左元帅，其余将佐，仍供旧职，来救大同。李文忠领兵过云中出雁门，次马邑地方，遇着元兵数千突至。文忠乘其不备，挥兵一鼓而败之，捉了平章刘帖木儿及龙虎四大王。此时天大雨雪，文忠疑有伏兵，因令哨骑出入山谷，查视彼卒往来。却见哨马回报：“我军前队已去敌五十里之地屯驻。”文忠与诸将商议，说：“我军去敌五十里之遥，分明示之以弱。”即传令去敌五里，阻水为营，乘晚而进。一边传与原守大同将帅汪兴祖得知，以便彼此攻杀。大兵驻扎方定，忽见黑云一片，压住营垒，宛如复盖。文忠望了半晌，对诸将说：“有此云气，必主贼兵劫营。”传令傅友德率前军三万，张龙、周德兴二将接应；朱亮祖率后军三万，王志、汪信二将接应；吴祜率左军三万，顾时、韩政二将接应；郭英率右军三万，赵庸、黄彬二将接应。俱北退五十里，于白杨门四面埋伏。只候晓星将落，东日将升，林中放震天雷为号，便发伏围剿元兵。汤和统军五万，分作十营，如连珠相似，布列平坦地面，一路接应我军。但只护行，不必相杀。自领大队三万，秣马饷军，安住营寨，坚立不动，只待元兵来劫，便向北且战且走。众将得令而去。将及三更，果然脱列伯领着元兵，竟从西营杀入。李文忠挥兵北走，脱列伯骑兵赶来，路上早有十营军马相继救应。比及天明，前至白杨门，文忠大队人马，都投深林中去。只听轰天一声炮响，四下伏兵一齐杀出，密密的把元兵围住了厮杀。文忠立马于高原之上，着人高叫：“元兵中擒得脱列伯来降的，从重加赏，决不食言。”须臾之间，果有本部将士，缚着脱列伯来献。文忠即令军中取过白金五百两、彩绢二十匹，重赏来将，投降士卒，计有二万多人。辎重、马匹，不计其数。孔兴闻知信息，也解了大同之围。绥德部将，乘机斩首，来到军前纳降。哨马星飞报于元主；元主晓得事都不济了，从此以后，越发的往北而行，无复南向之心矣。西北一带地方，悉皆平定。李文忠便班师驻于汴梁，差官奏捷。太祖看表大喜。只见太史令刘基出班奏道：“臣观北兵今日势衰，不如乘此锐兵，四路穷追剿灭，庶几

后无他患，古人说：‘除恶务尽，树德务滋。’伏惟陛下圣裁，以便诸将行事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高丽国进表颂场

且说刘基奏称：“元兵既败，正宜乘势剿击。”恰好邓愈等向承钦命，征讨广东、广西洞蛮，及唐州一带地方，也得胜而回。太祖因对刘基说：“平定中原及征南诸将，尚未赏赉。朕欲赏赐之后，方议出师。”刘基回奏说：“陛下英明神武，所见极好。”即命库内办取赏赐纹银，次日颁出：徐达白金五百两，文币五十表里；李文忠、廖文忠各白银二百五十两，文币二十五表里；胡廷瑞、杨璟、康茂才各白银二百五十两，文币十七表里；傅友德、薛显各白金二百两，文币十七表里；冯胜、顾时、朱亮祖、郭兴等各白金二百两，文币十五表里；其余将士俱各赏赐有差；诸臣顿首拜谢。当日设宴殿臣，文臣刘基等在左班，武臣徐达等在右班，一一赐坐。惟有丞相李善长以有病不与。太祖因命刘基侍坐本席，附耳问道：“朕向欲易相，不意去年九月，参政陶安卒于江西，今年冬，中丞章溢又丁忧回乡，谁人可以代之？”刘基对道：“国之有相，犹家之有栋梁，若未毁坏，不宜轻去；若无大木，不可轻易。今善长系陛下勋旧，且能和辑臣民。”太祖便笑说：“渠每每欲害汝，汝反为之保耶？杨宪可为相么？”刘基应声说：“宪有相才，无相量。尝思为相的，宜持心若水，不得以己意衡之。今杨宪不然，恐致有败。”又问：“汪广洋、胡惟庸二人若何？”刘基摇着头说：“广洋懦不任事，且量小又褊浅；胡惟庸小犊也，此人一用，必败辕破犁。”太祖听了言语，红着圣颜说：“朕之相，当无如先生。”刘基即离席叩首，说：“臣福薄德浅，且多病惫。况性最刚狠，疾恶太深，又才短不堪烦剧，胡能当此？”言讫，赴本位而坐。当晚饮酒，极欢才罢。

次日，御文华殿。却有通政使司奏说：“高丽国遣使嗜哩嘛哈，以明日是洪武三年元旦，故奉表称贺。”太祖将表章看了，因宣嗜哩嘛哈问彼国风俗。他便不烦检点，口中念出一道诗道：

国比中原国，人同上古人。
衣冠唐制度，礼乐汉君臣。
银瓮储新酒，金刀鲙锦鳞。
年年二三月，桃李一般春。

太祖听了，对朝臣道：“莫谓异地不生人才，只此一诗，亦觉可听。”传旨提督四夷宾馆官，好生陪宴，不题。

随有一个职官的内眷，满身素裳，向前行礼毕，太祖看他仪容闲整，因问：“老媪为谁？”那内眷跪奏道：“臣妾系原任江西中书省参政陶安之妻。”太祖惊道：“是陶先生之嫂乎？说起陶先生，使人心怀怆然！”又说：“嫂有儿子么？”老媪对说：“妾有不肖子二人，近被事伏辜论死。家丁四十人，悉补军伍。今以一丁病故，州司督妾就道补数。犬马余年，无足顾惜。惟望圣恩，念先学士安一日之劳，令得保首领，以入沟壑，则妾幸矣！”太祖立

丁忧——遭父母丧，旧时称丁忧。

和辑臣民——使官民能融洽和睦。

褊浅——气量狭小。

败辕破犁——比喻败坏事情。

以入沟壑——古人谦称死去。

即召兵部官谕说：“朕渡江之初，陶先生首为辅佐，涉历诸艰，功在鼎彝。方尔形寂，遽令子孙残落，深可怜悯！尔可尽赦四十余军，还养老嫂。”再问老媪说：“你今家业何如？”那老媪惟有血泪千行，愁肠一缕，那里回报得出。太祖即令内库将白金二千两，布二百匹，赐与老媪。又说：“原住舍宇，所在官司可为修葺；并记得朕前赐与门联说：‘国朝谋略无双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。’可仍装刻，以显褒崇之意。”那夫人辞谢出朝。

翌朝，太祖因新年万几稍暇，命驾随幸多宝寺。步入大殿，见幢幡上，尽写多宝如来佛号，因出对说：“寺名多宝，有许多多宝如来。”学士江怀素在侧，进对道：“国号大明，无更大大明皇帝。”龙颜大喜，即刻擢为吏部侍郎。

寺中盘桓半晌，又步至方丈之侧，恰有彩笺，上书维扬陈君佐寓此。太祖因问住持说：“陈君佐非能医者乎？”僧人跪对说：“能医。”太祖道：“吾故友也，可即唤来相见。陈君佐早到圣前，山呼拜舞毕。太祖带笑问道：“你当初极喜滑稽，别来虽久，谑浪如故乎？”陈君佐默然。太祖便问：“朕今既有天下，卿当比朕似前代何君？”君佐应声说：“臣见陛下龙潜之日，饭糗茹草，及奋飞淮泗，每与士卒向受甘苦，臣谓酷似神农；不然何以尝得百草。”太祖抚掌大笑，联手而行，命驾下人，俱各远避。止有刘三吾、陈君佐随着，便入一小店微饮，奈无下酒之物，因出对道：“小村店，三杯五盏，无有东西。”君佐立对说：“大明君，一统万岁，不分南北。”太祖对他说：“朕与卿一个官做如何？”君佐固辞不受。刘三吾将钱酬还了酒家。

正要出店，只见一个监生进来。太祖问道：“先生何处人，亦过酒家饮乎？”那人对道：“本贯四川。雅慕德化，背主远来坐监，聊寄食耳。”太祖便与生对席同坐，即属词道：“千里为重，重水、重山、重庆府。”监生对道：“一人是大，大邦、大国、大明君。”太祖便将几上片木，递与监生说：“方才对语颇佳，先生可为我即木赋诗。”监生便吟道：

片木原从斧削成，每于低处立功名。

他时若得台端用，还向人间治不平。

太祖私心自喜，拱手别去。回宫，即令监中查本生名字，拜受礼部郎中。次早视朝，监生朝见，方知酒肆中见的是太祖。

刘基因奏：“春气将和，乞命将四出，以犁边廷。”便调徐达为征元大将军，带领沐英、耿炳文、华云龙、郭英、周德兴、梅思祖、王志、汪信八员虎将，并所部军兵十万，自潼关出西安以捣定西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，带领傅友德、朱亮祖、廖永忠、赵庸、薛显、黄彬、吴复、张旭八员虎将，并所部军兵十万，由北平经万全进野狐岭一带地面北伐；汤和为右副将军，带领俞通源、俞通渊、胡廷瑞、蔡迁、郑遇春、朱寿、张赫、谢成八员虎将，并所部军兵十万，出雁门关北伐；邓愈为东路都总管，带领吴良、吴祯、康茂才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杨国兴、韩政、仇成八员虎将，并所部军兵十万，出辽东北伐，务在肃清，方许班师；再令中书省写敕旨，令汪兴祖、金朝兴

鼎彝——古代的彝器。上面刻有文字，以表彰有功之人。

形寂——犹言人已死去。

谑浪——说笑话。

饭糗（qi，音囚，读上声）——干粮。

以犁边廷——扫荡边防。

守大同，孙兴祖守居庸，曹良臣守通州，郭子兴、张龙守潼关，张温守兰州，俱是切近边鄙地方，宜小心提防，操练军将。又念伪夏据有西蜀，明升尚幼，都为奸臣戴寿所惑，特令都督杨璟持书，谕以祸福，开其纳款之门。叶升、李新二将，辅翼同往。分遣已毕，诸将择日取路，分路进发。那徐达引兵，前至定西界安营。早有元兵护廓帖木儿与王保保互为犄角之势，列着营栅，向前拒敌。徐达传令沐英领兵三万，敌住护廓帖木儿，耿炳文、周德兴分为左右二哨接应。郭英领兵三万，敌住王保保，华云龙、梅思祖分为左右二哨接应。自领王志、汪信压后。两边一齐进发，杀得元兵大败。所获人马、辎重无数。生擒元将严奉先及元公主以下一百零七人，散卒六万有余。那扩廓帖木儿与王保保，竟望西北挣命的奔走去去了。

且说李文忠统了将校，出居庸关，前至野孤岭。只见岭上突出一彪兵来，与我军对敌。旗号上写着：太尉蛮子佛思。未及战得五合，被傅友德一枪刺死，催动大兵，便至白海子骆驼山驻扎。这个山离应昌府七十里之程，却是应昌藩屏。元帝着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与丞相沙不丁及大将陈安礼、朵儿只八喇，率兵三十万，据守此山。文忠便令于山南安营。次日，排开阵势，在山下搦战。未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获细作将计就计

却说元太子知我军山下搦战，因与众将商议。丞相沙不丁上前，奏说：“殿下且勿忧愁，这骆驼山势若长城，险过华岳，臣请率兵下山迎敌，胜则乘势追杀，败则列寨固守。大明兵将，如或登山，只须将炮石打下，必不能当。况粮草积有六七年之资，军兵尚有三十万之众，彼南人不禁水草之苦，朔漠之寒，以臣计之，当得保胜。”太子道：“丞相虽然如此，勿视等闲。”沙不丁遂领兵一万来战。两阵方交，元兵终是气怯，奔溃而走。文忠便令薛显率领铁甲五百，乘势上山攻打。那山上矢石，如雨飞来，朱军伤死者七十余人，薛显只得收军回阵。次日，李文忠会集傅友德、朱亮祖、廖永忠、薛显等八将，细议说：“你们八人，可分兵四支，各带马兵三千，四下沿山，远哨山中虚实，并峰蛮夷险，回来做个计较。”各将分头去讫。恰好军前报说：“军师刘基到来。”文忠慌忙迎入，且说骆驼山难克一事，刘基也没个理会。将及半晌，四路哨军回来，都说山势甚是绵延险阻，元兵营寨，密密的驻扎。军马、钱粮，想都周实；况他只是坚壁不动，看来不易攻取。自此相持了二十余日。忽一日报有巡逻的捉得细作，在帐外听元帅发落。刘基便附李文忠耳朵说：“如此，如此，何如？”文忠一面同刘基升帐，一面低头说：“甚好！甚好！”只见那细作跪在面前，刘基看了，反佯问他说：“你是本营小卒，前者差你去上骆驼山打听，何故而今才回？那人见刘基错认，也便奸诈，回说：“小人奉命打探元兵，山上把守极严，未可一时攻打。”刘基说：“正是。如此，奈何，奈何！”那人未见发落，尚跪在帐前，忽有一个官儿，口称军政司来说，军粮已尽，只可应今日支用。刘基便假意对李文忠并合帐将校说：“粮储大事，你这官所掌何事，且到没了，方才报知，推出辕门斩讫报来。”那官儿十分哀告求生。刘基便吩咐，着令辕门官捆打八十，就令三军今夜密地拔寨而行，回到开平，待秋深再议攻取，切不可把元兵知觉，恐其乘势追赶。因复发落那人说：“你可仍到元营细探下落。我在开平驻营，倘若他们把守稍懈，即来报知。”且叫军中取三两重的银牌一面赏他，以酬劳苦，待回来之日，再行奏请升职。那人领赏暗喜，径回骆驼山见了太子，备言前事，且说：“赏我银牌，如此侥幸。”太子听了大喜，便令陈安礼领兵三万为左哨，朵儿只八喇领兵三万为右哨，即同沙不丁领兵五万为中队，连夜下山追击。沙不丁说：“殿下且莫轻动，待臣同朵儿只八喇各领兵三万，分左右追赶，殿下还宜同陈安礼把守老营。”太子说：“这也有理，依卿所奏。”元将整備夜来追杀，不题。

且说刘基把细作发付出营，便令哨子暗地随他打探，回报今夜果来追赶。因密授傅友德、朱亮祖领兵四万，分伏骆驼山左右，只听本营的连珠炮响，便上山如此而行；赵庸、黄彬各领兵一万，分左右接应；胡美、吴复各率本部兵马五千，在营中乘暗迤迤而行，向开平原路走动，诱元兵追杀；廖永忠、薛显各领兵三万，在营两边深林里埋伏，待元兵来劫营，以赛月明在空中放起为号，便两胁夹攻而入；李文忠自同军师刘基，领着大队人马，俱饱食带甲而睡，营中并不许张点灯烛，只待元兵到来，一声炮响，四下里齐燃庭燎杀出。分拨已定。约莫二更时分，是夜月色朦胧，烟雾四起，果有两员大将，领着兵马，分左右赶杀出来，正到营前，不见文忠动静。沙不丁传令三军，

趁早上前追赶，未及说完，忽听暗地营中一声炮响，四下火光烛天，大队人马，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处处杀将出来，早有赛月明不住的放到半空中明亮。沙不丁大叫中了刘基的计了，可即取路而回。却好廖永忠、薛显，两边发动伏兵，奋力夹攻过来。那沙不丁被廖永忠一枪，刺中咽喉而死。朵儿只八喇舍命而回，将到骆驼山，把眼一望，但见山上星罗的营寨。俱各火焰烘天，金鼓震地，满山都是大明的旗帜，正欲沿山逃走，被接应的左哨赵庸，一锤飞来，把脑盖打得粉碎。原来傅友德、朱亮祖听得老营炮响，明知元兵与我军大战，因乘机装做元兵杀输逃窜模样，把马直奔上山。那元兵黑夜中，只道是自家军马回来，也不提防，竟被朱兵杀入营寨。元太子慌忙上马，仅有残兵六七百骑相随，连夜走应昌去了。元将陈安礼被乱军中砍做数十段。真个杀得斗转星移；尸山血海。天已大明，李文忠把大队人马，径抵应昌城外安营。这正是刘军师施的调虎离山之计。

且说元太子领了残兵，不上一千，逃入应昌城中来见元帝。元帝闻说大惊，向染痢疾，愈加沉重，四月二十八日，身入黄泉。太子便权葬在城中玄隐山下。李文忠知元帝已死，传令众将围攻应昌。约定三日之间，决然要下。诸将四围攻打，却有元平章不花，看这势头破在旦夕，便对太子说：“何不弃此北去？”太子含泪，吩咐部将百家奴、胡天雄、杨铁刀、花主帖木儿等，率领所有兵马万余，开了北门，杀条血路而走，谁想东西两彪人马，烟尘陡乱起来，截住去路。哨马探看，却是汤和带了俞通源等八将，统兵十万，出雁门，一路荡除未降元兵；邓愈带领吴良等八将，统兵十万，从辽东一路荡除未降元兵。恰好东、西合着混杀。元兵死者过半。百家奴等保着太子爱犹识里达腊，不上三千骑，落荒拚命逃去。李文忠率师入了应昌城，抚安百姓。获元太孙买的里八喇并后妃、宫嫔、王子里的罕、国公答失帖木儿，及宋、元所传玉玺、玉册、玉圭、玉磬、玉斧、玉图书等物。元臣达鲁化赤因也归顺。李文忠一概纳降。当日三处统兵元帅，都会齐在应昌，开筵庆叙。刘基说：“元太子北走，诚为后患。汤、邓两位元帅，可领本部屯扎此城。李元帅还当剿捕余党。”即日，刘基、李文忠等，进兵北追，在路三日，到麻歌岭地面。时天气暑热，三军一路烦渴，更无滴水可济，沙尘噎人，死者竟至数千。李文忠便令三军驻扎。自己下马，便告天神，说：“如大明圣主有福北征，诸将不致灭亡，愿天降甘霖，地开泉脉，以济三军之渴！”众将虔诚一齐下拜。恰有文忠所乘青3 捕影的龙驹，向天长鸣，把身子周围在军前，双足跑了三匝，向前跑在一个去处，爬开沙土，有五尺余深，忽见甘泉涌流，涓涓不竭。军士直如波罗蜜一般，个个死中复生。文忠便杀乌牛、白马，祭答天地。至今麻歌岭有马跑泉胜迹。又行了四日，只见哨马报说：“前是红罗山，元太子在此屯扎。过此山后，但见茫茫白水，渺渺烟波，也没有桥梁，也没有舟楫，一望无际，更不知什么结局，特此报知。”刘基听了哨报，沉吟半晌，叹息道：“可见定数，再莫能逃。”文忠便问道：“军师何出此言，想来必有原故，未将愿闻其详。”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现铜桥天赐奇祥

却说军师刘基听了红罗山三字，不胜叹息，被李文忠定要问个根底。刘基道：“敝处青田，也有红罗山一座。不才当年未遇圣主之时，每爱此山幽僻，常在山中，行思坐想这道理。不期一日，见山岩中响亮一声，开了一条石窦，不才挨身而入，果有些异见异闻。当日回家，夜来忽梦金甲神口吟诗句，叫不才紧记在心；还说：‘是你一生之事。’那诗道：

南北红罗一样名，只将神变显清声。

大大明大胡边靖，妙玄玄妙匣中兴。

卯金刀是角蛟精，未头一角尔峥嵘。

须念机关无尽泄，用端见处一身清。

不才时常思量，止有首句与末句，未有应验。今日复遇有红罗山，想此生结局，只如此了。”文忠叹息了一回，因商议攻取之计。刘基说：“必须先看山势，夷险如何，方可定策。”便令傅友德、廖永忠领兵三千，到前探望。但见林树参天，阴翳满地，密密营棚，甚是列得周匝。回来报知。文忠说：“既是这般，便有固守之意。然我兵远来，只宜急攻，不宜缓取。我意今夜以火攻之，必然得胜。”刘基大笑道：“我心下亦欲如此。”就遣赵庸、黄彬、吴复、胡美四将，各领铁甲五千，带着斧锯并火器，四面分头，夜至红罗山下埋伏。待半夜时候，炮响为号，一齐上山攻开树棚，便各处放火。朱亮祖、薛显领兵二万接应。傅友德领兵一万，直捣中营。廖永忠领兵四万，山下截杀逃兵。李文忠自率大兵随后。各将得令前去。待至二更左右，只听得半空中一声炮响，四将登时上山，砍开山棚，火铳、火炮、火箭处处发作。倏忽之间，火势焰天，惊得元兵在梦中醒觉，自相残杀，四散奔溃，挣命而逃。百家奴被傅友德砍死。胡天雄被薛显一枪当心刺死。杨铁刀恃着凶勇，保了元太子及些残兵败卒，约有二千余众，向北而驰，被朱亮祖同廖永忠赶上，朱亮祖一箭射去，正中杨铁刀脑后，落于马下，只有花主帖木儿紧随太子北行。殆及天明，李文忠大兵驻在红罗山上，埋锅造饭。恰有一个者儿；皓首苍髯，童颜鹤骨，来见李文忠，说：“某乃此地居民，有一札启上。”李文忠看他言貌非常，将手接他札子看来，只见有诗口句，道：

兵过红罗山，须知见用端。

倘然不相信，士卒必伤残。

文忠看完时，抬头来看，那老儿随风冉冉的去了，即请刘基商议。刘基说：“我因前者梦中神人的诗，因查得用端乃是神兽。既有此言，元帅不可不信。况茫茫沙漠之地，纵取来亦无益于朝廷。”文忠应道：“军师之言有理，可即在此屯兵，未将当与傅、朱二先锋领兵过山，追袭元太子，试看此老之言，果有灵验否。”刘基说：“这也使得。但元帅此去果见用端，可速回兵。”文忠唯唯而行，遂率兵追过红罗山。将及五十里地面，遥望元兵无食可飧，俱从旷野中拔草为粮。看见我兵将到，惊慌逃避。傅友德、朱亮祖奋击而前，斩获二千余级。止有三五百骑，随了元太子前至乌龙江，渺渺茫茫，无船可渡。朱兵又追赶渐渐近来，那太子血泪包着双珠，下马跪在地上，望着青天祷告，说：“我世祖奄有中国已经百年，今大明追逐我们至此，无路可逃，全望苍天不殄灭我等，曲赐全周！”三五百人个个嚎天呼地。忽然

江中雪浪分开，狂波四裂，显出一道长虹，横截那千顷碧水上一条铜桥，待元兵一拥而渡。朱兵连忙追击，将欲上桥，谁想是空中一条白浪，何从得济。文忠看了半晌，叹息数声，说道：“可知皇天不欲绝彼。”惆怅之间，只听得响亮一声，看见红罗山上有个东西，身高六尺，色若乌云，头上一角，碧色的一双眼睛，如笙如簧的叫响。文忠对傅、朱两人并所领士卒，说：“此必是甬端神兽了。”因高叫说：“甬端，甬端，尔乃天之神奇，物之灵异，必能识天地未来气数。倘元人此后更不复生，尔可藏形不叫；若是元人复生，尔可叫一声；若止南侵，不能进关，尔可叫两声；若复来犯边，尔可叫三声。”文忠吩附力罢，那兽连叫三声而去。文忠心知天意，便引兵乘夜回红罗山。天明到了本营，将铜桥渡元兵，及山上见甬端的事，一一对刘基说了一遍。刘基道：“真是奇异。”即日拔寨而起，回至应昌，与邓愈、汤和等将相见了。文忠具言前事，诸将叹息不已，因留将镇守应昌抚慰军兵，其余兵卒，俱随文忠、邓愈、汤和筹回京。恰好大将军徐达与诸将西征土番，克了河州。那土番元帅何锁南、普花儿等。皆纳印请降。便将兵追元豫王至西黄河，直到黑枪林杀了呵撒秃子。于是河州以西甘朵乌、思藏等部，来归者甚众。甘肃西北一带数千里，不见一兵卒，因也收兵回京。太祖闻得胜旋师，乃率众臣出劳于江上。

“次日，徐达等进平沙漠表章。太祖因对朝臣说：“尔等戮力王家，著有茂绩，非有世赏，何以报功。朕已命大都督府及兵部官，禄诸将功绩，吏部定勋爵，户部备礼物，礼部定礼仪，工部造铁券，翰林撰制诰。明日是仲冬丁酉之吉。诸臣各宜明听朕言。”本日退朝。次日五鼓，太祖夙兴，御奉天殿。皇太子及诸王、文武百官，朝见礼毕，排列在丹墀左右。太祖说：“今日定行封赏，非出一己之私，皆仿古来之典。向以征讨未遑，故延至今日。如左丞相李善长，虽无汗马之劳，然供给军粮，更无缺乏；右丞相徐达，朕起兵时，即从征讨，摧坚抚顺，劳勋最多，二人进列公爵，宜封大国，以示褒嘉，余悉照功加封。书经上说：‘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’。今日若爵不称德，赏不酬功，卿等宜廷论之，毋得退后有言。”于是封徐达为开国辅运推诚宜力武臣，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，进封魏国公；参军国事，食禄五千石，赐浩命铁卷。因着中书宣卷文，道：

朕闻自古帝王创业垂统，皆赖英杰之臣，削群雄，平暴乱；然非首将智勇，何能统率而成大功。如汉、唐初兴，诸大名将是也。当时虽得中原、四夷未及宾服，以其宣谋效力之将比之，岂有过我朝大将军之功者乎？徐达起兵以来，为朕首将。十有六年，廓清江汉、淮楚，电拂两浙，席卷中原，成名所振，直连塞外，其闻降王缚将，不可胜数。顷令班师，星驰来赴，朕念尔勤既久，立功最大，天下已定，论功行赏，无以报尔，是用加尔爵禄，使尔之子孙，世世承袭，朕本疏虞，皆遵前代之典礼。兹与尔誓：除谋逆不宥，其余若犯死罪，免尔二死，子免一死，以报尔功。呜呼！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；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也。尔当慎守朕言，谕及子孙，世世为国之良臣，岂不伟欤？

宣读已毕。那铁券制度，宛如大瓦一片，面刻诰文，背锅免罪减死俸禄之数，字画俱用金嵌成。一片藏在内府，一片给与功臣。两边相合，因叫做

土番——元、明时的外藩。即现在的新疆、甘肃一带。

制诰——敕封官职的文书。

夙兴——早起。

未遑——未有闲暇。

铁卷。这规矩依照宋时赐钱镠王的铁卷造成。太祖特令使臣到浙江台州钱王的子孙那里，取样铸造的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赐铁券功臣受爵

却说太祖赐券与徐达后，因封李善长太师守正文臣韩国公；食禄四千石。封常遇春子常茂郑国公，李文忠曹国公，冯胜宋国公，邓愈卫国公；食禄三千石。封汤和信国公，耿炳文长兴侯，沐英西平侯，郭子兴巩昌侯，吴良江阴侯，廖永忠德庆侯，傅友德颍川侯，郭英武定侯，朱亮祖永嘉侯，吴祜靖海侯，顾时济宁侯，赵庸南雄侯，唐胜宗延安侯，陆仲亨吉安侯，费聚平凉侯，周德兴江复侯，陈德临江侯，华云龙淮安侯，胡廷瑞豫章侯，俞通源南安侯，俞通渊越西侯，韩政东平侯，康茂才蕲春侯，杨璟谕蜀未还，遥封营阳侯；并食禄一千五百石。王志六安侯，郑遇春荣阳侯，曹良臣宜宁侯，黄彬宜春侯，梅思祖汝南侯，陆聚河南侯；并食禄九百石。华高广德侯，食禄六百石；并赐铁券，子孙世袭。又封孙兴祖燕山侯，张兴祖东胜侯，薛显永成侯，胡美临川侯，金朝兴宜德侯，谢成永平侯，吴复六安侯，张赫航海侯，玉弼定远侯，朱寿舳舻侯，蔡迁安远侯。叶升在蜀未回，封靖宁侯，仇成安襄侯。李新在蜀未回，封崇山侯，胡德济东川侯。其余诸将，各照功升赏。又追封冯国用邓国公，俞通海虢国公，丁德兴济国公，加封耿再成泗国公。

只有刘基初封上柱国安国公，他再四拜辞不受，说：“臣命轻福薄，若今日受恩，必折寿算，伏乞陛下俯从臣请。”太祖因他力辞，改封为诚意伯；食禄二千四百石。应日筵宴而散。过了数日，杨璟率副将李新、叶升朝见，太祖便问伪夏明升的事务。杨璟说：“那明升年止一十四岁，其罪虽轻，但为丞相戴寿专权，蠹国残民，生黎极苦；况是梁王所封，是元朝余孽。前者臣受明命，将书晓谕祸福，那戴寿公然大言，说彼西川，北有陈仓之险，东有瞿塘之固，南有汉洋之隘；大明幸而得志中原，何敢轻我西夏？将圣谕丢弃在地，甚是无礼。伏望陛下大振神威，肃清巴蜀。”太祖听了大怒，便沉吟了一会，说：“西川山水险阻，我军未知道路，不利进攻。奈何，奈何！”杨璟从袖中取出一个手卷，说：“臣前日行时，也虑及伪夏必然抗拒，因着画工随行，暗将地理夷险处，细细图画于此。他日进兵道路，尽可了然在目。”太祖含笑，就将手卷展开，果然山川形势，尽可揣摩，便下令徐达，以兵镇守山、陕等处；邓愈以兵镇守广、浙等处；李文忠以兵镇守山东、河南等处；汤和、傅友德二人，可率廖永忠、曹良臣、周德兴、顾时、康茂才、郭英等十八员大将随征，分道而进。因命太史择日，祭告行师。太史奏说：“今洪武四年辛亥，三月初二日可祭告天地，初八日可出师西行。”至日，太祖乘銮舆率文武群臣，直至南郊，设奠行礼，读祝文，道：

大明洪武四年三月初二日，皇帝臣谨以牢醴 致祭于吴天后土、太岁风云雷雨、岳镇海渚、山川城隍，旗纛之神，曰：臣起布衣，率众渡江，平汉吴，立国业，削群雄，定四方，于今十有七年。有凡水陆征行，必昭告于神祇，受命于上苍，赖神阴佑，天下一统。惟西蜀戴寿，假幼主之权，恣行威福，据一隅之地，戕贼生民。声教既有彼此之殊，封疆实宜中原所统。若恣其杰傲，必损我藩篱。特拜汤和为征西大将军，率杨璟、廖永忠、周德兴、曹良臣、康茂才、汪兴祖、华云龙、叶升、赵庸，从瞿塘以攻重庆；傅友德为征西前将军，率耿炳文、顾时、陈德、薛显、郭英、李新、朱寿、吴复、仇成、从阶、文以趋

蠹（dù，音肚）——侵蚀。

牢醴——古代祭祀用的牲品和美酒。

纛（dào，音道）——古代军队里的大旗。

成都。二路分行，咸祈神佑。

祭告礼毕，驾回奉天殿，命汤和挂征西大元帅金印，廖永忠为左副帅，周德兴为右副帅，康茂才为先锋，率京卫荆湘舟师一万，由瞿塘趋重庆；命傅友德挂前军元帅金印，汪兴祖为左副帅，耿炳文为右副帅，郭英为前锋，率河南、陕西步骑十万，由秦陇趋成都。因谕众将道：“今天下惟巴蜀未平，特命卿等，率水陆之师，分道并进，首尾攻之，势应必克，但行师之际，在严纪律，以率士卒；佣恩信，以怀降附，无肆杀掠；王全斌之事；可以为戒，卿等慎之。”诸将拜辞。上复密谕傅友德道：“蜀人闻吾西伐，必悉其精锐，东守瞿塘，北拒金牛，以拒吾师。谓恃彼地险，我兵难至也。若出其不意，直捣阶文，门户既隳，腹心自溃。兵贵神速，尔须留心。”友德复顿首听命。是月八日，大兵分南、北二路前进。

且说汤和率杨璟、廖永忠等九将，从南路进发，先令赵庸分兵五千，合攻桑植芙蓉洞及覃塘茅冈寨，皆平之。因逼取龙伏隘，恰有僉事任文达迎敌。曹良臣奋马而前，把文达斩于马下，擒获五千余人，遂攻天门山。那山正是伪帅张应垣及小张僉事把守。周德兴、华云龙各领兵三千，分左右冲杀。他也分两支接应。小张僉事，看了华云龙凶勇，早已心寒，未及战得两合，被云龙一鞭，把腰脊打断。云龙乘势赶杀，看见张应垣与周德兴两马交锋，正是放泼，大叫道：“周将军，伪贼的枪杆都折了，不活捉他，再待何时？”那应垣听得枪杆折，只道果然，把头回转来看，被华云龙一箭正中左眼，翻空落马而死。朱兵大胜，便直至归州城下安营。汤和对康茂才说：“归州地面，去瞿塘不远，必期破敌，以震蜀人之心。”茂才回说：“不必元师劳心，未将自有方略。”即率兵三千搦战。守归州的乃蜀中虎将龚兴，便出城对杀。茂才纵马向前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力气百倍，喊杀震天。龚兴那能抵挡，不敢进城，经往瞿塘关去了。茂才杀入城中，便令哨马报知汤和。抚安百姓。留参将张铨镇守。

次日起行，来到大溪，离瞿塘二十里屯驻。汤和随遣杨璟、汪兴祖、康茂才，领游兵五千，探取虚实。他两个出营西去，前至瞿塘关。关前是金沙江。应初诸葛武侯于此江中树立石碁铁柱，约有千余，便用铁索周遭绕住，以拒东吴之师。后来蜀王孟昶，复于柱间筑成关隘，名叫瞿塘关。此处正是夏丞相戴寿、元帅吴友仁、副将邹兴、枢密使莫仁寿，又有归州逃来龚兴在关把守。戴寿因看山势，南有赤甲山，北有羊角山，彼此相望，便把两山分开石窍，用铁索子万条相连，横截关口。铁索之上，铺着大片木板，号为飞桥，以通往来。桥上备着矢石、铙炮等物，以备攻击，真所谓：“一夫应关，万人莫敌。”桥下水势弥天，汪洋若立。盛夏雪消，水势汹涌，直如万马奔腾，不敢行船。数里之间，石剝成穴，如箱子一般，因又名风箱峡。山高水深，峭壁万仞，惟是日正午时，始见日色。三将细看了形势，叹羨咨嗟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早有吴友仁的虎将，一个叫做飞天张，一个叫做铁头张，两边带领雄兵，夹击而来，直取汪、康、杨三将。茂才见势头不美，挥戈迎敌。杨璟与兴祖也跃马相持，杀得伪兵大败，倒戈曳甲，拚命的走过铁索板桥。茂才同兴祖飞兵来赶，谁想桥上的矢石、箭炮，横冲过来，就如飞蝗猛雨一

隳（huī，音灰）——毁坏。

剝（kē，音哭）——挖空。

咨嗟（jī，音阶）——叹息声。

般，可惜茂才与兴祖两个英雄，竟被飞炮所中而死，杨璟急收兵退回，亦被滚木滚来，连人和马扑入水中，幸得未受大伤，止害了坐下乌骓，只得步行，引着残兵，收了两将的尸首，来见汤和，具言失陷之事。汤和与众将放声大哭，具棺椁殡葬于大溪口山坡之麓。与廖永忠众将商论，都道：“这等汹涌险峻，舟楫难施，且待秋后，方可攻打。”不题。

且说太祖以诸将伐蜀，未见捷报，因复命永嘉侯朱亮祖为征西右将军，率兵往助，大会进征。亮祖得令，星夜驰发，至陕西西安府，恰好傅友德率大队暂住西安。亮祖备言上旨说久未见捷。傅友德说：“一来粮草未足；二来诸道兵马未集，所以暂住于此。”亮祖听了便对友德耳边说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未知所说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取西川剑阁兵降

却说朱亮祖对着傅友德说：“今主将暂屯于此，齐集兵粮，不如乘机就机，一面声言进取金牛，入栈道攻剑阁；一面暗使他人，观青川、果阳地面虚实，以图进取何如？”友德道：“极是妙见。”即刻差人哨听。不数日间，哨人打听回来，报说：“青川、果阳守备空虚；阶、文地面，虽有兵垒，而兵资单薄。”友德听报，就拔寨直取陈仓。又令朱亮祖领精骑五千为先锋，攀缘山谷，昼夜兼行，两日夜竟抵阶、文之地，离城五里安营，方才整列队伍。守阶州的是伪夏平章丁世珍，正与虎将双刀王、众多官长宴乐，席间谈及朱兵，便道：“戴丞相同吴友仁等守着瞿塘，何大亨将十万雄兵守着剑阁，我这阶州，料他插翅也飞不来，且可安心把盏。”忽有哨子报道：“大明兵不知何处过来，现在城外五里扎营搦战。”世珍对众将说：“他既远来，必然劳困，即日便当点兵出城迎杀。”早有王子实上马，领着精兵二万，挺枪杀过阵来。亮祖大怒，纵马交兵，未及二合，手起一刀，那子实的头骨碌碌滚下地去。世珍看势头不好，急命双刀王接应。那双刀王跳马上前，说：“平章放心，待小将砍他首级，以报前仇。”亮祖见他来得奋勇，便放马出阵，双刀王把刀儿舞得飞轮似的杀来。亮祖看的眼清，便一只手拿着刀，一只手展开浪索，从空中洒开，叫声：“着！”将双刀王反缚的一般紧紧栓住，活捉过马上，便扯腰间宝剑，剁下头来，乘势杀入伪夏阵内。丁世珍望风逃脱，到文州去了。友德大队人马，却好也到，遂合兵至文州，离城二十里，行到白龙江边。蜀军把吊桥拆开，以阻朱军。郭英同朱亮祖督兵乘夜将寨栅登时转移，布成水桥，顷刻而度，直至五里关下寨。世珍复集兵据险而战。傅友德奋力急攻，伪兵大败。世珍只带得数骑往绵州而走。遂拔了文州，留将镇守，便统大兵来攻绵州。明军威势大振，人人震恐，都弃城遁逃。不劳寸刃，又连取川、阳二城。

兵到绵州，丁世珍对着守将马雄商议交锋。马雄说：“此何足虑。他们长驱得志，只是未逢敌手，且请平章同到阵前，看下官击杀来将。”原来这马雄身长不满四尺，力敌万人，手中舞一把五十斤重的铁杆钢叉，飕飕的浑如灯草，一向负着雄名。他也自夸着大口。世珍认是真正好汉，果然同出搦战。朱亮祖看了马雄，便飞也杀将出来。两边一声锣响，两马合做一处，未及三合，亮祖大叫一声，把马雄一刀砍于马下。傅友德催兵涌杀，世珍大败而走。将及城门，只见城上都是大明旗号。原来傅友德先令耿炳文、顾时、薛显、陈德四将，带着雄兵一万，装作蜀军、赚开城门，复令郭英领兵五千，在城东埋伏。世珍看见城池已破。果然从东而走，当先一将，截住去路。世珍也举刀来挡，恰被郭英手起一枪，正中世珍的右眼，落马而死。明军驻于绵州城外。次早，便趋兵往汉阳江岸安营。友德要把取胜之事，报与汤和、廖永忠得知，以便彼此乘势攻取；奈山川遥隔，无路可通，幸得一夕水势涨大，便令军中造成木牌数千，上面备将克取阶、文等州年月写明，浮于江面那水流直下，这也不题。

且说汉阳蜀屯兵在西岸，那员大将恰是何大亨。隔江对阵，彼此相看了五日。朱亮祖说：“今日之势，更不可缓，元帅尊意何如？”傅友德说：“兵法上说：‘察事而行。’今彼雄兵十万，阻绝汉水，我师明渡，必不得胜，我正待蜀兵少懈，然后攻之。”便令军中暗地造竹笊三百余扇，令郭英、李新、朱寿、吴复，率领铁甲兵二万，将筏尽载火器前进，余兵随笊而行。待

夜三鼓，顺流而下，直抵汉阳江右。探那汉阳军卒，果然熟睡无备，便令士卒，将火器齐发，喊声震天，夏兵惊溃四散奔走。傅友德、朱亮祖率领大兵相杀，斩首二万余级，汉水为之咽流。何大亨潜夜匹马投汉州去了。纳降的军马，计有三万七千之数。友德即督兵困住汉州。

那夏主明升在重庆府设朝，闻报知大明军将明进金牛，暗渡了阶、文，三败了丁世珍，又取了青阳、绵州，今因汉州最急，便大惊讶，道：“起初只听得大明攻瞿塘，因遣丞相戴寿，统精兵相敌，不料他探穴捣虚，竟从西北而来，据取剑阁汉江之险，若再失了汉州，都城必不能保。便差官星夜至瞿塘报戴寿得知，着他分兵来救汉州才是。”不只一月，戴寿探到信息，即对诸将商议，说：“此事不可迟缓，可留莫仁寿、邹兴、龚兴、飞天张，铁头张五将，以三万兵固守关口；我与吴友仁元帅，领兵七万，去迎傅友德相杀。”吴友仁说：“吾闻傅友德昔日曾辅先王，先王不用，便从了友谅；友谅待他甚薄，后方归了大明。友德文武兼全，且今又闻得大明皇帝，因久征无功，复敕朱亮祖为副，此人更是智勇足备。当年曾在鹤鸣山设奇运石，压死敌兵。今已入川，犹虎之入室也。我与丞相可分兵而进，丞相从西路，未将从东路，又约何大亨从南路，三处为犄角之势，以拒友德，只待他粮完师老，必可得胜。”戴寿说：“此说亦是；但分兵则势孤。今友德领着雄兵十万，来困汉州，我等只得七万，不如俱从西路进发为是。”次日，到汉州城下，正西安营。明兵闻他救兵已到，便撤围在南向驻扎。城中何大亨即与黄龙、梁士达，领精锐三万出城，与戴寿合兵列寨。傅友德整肃三军，下令说：“戴寿领兵远来，何大亨又一向怯弱，心中甚是慌张的，尔等各宜奋力，平蜀之功，只在今日。”便令朱亮祖统左军，陈德、薛显接应；顾时领右军，赵庸、李新接应；自与郭英等统着中军，向西南迎杀。两阵对圆，那夏阵中吴友仁、何大亨、黄龙、梁士达、胡孔章五将，一齐分兵来战。朱亮祖、郭英、顾时三路，也各寻着对头相杀。郭英一枪刺死了黄龙。顾时刀头转处，把梁士达砍在马上、胡孔章被朱亮祖一箭射倒了坐马，轮转枪来一枪，倒在尘埃。那戴寿即要走去，傅友德早已料定，便纵马赶来，一刀直砍过去，把金盔劈得粉碎。幸得马快逃得性命，便与何大亨脱逃往成都去了。吴友仁也从乱军中逃脱，往古城而去。傅友德招动大兵，杀入汉州城，活捉了招讨王隆，万户梁丞等一百余人。连夜追至古城，又捉了宜谕赵秉圭及马、骡五百余匹。友仁复逃走保宁去了。大军径向成都。那余川、九龙山等寨，并平章俞思忠，率官属，军民三千余人，献良马十匹，到军前纳降。

且说夏王明升对廷臣数说：“这蜀中之地，号为四川：以成都为西川，潼关为东川，利州为北川，夔州为南川。中有六个大山，是：峨眉山、青城山、锦屏山、赤甲山、白盐山、巫山。其间有金水江、白龙江、汉阳江，极为江之险阻。又如瞿塘为第一关，剑阁为第二关，阳平为第三关，葭萌为第四关，石头为第五关，百牢为第六关。从来说，秦资其富，汉用其财，今如此光景，险阻去其大半，奈何！奈何！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练猢猻成都大战

且说伪夏明升，对着众臣说：“巴蜀的险阻，已失去了一半，如何是好！”正在烦恼，恰有哨子来报：“大明兵将竟到成都府正东安营。”守成都的是戴寿、何大亨两将，又有吴友仁，也从古城逃来，便商议道：“今日之事，若用人力，必难取胜。此处城东七十里有座黑支山，极多猢猻，向来游手游食的人，都将他教成拖枪舞棒，扮演杂戏。我们不如下令，凡民家所养猢猻，尽行入宫，每猢猻十头，出狱中死囚一人，率领在前厮杀，继后便以大兵相随。那猢猻随高逐低，扳援林木，踏山越岭，极是便利，朱兵料难抵挡，此计何如？”众人应道：“大好，大好！”即刻拘集猢猻，接连在城中，令死囚演习了十余日，只不开城迎敌。傅友德对众将说：“他们何故如此迟延，若是待救兵来，则重庆地面是个孤城，他恐我分兵攻取，必不分兵来救。瞿塘地面，去此甚远，且汤元帅等在彼攻打急迫，也难分兵来救；若要坐老我师，则内边兵粮闻得积聚不多，不知何故如此？他们必有奸计，我等须要提防。”因而下令哨子，暗行打探，不题。

且说太祖一日视朝，通使奏说：“外有一人，自称赤脚僧。从峨嵋山到此，求见陛下，言国祚的事。”太祖恐他出言惑众，不令相见，次日，忽然龙体不安。太医院官，未敢造次进药。却又报道：“赤脚僧说，天目尊者着他转送药方。在午门外候旨，毕竟要求一见。”太祖因念当年师过五台，汤和等去访张三丰，那道童备言天目尊者便是周颠。且今赤脚僧道从峨嵋山而来，大军已征巴蜀，未知下落，便令一见也可。乃传旨出去。那僧人见了太祖，袖中取出一件东西，说：“这是温良石，须以金盘盛水，磨药饮下，那病便好。”太祖看他来得奇异，即令内侍照方磨服，果然胸次即刻平安，倍觉精神。那赤脚僧即大步从外面走进，太祖连忙向前问道：“周颠年来未见，恰在何方？且师父说从峨嵋山来，不知近来晓得征讨伪夏的消息否？”那僧答道：“天目尊者在庐山与张金箝、谦牧、宗泐四人，轮番较棋，你可着人往问；若是巴蜀事务，七月中旬，可以称贺。但此时傅、朱二元帅，陆路军马，大是忧疑。我此去可同冷谦一走，指与方略。”太祖便说：“冷谦我一向闻他善于仙术，至于卜课、乐律之伎，更是精工。他如今在此做官，师父既同他至军中，不知几时得有晓报哩？”那赤脚僧道：“这也容易，成都得胜，便着冷谦来见。”太祖允奏。他便同冷谦登云而去。按下云头，正是匡庐山上。赤脚僧与周颠等三人相见，备说把药医治了太祖。并说太祖要巴蜀近日攻讨信息，因要冷谦同行。冷谦道：“我一向在金陵做个太常协律郎，近来颇厌尘务，今日尘累将满，我便同你巴蜀走遭去，报与大明之主也。”便同赤脚僧飞向成都而来。在云头一望，但见伪夏戴寿等，在城中演练猢猻，教他拖枪舞棍，抢箭夺刀的把势。看了一回，竟从朱、傅二元帅营前歇下。走到辕门，叫辕门军校报知。傅友德、朱亮祖听了，便着中军官迎到寨中，分宾而坐。将伪夏闭门不战，拖延时日，忧闷无处，细说把二个得知。赤脚僧道：“我们方才看城中百般演习猢猻，元帅可谨慎提防。”冷谦又道：“细观气数，并按着干支，明日他决然出战。这只是些逆畜，其类属火，所以依山林、岩石而生。山林岩石，俱能生火。今在巴西，又为金方；火、金相克。他们用此，虽是困苦无奈，其实也合此道理。明日行军，俱可用赤旗、赤甲、赤马、火炮、火铳、火箭等物，取以火胜火之义。朱元帅为前锋，傅元帅当后阵，其余将军分翼而前，必然取胜。”傅友德听计，便令军中旗甲、鞍马，

俱改做了赤色。但于号带之间及旗巾之上，暗分队伍，整备明日厮杀。待至天明，只听一声炮响，成都城中果然拥出许多猴子，并人马冲突将来。朱亮祖即令前军用标枪、榔棍，间着火器，密密的排列在前，施放过去。那些猢猻闻了硫黄、硝烟之气，又被杀伤，都转头望本阵而逃，自相冲杀。明兵乘势攻击，夏兵踏死者有一大半。吴友仁回阵要走，被郭英大喊道：“你这贼惯会逃脱，今待那里去！”一枪直透前心而死。戴寿、何大亨领了残兵，连忙进城不出，这也慢说。

只是明太祖接连三日，望着赤脚僧回报，也没有响动，恰有管内帑的奏说：“臣把守内库，时常检点库中银两，每有缺失，细觅踪迹，更无可得。今日进库，忽见一张凭引，失在地下，臣意库中严密，那得有人进来，今金宝失去无踪，反而凭引一纸，伏乞圣裁。”太祖便令五城兵马司，照凭上姓名，拘拿到殿鞫审。不及半刻，那人拿到。太祖细行审问，那人道：“臣向与冷谦友善，渠怜臣亲老家贫，难以度日，即于臣寓所壁间，画着库门一座，白鹤一只，因对臣说：“若要银子时，可将画门轻敲，其门自开，一进内便有银两，但无得多取。”微臣依法行事，果然开门，可以进取。昨日之间，臣见金银满库，或多取也不妨，便恣意取之而出，不觉失下凭引。臣出无奈，实是冷谦所为。”太祖笑道：“那冷谦前日方与赤脚僧前往巴蜀去了，你何得调谎弄舌？”那人道：“臣岂敢妄言，他方才尚在家中。”太祖随令御前校尉收取冷谦。校尉一到，便说：“冷谦，圣旨所在，不得迟延。”便随校尉行至午门前，且对校尉说：“今日我死也。但是十分口渴，列位可将水一碗略解吾渴，亦感盛情！”校尉看他哀诉，便汲水一碗，把他喝了，一眼但见冷谦一个身子，都在碗中，恁你拽扯，只是不起，攸然之间，连形连影一些也看不见，止有清水一瓯。校尉高声的叫道：“冷谦，冷谦，你既如此，我们都要死了！”正要啼哭，那水碗中忽发声响，说：“你们都莫忧虑，将水进上御前，你们必然无害；且我也有话正要奏闻。”那校尉只得收泪，把水盏进上，并他的言语一一申奏。太祖便说：“冷谦，可显出来见朕，朕必不杀你。”那碗中便应道：“臣有罪决不敢出。”龙颜大怒，将盏击碎于地，令内侍拾起，片片皆应。太祖因问巴蜀情由，他细把以火胜火的军情，备说了一番，便说：“臣自此同周颠、谦牧、张金箔游于清宇之间；朝北海，暮苍梧。惟愿圣躬万寿无疆，清宁多福，臣从此辞矣！”太祖听其自匿，吩咐管库官仍旧供职。那失凭引的，迫出原盗金银；然孝念可原，但行笞罪去讫。

且说汤和、廖永忠等，向因江水泛涨，驻兵大溪口。一日间，巡江逻卒报说：“金沙江口，得木牌数百面。牌面恰是颖川侯傅友德把由陈仓取阶、文、青阳、绵州、汉州等日期，报与汤元帅得知的。”汤和便说：“既是如此，伪将俱必胆寒，我们正宜乘势攻取。”廖永忠细筹了一会，道：“今舟师既不得进，可急密遣精锐千人，照像树叶的青绿之色，做成蓑衣，各带糗粮、水筒，以御饥渴，只拣山崖巉险草木茂密处；鱼贯而前，且行且伏，逾山渡关，埋伏在上流。约定五月廿五日更，在上流接应；水寨将士，可将铁包裹船头，尽置火器，在船备用；元帅可带曹良臣、周德兴、仇成、叶升为左右哨，领陆兵六万去攻龚兴的陆寨，末将自带华云龙、杨璟为左右哨，领

凭引——身份证之类的证件。

鞫(j，音拘)审——审问。

瓯(u，音欧)——小碗。

着水师，驾着小船，从黑叶渡攻邹兴的水寨。若水寨一破，便烧断了铁索，毁去了桥栅，一过瞿塘，自可直趋重庆。”汤和听计，因遣精兵千人，扮成青绿色的衣裳先行，只待廿五日在上流行事。那蜀兵见我们寨中向来毫无动静，也便懈怠，不甚提防。至廿五日五更，汤和领了陆兵去攻陆寨。廖永忠因令水师，奋力挽水而行，把火炮、火筒，一时发作，水将邹兴中着火箭而死。一边厮杀，一边炬火烧着铁索，趁红斩断，遂焚毁了三桥。早见上流埋伏的精锐，扬旗鼓噪，迅疾攻杀。蜀人上下抵挡不住，便活捉了有职的官员蒋达等八十余人，斩首二千余级，溺死者不计其数。莫仁寿却被华云龙一刀砍死。那陆兵飞天张、铁头张同龚兴前来相迎。廖永忠在船头望得眼清，那火箭射来，正中铁头张面门，落马而死。龚兴正要逃走，周德兴赶来一刀两断。飞天张便脱了衣甲，混在众军中奔逃，被军中缚了，解送军前。汤和令同职官蒋达等斩首号令。水陆二路兵马，直过了瞿塘关，仍合一处，汤和因与众将说：“趁此前往，可保势如破竹。廖永忠当率曹良臣、叶升、仇成率本部兵，从北路而行。我当同华云龙、周德兴、杨璟率本部兵从南路而行。”即日拔寨而往，四方州郡，望风投附。

洪武四年，七月中旬丙申日，大兵径抵了重庆府，离城十里正东铜罗峡安营，明升闻报大惧。右丞相刘仁劝说：“且奔成都，再图后举……”未及说完，只见探子又报道：“大明傅、朱二元帅，把成都攻困甚急，来求救兵。”那明升与刘仁面面相看，更无计较。其母彭氏，吞声饮泪，对着明升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如早降，以免生灵之苦。”明升从了母亲的说话，便写表着刘仁赴大明营中谒降。汤和便知会廖永忠，陈兵于重庆府朝天门外。明升带了家属，待罪军门。那成都城中戴寿、何大亨，知本王已降，也将城出献。傅、朱二元帅入城安民已毕。于是三巴地面，尽归大明。三月出兵，七月平蜀，百日之间，底定了伪夏。汤和、傅友德、朱亮祖、廖永忠择日班师回朝。在路早行暮止，于民间秋毫无犯。所得西蜀金宝、玉册、银印五十八颗，铜印六百四十颗。路府有七，元帅府有八，宣慰安抚司二十有五，州三十有七，县六十有七所。俘官吏将士，与所获牛、马、辘重，俱以万计。太祖临朝，等第平蜀功绩：傅友德第一，廖永忠第二，朱亮祖、汤和第三，各赐银一千两，彩缎五十匹；其余俱各赏赉有差。明升率家属门外候罪。未知如何处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皇帝庙祭祀先皇

那伪夏明升率了家属，在午门外待罪来降。太祖怜他年幼无知，因封为归命侯，赐以居第，在南京城里，随廷臣行礼朝谒。若致君无道，暴虐烝民，俱是权臣戴寿，命将戴寿斩首，为权臣误国之戒。其余胁从，罪有大小，咸各赦除。且亲制平蜀文，命官载入史籍，以彰诸臣勤劳王家之绩。惟有曹良臣、华高，因领人马追击夏兵，马陷坑阱，被枪而死，太祖甚是痛惜，追封安国公，且说“不意西征伤我康茂才、汪兴祖、曹良臣、华高四员大将！”因令所在有司，建祠岁祭。且与文臣宋濂等说：“从古历代帝王，礼宜祭祀。卿等当访旧制参酌奏行。”

未数日间，礼官备将具奏，请每年一祀，每位帝王之前，通酒一爵。时值秋享，太祖躬临祭献。序至汉高祖前，笑道：“刘君，刘君，庙中诸公，当时皆有凭借以得天下，惟我与公，不惜尺土，手提三尺，以登大宝，较之诸公，尤为难事，可供多饮二爵。”又到元世祖位前，只见面貌之间，忽成惨色，眼膛边若泪痕两条，直垂至腮。太祖笑道：“世祖，你好痴也！你已有天下几及百年，亦是一个好汉。你子孙自为不道，豪杰四起，今日我到你庙宇之中，你之灵气，亦觉有荣，反作儿女之态耶？”太祖慰论才罢，世祖面貌稍有光彩。至今对汉高祖进酒三爵，遂为定制。至如元世祖泪痕宛然犹存，亦是奇迹，此话不题。

且说太祖出庙，信步行至历代功臣庙内。猛然回头，看见殿外有一泥人，便问：“此是何人？”伯温奏明：“这是三国时赵子龙。因逼国母，死于非命，抱了阿斗逃生。”太祖听罢，说道：“那时正在乱军之中，事出无奈，还该进殿才是。”话未说完，只见殿外泥人，大步走进殿中。太祖又向前细看，只见一泥人站立，便问：“此是何人？”伯温又道：“这是伍子胥。因鞭了平王的尸，虽系有功，实为不忠，故此风塑站像。”太祖听罢，怒道：“虽然杀父之仇当报，为臣岂可辱君，本该逐出庙外。”只见庙内泥人，霎时走至外边。随臣尽道奇异。太祖又行至一泥人面前，问道：“此是何人？”伯温奏道：“这是张良。”太祖听罢，烈火生心，手指张良骂道：“朕想当日汉称三杰，你何不直谏汉王，不使韩信封王，那蹶足封信之时，你即有阴谋不轨，不能致君为尧、舜，又不能保救功臣，使彼死不瞑目，千载遗恨。你又弃职归山，来何意去何意也？”太祖细细数说，只见张良连连点头，腮边吊下泪来。伯温在旁，心内踌躇，“我与张良俱是扶助社稷之人，皇上如此留心，只恐将来祸及满门，何不隐居山林，抛却繁华，与那苍松为伴，翠竹为邻，闲观麋鹿衔花，呢喃燕舞，任意遨游，以消余年。”筹画已定，本日随驾回朝。

且说太祖在龙辇中，遍望城外诸山，皆面面朝拱金陵，直是帝王建都去处。却远望牛首山并太平门外花山，独无护卫之意。太祖怅然不乐，命刑部官，带着刑具，将牛首山痛杖一百，仍于形像如牛首处穿石数孔，把铁索锁转，令伊形势向内，遂着隶属宣州，不许入江宁管辖。花山既不朝拱钟山，听大学中这些顽皮学生，肆行樵采，令山上无一茅，不许翠微生色。且谕且行，不觉已进东华门殿间。正见画工周玄素承旨绘天下江山图于殿中通壁之上，其规模形势，俱依御笔，挥洒所成，略加润色。太祖便问道：“你曾画牛首山与花山么？”素弃笔跪复说：“正在此临摹。”太祖命把二山改削。玄素顿首道：“陛下山河已定，岂敢动移。”太祖微笑而罢。然圣衷终以二

山无情，便有建都北平之意。

次日太祖设朝，刘基叩首奏道：“臣刘基今有辞表，冒犯天颜，允臣微鉴。”太祖览表，说道：“先生苦心数载，疲劳万状，方今天下太平，君臣正好共乐富贵，何故推辞？”伯温又奏道：“臣基犬马微躯，身有暗病，乞放还田里，以尽天年，真是微臣侥幸，伏惟圣情逾允。”太祖不从。伯温恳求再三，太祖方准其所奏。令长子刘连，袭封诚意伯，刘伯温拜谢，辞出朝门，即日归回，自在逍遥，不题。

太祖便问待制王祎等官道：“朕看北平地形，依山凭眺，俯视中原，天下之大势，莫伟于此。况近接陕中尧、舜、周文之脉，远树控制边外之威，较之金陵更是雄壮。朕欲奠鼎彼处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恰有修撰鲍频奏说：“元主起自沙漠，故立国在燕。及今百年，地气已尽。今南京是兴王本基，且宫殿已成，何必改图？古人说：‘在德不在险。’望陛下察之。”太祖变色不语，看了王祎道：“还须斟酌。”王祎道：“前年鼎建宫关，刘基原卜筑前湖为正殿基址，已曾立椿水中，彼时主上嫌其逼窄，将椿移立后边。刘基奏说：‘如此亦好，但后来不免有迁都之举。’今日萌此圣念，或亦天数使然。但今四方虽是清宁，然尚有顺帝之侄，把匝刺瓦尔密封授梁王，据有云、贵等地，还是元朝子侄。以臣愚见，待剪灭此种之后，再议改建之事为是。”太祖道：“梁王自恃地险兵强，粮多道远，因此不来款附，朕意欲草敕一道，谕以祸福，开其自新；一向难于奉使之人，所以未曾了此一段心事。”王祎便奏：“臣当不避艰险，前奉圣旨招降。”太祖大喜，即日着翰林官写敕与王祎上道，复命参政吴云，副祎而行，两人在路上顺览风景，不题。

不一日前至云南，见了梁王，将书敕开读了，付与梁王尔密自家主张，梁王送王祎等在别馆室，日日供饮。数日后，王祎谕说：“余奉命远来，一以为朝廷，一以念云南生灵，不欲罹于锋镝耳。公独不闻元纲解纽，陈友谅据荆湖，张士诚据吴会，陈友定据闽、广，明玉珍据全蜀。天兵下征，不四五年，尽膏斧钺。惟尔元君，北走而死，扩廓帖木儿辈或降或窜，此时先服的，赏以爵禄；违抗者，戮及子孙。公今自料勇悍强犷，比陈、张孰胜；土地甲兵，比中原孰胜；度德量力，比天朝孰胜；推亡固存，在天心孰胜；天之所废，谁能兴之？若是坚意不降，则我皇上卧榻之侧，岂肯容他人酣睡？必龙骧百万，会战于昆明，公等如鱼游釜中，不亡何待？”梁王君臣听了这些说话，都各心惊胆怯，乃有投降的念头。谁想故元太子爱猷里达腊仍集兵将立于沙漠，着侍郎雪雪从西番僻路而来，征收云、贵粮饷，且约连兵以拒大明，恰好来到。早有小卒把天使招降事情，说与雪雪得知。雪雪因责梁王说：“国家颠覆而不能救、反欲降附他人，是何道理？”梁王看事势瞒隐不下，因引王祎、吴云与雪雪相见。雪雪也不交话，就把腰边剑砍将过来。王祎大骂道：“你这不知进退的蛮奴，今日天亡汝元，我大明实代之。譬如爝火之余燃，尚敢与日月争光乎？我承命远来，岂为汝屈，今日止有一死。但你一杀我，我大兵不日就到，将汝碎尸万段，那时悔将不及。”梁王便也软言苦劝，雪雪不听。王祎与吴云遂被害。此地时却洪武六年，冬尽的光景。梁把匝刺瓦尔密心暗想，惹起祸事，声声只是叫苦。因同丞相达里麻等商议，整备上好衣衾、棺、槨，连夜送到地藏寺左侧埋葬。又恐声闻到大明地面来便把那抬送安葬的人，尽行杀除，以灭其口。因此，后来更没有晓得大明使

臣的葬处，这也休题。

且说太祖登基，宏开一统，自从洪武六年，直至洪武十四年，这几年间，也有时改筑天地、日月、星辰、风雪、雷雨的坛宇，上答乾坤的生化；也有时创四代祖宗的大庙，井同堂异室的规模；也有时教民间栽种桑麻，开衣食的本原；也有时量天时，浚免税粮，溥无穷的惠泽；最急的设立学校，养育千人之英，万人之杰；至紧的钦定律令，爱惜蝼蚁微命，草木残生。因北平沙漠之地，冰厚雪深，加给将士的衣袄；因倭番朝贡之便，梯山航海，曲致怀远的恩威。乐奏九章：其一曰本太初，二曰仰大明，三曰民初生，四曰品物亨，五曰御六龙，六曰太阶平、七曰君听清，八曰圣道成，九曰乐清宁。命尚书詹同、陶凯等，革去鄙陋的淫词，雍雍和和，播出广大宽平之趣。爵列九品，则有若：正一品与从一品，正二品与从二品，正三品与从三品，正四品与从四品，正五品与从五品，正六品与从六品，正七品与从七品，正八品与从八品，正九品与从九品。命学士宋濂等，分定尊卑的服制，冠冠冕冕，弘开声名文物之观。收罗天下英豪，有文、有武、有贡，并用三途。怜恤战死家丁、老亲、孤子、娇妻，赐居存养。仁政多端，说不尽洪恩大惠，天地万几。古诗说得好：“暑往寒来春复秋，夕阳西下水东流。将军战马今何在？野草闲花满地愁。”数年来，那些功臣，如文有刘基，虽然因病致仕回家，以前者论相，说胡惟庸是败辕之犊，惟庸怀恨于心，转倩医人下毒而死。学士宋濂，以胡惟庸谋逆事泄，语侵宋濂，太祖竟欲杀他，以太后苦劝赦死，充发茂州，惊泣而亡。邓愈在河南班师，路上得病而死。廖永忠以坐累而死。陈德从巴蜀回，以多饮火酒，病疽而死。吴祯以督海运，冒风寒而死。朱亮祖征蜀有功，随因浙江、金华等处多贼难治，太祖特命兼程以往，镇抚两浙。亮祖才到浙省，贼众改行自新。未及一年，太祖又以广东 僮作叛，专命亮祖移镇广东。番禺知县道同，恰是方孝孺门生，孝孺为前者父亲方克勤，以河干不浚，王师不能征进，被亮祖提他吏书责治，此耻未雪，因谕道同上疏奏其不法。太祖以其功多，且所以示信，但令罢战归京。亮祖忧愤，不久病死。太祖哀悼不休，仍以侯礼赐葬。吴良偶以痰病而死。华云龙镇守北平而死。陆仲亨也因胡惟庸事，许令致仕还家。他如徐达率李新、郭子兴、周武三将，镇守山、陕一带边关。薛显督理屯田北平地面。李文忠镇守山东。朱文正镇守南昌。周德兴镇抚湖南五溪。冯胜镇抚汴梁。汤和镇抚两广。唐胜宗督理陕西二十二卫马政。谢成镇抚北平以训练士卒。耿炳文训练陕西军士，兼理屯田。俞通源、俞通渊、戴守、张温督理海运粮储。杨璟训练辽东士卒。陆聚镇守徐州。胡廷瑞改名胡美，督造各王分封所在的宫殿，这也不题。

且说太祖每念：王祚前去云、贵招谕梁王来降，何以音信杳然，更无消息？忽一日，四川地面，把王祚、吴云被害的声息申报。太祖龙颜大怒，即刻令五军都督府，及兵部官将，留京听遣的将帅，一一备开点单奏闻，以便随时任使。次日黎明太祖驾御戟门。文武大臣朝见礼毕，五军提点使，将花名手册呈览，以便点用。却只有沐英、王弼、郭英、傅友德、金朝兴、仇成、张龙、吴复、费聚、陈桓、张赫、顾时、韩政、郑遇春、梅思祖、王志、黄彬、叶升一十八员大将。因命傅友德 为征南大元帅，沐英为左副元帅，郭英为右副元帅，王弼为前部先锋，张龙统前 军，陈桓、费聚为翼；吴复统后军，顾时、韩政为翼；仇成统左军，郑遇春、梅思祖为翼；金朝兴统右军，叶升、黄彬为翼；王志、张赫督理军储马料。九月初七黄道 良辰，发兵起行。太祖出饯于龙江。但见那：

旌旗蔽江，千戈映日。三十万军马，浮舳舻而上，个个虎贲龙骧；五十号艘船，载精锐而前，人人忠心烈性。尾接头，头接尾，鱼贯行来，那敢挨挨挤挤；后照前，前照后，雁行列去，无非济济跄跄。明月映芦花，助我银戈挥碧汉；秋霜染枫叶，使人赤胆遍丹青。刁斗风寒，漫应渔棕轻响；军营夜萧，频看鹤翅横空。白下溯浔阳，渺渺长江，盼不到楚天遥远；荆南控滇水，茫茫图宇，数不了大地山河。

正是：

山川扰扰战争时，浑似英雄一局棋。

最好当机先一着，由他诈狠到头输。

太祖对诸将说：“云南僻在遐荒。全在观其山川形势，以视进取。朕细览与图，咨询众人，当自永宁地方，先遣骁将分兵一支，以向乌撒，然后以大军从辰沅而入普定。分据要害，才可进兵曲靖，以抗云南之咽喉。彼必拚力以拒我师。审察形势，出奇制胜，正在于此。既下了曲靖，便可分兵直向乌撒，以应永宁之师。大军直捣云南，彼此牵制，彼疲于奔命，破之必矣。云南一失，可分兵径走大理。军声一振，势将瓦解。其余部综，可遣人招谕，不必苦烦也。”谕旨已毕，銮驾自回。诸军奋迅而往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舳舻（zhú lú，音竹炉）——指首尾衔接的船只。舳，船尾；舻，船头。

第七十九回 唐之淳便殿见驾

且说傅友德领了大兵，一路由江而上，来至湖广地方。友德对众将军商议，道：“皇上英明天纵，睿审性成。前日临行所谕旨极称神算，我等亦须依旨行师。我同郭元帅、王先锋率费聚、顾时、黄彬、梅思祖统兵十五万入四川、永宁路去攻乌撒；沐元帅可统大队人马，出辰沅路，入贵州、普定、普安、曲靖，共约在白石江会齐。”各将分兵前进。

且说沐英望辰沅前至贵州，那土酋安赞领着士兵出城迎敌。沐英当先出阵，那蛮兵未经汗马，一鼓成擒，士兵都四散逃窜。安赞上前叩头说：“元帅若饶了蝼蚁的命，愿将贵州一路尽行投降。”沐英看他出于真情，因饶他性命，便入贵州城，抚慰了百姓，仍留安赞守城。次日起兵南行，三日内早至普安南五里安营。次早，沐英亲至城下搦战，守城的是梁王手下平章段世雄，甚是厉害。听了哨马的报，便着了虎皮袍，挂上犴狁铠，跨上一匹黄骠马，轮一把合扇刀，领着铁骑五万，横刀直取沐英。沐英大怒，手提钢锤，飞一般打去，战有二十余合，把世雄一锤打死于马下，蛮兵大败。沐英随杀进普安城。这些人民俱各烧香燃烛，家家归顺。沐英留部将张铨镇守，即刻起兵南至普定城池。罗鬼苗蛮子乞佬闻知天兵来到，率众投顺。明早正欲南行，恰见西角上一路兵马冲来，沐英疑是蛮兵来敌，令众急急迎敌，谁知傅元帅同郭副元帅领兵攻破了永宁，将欲进取乌撒，因此统兵前到白石江相会。沐英大喜。两下合兵，共取云南，不题。

且说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闻大明兵分两路而来，心甚惊恐。遂遣大司徒达里麻为元帅，率兵十万，把住着曲靖、白石江的南岸，以拒朱军。大明军马离着白石江约有五十里地面，忽然一日大雾，从天而下，蔽寨四野，对面不辨形影。傅友德要待雾消进兵，沐英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彼方谓我师疲于深入，未必十分忧虑，趁其无备，必可败之。况如此大雾，恰是皇天助我机会，正当乘雾进兵，蛮人一鼓可破矣。”傅友德道：“极是极是！”便直抵江岸驻扎，与蛮兵对面安营。依山附水，十分停当。恰好雾气开豁，蛮兵望见，报与达里麻知道，惊得舌吐头摇，脚忙手乱，说：“大明兵分明从天而降，奈何，奈何！然事势既已如此，也须迎敌厮杀。”便分兵列阵在南岸。友德传令，兵卒登舟过江攻取，沐英说：“我看蛮兵俱用长枪、劲弩，排列江边，若我师渡水，未必得利。元帅不如先令郭英元帅、王弼先锋各领精兵五千，从下流分岸潜渡，绕出蛮兵之后比及彼处，各把铜角吹动于山谷林木之间，高立旗帜，以为疑兵。再分兵呐喊摇旗，从后杀来，岸边蛮兵，决然乱奔。我们舟中更把铁铳之士，并善于泅没者，长矛相向，中间再以防牌竹摆遮护前边，我师方可安然渡江。若得上岸，就把矢石，铳炮一齐发作，复用铁骑捣彼中坚，不愁蛮兵不破。”友德大笑道：“足下神算，真出万全！”因令郭、王二将，依计领兵先行，陈桓、顾时领兵三千接应，约定次日午时，彼此前进。再令沐英统率张龙、吴复、仇成、金朝兴四将，各乘大船，领兵先渡。傅友德自领大队随后，相继而行。吩咐已毕，各将整备前往。翌日辰刻，达里麻在岸边，望见明兵大部，要从舟而渡，将杀过江，因令沿岸一带精勇，俱各长枪、劲弩，与那火铳、火炮间花儿列着，拒着吾舟。真个是密密攒攒，我兵插翅也飞不上岸。蛮兵恰要施放火器，忽听背后山林之中，一声炮响，铜角齐鸣，不知多多少少人马，都排列在山上。正是寒心，又见两彪精勇，俱各摇旗呐喊，往后面杀将过来。达里麻欲待率兵转身迎敌，又见江舟奋迅

而前。顷刻之间，舟师俱上彼岸，便把火炮、火铳一齐施放。那蛮兵背后受敌，前后相攻。我师声震林谷，水陆之师互为接应。蛮兵自相残杀，尸堆似岭，血溅成河。达里麻即欲逃脱，被郭英一枪刺死。曲靖一带地方，尽行降服。友德下令，凡在投降者，各归本业安生，前罪并不究治。夷人老老幼幼，个个顶礼拜谢，犹如时雨之至，喜其来悲其晚。友德因对沐英说：“我当率师三万，去击乌撒，足下当领前兵竟走云南。”沐英得令，即领神枪、火炮、精锐一万兼程而往，不题。

且说先年翰林院有个应奉官，唤做唐肃，太祖每喜他的才华。一日侍膳，自己食罢，把两手拿着筋儿甚是恭敬。太祖问：“此是何礼？”答说：“臣幼习的俗礼。”上怒，说：“俗礼可施之天子乎？”坐不敬，谪戍桂林。生子名叫之淳，文名亦重。今大兵征取贵州，傅友德闻之淳文学，因延至军中，草为露布上奏。太祖看露布做得好，随着使臣访于友德；友德把转延之淳的草笔事情，一一实报。太祖便令飞骑召之淳到京师。使者不将旨意明谕，之淳恐以文得罪，不能自保，悚惧特甚。到得京师，嘱托姑娘，说：“圣威不测，姑娘可为我敛尸首。”使者急催进朝，行至东华门，门已关闭，守门的传旨说：“可将之淳把布包裹，从屋上递入。”守门官依旨奉行，把之淳如法从空累累递进，直至便殿，奏说：“之淳到了。”太祖命将布解开，之淳俯伏阶下，望见殿上灯烛辉煌，龙睛阅书者久之，忽问说：“尔草露布耶？”之淳奏说：“臣昧死代草。”太祖命中官将几一张，放在之淳面前，几上列烛二台，因说：“朕在此草封王册，你可膝坐，少为朕加润色。”之淳叩头奏，说：“龙章凤篆，出自神明，臣万死不敢。”太祖笑道：“尔即不敢，须为旁注之。”之淳如命。改定讫，上令中侍续报。遥望烛影之下，龙颜微喜，因次第下凡十篇。每改奏，俱嘉悦。此时夜犹未央，上命仍如法递出，且着之淳明早朝谒。之淳到得姑娘家中，深相庆幸。

次早朝见，命嗣父亲官职，因与说：“朕闻金华浦江有个郑家，他的扁额是‘天下第一家’。卿可星夜召渠家长来问。”之淳得旨，不一日领郑家家长前到金陵朝见。太祖问道：“你何等人家，名为第一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本郡太守，以臣合族已居八世，内外无有间言，因额臣家以励风俗，实非臣所敢当。”上复问：“族人有几？”回答说：“一千有余。”太祖亦高其义。忽太后从屏后奏说：“陛下以一人举事有天下；彼既人众，倘有异图，不尤容易耶？”上深以为然，遂又问：“汝辈处家，亦有道乎？”那人再叩头，道：“但大小事，不听妇人言。”上大笑而遣去。

恰好河南进有香水梨，命赐二枚，此人叩谢，双手把梨顶之趋出。太祖早着校尉尾其行事。见他至家，召合族置水二缸于堂，将梨碎投水中，合族各饮梨水一杯，仍向北叩头拜谢。校还报，尉太祖因题为郑义门，推作粮长。屡以事入观，上必细询近来风俗并年岁丰歉。谁想有人告他家与权臣通相贩易，太祖将族长治罪。恰闻郑濂郑湜兄弟二人，争先就史就鞠，太祖可怜他道：“朕知义门，必无是事，残人诬之耳。”且官郑湜为福建参议；诬告者依律惩治。

发放才罢，有一刑官奏说：“东华安街，张校尉妻被卖菜王二杀死，邻右捉拿究罪，蒙旨将卖菜王二抵罪，及上法场，忽有一校尉出叫道：“张妻系我手杀，不得冤枉王二，甘心就刑。”待请圣裁。”太祖听了说：“此又

是奇事了，快召来再审。”不移时，法官将愿死的跪在殿前。太祖一一细问，那校尉说：“臣向与张校尉妻和奸，前日五更，瞰渠亲夫出去，臣因而入门同寝，不意丈夫转意回来，臣惶急中伏于床下。其妇问他，何以复回，他说：“天色甚寒，恐你熟睡，脚露被外，特回与你盖被而去。”臣思其夫这般恩爱，此妇竟忍负情，一时忿怒，把佩刀杀死，即放步走出门外。不意卖菜王二，照常到彼卖菜，邻人因起而疑，捉送到官。今日临刑，人命关天，自作自受，臣岂敢妄累他人，故来就死。”太祖叹息了数声，说：“杀一不义，生一无辜，尔亦义人也；张妻忍于背夫，罪当死。王二与你，俱各赦罪。邻右妄累平民，更无实迹，法官可各笞五十。”这也不必多说。

且说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闻达里麻兵败亡，茫然无措。早有刀斯郎、郎斯理二将上前叩头，启道：“臣等向受厚恩，且敌人虽是凶勇，臣等当矢志图报。臣看殿前，现有虎贲之士五万，可用大象百只，尾上灌了焰硝、硫黄，头上身中都各带了利刃，驱到阵前，便把火点着，那猛兽浑身火痛难当，必然奔溃，纵是强兵，岂能对敌？后便以虎士相继而行，料来百战百胜。”军中设法得停停当当，只待大明兵到厮杀。本日恰好沐英统兵径薄城边。只见：

林翳间红日西沉，林榔内震起清风。雉堞 傍危峦，显得严城高爽；风铃应铁马，增添壮士凄凉。空蒙河汉照天衢，灭灭明明，早催动城头鼓角；隐曜 云霞澈清碧，层层密密，偏惊闻塞上笳 声。

沐英看那城边，悄然无声，便吩咐前军，且莫惊动，只将部伍严整，待至明天，相机攻取。军中得令，各各驻扎。沐英独坐帐中，忽见一阵清风，辕门上报说：“铁冠张道人要进帐相见。”沐英倒展相迎，分宾而坐。沐英开口，叙了寒温，便说：“今日攻取云南，师父必有指教。”道人说：“我适与张三丰、宗泐及昙云长老四人将一华渡过西海，望见云南梁王将殄灭；但明日元帅出战，恐军士亦遭刀火之伤，特来相报。”沐英应声说：“昙云法师，不是先年护我圣主，后来在皇觉寺中坐化的么？”道人说：“此老正是。”沐英听有刀火之惨，便说道：“既有此厄，万望神圣周旋！”道人口中不语，把手向袖中扯出一条如纸如钢的东西来，约有三五寸阔，递与沐英手中，说：“元帅可传令军中，连夜掘成土坑，长三百六十丈，深三丈六尺，阔四十九丈，上用竹盖着浮土，以备蛮兵。若见畜类横行，便将此物从空丢去，必然获胜。”沐英说：“谨领教诲。”即令军中连夜行事，不题。

却说梁王在城中，哨子将大明兵情，火速报知，梁王便令驱象出城迎敌。将及天明，只见郎斯理领虎贲二万，驱着猛象五十只，从南门杀出来；刀斯郎领虎贲二万驱猛象五十只，从东门杀出来。明兵擂动战鼓，正欲交兵，且见蛮兵将象尾烧着，那象满身火起，痛疼难当，飞也似冲将过来。沐英看见势头凶猛，把那一条如纸的物件，从空撒去，早见铁冠道人在云中把剑一挥，蛮兵和象俱陷入土坑之内，象缚住一般，不能转动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虎贲（b n，音奔）——古代帝王左右的勇士。

雉堞——古代在城墙上面修筑的矮而短的墙，守城的人可借以掩护自己。

曜（dí，音敌）——声音。

笳（ji，音加）——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一种吹奏乐器，似笛。通常称“胡笳”。

第八十回 定山河庆贺封王

却说刀斯郎领得残兵二千，逃入城内。沐英下令，张龙、仇成率所领军士，将坑内人畜擒获。其余将帅，乘势追赶。刀斯郎正收兵殿后，沐英拽开劲弩，一箭飞去，正中咽喉而死。便要纵马入城，忽听一声炮响，城门左右并那城头上，飞砖走石，如骤雨打将下来。沐英大叫：“云南之捷，在此一举。大小三军如有不带残伤者斩。”人人勇增百倍，展起神枪，施发火炮，间着防牌短剑，一齐而入。那守东门的，紧把城门紧闭。军中驾起火炮，一个打去，竟开了城门，明兵蜂拥蚁聚，杀入城中。梁王知事不济，领了眷属，走到滇池岛中，先把妃子缢死，便服药跳入水中而亡。后宫嫔妃，投水的亦难计数。城中父老，填街塞巷，在金马山边焚香拜迎。沐英出榜安谕士民，秋毫无犯。封锁府库，收得梁王金印并一应官吏符节，及户口田地图籍，遂定了云南。止有金朝兴被乱箭射死。实是洪武十四年十月廿四日也。次日升帐，正要具表申奏，恰好傅友德前者由曲靖过格孤山，合了永宁兵马，正直捣乌撒。明军鼓噪而登，元右丞实卜闻、胡升等俱各奔溃，因得了七星关。于是东川、乌蒙芒部诸蛮，皆来降服。傅友德也班师，还至云南省城相会。沐英不胜之喜，令军中排筵称贺。铁冠道人在筵头，驾着祥云一朵，对着诸将说：“道人从此相辞，烦寄语圣君，万岁千秋，享有国祚。昙云法师自元朝丁卯十二月廿四夜，与滁州城隍在天门边看玉皇圣旨，吩咐金童玉女下世救民，到今一统山河，且喜亦是十二月廿四日。灵爽不忒，惟圣主念之。张三丰并多致意。”吩咐已毕，清风一阵，将祥云冉冉飞送而去。傅友德、沐英同诸将，不胜感慨叹说：“圣人天助，有开必先。我等须即旋军，把神道变灵的事奏闻才是。”因算自九月出师，至今十二月，未及百日，底定了滇、黔两省，真是德威所播，万国咸安。择日起兵，离城望金陵进发。路途中好一派初春景色。但见：

桃杏争妍，蕙菊竞馥。无数旌旗掩映，名香朵朵；多般盔甲照耀，芳英累累。奏凯的把画鼓齐敲，一声声和着呢喃春燕；得腾处如大同递奏，响咙咙应着百转黄鹂。和风拂面，鞍马起轻尘；霏日亲人，征衣烘弱暖。潺潺流绿水，几湾湾处漾清波；点点清山，高顶顶头遮翠色。真个是：依依弱柳弄春晴，惹动关中万里情。幸得功臣青鬓在，堪从宇内乐平生。

不一日，前至南京，驻军于城外。次日，傅友德、沐英、郭英、王弼率诸将，入朝拜见，进了平定云南的表。太祖看罢，随降敕进封傅友德为颖国公，沐英为黔国公，其余将帅，郭英、王弼、张龙、费聚、吴复、顾时、韩政、郑遇春、梅思祖、叶升、黄彬、仇成、王志、张赫，俱各论功升赏有差。金朝兴令所在有司，岁时致祭。

却说太祖敕封已定，恰好徐达、子兴二人，令裨将李兴、周武署镇山陕一带边关；冯胜令裨将胡海署守汴梁；周德兴令裨将曹震署抚湖南；薛显、谢成、杨璟三人，也令裨将盛庸、李坚、孙格署领屯田训练之职，从辽东、北平取路向金陵进发朝贺。路过山东，谒见李文忠。文忠说：“我与圣主分则君臣，思原甥舅，三位在路少待。”因托都门胡显署事，同日进京。比至徐州，恰好耿炳文、唐胜宗也将督理马政、训练士卒的职事，着张翌、濮瓘代理，从陕西入京，同在徐州支应。把守徐州的陆聚说：“我也同走一遭。”来至南京，在通政司报了朝见名姓。只见朱交正、汤和也从南昌两广来到。

次日，正是洪武十六年，岁次癸亥，正月元旦。各功臣齐集午门，又遇

着督理海运的俞通源、俞通渊、朱寿、张温并督造各王分封宫殿的胡美也赶着岁旦回京。都顶朝冠，穿着朝服，履着朝靴，捧着朝笏，同征取云南新回元师傅友德、沐英等一十七员，整整齐齐，在门外伺候。

太祖视朝，受百官称贺，礼毕，说道：“今日喜是元辰，更见国泰民安，元勋聚集。前曾作册文，即日当分封诸子。”因封长子为皇太子，次子秦王都关中，普王都太原，成祖文王帝初封燕王，都北平，周王都开封。以上皆高太后诞生。楚王都武昌，齐王都青州，潭王国除，鲁王都京州，蜀王都成都，湘王都荆州，代王都大同，肃王都甘肃，移简州，辽王都广宁、移荆州，庆王都宁夏，宁王都大宁、移南昌，岷王都云南、移武冈，谷王都宣州、绝，韩王都平凉，沈王都潞州，安王、绝，唐王都南阳，郢王、绝，伊王都洛阳。皆诸王妃所生。诸王顿首受命，当即择日辞朝就国。再命将开国起兵时，御用盔甲，藏在内库，铁枪藏在五凤楼上，渡采石的龙船，复于龙沙江，护着朱阑，示后来创业艰难光景。武当建天玄宝殿，以报神麻。至如归德候陈理，是友谅的嫡男；归义候明升是玉珍的嫡侄，留在中华彼还不快，用船送往高丽，听其自乐；元太孙买的里八喇，以礼送归塞北。远方来贺臣僚，俱赐金帛燕赏。将及半月，太祖仍敕各公候、将帅，分镇原有地方。加敕沐英镇云南，去讫。自后：瑞气常呈，祯祥累现。谷生三穗，年年社雨饱春膏；麦秀两歧，处处村云蒸夏泽。宅畔闲栽五柳，曾无小犬吠清霜；道旁似有遗舍，羞见途人樱白日。文明丕显于清庙，东壁映图书之灿；豪杰挺生于盛世，泰阶欣熙皞之年，是用渥沐皇床，讴歌颂美。然而天生圣人，岂徒一手足之烈；惟是从龙伟士，汇是楨干之材。贞淑聚于滁、和，清静贻于海宇。仰瞻莫馨，用吐长歌：

当年造化辟神奇，真龙崛起淮泗湄。
肇开宇宙还宁一，德威茂著天壤驰。
友谅士诚最叵测，潜借胡元为羽翼。
西川东浙举兵戈，鼎沸玄黄无霁色。
诸豪振振鬼神谋，谈笑功名千百州。
城上愁云洒锦绣，湖边春色润筵篋。
从今清化满冠裳，鳞在郊兮凤在罔。
太平无象谁能说，只有家家清酒香。

续英烈传

第一回 幸城南面试皇孙 承圣谕阻止传贤

诗曰：

治世从来说至仁，至仁治世世称淳。

谁知一味仁之至，转不如他杀伐神。

又曰：

称帝称王自有真，何须礼乐与彝伦。

可怜正统唐虞主，翻作无家遁逸人。

尝闻一代帝王之兴，必受一代帝王之天命，而后膺一代帝王之历数，决无侥幸而妄得者。但天命深微，或揖让而兴，或征伐后定，或世德相承，或崛起在位。以世俗论之，或惊以为奇，或诧以为怪。不知天心之所属，实气运之所至耳。必开天之圣主，名世之贤臣，方能测其秘密，而豫为之计，若诸葛孔明未出茅庐，早定三分天下是也。远而在上者，凡二十一传，已有正史表章，野史传诵，姑置勿论。单说这明太祖，姓朱，双名元璋，号称国瑞。祖上原是江东句容朱家巷人，后父母迁居凤阳，始生太祖。这朱太祖生来即有许多征兆，果然长大了，自生出无穷的帝王雄略，又适值元顺帝倦于治国，民不聊生，天下涂炭，四方骚动，这朱太祖遂纳结英雄豪杰，崛起金陵，破陈友谅于江右，灭张士诚于姑苏，北伐中原，混一四海，遂承天命，继了大位。开基功烈，已有《英烈正传》记载，兹不复赘。惟即位之后，兴礼乐，立纲常，要开万世之基。后来生了二十四子，遂立长子标为皇太子，次子为秦王，三子为晋王，四子为燕王，其下诸子，俱各封王。这长子标既立为皇太子，正好承继大统，为天下之大主，不期受命不永，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四月，竟一病而薨。太祖心甚悼之，赐谥号为懿文太子，遂立懿文太子的长子允炆为皇太孙。这皇太孙天性纯孝，居懿文太子之父丧，年才十有余岁，昼夜哭泣，水浆具不入口，形毁骨立。太祖看见，甚是怜他爱他，因对他说道：“居丧尽哀，哭泣成礼，固是汝为人子的一点孝心，然此小孝也。但我今既已立汝为皇太孙，上承大统，则汝之一身，乃宗庙社稷臣民之身，自有事我之大孝。况礼称：‘毁不灭姓’，若不兢兢保守，以我为念，只管哭泣损身，便是尽得小孝，失却大孝也。”皇太孙闻言大惊，突然颜色俱变，哭拜于地道：“臣孙孩提无知，非承圣训，岂识大意。今当节哀，以慰圣怀。”太祖见了大喜，因用手搀起道：“如此方好。”又将手在他头上抚摩数遍，细细审视，因见他头圆如日，真乃帝王之相，甚是欢喜，忽摸到脑后，见微微扁了一片，便有些不快，因叹息道：“好一个头颅，可惜是半边月儿。”自此之后，便时常踌躇。又见第四子燕王棣，生得龙姿天表，英武异常，举动行事皆有帝王器度，最是钟爱，常常说：“此儿类我。”

一日，春明花发，太祖驾幸城南游赏，诸王及群臣皆随侍左右。宴饮了半日，或献诗，或献颂，君臣们甚是欢乐。忽说起皇太孙近日学问大进，太祖乘着一时酒兴，遂命侍臣，立诏皇太孙侍宴。近臣奉旨而去，太祖坐于雨花山上。不多时，远远望见许多近臣，簇拥着皇太孙骑了一匹御马，飞一般

彝伦——天、地、人类社会的常道、常法。

唐虞——指上古陶唐氏（尧）、有虞氏（舜）。

毁不灭姓——应作“毁不灭性”。指不要因丧亲哀伤过度而毁形灭性。语出《孝经·丧亲》。

上岗而来。此时东风甚急，马又走得快，吹得那马尾，飏飏拂拂，与柳丝飘荡相似。太祖便触景生情，要借此考他。须臾，皇太孙到了面前，朝见过，太祖就赐坐座旁，命饮了三杯，便说道：“诸翰臣皆称你近来学问可观，朕今不暇细考，且出一对与你对，看你对得来么？”皇太孙忙俯伏于地，奏道：“皇祖圣命，臣孙允炆敢不仰遵。”太祖大喜，因命侍臣取过纸笔，御书一句道：

风吹马尾千条线；

写毕，因命赐与皇太孙。太孙领旨，不用思索，一挥而就，书毕献上。太祖见其落笔敏捷，已自欢喜，乃展开一看，见其对语道：

雨洒羊毛一片毡。

太祖初看，未经细想，但见其对语精确，甚是欢喜，遂命传与诸王众臣观看。俱各称誉，以为又精工，又敏捷，虽老师宿儒，不能如此，真天授之资也。太祖大喜，命各赐酒，大家又饮了数杯。太祖也欲自思一对，一时思想不出，因问诸臣道：“此对，汝诸臣细思，尚有佳者否？”诸臣未及答，只见诸王中早闪出一王，俯伏奏道：“臣子不才，愿献一对，以祈圣鉴。”太祖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第四子燕王棣也，因诏起道：“吾儿有对，自然可观，可速书来看。”燕王奉旨，遂写了一句献上。太祖展开细视，却是：

日照龙鳞万点金。

太祖看了，见其出语惊人，明明是帝王声口。再回想太孙之对，虽是精切，却气象休雄，全无吉兆，不觉骇然道：“才虽关乎学，资必秉于天。观吾儿此对，始信天资之学，自不同于寻常，安可强也。”因命赐酒，遍示群臣。群臣俱称万岁。君臣们又欢饮了半日，方才罢宴还宫。

正是：

盛衰不无运，帝王自有真。

信口出天语，应不是凡人。

一日，太祖坐于便殿，正值新月初见，此时太孙正侍立于旁，太祖因指新月问太孙道：“汝父在日，曾有诗咏此道：

昨夜严滩失钓钩，是谁移上碧云头？

虽然未得团圆相，也有清光遍九州。

此汝父诗也。今汝父亡矣，朕每忆此诗，殊觉惨然。今幸有汝，不知汝能继父之志，再咏一诗否？”太孙忙应奏道：“臣孙允炆，虽不肖不才，敢不勉吟，以承皇祖之命。”遂信口长吟一绝道：

谁将玉甲指，招破青天痕。

影落江湖里，蛟龙不敢吞。

太祖听了，虽亦喜其风雅，但觉气象近于文人，不如燕王之博大，未免微微不畅。自是之后，每欲传位燕王，又因见太孙仁孝过人，不忍舍去，况又已立为皇太孙，一时又难于改命，心下十分狐疑不决。

忽一日，众翰臣经筵侍讲，讲毕，太祖忽问道：“当时尧舜传贤，夏禹传子，俱出于至正至公之心，故天下后世，服其为大圣人之举动，而不敢有异议。朕今欲于传子之中，寓传贤之意，尔等以为何如？”言未毕，只见翰林学士刘三吾，早挺身而出，俯伏于地，厉声奏道：“此事万万不可！”太祖道：“何为不可？”刘三吾道：“传贤之事，虽公而易涉于私，只有上古

严滩——地名。故址在今浙江省富春山。因东汉严光（字子陵）隐居此处垂钓而得名。

大圣人，偶一为之，传子传孙无党无偏，历代遵行，已为万世不易之定位矣，岂容变易，况皇太孙青宫之位已定，仁孝播于四海，实天下国家之大本也，岂可无故而动摇！”太祖听了，心甚不悦，因责之曰：“朕本无心泛论，汝何得遂指名太孙，妄肆讥议。”刘三吾又奏道：“言者，事之先机也。天子之言，动关天下之祸福，岂有无故而泛言者。陛下纶音，万世取法。今圣谕虽出于无心，而臣下狗马之愚，却不敢以无心承圣谕。故私心揣度，以为必由皇太孙与燕王而发也。陛下如无此意，则臣妄议之罪，乞陛下治之，臣九死不辞；倘宸衷有为而言，则臣言非妄，尚望陛下慎之，勿开国家骨肉之衅。”太祖含怒道：“朕尝无心，即使有心，亦为社稷灵长计，为公也，非为私也。”刘三吾哭奏道：“大统自有正位，长幼自有定序，相传自有嫡派，顺之，则公，逆之，虽公亦私也。先懿文太子，长子也，不幸早薨，而皇太孙，为懿文嫡子，陛下万世之传，将从此始。如必欲舍孙立子，舍子立贤，无论皇太孙仁昭义著，难于废弃，且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耶？”太祖听之，默然良久道：“事未必然，汝何多言若此耶？”刘三吾又哭奏道：“陛下一有此言，便恐有人乘间播弄，开导日争夺杀伐之端，其祸非小。”太祖道：“制由朕定；谁敢争夺？”刘三吾道：“陛下能保目前，能保身后耶？”太祖愈怒道：“朕心有成算，岂迂儒所知也，勿得多言！”刘三吾再欲哭奏，而太祖已艴然还宫矣。刘三吾只得叹息出朝，道：“骨肉之祸已酿于此矣。”次日有旨，降刘三吾为博士。

正是：

只有一天位，何生两帝王？

盖缘明有运，变乃得其常。

太祖由此，心上委决不下，一日坐于便殿，命中官单召诚意伯刘基入侍。只因这一召，有分教：天意有定，人心难逆。欲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青宫——太子居东宫，东方色为青，故称太子宫为青宫。

纶（guān，音官）音——称皇帝的诏书、制衣。典出《礼·缙衣》。

宸（chén，音晨）衷——帝王的心意。

艴（bó，音驳）——发怒的样子。

第二回 刘基就人论兴衰 太祖顺天传大位

却说太祖单召刘基入侍。你道这刘基是谁？他是处州府青田县人，表字伯温，幼时曾得异人传授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前知已往，后知未来，推测如神。在周可比姜子牙，在汉不让张子房、诸葛孔明，在唐堪与李淳风、袁天罡作配。元末曾出仕，做过知县，后见元纲解纽，金陵有天子气，遂弃职从太祖创成，一统天下，受封诚意伯之爵。真足称明朝一个出类拔萃的豪杰。

这日闻太祖钦召，即随中官而入。朝见过太祖，赐坐赐茶毕，太祖因说道：“今天下已大定矣，无复可虞，但朕家事尚觉有所未妥，故特召先生来商之。”刘基道：“太孙已正位青宫，诸王俱分封有地，有何不妥，复烦圣虑？”太祖蹙了眉头道：“先生是朕股肱，何得亦为此言！卿且论皇太孙为何如人？”刘基对道：“陛下既以股肱待臣，臣敢下以腹心报陛下。皇太孙纯仁至孝，继世之令主也。”太祖道：“仁孝能居天位否？”刘基道：“仁则四海爱之，孝则神鬼钦之”，于居天位正相宜。”太祖听了，沉吟良久，道：“卿且说四子燕王为何如人？”刘基道：“燕王龙行虎步，智勇兼全，英雄之主也。”太祖道：“英雄亦能居天位否？”刘基道：“英雄才略能服天下，于居天位又正相宜。”太祖道：“负帝王之姿，亦有不居天位者乎？”刘基道：“龙必居海，虎必居山。帝王不居天位，是虚生也。从来天不生无位之帝王。”太祖道：“帝王并生，岂能并立？”刘基道：“并立固不可，然天既生之，自有次第。故宋陈希夷见了宋太祖与宋太宗，有一担挑两皇帝之谣，安可强也。”太祖道：“废一兴一，或者可也。”刘基道：“天之所兴，人岂能废。”太祖道：“细听卿言，大有可思，但朕胸中，尚未了然。国家或废或兴，或久或远，卿可细细为朕言之。朕当躬采成法，以教子孙。”刘基道：“陛下历数万年，臣亦不能细详。”太祖道：“朕亦知兴废，古今自有定理，但虑长孙不克永终，故有此问。先生慎勿讳言。”刘基见太祖属意谆谆，因左右回顾，不敢即对。太祖知其意，即命赐羊脯汤、官饼。刘基食毕，太祖乃屏退左右近侍，道：“君臣一体，出卿之口，入朕之耳，幸勿忌讳。”刘基道：“承圣恩下问，愚臣焉敢隐匿？但天意深微，不敢明泄，姑将图识之要，以言其略。陛下察其大意可也。但触犯忌讳，臣该万死，望陛下赦之。”太祖道：“直言悟君是功也，何罪之有？即使有罪，亦当谅其心而赦之。卿可勿虑。”刘基乃于袖中取出一册献上，道：“此柬明历也，乞陛下审视，自得其详。”太祖接了，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戊申龙飞非寻常，日月并行天下光。
烟尘荡尽礼乐焕，圣人南面金陵方。
干戈既定四海晏，成施中夏及他邦。
无疆大历忆体恤，徽臣敢向天颜扬。
谁知苍苍意不然，龙子未久遭夭折。

张子房——西汉张良，字子房。

李淳风——唐岐州人，明天文历法，造浑天仪，太宗时官至太史令。

袁天罡——也作“袁天纲”。唐成都人，精于相人之术。据传撰有《九天元女六壬课》一卷。

虞——忧虑。

陈希夷——宋代陈抟。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，著有《指玄篇》，言道家修炼之事。精象数之术。

艮孙嗣统亦希奇，五十五月遭大缺。

燕子高飞大帝宫，水马来年分外烈。

释子女子仍有兆，倡乱画策皆因劫。

六月水渡天意微，与难之人皆是节。

青龙火裹着袈裟，此事闻之心胆裂。

太祖看罢，粲然不悦道：“‘五十五月’，朕祚止此乎？”刘基道：“陛下圣祚绵远，此言非关圣祚，别有所指也。”太祖道：“‘燕子’为谁？‘释子’又为谁？”刘基道：“天机臣不敢泄，陛下但就字义详察，当自得之。”太祖沉思半晌，道：“天机亦难细解，但观其大意，必有变更之举。朕日夜所忧者此也。先生道德通玄，有何良策，可以为朕消弭？”刘基道：“杀运未除，虽天地亦不能自主，神圣亦不能挽回，况臣下愚，有何良策？惟望陛下修德行仁，顺以应之，则天心人事，将有不待计而自完全矣。若欲后事而图，非徒无益，必且有害。”太祖长叹不已，道：“天道朕岂敢违，但念后人愚昧仁柔，不知变计，欲先生指迷，庶可保全。”刘基道：“陛下深虑及此，子孙之永佑。”太祖道：“朕思‘青龙’者，青宫也；‘火里’者危地也；袈裟者，僧衣也。此中明明有趋避之机，先生何惜一言，明可指示乎？”刘基忙起立道：“臣蒙圣谕谆谆，敢不披沥肝胆。”反回头，左右一看，见四傍无人，因趋进一步，俯伏于圣座之前，细细密奏。语秘人皆不闻，只见太祖又加叹息，君臣密语半晌，刘基方退下就坐。太祖乃传旨，敕礼部立取度牒三张，又敕工部立取剃刀一把，僧衣鞋帽齐备，又叱退左右，君臣们秘密缄封停当。又敕一谨慎太监王钺，牢固收藏，遵旨至期献出。又赐饮数杯，刘基方谢恩退出。

正是：

天心不可测，圣贤能测之。

祖宗有深意，子孙哪得知。

太祖自此之后，便安心立皇太孙为嗣，遂次第分遣诸王，各就藩封。诸王受命，俱欣然就道，唯燕王心下不服。原来这燕王为人智勇绝伦，自幼便从太祖东征西战，多立奇功。太祖深爱之，燕王亦自负其才，以为诸王莫及，往往以唐朝小秦王李世民自比。自见皇太孙立了东宫，心甚不悦，只因太祖宠爱有加，尚望有改立之命。不料一时竟遣就藩封，心下愈加不服，然圣旨已出，焉敢有违，只得快快就封燕国。这燕国乃古北平之地，自来强悍，金元皆于此而发；这燕王又是一北方豪杰；况且地灵人杰，适然凑合，自然生出许多事来，谁肯甘休老死。故燕王到了国中，便阴怀大志，暗暗招纳英豪，只候太祖一旦晏驾，便思大举。国中凡有一才一略之人，皆收养府中。但燕地终是一隅，不能得出类拔萃的异人，因遣心腹之人，分道往天下去求。只因这一求，有分教：熊飞渭水明王梦，龙卧南阳圣主求。不知访出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祚（zuò，音作）——福气。

度牒——旧时官府发给僧尼的证明身分的文件。也叫戒牒。

熊飞渭水明王梦——指周文王梦飞熊于渭水边访吕尚（即姜子牙）事。

龙卧南阳圣主求——指刘备于南阳隆中访诸葛亮事。

第三回 姚广孝生逢杀运 袁柳庄认出奇相

大凡天生一英武之君以取世，必生一异能之臣以辅佐之。且说南直棣长洲地方有一人姓姚，双名广孝，生得姿容肥白，目有三角，为人资性灵警，智识过人。幼年间父母早丧，只有一个姊姊，又嫁了人。因只身无依，便祝了发，在杭城妙智庵为僧，改个法名，叫做道衍，别号斯道。他一身虽从了佛教，却自幼喜的是窥天测地，说剑谈兵。常以出身迟了，不及辅太祖取天下成诰命功臣为恨。因此出了家，各处去邀游。

一日游于嵩山佛寺，同着几个缙流，在大殿上闲谈。忽走进一个人来，无意中将道衍一看，再上下一相，忽然惊讶道：“天下已定矣！为何又生出这等一个宁馨胖和尚来？大奇，大奇！”因叹息了数声，便走出殿去了。道衍初听时，不知他是何人，不甚留心，未及回答。及那人走去了，因问旁人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有认得的道：“他就是有名的神相袁柳庄了，名字叫做袁珙。”道衍听知，方心下骇异，便辞了同伴，急忙出寺赶上袁柳庄，高叫道：“袁先生，失敬了，请暂住台驾，还有事请教，不可当面错过。”袁柳庄回转头来，见叫他的就是他称赞的那个胖和尚，便立住脚，笑欣欣说道：“和尚来的好，我正要问你一个端的。”携了手同到一个茶馆中坐下。袁柳庄先问道：“你这等一个模样，为何做了和尚？且问你是何处人，因甚到此？”道衍道：“贫僧系长洲县人，俗家姓姚，双名广孝，只因父母早亡，因此出家，法名道衍，贱号斯道。不过是个无赖的穷和尚，有甚奇异处，劳袁先生这般惊怪？”袁柳庄笑道：“和尚，你莫要自家看轻了。你容色皙白，目有三角，形如病虎，后来得志，不为宰相，则为帝王之师、盖刘秉忠之流也。但天性嗜杀，不象个佛门弟子。奈何！奈何！”道衍笑道：“天有杀运，不杀不定。杀一人而生万人，则杀人者正所以生人也，嗜杀亦未为不可。但宰相、国师，非英雄不能做，先生莫要轻易许人。”袁柳庄道：“和尚须自重，我袁柳庄许了人，定然不差。但愿异日无相忘也。”道衍道：“异日若果应先生之言，无论是人，虽草木亦当知报。”袁柳庄又道：“这样便是了。只是还有一件要与你说，你须牢记，不可忘了。”道衍道：“先生金玉，敢不铭心。”袁柳庄道：“得意之后，万万不可还俗。”道衍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仍又谈了半晌，方才作别。

正是：

破衲尘埃中，分明一和尚，

不遇明眼人，安能识宰相。

道衍自闻袁柳庄之言，心下暗暗喜欢，因想道：“要为宰相、国师，必须有为宰相、国师之真才实学，方能成事。这些纸上文章，口头经济，断然无用。”遂留心寻访异人，精求实用。由此谢绝交游，隐姓埋名，独来独往。一日偶然到郊外闲步，看看日午，腹中觉饿，足力疲倦，就在一个人家门首石上坐下歇息，才坐不多时，只见门里一个白须老者，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学生走了出来，口里说道：“日已午了，怎么还不见来？”忽抬头看见道衍

缙流——指僧尼之流。

宁馨——晋宋时语，意谓：这样、如此。

刘秉忠——元初邢州（今河北邢台市）人，字仲晦，自号藏春道人。辅助元世祖忽必烈登位，定朝仪官制等事。

坐在石上，忙定睛将道衍看了两眼，遂笑嘻嘻的拱拱手道：“姚师父来了么？我愚父于恭候久矣。”道衍听了，忽吃一惊，忙立起身来道：“老居士何人，为何认得贫僧俗家之姓？”那老者又笑笑道：“认得，认得。请里面坐了好讲。”道衍只得随着老者，入到草堂之上。分宾主相见过，道衍忍不住又问道：“贫僧与老居士素昧平生，何以认识，又何以知贫僧今日到此？莫非俗姓相同，老居士错认了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老师俗讳可是广孝，法讳可是道衍么？若不是便差了。”道衍听了，愈加惊骇道：“老翁原来是个异人！我贫僧终日访求异人，不期今日有缘，在此相遇。”遂立起身来，要向老人下拜。那老者慌忙止住道：“姚老师，不可差了！我老汉那里是甚异人，因得异人指教，正有事要求老师，故薄治一斋，聊申鄙敬。”原来斋是备端正的，那老者一边说，家下人早一边拿出斋来，齐齐整整摆了一桌。道衍道：“既蒙盛意，且请教老翁高姓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知老师已饥，且请用过斋，自当相告。”道衍见老者出言如神，不敢复强，只得饱餐了一顿。斋罢，那老者方慢慢说道：“我老汉姓金，祖籍原是浙江宁波鄞县人，因避军籍，逋逃至此。”因指着那小学生道：“我老汉今年六十三岁，止生此子，名唤金忠，才一十三岁。去年九月九日，曾有一个老道士过此，他看见了小儿，说他十年后，当有一场大灾，若过得此灾，后面到有一小小前程。老汉见他说得活现，再三求他解救。他说道：“我不能救你，你若要救时，除非明年三月三日午时，有一个胖和尚，腹饥到此，他俗名姚广孝，释名道衍，他是十年后新皇帝的国师，你可备一斋请他，求他救解。他若许你肯救，你儿子便万万无事了。”故老汉今日志诚恭候。不期老师果从天降，真小儿之恩星也，万望垂慈一诺。”道衍听了，又惊又喜，因说道：“挂衲贫僧，那能有此遭际？若果如老翁之言，令郎纵有天大之灾难，都是我贫僧担当便了。”金老听说，满心欢喜，遂领着儿子金忠，同拜了四拜。拜罢，道衍因说道：“万事俱如台命矣。但这老道姓名居住，必求老翁见教。”金老道：“那老道士姓名再三不肯说，但曾说小儿资性聪明，有一种数学要传授小儿，叫小儿过了十八岁，径到桐城灵应观，问席道士便晓得了。”道衍听了，心中暗暗惊讶道：“桐城灵应观席道上，定是席应真了。此人老矣，我时常看见，庸庸腐腐不象有甚奇异之处，全不放他在心上，难道就是他？若说不是他，我在桐城出家，都是知道的，那里又有一个席道士？或者真人不露相，心胸中别有些奇异，也不可。不可轻忽于人，等闲错过。”遂谢别金老父子，径回桐城来寻访。

正是：

明师引诱处，往往示机先；

不是好卖弄，恐人心不坚。

道衍回到桐城，要以诚心感动席道士，先薰沐得干干净净，又备了一炷香，自家执着，径往灵应观来。原来这灵应观，旧时也齐整，只因遭改革，殿宇遂颓败了，徒众四方散去。此时天下才定，尚未修葺，故甚是荒凉。道衍走入观中，四下一看，全不见人。又走过了大殿，绝无动静。立了一回，忽见左边一间小殿，殿旁附着两间房屋，心中想道：“此内料有人住。”遂从廊下转将入去。到了门边，只见门儿掩着。就在门缝里往内一张，只见一个老道士，须鬓浩然，坐在一张破交椅上，向着日色，在那里摊开怀，低着头捉虱子。道衍看明白，认得正是席应真。遂将身上的衣服抖一抖，一手执香，一手轻轻将门儿推开，捱身进去。走到席道士面前，低低叫一声：“席

老师，弟子道衍，诚心叩谒。”席道士方抬起头来，将道衍一看，也就立起身来，将衣服理好，问道：“师父是谁？有甚话说？”道衍道：“弟子就是妙智庵僧人，名唤道衍，久仰老师道高德重，怀窥天测地之才，抱济世安民之略。弟子不揣固陋，妄思拜在门下，求老师教诲一二，以免虚生。”席道士听了，笑起来道：“你这师父，敢是取笑我？一个六七十岁的老道士，只晓得吃饭与睡觉，知道甚么道德，甚么才略，你要来拜我？”因同进小殿来让坐。道衍双手执着香，拱一拱就放在供桌上。忙移一张交椅，放在上面，要请席道士坐了拜见。因说道：“老师韬光敛采，高隐尘凡，世人固不能知，但我弟子，瞻望紫气，已倾心久矣，今幸得与老师同时同地，若不依傍门墙，则是近日月而自处暗室也，岂不成千古之笑。”说罢，纳头便拜，席道士急忙挽住道：“慢拜，你这师父，想是认差了。”道衍道：“席老师天下能有几个，我弟子如何得差？”席道士道：“你若说不差，你这和尚，便是疯子了。我一个穷道士，房头败落，衣食尚然不足，有甚东西传你？你拜我做甚？快请回去！”道衍道：“老师不要瞞弟子了。弟子的尘缘，已蒙老师先机示现，认得真真在此，虽死亦不回去，万望老师收留。”说罢，遂恭恭敬敬拜将下去。席道士挽他不住，只得任他跪拜。转走到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了，说道：“你这和尚，实是个疯子。我老人家，哪有许多力气与你推扯，只是不理你便了。你就磕破头，也与我无干。”道衍拜完四拜，因又说道：“老师真人，固不露相，弟子虽愚，然尚有眼，能识泰山。望老师垂慈收录。”席道士坐在椅子上，竟不开口，在道衍打恭叩拜时，他竟连眼也闭了，全然不理。道衍缠了一会，见席道士如此光景，因说道：“老师不即容留，想是疑弟子来意不诚，容弟子回去，再斋戒沐浴三日，复来拜求。”因又拜了一拜，方转身退出。只因这一退，有分教：诚心自然动人，秘术焉能不传。欲知后来如何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席道士传授秘术 宗和尚引见英君

道衍拜完，出了观门，走在路上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看此老年纪虽大，两眼的有光，举动皆有深心，定然是个异人，万万不可当面错过。回到庵中，志志诚诚又斋戒了三日。到第四日凌晨，便照旧执香，走到小殿来。只见殿旁小门已将乱砖砌断，无路可入，立在门边往里细听，静悄悄绝无人声。道衍嗟叹不已，要问人，又无人可问，只得闷闷的走了出来。刚走出观前，忽见个小道童，坐在门槛上玩耍。道衍有心，就也来坐在门槛上，慢慢的挨近前，问道：“小师父，我问你句话：里面席老爷，门都砌断，往哪里去了？”那小道童将道衍瞅了又瞅，方说道：“席老爷前日被一个疯和尚缠不过，躲到乡下去了。你又来问他怎的？你莫非就是前日缠他的那位师父？”道衍笑道：“是不是你莫要管，你且说席老爷躲在乡里甚么地方？”那道童道：“你若前日的师父，我就不对你说，说了恐怕你又去缠他。”道衍又笑笑道：“我不是，我不是。说也不妨。”小道童道：“既不是，待我说与你：

东南三十里，水尽忽山通；

一带垂杨路，斜连小秘宫。”

道衍听了，因又问道：“如何‘水尽’？如何‘山通’？毕竟叫甚地名？”小道童道：“我又不曾去过，如何晓得？但只听见席老爷常是这等说。你又不去，只管问他怎的？”说罢，遂立起身来，笑嘻嘻走了开去。道衍听了又惊又喜，暗想道：“此皆席师作用。此中大有光景。席师定是异人。”因回庵去。

又斋戒沐浴了三日，起个早，出山南门，沿着一条小溪河，往东南曲曲走来。走了半日，约有二三十里，这条溪河弯弯曲曲，再走不尽。抬头一望，并不见山，心下惊疑道：“他说‘水尽’、‘山通’，如今水又不尽，山又不见，这是何故，莫作走差了？我望‘东南’而来，却又不差。欲要问人，却又荒僻无人可问。”只得又向前走。又想道：“莫非这道童耍我？”正犹豫间，忽远远望见一个牧童，骑着只牛，在溪河边饮水。道衍慌忙走到面前，叫他道：“牧童哥，借问这条溪河走到哪里才是尽头？”牧童笑道：“这条溪河，小则小，两头都通大河，如何有尽头之处？”道衍又问道：“这四面哪里有山？”牧童道：“四面都是乡村原野，哪里有山？”道衍听得呆了半晌，因又问道：“这地方叫甚名字？”牧童道：“这边一带只接着前面杨柳湾，都是干河地方。”道衍心下想道：“‘水尽’，想正是干河了。但不知如何是‘山通’？”听得前面有杨柳湾，只得又向前走。走不上半里多路，只见路旁果有许多柳树，心下方才欢喜。又走得几步，只见柳树中又闪出一座破寺来。走到寺门前一看，这寺墙垣虽多塌倒，却喜扁额尚存，上写着“山通禅寺”四个大字。道衍看得分明，方才大喜道：“席老师真异人也！颜渊说‘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’，恐正谓此等处也。”一发坚心勇往，又向前走。

走不上二三箭路，早望见一座宫观，甚是齐整。再走到面前，只见席道士坐在一株大松树下一块石上。看见道衍，便起身迎说道：“斯道来了。我在此等你，你果然志诚，信有缘也。”道衍看见席道士，已不胜欢喜，又见席道士不似前番拒绝，更加畅快，慌忙拜伏于地道：“蒙老师不弃，又如此垂慈引诱，真是弟子三生之大幸也。”在地下拜个不停。席道士忙挽起，就

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——语出《论语·宪问》。夫子，指孔子；循循，有次序的样子；诱，引导。

叫他同坐在树下道：“我老矣，久当隐去。但天生一新君以治也，必生一新臣以辅之，斯道正新君之辅臣也，故不得不留此以成就斯道。今日斯道果来从吾游，虽人事，实天意也。”道衍道：“老师道贯天人，自有圣神之才，详明国运。但弟子愚蒙，窃谓我太祖既能混一天下，又有刘青田名世斡旋，今日天下大定，若有未了之局，岂不能先事而图，何故隐忍又留待新君？”席道士道：“天下有时势，势之所重，必积渐而后能平。天地有气运，运之所极，必次第而后能回。戎衣一着，可有天下；而胜残去杀，必待百年。太祖虽圣，青田虽贤，也只好完他前半工夫；后人之事，须待后人为之，安能一时弥缝千古。”道衍听了，因又离席再拜道：“老师妙论，令弟子心花俱开，谨谢教矣。但还有请。”席道士道：“你坐了好讲。”道衍坐下，又问道：“定天下非杀伐不能，若今天下已定，自当舍杀伐而尚仁义。”席道士道：“仁义为圣贤所称，名非不美，但用之自有时耳。大凡开创一朝，必有一朝之初、中、盛、晚，初起若促，则中盛必无久长之理。譬如定天下，初用杀伐，杀伐三十年，平复三十年，温养三十年，而后仁义施，方有一二百年之全盛，又数十年而后就衰。此开国久远之大规模也。若杀伐初定，而即继以仁柔，名虽美，吾恐其不克终也。”道衍听了大喜道：“老师发千古所未发，弟子方知治世英雄之才识，与经生腐儒相去不啻天渊。”席道士见道衍善参能悟，也甚欢喜，就留在观中住下。日夕计论，又将天文地理、兵书战策，一一传授。道衍又坚心习学，一连五年，无不精妙。

正是：

名世虽天生，学不离人事。

人事合天心，有为应得志。

一日，席道士对道衍说：“汝术已精，可以用世矣。今年丙子天下机括将动，汝可潜游四方，以观机会。他日功成，再得相会。”道衍道：“弟子闻隆中有聘、莘野有证贤行之事，弟子虽不肖，岂宜往就？”席道士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。况征聘也不一道，有千金之聘，不如一顾之重者。存其意可也，不可胶柱而鼓瑟。”道衍道：“老师吩咐，敢不佩服。即此行矣。”

又过了数日，道衍果别了席道士，又向四方邀游。但这番的道衍，与前番的道衍大不相同。

正是：

当日才华俱孟浪，而今学已贯天人。

从来人物难皮相，明眼方能认得真。

道衍胸中有了许多才略，便觉眼空一世，每每游到一处，看的世人都不上眼，难与正言，遂常作疯癫之状。一日游到帝阙之下，见许多开国老臣，俱已凋谢，而后来文武，皆白面书生，不知事变。天下所畏者，太祖一人耳。太祖若一旦不测，而诸王分到太多，岂能常保无虞？遂逆流而上，游三山二水。又乘流而下，遂于金焦北固。历览那些山川形胜，因浩然长叹道：“金陵虽说是龙蟠虎踞，然南方柔弱，终不能制天下之强。”一日坐在金山寺中亭子

隆中有聘——指三国时刘备往隆中聘诸葛亮事。

莘(sh n, 音申)野有征——莘野，有莘国之原野；征，征聘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而乐尧舜之道焉”。

胶柱而鼓瑟——瑟；古乐器；柱，瑟上调节声音的短木。用胶把柱粘住，柱不能动，音调就不能调整。比喻拘泥固执，不知变通。

上，偶赋览古诗一首，遂书于壁上道：

谯槽 年来战血干，烟花犹自半凋残。

五州山近朝云乱，万岁楼空夜月寒。

江水无潮通铁瓮，野田无路到金坛。

萧梁 事业今何在，北固 青青眼倦看。

道衍题罢，甚是得意，不提防亭子背后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将道衍劈胸扭住道：“好和尚，你在此鄙薄南朝，讥诮时政，将欲谋反耶？”道衍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吓得面如土色。忙忙回头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却是一个老和尚，法名宗泐，是太祖敬重的国师。看他道容可掬，不象是个坏人，心下方才放了一半，因说道：“弟子无心题咏，有何不到之处，老师便以谋反二字相加，莫非戏乎？”宗泐道：“你这和尚，还要嘴强！我说明了，使你心服。你首二句，战血干、花凋残，说杀伐虽定，而民困未解，是也不是？第三句山近云乱，明明讥刺江南浅薄，而王法无序。第四句夜月寒，明明讥诮时政，而王纲不振。第五句至末句，明明是慕北平形势，胜江南浅薄，无乃有意于北乎？你不要瞒我，我心亦与你相同，何不与我共商之。”道衍道：“实不瞒老师说，关中气竭，伊洛四冲，当今形势，实在北平。但不识燕王何如王耳？”宗泐道：“燕王龙行虎步，大类当今皇上。你若不放心，我打听他，只在这些时该来朝。我同你候他一见，便知道了。”道衍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二人商量定了，遂同到金陵。恰好燕王来朝见过，就要回国，有敕大小群臣，护送出城。这日，燕王起驾，群臣俱纷纷送出龙江关外。宗泐与道衍见迟不得，只得也就混在众臣中，只说是奉旨护送。众臣都知道宗泐是太祖敬重的国师，皆让他先见，燕王素亦深知，便先宣他进去。宗泐见宣，就领道衍，一同入去。宗泐先进朝见，燕王道：“寡人还国，维蒙圣恩，敕诸臣护送，怎好劳重国师。”宗泐道：“贫衲一来奉旨护送，二来有一道友，愿见殿下，故领来一朝。”说罢，就叫道衍，也过来朝见。道衍一面朝见，一面就将燕王细视。见燕王龙形凤姿，瞻视非常，自是帝王气象，满心欢喜，便痴痴癫癫拜了四拜，燕王看见道衍形状奇古，不象和尚的举动，分明是个异人，便留心问道：“你这和尚，一向做何事体，今日要来朝见寡人？”道衍戏着脸答道：“贫僧朝见殿下，也没甚事，只要送一顶白帽子与殿下戴。”此时百官俱在门外察听，左右近侍又多，燕王心知道衍话中有因，欲要再问，恐怕他又说出甚么不逊之言，被人察听不便，只得转作含怒道：“原来是个疯和尚！看国师面上，既朝见过，去了罢！”道衍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遂下了阶走出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驱将猛虎归去，引得神龙出来。不知燕王再说何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谯槽——设于道上的门楼，供守望之用。此处指战事。

铁瓮——即铁瓮城。江苏镇江子城。相传为三国时孙权所建。

金坛——县名，属江苏省。明清时属镇江府。

萧梁——指南北朝时梁朝，为梁武帝萧衍所创立，故称。

北固——即北固楼，在今江苏省丹徒县北固山。

伊洛四冲——伊洛，伊水和洛水，伊水和洛水四出漫流则竭。《国语·周语》：“昔伊洛竭而夏亡”，此处指建文朝气数将尽。

第五回 姚道衍借卜访主 黄子澄画策劝君

当时燕王见道衍去了，然后宣宗泐上殿，赐坐赐茶，又宣近前，密语道：“国师，这位道友哪里人氏？是何法号？甚不寻常。但此间属目之地，寡人不便领教，敢烦国师，为寡人道意，得能辱临敝国，则厚幸矣。”宗泐道：“此人俗家姓姚，名广孝，法名道衍，长洲县人。实抱经济之才，可备顾问。既蒙殿下令旨，当图机会，送至贵国。”燕王喜道：“如此则国师之赐也。是必留意，不可忘了。”宗泐领了令旨，起身辞出。燕王也就发驾去了。

宗泐回来就将燕王旨意细细与道衍说了。道衍欢喜，因又叹息道：“老师在上，不是弟子好为倡乱，因看燕王天生一个王者，如何教他不有天下！”宗泐也叹息道：“天心气运如此，你我只好应运而行，岂可强勉？此事当图一个机会为之。”

过了数日，恰好太祖夙病初起，坐在便殿，有旨召宗泐入侍。宗泐奉旨入朝，赐坐殿上，讲谈许多佛法。太祖大喜，因说道：“治天下，固有圣人之道，然佛法微妙，亦不可不闻。朕诸子俱分封在外，虽贤愚不等，未有不教而善者。卿秉教沙门，如有高僧能助教者，可荐数人来，待朕分遣诸王，使他们闻些佛法也好。”宗泐领旨退出，过了数日，就将几个高僧，分荐各地，因将道衍荐作北平庆寿寺住持，入侍燕王。

不数日，奉了圣旨，道衍拜谢宗泐，扬扬得意，竟往燕地面来。到了燕国，便报名来朝见燕王。燕王闻知大喜，但因想：“这和尚疯疯癫癫，有些自恃。如今若厚意待他，恐他一发狂妄，且挫他一挫，看他如何。”遂宣他进见，并不加礼。道衍也不放在心上。虽然做了住持，全不料理佛事，只疯疯癫癫，到处游戏。

却说燕府有一个心腹指挥，姓张名玉，是河南祥符人。在元时曾做过枢密知院。后元君北遁，归顺太祖。生得虎头燕颌，智勇兼备。太祖爱之，因燕王分封北平，与胡相近，边防要紧，故赐与燕王，练兵防守。燕王知其为人，遂待以心腹。一日，有酒在庆寿寺请客。客散了，张玉问道：“我在这寺里半日，住持是谁，何不来见我？”管事僧答道：“住持法名道衍，有些疯癫，每日只是游行，寺中应酬之事，全下管帐。因他是皇帝差来的，无人敢说他。”张玉道：“就是皇帝差来，不过是一个和尚，如何这等大？可叫他来见我。”管事僧道：“如今不知往哪里去了。”说完，只见道衍偏袒一领破衣，歪戴一顶僧帽，高视阔步，走进寺来。管事僧看见，忙迎着说道：“燕府张爷在此，老爷礼当接见。”道衍道：“燕府张爷，想是张玉了。他是个豪杰，我正要见他。”遂走进殿来，对着张玉拱手道：“张老先请了。”张玉此时听见叫他名字，又说他足豪杰，心下已有几分耸动，因假怒道：“你大则大不过是一个和尚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如何这等放肆？”道衍笑道：“你这老先儿，也算是一个人物，怎么不达世务？我虽是一个和尚，若无隆中抱负，渭水才能，也不到这里来做住持了。”张玉听了，忙离席施礼道：“老师大才，倾慕久矣。此特戏耳。”说罢，二人促膝坐谈。道衍文谈孔孟，武说孙吴，讲得津津有味。把一个张玉说得心花都开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我张玉阅人多矣，从未曾见如老师这等学问。明白当与千岁说知，自有优待。”

胡——封建时代对少数民族的蔑称。此指长城塞外的少数民族。

张玉别了道衍，到次日来见燕王，说道：“殿下日日去天下求访异人，如今有一个异人在目前，怎不刮目？”燕王道：“谁是异人？”张玉道：“庆寿寺住持道衍。臣昨日会见，谈天说地，真异人也。”燕王道：“此僧寡人向亦知他，故招他到此。但他疯疯癫癫，恐他口嘴不稳，惹出事来，故暂时疏他。”张玉道：“此人外虽疯癫，内有权术，非一味疯癫者，决不至败事。殿下不可久疏，恐冷贤者之心。”燕王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燕王因命人召道衍入内殿相见。燕王问道：“张玉说你有文武异才，一时也难验较。寡人闻古之圣贤，皆明易理。你今既擅才艺，未知能卜乎？”道衍道：“能卜。臣已知殿下要臣卜问，现带有卜问之具在此。”随即于袖中取出三个太平铜钱，递与燕王道：“请殿下自家祷祝。”燕王接了铜钱，暗暗祷祝了，又递与道衍。道衍就案上连掷了数次，排成一卦，因说道：“此卦大奇！初利建侯，后变飞龙在天。殿下将无要由王位而做皇帝么？”燕王听了，忽然变色，因叱道：“你这疯和尚，不要胡说！”道衍又病癫癫答道：“正是胡说。”也不辞王，竟要出去。燕王道：“且住！寡人再问你，除卜之外，尚有何能？”道衍笑道：“三教九流诸子百家，无所不知，任殿下赐问。”此时天色寒甚，丹墀中积雪成冰，燕王因说道：“你这和尚专说大话，寡人且不问你那高远之事，只出一个对，看你对得来否？”道衍又疯疯癫癫的道：“对得来，对得来。”燕王就在玉案上亲书两句道：

天寒地冻，水无一点不成冰；

书毕，赐与道衍。道衍看见笑了笑，道：“包含着水字加一点方成冰字，这是小学生对句，有何难哉！”因索笔即对两句，呈与燕王道：

国乱民愁，王不出头谁是主？

燕王看见，王字上加一点，是个主字，又含着劝进之意，心内甚喜。但要防闲耳目，不敢招揽，假怒道：“这和尚一发胡说，快出去罢。”道衍笑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遂摇摇摆摆，走出去。

张玉暗暗奏道：“殿下心事，已被这和尚参透。若只管隐讳，不以实告，岂倾心求贤之道？”燕王道：“参事已至此，料也隐瞒不得。”遂于深夜，悄悄召道衍入内殿，对他实说道：“寡人随皇上东征西战，立了多少功劳。若使懿文太子在世，他是嫡长子，让他传位，心也还甘。今不幸薨了，自当于诸子中择贤继立，如何却立允炆一小子为皇太孙，寡人心实不平。皇上若不悔，寡人决不能株守臣子之位。贤卿前在京，初见时即说以白帽相赠，寡人细思，今已为王，王上加白，是一皇字。昨又卜做皇帝，未知贤卿是戏言，还是实意？”道衍因正色道：“国家改革，实阴阳升降一大关，必经几番战戮，而后大定。唯我朝一驱中原，而即归命，于理察之，似有一番杀戮在后，方能泄阴阳不尽之败气。今观外患，似无可虞，故皇上不立殿下，而立太孙，正天心留此以完气运也。故臣敢屡屡进言。若以臣为戏，试思取天下何等事，殿下何如主，臣何如人，焉敢戏乎！”燕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贤卿所论，深合寡人之心。但恐寡人无天子之福，不能上居天位耳。”道衍道：“以臣观殿下，明明是天子无疑。殿下若不信，臣荐一相士，殿下试召他来一相，便可决疑矣。”燕王道：“相士是谁？”道衍道：“相士姓袁名珙，号柳庄，风鉴如神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亦久闻其名，但不知游于何地，召之未必肯来。”道衍道：“这不难，目下国中逃军最多，只消命长史出一道勾军文书，差几个能事人役，将文书中串入袁珙名字，一勾即来，谁敢阻挡。”

燕王大喜，遂向长史行文，差人往南方一带去勾摄。原来袁柳庄名重天

下，人人皆知，差人容易访问。去不多时，即将袁柳庄勾到燕国。燕王想到：“道衍既荐袁柳庄，自是一路人，我若召他相见，他自然称赞，如何辨得真假。莫若我私行，去试他一试，看他如何？”遂先命一个心腹待臣，引袁柳庄在酒肆中饮酒。又在宿卫军士中，选了九个体格魁梧的。自家也取军士的衣服穿了，与九人打扮做一样，共凑成十人，一同步行到酒肆，就坐在袁柳庄对面吃酒。袁柳庄忽然抬头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起身看着燕王道：“此相，帝王也。如何在此，莫非是燕王么？”因拜伏于地道：“殿下他日贵不可言，不宜如此轻行。”燕王假惊道：“你这人胡说，我十人皆宿卫长官，甚么殿下！”袁柳庄又抬头一看道：“殿下不要瞒我。”燕王笑一笑，就起身去了。不多时，即召袁柳庄入见，因问道：“寡人之相，果是如何？汝当实言，不可妄赞。”袁柳庄道：“殿下龙形凤姿，天高地阔，额如圆璧，伏犀贯顶，日丽中大，五岳附地，重瞳龙髯，五事分明，二时若玉，异日太平天子也。”燕王道：“汝之称许，虽不尽妄，但天子之言，则未足深信。”袁柳庄道：“殿下若果应天子之相，请自看脚底有两黑痣，文尽龟形，方知臣言不妄。”燕王喜道：“寡人足底，实有两黑痣，从无人知。卿论及此，真神相也。但寡人如今守王位，何时能脱？”袁柳庄道：“必待年交四十，须过于脐，方登大宝。”燕王大喜道：“若果如卿言，定当厚封。”赏赐千金，命出不题。

且说燕王原有大志，时时被道衍耸动，又经袁柳庄相得如神，便满心欢喜，决意图谋。因命心腹臣张玉、朱能，暗暗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只候太祖晏驾，便行好事。时时差人入京察听。

此时天下太平。太祖虽则虑皇太孙不能常有天下，却见他仁孝异常，十分爱他，竟为他图谋万全。一日视朝，因问各边将官名姓。兵部对答不来，太祖又问道：“诸臣中也有知道的么？”只见礼部主事齐泰出班，将各边名姓，一一奏明，不遗一个，又且随并方略陈之。太祖大喜，就升齐泰为兵部尚书。因顾谓皇太孙道：“朕事事都为你处置停当，你只消安享太平，但要修身齐家，敬承天命。”

皇太孙叩头谢恩退出。因思皇祖之言，不觉忧形于色，就坐在东角门踉跄，适遇太常卿黄子澄走过。这黄子澄，曾为皇太孙侍读过。看见了，遂问道：“殿下为何在此，有不悦之色？”皇太孙道：“适才皇祖圣谕，说事事为孤处置停当，遗孤安享，真天高地厚之恩。但孤思之，尚有一事未妥，孤又不便启奏。”黄子澄道：“何事？”皇太孙道：“方今内外，俱安无事，独诸王分封太多，又拥重兵，加以叔父之尊，尚不肯逊服，何以制之？”黄子澄道：“昔汉文帝分封七国，亦过于太多，太傅贾谊痛哭流涕上书，言尾大不能掉，后来必至起衅，文帝不听，至景帝朝，吴王濞果警蹕出入，谋为不道。赖晁错划策，渐渐消夺浸弱。后虽举兵，便易制也。此前事也，异日若有所图，当以此为法。此时安可言也！”皇太孙听了，方欢喜道：“先生之言甚善，孤当佩之于心。”说罢，各各回去。只因这一语，有分教：君亲无仁义之心，骨肉起嫌疑之衅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警蹕（bì，音毕）——古时帝王出入称警蹕。

第六回 建文帝仁义治世 程教谕术数谈兵

话说太祖在位三十一年，享年七十一岁，忽一日寝疾不愈。皇太孙日夜侍奉，衣不解带，饮食汤药，俱亲手自进。太祖病了两个月，到闰五月一日，鼎湖上升。皇太孙躄踊哭泣，哀毁骨立。群臣百姓，望见其毁瘠之容，深墨之色，与哭泣之哀，莫不举手加额，喁喁有至德之思。到十六日，始遵遗诏，登了大宝。改元建文，大赦天下，并颁孝诏于天下。诏颁去后，忽闻诸王皆来会葬。建文帝因诏百官商议道：“诸王各拥重兵，借会葬之名，一时齐集京师，恐有不测。奈何？”太常卿黄子澄出班奏道：“诸王齐集，诚为可忧，陛下虑之良是。但陛下颁诏止之，诸王必不肯服，且示疑畏。须早草遗诏一道，你地方为重，诏诸王唯在本国泣临，毋得奔丧。则会葬之举自然止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卿言有理，然既称遗诏，何不更于诏尾添一条，令王国所在吏民，悉听朝廷节制。”黄子澄道：“圣谕允合机宜，宜速为之。”建文帝因命翰林草诏，即刻颁行。

诏到各国，诸王开读了，皆大怒道：“父王殡天，何等大事！即庶民父子，也须抚棺一恸，况诸子备居王位，哪有不奔丧会葬之理，这还说地方为重！如何叫王国吏民，悉听朝廷节制！殊与丧礼之遗诏无关，这明明是怕我们会葬生事，故假遗诏以弹压耳。”诸王虽怒，却也没奈何，只得于本国泣临罢了。

唯燕王有心窥伺，一闻太祖驾崩，即走马奔丧。及遗诏下时，早已到了淮安。燕王接了遗诏，不肯开读，道：“诏书原敕孤到本国开读，孤已先出境，今虽路遇，却不敢违旨路开。烦钦使先至本国，容孤走马到京会葬过，然后回国开读，便情礼两尽了。”赍诏官听了，哪里敢强他开；又知诏书是止他会葬，若放他到京，岂不获罪，只得奏道：“殿下大孝所感，既已匆匆出境，又匆匆而回，自非殿下之心；但适与遗诏相遇，若弃而竟行，亦似不可，乞殿下少缓数日，容臣遣人，星夜请旨定夺，方两不相碍。”燕王不得已，只得在淮安住下。不数日，只见朝廷差了行人，赍了敕书，勒令燕王还国。燕王下见敕，起怒道：“望梓宫咫尺不容孤一展哭泣之诚，是断人天伦也。既无父子，何有君臣！”遂恨恨而归。还到本国，即与道衍商议道：“父皇新逝，孤欲亲到京中，看他君臣行事如何。无奈一诏两诏。勒令还国，殊可痛恨。”道衍道：“遗诏但止殿下不会葬，未尝止殿下终身不入朝。请待葬期已过，殿下悄悄去入朝，看他们行事，未为不可。他难道又好降诏拦阻？”燕王听了大喜道：“汝言有理！”

到了建文元年二月，竟暗暗发驾入京，到了关外，报单入城，朝中君臣，方才知。果然不好拦阻，只得宣诏入朝。燕王原是个英雄心肠，横视一世。此时建文帝是他侄子。素称仁柔，谅不能制他，又看得两班文武，如土木偶人，全不放在心上。故进了朝门，径驰丹陛，步步龙行虎跃，走将上去。到了殿前，又不山呼万岁，行君臣之礼，竟自当殿而立，候旨宣诏。忽左班中闪出一人，执简当胸，俯伏奏道：“天子至尊，亲不敌贵，古之制也。今燕

寝疾——因病而卧床。

鼎湖上升——指皇帝死亡。典出黄帝铸鼎于荆山，鼎成，有龙迎黄帝上天。见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。

躄（bì，音壁）踊——捶胸顿足，形容哀痛的情状。

梓宫——帝王、后妃所用，以梓木做成的棺材。

王擅驰御道，又当陛下不拜，请敕法司拿下究罪。”燕王听了大惊，忙跪奏道：“臣律既已来朝，焉敢不拜。但于路伤足，不能成礼，故鹄立候旨。”建文帝传旨道：“皇叔至亲，可勿问说不了。”又见右班中闪出一人，俯伏奏道：“天子伯叔，何代无之！自古虎拜朝天，殿上叙君臣之礼；龙枝拂地，宫中叙叔侄之情。今燕王骄蹇不法，法当究治。”建文帝又传旨道：“皇叔至亲，朕为屈法，可勿问也。皇叔暂退，容召入宫相见。”燕王奉旨趋出。早有户部侍郎卓敬，俯伏奏道：“燕王智虑绝人，酷类先帝，况都北平，乃强干之地，金元所兴也，不如乘其有罪，早除之以绝后患。若陛下念亲亲之谊，不忍加诛，当徒封南昌，以绝祸本。”建文帝大惊道：“燕王至亲，卿何论至此！”卓敬道：“杨广、隋文，非父子耶？”建文帝听了，默然良久道：“卿且退，容朕细思。”卓敬退出不题。却说燕王趋出，忙问左右道：“此二臣为谁？”左右道：“右班乃御史曾凤韶，左班乃侍中许观。”燕王叹道：“莫谓朝中无人！”候宫中朝见过，恐怕有变，忙忙还国去了。

再说齐泰、黄水澄密奏于帝道：“燕王名虽入朝，实是窥伺动静。又当陛下不拜，藐视朝廷。既经御史、侍中弹劾，就该敕法司拿下，以绝祸根，不宜纵虎还山，以贻后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燕王为先帝爱子，今山陵骨肉未寒，即以小礼治之，不独失亲戚之义，而亦非孝治天下之道，朕不忍为也。”齐泰又奏道：“陛下以仁义待人，真尧舜之心也，但恐人不以尧舜之心待陛下。今闻燕王以张玉、朱能为心腹，招军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又遣人招天下异人，以图不轨。今不剪除，必有后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燕王既所为不法，当徐图之，决不可因其来朝，辄加谋害，以生诸王之心。”因顾黄子澄道：“先生尚记东角门之言乎？”黄子澄道：“臣安敢忘！但事须渐次图之，不可骤也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渐次当从何国为先？”黄子澄道：“燕王预备已久，一旦削之，彼或不反，是促其反也。今闻周王与燕王，相与甚密，结为唇齿。若是先削周王，使燕知警；燕不知警，再加削夺，则势孤而可取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容朕熟思而行。”

到了次日，建文帝览表，竟然见四川岳池教谕程济一本，奏道：“臣夜观乾象，见荧惑守心，此兵象也。臣以术数占之，明年七月，北方有大火起，侵犯京师，为害不小。乞陛下先事扑灭，无贻后悔。”建文帝见了，甚是忧惧，因下其章，命群臣合议，群臣奉旨会议，奏道：“程济以一教谕，无故出位，妄言祸福，且事关藩主，大逆不道，罪当斩首。”建文帝见奏，暗想道：“北平燕王，谋为不轨，已有形迹。这程济一小官，而敢于出位进言，必有所见。今其言妄与不妄，尚未可知，而无端先斩其首，岂不冤哉。”次日设朝，召程济入朝，而叱之道：“你多大官儿，有何才能，辄敢妄言祸福！可细细奏明。”程济道：“臣子官阶，虽有大小，而忠君爱国之心，则无大小也。出位言事，固有大罪，然知而不言，则其罪不更甚于出位乎！臣济幼年，曾遇异人传授，善天文术数之学。今观荧惑守心，久而不退，且王气见于朔方，不但明年北方兵起，而弑夺之祸，有不忽言者。陛下躬尧舜之

隋文——隋文帝杨坚。

乾象——天象。

荧惑守心——荧惑，火星的别名；心，心宿，二十八宿之一，有星三颗。火星围绕心宿三星，古人认为是战争征兆。

朔方——北方。

仁，以至诚治世，文武群臣，又皆白面书生，但知守常，而不知驭变，恐一旦噬脐，悔之晚矣。臣明知其故，岂敢惜一死，而不为陛下陈之。”一面奏，一面痛哭失声。建文帝听了，殊觉动情，尚不忍加罪，当不得左右朝臣，一齐跪下，奏道：“今治国有道，臣子论事有体，今天下太平，国家全盛，而程济借术数荒唐之说，敢痛哭流涕，而妄言祸福，以耸动人主，当与妖言惑众同罪。陛下若不明正典刑，则讖纬之学进，而仁义道德之政微，何以治世？何以示后？”建文帝闻奏，心虽知程济之忠，但屈于群臣交论，无可奈何。正要传旨拿人，忽视程济又叩头奏道：“臣罪至大，固不敢求赦，但求陛下级臣之死，将臣系狱，候至明年七月，北平若无兵起，臣到那时，虽被斩首亦甘愿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此时斩汝，殊觉无名，到明年斩汝未迟。”因传旨将程济下狱，候至期定夺。武士领旨，就将程济押入狱中监禁。只因这一事，有分教：今日触怒皇上之日，异日可显忠臣之日。毕竟后来如何应验，欲知端的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葛诚还燕复王命 齐黄共谋削诸藩

诗曰：

帝王立国最难论，治到亲亲更失伦。

大赦无加谁见德，严纶才及便伤恩。

仁柔寡断终非圣，惨刻由人亦是昏。

览史不须三叹息，枝柯虽异实同根。

话说建文帝将程济下了狱，群臣退出，遂驾至便殿，遣人密召齐泰、黄子澄入殿，说道：“程济之言，虽未足深信，然燕王之心，路人知之，亦不可不备。”齐泰奏道：“燕王久蓄异谋，但未发动，若以春秋无将之义诛之，亦未为不可。但陛下存心仁义亲亲，又不欲以隐罪加兵。若不预备，恐一旦有警，猝难图也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备固不可少，但何以备之？”齐泰道：“臣已思之熟矣。目今北平缺布政，臣举工部侍郎张昺。此人忠直，有心计。改他为北平左布政使，圣上直谕其事，使他时时察访燕王举动。倘有异谋，即可扑灭。”黄子澄道：“张昺文臣，恐不济事，莫若再升谢贵为都指挥使，同守北平，则万无一失。”建文帝听了大喜，遂传旨吏兵二部，着升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，谢贵为都指挥使，二臣临行，建文帝诏入便殿，面谕同察燕王之事。

二臣领旨趋出，即时上任。报到北平，燕王忙召道衍商量道：“朝廷差张昺、谢贵来，明明是疑我，预作防御之计，但不知是谁人起的衅端？又闻有一人奏称明年北平兵起，现今监候，不知此是何人，有此先见？寡人欲差一人前去打探。你道何如？”道衍道：“打听固好，但得心腹机密之人方妙。”燕王道：“氏史葛诚，寡人素待之厚，况其人谨慎可用。”因召葛诚入内，面谕道：“寡人本高皇帝嫡亲第四子，先懿文皇兄既已早薨，秦晋二王，又相继而逝，承大统者，舍寡人而谁？今允炆小子，僥倖得国，不思笃亲亲之义，尊礼请叔，乃当太祖晏驾之初，就假传遗诏，不许诸王会葬，断人父子之恩。今又铨选官吏，监察人国，全无叔侄之情。推其设心置虑，不尽灭诸王不已也。此虽允炆小子不知世故所为，当必有奸臣为他图谋，故至此也。今遣汝入朝，只说奏报边情，并防御之功，实欲汝细细访明：朝中当国者何人？用事者何人？朝廷意欲何为？寡人好为防备。汝若能打听详明，归来报命，寡人异日得志，定有重赏。”葛诚道：“臣既蒙殿下委用，敢不尽心图报。”燕王大喜，赐宴遣行。

葛诚领了王命，赴京而来。一路想道：“孔子尊周，尊天子也。我虽燕臣，然燕、王也，建文、天子也，即我之臣燕，实受天子之命，以臣燕也。若受燕王之命，而图建文，是尽小忠而失大忠也。岂孔子尊周之意哉。”主意定了，及到京师，报名朝见。建文帝正要问燕国消息，随即召人。葛诚朝见过，一一将燕王要他奏报边情并防御之事，数陈明白。建文帝道：“燕王为朕坐镇北平，使边疆无虞，非不劳苦功高，但君臣有分，各宜安之。朕既承先帝传位，年虽冲，君也；燕王职列藩位，分虽叔，臣也。前入朝时，擅驰御道，当陛不拜，藐视朕躬，廷臣交论。朕念亲亲，置之不问，自宜洗心涤虑，安守臣节。奈何北来之人，尽道燕王屯集军马，招致亡命，以图不轨。廷臣皆劝朕先事扑灭，朕思欲以仁孝治天下，先于骨肉摧残，岂齐家治国之

道。故中外有言，朕俱不信。汝真诚之士，燕王所为，果系何如，可细细奏知。”葛诚因俯伏奏道：“臣蒙陛下圣恩，拔为燕府长史，则燕王、主也，臣、臣也，以臣言主之过，罪固当死。然陛下又天下主也，臣若讳而不言，则是以臣下之臣，而欺天下之主，罪尤当万死。故臣宁甘受负燕王之罪，而不敢当负天子之罪，故不得不实言。燕王近日所为，实如陛下所闻。即臣今日之朝，亦欲臣打探消息，非真为奏报边情也。”建文帝听了，叹息道：“汝一小臣，能斟酌大义，不欺朕躬，真忠义臣也。朕当留汝大用。但燕王既如此设谋，将来必有不测，朕若欲更遣人打探，未必忠义如卿，莫苦暂屈卿，仍委身燕国，就以燕王之耳目，作朕之心腹。虽曰小就，实为朕之大用也。异日事定，当有重报。”葛诚道：“陛下既诚心委用，臣敢不竭其犬马？臣还国之后，凡有闻见，即报陛下。”建文帝大喜。又细细问燕王举动，葛诚俱一一奏知。建文帝长叹道：“燕王与朕同本同枝，何不相忘如此！”留葛诚数日，恐燕王动疑，即赐宴遣还。

葛诚回到燕国复命，燕王问道：“曾召见否？”葛诚道：“臣到之日，即蒙召见。臣将边情叵测，并殿下防御之功，细细陈说。皇上大喜，甚称殿下劳苦功高。”燕王又问道：“曾问寡人有异志否？”葛诚道：“竟不问及。”燕王又问：“你访得前日张昺、谢贵，是谁之意遣来？”葛诚道：“是兵部尚书齐泰，太常寺黄子澄二人之意。”燕王又问：“前日有人奏北平兵起者是谁？”葛诚道：“是教谕程济。皇上不听其言，今已监禁狱中，只待过期斩首。”燕王又问：“有人议论欲加兵于寡人否？”葛诚道：“时时有人，皇上都不深信，决不允行。”燕王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他竟相忘于寡人矣。”葛诚道：“纵不相忘，亦实无苛求之意。殿下不必疑之。”燕王道：“既如此，寡人可无忧矣。”遂命出。因召道衍商量道：“吾观葛诚言语支离，似怀二心，以后有谋，不可使知。”道衍道：“葛诚腐儒，但知小忠，而不知开国承家之大计，宜有如殿下所虑者。但未可说破，留彼讹以传讹可也。”燕王点头称是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建文帝自闻葛诚之言，方信燕王阴谋不轨是实，日夜忧心。到了元年四月，忽有人告周王橚与燕、湘、代、岷四府通谋，建文帝因召齐泰、黄子澄商议道：“二卿前言削周使燕知警，朕非不即举行，因念无实迹可据，而辄加废削，非亲亲之道。今既有人告周王与四国通谋，则废之削之，不为无辞矣。朕意欲降诏，削周王爵为庶人，迁之他方，使他彼此不相顾，庶可无忧。”齐泰道：“陛下念及此，社稷之福也。若明明降诏削爵，则周王必不奉诏，即连合四国，而兵起矣。莫若密遣一武臣，提兵暗至其地，执之到京，然后削之迁之，方无他变。”黄子澄赞赏道：“齐泰之言甚善。”建文帝道：“二卿如此尽心谋国，何忧天下不治。但此举谁人可遣？”黄子澄道：“曹国公李景隆，实有文武全才，陛下遣之，当不辱命。”建文帝依奏，即传旨，令李景隆暗领兵马，擒捉周王并家属到京回话。

李景隆领了密旨，悄悄带了一千甲士，潜至河南，将周王府围住，一一捉出周王并世子阖宅眷属，不曾走了一个，尽解至京师复命。朝廷发下旨意，说周王大藩，不思卫关，乃交结诸王，谋为不道，本当加法，笃念亲亲，姑削王爵，废为庶人，改迁云南，涤心易虑，以保厥终。周王奉旨有屈无伸，只得领了世子眷属，迁往云南而去，

正是：

九重龙种高皇子，一旦迁为滇庶人。

王法无情乃如此，算来何贵又何亲。

周王迁废之后，各国亲王闻知，俱大惊疑，各不自安。山东齐王，恐怕朝廷议己，因轻身入朝，留住京师数月。看见朝廷举动，一味仁柔，全无重兵防御，心下想道：“京师重地，疏虞至此，苟有精兵一支，可袭而得也。”因悄悄差一心腹归国，密令护卫柴真，训练兵马，以图袭取。不料差的心腹，一时不密，为青州中护卫军曾深探知，竟入京告柴真练兵从王谋反。有旨拿柴真赴京师典刑，废齐王搏为庶人还国。

过不多时，又有人告湘王伪造宝钞，及残虐杀人等事。廷臣议欲加罪。建文帝念其事小，但降诏切责，令其修省。原来湘王名柏，是太祖第十一子，生得丰姿秀骨，具文武全才，好结交名人贤士。自分封到荆州，造一景贤阁，以延揽四方俊彦，一国士民皆称为贤王。今忽被诏书切责，心甚不平，因口出怨言，谢恩表又词多不逊。朝廷大怒，发兵至荆州围其城、又围其宫，欲执之京师，削夺迁徙。湘王愤恨，便欲自尽。左右劝解道：“殿下无罪，到京自有辩处，何苦乃尔。”湘王道：“寡人非不自知无大罪。但思寡人是太祖之子，今上之叔，南面为王，尊荣极矣。如今为小人离间，遣兵相逮。若至京师，自当听一班白面书生、刀笔奴吏妄肆讥议，心实不堪。况太祖不豫，寡人不及视疾；太祖殡天，寡人又不能会葬，使寡人抱恨且痛，何乐为人！而犹欲向奴隶之手，苟求生活，寡人不愿也！”因痛哭，呼“太祖父皇”不已，洒泪满地，泪尽继之以血。左右见者，皆唏嘘不胜。湘王又道：“寡人王者，仓卒效庶民自裁，殊失大体。”因命宫中纵火，聚妃妾于大殿，自具衣冠，向北拜辞宗庙。拜毕说道：“寡人文武才也，苟为乱，孰能当之！”遂乘马执弓，跃入火中而死。阖宫妃妾，尽皆赴火焚死。使者细细回奏，建文帝听了，惨然不乐。

过不多时，又有人告岷王凶悖，有旨削其护卫。过不多时，又有人告代王贪虐，将为不轨。朝廷议要发兵讨之，侍读方孝儒奏道：“治民者当以德化，不当以威武，况诸王至亲乎？诸王有过，若尽用兵，则存者无几，枝叶尽而根本孤，岂立国亲亲之道哉？”建文帝道：“朕亦知威武不如德化，但诸王骄肆异常，非德化所能入。朕之用兵，不得已也。”方孝儒道：“人生有贤有不肖，贤者、不肖之师也。臣闻蜀王好善乐道，四海钦其贤哲。今代王不肖，与其发兵执之，莫若下认，迁之于蜀，使与蜀王相亲，则不肖者，将渐积而为贤矣。”建文帝闻奏大喜：“卿言是也，惜朕不早闻此佳谋，令骨肉多惭。”因诏迁代王于蜀。只因这废削五个亲王，有分教：衅起朝廷，祸生藩国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徐辉祖请留三子 袁忠彻密相五臣

话说周王、齐王、湘王、岷王、代王，不上一年，尽皆废削。报到燕国，燕王大怒道：“允炆小子，如此听信奸臣，杀戮诸王，如同草芥。今我若不发兵制人，后将渐次及我矣！”遂欲举兵。道衍忙止住道：“举兵自有时，此时若动，徒费刀兵，未能成事。”燕王道：“若不举兵，目令太祖小祥，例当入祭。寡人不往，朝廷必疑；寡人若往，朝廷奸臣甚多，又恐不测，却将奈何？”道衍道：“殿下不可往，宜遣世子代之。”燕王道：“遣世子代往固妙，倘拘留世子为质，又将奈何？”道衍道：“臣已算定，彼君臣不知大计。我以礼往，彼留之，畏我有辞，必不敢留。”燕王道：“既不敢留，单遣世子高炽一人，莫若并遣次子高煦、三子高燧同往之，更为有礼，愈也使朝廷不疑。”道衍道：“殿下之言是也。”燕王遂遣三子，备了祭礼同往。

到了京师，朝见过，齐泰密奏道：“燕王不自来，却遣三子来，当拘留他。拘留三子，亦与拘留燕王无异。乞陛下降诏拘留之，以系燕王之心。”黄子澄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前日废削五王，皆五王自作之孽，非朝廷无故加罪。今燕王遣三子来行祭礼，是尊朝廷，无罪也；无罪而拘留之，则燕王之举兵有辞矣。莫若遣还，以示无知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拘留非礼，子澄之言是也。”

原来燕王之妃，即魏国公徐辉祖、都督徐增寿之妹，燕王三子，即辉祖之甥。三子到京，就住在母舅徐辉祖府中。辉祖见次甥高煦，勇悍无赖，因暗暗入朝密奏道：“燕王久蓄异志，今遣三子来，实天夺其魂。陛下留而剪除之，一武士力耳；若纵归回，必贻后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留之固可除患，但恐无名。”徐辉祖又奏道：“臣观三子中，次子高煦，骑射绝伦，勇而且悍，异日不独叛君，抑且叛父，陛下拘留无名，乞且遣世子并高燧还国，单留高煦，亦可剪燕王之一臂。”建文帝踌躇不决，命辉祖退出，召徐增寿问之，不期增寿与燕王相好，力保其无他。建文遂不听辉祖之言。俟太祖小祥，行毕祭礼，竟有旨着三子还国。辉祖闻旨，忙忙入朝，犹欲劝帝拘留。不期又被增寿得知消息，忙通知高煦。高煦大惊，此时旨意已卜，遂不顾世子与高燧，悄悄走入厩中，窃辉祖一匹良马，假说入朝，竟驰马出城而去。辉祖候了一会，见建文帝无意拘留，因暗称道：“朝廷虽不拘留，我即以母舅之尊，留他些时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忙归府中。早有人报知高煦窃马逃去之事，辉祖大惊。忙差人追赶。去远追不及了，心下想道：“高煦既遁，留此二甥何益？”遂奉明旨送二甥归国。

正是：

忠臣虽有心，奸雄不无智；

岂忠不如奸，此中有天意。

却说世子高炽并高燧，赶上高煦，一同归见燕王，将前情一一说了。燕王大喜道：“吾父子相聚，虽彼君臣所谋不臧；实天赞我也，何忧大事不成！”因问道：“近日朝廷有何举动？”世子道：“亦无甚举动，但闻要册立皇子文奎为皇太子。”燕王笑道：“先皇兄既号懿文，他又自名允炆，改年号又曰建文，今太子又命名文奎，何重复如此！使臣民呼年与呼名相同，无乃不

小祥——父母死后一周年的祭礼。

臧——善。

祥乎？且文奎二字，乃臣下儒生之常称，岂有一毫帝王气象？小子吾见其败也。”

过不多时，忽闻有旨，以都督耿 掌北平都司事，以左金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参议，又遣都督宋忠，调缘边各卫马步军三万，屯开平备边，燕府精壮，悉选调隶于宋忠麾下。燕王闻报大怒，因与道衍说道：“前遣张昺、谢贵二人来，明明为我，又今遣耿 、景清、宋忠三人来，亦为我也。朝廷如此备我，我其危矣。”道衍笑道：“殿下勿忧。臣视此辈正如行尸耳。莫说这五人，即倾国而来，有何用处？”燕王道：“寡人闻人说，景清、宋忠，皆一时表表人物，汝亦不可轻视。”道衍道：“非臣轻视，彼自不足重耳。殿下若不信臣言，有神相袁柳庄之子，名唤袁忠彻，相亦称神。待三司官来谒见，例当赐宴。赐宴时，可令袁忠彻扮作服役之人，叫他细相五人，便可释大王之疑矣。”燕王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

不数日，景清等俱到，朝见过，燕王择了一日，令一同赐宴三司官。这日景清、宋忠、耿 ，并张昺、谢贵，一齐都到，照官职次第坐定饮宴。燕王叫袁忠彻假作斟酒人役，杂于众人中，执着一把酒壶，将五个大臣细细相了。不多时，宴毕散去。燕王问袁忠彻道：“五人之相何如？”袁忠彻道：“宋忠面方头阔，可称五大，官至都督至矣，然身短气昏，两眼如睡，非大福令终之人。张昺身材短小，行步如蛇。谢贵臃肿伤肥，而神气短促。此二人不成大事，目下俱有杀身之祸。景清身矮声雄，形容古怪，可称奇相，为人必多深谋奇计，殿下当防之，然亦必遭奇祸。耿 颧骨踵鬣，色如飞火，相亦犯凶。以臣相之，此五臣皆不足虑也。”燕王闻言，大喜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寡人无忧矣。”只因这一相，有分教：今日评论术士之口，异日血溅忠臣之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便知。

第九回 避诏书假装病体 凑天时暗接龙须

话说五臣在燕府宴毕散去，到了次日，宋忠即奏诏旨，要调选燕府精壮兵马，隶守开平。燕王因问道衍道：“如此奈何？”道衍道：“任他调去不妨。”燕王道：“府中精壮，能有几何，若被他调去，明日谁人为用？”道衍笑道：“调是凭他调去，佣是终为我用，殿下勿忧。”燕王犹不深信，然无可奈何，只得开了册籍，听宋忠选调。不期这护卫中有两个官旗，一个叫做于谅，一个叫做周铎，俱是精壮，大有勇力，恰恰宋忠选调中有他二人名字。他二人商量道：“我二人皆燕王心腹，异日燕王举义，我二人在阵上一刀一枪，博得个封妻荫子，也不枉一身本事。今若调去守边，混杂行伍中，何日能出头？”遂用银子，在管事人手中，买脱名字，又另签两个。那两人不服，访知于谅、周铎密议之言，就告在百户倪谅处。倪谅闻知，见事有关系，就星夜奔到京师关下告变。建文帝即传旨，将于谅、周铎二人，拿至京师，付法司审问。法司严刑拷打，审出真情，遂将二人斩首。因二人口称“异日燕王举义”等语，遂降诏切责燕王，诏曰：

天下一家，国无两大。朕系高皇帝嫡孙，既承大统，王虽尊，属臣也。前入朝不拜，擅驰御道。朕念亲亲，屈法赦王。王宜改过，作藩王室。奈何蓄谋叵测，致及士卒有异日举义之词。其为大逆不道甚矣。姑念暧昧不究，诏书到日，宜尽削护卫，以尊朝廷。特诏。

诏书将到之日，燕王先已探知，忙与道衍商量道：“朝廷有诏来，迫我甚矣。此时若不举事，尚待何时？”道衍道：“此时尚早，王须耐之。”燕王道：“非寡人不耐，诏书一到，何以对之。”道衍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殿下只托疾，不开读便了。”燕王点头解意，遂假装中恶之病，忽然佯狂起来，也不带人，也不冠履，竟跑出宫来，满街乱走。宫门近侍，谁敢拦阻，只得紧紧跟随。燕王走入市中，看见各店饮食，便取来乱吃。哭一回，笑一回，口中胡言乱语。走得倦了，看见街上土堆，便睡在上面，全不怕汗秽。近侍慌了，只得抬入宫去，遍召医生下药。或说中痰，或说中风，俱不知其故。

过了数日，诏书到了，因王病狂，不省人事，只得将诏书供在殿中，候王病好开读，写表申朝廷。布政张昺，都司谢贵，每日入宫问疾。此时夏月，天气炎热，见燕王拥着烘炉而坐，犹寒战不已。张昺退出，与谢贵说道：“燕王何等英雄，今一旦狼狈如此，真朝廷之福也。我欲飞表，将燕王实病消息，报知朝廷。谢贵道：“你我外臣，纵然体察，不过得其大概，内中发病详细，必须会同葛长史，共同出本详报，方见你我做事的确。”张昺道：“有理。”遂密遣心腹吏李友直，请葛长史来议事。葛诚被请至，问道：“二位大人，有何见谕？”张昺因叱退左右，邀入密室，说道：“我等奉命，来守兹土，实为监制燕王。若有差池，我等罪也。今幸燕王大病，昨见他这等炎天，尚拥炉称寒，料不能痊矣。就使好了，也难图大事。故拟会同贵司，将燕王病状，细细奏闻，使朝廷得以安枕。你我责任，也可以少些。”葛诚道：“二位大人若如此轻视燕王，我等不久皆为燕王戮矣。”张、谢大惊道：“何以至此！”葛诚道：“燕王之疾，诈也。就其诈而急图之，使彼不暇转圜，庶可扑灭。若信以为真，防守一懈，彼突然而起，则堕其术中矣。”张昺道：“贵司何以知其诈，莫非有所闻见乎？”葛诚道：“非有闻见，以理察之。盖因让责诏书将到，不便开读，故作此病态，固不可知。然夏月非拥炉之时，而故拥炉，拥炉非有寒可言，而特特言寒，非诈而何？”张、谢二人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若非贤长史才智深微，几乎被他瞒过。但此事如此区处？”

葛诚道：“如今可乘其诈病，人心解体之时，急急请旨，夺其护卫，拿其官属，然后系之逮之，一夫之力耳。”张曷大喜道：“承教，承教！即当行之。”葛诚、谢贵辞出，张曷就在后堂，叱退书吏，写下表章稿儿，报说燕王之病是诈，乞速敕有司削夺护卫，并拿有名官属等事。做完本稿，又亲自写成表章，密封印停当。犹恐怕内中有甚差讹，拿着本稿，只管思察。不料一时腹痛，要上东厕。本稿不敢放下，就带到东厕上，重复审视。看了半晌，觉无差错，便将本稿搓成一团，塞在厕中一堵破墙缝内，料无人知。上完厕，走了出来，将封印好的本章，差人星夜送往京师去了。

不料这事被那心腹吏李友直看在眼里。原来这李友直，最有机智，久知燕王是个帝王人物，思量要做个从龙功臣，时常将张曷的行事，报知燕王，以为入见之礼。燕王甚是欢喜，吩咐管门人说：“这人来，即时引入见我，不可迟缓。”这日，恰恰李友直看见张曷叱退书吏，自坐后堂，写下表章，知与燕府有些干碍，便留心伏在阁子边，悄悄窥看。看见张曷写完表章，封印停当，又看见他将本稿带到厕上，去了半晌，及出来，都是空手，步到堂上，发过本，自回私衙去了。李友直放心不下，走到后堂，细细搜寻。不见有甚踪迹，又走到厕上来寻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那厕边破墙缺中，露出一些纸角来，他信手扯出来，理清一看，恰正是参燕王的本稿，谢贵、葛诚，俱列名在内。遂满心欢喜，以为此本稿，又是一个进身好机会，忙忙拿了，即去报知燕王。走到燕府，管门人认得李友直，是燕王吩咐的人，即时引他入见燕王。李友直将张曷之事，说了一遍，就将本稿呈上。燕王看了，大怒道：“这等奸臣，怎敢如此害我，我必要先杀他！”就对李友直说道：“你为寡人如此留心打探，异日事成，寡人自然重重赏你。”李友直叩谢，退出去了。

燕王就召道衍，将本稿与他看，又说道：“寡人诸事已备，如今时势又急，正宜发动，不可迟缓。”道衍道：“大王独不记袁柳庄神相之言乎？他许大王年交四十，髯过于脐，方登大宝。今大王年虽才交四十，似乎可矣，但臣窃观大王，髯尚未过于脐，则犹未可也。”燕王听了，不悦道：“年可坐待，而髯之长短，却无定期，如何可待？若必待髯长过于脐，方登大宝，寡人恐大宝之登，又成虚望了。”道衍道：“大福将至，鬼神自然效灵，非可寻常测度。愿大王安俟之，髯生不过旦暮事耳。”燕王似信不信，无可奈何，只得退入内宫，时时览镜，自顾其髯，或拈弄而咨嗟，或抚视而叹息。

徐王妃见了，问知其故，暗想道：“髯乃气血所生，必积渐而后长，怎能顷刻便过其脐。王情急切，何以得安，必须如此如此，方可稍慰王怀。”算计定了，因治酒，苦劝王饮。燕王被诳，多饮几杯，不觉大醉，就倒在榻上睡下。徐妃乘王睡熟，因将自己头发，检选了数百根，摘下来，悄悄用手将一根根都打一个结儿，结在燕王龙须之上。接完了，再用手细细拂拭，竟宛然如生成一样。及燕王酒醒，坐起身来，徐妃贺道：“恭喜大玉，美髯得时乘运，已长过于脐矣。”燕王听了，低头一看，用手一捋，果然黑沉沉一缕香髯，直垂过脐，不觉又惊又喜。因看着徐妃笑说道：“我只睡得片时，为何须忽长如此？虽鬼神栽培，亦所不及。贤妃忙忙贺我，定知其故。”徐妃笑而不言，燕王再三盘问，徐妃方奏道：“此妾之发也，因见王情不悦，妾心正忧，故将妾发，戏接王须，以博大王之一笑。不期天假妾手，竟若生成，实大王之洪福也。”燕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此乃凤毛接龙须也。”因挽徐妃同坐道：“贤妃有如此灵心，又有如此巧手，异日同享富贵，是贤妃自得，非寡人所及也。”二人甚喜。只因这一事，有分教：天心有定，人事凑

合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文。

第十回 北平城燕王起义 夺九门守将降燕

再说张曷疏到了京师，朝廷果差一个内官赍诏来，坐名捉拿护卫官属。又敕张曷、谢贵协同捉拿，不许走漏一人。张曷、谢贵得旨，便将北平城中护卫兵马，并屯田军士，俱调来布列城中，暗暗围着王府。又恐怕王城中有兵突出，复于端礼等门，尽将木栅塞断，甚是严谨。但未奉诏擒王，不敢逼入王宫，只日夜提防。而燕府中，只称王病，不开读诏书，内臣不敢拿人，捱了数日，见燕府只是如此，内臣急了，只得与张曷、谢贵商量道：“诏书原敕王自拿官属付我，而王只托病，不开读诏书，我辈岂敢妄动。”三人只得又共同飞疏，奏报朝廷。

朝廷又降下密敕与卫官张信，敕他乘入卫之便，手执燕王。张信接了密敕，大惊道：“朝廷殊无分晓，燕王何人，我一卫官，怎能手执？”又系密敕，不敢与人商量，只得告知母亲。其母甚是贤智，因说道：“此事断不可行。汝父在日，常说天下的王气，在于燕分。故今燕王所为所行，豁达大度，有王者气象。妾闻王者不死，岂汝所能手执？若从密敕，轻举妄动，徒自取灭亡耳。”张信道：“若不执王，何以缴此密敕？朝廷问罪，祸亦不免。”其母道：“不如转祸为福，密告于王。王无祸，则汝亦无祸矣。”张信细细忖度，知母言为是。遂暗怀密敕，走到燕府，要见燕王。府中人辞以王病，不敢通报。张信道：“我之要见王，非我私自要见，乃奉朝廷密敕要见。就病在床，也须一面。”府中人只得通报，就引他入去。燕王见张信奉敕来见，不知何意，愈加装出许多病态。张信见了，拜伏于地道：“微臣犬马之诚，实在殿下。殿下不必瞒臣，有事当与臣商之。王若必以臣为不诚，过加疑忌，则臣奉有密敕，在此执王，王须就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怀中就取出密敕，呈与燕王。燕王看了，真是密敕，忙忙起来，用手挽扶张信道：“贤卿救我一家性命，何以报德？”张信道：“君臣何言报也。但事急矣，愿大王早为之计，迟则恐有变。”燕王肯首道：“卿言是也。可暂退，即当举义，决不使朝廷累你。”张信因退出去。

燕王召道衍入宫，将密敕与他看了，遂问：“今用何计？”道衍道：“今大王不必问矣，年至四十，髯已过脐，将士聚集，兵马训练，钱粮充足，七月交秋，天时已至，朝廷一诏二诏，人事又迫，此时不举义，更待何时！”燕王大喜，遂召张玉、朱能入宫，谕以举义当从何起。朱能道：“士卫兵马，虽布满城中，不过虚张声势而已。大王起义之日，只消臣带护卫一二百人，先擒张曷、谢贵来，斩首祭旗，则其余自惊散矣。”道衍道：“将军以兵擒之，不如以计捉之。”朱能道：“国师有何计策？”道衍道：“只须依诏书将所逮官属收下，命谢贵、张曷入宫付之。彼一入宫，须如此如此擒之。”燕王大喜，遂传出命旨，称说病愈，约壬申日亲御东殿，将所逮护卫官属，照坐名拿下，召谢贵、张曷入宫，查明交付内宫，以复明诏。正传旨间，忽殿之前檐，堕下一片瓦来，跌得粉碎。燕王见了，不悦道：“莫非此举不祥？”道衍道：“此大吉之兆，非不祥也。”燕王道：“何以言之？”道衍道：“旧瓦碎，欲殿下易黄瓦耳。”燕王方才大喜。

到了壬申这日，燕王清晨出来，坐于东殿，暗暗埋伏精兵于殿旁之两庑，然后大集王府官僚，传出令言，召布政张曷、都指挥谢贵入宫，交付朝廷所逮官属。张曷、谢贵以为兵马围绕王府甚众，燕王计穷，诈病不能了局，故不得已而交付所逮官属，遂信为实情，昂然而入。走到殿前，望见殿上燕王，

虽然病愈，却尚倚杖而坐，只得朝见。朝见过，因奏道：“前奉朝廷明诏，坐名逮护卫并官属人等，今又奉殿下旨，捉拿交付臣等，故臣等特来朝见领去。”燕王道：“你要拿人么？这个容易。”将头一举，近侍就大呼道：“护卫何在，有旨拿人。”殿上只传得一声，两庑下早涌出二百精兵来。有许多跑到殿前，将张曷、谢贵绑缚起来。又有许多走到殿上，将长史葛诚拿将下去。三人被擒，忙大叫道：“此系朝廷明诏所为，与臣等何干？今殿下加罪臣等，莫非殿下之病尚未痊愈？”燕王大怒，因将所倚之杖，投于地上，大骂道：“我有何病，不过为你一班奸臣所逼耳！”张曷道：“殿下今日倚着伏兵，诱杀臣等，但恐朝廷闻知殿下擅杀钦命大臣，怎肯干休！那时大兵临门，恐大王悔之晚矣。”谢贵道：“一时之怒，终身之祸，大王须三思而行。莫若姑留臣等，尚可挽回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大兵，就要南下，朝廷救死不暇，焉敢加予。今先斩汝三奸人之首，悬之藁街，晓谕满城奸人，使他知警。留之何用！”因叱校尉，把三人推出斩首。

就要发兵去夺北平城九门，忽官僚中闪出一人，俯伏殿前，大声痛哭道：“大王斩此三人，祸不久矣。”燕王视之，乃伴读余逢辰也。因骂道：“迂儒！寡人今日起义，乃大吉之期，为何哭泣，说此不祥之语！”余逢辰道：“臣见大王所为非礼，又有三大不可，故一时激切言之。至于吉不吉，祥不祥，不暇计也。”燕王道：“有甚么‘三大不可’？”余逢辰道：“朝廷，君也；大王，臣也。以臣杀君之臣，名分必有伤，此一大不可也。朝廷所有，天下也；大王所据，不过一隅。以一隅而欲抗衡天下，势力不敌，此二大不可也。朝廷不加兵，而以诏敕劝戒，仁义也；大王不谢过，而擅杀命臣，暴虐也。以暴虐而欲加仁义，人心必不服，此三大不可也。有此三大不可，故臣但见为取祸，不见为举义，乞大王加察。”燕王听了，又骂道：“腐儒！只知死泥虚名，不知深思实义。寡人乃高皇帝嫡亲第四子，以上三皇兄皆薨，则高皇帝之天下，原寡人之天下，孰当为君，孰当为臣，天下虽大，而一小子与两班书生，岂能用之？寡人一隅纵小，明日兵出，不异汉之席卷三秦，势力又安在哉？若其不一年而废削五皇叔，今又兵围寡人，仁义乎？暴虐乎？寡人遵祖训，今日先诛此三奸，明日再举兵向关，尽除君侧之奸，使朝堂肃清，迹虽似乎暴虐，实大圣人真仁义也。汝腐儒拘谨固执，安能知之！此等腐儒，留在世间，误天下苍生不少。”因命校尉，亦推出斩首。

随即令张玉、朱能，领兵擒捉围绕王城将士，并分夺省城九门。二将奉旨领兵突出，正要擒捉围城将士，不料围城将士，听见燕王杀了张曷、谢贵，大家心慌胆碎，一齐散去。及二将领兵突出王城，已不见一人。正欲分夺九门，忽见一将，领着千余人，竟奔府城而来。原来来的这将叫做彭二，也是一个都指挥，与谢贵同一营。听得谢贵被燕王诱去要杀，不胜愤怒，忙传号令，招呼兵将，要攻入王城去救。不料将士不齐心，一时招呼不来，招得半晌，只招得千余人，遂领了竟奔王城而来。恰遇着张朱二将领兵而来，彭二一马当先，大叫道：“燕王藩臣，敢于擅杀天子命吏，已犯大逆之罪。汝臣下之臣，复助纣为虐，其罪更当何如？”朱能大怒道：“燕王举义靖难，汝等一辈为难奸臣，不杀何为！”因举枪劈面刺来，彭二忙侧躲过，亦举枪还刺。朱能初出王城，正要卖弄英雄，斗了数合，就乘空大喝一声“着”，将彭二刺死于马下。众兵见彭二刺死，早纷纷逃散。及张、朱分夺九门，九门

将士，早有八门自知力不能敌，皆拱手而降。唯西直门守将坚持不下，有人报知燕王。燕王复遣指挥唐云，传谕守将：“汝毋自苦，朝廷已听燕王自制一方矣，汝为谁守？”守将信之，遂亦降燕。燕王一举义，诛了五臣，夺了九门，满心欢喜，遂与道衍商量后事。只因这一商量，有分教：征诛得计，仁义抱惭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攻王城马俞败走 夺居庸二将成功

却说燕王既遣张玉、朱能、唐云，夺了省城九门，便要捉拿三司众官，道衍因说道：“凡举义必须有名。今大王举义，若不倡一举之美名，则人必以为是夺建文之天下，则有或符或违，非为全算。”燕王道：“然则将何为名？”道衍道：“臣读祖训，见内有清君侧之恶训。今齐泰、黄子澄，是君侧之恶。朝廷之难，乃彼而作。大王何不以靖难为名，请诛二人，使天下知大王非私天下，则举义之名正言顺矣。”燕王听了大喜，遂命内臣为文，以誓师道：

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也，今为奸臣谋害。祖训有云：“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必训兵诛之，以清君侧之恶。”况今祸迫于躬，义与奸邪，不共戴天，故率尔将士讨之。罪人既得，则当法周公以辅成王。尔将士其体予心，毋违命！

文未止书二年七月，竟削去建文年号。

燕王誓师毕，又出榜于通衢道：“三司奸臣张昺、谢贵、彭二，及长史葛诚，伴读余逢辰，同恶相济，今已擒诛。其兵从正者，速赴府报名，照传供职。”不一日，布政司秦政、郭资、按察司副使墨麟、都指挥同知李濬、陈恭，并府县各官，俱次第到王府报名入册。唯都指挥使马宣、俞瑱二将不服，竟统领麾下兵将，来攻王城。朱能、张玉闻知，便率兵抵敌。大家在城中，或大街，或短巷，东边赶到西边，南头杀到北头，竟混战了一日。马宣、俞瑱毕竟众寡不敌，被张玉、朱能杀败了。马宣逃走，往蓟州去。俞瑱逃走，往居庸关去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朱能、张玉，见马俞二人败走他方，也不追赶，忙收拾兵马，查点捉获兵卒。直乱三日，然后城中大定，百姓安靖如故。此时燕王雄踞北平，以为根本，竟自署官属，遂以邱福、张玉、朱能，为指挥佥事，统领合城兵马。又擢布政司吏李友直，为本司右参议，掌管府郡政事。凡有关系军务，不论大小，皆奏请燕王亲自裁夺。

城中既定，众将报功毕，遂将当阵擒获从乱士卒，册籍呈上，候旨臬首。不期燕王未出，适值道衍入见，偶将册籍一看，见内中有金忠名字，打动他十年前的心事。因叫长随去查问：“这金忠系何处人，为何在此从马宣、俞瑱作乱？”长随问了，来回复道：“这金忠说是浙江宁波鄞县人，为因有罪，遣戍到马宣卫所。马宣作乱，不得不从。”道衍问明，候燕王出殿，即奏道：“臣有一故人，叫做金忠，今犯从乱之罪，乞大王赦之。”燕王问故，道衍遂将十年前席道士指点之事，细细说了。燕王听了，喜道：“原来尘埃中，原有异人。”因传令旨，将从乱尽行臬首，单赦金忠，召入殿来。金忠承召，叩首谢恩，燕王因问道：“姚国师说，你受了席道士一种数学，可为寡人细细一卜，看靖难师出，胜负何如，几时能成大事？”金忠领旨卜完，因奏道：“此卦乃潜龙升天，大吉大卦。靖难师出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但遇大木穿日，小不利耳。若问成事，只候水拥马来，便登大宝矣。”燕王问道：“何谓‘大木穿日’？何谓‘水拥马来’？”金忠道：“此系天机，臣不敢泄，时至自知。”燕王大喜，遂令金忠为府中纪善，随侍帷幄。

金忠谢恩退出。燕王问道衍道：“北平自城，既已定矣，靖难之师，亦已起矣，为今之举，当取何地？”道衍道：“南征为缓，北伐为急。若不先清北地，必有内顾之忧。今宋忠拥兵居庸，意在图燕；既闻昺、贵受诛，其谋愈急；又兼俞瑱败走，与他合党，宜急攻之。”燕王深以为然，遂召集诸

将，说道：“居庸关路隘而险，乃北平之咽喉。我师必得此，方可无北顾之忧。今为宋忠、俞瑱所据，非我之利。又闻宋忠退保怀来，单留俞瑱守关，须乘其初至，众心未定，急往攻之，则易取也。若稍稍迟缓，彼部署一定，必增兵坚守，再欲取之，则未免费力。”诸将皆应道：“是！”燕王就令指挥徐安为将，千户徐祥为先锋，率兵先行，自帅大兵在后压阵。徐安兵到关下，徐祥看见关前，并无准备，因领一队兵马，大呼杀入。俞瑱见了，慌忙招呼将士迎敌。仓促中怎挡得燕兵奋勇而来，左冲右突，杀得马倒人翻。俞瑱支持不住，只得弃关，领了残兵，逃往怀来，报知宋忠而去。

燕王兵到，见得了居庸要地，满心欢喜，就要发兵袭取怀来。诸将道：“宋忠调集沿边的兵马甚众，今尽在怀来，我师若往袭取，不过数千，恐彼众我寡，难与争锋。况居庸一关，乃彼必争之地，俟彼来争，则破之易耳。”燕王道：“凡用兵当以智胜，难以力论，宋忠拥兵虽众，然无才胆小，又轻躁寡谋，闻我诛了张昺、谢贵，今又夺了居庸，彼心已碎，焉敢出兵。今乘其无措，潜师而往，破之必矣。”遂亲帅八千兵马，倍道而进。只因这一进，有分教：兵称有制非关众，将贵先机亦在谋。欲知后来胜败，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设奇计先散士卒 逞英雄杀入怀来

却说宋忠奉旨来调集沿边兵马，又选燕府精壮，隶于麾下，一时兵多将广，可以压住燕王的邪谋。若使宋忠果有忠君之志，定乱之才，一闻燕王起义，杀了张曷、谢贵，便当率沿边将士，杀入燕府，可一时扑灭。不期宋忠果然无才胆小，忽闻燕王起义，恐祸及身，早退保居庸。及俞瑱败走居庸，他见势头不好，又退保怀来，单留俞瑱坐守居庸。不料燕王又夺了居庸，俞瑱逃到怀来，二人正慌张无措，忽又报燕王亲帅大兵，来取怀来。宋忠闻报，这一惊不小。因心生一计，聚集调选燕府的精壮，说道：“燕王反叛朝廷，谋为不轨，汝等知道否？”众兵道：“已知道了。”宋忠道：“前日朝廷旨意，选调你们到我麾下，是爱你们精壮，可以边上立功名。故着你们家小，原住北平，异日立了功名，封妻荫子。不期燕王反了，道你们归顺朝廷，不助他为恶，一时恼怒，遂将你们家小都杀了。你们知道么？”众兵听了尽吃一惊道：“这事小的们全不知道，只怕信还不确。”宋忠道：“我已见报，怎么不确。”众兵见是确信，皆放声大哭道：“朝廷调选我们，我们原不愿意，因被燕王送出册子，故无奈何，抛弃父母妻子而来，为何转说我们归顺朝廷，杀我们家眷。这冤屈何处去伸？”宋忠见人心已动，因说道：“你们父母妻子，已被他杀了，哭也无用。莫若抖擞精神，与我去擒燕王，与你们去报仇。”众兵厉声答道：“莫不致死！”宋忠大喜，遂命指挥彭聚、孙泰，率领众精壮为前部，先渡河迎敌，自领众兵在城，为阵以待。

早有细作探知其事，报与燕王。燕王因命军中查出选去精勇的子侄来，叫他张用旧时旗号。又叫众精壮的亲戚、朋友、乡邻，同聚一队，向前厮杀。又立起一面招降旗，招呼精壮归降。不多时，两军相遇，各各射住阵旗。众精壮远远望见燕阵中的旗帜，倒有一半是他们旧时名号。有眼快的说道：“那个少年拿枪的，不是我儿么？”又有看见的，指说道：“那个中年骑马的，不是我叔么？”这个认出家人，那个认出朋友；这边呼名，那边答应；那边招手，这边点头。大家看得明白，尽欢喜道：“原来是主将骗我们！我们家眷俱各无恙。”又看见燕营竖着招降旗号，早纷纷过去了一半。彭聚、孙泰哪里禁压得住。

忽见燕阵上张玉提刀跃马，冲过阵来。彭聚忙提枪迎敌，两将并不答话，即时交战。战了数合，彭聚当不得张玉力大，渐渐要败。孙泰见了，只得把马冲出，提刀来攻，两下混战，张玉全无惧怯，愈觉精神。燕阵上朱能见两将夹攻，遂提枪跃马冲出，大喝道：“我来也！”那马冲到彭聚面前，照左肋下一枪刺来。彭聚措手不及，早被枪尖刺着，挑下马来。那孙泰正与张玉苦战，忽见彭聚被朱能刺死落马，惊得魂魄全无，策马退后便走。张玉放马赶上，把刀砍来，孙泰躲闪不及，早已被砍为两段。合营将士看见两个主将阵亡，精勇又招去一半，谁敢守阵，只得抛旗弃鼓而走。

燕王看得分明，将鞭鞘一举，指挥将士渡河追赶。赶到城下，见宋忠将数万人马，摆成阵势，列于城外。他见自家的败兵涌至，早已冲动阵脚，又听说燕兵勇不可当，虽奉军令不许擅动，心下实是慌张。及燕师赶到，诸将还打算与他对垒。燕王忙召张玉、朱能，并诸将激之道：“兵不在多而在精。我观宋营无头无尾，无正无变，阵不成阵；孰偏孰里，将不成将；东西散乱，兵不成兵。人马虽众，不过蜂蚁耳。众将军若奋勇直冲，自不战而鸦鹊乱矣。不乘此时擒捉宋忠、俞瑱，更待何时！”张玉、朱能与众将听了，齐应道：

“燕王详审兵势，有如观火，已明示臣等功名之路。臣等敢不效力！”燕王见众将齐心，大喜，因各赐酒三杯，命军中擂鼓发炮。众将一齐上马，带领精兵，乘着震天鼓炮，竟如一阵猛虎直往宋营杀来。宋忠看见，急合众将迎敌。众将虽有百余员，却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无一将敢奋勇当前。宋忠见了大怒，遂挥剑临阵，要一一斩首。众将慌了，遂一齐拥出阵前。恰值燕将冲到，只得倚着人众，一齐上前混战。怎奈人虽多，却非惯战之将。战不多时，张玉早刀砍了两个，朱能早枪挑了三个，邱福早鞭打了一个，唐云早枪刺了两个，直杀得众将胆战心慌，这个东边闪开，那个西边遁去，一霎时杀得一个将官也不见了。众燕将看见宋营，果然将不成将，兵不成兵，阵不成阵，遂一齐呐喊，杀入阵中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宋忠看见势头不好，只得从后营飞马遁入城中去了。合营军士虽有数万，但见主帅已逃，哪个还立得住脚，遂一哄都往城里乱窜。

此时俞瑱正守城门，见宋忠逃走入城，恐燕兵乘势赶入，急令关闭城门。怎奈数万败兵一涌入城，几乎连城门都要挤破，怎容得你来关闭。败兵入城尚未一半，后边燕兵乘胜赶来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已冲入城中矣。俞瑱在城上看见燕兵入城，知守不住，慌忙下城，奔到宋府，要约宋忠同逃往宣府去。遍寻宋忠不见，乃要自逃，而燕兵已围住宋府，不能得出。燕兵拥入宋府，看见俞瑱，先捉了。遍搜宋忠，只是不见。直寻到东厕中，方才将宋忠捉出，就乘势夺了怀来城池。

此时燕王也飞马入城，出榜文，招降兵马，安抚百姓。不多时，宋忠沿边调来的三万兵马，都随着燕府选去的精壮来投降。燕王大喜，因谓张朱二将道：“前日宋忠调选精壮时，姚国师就说，‘调是凭他调去，用是终为我用’，今果然矣。”遂命张朱二将，将三万兵马，分隶各部。不多时，众将把宋忠、俞瑱解来，燕王因笑问道：“二位将军，为国防制寡人，可谓劳苦矣。然不知天命，劳而无功，却将奈何！”宋忠、俞瑱一言莫对。燕王又说道：“留汝不如杀汝，以成汝名。”因命军士推出斩之。

正是：

尽忠自恨无才，甘死方知臣节。

未知燕王又取何方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燕王定计取两城 炳文战败回真定

燕王既得了怀来，斩了宋忠、俞瑱，又传檄山后诸州，而开平、龙门、上谷、云中诸守将，皆来归附，一时兵威大震。探马报到朝廷，朝廷闻知北平兵起，因命廷臣议计之。廷臣皆荐长兴侯耿炳文老将知兵。建文帝因降诏，命耿炳文佩征北大将军印，帅兵三十万北伐。耿炳文奉诏，忙下教场，点齐三十万人马，选都指挥杨松为先锋，都督潘忠、徐凯为左右翼，择吉出师，星夜往北进发。一日兵到真定，耿炳文探知燕兵已到涿州，相去不远，因命驻师，待燕王兵至好接战。又想兵聚一地，不足张威。就合先锋杨松，领兵九千，进据雄县，以为前部；又遣都督徐凯，领兵驻河间；又遣都督潘忠，领兵驻莫州，三路以为声援。自以为分拨有方，连络合法。

早有细作打探明白，报知燕王。此时正是八月十五，燕王因命众将，潜师屯于娄义，候至日晡，乃谓诸将道：“用兵有机，机不可失。今夕中秋，南将贪饮为乐，必不设备。此破之一机也，愿众将军努力。”众将道：“大王神机妙算，自无遗策，敢不效命！”燕王大喜，遂命秣马会食，乘着黄昏时候，带领三千甲士，渡过白沟河，行到半夜方抵雄县。果然静悄悄，竟无准备。遂一声炮响，众将引军，竟破城而入。此时杨松已醉，听见炮响连天，吓得胆战心摇，急披挂上马，招呼麾下迎敌。众军皆在醉中，而燕兵已涌入营来，刀枪齐下，竟如砍瓜切菜，不独自身战死，而九军俱不能生还。

燕王遂取了雄县，诸将皆称大王用兵之妙，孙吴不及也。燕王笑道：“不独此也，诸将军若不惜劳苦，寡人还有一计，可乘此生擒潘忠。”众将惊讶道：“潘忠在莫州，去此百里有余，大王何计可以生擒？未将不解也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今夜破雄县，潘忠未必知，可遣一人装做杨使，乘夜到莫州报与潘忠，只说燕兵围城，求他来救。耿炳文分他在莫州，原为声援，他闻报自然速来。来时伏兵断其归路，两处夹攻，未有不成擒者。”众将听了，皆称奇计。燕王就差人装做杨使，去报潘忠。又命谭渊领兵一千，伏于月漾桥水中，候潘兵过后，听号炮一响，即起据桥，以断归路。分拨已定，然后自率众将，在雄县以待。果然潘忠闻报雄县被围，即时领兵飞奔而来，以为教授。过了月漾桥，将到雄县，前哨探马来报道：“杨松被杀，雄县已失。”潘忠听了大惊，方悔来差了，急急传命回兵。忽见城上金鼓齐鸣，炮声震地，燕将一齐拥出城来，喊杀连天。潘忠见退不及，只得指挥众将，上前迎敌。众将既传令要退，又指挥迎敌，便觉人心不一，虽勉强交锋，毕竟疲惫，怎当得住。燕王以为得计，更加奋勇。潘兵战不多时，阵脚立不住，只管挫将下来。潘忠看见势头是个败局，遂今后营改作前营，速速退过月漾桥，以为接应。不期后营退到月漾桥，又被谭渊领水中的伏兵，排列于月漾桥之两岸，伏弩齐发，炮声震地。稍若近前，矢石如雨。潘兵见了，忙去报与潘忠道：“不好了，归路已被燕兵阻断。”潘忠大惊，因传令道：“前有劲敌，后无归路，为今之计，唯有舍命力战而已。”令虽传下，怎奈军心已乱，哪里禁约得定。前营战败，逃到后营，后营无路，又奔前去。前后一齐乱窜，燕兵四面围袭，只叫要拿活的，不许走了潘忠。潘忠主张不定，只得弃了众兵，策马往小路而逃。不期小路中又有埋伏，把挠钩套索将潘忠捉住绑缚，解去

晡——古代指申时，即午后三时至五时。

孙吴——春秋战国时名将孙武、吴起。

见燕王了。潘兵进退无路，又听见主将被捉，只得四散逃生。逃不去的，不是被杀，就是投降，还有许多淹死在月漾桥水中。燕王料莫州城空虚，乘胜进兵，取了莫州。众将皆进贺道：“大王妙算，真有鬼神不测之机。如此取天下，不啻摧枯拉朽矣！”燕王道：“此小敌耳，何足言奇。耿炳文虽称老将，实不知兵。今大队在真定，闻杨松之死，潘忠之擒，必不敢妄动。众将军不趁此时破之，更待何时？”众将道：“大王胜算，自合兵机，未将敢不效力！”燕王遂点起精兵三万，命张玉、朱能领了前部，先去与耿炳文对垒，自率大兵在后压阵。

再说耿炳文兵马驻扎真定，指望杨松前进一步，然后目进。不期驻扎不久，早已报杨松战败而死，心内犹想尚有徐凯兵在河间，潘忠兵在莫州，相为犄角，燕兵或未敢深入。不期隔了一日，又报潘忠领兵救援雄县，已被生擒，心内十分惊惧。暗想道：“久闻燕王善于用兵，我还不信，今我尚未与他接战，他竟袭破二军，取了两城，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。但恐他乘胜突至真定，我须要严阵以待，使他知我有备，方不敢轻觑。”因命左副将李坚，右副将宁忠，与左都督顾成，列营于滹沱河，准备炮石，埋伏弓弩。知燕兵必由西北而来，遂将西北一带，守得铁桶相似。

燕王领兵乘胜而来，离真定还有二十里，不知耿兵屯于何处，因叫前哨，去捉了几个城中出来采樵的百姓，问他耿兵屯于何处，百姓道：“耿元帅大兵，俱在真定城中。今闻得大王兵从西北来，遂命李、宁、顾三将军，列阵在滹沱河北岸，以待大王。雄兵战将，密密排布，七八停都聚于此。”燕王又问道：“东南也有营阵么？”百姓道：“营阵虽有，但守卫单薄，料大王不从此来包。”燕王问得明白，厚赏百姓遣去。就命张玉、朱能，领众兵鸣锣击鼓，从西北向直奔耿营作正兵，与之交战。自带邱福，暗哨领三千精骑，绕过城西，直逼东南的营阵作奇兵。

正是：

兵有奇正，所以能胜。
单奇不正，全无把柄；
单正不奇，只好听命。
奇正不知，如坐陷阱。
奇正之用，虽有万端，
奇正之理，则唯一定。

却说张玉、朱能，奉燕王令旨，领了大兵，向真定来到了耿炳文阵前。耿炳文打探燕兵将到，恐三将有失，亲自出城，临阵督战。张玉、朱能恐燕王的奇兵未曾绕到，不敢逼近耿营。见他矢石坚守，便也扎住营盘，休息兵力。到了次早，方同众将，跃马出阵前。南阵上耿炳文也领众将，立马门旗之上，请燕王答话。张玉厉声道：“燕王乃高皇帝嫡子，今皇上之叔。汝何人，敢请答话！”耿炳文道：“叛逆何尊之有？吾奉命讨燕，非不能战，而请燕王答话者，盖有善言奉劝，欲保全燕王也。”张玉大怒道：“燕王举义是遵祖训，以靖难诛奸，何为叛逆？汝既奉命为将，而用兵之大义，尚且未知，更有何善之可言！”耿炳文道：“皇上以仁义治天下，而天下安如磐石，有何难可靖！朝廷文武，尽皆忠良，有何奸可诛！若要靖难，除非自靖；若要诛奸，除非自诛。”张玉道：“周、齐、湘、岷诸王，皆高皇帝之子，有何罪过？而听齐泰、黄子澄之谋，削之、夺之、迁之、死之，非难而何？非奸而何？今又屡诏，削夺燕王之护卫。燕王何如主，而肯受奸人之播弄！故

举兵诛之若罪人。斯得自效周公之辅成王，非有他也。汝不达大义，摇唇鼓舌，以惑三军，真奸人之尤也。我若不先把你这老奸诛之，谁肯知警。今日汝来，是送死也。”因举刀纵马，直冲过阵来，要擒炳文。炳文因命李坚出战，李坚忙挺枪冲出阵前，大叫道：“反贼慢来，认得我李将军么？”张玉道：“我认得你是替耿炳文搪刀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就举刀照头砍来。李坚忙用枪拨开，劈面相还。这一场好杀，但见战鼓齐鸣，阵面上征云滚滚，枪刀并举；沙场里杀气腾腾，一往一来，一上一下。两人直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耿炳文恐怕有失，忙令宁忠助战。宁忠马才到阵前，燕阵上朱能早飞马接住厮杀。耿炳文又令顾成助战，燕阵上谭渊又接着厮杀。六个将军作三对，正杀到龙争虎斗之时，耿炳文只顾立在阵前，催军督战，不提防燕王暗暗的从小路绕过城西，将东南二营袭破，转从东南直杀到耿炳文西北的营后而来。忽有东南的败卒报知耿炳文。炳文吃了一惊，急急分兵救应，而燕王与邱福的三千精骑，已从营后突入，横冲直撞，如一群猛虎。耿炳文营中，兵将虽多，今突然受敌，出其不意，便心下惊慌，把持不定。及听得燕兵喊声震地，杀将近来，部伍东西乱窜，自料是个败局。又闻燕兵个个大叫，要活捉耿炳文。炳文听见，十分慌张，哪里能顾得众将，竟带了一队亲兵，从右营突出，逃回真定城中去了。只因这一逃，有分教：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不知后来如何抵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李元帅奉诏北征 康御史上疏直言

诗曰：

为将虽然拥节旄，威名却不在弓刀。

奇功早定风云略，胜算先成虎豹韬。

六国势分亏借箸，八千人散赖吹箫。

若无张玉轻来去，虽保头颅不被梟。

却说刘坚、宁忠、顾成三将，奉耿炳文之令，苦战张玉、朱能、谭渊等将，已讨不得半点便宜。忽听得东南二营破了，燕兵又从后营杀入，主帅已逃回城中去了，心下十分慌张，哪里有心恋战，要退入营中。见营中兵将，已鸦飞鹊乱，料难镇定，只得望斜刺里，各自逃生。李坚虚晃一枪，奔往西山，要逃入城去。不期转过山嘴，忽山凹里冲出一将，手持铁棒，劈头打来。李坚急用枪招架，那铁棒却不落下来，早掣回着地一扫，将马脚打断。马倒了，将李坚掀下马来。这将却是薛禄。忙用铁棒按定，叫跟随用绳索缚了解回。这边李坚被擒，不料那边宁忠、顾成要逃走过河，亦被燕将捉住。其余兵将莫不受伤。这一阵斩首三万余级，获马二万余匹，尸横满地，溺死于滹沦河中者无算，逃入城中者，不及十停之二三。此时耿炳文逃在真定城中，收拾残兵，紧守四门，不敢再战。燕王挥兵围城，攻打两日不下，道衍因对燕王道：“燕之得天下，不在此城，请还师北平，以休养兵力。”燕王以为然，遂收兵舍之而去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耿炳文兵败之信，报到朝廷，建文帝听知大惊。因问群臣道：“耿炳文宿将，领兵三十万，征进北平，不过一隅，为何一败至此。”黄子澄道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偶然失利，陛下不必深忧。若再调兵五十万，以天下之力，剿制一方，众寡不敌，燕王自成擒也。”建文帝道：“耿炳文既败，不可复任。不识谁堪为将？”黄子澄道：“曹国公李景隆，文武全才，可当此任。陛下前日若用李景隆去，必无今日之败矣。”建文帝深信之，遂召李景隆陛见，赐他斧锁，使得专征伐。师行之日，亲饯之江干。自北平起兵之时，已赦教谕程济出狱。以其言验，升为翰林院编修。今遣景隆为将，遂诏充军师，护诸将北征。程济辞道：“臣之术数，不过前知祸福，实非有经济之才。恐滥处师中，无济于用。乞陛下另选贤能，以当大任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祸福既能前知，则胜败自在掌握之中。卿幸勉为之勿辞。”程济只得受命而去。又传诏镇守北边诸将，各发兵征北平。

有人告大宁宁王，潜与燕王合谋，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约。因降诏削宁王护卫。监察御史康郁因上疏奏道：“臣闻亲其亲，然后可以及于疏。此语陛下讲之有素，奈何辅佐无人，遂令亲疏莫辨。今夫诸王，以言其亲，则太祖高皇帝之遗体也；以言其贵，则懿文太子之手足也；以言其尊，则陛下之叔父也。彼虽有罪可废，而太祖之遗体可残乎？不可残乎？懿文之手足，可缺乎？不可缺乎？叔父之恩，可亏乎？不可亏乎？况大祖身为天子，而一旦在

六国势分亏借箸——秦末楚汉相争之时，酈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代，共同攻楚。张良认为不可，借刘邦当时吃饭用的筷子，为他筹划形势。事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

八千人散赖吹箫——秦末楚汉相争故事。项羽军队被刘邦军队包围于垓下。夜晚之中，汉营有人用箫吹起了楚调；有人唱起了楚歌，楚军军心涣散，无心再战纷纷逃散，楚军遂大败。八千人，即项羽起义时，跟随他的八千江东子弟兵。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

天，遂不能保其诸子，使迂儒苛求，以致受祸，则其心宁不怨恫乎？臣每念及至此，未尝不为之流涕。此岂陛下不笃亲亲哉？皆残酷竖儒，持惨刻之偏见，昧一本之大义，病藩王之太重，谋削夺之，所以至此也。吾其进言，不过曰六国反叛，汉帝未尝不削；二叔流言，周公未尝不诛。一言耸动，遂使周王流离播迁，有甚于周公之诛管蔡。况周王既窜，湘王自焚，代王被迁，而齐王又废为庶人，为燕计者，必曰兵不举，则祸必加。则是燕之举兵，皆朝廷激变之也。及燕举兵，至今两月，前后调兵，不下数十万，乃日闻丧师，并无一夫之获。何谋削夺则有人，谋残骨肉则有人，及谋应敌除患则无人？谋国如此，谓之有谋臣可乎？当今之时，将不效谋，士不效力，徒使中原无辜赤子，困于道路，迫于转输，民不聊生，日甚一日。而帷幄大臣，反扬扬得意，竟以削夺藩王为得计者，果何心哉？陛下此时，著再不悟削夺之非，异日必有噬脐之悔矣。俗语云：‘亲者割之而不断，疏者续之而不坚。’伏愿少垂洞察，兴灭继绝，释齐王之困，封湘王之墓，还周王于京师，迎代王于蜀郡，使其各命世子，持书劝燕，以罢干戈，以敦亲戚，则天下安，而国家靖矣。”建文帝览表，虽则感动，然行之恐燕王未必便退，故置之不问。

次日，都督府断事高巍，亦上表奏道：“昔贾谊有言：‘欲天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易使，国少则无邪心。’此真制众侯之良策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师其意，勿行削夺之谋，而行推恩之令。命秦、晋、燕、蜀四府子弟，分王于楚、湘、齐、兖；楚、湘、齐、兖四府子弟，分王于秦、晋、燕、蜀。其余比类皆然，则藩王之权，不削而自弱矣。”建文帝见奏，以为奇，因降诏命高巍，参督李景隆军务。

却说燕王自还北平，日与道衍商量南征之计。道衍道：“朝廷不以北平为意者，以天下之兵众也。今欲以一方之寡，而往敌天下之众，是寡劳而众逸，非为胜算。莫著声言靖难，而且自展疆域。则彼必劳师而远来，师劳，则彼自就于弱；我展疆域，则地必广，地广，则我日就于强。然后一举而渡淮涉江，孰能当之？则大事成矣！”燕王大喜道：“此论甚妙！”但广地而大宁最要，不可不取，然取之无计。忽闻朝廷有诏，削宁王护卫，因又大喜道：“此天赞我也！”忽又闻朝廷拜李景隆为元帅，领兵五十万北伐，师已至德州。燕王因大笑道：“李九江膏粱竖子耳，寡谋而骄矜，色厉而中馁，伎刻而自用，况又未尝习兵，见战阵而辄怯。今朝廷以五十万兵付之，是自丧之也。”忽又报朝廷诏各镇守诸将，发兵征燕，故辽东守将江阴侯吴高，已发兵围水平。燕王听了，谓诸将道：“我欲取大宁以自广，但无故出师，而大宁将刘贞、卜万等，必惊而设备。今吴高来侵永平，吾欲借救水平之名，而便道暗袭大宁。不知诸将以为何如？”诸将道：“吴高之围永平，势非危也，而李景隆大兵，闻已至德州，其势必压北平。大王兵出而李师猝至，却将奈何？”燕王道：“李景隆虽奉诏而来，然中心实怯，闻吾在此，必不敢至。彼不至而吾往攻之，必不能覆其全师。莫若借援永平之名，吾率师自出，

六国反叛，汉帝未尝不削——指汉初吴楚等诸侯王叛乱之事，六国应为七国。吴楚齐等七国势力强大，威胁到汉王朝中央政权，文帝、景帝两代来用贾谊、晁错建议，逐步削去王国封地。景帝时，吴王刘濞等七国起兵叛乱，被平定。

二叔流言，周公未尝不诛——二叔，即管叔、蔡叔；周公，即周公旦，西周周武王之弟。周武王死，成王继位，由于年幼，周公代为摄政。管、蔡二叔散布谣言，言周公想篡位。后管、蔡叛乱，被周公平定。

管蔡——管叔、蔡叔，为周公之弟。

彼闻我出，必悉众来攻北平。俟其深入，吾回师击之。彼时坚城在前，大兵在后，彼虽欲走而无路，必成擒矣。”诸将道：“大王妙算固深得其情，但恐北平兵少，不足当景隆之众。”燕王道：“城中之众，以战则不足，以守则有余。且世子能推诚任人，足以御敌，不必忧也。”诸将道：“北平纵无忧，而芦沟桥乃北平之要地，亦须命将守之。”燕王道：“今吾之出，欲诱景隆之深入，若守芦沟桥，则景隆何由顿兵于城下而受困哉。诸君勿忧，吾筹之熟矣。”遂吩咐世子守城方略，而已竟帅大兵出援永平矣。只因这一援，有分教：进得雄疆，退擒大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燕王智袭大宁城 刘贞误坠反间计

却说江阴侯吴高镇守辽东，今奉诏征燕，只以为李景隆大兵将到北平，燕王必无暇他援，故引兵来到永平。不期围不多时，忽闻燕王亲自率兵来援，自知不敌，遂引兵逃归山海。燕王探知，忙遣张玉率兵追之，斩首数十而还。

燕王既解永平之围，遂召诸将议取大宁。诸将道：“欲取大宁，必由松亭关而过。今松亭关有刘士亨率大兵守之，必破关然后得入。况此关险隘难破，倘迟留于此，而李景隆师至北平，北平兵少，恐城中惊恐，奈何？莫若且回师先破景隆，然后来取大宁，此万全之计也。”燕王道：“不然也。袭取之兵，妙乎神速，归逼之师，利其老顾。今由刘家口径取大宁，不数日便可至。况大宁城中精勇，俱调守松亭，守城者不过老弱军耳，兵到即可破。城破之日，因而抚绥守松亭将士家属，则松亭之众，若不迹，必自降也。大宁既得，则大宁之精勇，皆我之精勇。率兵而归击景隆，直摧枯拉朽。毋虑北平，北平深沟高垒，守备完固，纵有百万之众，未易敢窥。其师顿一日，老一日，诸君勿忧。”遂进兵往袭大宁。

却说大宁守将有四人。两个都督，一个叫做刘贞，一个叫做陈亨。两个都指挥，一个叫做卜万，一个叫做朱鉴。刘贞为人柔懦不断，易于欺瞒。陈亨小有才干，却怀二心，往往与燕府通谋。朱鉴一味朴实，却不知变。唯卜万智勇超群，一心护卫朝廷。此时燕王正虑卜万骁勇，欲思有以制之，未有计策。忽前军获大宁探卒十数人，解上帐来。燕王心思一计，因召一卒到面前，问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其卒道：“小人叫做王才。”燕王道：“吾有一封紧要书，要寄与卜将军，你能替我悄悄送去，不但饶你之罪，且有厚赏。”王才道：“千岁爷告饶了小人之死，莫说送书小事，便蹈汤赴火，亦不敢辞。”燕王大喜，命赏他酒饭，吃得烂醉。遂写了一封书，叫人替他缝在衣襟之内。再三吩咐他，小心送去，不可遗失。又赏他十两银子，遣他去了。然后吩咐将众卒系了，叫人看守内中一卒。他叫做李代，为人甚奸，因问守者道：“这王才，为何千岁爷不系，又赏他酒饭银子？”守者道：“千岁爷要他送书与卜将军，故此赏他。”李代道：“千岁爷差错人了。这王才好酒，不小心，最要误事。若差他下书，定要弄出事来。你须禀知千岁爷，改差我去，方才谨慎细密。我又不要赏赐。”守者道：“你若果有好心，待我与你禀千岁爷。”因走去半晌复来，说道：“我已禀明千岁爷，千岁爷说：‘王才既已遣出，不便又改。他既不要赏，又肯出力，就遣他同去，候事成一总赏罢。’”李代听了大喜，遂辞守者，赶上王才，同回大宁。

李代要与王才分赏，王才不肯，道：“这是燕王赏我的，为甚我分与你？”李代怀恨，遂悄悄报知刘贞、陈亨道：“王才因探事被获，私受燕王之赏，替燕王传书与卜将军。”刘贞道：“如今书在何处？”李代道：“现在王才穿的衣内。”刘贞忙叫人将王才捉来，也不问长短，竟将他衣服剥下来。内中一搜，果然有书，密密的缝在衣内。拆出来打开一看，只见书中一半是褒奖卜万，并谢他通好的言语，一半是诋毁刘贞，叫他周旋之意。遂大怒道：“原来卜万与燕王相通，怪道他屡屡要取大宁。”因与陈亨商量道：“外有强敌，内有接应，此城危如垒卵矣。这事若待奏闻，你我性命必不能保。”陈亨道：“兵法云：‘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’况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今事在危急，先发后闻也。”刘贞以为然，遂伏兵两廊，着人请卜万议事。卜万不知，竟只身而来。刘贞因喝伏兵拿下。卜万惊问道：“为何拿我？”

刘贞道：“不必问我，你自做的事，岂有不知！”因取燕王之书与他看。卜万看了，急辩道：“此燕王之反间计也，将军为何误信之，以自伤羽翼！”刘贞道：“是真是反问，一时也难辩，但城池为重，既有通书，岂敢复以地土托将军！将军且请狱中坐一坐，候皇上裁酌可也。”因叫人押至狱中。卜万苦苦分辩，刘贞终是不听，竟置于狱，又将卜万的家私抄了。就写疏飞奏朝廷。又把王才监候，做个证见，不题。

却说燕王打听得卜万拿了，满心欢喜，遂发兵从刘家口暗袭大宁。大宁虽然设备，然精勇俱调往松亭守关。大宁不过老弱，闻知燕兵到了，慌做一团。报与刘贞，刘贞虽是都督，但武艺平常，临不得大敌。只有卜万善战，却又下在狱中，不便复委。陈亨又东西椎脱，只差朱鉴一人出城迎敌。朱鉴虽奋不顾身，直杀向前，怎当得燕兵个个猛勇。战了半日，后无接济，竟被张玉斩了。朱鉴既死，众兵支持不住，竟败走入城。燕王遂乘胜夺了城池。刘贞闻知大惊，只得自负敕印，单人独马，走出东门，逃往辽东，浮海以归京师去了。

燕王入城，忙着人到狱中去请卜万。不期卜万在狱中，已被众兵杀了。燕王闻知，不胜叹息。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在都督府取出册籍，查点调往松亭守关将士之家，皆开仓厚加存恤。初时报到松亭，众将士闻知大宁被燕王夺了，皆以为家属未免受伤，尽惶惶不宁，思量要图报复，不料过了两日，纷纷信来，皆传说燕王厚恤之事，众将皆感激道：“燕王既厚恤吾家，则吾等皆受燕王之惠矣，如今何不降燕！”于是守关都督陈友，都指挥房宽，指挥徐理、陈文、景福，皆相率骁勇来降。燕王大喜，俱优礼厚赏，待以心腹。原来这大宁，城居辽东宣府之中，在喜峰口外，俯视北平，实一雄镇。太祖不轻托人，故分封宁王于此，作东北一大藩。不意朝廷疑宁王与燕王合谋，因诏削他护卫，故宁王无权，一任燕王袭取。

燕王虽得大宁，恐留宁王于此，终非己有，因将大营扎在城外，亲自单骑入城，到宁府来见宁王，宁王闻知，忙出来相见，行礼毕，燕王就执宁王手而大恸道：“吾与王皆高皇帝之子，纵不能传位为天子，封列藩王，亦礼之自然。奈何建文小子，听信奸臣，苦苦见逼。周、齐、代、湘、岷五王，既已相继受祸，今又命李景隆以大兵五十万，直加于我。使我进不能陈情，退不能守位，万不得已而用兵以救命。其穷蹙为何如，王弟得不怜我乎？”宁王道：“建文一味仁柔，但凭齐、黄作恶。前日有诏，说我与王兄通谋，将弟护卫削去，殊可痛恨。今王兄既穷蹙如此，弟应上表，细诉此情，自然有个处分。”燕王致谢道：“得王弟用情，感激不尽。”彼此欢喜，留居数日，情好甚笃。燕王出入无忌，因得结交思归之士，并招致守边精勇，同归北平。临行之日，宁王不知燕王有谋，亲送之郊外。燕王已暗命众将，拥归北平。宁王大惊，问故众将，故众将道：“大宁将士，皆四方遣戍之人，边地寒苦，实不愿居。今蒙燕王招归北平，尽乐从命。将士皆去，大宁城为之一空，大王独留于此，外临边地，岂不危乎？燕王有所不安，故命众将，启请大王，同至北平，共享富贵。”宁王道：“燕王既有此意，何不早言。”众将道：“燕王原欲早言，恐大王狐疑不决，故临行上请也。”宁王暗想事已至此，料难退去，只得说道：“既蒙燕王美意，但寡人无孤行之理。”道得令旨，着王府官吏奉世子妃妾，将府中所有资财，悉装载明白，随向北平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疆域广而兵威盛，精勇多而攻战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李元帅屯师北地 瞿都督保帅南奔

却说李景隆大兵驻扎德州，闻燕王在北平，不敢进逼。后打听得燕王率众去救永平，就要进兵，袭取北平，心下犹恐燕王有诈。过了数日，又打听吴高逃归山海，永平之围解了，燕王就乘便去袭大宁，心下想道：“燕王只贪袭人，不顾自家非为妙算。此时北平只一空城，若不引兵去取，更待何时？”遂率全师，竟往北平而来。

到了芦沟桥，料必有人把守，不期兵到桥边，竟无一人。景隆喜道：“燕兵不守此桥，则城中将帅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”遂令兵马直奔城下，高筑营垒，将九门紧围。又遣一将去攻通州，又恐燕兵从大宁一时突至，因结九营于郑坝村，以待之。时时亲督兵将攻城，见九门紧闭，不能得破，遂令兵将放火焚烧城门。燕府李让，及燕将梁铭等，奉令守城，见李兵放火烧门，随令军士汲水扑灭。景隆又命用炮打城，又命架云梯攻城，又命穴地道入城。外面百般攻打，内里百般拒守，并不能入。燕世子选募勇士，乘夜坠下城来，鸣锣击鼓惊搅，各营将士，睡不能安。景隆无奈，只得将营退下来。

忽一日，张仪门偶然守得单薄，被都督瞿能父子，借云梯之力，奋勇登城。守城军士敌他不住，遂被他砍开城门，领千余人，要杀入城，又恐城中宽大，千余人攻不入王府，又恐城外无兵接济，转被燕兵围住，不得脱身，因立在城门，招呼后兵接济。众兵看见，忙报景隆道：“瞿将军父子，已夺了张仪门，立在城门，招呼后兵。元帅须速速发兵接应，便立刻破此城矣。”景隆听了，暗想道：“我统五十万兵攻城，怎破城之功，到被瞿能夺去？况此城已在垂危，既瞿能今日可登，则他将明日亦必可登。”因发令箭一枝，叫人飞马传与瞿能，叫他千余孤军，万万不可轻易入城，恐被人暗算。俟明日率领大队，一齐杀入，未为迟也。瞿能得了令箭，不敢违他，只得退出。

正是：

小人别自具心胸，不望成功只忌功。

朝不识人用为将，江山那得不成空。

瞿能既退，燕世子吃了一惊，亲自临城审视。见城土干硬可登，忙督士卒汲水灌湿。时正天寒，一夜西北风起，早已水冻成冰，滑如油矣。景隆次日带领兵将，亲到张仪门，再要登城。见城上之冰，已冻成一片，哪里有容足之处。瞿能看了，深叹失了机会。李景隆全不追悔，竟想这城，破在旦夕。

不多时，忽探马来报道：“燕王将大宁得胜之兵，已回至会州。”景隆听了，心下着急，急忙令都督陈晖，领兵一营，渡过白河迎敌，又令郑坝村九营兵，紧守要害，不许放燕兵过来。自却列成一大阵，命将士昼夜防守。时正苦寒，将士昼夜立在大雪中，不得休息，冻死者甚多。燕王兵到会州，探知其事，因对众将道：“景隆违天时，自毙其众，我等可不劳而胜矣。”因检阅将士，分立五军，命张玉将中军，朱能将左军，李彬将右军，徐忠将前军，房宽将后军。五军又各置副将，把大宁归附强兵，分隶其中，连环而进。兵马正行，忽报南将陈晖，领兵在前面拦住归路。五军即欲并进，燕王道：“此小敌也，何必动众。”因自率精骑薛禄等击之。薛禄早一骑马，冲至阵前，陈晖挺枪迎敌。战未三合，燕王早挥精骑，一齐冲突过来。陈晖只一营兵马，如何抵挡得住，早马倒人翻，尽被践踏。陈晖看见一营兵马尽覆，怎敢恋战，忙在败军中逃出，只剩一个身子，飞马报与景隆道：“燕兵一大半是边关勇壮，锐不可当。小将一营兵将，被他铁骑冲突尽了。元帅须急准

备。”景隆道：“你一军或者抵他不住，吾于郑坝村，已结连九营，用重兵把守，燕兵纵勇，恐一时也难飞过。”陈晖道：“燕兵势大，恐九营兵也拦他不住。”说尚未了，忽见探马来报道：“郑坝村九营兵已被燕兵破了七营，那二营也怕难保，元帅须发兵急救。”景隆听了，着惊道：“燕兵有限，为何如此厉害？”探马道：“燕兵也不知有多少，但是人强马壮，杀到面前，就似猛虎一般，谁敢与他对敌。”景隆还踌躇裁划，忽又探马来报道：“燕兵分做五军，连络而进。郑坝村九营兵俱被他破了，只在时刻，就逼近大营了。”景隆听了，十分着急，只得聚集众将，齐列辕门外，准备厮杀。但南兵虽众，俱是照策点来，未经选练。今忽闻燕王兵还，不一日之间，早杀了陈晖一军，又连破了郑坝村九营，今又逼近老营，先声赫赫，早使人惕怯，只思退避。唯瞿能父子猛勇，又因景隆忌功，不敢向前。

不多时，金鼓连天，炮声动地，燕王率领精兵，直压李营。张玉在阵前高叫道：“李景隆，纨绔匹夫，膏粱竖子，怎敢妄领大兵，擅自围城，暗袭王府！早早出来授首，使齐泰、黄子澄知警。”李景隆出阵应道：“吾奉诏讨叛逆，不知其他！”张玉大怒道：“谁是叛逆？你要讨谁？今且拿你来与千岁爷自问。”遂提刀跃马，冲过阵来，要捉景隆。景隆忙挥众将迎敌。众将看见张玉，俨若天神，俱皆退缩，不敢上前。还是瞿能看不过，就纵马出阵，喝道：“叛贼不要侥幸，得了小利，便眼底无人。你认得我瞿将军么？”张玉道：“且待我割下你头来，细细看，自然认得。”二人刀对刀，一搭上手，真是一双蛟龙，两只猛虎，直杀得天惨惨，日昏昏，云靄靄，雾腾腾。两人斗到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燕阵上朱能看见，大叫道：“五十万兵，如此俄延，杀到几时？我且先杀了李景隆这奸贼！”遂挺枪跃马，飞过阵来。邱福看见，也挺枪跃马，飞过阵来，大叫道：“偏你会杀李景隆，难道我不会杀李景隆？”景隆在阵前，看见二将冲来，忙挥一班二十员将，一齐出阵迎敌。二十员将，见主帅催战甚急，只得一齐拥出来，迎着二将厮杀。战不上三四回合，朱能早左一枪，右一枪，挑了两将下马。邱福也一枪，刺死了一将。瞿能正战张玉，看见朱能、邱福，连刺三将下马，恐主帅有失，因丢了张玉，来与二人交战。张玉看见瞿能去战朱能、邱福，便乘空飞马，直奔李景隆。景隆远远望见，只倚人多，忙又挥一班众将来迎敌。谁知众将虽多，皆非惯战之人。看见阵上杀得山摇地动，早已慌张，及令他出战，未免胆怯。当不得军令催促，只得一齐出来，接着张玉厮杀。燕王在阵前，看见燕将只三人，南将倒有四五十。虽如虎入牛群，时时斩将落马，犹恐寡不能夺众之气，遂鞭鞘一举，挥喝五军并进。这五军人强马壮，一时并进，就似山岳一般压来。李景隆看见，恐怕冲入营来，忙吩咐排列炮石、弓弩，紧守阵脚。吩咐未完，忽后营兵马，纷纷来报说：“城中九门大开，无数兵马，杀了出来，势甚猛勇。元帅快分兵去迎敌。”李景隆又吃一惊，主张不定。张、朱、邱三将，在阵上看见本营中五军齐出，一发有势，枪刀到处，只见马倒人翻，直杀得南军人人害怕，个个胆寒，只管退缩下来。

李景隆看见内外夹攻，势头不好，思量要逃走，却又见燕兵四围合来，无个去路，只在营前立马观望。瞿能苦战多时，见众将渐败，主帅又无变通，料想独力难支，遂将枪一摆，回马对李景隆说道：“兵势已如破竹，元帅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景隆道：“非不欲走，奈无去路！”瞿能遂叫儿子，领了数百家将，保护李景隆在后，自却一马当先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向南而奔，回德州去了。燕将见瞿能父子英勇，便也不敢拦阻。南营将士，闻知元帅已

逃，哪里有心坚守，便逃的逃，躲的躲，被杀的被杀，投降的投降，一时鼎沸。只因这一败，有分教：主帅掩饰托言，廷臣隐讳不奏。毕竟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掩败迹齐黄征将 争战功南北交兵

燕王既破景隆之师，又解北平之围，又得大宁的雄镇雄兵，兵威一发大震。这日得胜回城，众将俱来称贺道：“臣等前日见景隆兵到德州，皆请大王先破景隆，而后攻大宁。大王不从，要远袭大宁，而诱景隆深入，然后以归师遏之。臣等初以为危，然自今观之，一一皆如圣算，真睿计神谋，高出孙吴万万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想景隆柔懦无谋，又想大宁有可乘之机，偶为之；赖诸君之力，得以成功。然诸君前言，自是万全之策。不可以此为常、后有所商，不妨直言。”诸将逊谢，按下不题。

再说李景隆败回德州，收拾残兵，不肯明明认败，见人只说天气严寒，进战恐苦士卒，故退回德州休养，以待来春大举。然败走之信，纷纷传到京师。黄子澄与齐泰，打听的确，皆吃一惊。欲要奏闻，又奈是黄子澄自家力荐的，只得隐忍住了。此时齐黄二人，得君宠任，二人不言，也无人奏闻。当不得外人传说的多，早有中官传到建文耳朵里。建文因召黄子澄问道：“闻得外边传说李景隆兵战不利，不知果然否？”黄子澄奏道：“此信不确。但闻得与燕兵相持一月，不分胜败，近因冬残，北地寒冷，恐士卒不堪，只得暂回德州休息，俟来春更图大举。外面闻知退回德州，故有此乱传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既北地严寒，将士劳苦，李景隆督师于外，深为可怜，朕当遣使赐赉，使将士知感。”就遣中使赉貂裘文锦，以及美酒赐之。其余将士，俱各颁赏。李景隆得了此赐，知北平之败，弥缝过了，心方放下。又招集人马，以图掩饰。

燕王打探得知，因与诸将议道：“李景隆虽然败去，然士卒实无大伤，使之安坐德州，以养锐气，殊非算也。”众将道：“唯有发兵攻之，彼方不安。”燕王道：“发兵去攻他，则我劳而彼逸，亦非算也。”道衍道：“大王莫若领兵三千，去攻大同。大同必告急于景隆，景隆此时要整饰封疆，不得不往救。俟其往救，大王然后退师。大同苦寒之地，南军脆弱，疲于奔命，则冻馁逃散者必多。兵法所谓‘逸而劳之，安而动之，不战而屈人之兵’也。”燕王听了称善，遂亲领兵三千，出居庸关，围蔚州。蔚州守将王忠、李远，自知不敌，遂以城降。燕王得了蔚州，就进取大同。大同守将紧守关隘，飞骑告急于李景隆。景隆道：“大同雄镇，安可失守！”欲遣诸将往救，诸将皆以天寒推托。景隆大怒，遂亲自帅师，往救大同，众将士谁敢不从。大同连报燕兵围攻甚急，景隆急急率众出紫荆关，昼夜兼行，到了大同，而燕兵已由居庸关，退还北平矣。当此隆冬天气，紫荆关又道路崎岖，景隆驱众将士，星夜奔来，今燕兵已退，又要星夜奔回，南军柔脆，比不得北军生长北地，耐得岁寒，奔来奔去，早冻死了许多，饿死了许多，奔走了许多，驼负不起，铠甲与衣粮，委弃于道旁者，不可胜算。及回到德州，景隆就夸耀于人道：“往援大同，击走燕兵。今奏凯而旋，劳赏称贺。”而不知损了朝廷多少资财，丧了朝廷多少士卒。

景隆外面虽然夸张，而心中却甚惧怯，又不敢明告于人，只得暗暗恳求黄子澄道：“燕王兵马虽寡，却有张玉、朱能、邱福、薛禄一班战将，与次子高煦，皆能争愤战，力敌万人。朝廷将士照册点名，虽有数百余员，及至临阵，却无一人能挺身力战。唯瞿能父子，方算得好汉，又独力难支，所以往往失利。明春大举，必须举选几员名将，擎旗斩将，方可成功。”黄子澄深以为然，因与齐泰商量，又荐武定侯郭英，安陆侯吴杰，越隗侯俞通渊，

都督平安、胡观，请旨俱着会兵真定，以征燕。又请旨赐李景隆斧钺旌旄，加阶进级，使得一意专征，节制诸将。朝廷俱准了，例下旨来，各各奉行。中官领了敕书、斧钺旌旄，往赐景隆。不期渡到江中，忽然风雨大作，浪颠舟覆，将所赐之物，尽没于水。人人见了，皆知为不祥之兆，只得另备诸物，遣别官往赐。景隆见进阶太子太师，又受斧钺旌旄，得专生杀，一发骄恣起来。及过了新春，又交四月，不得住在德州观望，只得发兵。前至河间，遍传檄文，会郭英、吴杰等众将，期于白沟河，合势征燕。

燕王探知，因率兵将，进驻固安。道衍奏道：“燕虽连胜，却是宋忠、耿炳文、李景隆一辈无谋之人，故所向无前。今朝廷会集名将，合势同进，却非前比。大王须命众将，鼓勇励志，方能克敌。若轻觑之，必有小失。”燕王道：“国师之言是也。然据寡人看来，李景隆志大无谋，又喜自专，固是无用之物。郭英虽系名将，然今老迈，定退缩而不敢前。平安虽英勇善战，却刚愎自用，无人帮助，不足畏也。至于胡观，骄纵不治。吴杰、俞通渊，懦而无断，皆匹夫耳，无能为也。所以敢来者，恃其兵众耳。然兵众岂可恃战？不知兵众则易乱，击前则后不知，击左则右不应。既不相救，又不相闻，徒多何益。欲如古人之‘多多益善’者，能有几人。况彼将帅不专，而政令不一，纪律纵弛，而分数不明，皆致败之由也。甲兵虽多，何足畏哉！诸君但秣马厉兵，听吾指挥，吾取之如拾芥耳。”众将皆踊跃道：“大王料敌如神，臣等敢不效命。”燕王大喜，遂进兵苏家桥，列营以待。

李景隆一向惧怕燕王，今见朝廷敕命郭英等诸将相助，合兵进讨，不觉一时又胆大起来，竟领诸军，进次于白沟河。因命郭英、吴杰、俞通渊，各自分营，相为犄角。瞿能、平安、陆凉、滕聚众将，俱齐集麾下。朝廷又虑景隆轻敌，复令魏国公徐辉祖，率军三万，以为景隆之殿。一时聚会白沟河，合兵共六十万，连营数十里，旌旗耀日，金鼓震天。视彼燕军，直如泰山压卵。

不知燕王龙观虎视，全不放在眼里，竟列两营，一营列于河南，一营列于河北，亲自往来指挥众将出战。李景隆见燕王临阵，也建大将旗号，立马营前发令道：“燕王背负朝廷，系是反叛，谁能擒来，便算头功。”令还未曾传完，瞿能早飞马出阵应道：“待末将擒来，献与元帅。”就冲过阵来。燕阵上邱福看见，忙接住厮杀。二人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瞿能之子，看见父亲不胜，便一马冲出夹攻。燕阵李彬，早接住厮杀。平安看见杀得热闹，因大叫道：“无名小子，怎容他久战，我来也！”燕阵上陈忠看见，便纵马而出，接着厮杀。燕营将士见瞿能父子与平安勇不可当，邱福三将敌他不过，一时心惊，忙着人去报知燕王。

时燕王正在河北，与郭英等交战。郭英自恃老将英勇，阵上往来驰骋。忽燕阵上一个内官，小名叫狗儿，看见甚愤，因跃马挺枪，直刺郭英，道：“你自夸是老将，我偏要杀你。”千户华聚亦跃马冲出道：“老将不用汝杀，留与我杀罢。”两员将，两条枪，裹住郭英。郭英虽然英勇，果非少年，杀来杀去，只杀得个手平。燕王见了，率精兵从左右夹击，遂杀了数千人，生擒了都指挥何清。南阵上亏得吴杰、俞通渊两支兵护侍，郭英终是老将，久战不败，故不致大失。

燕王忽闻报河南失利，燕兵被杀甚众，忙忙率兵来救。奈天色已晚，日渐黄昏，分辨不出对手，只取巧便砍，乘空便杀，箭射来，撞着的受伤，炮打去，遇着的被害，你不肯休，我不肯罢，直杀到入夜，彼此俱看不见，方

各鸣金收军回营。检点兵马，互相杀伤，两下相当，也算不得输赢。燕王因问道衍道：“今日杀伤相当，算不得胜负，南兵势大，明日一战，如何得成功，令他丧胆？”道衍道：“南兵不独势大，而瞿能父子与平安，皆系战将，欲一战而令他丧胆，也不容易。”燕王道：“若如此说，却将奈何？”道衍道：“吾闻朝气锐，暮气衰，兵家之常也。大王若能鼓舞将士，朝气暮气，始终不衰，则明日一战成功矣。”燕王听了，遂激励诸将道：“剑不利不能斩蚊，箭不力不能穿杨。明日与南军血战，一日若不大破南军，誓不还营。”诸将皆应道：“愿效大王之命。”

燕王遂劳赏将士，秣马待旦。到了天明，令张玉将中军，朱能将左军，陈亨将右军，房宽为先锋，邱福为后继，共率马步十余万，尽渡过白沟河，直压南营。又令高煦率精奇左右策应。自却总兵督阵。南阵上瞿能见燕兵渡过来，大怒道：“你是甚么英雄，敢逼近我营？不要走，叫你认得我瞿将军。”遂提刀杀去。房宽正遇着，忙接住厮杀。两将战了二十余合，房宽正难招架，忽平安与瞿能之子分做两翼，又夹攻将来。房宽还抖擞精神，要极力抵挡；当不得众将士，见南军势大，渐渐披靡下来，故房宽独力难支，遂败下来。瞿能父子与平安，乘势追杀了数百余人。张玉将中军兵正进，忽见房宽败阵，忙报知燕王。燕王即麾亲随精锐数千，直欲突入南军。张玉中军，并朱能左军，陈亨右军，见燕王先驰，忙督兵齐进。燕王突至阵前，见瞿能与平安、俞通渊、陆凉，列阵甚坚，未易冲突，遂先率精勇七骑，驰击以试之。瞿能见燕王轻身而出，恐有奇计，不敢出应，但以炮石御之。燕王以七骑驰击，见无动静，麾众前突。乃突至前，见炮石交下，又复退回。退回无恙，仍又挥众前突。且进且退，如此者数十次，两下杀伤甚众。南军飞矢如雨，燕王全不惧避，故飞矢每每射中燕王之马。战不半日，燕王换过了三次马。燕王被射中了三次，而回箭射之，已不知射倒了许多南军。再欲射时，而所带三服箭皆已射完，只得提剑刳击。此时燕阵众将，见燕王如此血战，谁敢不努力向前。故南阵战将，皆有对头厮杀，只杀得阵云滚滚，杀气腾腾。

瞿能看见燕王马经屡换，箭已射尽，所挥之剑，剑锋又已击缺，渐渐往后退出，因叫道：“燕王倦矣，不趁此时擒之，更待何时！”遂提刀纵马赶来，道：“背负朝廷的逆贼，哪里走？我瞿将军来也！”燕王看见，急呼众将，而众将皆在阵上酣战；欲要自战，而剑锋又缺，吃了一惊，只得策马绕着一带长堤而走。不期跑到堤尽头，那堤高有五尺，战马又乏，一时跳不上去，后面瞿能又紧紧追来，十分紧急。只因这一追，有分教：八面威风，不及百灵相助。欲知明白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燕王乘风破诸将 景隆星夜奔济南

话说燕王被瞿能追到堤尽头，奈堤高马乏，跳不上去。瞿能渐渐赶上，燕王事急，大叫道：“甚么小将，敢逼我至此！要天地鬼神何用？”叫声未绝，坐下的马，忽惊嘶一声，平地里一蹶，早蹶起五尺高，竟跳上堤去。瞿能赶到堤边，把马缰一提，也跳上高堤，随后赶去。忽见燕王次子高煦，领一队精勇来接应。看见瞿能追赶，因大骂道：“该死的贼，有基本事，敢追逼我父王！”瞿能也不容话，就抡刀来战。高煦笑道：“你的威风，只好在别处去逞，怎敢在我面前施展？”因举失望，劈面相还。二人在这边酣战不止。

那边阵上，平安正与陈亨对战，忽见瞿能追燕王下去，因大怒道：“他倒擒王去了！我怎一将也不能诛？”遂奋力一枪刺去。此时陈亨战久刀乏，躲闪不及，竟被平安刺死。朱能看见陈亨被刺，忙丢了别将，来与平安接战，道：“你能杀人，我岂不能杀你！”平安道：“来的好！叫你来一个，死一个。”二人苦力相持。陈忠乱战时，忽被刀伤了两指，已将断了。陈忠恨一声道：“身犹不惜，何况两指！”因自割断，裂衣包好，复向前大战。当不得南阵上将广兵多，俞通渊、胡观、陆京、滕聚，见阵上瞿能与平安战得兴头，亦引兵围上来。瞿能见有兵接应，因挥众进前，大喊道：“今日誓死，必要灭燕！”

此时日已过午，燕王已战的精疲力倦，又见南兵众盛，诸将血战，不能成功，因大怒，向天道：“鲁阳尚能挥戈返日，光武尚且坚冰渡河，我独不能乎？”说不了，忽旋风大作，一霎时沙土漫天，从北直卷入南营。战场上的将士，俱开眼不得。燕王见烟云里，隐隐有一位尊神，披发仗剑，乘着风势向前杀去。因大喜道：“此天赞我也！不乘此破敌，更待何时？”因传令众将努力，自引铁骑数千，乘着风沙迷目，人不留心，竟绕出南阵之后。又暗算道：“直突不如横冲。”遂从旁突入，喊声动地。南兵突然被冲，尽惊得乱窜。燕王冲来冲去，竟冲到瞿能之营。瞿能望见燕王冲破其营，心下甚慌，急欲回救，而高煦的铁槊，紧紧缠住。欲与高煦苦战，而燕兵又在脑后冲来。再看各阵，俱被风沙卷得乱纷纷，竟不知谁胜谁败。正在着急，忽又听得燕兵乱喊道：“大王有令，不许放走了瞿能。”瞿能听了，不敢恋战，只得回马就走。不期燕兵裹紧，无路可走，只得往前。正要冲开夺路，早被高煦赶上，一槊打落马下。瞿能之子，见父亲被打死，惊得魂飞魄散，那里还能交战，亦被燕兵杀了。平安力战朱能，正讨不得便宜，忽风沙北起，卷到面前，迷目难开。朱能乘着顺风，只管杀来。平安见势头不好，回马便走。南营众将，见瞿能父子被杀，平安败走，又见一班燕将，如龙似虎，哪个还有斗志，尽皆奔溃。俞通渊与滕聚奔不及，皆被北兵杀死。燕王见南兵虽败，营垒尚固，一时冲突不动，遂命众兵，乘着上风，放起火来，将营垒烧得烈焰腾空。此时郭英尚据住西营，李景隆尚守住老营，欲收拾败兵，待风定再战。不意燕兵乘风纵火，风狂火猛，霎时烧到营前。心下大惊，只得也随众

鲁阳尚能挥戈返日——鲁阳，鲁阳公，春秋时楚国县公。传说鲁阳与人酣战，日已暮，鲁阳挥戈，日为之返三舍。事见《淮南子·览冥》。

光武尚且坚冰渡河——光武，汉光武帝刘秀。刘秀一行人逃出饶阳，到呼沱河，没有船只，河水突然结冰，得以通过。事见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。

而奔。此时两不相顾，郭英遂奔而西，李景隆遂奔而南，遗弃的器械辎重，有如山积。被燕兵杀死者，不下十余万。燕兵乘势追至月漾桥，一时杀溺蹂躏死者，又不下数万，尸横百余里。李景隆见事急，只得单骑走入德州。唯有徐辉祖领京军三万，在后为殿。见诸将纷纷败走，欲上前救援，因风势甚猛，知救援不得，唯密排炮石，紧守营寨。燕兵不敢犯，故得全军而还。燕王打探李景隆败走德州，因谕众将道：“追奔逐北，贵乎神速，不可令其停留长志。”遂检点兵将，来攻德州。

当时李景隆军中，有一个山东参政，姓铁名铉，朝廷命他督饷从征。他见景隆毫无才略，举动皆合败辙，心甚忿忿不平，每与参督军高巍谈论。今见景隆败走德州，自恨无兵权在手，不能出力支撑，只得随他奔到德州。又闻燕王追来，事势紧急。此时正值端午，铁铉置酒邀高巍同饮，饮到半酣，因慷慨泣泣道：“事有常变，不能守经，便当用权。我与你既为朝廷臣子，则朝廷之事，亦你我之事，岂可坐观成败？今燕兵乘胜迫来，李元帅又半筹莫展，唯有败走。败走一城，遂失一城，败走一邑，又失一邑，自北而南，多少城邑，可尽供其败走哉！”高巍道：“明公所论最是。但兵权在他掌握，岂容明公作主？”铁铉道：“德州已为彼据，不必论矣。但我乃山东参政，济南乃山东地界，我当为朝廷死守也。”高巍大喜道：“此论是也！”因沥酒誓死同盟，协力共守济南，以待后援。遂不告景隆，趋还济南，一面招集义勇兵将，一面收集溃亡士卒，坚守济南，以待燕兵。

再说李景隆逃入德州，喘息未定，忽又报燕兵追至，惊慌无措，只得写一封书，叫人上与燕王，求他息兵讲和。燕王得书，看了笑道：“乃已至此，兵可息乎？和可讲乎？”道衍道：“虽然不可，宜缓之以懈其心，不可说破。”燕王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回书道：“要息兵讲和，必得齐泰、黄子澄二奸人方可。”景隆得书，只得将书上与朝廷。朝廷见了，遂暂罢齐泰、黄子澄之职，以谢燕，不意燕王竟不肯息兵，而追来愈急。李景隆欲要又逃，却不知逃往何处去好。忽有人说道：“闻铁铉招集兵将，保守济南，可往依之。”景隆大喜。欲明明遁去，又恐燕兵追赶，只捱至夜间，方率兵逃往济南。只因这一逃，有分教：逃身有路，再战无功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铁铉辱力守孤城 盛庸恢复诸郡县

却说李景隆率兵逃到济南，铁铉接了入城。李景隆就要归并其权，铁铉不肯，道：“元帅奉旨讨燕，屡屡失利，驻扎无定。至于守济南之城，乃铁铉地方之责。若元帅并去，倘一旦有失，则罪将谁归？”景隆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你须坚守。”铁铉一力应承不题。

且说燕王到德州，见李景隆已走，城中空虚，遂入城出榜安民。一时官吏尽皆归顺，唯教谕王贵，闻知燕王破了城，因升明伦堂，召诸生齐集，大哭道：“此堂名明伦、今日君臣之伦安在？倘欲苟活立于此，岂不愧死！”遂以头触柱而死。诸生哀而厚葬之。

燕王既下了德州，闻景隆逃往济南，遂又引兵追至济南。此时景隆虽然屡败，尚有兵十余万。打探来追的燕兵，只三千人，一时胆又大，欲列阵城外，候燕兵初至，人马困乏以击之。铁铉劝道：“燕兵精勇，不在疲劳；我师柔靡，实难取胜。莫若协同坚守，我主彼客，久之不利，自然退去。”景隆道：“三千人不能击走，倘后兵齐到，却将奈何？你不要阻我。”遂将十余万人马，都调出城，要列成阵势以待燕兵。不期阵尚未曾列定，而燕王早已追至。燕兵虽只三千人，却不与你将对将厮杀。但闻得金鼓连天，炮声动地，忽一队从东杀入、忽一队从西杀入，忽又一队从中突至。东边人的，忽杀到西边；西边来的，直杀往东去；中间突至的，又两头分杀，将南阵冲突得七零八落，景隆又没才干调度，一任兵将乱战，战不多时，当不得燕兵英勇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早又败将下来。又听得燕王传令，要活捉李景隆。景隆慌了，早乘空单骑走入城去。铁铉知道景隆必败，单放了景隆入去，遂督兵排列炮石，紧紧守城。城外的胜败，他俱不管。南阵中没了主将，谁肯力战，都想要逃入城，又见城门紧闭，只得四散逃去。燕王也不追杀，但令兵将将济南的四门围了，按下慢题。

且说李景隆自白沟河大败，逃至德州，德州再败，又逃入济南，今济南大败，亏铁铉死守城池。先后俱有飞报，报到朝廷。建文帝闻知大惊，忙问齐黄二人。二人隐瞒不得，黄子澄方伏谢误荐李景隆之罪，请召回诛之。齐泰因荐左都督盛庸，才勇过人，堪代其任，右都督陈晖大可副之。建文帝准奏，因降旨：诏李景隆回命，盛庸为征北大将军，以专其兵，陈晖副之，铁铉保守济南，升为山东布政使。命下，盛庸与陈晖星夜赶去督师。不日李景隆召回，入朝请罪。黄子澄奏道：“李景隆辱国丧师，罪应万死，乞陛下正法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李景隆罪固当诛，但念系开国功臣之后，姑屈法赦之。”黄子澄道：“法者，祖宗之法，行法者以激励将士也。今景隆奉皇命讨逆，乃怀二心，观望不前，以致丧师，虽万死不足以尽其辜，陛下奈何赦之？”建文帝道：“论法本不当赦，但彼原无才，误用在朕，诛之有伤朕心，故不如赦之。”因命释去。景隆蒙赦，忙谢恩欲退，忽有副都御史练子宁，忙出班来，手执景隆，哭奏道：“败陛下大事者，此贼臣也，断不可赦！”建文帝道：“为何不可赦？”练子宁又哭奏道：“受陛下隆恩，而拥节族，专征伐者，此贼臣也，乃毫无才略，一败于北平，再败于白沟河，三败于德州，四败于济南，自南而北，疆界已失一半。今济南若无铁铉死守，不又引燕兵进犯淮上乎？臣备员执法，若法不行于此屡败之贼臣，则臣先受不能执法之

罪，虽万死不辞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卿执法固是，但朕既已赦出，不容反汗。”因命退出。在廷诸臣，无可奈何，唯有浩叹而已。

正是：

仁乃君之美，然而不可柔；

一柔姑息矣，国事付东流。

且说燕兵见燕王先引精锐围了济南，遂一时云集，将济南围得水泄不通。铁铉在城中，督率将士，分班昼夜坚守，亲自领数百精骑，四门驰视，若一门有警，便飞骑救之，故燕兵虽勇，不能近城。燕兵架云梯，铁铉即放火炮，烧其云梯。燕兵穴地道，铁铉即用槌杵，塌其穴道。燕兵百计攻城，铁铉即百计御之。燕王无奈，道衍因说道：“河高城低，何不决水以灌城？”燕王大喜，就令将士决河。铁铉探知，因与高巍商量，如此如此。就教几个能言的百姓，悄悄出城来，见燕王诈降道：“济南孤城，苦苦坚守者，乃铁布政不知天命，非百姓之意。千岁爷若决水灌城，铁布政不过一逃，则满城百姓，皆为鱼鳖矣。百姓皆千岁爷赤子，闻决水之令，甚是惊慌，故私自出城来见千岁爷，情愿瞒铁布政，开西门投降。请千岁爷切不可灌城，伤残百姓。”燕王大喜道：“汝百姓既知天命，开城迎降，我又决水灌城何为。但不知约在几时开城？”众百姓道：“铁布政守协甚严，今又闻朝廷差都督盛庸并陈晖领兵来帮手，只在早晚便到，若到了一发难下手。事急矣，只在今夜五鼓，便聚百姓开城。须求千岁爷亲自领兵入城接济，若是来迟，百姓便要受铁布政之屠戮矣。”燕王道：“汝等既输诚迎降，我自亲身入城，拿擒铁铉。但汝等切不可误事。”众百姓领命去了，燕王遂收回决水之令。张玉因说道：“小将闻铁铉足智多谋，今百姓来降，莫非是铁铉之计？”燕王道：“孤城被围了三月，百姓岂不困苦？今又闻决水灌城，自然慌张出降。多是实情。纵是铁铉之计，不过伏兵城门。若吾兵得入，纵有伏兵，何足畏哉。”因检点兵将，伺候五更入城。到了五更，果听得西门城上，喊声动地，又见灯火乱明，燕王知是百姓有变，恐去迟失了众百姓之望，遂不候齐将士，竟先带数十亲随精勇，飞马而去。到得城边，是众百姓皆伏于地，齐呼千岁，欲拥燕王入城。燕王因往城中一看，见城中点得灯火就如白昼，静悄悄，并不见有一兵一将。一时忘情，遂随众百姓跃马入城。不期到了月城边，众百姓呐一声喊，忽城楼上一声锣鸣，早豁喇一声响，城门中忽放下一块千斤闸板来。燕王吃了一惊，忙拽马往后退时，仅仅躲过身子，那马早已被千斤闸板闸做两半。燕王跌下马来，喜得亲随精勇，俱跳下马，扶起燕王，另上一马，奔出城外。而铁铉在城上，把炮石弯箭，如雨放下。燕王身中数箭，幸有护身铠甲，不致透入。后兵接着归到营中，不胜大怒。遂命将士，绕城四面，架起无敌大将军铁炮来打城。那铁炮打到城上，轰轰喇喇，就象雷响一般，东边打倒了几处垛子，西边又震塌了一带垣基。铁铉看见城崩只在旦夕，因心生一计，叫人将白木为牌，上写“高皇帝神位”五个大字，用绳子遍悬挂于城上崩颓处。燕兵看见，不敢放炮，忙禀知燕王。燕王听了，也无法处，只得缓攻。铁铉乘其缓攻，叫人连夜修城，心内想道：“如此示弱，燕兵如何肯退？”因选募壮士，乘燕兵不意，突出击之。击了一处，忽又一处，燕兵虽不至大伤，也被他搅得不静。忽闻都督盛庸，与陈晖的救兵皆到了，道衍因劝燕王道：“凡用兵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。今围济南三月，顿师坚城之下，

反汗——反回。汗一出就无法反回。

可谓老矣，纵胜亦不能长驱，莫若暂还，再乘机出。”燕王大悟道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因下令撤围，竟班师还北平去了。

铁铉就开城迎盛庸、陈晖入城，商量道：“燕兵虽退，非败也。还须紧守，不宜轻视。”盛庸道：“燕兵虽然屡胜，皆是李景隆毫不知兵之所致也。今遇明公才略超群，善于守御，仅一孤城，便不能破。今撤围而去，虽其知机，然用兵之妙，亦可见矣。何不乘其情归，恢复了德州，诸郡县也见得朝廷专天下之威命，虽暂败必复，非一隅之比。”铁铉以为然，遂与盛庸进兵北向。不月余，竟将李景隆所失的德州诸郡县，俱收复了。忙遣人报知朝廷。只因这一报，有分教：事动君心，谋生藩府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惰（duò，音跺）归——精神不振、疲惫，无心前进。《孙子兵法》：“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。”

第二十回 燕王托言征辽东 张玉暗袭沧州城

却说建文帝闻报铁铉与盛庸，恢复了德州诸郡县，龙颜大喜，遂升铁铉为兵部尚书，主理大将军兵事，都督盛庸进封为历城侯，仍掌大将军事，总平燕诸军北伐，又命副将吴杰屯兵定州，都督徐凯屯兵沧州，相为犄角，一时兵威又复大盛。

再说燕王既归北平，因问道衍道：“俞番屡战屡败，皆因是耿炳文、李景隆不知兵之将耳。今盛庸、铁铉等颇有才略，寡人欲再出破之，不知可能得意否？”道衍道：“大王之兴，上合天心，安有不得意之理。盛庸纵有才略，不过多费两日耳，他何足虑！”燕王大喜，因打听得盛庸北居德州，吴杰屯定州，徐凯屯沧州，遂佯为不知，竟自下令，要率将士往征辽东。将士听了，尽皆不悦，多有闲言。燕王闻知大怒，遂立即出师，违令者斩。众将士无奈，只得奉命启行。行到通州，张玉与朱能也自狐疑，因乘间问燕王道：“今敌兵已将压境，急思破敌为上，奈何远道征辽？况辽东严寒，士卒未免不堪。不知大王何故，定为此举？”燕王大笑道：“寡人之征辽，正思破敌，诸君有所不知耳。”张玉道：“臣等愚蠢，实不知征辽之为破敌，乞大王明示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下令征辽者，是因目今盛庸、铁铉屯德州，吴杰、平安屯定州，徐凯、陶铭屯沧州，相为犄角，皆吾敌也。既已压境，岂不思破之？但思欲破德州，而德州城壁坚牢，又为敌众所聚，破之不易。欲破定州，而定州修筑已完，城守悉备，欲破之亦殊费力。唯沧州乃土城，况倾圮日久，徐凯兵至，虽欲修葺，而天寒地冻，兼之雨雪泥淖，谅亦未能成功。我乘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急趋而攻之，必有土崩之势。若明往攻之，彼必提防矣。故今扬言往征辽东，示无南伐之意，以怠其心耳。况往日李景隆兵至，吾下令征大宁，后实征大宁。今率师征辽，彼必信之。乘其信不为备，因偃旗息鼓，由间道直捣沧州，则破之心矣。沧州破，而德州、定州，自不能守而移营矣。岂非征辽即破敌乎？但机事贵密，故不敢令众知耳。”张玉与朱能听了大喜，因叩头称赞道：“大王妙算，真鬼神莫测也。”因明言征辽，而暗袭沧州。

正是：

兵机妙处无端倪，明击于东暗击西。

笑杀父书徒读者，但能口说实心迷。

却说徐凯分守沧州，初到时，见城廓不完，也紧紧防燕，后来因探知燕王往征辽东，遂大喜，不为防备，竟遣军四出，伐木运土，昼夜修城，以为万万无虞。不期燕兵行到直沽地方，燕王因对诸将说道：“徐凯闻我征辽，必不防备，即能防备，亦不过但备青县与长卢二处，至于砖垛儿与灶儿坡数处，一路无水，必不知备。若从此急进，便可径至沧州城下，一鼓破之。”诸将以为然，遂率领士兵，于夜半起程，一昼一夜就行了三百里路。若撞着沧州的哨骑，皆尽杀之，故无人报信。第二日早饭时，燕兵已掩至城下，而徐凯不知，尚督军士运土筑城。及听得马嘶人喊，方知兵到，吃了一惊不小。急急再点兵，闭了城门，分守城堞。众军士皆仓皇股慄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且一时分拨不定，唯有东西乱蹿。燕兵见南兵惊慌，愈加鼓炮震天，四

笑杀父书徒读者——用“纸上谈兵”典故。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，学习兵法，善于谈兵，连赵奢也难不倒他。后来带兵只知道根据兵书，不知灵活处理，结果全军覆没。事见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。

面紧攻。张玉见城东北一带坍塌，尚未修好，遂带了一队勇士，将盔甲卸去，肉袒了，爬将过去。南兵看见，喊一声道：“不好了，燕兵已入城了！”遂乱纷纷尽都跑散。张玉既到了城里，遂率众砍开了城门，放燕兵入去。燕王见城破了，知徐凯要走，先命兵将埋伏于归路之旁。候徐凯马到，一齐拥出捉住，解往北平。朱能等入城乱战，将士见主帅被擒，尽皆投降。燕王急传令止杀。而众将报功，已斩首万余级矣。只因这一事，有分教：胜在兼程，败于两日。欲知后来之事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假示弱燕王欺敌 恃英勇张玉阵亡

诗曰：

兴亡既已曰天数，杀伐征诛，又是何缘故？若言战胜方遭遇，所卜天心无乃误。谁

知一定者吾素，扰攘纷纭，无非乱其度。不然胜败顷刻中，何以先知早回护。

却说燕王既袭破了沧州，生擒了徐凯，报到德州，盛庸愤怒道：“朝廷用无能之将，不如无将！”因与铁铉商量道：“燕王出奇兵，暗袭沧州，必乘胜而骄，若与之战，恐难大破。莫若声言乏粮，移营东昌以示弱，诱其深入，然后伏兵合击之，未有不成功者。”铁铉道：“移营东昌，伏兵合击，固是妙算。但燕王善战，麾下将士，俱皆勇猛。伏兵必须多伏精锐，合击必须遍合英雄，方能挫其狂锋。若突起不多，合围单薄，擒捉不住，令其冲驰而去，岂不反为所轻。”盛庸道：“公言是也。”遂一面移营东昌，一面会合众兵，一面聚集大兵，分到四境，只候燕兵入境交战之时，号炮一响，即四面围来，合击燕兵，生擒燕王，若有一路放走燕王者斩。分拨已定，因宰牛犒将士，誓师励众。接后又率精兵，皆城而阵，以待燕兵。

却说燕王袭取沧州者，原为要震动德州，今打探得盛庸移营东昌，因大喜，谓诸将道：“盛庸亦易取耳。”诸将问道：“大王何以知其易取？”燕王道：“今盛庸无故而移营，必乏粮草。彼既乏粮而就东昌，岂知东昌素无积蓄，其何所恃乎？吾乘胜掩攻，破之必矣。”众将军拜服；燕王遂挥众而进。燕兵恃其屡胜，不复提防，望见庸军，竟鼓噪而进。不用将近营垒，忽一声炮响，火器与矢石齐发，犹如雨打来。燕兵一时不曾准备，尽皆受伤。燕王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令急退。而四面的伏兵，已一层一层紧紧围来，平安与吴杰的兵又到，与盛庸兵合做一处，就围了数重。燕王与张玉、邱福等一班战将，还认做是李景隆之师，一冲突便破。不期盛庸的令严法重，将士有进无退，任燕将左冲右突，战了半晌，竟冲突不开。燕王方才着急，因挥剑刀战道：“不努力破贼，不许生还！”张玉应道：“今日正英雄效命之时，谁敢不努力！”因跃马提刀，东西驰击。盛庸看见燕将被围，犹敢战不惧，恐怕战久走脱，复又督兵紧围急战。

张玉见南兵苦战，皆是盛庸督战，暗想道：“要脱此围，除非斩了盛庸，方才能够。”因大喝道：“盛庸奸贼，勿要逞雄，且吃我一刀！”遂舞刀直杀过来。不期盛庸贴身，皆有精勇弓肾护持，看见张玉突来，一齐放箭。张玉躲闪不及，左臂上早中了两箭。再欲回马，而盛庸挥众齐上，竟将张玉斩于马下。原来燕兵壮气，全倚张玉，忽见张玉被斩，尽皆惊慌。又见南兵喊声动地，炮矢如雨，受伤者众，欲要逃走，却又围在核心，无路可逃。事急了，要保性命，只得解甲而降。

燕王战到此时，四围冲突不出，未免力疲。喜得朱能、周长兵在后队，未曾被围。闻知燕王困在围中，因率一队兵，从东北角上，奋击救援。东北围兵被击的凶猛，渐渐有分开之势，盛庸看见，因撤西南围兵，往救东北。邱福看见，忙对燕王道：“东北上兵马纷坛，想有外兵冲突，大王何不乘此时，率众往东北内外夹攻，则此围可脱。”燕王道：“东北被击，盛庸既调西南兵往救，则东北正其属意之地，虽夹攻之，亦未易破。莫若转从西南，乘其不意，突然冲击，自可出也。”邱福点头道：“是。”燕王遂挥众兵，发一声喊，直攻西南。西南兵将早被撤去，围得单薄，竟被燕王率兵将冲开而去。盛庸听知，甚是懊恼，急急遣将来追。只杀了无数燕兵，而燕王已追

之不及。盛庸心不肯甘，犹络绎不绝的遣将来追。燕王此时人困马乏，不复交战，唯向北奔。

盛庸追兵将及，忽燕王次子高煦，领兵前来策应。看见追兵追赶燕王，迎着说道：“父王请先行，待儿擒斩追将。”因横槊纵马当先。追兵不知，竟拥上来，早被高煦挺槊打死了数将，又生擒了指挥常荣而去。追兵方知高煦之勇，渐渐退回。燕王动马看见大喜，深加赞赏道：“此儿肖我！”遂引残兵回北平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虎离陷阱依然猛，龙脱深渊照旧飞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闻捷报满朝称贺 重起义北平誓师

当时盛庸既战败燕王，遂与铁铉飞表奏捷。此时正是建文三年正月元日，正在设朝，而东昌捷至，建文帝亲览捷文，龙颜大悦，群臣称贺，遂降诏褒赏将士，一面入太庙告东昌大捷，一面诏回齐泰、黄子澄，仍预军国之事。又闻得燕王被围，几乎不免，因降诏谕众将道：“燕王虽然叛逆，然是朕叔父也，只可生擒，不可暗伤，使朕有杀叔父之名。”诏书下去不题。

且说燕王败回北平，因召道衍问道：“我前日去兵，你言无不得意，为何今日败还？”道衍道：“臣前已言之矣，特大王不察耳。”燕王道：“卿何曾言东昌之败？”道衍道：“臣言‘多费两日’，‘两日’非昌字而何？非但臣言之，昔年金忠为大王卜数，他说‘靖难师出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但逢大木穿日，小不利耳。’‘大木穿日’，非东字而何？胜败皆已前定，大王再统众出师，万万勿疑。”燕王听了，回想前言，方大悟道：“原来东昌一败，也有定数。卿能知祸福，不啻蓍龟矣，敢不敬从。”复下令检阅将士，以备南下。

临行之日，亲祭东昌阵亡将士张玉等。一面奠酒焚帛，一面大恸道：“胜败兵家常事，不足深计，所恨者艰难之际，丧吾一良辅，令吾至今寝不贴席，食不完咽。”说罢，涕零如雨，又自褫所服衣袍，命左右焚之，以衣亡者。诸将看见，尽皆感激，情愿效力。燕王祭毕，又烹宰牛羊，以享将士。因谕诸将道：“凡为将惧死者必死，捐生者必生。前白沟河之战，南军怯懦，见敌即走，吾兵故得而杀之，所谓惧死必死也。尔等不畏刀枪，不顾首领，故能出百死而全一生，所谓捐生必生也。今贼势鸱张，渐渐见逼，与其坐而受制，莫若先击之。诸君若体予言，自能一战而成功。”诸将皆顿首道：“谨遵令旨。”

燕王遂出师，行至保定，打探得盛庸已离德州，而进兵于夹河；平安之兵，驻于单家桥。因命兵将，由陈家渡过河，与盛庸之军相逆。盛庸探知，也列阵以待。到了次日，两阵对圆。燕王闻知朝廷因东昌之捷，有“只须破敌，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”之诏，心胆愈大。因先帅三骑，掠阵而过，以观南营之虚实。盛庸恐其有诈，又受帝戒，不敢轻动。燕王掠阵归营，遂挥兵攻其左腋。看见南军拥盾自蔽，矢刀皆不能入，因制下铁钻，长六七尺，钻上皆横贯铁钉，钉末又有利钩，令勇士奋勇掷于盾上。若被钉钩钩住，遂牵连难动，不可轻举以为蔽。再以矢石攻之，南军无以蔽，遂弃盾而走。燕兵乘其走，驰骑蹂躏之，南军遂哄然奔溃。燕将谭渊看见南军败走，遂率部下指挥董中峰等，从旁转出而迎击之。不知南军奔溃，只因拥盾为铁钻钩牢，一时矢石骤至，无以为蔽，实非战败。今忽见谭渊阻其归路，南将庄得遂率众上前死战。南兵人人要归，则人人死战。谭渊虽勇，如何抵敌得住，遂同董中峰，皆被南军杀死。燕兵欲去救援，因天色近晚，遂各鸣金收兵。

到了次早，燕王谓诸将道：“为将事敌，贵乎审机识变。昨南军虽少挫，然其锋尚锐，谭渊竟去逆击，欲绝其生路，彼安得不死战耶？皆致丧身！今日若败走，须顺势击之，自大破之。”众皆从计，因麾众进战。盛庸亦遣将来迎。先还是将对将，杀了半晌，不见胜负。这边添将，那边加兵。渐渐两

蓍（sh，音诗）龟——古代用蓍草和龟甲占卜。此指卜卦。

鸱（ch，音吃）张——嚣张。

家兵将，一齐拥出。遂战作一团，杀做一块。但见旌旗蔽日，金鼓震天，枪刀乱舞，人马纷驰，箭下如雨，炮响若雷。阵面上，杀气腾腾，不分南北；沙场中，征云冉冉，莫辨东西。虽不分胜败，早血流满地；尚未定高低，已尸积如山。自辰时战起，直到未时。真是棋逢对手，犹龙争虎斗不已。此时盛庸军在西南，燕王军在东北。燕王战急了，因又挥剑，仰天大叫：“鬼神助我！”叫声未绝，忽东北风大起，卷得尘埃障天，沙砾满面。吹得南军眼目昏迷，咫尺看不见人。燕兵知是天助，乘风大呼纵击。南兵乱慌慌，只党风声皆兵，哪里还敢恋战，遂兵不由将，将不顾兵，各各奔溃。燕兵乘胜从后追杀，斩首数万，溺死滹沱河及被追骑蹂躏死者，不可胜计。盛庸无奈，只得单骑逃归德州。

却说吴杰与平安，闻燕兵攻盛庸，遂引兵欲与盛庸会合，同破燕兵。未至夹河八十里，忽有人报燕兵已大破盛庸；盛庸已败去德州矣。吴杰、平安听了大惊，欲要上前，又恐燕兵乘胜，难与争锋，只得退还真定。燕王既击走盛庸，因谓诸将道：“盛庸虽败去，尚有吴杰、平安据守真定，未经一创。欲移兵击之，但思野战易，攻城难，莫若设计以诱其来，则破之易也。”邱福道：“闻吴杰、平安，昨日来会盛庸，因探知盛庸兵败，遂引兵回，焉肯复来。”燕王道：“当计诱之。”因散军四出，声言各境取粮。又密令校尉扮做百姓，怀抱婴儿作避兵之状，奔入真定城内，布散流言道：“燕王在夹河乘风之利，胜了一阵，却因胜而骄，凡精勇兵将，皆遣去四境取粮，军中竟不设备。盛元帅是奉旨征燕的，今虽失利，焉肯就。倘若再来，燕兵定败，小民等住居，不幸与燕营相近，故各自逃生，以避其难。”吴杰与平安听了，信为实然，立刻出师，欲掩其不备。不半日，即至滹沱河，距燕营七十里，探马报知燕王，燕王大喜，忙下令起兵渡河。有将道：“日将暮矣，夜战不便，请俟明早，未为晚也。”燕王道：“彼坚城不守，忽尔自至，此时也机也。乘时与机，当急击之不可失。若缓至明辰，彼探知吾兵有备，退守真定，城坚粮足，再攻之，难为力矣。”都指挥陆荣道：“时机虽不可失，但今乃十恶之日，为兵家所忌，不宜进兵，奈何犯之？”燕王笑道：“拘小忌者误大谋，吾焉肯自误。”遂拔剑挥众道：“敢有不进者斩！”将士不敢少停，遂拔营急进，与南军遇于藁城。吴杰见燕王迎战，知其有备，虽悔其误来，然而不可退矣，因列方阵于西南以待。燕王看见，谓诸将道：“方阵四面受敌，岂能取胜？我但以精兵攻其一隅，一隅败，则其余自溃。”因令兵将盛陈旗鼓，以虚糜其三面，另命朱能、邱福率精勇，击其北隅。朱能、邱福领命，引兵正与南军酣战。燕王就领骁骑数百，沿滹沱河绕出其阵后，大呼突入、奋勇驰击。南军一时无将可敌，唯强弓硬弩，紧紧守护。一时矢下如雨，燕王贴身所建的宝纛旗，箭集于上，就如猥毛。燕师多被射伤。燕王正无奈何，忽东北大风又起，一时风沙走石，废屋折树，乱扑向南军。燕兵看见，以为天助，急乘势杀来，南军遂溃。燕王率众紧追，直追至真定城下，俘斩六万余人，生擒都指挥邓馘、陈鹏等。吴杰与平安，仅保入城。南兵被擒与投降者，燕王俱不杀，悉释之南还。南军甚是感激，由是南军征燕之气，愈不振而解体矣。

正是：

三次大风起，三番成大功；

始知圣天子，消息与天通。

只因这一胜，有分教：强者愈强，弱者愈弱。欲知后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明降诏暗调兵马 设毒谋纵火焚粮

燕王既战胜还营，看宝纛旗上之箭，甚是寒心，因说道：“寡人虽感上天庇保，身不被伤，然征战之危，亦可见矣。”即叫人将旗送回北平，谕世子可善藏之，使后世无忘今日创业之艰难也。遂发兵进徇河北诸郡县。诸郡县探知南兵败，多降于燕。燕兵遂进次于大名，一面休养人马，一面上书朝廷，请诛齐、黄，即罢兵息民，以懈朝廷之心。

朝廷先闻了盛庸兵败，后又报吴杰、平安亦败，甚是惊慌，急诏廷臣商议。廷臣并无别策，唯有请降之名，实征兵调将而已。今见燕王上书，请诛齐、黄，方肯罢兵。只得传旨逐齐泰、黄子澄于外，令有司籍其家，以谢燕人，希图燕王罢兵。但齐、黄虽然逐了，而帝心殊觉快快。方孝儒与侍中黄观同奏道：“陛下令逐齐泰、黄子澄，虽因燕王要挟，然此一举，却实与兵机相合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如何相合？”二人道：“目今盛庸兵败，一时征调未集，正欲缓之，而燕王忽有此请。陛下既逐齐、黄以谢之，何不更遣一使臣，降诏以赦其罪，而令其罢兵还燕。况燕军久驻大名，暑雨为沴，已将困矣。若将诏赦之，彼定依从。彼若依从，自然驰备。而我调兵马渐集，自强弱分矣。再调遣东军，以攻永平，扰燕根本。彼自然往救，俟其往救，然后集将调兵，追蹙其后，则破之必矣。”建文帝闻奏大喜，遂命黄观草诏，赦燕王之罪，使归本国，仍复王爵，永为藩屏，以卫帝室。诏成遣大理寺少卿薛岩赍往燕营，以谕燕王。又命黄观作宣谕，一道刊印数千纸，付岩带去，密散燕营将士，使归心朝廷。

薛岩受命而往，既至燕营，使人报知，燕王命入。薛岩捧诏直入，欲燕王拜受。燕王不肯，道：“不知诏中何语，语果真诚，再拜不迟。”因索诏书读之。读完，燕王大怒道：“此诈我也！既要我罢兵，为何自不罢兵，又遣吴杰、平安、盛庸，暗暗出兵，扼我饷道？此不过借此缓我进攻，少待其征兵调将耳。你今敢入虎穴，而捋虎须，可谓目无寡人矣！”叫勇士把薛岩推出斩首。众勇士得令，竟将薛岩拖翻，要跳剥了去斩。薛岩大惊失色，忙大叫道：“朝廷诚伪，朝廷之事，小臣不过奉命而来，焉能与知？大王斩臣，实系不幸！”燕王听了，方命放了。又说道：“懿文皇兄既薨，齐晋二王又逝，当嗣大统者，非嗣人而谁？即使太祖误立建文，然寡人皇叔也，齿属俱长，正当尊礼。奈何听信奸人齐泰、黄子澄之言，乃迁张昂、谢贵等，至北平监制寡人；又明诏内臣，削夺护卫；又暗敕张信，手擒寡人，意何惨刻！寡人不得已，而举兵诛君侧之奸，使朝廷明亲疏之分。送齐、黄于寡人，则寡人自还燕而守臣节。乃转付托齐、黄以大权，而调天下兵以压制寡人，试思寡人从太祖征战以取天下，遇过了多少英雄，寡人俱视如土苴。今日用这几个朽木之兵，粪土之将，来与寡人抗衡，何其愚也。彼其意，不过恃天下之兵多耳。何不思耿炳文以三十万败于真定，李景隆以五十万败于北平，吴杰、郭英等以六十万败于白沟河。由此观之，兵多岂足恃乎？岂不闻‘兵不在多而在精’，一旅精兵，可破顽师十万，彼庸碌臣，乌足以知之。汝今既来我营中，我营兵将威武，也该看个明白，回去报知他君臣，方不虚此一行。”因传令着各营将士，分队扬兵较射。又着一将，领薛岩各营观看。薛岩死里

沴（lì，音利）——旧指灾气。

苴（jū，音居）——草。

得生，哪里敢违拗分毫，只得随着一将，一营看过，又是一营，戈甲相连，旗鼓相接，一路看来，约有百余里。各营兵将，莫不驰马试剑，演武较射，真是人人豪杰，个个英雄。薛岩细细看了，不觉胆寒，回见燕王，唯有称赞，以为天兵而已。燕王见薛岩称赞，因笑道：“兵强何足道，妙在更有用兵之方略耳。吾欲直捣长驱，有何难哉！”因留薛岩住了数日，方才遣还。临行又说道：“朝廷既诏求罢兵，寡人非不欲罢，但怪朝廷心不相应耳。汝且先归报知，寡人亦遣使来问明白。”薛岩即归，遂将燕王之言奏知，建文帝听了不悦。

过了数日，燕王果然遣指挥武胜来上书。书内称：“朝廷既欲罢兵，昨获得总兵官四月二十日驺书，又有会合军马之旨，此何意也？由此观之，则罢兵之言，为诚乎？为伪乎？不待智者面后知也。不过欲张机阱，以陷人耳。人虽至庸，岂能信此！”建文帝看了，知燕王不肯罢兵，遂大怒，命系燕使武胜于狱。早有跟随武胜的人，忙报知燕王。燕王大怒道：“敌国虽隙，从无斩使臣之理！彼敢如此者，未遭吾毒手也。吾必要涂毒他一番！”众将道：“涂毒无过杀戮，但彼兵散处北地，纵能杀戮，亦算不得涂毒。”燕王道：“彼兵聚集北地，所资之粮，必由徐沛而来。吾今遣轻骑数千，邀截而烧绝之。则彼兵缺粮，兵虽多，势必瓦解矣。”众将道：“若能烧绝其粮，则此番涂毒，可谓真涂毒矣。”燕王见众将皆以为然，遂命指挥李远，领兵六千，由徐沛一带扰其粮道。又令邱福、薛禄合兵，潜攻济州，以焚沙河、沛县之粮。三将受命，各各分路而去。

且说李远，领兵六千，暗带火器，突至济宁。此时燕王大兵驻扎大名，去济宁甚远，故济宁守备不严。忽被李远等突至，忙聚众防守。李远等却不侵搅地方，待奔至，忽而将仓廩放火烧将起来。守兵知是焚粮，急来救营，可是火猛风狂，早已将所积之粮，俱已烧得罄尽矣。再说邱福、薛禄，合兵二处，往攻济州。原来济州，地非险要，城廓不坚。邱福、薛禄兵到了，也不攻打，竟命军士架起云梯，一拥登陴。城虽破了，却不据城。探知南来粮船，正在河下，遂潜师竟至沙河沛县，先分兵据在两头，再细细看来。果有数万号粮船，塞满于中。邱福、薛禄遂命军士，将带来的火药，分数十处放起火来。及火烧着了，南军方才知，慌忙要救，而火势猛烈，扑灭不得。船多拥塞，撑放不开，只得任他延烧。一霎时，数百万粮米，悉被烧毁，直烧得河水有如沸汤，鱼鳖尽皆浮死。漕运军士，一哄逃去。邱福、薛禄与李远三人，见粮尽烧完，大功已成，归报燕王。燕王大喜，命各记功。原来朝廷虽然屡败，然天下终大，兵损又增，粮饷不缺，气尚未馁，今被此一烧，德州之粮饷，遂觉流难，将士之气，未免索然。一时报到京师，朝廷臣民，尽皆大震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又命户部行文，各处催解粮饷接济。只因这一事，有分教：南军不振，北军愈壮。不知后来如何攻战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驺（zōu，音日）——通“驿”。驿传，即以骑马传递。

第二十四回 间计不行于父子 埋伏竟困彼将士

却说燕王既烧了南粮，知南军不振，遂遣兵攻取彰德。彰德守将乃都督赵清，闻燕兵来攻，紧紧守护。燕兵攻之不克，遂绝其樵采，而伏兵诱之。赵清不知是计，又因城中乏薪，因遣兵追击，而欲护民樵采。忽城旁山麓，伏兵齐出，遂被杀伤千有余人。赵清忙闭城门，不敢复出，令民拆屋为炊，以救目前。燕王屡攻不下，因遣使入城招之道：“天下大势，已八九归燕，彰德孤城，何能坚守，莫若早早请降，可以转祸为福。”赵清应道：“天命在燕，臣非不识。时势归燕，臣非不知。但臣受朝廷之命，而守此城，今天命尚未改，时势尚未定，而一旦以城降人，恐燕殿下亦不乐有此不忠之臣也。殿下若朝至京城，夕下二指之帖以召臣，臣不敢不至。今为朝廷守此城，死则死此城，尚不敢贪富贵，而贻羞于古也。”使者以其言回报燕王，燕王听了，甚喜道：“此不随不抗，识时守正之臣也，姑缓之。”遂命撤兵，罢其攻。

忽燕世子星夜遣人，赍文书来告急，称南将平安，自真定率兵来攻北平。兵雄将猛，攻打甚急，乞速发兵救援，以固根本。燕王看完，大怒道：“平安怎敢大胆乘势袭我！”因问诸将：“谁敢往救北平？”忽见都指挥刘江，挺身而出道：“臣不才，愿往救之。”燕王问道：“往救之兵，不过满万，而欲破平安围城之众甚难，不知计将安出？”刘江道：“末将闻‘兵不厌诈’，实击之，不如虚声惊走之为妙。末将此去，查明言救援，直与对垒，则众寡见矣，难保必胜。臣有一计，将兵分为二，以炮声为号。臣先率一半，不与之战。竟放一炮，突然决其围。若放第二炮，则臣已决围而入矣。若放第三炮，则臣已决围而入城矣。若不闻第三炮，则臣战死矣。臣若入城，声言救至，守城军士，自勇气倍增，而愿战矣，后兵一半，预令每人各带十炮，俟臣三次炮响后，远远近近，放炮不绝，使彼闻之，必谓有大兵来教授。臣再往城中杀出，平安虽勇，而将士人各一心，亦必震惊而走矣，何患北平之围不解哉？”燕王听了大喜，称为妙计，因呼酒壮其行。刘江率兵至北平，如其言而行之。果大败平安，擒斩数千人。

平安遁还真定，报马报到京师。建文帝愈加不悦，因诏群臣廷议。众臣皆无一言，唯方孝儒奏道：“日今河北师老无功，德州饷道又被烧绝，事势艰危，大有可忧。向以罢兵之说诱之，既不能行，则当别用一策以图之，安可坐视以待祸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卿有何策，可试言之。”方孝儒道：“臣闻燕王平素最爱次子高煦，及三子高燧。世子高炽，为朴实，尝为二弟所谗。今世子居守北平，而高煦、高燧，随征在外，正嫌疑之际，何不因其嫌疑，而用计离间之。使燕王信谗，则必疑其子，而趋归北平矣。俟彼趋归北平，然后徐图其后，不又易为力乎？”建文帝听之大喜，即命孝儒草诏赐燕世子，令其背父归朝，许以燕王之位。遣锦衣卫千户张安、赍赐燕世子。又令张安至北地，故露消息，与人知觉。

张安受命而行，既至燕国，遂悄悄进见世子，将朝廷诏书赐与，令其拜受开读。燕世子正色说道：“在朝廷则大君为重，在家庭则严父为尊。寻常细事，尚且父在子不得自专，何况朝廷诏命，为子者焉敢私开。”张安忙说道：“此天子密诏，单赐小殿下，不可使燕大王知之。”燕世子道：“为君可以疏臣，为子焉敢背父！”因命得当将官，将诏书并张安，送赴军前。张安百般劝诱，世子只是不听。张安此时不过一人，如何拗得世子过，只得听

其送来。

且说燕王有一个宦臣，叫做黄俨，素与三子高燧相好，忽闻得朝廷赐书与世子之信，遂乘此而献谗言于燕王道：“世子近来与朝廷甚亲，往往有密谋相通。今又闻朝廷有秘诏至燕赐与世子，千岁爷不可不察。”燕王不信道：“世子为人纯谨，焉肯背父，而与朝廷交通？”高煦亦谮说道：“黄俨之言非虚，父王若不信，可遣人回国，访问朝中可曾差人来往，便明白了。”燕王踌躇不决，忽报世子遣官送诏并赍诏人张安至。燕王接诏书看了，因叹息道：“吾父子至亲，犹思离间，何况君臣乎？奸臣乘机播弄，安可免也。且建文小子，动以仁义为名，如此诏书，教子不孝，诱臣为奸，是仁乎？是义乎？殊可笑也。”因对张安道：“汝何等狗官，也敢来摇唇弄舌，离间吾父子！本当斩首，姑念非首谋。若竟纵汝还朝廷亦不知辱。”因命系之于狱。又想朝廷用计离间我父子，不胜愤怒，遂命邱福、朱能、房宽、张信、李远、陈文一班将士，各率靖难师，分路南伐。

众将领命，一时齐发，声势之盛，远近震惊。不多时，报靖难兵攻破河东及东平，擒获指挥詹璟，其余官吏俱遁去。唯吏目郑华，知势不支，先托妻子于友人，自率民兵守城，城破而死。不多时，又报靖难兵攻破汶上，擒获指挥薛鹏。又报靖难兵攻沛县，未及战而指挥王显早以城降；知县颜伯玮，衣冠升堂，向南再拜恸哭道：“臣文臣，无能报国！”遂自缢死；主簿唐子清，典史黄谦，皆被擒获，不屈而死。

此时南兵屡败，各郡县守将，皆惊惧无策，但愿燕兵不至为幸。唯徐州乃南北必经之道，守将畏怯，只要坚守，不敢议战。却亏了翰林程济，正奉命监军于此，因对守将道：“诸君奉命守城，但务守城，未尝不是，但须知战守，原合一者也，未有不善战而能善守者。今燕兵乘胜而来，若容其围城，则必心高气扬，极力攻打矣。莫若伏兵要地，乘其远来疲劳，突出而迎击之，彼纵不大伤，亦必为吾一挫。挫后再来围城，亦为易守矣。”众守将听了，皆喜道：“参谋之论是也，未将等自当努力，但不知燕兵从何路来，当伏兵于何地，并乞参谋教之。”程济道：“燕兵自从北来，众将军可分兵作三队，俱出北门外，十里一队，十五里一队，二十里一队，俱捡由深树密处埋伏。燕兵初来，不可轻出。俟燕兵过尽围城，城中兵放炮出战之时，然后十里埋伏的人马，速放炮震天，从燕兵之后杀来。燕兵自着惊，不敢恋战而败走矣。燕兵败走之时，切不可苦苦邀截，若苦苦邀截，彼必死战矣。可纵其败走，却合兵逐之。至十五里，伏兵起而击之，至二十里，伏兵再起而击之，彼自心寒胆丧而远走矣。”众守将听了，更加欢喜，就要分兵去埋伏，程济止住道：“燕王三日后方到，埋伏大早，未免将士劳苦，后夜发兵，未为晚也。”众将皆依计而行。

果然三日之后，燕兵突然涌至。此时燕将张武、火真，因屡屡战胜，绝不提防徐州有埋伏，竟长驱而来。直到城下，正欲围城攻打，不意城上炮响如雷，鼓声动地。不多时城门大开，拥出两将，统兵出来大叫道：“从叛逆贼，不要逞强！今汝身入重地，料想不能生还，莫若速速投降归正，还保一条性命。若不悔悟，只怕顷刻之间，立为齑粉矣！”张武与火真大怒道：“一路来经过了多少城池，望见靖难旗，便远远迎降，稍若不知天命，即立见摧残。今汝这几个残兵败将，怎敢说此大话！”就挺枪直冲过来，与二将对敌。两下里战了十余合，忽听得燕兵阵后，炮响连天，鼓声震地。燕兵纷纷来报道：“南还埋伏精兵，转从阵后杀来，甚是凶勇，须速分兵迎敌！”张

武、火真听了，着慌道：“不曾提防，误中他计了！”遂不敢向前苦战，忙撤回兵马，往阵后来救应。到了阵后，恐被南兵拦住，前后夹攻，遂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而走。喜得南兵只是杀人，却不阻截归路，让燕兵败回，却合伏兵随后赶杀。燕兵既脱出了险地，犹自夸道：“南兵终是胆怯，若围紧了不放，岂不尽受伤残。”正说不了，忽又听得鼓炮震天，突出一支伏兵来邀杀。二将大惊失色，只得挥兵苦战了一番，被杀了许多，方才脱去。走不得四五里，忽又听得鼓炮震天，突出一支伏兵来邀杀。二将惊得魂魄全无，被伏兵杀得七损八伤，方才脱去，报知燕王。只因这一报，有分教：小小孤城，不当大敌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梅驸马淮上传言 何将军小河大捷

却说燕王见张武、火真来报徐州战败缘故，不觉大怒，复发兵来攻徐州。当时徐州众守将，见杀败燕兵，皆以为从来未有之功，便出檄文，申文书，各处报捷。又请文人铺叙战功，立一石碑，竖在北门外。程济再三劝止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此招灾惹祸之端也！”众守将正兴兴头头，哪里肯听。程济无法，只得捱到夜深，悄悄叫人备了祭礼，自往碑下祭之。众守将闻知，皆笑他作怪。不期过了些时，燕王亲率大兵，破了徐州。看见立碑在此，勃然大怒，命左右锤碎。左右领命，方锤得一锤，燕王又止住道：“且录下碑文来看了再锤。”及录下碑文来看时，而程济的名字，已被先一锤锤下去矣。后来燕王照碑上名字诛人，而独不及于程济，故程济得安然从建文帝之亡，人方知程济道术之妙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燕王攻破徐州，守将皆逃，就乘胜一路抢州夺县，而来势甚强旺，早有朱能、邱福，并一班将士，共上一表道：“大王功高德盛，宜早即皇帝位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。”燕王不允，道：“寡人举兵者，为靖难除奸也，非私天下也。此事岂可轻议？但诸将士，劳苦有功，不可不少为升擢。”就升邱福、朱能、张信、刘才、郑亨、李远、张武、火真、陈珪、李彬、房宽等，为五军都督佥事；纪善、李忠，升为右长史；其余将士，俱进秩有差。一面发兵来攻淮安。

朝廷闻知，见声息日近，举朝张惶失措，无一人可用，因思驸马梅殷。他尚太祖宁国公主，大有才智，太祖最为眷注。临崩时，梅殷侍侧，太祖因嘱之道：“汝老成忠信，可托幼主。”复出遗诏授之道：“敢有违天者，汝讨之。”建文帝因事急，遂将各地召募的民兵，合在军营上，共四十万，命梅殷统领，驻割淮上，以扼燕师。梅殷受命统兵，谨守要害，以防燕师侵犯。报到燕王，燕王因思梅殷系太祖驸马，亲爱相关，难于攻逼。因写书一封，遣使送与梅殷，内言：“往南者，欲进香金陵，以展孝思，非有他也。敢烦假道。”梅殷看了，回书道：“进香乃王之孝，但皇考有禁，不许进香。遵禁者为孝，不遵禁即为不孝。况奉命守淮，岂敢假道？”燕王看了回书，因大怒，又致书道：“进香有禁，是矣，寡人遵祖训；而兴兵以诛君侧之奸，难道亦有禁乎？况寡人乃太祖嫡子，伦叙当承，今又为天命所归，岂收人力所能阻也！”梅殷览书亦大怒，因叫人将来使的耳鼻割去，道：“来书词语狂悖，我也难回答，只好留汝口，报与燕王，说：‘当今天下，乃太祖之天下。当今天子，乃太祖所立。王既系嫡子，太祖何不立王？太祖既不立王，则王臣也，宜安守臣位，不可作此叛逆之想，以成千古不忠不孝之罪人’。”使者归报燕王。燕王知梅殷忠直，难于煽动，遂舍淮安，竟望徐、宿而来。

不期平安自围北平被刘江炮声惊走后，访知燕王大兵进至淮徐，遂暗算道：“燕王只知乘胜而前，却不防后，我今领兵从后追之，前后夹攻，自成擒矣。”因选精兵四万，随后赶来。燕探马报知燕王，燕王道：“平安暗暗袭人，以为得计，必不防我有备。”因遣都督李彬等，领两队人马潜伏于流河左右以待之。平安一时贪功，果不防备，打听燕王的营寨，离此不远，遂进兵。不期到了淝河，忽一声炮响，左右突出两队伏兵，截住厮杀。平安吃了一惊。虽急急交战，终觉被算，人心慌张。而李彬又系勇将，战不多时，

割(zh, 音渣)——同“扎”。

平安料不能胜，只得领兵退走。燕王见了，也不命将追赶，竟乘势分兵打破了宿州。一时齐鲁诸营堡将士，闻知燕王势盛，皆相率来降。

那平安虽遇伏兵截杀，一时退兵，但兵精将猛，不曾大损。闻知总兵官何福，领兵屯于小河，遂引兵前来，与之相合。何福正虑燕兵势大，己军单薄，见平安引兵来合，不胜欢喜，因商量道：“燕兵一路来犯，乘胜至此。今既至此，离神京不远，若不努力，大杀他一两阵，使他心寒远遁，则朝廷事危矣。我虽拥兵于此，却恨寡难敌众。今幸将军天降，誓当同心，以报朝廷。但不知燕王之众，何以破之？”平安道：“燕王自幼从太祖东征西战，久称知兵，凡诸巧计，俱算他不倒。唯有鼓励将士，奋勇血战，倘或朝廷福大，伤残得他，方能平此祸难。”何福道：“将军之言是也。”因激励将士，打点鏖战。

却说燕兵到了小河，要渡过南来，见无桥梁，大将陈文令众军伐木为桥，先将步卒并輜重渡了过去，随后又渡骑兵，就分兵守桥。何福见了，因对平安道：“此时不战，更待何时！”平安道：“将军请先率步兵，沿河而东，争其所守之桥，诱其兵出，然后待末将驰骑兵奋击之，自无不胜。”何福以为然，遂领了许多步兵，分做两翼，沿河而来，欲夺燕兵所守之桥。燕王看见，先命大将王真，领兵过河追击，自却随后接应。王真过得河来，看见何福的步兵散漫，犹未急击，不料平安领一队精骑，忽然冲至面前，大叫道：“燕王逆贼，怎不自出，却叫你来替死！”就挺枪劈面刺来。王真暗吃一惊，急急躲过，再举刀相还，争奈一时神气不振，又当不得平安勇猛，斗不上三合，早被平安刺死落马。陈文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要上前接应，不期何福率步兵从桥后突到，四围逼紧，脱身不得，也被何福杀了。南兵见杀了两员燕将，不觉勇气百倍，遂乘势渡过桥来。燕将张武正在林中放马，忽见王真、陈文被斩，忙忙提刀上马，从林中突出，大叫道：“甚么人敢大胆杀入！”此时燕王看见，也带着指挥韩贵，赶来接应。遂合兵一处，向前攻击。南阵上早有丁良、朱彬二将，接着厮杀。平安看见燕王立在阵前，暗想道：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必擒王。杀这些散贼何用？”遂乘众人酣战，竟悄悄纵马挺枪，飞奔燕王。燕王看见大惊，欲挥将与战，而众将皆有敌手，只得回马就走。平安紧紧追来，燕王见平安追得紧，欲待回身接战，却奈剑系短兵，当不得大战。又知平安英勇，敌他不过。事急了，大叫道：“甚么贼将，敢追寡人！”平安道：“我是平将军，奉献大王一枪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将枪尖指着燕王的头。相去不远了，果是圣天子百灵相助，平安的战马，忽一个前蹶，跪倒在地，早将平安跌下马来。平安急急爬起来，再翻身上马，欲往前追，而燕王已驰去远矣。平安方知燕王有些奇异，不复来追。再到桥边，早见丁良、朱彬战败，为燕兵捉去，而燕将韩贵，也被南兵杀死，因又助着何福，大杀一阵。燕兵见燕王被追而去，不敢恋战，俱渐渐退过桥去。何福见了欢喜，遂申文奏报小河之捷，又请增兵破敌。只因这一请，有分教：勋臣统兵，勇将阵亡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魏国公奉旨助战 李都督恃勇身亡

却说建文帝见何福上表报捷，龙颜大悦，因降诏褒奖，又敕魏国公徐辉祖，率京军五万助战。徐辉祖奉旨领军，连夜赶至小河。

此时燕兵屯在齐眉山下，与何福、平安，日日对垒，不能取胜，正自忧疑。忽又听得报徐辉祖率京军来助战，军心愈觉惶惶。燕王毫不在意，但激励众将，奋勇与战。临对阵时，何福、平安乘着屡胜，其气已壮，今又增了徐辉祖，领五万京军来助战，一发添上威风。何福又请徐辉祖掌了中军，却自与平安两骑马飞出阵前，往来索战。北阵朱能，光与平安对战。战不多时，又是薛禄与何福对战。北阵上又有一将出，南阵上就有一将与之交锋。南阵上又有一将冲来，北阵上就有一将与之抵敌。从午时杀到酉时，直杀得征云滚滚，战气腾腾，并不见有输有赢。

忽北阵上又突出一员大将，乃是都督李彬，十分骁勇，此时见两家苦战，并无胜负，因大叫道：“厮杀不能斩将，直管杀些甚么？待我斩一个大将，与你们看看。”遂一骑马飞过阵来，直奔徐辉祖。不期徐辉祖“忙家不会，会家不忙”，看见有将冲来，知他要乘空袭取，因将刀按在身边，只做不知。待他马冲到面前，枪刺近身边，方提起刀来，将枪隔去。还趁势劈一刀来，大骂道：“你要枪刺人，独不怕刀砍你么？”李彬被徐辉祖伏刀将枪隔去，又随手还刀，知是惯家，方吃了一惊，急急勒马倒退以避刀。不料那马跑急了，陡然勒回，未免要往后一挫。谁知这一挫里一个后蹶，竟将李彬闪了下来，徐辉祖麾盖下一班将士，见李彬闪下马来，遂一齐上前捉人。李彬自知不免，遂弃长枪，拔出短剑，大叫道：“今日之死，误也！但我也不肯独死！”独挥剑斩了数人，方被南兵乱刀杀死。

北阵将士，尽知李彬骁勇，今见他被杀，未免心寒，又见天已薄暮，遂个个皆退去。南阵平安、何福，并诸将见斩了李彬，诸将又皆败去，一发有兴，喊叫连天道：“今日定要打破燕营，生擒叛贼！”如狼如虎，一齐逼近燕营。亏得燕王见势头不好，忙将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。南兵攻打不入，方才退去。燕营将士，想起前日一路而来，俱是乘胜，意气扬扬，不期今日连输了两阵，又兼勇将李彬被杀，便觉兴致索然。诸将中就有进言的道：“北兵虽强，不过一方；南兵纵弱，天下皆是，只管征调得来，况朝廷名分尚在。恐一时成功不易，莫若且还北平，养成精锐，俟有衅隙，以图再举。若不揣势力，强争苦斗，恐怕有失，非算也。”又有的说道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兵法也。大王深知兵法，岂可强为。”燕王听了，知人心摇动，不便以威势压之，因默然不语。喜得朱能挺身而出道：“诸将为何出此言也？昔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，汉高祖连败七十二阵，志气不衰，遂一战而胜，终有天下。今大王自起兵以来，所取非一地，所败非一人，自北而南，一路攻城，交战克捷多矣，今奈何偶然一挫，便辄议还师。且请问诸君，还师北平，还是自立乎？还是北面事人乎？凡为此言者，非不智则不忠也，乞大王速斩以警众。”燕王听了大喜，道：“诸将亦非不忠，各人智略不同耳。然究竟思之，终以朱将军之言为是。为今之计，唯有急思破敌，再言还师者斩。”众将方不敢言。然虽不敢言，而请燕王北还之议，早纷纷传到何福耳朵里。何福满心欢喜，以为燕兵一还，则我执燕之功成矣，遂按纳不定，竟将燕王北归消息，报知朝廷。朝廷闻知又按纳不定，遂君臣商量道：“燕王既北还，则徐辉祖率京军五万，无战可助矣。驻兵于外，未免要运粮接济，不如召还，

以实京师。”建文帝以为然，遂降诏召还。只因这一召，有分教：南军失势，北将成功。欲知后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燕大王料敌如神 何将军单骑逃脱

再说燕王自两败之后，因与众将商量道：“平安、何福，皆久战之将，今又加徐辉祖相助，实难摧挫。若苦苦与之争锋，徒劳杀伤，莫若且坚壁勿战，只作北还，以懈其心。况彼驻扎之地，非城非廓，粮草皆须搬运，我但暗暗遣兵，或断其的道，或绝其樵採，彼自不能安而搅乱矣。”众将皆以为然。燕王算计已定，故平安、何福屡屡来挑战，俱坚壁不出。平安、何福无可奈何，忽又有旨召徐辉祖还京，锐气未免减少了一半，也就不敢十分来挑战。

燕王打探得徐辉祖召还，知何福失势，遂遣朱荣、刘江，暗暗率兵，四处断其饷道，又遣游骑，四处捉其樵採。何福闻知，急急差兵救护。东边才保全了回来，西边又报劫夺，日日惊扰，不得安宁，乃愤怒要与他大战。燕兵又坚壁不出，每日空来空往，把一团锐气，又消磨了几分。因与平安商量道：“我兵驻扎此地，要搬运粮草，利于速战，而燕王又不明战，只暗暗侵扰，未免我劳彼逸，殊非算也。莫若移营灵壁以就粮，既可免其惊扰，又可坚持以待战，不知将军以为何如？”平安道：“此言是也。”遂令军士移营于灵壁。

此时燕王虽坚壁不出战，然而两垒相对，恐有意外之变，日夜提防，将士不解甲者月余，未免劳苦而生怨，诸将因请燕王道：“目今盛夏，淮南一带，地土卑湿，又兼暑雨连作，军中常恐瘟疫。今南兵已移营灵壁，大王何不且渡河去，择一善地，休息士马、相机再进，何如？”燕王道：“诸君只知过河为安，却不知过河有大不安也。既两敌相持，进则人心奋，退则人心馁。今将士虽劳苦，然心中必惕厉而思破敌。若一渡河，乐于便安，则人心懈矣。人心一懈，则敌人乘势来击，未免被其戮辱。安乎？不安乎？今何福图安，移营灵壁，即诸君之劝我渡河也，吾见其锐气索然，不出数日，吾自有计击走之。”诸将道：“大王妙算过人，臣等不及也。但击走何福，更有何计，请大王明示。”燕王道：“兵贵乘隙。寡人闻得南军运粮五万将到，平安帅兵六万，前往护还，此隙也。我往击之，我自猛而彼自怯也。兵又贵击情，我亲领兵与战，彼自尽力相持，俟彼此战疲，我败走以诱之，彼见我败走，力虽疲亦必追逐。疲而追逐，其情可知。我再伏精锐，出而击之，彼纵英勇，亦未有不情而败走者。”诸将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大王神算，真无遗策。但他运粮已近，宜速为之。”燕王因命次子高煦，领精兵一队，伏于林间，再三诫之道：“纵我战败，亦不许轻出，必要窥伺敌兵疲倦之极，方可出而击真情归，不患不成功矣。”高煦领命而去。燕王就分遣壮士万人，四路掩击护粮之军。自引兵分作两翼，进攻灵壁。何福见燕王久不出战，今忽来攻，必然有谋也，坚壁不出。

且说平安率兵护粮，也防抢夺，将六万兵分列于外，叫负粮者居中而行。忽见燕兵来抢夺，就引兵纵击，杀伤燕王甚众。燕王乃回师，命众将与平安交战。战了许多，不见输赢。燕王临阵细观，见其兵将前后连络，更班出战，因亲麾一队，转出其旁，横冲其阵。南军不曾提防，被燕王冲做两段，首尾不能相顾，兵心遂乱。燕将乘其乱，一发奋勇力攻，平安渐渐退下。何福在壁上，远远望见平安有败阵之势，忙引大兵，开了壁门，冲将下来，大叫道：“平将军勿慌，我来也，誓必破贼！”平安见何福兵出，胆又壮了，遂复抖擞精神，向前力战。一班燕将虽不畏怯，但战已久，忽又何福的大兵齐出，一

时只好抵敌，哪里又能斩将搴旗，何福、平安转攻，致使时有杀伤。此时高煦伏在林间窥看，早有副将说道：“燕师受伤矣，可出击之。”高煦道：“燕师虽小有杀伤，却大势不败。南兵何福初出，正在奋勇之时，此时我若出击，纵能击败，他亦未至寒心。非父王命我伏兵意也，须再俟之。”又窥了多时，见两军血战既久，俱有疲倦之色，燕王引众渐渐退去，高煦方挥众道：“此其时也。力战成功，在此一举！”遂放起号炮，一齐冲出林来，邀击南兵之后。南兵苦战了一日，虽侥幸战胜，却已精疲力竭，忽见有伏兵邀击，怎不心慌。又见邀击之将，乃是高煦，素知其勇，一发手忙脚乱，不敢恋战，唯有夺路而走。平安、何福虽亦吃惊，然欺高煦兵少，尚拼命相持。当不得燕王大兵听见炮响，知高煦伏兵已出，又复杀回。何福、平安不能支持，只得弃了粮，率领败残士卒，奔回灵壁，坚闭不出。高煦东西驰击，斩首万余、获马数千，五万南粮，俱为北兵得了。

何福败还，与平安商议道：“兵败犹可再胜，军中正尔乏食，五万粮饷，又尽失去，何以支给？”平安道：“将士乏食，守此何益？为今之计，唯有率众，乘燕王不备，突围而出，就食于淮，再作他图。”何福道：“将军之言是也。”因传令将士道：“粮饷被劫，军中乏食，须就食于淮，以待后运。但燕兵围营，必须突出，方能前往。尔众将士，俟明日号炮三声，即齐心奋勇而出。违误者斩！”众将士苦战了一日，又见有明旦突围之令，尽去安歇，以待炮声早起，好去突围。不期燕王用兵神速，见何福败还灵壁，坚守不出，锐气正衰，恐其停留长志，又有教授，遂不待天明，即躬率将士，悄悄攻其壁垒。诸将见燕王先登，谁敢不前，一时尽蚁附而上。燕王命放炮三声，众将齐攻壁门。燕王这边放炮，南军在睡梦中听见，认是本营将军放炮，催众突围，往淮就食，忙忙爬起来收拾了，奔到壁门。你见我来，我见你至，都认以为真，竟将壁门开了。走到门外一看，见外面燕兵摆满，方知误了。及再要重闭壁门，而燕将早已喊声如雷，有如潮水一般，一涌杀入矣。南兵不曾提防，突被杀入营中，一时鼎沸。诸将也有卧而未起的，也有起而未及披挂的，或被杀，或被擒，无一人得免。燕王忙传令禁止杀人，但早已杀得人马濠平堑满矣。诸将报功，生擒武臣陈晖、平安、马溥、徐真、孙成、王贵等三十七员，文臣陈性善、彭与明、刘伯完等一百五十人，降者无数，唯何福一人逃脱。只因这一败，有分教：满朝失色，再谋无功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燕王耀兵大江上 建文计穷思出亡

却说灵壁之败，报到朝廷，君臣闻之，皆无人色，廷臣只得又议各处召兵，建文帝又遣礼部侍郎黄观往安庆，翰林修撰王叔英往广德，都御史练于宁往杭州，三处召募义勇民兵，入援京师。三人受诏出朝，因诣黄子澄而问计。黄子澄大恸道：“大事去矣，吾辈万死不足赎误国之罪！诸公此行，恐亦无济。不过臣子之心而已，他难论矣。”三人闻言，遂号泣而往。然所到之处，已知金陵不能守，并无一人应矣。

再说燕王既破了何福，遂引兵要渡过淮来。此时盛庸自夹河败后，不敢南还，因走至淮上，收拾了马步兵数万人，战船数千只，镇守淮河南岸，燕王兵到北岸，诸将说道：“彼南岸有船，我北岸无船，何以能渡？”燕王笑道：“同一淮河，彼南岸之船，即我北岸之船，又何分焉？”诸将不悟，无言可对。燕王因命众军，伐木造筏，又命扬旗击鼓，声张其势。若将待筏成，早晚即渡者。南军在南岸望见，虽知其造筏艰难，一时未必能渡，却见他英勇之势，未免惧怕。盛庸因吩咐排列炮石，紧紧护守。不期燕王却遣朱能、邱福等将，率数千骁勇，悄悄西行二十里，于无人之处，用小舟潜渡过南岸。南军只虑北兵筏成要渡，哪里有防潜袭。忽炮声大作，邱福、朱能等将，率兵冲入其营，大叫道：“燕王大兵已尽在此矣。有令不许走了盛庸！”南兵突然被攻，又见喊声动地，金鼓震大，心胆俱破，皆无斗心，四散而走。盛庸要逃，不及上马，只得登一小舟，潜逃却去。未能、邱福见南兵逃走，忙挥南舰往渡北兵。燕王笑笑道：“诸君试看，这些战舰，属南平属北平？”众将皆拜服道：“大王胜算，真如观火，非诸将所能及也。”

燕王既渡，又与众将商议道：“此去京师，东西皆路，不知当从何路为直截？”诸将中有说当先取凤阳为直截，有说当先取淮安无后患，燕王道：“皆不然也。若先取凤阳，我想凤阳楼橹坚定，非攻不下。若攻，则未免震惊皇陵，试思皇陵岂可震惊乎？若先取淮安，我想淮安积储饶裕，人马众多，攻之岂易破乎？若攻不破，势必旷日持久，那时援兵再集，岂我之利乎？莫若乘胜直趋扬州、仪真，况两城兵弱，不须苦战，可招而下。既得真、扬，耀兵江上，则京师震骇，必有内变矣。京师既定，凤阳、淮安又何虑焉？”诸将皆喜道：“大王之言是也。”燕王因遣指挥吴玉，前往扬州招降，然后发大兵随之。

此时扬州守备，乃指挥崇刚与御史王彬，二人皆忠义之臣。燕兵未至，有一个指挥叫做王礼，颇有才勇，闻知燕势日强，因说崇刚与王彬降燕以明知机，而图富贵。崇刚、王彬大怒不从，遂将王礼下狱，欲论其罪。及吴玉来招降，崇刚、王彬又拒绝道：“奉命守土，但知杀贼，焉肯从贼！”吴玉见二人固执不降，遂密写了飞书，散入城中招降道：“有人能擒守将献城者，加官重赏。”早有一个千户叫做徐政，原与王礼同谋，因王礼下狱，不敢复言。今得吴玉飞书，暗暗通知王礼，又会同一班党羽，候燕兵一到城下，即拥众鼓噪，打开狱门，放出王礼，同拥至守备衙，捉住崇刚与王彬，大开城门，献于燕王。燕王大喜，遂升二人为都指挥。又欲崇刚、王彬归降，二人不屈，遂命斩之。扬州既下，仪真孤城，不劳力而亦破矣。

仪真既破，北军登舟往来江上，旌旗蔽天。南军望见，知势难遏，尽皆解体。建文帝闻报，慌张无措，方孝孺奏道：“事急矣，宜以计缓之。”建文帝道：“何计可缓？”方孝孺道：“如今事急，唯有遣人，许以割地，讲

和或者可延数日。倘东南招募一集，况有长江之险，彼北军又不惯舟楫，再与决战江上，则成败未可知也。”建文帝不得已从之。又思外臣讲和，恐其不信，因假太后之命，遣庆成郡主往燕营讲和。郡主既至燕营，道达太后之命，以割地分南北为请。燕王笑道：“此非太后意也，特欲假此缓我师耳。军中非叙亲情之地，郡主请回，无多言也。”郡主无奈，只得还朝复命。

燕王在江上，独往独来，并无一人与之相抗。唯盛庸又领许多海舰，至浦子口迎战，连战至于高资港。朝廷闻知，忙遣都督佥事陈瑄，帅舟师助之。陈瑄既至，知势不可为，遂叛而降燕。陈瑄既降，而盛庸败绩矣。燕师至龙潭，朝廷又遣李景隆并尚书茹瑺往龙潭，仍以割地讲和为请。燕王终是不肯，竟遣李景隆等回朝。建文帝见割地讲和不听，因急召齐泰、黄子澄，入朝议事。近侍奏道：“齐泰已奔往广德，黄子澄已奔往苏州，口说征兵，实不知所为何事？”建文帝道：“起事皆出汝辈，而今事败，皆弃朕去了！”因长叹不已。忽报燕兵已进屯金川门，左都督徐增寿守左顺门，竟对众宣反，谋开门迎降。御史魏冕听了大怒，因手击之，又奏闻于帝，帝大怒，命左右擒徐增寿至廷，责以不忠，亲自下殿手诛之。

既诛徐增寿毕，有茹瑺等众臣劝帝幸湖湘以避之，又有王伟等众臣劝帝幸浙海以避之。方孝孺独奏道：“国君与社稷同死生，避之非是，臣请效死勿去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方卿之言是也，朕意已决，卿等且退。”众臣退出，忽又一臣跪下奏道：“事已定矣，时已至矣，陛下宜早为之，不容缓矣。”建文帝视之，乃是向日奏北平兵起的程济。知他是个异人，因问道：“大位已不可保，汝云事已定，时已至，莫非欲朕死社稷乎？”程济道：“陛下大位虽不保，而太祖的社稷却未曾失，何必死殉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社稷既不必死，臣下有劝应幸湖湘的，也有劝朕幸浙海的，莫非此中尚有义，可赴乎？”程济道：“陛下以天下之大，尚不保此位，岂湖湘、浙海之死灰，得能复燃耶？”建文帝道：“一方之死灰，既不能燃，则燕王北平一方，为何而猖獗至此乎？”程济道：“此中盖有天命也。天命所在，不当以大小论也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既天命在燕，太祖何不立燕王，而竟立朕，毋乃不知天命乎？”程济道：“太祖，圣主也，又有贤臣刘青田辅佐之，岂有不知天命。然太祖不立燕王，而立陛下者，正知陛下亦有天命，且知天命之运气有后先，不可强，故委曲而为之也。”建文帝沉吟道：“殉社稷既不必，图兴复又不能，然则朕一身将何所寄？”程济道：“唯有出亡而已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出亡固是一策，但行之于列国则可，行之于当今则不可，列国时诸侯割据，晋亡则于秦，楚亡则于吴，故出境则免。今天下一家，何地不入于版图，一稽查而即得，况燕王既不念君臣大义，又何有于叔侄之亲。万一后日求而得之以被害，莫若今日死社稷之为得体也。”程济道：“兴亡既有天命，死生独无天命乎？陛下之大位固止于此，而陛下之生却止未艾，陛下又何虑乎？”建文帝道：“天命既然一定，而人事亦当先谋。朕帝王也，一旦出亡，不知税驾何所？为士为农，为工为商，亦当先定其名，方不露相。”程济道：“士农工商，皆非帝王之事，唯有况发，庶可游方之外。”正说未完，忽一老太监哭奏道：“万岁爷，今日遇难，奴婢有事，不敢不奏。”只因这一奏，有分教：龙体披缁，帝头削发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文。

第二十九回 欲灭迹纵火焚宫 遵遗命祝发遁去

词曰：

弱者败来强者胜，尽忠虎斗龙争。谁知胜败是天生。得昌方得位，无福自无成。暗

测潜窥虽奠定，其中原有高明。似聋似哑似惺惺，已将善后计，指点作前程。

却说建文帝正与程济商量出亡之事，忽一个老太监，叫做王钺，跪下哭奏道：“万岁爷，今日事急矣，奴婢有事，不敢不奏。”建文帝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奏朕，快快说来。”王钺道：“昔年太祖爷未升遐之先，知奴婢小心谨慎，亲同诚意伯刘基，封了一个大篋子，付与奴婢，叫奴婢谨谨收藏，在奉先殿内，不许泄漏，只候壬午年，万岁爷有大难临身之日，方许奏知。今年已是壬午，奴婢又见燕兵围城，万岁爷进退无计，想是大难临身了，故不敢不奏知。”奏罢涕泪如雨。建文帝听了，忙命取来。王钺因往奉先殿，叫两个小近侍抬到御前。建文帝一看，却是一个朱红篋子，四面牢固封好，篋口用两柄大铁锁锁好，锁门俱灌了铁汁，使人轻易偷开不得。建文帝见了，大恸道：“前人怎为后人如此用心？”因命程济打去了铁锁，将篋子开了。一看却无别物，只得为僧的度牒三张，袈裟三套，僧帽三顶，僧鞋三双，并祝发的剃刀亦在内。度牒一张是应文名字，一张是应贤名字，一张是应能名字。又朱书于篋旁：“应文从鬼门出，其余从御沟水关而行，薄暮会于神乐观西房。”建文帝细看明白，再三叹息，向程济道：“你方才议及祝发，朕犹诧以为奇异，不知太祖数年前，早已安排及此，惟智者所见相同，然亦数也！”因对篋子再拜受命，就要叫人祝发。程济忙止道：“且少缓，此秘举也，不可令人知，宜应酬外事，掩饰耳目。”建文帝会意，乃传旨，着众亲王并护卫大臣，分守城门。

到了次早，乃六月十三日，燕王正围城攻打，谷王穗与李景隆分守金川门，知大势已去，就开城门迎燕王。燕王大喜，遂率兵将一涌入城，先使人在前宣言道：“逆命者死，投诚者荣！”早迎降者，纷纷逃走者不绝，唯刑科给事中叶福井、工部郎中韩节，也不降，也不逃，尚立于城门死守，早被燕兵杀了。又有一个门卒，叫做龚翊，年十七岁，众门卒见城破了，叫他同报名去降，他不听，竟大哭一场，逃遁而去，隐于崑山，终身不出。当日燕王兵到，城中迎接者，皆称功颂德，甚是快畅。忽御史连楹，冲着马头而来，燕兵只认他是迎降，遂让他走到马前，不期他对着燕王大声说道：“燕殿下乃太祖嫡子，既奉太祖之命，分列燕藩，便当尽孝、以遵太祖之成命，而羽翼王朝，为何乘朝廷之柔弱，遂为此叛逆之事？殿下纵恃兵强，篡了大位，而不忠不孝，如何能服天下？”燕王道：“此天命也，汝迂儒不知，但当顺受。”连楹道：“天命篡君，既可顺受，倘天命杀父，亦当顺受耶？”燕王听了大怒，尚未开言，而左右将士，竟用乱兵杀了。连楹身虽被杀，而尸犹僵立不仆。

燕王既杀了连楹，又见徐辉祖引一队兵来，与之巷战，故不敢便逼近阙下，建文帝因得在宫中打点。此时一班具位之臣，已各有所图，皆不入朝矣，唯有数十忠义之臣，或感恩深，或思义重，或激于君臣名分之难逃，竟不顾身家生死，入朝来相傍。程济因说建文帝道：“时至矣，不容缓矣！陛下虽不死殉，却当以死传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死何以传？”程济道：“纵火焚宫，而以烬余之袈裟为证，则不死而死矣。然后祝发遁去，便踪迹不露，可安然长往矣。”建文帝点头道“是”，遂命内侍聚珠衣宝帐，并内帑珍异于兰香

殿，纵火焚烧。一时宫中火起，皇后马娘娘知事不免，因领众亲幸嫔妃，皆赴火焚死。宫内外一时鼎沸，皆乱传上崩矣。程济同诸臣，请建文帝至一秘殿，就宣左善世僧溥洽，与帝将发剃去。剃完，帝脱去龙衣，换上袈裟，并僧帽、僧鞋，竟为和尚。

正是：

可怜王者身，忽为佛弟子。

细想不须惊，太祖曾如此。

太祖未及终，建文全其始。

程济就取出应文这张度牒，付与建文帝道：“此牒名与陛下相同，陛下应须领受。”建文帝受了。程济复取那一张度牒，问诸君道：“有师必有徒相从，不知谁愿为徒？”忽有二臣应声而出，一个是御史叶希贤，一个是吴王教授杨应能，俱说道：“臣二人名应度牒，已是前定之数，又何辞焉？”建文帝大悦。程济因又使溥洽替二人将发剃了，换上僧服，付与度牒，使其与帝相随。其余众臣看见，俱伏地哭道：“臣等受陛下深恩，纵不剃发，也须从亡，少效涓埃。何忍频年食禄，而一旦危亡，便戛然弃去！”建文帝道：“相从固好，但恐人多，惹出是非，反为不美。”程济道：“事急矣，非留连之时。”建文帝因举手挥诸臣退出。诸臣无奈，因大恸，拜别而去。程济遵太祖遗命，先令御史叶希贤，按察使王良，参政察运，教授杨应能、王资、刘伸，中书舍人梁良玉、梁中节、宋和、郭节，刑部司务冯，待诏郑洽，钦天监正王之臣等十三人，从御沟水关而出，约于神乐观相会。然后程济与兵部侍郎廖平，刑部侍郎金焦，侍读史仲彬，编修赵天泰，检讨程亨，刑部郎中梁田玉，镇抚牛景先，太监周恕等九人，请建文帝至鬼门。

这鬼门内门在于禁中，外门直在太平门外，乃太祖暗设下一条私路，以备不虞，紧紧封锁，无人敢走，不知内中是何径路，尽皆惶惶。此时燕兵满城，不敢从宫门直出，只得同走到鬼门。见鬼门的砖门坚厚，砖门外又有栅门紧护，建文帝心惊道：“似此牢固，如何可启？”牛景先道：“陛下勿忧，待臣启之。”遂在近侍手中，取了一条铁棒，要将栅门挟开。只道年久还要费力，不期铁棒只一拨，那一扇栅门，早已拨在半边，露出砖门。再将铁棒去捣砖门，谁知铁棒才到门上，还不曾用力，那两扇砖门早呼啦一声响，又双双开了。见一条路有物塞紧，众皆吃惊，程济忙上前，将塞路之物，扯了些出来看，原来是灯草，因奏道：“太祖为陛下心机用尽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程济道：“只留此路，已见亲爱之心。又恐空洞中蛇虫成穴，一时难行，故将灯草填满其中，使蛇虫不能容身又无人窥视。今事急，陛下要行，只消一次，便肃清其路矣。非亲爱之至，谁肯如此设策？”建文帝听了，不胜感激，又望太庙拜了四拜，方命近侍，点起许多火把，一路烧去。果然灯草见火，只一点着，便顷刻成灰。只消半个时辰，早已将内鬼门直至外鬼门一路灯草，烧得干干净净，竟成了一条草灰之路，且温暖而无阴气。君臣们平平稳稳走了出来。程济恐人踪迹，被看出破绽，又吩咐近侍，将内外鬼门，照旧关好。然后九人随建文帝走到后湖边。只因这一走，有分教：大位不保，年寿尚长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梦先帝驾船伺候 即君位杀戮朝臣

当时程济等九人，随建文帝到后湖边，正欲寻船渡去，忽见一个道士，驾着一只船在那里观望，看见建文帝众人走近，忙叫人将船撑到岸边，自立在船头上迎请建文、众人上船。到了船中，建文坐下，就问道士道：“汝是何人？怎知我到此，却舡舟相待？”道士跪下奏道：“臣乃神乐观道士，前蒙太祖圣恩，赐名王昇。昨夜三更，梦见太祖万岁爷，身穿大红龙衣，坐在奉天门上，叫两个校尉，将臣缚至御前，诘问道：‘汝为提点，职居六品，皆皇恩也，何不图报？’臣应道：‘臣虽犬马，岂不感恩，但愧身为道士，欲报无门。’万岁爷道：‘汝既思报，明日午时，今上皇帝要亲幸你观中，你可舡一舟，至后湖鬼门外伺候。迎请到观，便可算汝之报。汝能殷勤周旋，不致漏泄，则后福无边；倘不奉吾言，定遭阴殪。今且赦汝。’因命校尉解缚臣，始惊醒。是以知陛下驾临，故操舟伺候也。”建文听了，感泣不尽。不多时，船到太平堤边，一同上岸。道士王昇在前引路，君臣们散步随行。走到观中，时已薄暮。坐不多时，杨应能、叶希贤等十三人也来了，查一查，共是二十二。建文道：“今日沧桑已变，君臣二字，只合藏之于心，不可宣之于口。我既为僧，自有僧家的名分。向后但以弟子称师，师便尊矣，其余礼节，一概勿拘，方便于往来。”程济道：“师言是也。”众人皆含泣受命。程济又道：“从亡，因众人恋主之心；倘相从而惹是非，不如不相从之为安也。众人既要相从，须斟酌定相从之行藏踪迹，方不致人之疑。”建文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因酌定杨应能、叶希贤两个和尚，与程济扮做道人。此三人随师同行同止，顷刻不离，以防祸患。冯、郭节、宋和、赵天泰、王之臣、牛景先六人，各更名改号，往来道路，给运衣食。其余则遥为应援，不必拘也。议定同宿观中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燕王战败了徐辉祖，正打点入宫，忽见宫中火起，遂忙率众，入宫救火。救灭了火，忙问：“建文何在？”皆称赴火死矣。燕王不信，亲于火中检看。一时不见尸骨，再三查问，内官因检出皇后的尸骨，指着道：“这不是？”燕王方才信之，因哭道：“小子无知，何至此乎？”

燕王正清宫未了，早有谷王橐，安王楹，及文武大臣，上表请正大位。燕王初也逊谢，后见劝进者多，遂于六月十七日，亲御奏天殿，登了皇帝的大位，改元永乐，复周王橐、齐王榑的爵士，命翰林侍读王景，议葬建文之礼。王景议了，奏道：“建文虽为奸臣所惑，不为亲亲，然实系太祖高皇帝所立，已临莅天下四载，天下咸称其仁，乞仍葬以天子之礼为宜。”永乐君从之，遂降旨敕有司，以天子之礼葬之。又揭齐泰、黄子澄等奸臣，榜于朝，以完其诛奸之案。因众奸逃去，又悬赏格于朝，有能擒获奸臣者，重赏加官。自赏格一悬，而用事于建文的一班臣子，皆纷纷擒至。尚书齐泰被执到京，永乐君问道：“汝今尚能遣张昺、谢贵来监朕么？”齐泰无语，因命族诛之，妻发教坊司为娼。太常卿黄子澄逃至苏州，欲航海借兵，被太仓百户汤华擒至。永乐君痛恨之，问道：“谋削夺诸王是汝么？”亦命族诛之，子侄共六十五人，妻妹皆发教坊司为娼。右副都御史练子宁，被临海卫指挥刘杰擒至，永乐君问道：“当日入觐，朕当陛不拜，敕法司拿者是汝么？”练子宁道：

舡(y, 音蚊)舟——船泊岸边。

阴殪(jí, 音急)——殪, 杀死。神明的处罚。

“可惜先皇不听臣言！若听臣言，岂有今日？”永乐君大怒，命牵出碎磔之，族诛其宗一百五十人。兵部尚书铁铉，亦被擒至，永乐君道：“为君自有天命，天命在朕，人岂能违？当日济南铁闸，不过成汝今日之死，于朕何伤？”铁铉道：“人谁不死？死于忠，快心事也，胜于篡逆而生多矣！”因昂然反背立庭中，永乐令其转面反顾，铁铉不肯，道：“无面目对篡逆也！”永乐大怒，令人去其耳鼻。铉亦不顾，永乐愈怒，复令人碎分其体。铉至死骂不绝口。礼部尚书陈迪，刑部尚书恭昭，皆被擒至，俱谩骂不屈，同受惨刑而死。

燕兵初破金川时，宫中火起，尽道上崩。方孝儒闻知，即缋麻 日夜号哭。及永乐君悬了赏格，镇抚伍云，将方孝儒系了，献至关下。永乐君见其缋经，因问道：“汝儒者也，宜知礼。朕初登大宝，你服此缋麻，何礼也？”孝儒道：“孝儒先皇臣也，先皇遭变崩逝，孝儒既食其禄，敢不哭临！至于殿下登大宝，孝儒不知也。”永乐默然，命系于狱。左右侍臣问道：“方孝儒奏对不逊，陛下何不杀之？”永乐君道：“朕在北平发兵南下时，姚国师再三奏道，‘方孝儒好学笃行人也，金陵城下，文武归命之时，彼必不降而犯上，恳求勿杀之。若杀之，则好学之种子绝了。’朕已应允，故今舍容之，姑命系狱，以观其后。”过了几日，朝廷要颁即位诏于天下，命议草诏之人。在廷臣子，皆说道：“此系大制作，必得方孝儒之笔为妙。”永乐因命侍臣，持节于狱中，召出孝儒。仍是缋麻而陛见，悲恸之声彻于殿陛。永乐见了，亲自降榻而慰道：“朕为此举，初意本欲效周公辅成王耳。奈何成王今不在矣，故不得已，而受文武之请，以自立。”孝儒道：“成王既不在，何不立成王之子而辅之？”永乐道：“朕闻国利长君，孺子恐误天下。”孝儒道：“何不立成王之弟？”永乐道：“立弟，支也。既支可立，则朕登大位，岂不宜乎？且此乃朕之家事，先生无过。若今朕既即位，欲诏告天下，使众咸知。此岂小故，非先生之笔不可也，可勉为草之。”因命左右授以笔扎。孝儒大恸，举笔投于地下道：“天命可以强行，武功可以虚耀，只怕名教中一个篡字，殿下虽千载之下，也逃不去！我方孝儒，读圣贤书，操春秋笔，死即死耳，诏不可草！”永乐大怒道：“杀汝一身何足惜，独不顾九族乎？”孝儒道：“义之所在，莫说九族，便十族何妨！”哭骂竟不绝口。永乐怒气直冲，遂命碎磔于市，复诏收其九族，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。昔有人题诗，痛之道：

一个忠臣九族殃，全身远害亦天堂。

夷齐死后君臣薄，力为君臣固首阳。

永乐既杀了方孝儒九族，忽见钦天监密奏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文曲星犯帝座甚急，陛下当防之。”永乐闻奏，暗想：“降服之臣，何人可疑？”忽想起昔年袁忠彻细相景清之相，曾说他身矮声雄，形容古怪，为人必多深谋奇计，叫我当防之。莫非是此人欲犯我？到明早视朝之时，群臣皆在，独景清一人著绯衣。永乐愈疑之，遂命左右擒之，抄其身，暗藏短剑一口，欲以刺帝。永乐大怒，命擒出剥皮，实以草，系于城楼上。一日，永乐驾过之，忽索断，景清之皮，坠于驾前，行三步为犯驾状。其神遂入股庭为厉，永乐

缋（cu，音崔）麻——古时的丧服。

“夷齐”二句——夷齐，伯夷与叔齐，传为商朝孤竹君两位儿子。周武王伐商纣，代商立周，伯夷与叔齐不食周粟，跑到首阳山，后饿死。事见《史记·伯夷齐列传》。

愈怒，命族诛之，并籍其乡。

当时忠臣被杀之外，还有侍郎黄观。领朝命征兵上江，后闻得燕王已渡江正位，自恨大事已去，乃朝服东向再拜，拜毕投江而死。妻翁氏，在京师闻朝廷有旨，将给配为奴，翁氏遂携一女，亦投水死。翰林王叔英，征兵广德，听得燕兵已入京城，暗想征兵亦无用矣，乃沐浴其衣冠，望阙再拜，拜毕又书一联道：“生既久矣，深有愧于当时；死亦徒然，庶无惭于地下。”书毕，自缢而死。妻亦缢死，女投井死。他如各省官员，并御史曾凤韶，及临海樵夫，尽节而死者，一笔如何能写得尽？只因永乐这一除异己之臣，有分教：柯枝既剪，渐及根株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一时失国东入吴 万里无家西至楚

话说永乐既得了天下，又杀戮了一班异己之臣，遂封赏姚广孝等一班佐命之臣，各个进爵，以酬其从前怂恿扶助之功。姚广孝等，既遭富贵，又各衣锦还乡，报答有恩，以酬其尘埃拔识之力。后来姚广孝终不蓄发娶妻。一日奉命赈济苏糊，往见其姊。姊拒之曰：“贵人何用至贫家为？”不肯接纳。广孝乃易僧服往，姊坚不出，家人劝之，不得已出立中堂，广孝即连下拜，姊曰：“我安用你许多拜？曾见做和尚不了，底是个好人？”遂还户内，不复见。广孝赈济事毕，入朝复命，未几而卒。此是后话，不题。

却说建文一个仁主，同着二十二个忠臣，寄宿在神乐观中，有如失林之鸟，漏网之鱼，好不凄凄惶惶。到了次日，打听得燕王夺了大位，改元永乐，悬赏格追求效忠于建文之臣，杀戮了无数。建文与众人甚是心慌，建文道：“此地与帝城咫尺，岂容久住？可往云南，依西平侯沐晟，暂寄此身。或者地远，无人踪迹。”史仲彬道：“沐西平侯驻扎地方虽远，然受命分符，声息与朝廷相通，岂敢匿旧君而欺新王？况大家声势，耳目众多，非隐藏地也。”建文道：“汝所虑亦是，但沐晟既不可依，则此身将何所寄？”程济道：“师毋过虑，既已为僧，则东西南北，皆吾家也。只合往来名胜，以作方外之缘。倘弟子中，有家素饶，而足供一夕者，即暂驻锡一夕，亦无不可。”建文道：“汝言有理，吾心殊竟一宽。但居此郊坛之地，甚不隐僻，必速去方妙。”程济道：“是，明日即当他往。”

到了次早，牛景先与史仲彬商量道：“师患足痛，岂能步行，必得一船，载之东去方妙。”遂同步至中和桥边寻船。原来这中和桥，在通济门外，是往丹阳的旱路，往来车马颇多，河下船只甚少。二人立了半晌，忽见一船远远而来。二人忙走到岸边，牛景先不等那船摇到面前，便大声叫道：“船上驾长可摇船来装载？”船上人回说道：“我依船自有事，弗装载个。”史仲彬听见是同乡声音，忙打着乡语道：“我是同乡，可看乡情面上，来装一装，重重谢你。”叫还未完，只见那船早摇近岸边，跳上两个人来道：“哪里不找寻老爷？却在这里！”仲彬再看时，方认得是自家的家人。国家中间知京中有变，不知消息，差来打探的。仲彬与景先见船来的凑巧，不胜之喜，因吩咐船在桥边，忙回观报知，就请师下船，且往仲彬家暂住。师与众弟子皆大喜。但恨二十二人不能同往，又未免恻恻。船中原议定叶杨两和尚，并程济一道人与师四人，仲彬、船主，自应随侍，其余俱使散走，总期于月终至吴江再晤。众人听了，各分路而去。

史仲彬暗暗载师与弟子转出大江，行了八日，方到吴江之黄溪。仲彬因请师入至大厅，尽率家人出拜。恐正居不静，遂奉师住于所旌之西边一座清远轩内。此轩一带九间，前临一池，后背一圃，树木扶疏，花竹掩映，甚是清幽。师徒四人同居于中，颇觉快畅。过了三四日，相约诸弟子俱陆续到了，大家相聚甚欢。牛景先道：“弟前日过丹阳时，曾撞着一个老僧，见我匆匆而走，因笑道：‘前程甚远，何用急走，徐行则吉。’弟想其言，深有趣味，今欲弃去前名，改为徐行，以应僧言，不识可乎，求师指示。”师点头道：“改名甚好，可以渐消形迹。”由此冯改称塞马先生，宋和改称云门生。赵天泰此时穿着葛衣，因说道：“我即以衣为名，叫做葛衣翁罢。”大家相聚一堂，虽伤流落，却也欢喜。建文道：“此地幽雅可居，又得众弟子相从，吾即投老于此，何如？”仲彬道：“师若不弃布衣菜饭，弟子犹可上供。”

程济叹道：“世事岂能由人料定，且过两月再作区处。”建文听了，也不留意。

不期永乐即位之后，名列奸臣者既已杀尽，乃查各处在任诸臣。暗暗逃去者共有四百六十三人，欲要拿来处分，却又无大罪。到了八月，方降旨着礼部行文各府州县，将逃去诸臣尽行削籍，不容复仕。有诰敕者，俱是追缴。史仲彬是翰林侍读，受有诰命，该当追缴。早有人报知仲彬，仲彬一时不知详细，只道是走漏消息，心甚慌张，忙通知建文。建文也自着忙，因问程济道：“你前日说‘世事岂能由人’，今果然矣。莫非朝廷不能忘情于我，知我在此，故先追夺仲彬的诰命，以观动静，恐还有祸及我。”程济道：“祸害必无，师请放心。但既为僧，即如孤立野鹤，原不宜久住人间。况此地离宫阙不过千里，纵使朝廷忘情，亦不安也。”建文听了道：“是。”即欲远行。仲彬苦留道：“追夺仲彬诰命，未必为师。请暂宽一日，容再打听。”建文只得住下。到了次日，只见吴江县丞，姓巩名德，奉府里文书，着他至仲彬家追夺诰命。仲彬相见，问知来意，只得捧出诰命缴上。巩德收了又道：“有人传说建文君在于君处，不知果有此事否？”仲彬听了，假作吃惊道：“久闻建文君已火崩矣，如何得能在此？”巩德便不再言，微笑而去。仲彬送巩德去后，忙走来对建文痛哭，将巩德之言说了，又道：“本欲留师久住，少尽犬马之私，不意风声树影，渐渐追求到此，倘有不测，祸及于师，却将奈何？”建文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明白即当远行。但师弟相聚未久，又要分散，未免于心惻惻耳。”众弟子听了，俱各泪下。仲彬因命置酒，师弟作别，饮了半夜，说到伤心。郑洽不禁叹息道：“临天下，当以仁义称至治，今天下谁不称仁慕义，乃不能保其位。此何意也？”梁良玉流涕答道：“曹瞒篡汉，司马懿篡魏，反俨然承统，此又何意？总之天难问理难穷耳。”程济道：“得失乃天数，而篡自篡，仁义自仁义，千古原自分明，诸君何不察也？”郭节道：“这总难言，只合听之。且请问：师此行当往何地？不知何时方得再晤？”程济道：“目今福星在滇中，弟子欲奉师至云南。但云南道远，众弟子难至。襄阳中，当可以再晤，来春三月，当约会于廖平家。不知师意何如？”建文道：“所议甚善，即如此可也。”大家议定，方各就寝。

到了次日，建文与两个和尚，一个道人，竟往京中而去。其余众弟子，各各分散。建文师弟四人，行藏不甚怪异，在路中虽无人物色，但心中终有些惧怯。及到了京中，不敢从金陵城外过去，恐有人认得，惹是招非。四人算计，竟买舟渡过了大江，望六合而来。到得六合，天色晚了，要往大寺去住，又恐有人认得，只得就借一个草店里歇宿。此时师弟四人，寂寂寥寥，在一间破屋内，吃了粗粝晚食，卧了稻草床铺，也说不得。到次早起来，离了草店，因想往楚，沿江西行。在路晓行夜宿，受过了许多风霜劳苦，方才到得襄阳。你道建文为何要到襄阳，来见廖平？原来燕兵入城时，建文意欲身殉社稷，却念太子文奎年小，无处着落，偶值廖平入朝，知他忠义，遂悄悄将太子托付与他。廖平慨然受命，藏太子而出，差的当家人送回襄阳，故建文要来看看太子，及到襄阳，访问廖平，不期廖平住在府前，正是众人瞩目之地。这日，忽然三个和尚，一个道人，突至其家，廖平出迎，似惊似讶，默然不语。竟邀入后堂去了。早有人看在眼里。此时京中有人传说建文帝不曾死，已削发为僧，逃亡在外，朝廷遣人各处追求，一发动人之疑，故就有人来问廖府家人说：“前日那三个和尚，是何人？”家人报知廖平，廖平着惊，因暗暗与建文商议。建文道：“我此来只为要看看文奎，今已见他平安，

我心已放下。既此地有人踪迹，我即去矣。”廖平道：“师间刚到此，坐席尚不曾温，怎忍就去？城中西北有一座西山，甚是幽僻，无人往来，我曾造个草庵在上，养两个村僧照管，今屈师暂住于中，再打探消息。”建文见廖平情意殷殷，只得应允，乘夜移到西山去住。

早有两个府役，将前日见三个和尚，一个道人，到廖侍郎家，廖侍郎邀入后堂，不见出来，踪迹可疑，恐是建文帝等情，悄悄报知知府。知府听了着惊，遂打轿来见廖平，问道：“朝廷疑建文未死，出亡在外，部中行文书到各府州县搜查，此事干系甚大。本府昨闻得府上有三个和尚一个道人来相投，不知是老先生甚么亲眷？故本府特来请教。”廖平听了变色道：“老公祖此问甚奇！治生忝居司马，岂不知法度，有甚和尚道人敢来投我？”知府道：“本府亦知无此事，因有人来报，不得不过来请问。”廖平道：“既有人报知此事，糊涂不得，倒要屈老公祖暂住，可叫此人来，入去一搜，看个有无，方见明白。”知府见廖平说话朗烈，料想搜也无用，只得打一恭道：“既没有，转是知府有罪了。”忙忙退回，又唤府役来问道：“这和尚道人你曾亲眼看见么？”府役道：“小人实实亲眼看见。他侍郎人家，深房大屋，就搜也没用。这和尚道人，料不曾出城，只求老爷吩咐四门，添人防守，出入细查，他便插翅也飞不去。”知府大喜，即唤守门人来，吩咐严紧盘诘。只因这一盘诘，有分教：锤碎玉笼，劈开金锁。欲知后事，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士卒奉命严盘诘 君臣熟视竟相忘

却说廖平见知府去了，又打听得知府吩咐四门盘诘，心中还是一忧，只得乘夜到西山报知建文。建文大惊，因问程济道：“雀投罗，鱼在网，却怎生能脱去？”程济道：“师自天而坠渊，亦非小事，安能不被一惊？若要保全，还要经历几难。此第一难也。”建文道：“后难且莫问，但不知今此一难，汝有何计，可以脱我否？”程济道：“若无妙计，也不敢请师出亡，也不敢从师远遁了。”建文见程济说话有担当，颜色方才定了。廖平因问程济道：“知府有心四门严紧盘诘，俗人还可改装逃去，三个僧人，到眼即见，怎生隐藏，不知有何妙计？”程济道：“他严紧盘诘，我自有设法，使他不严紧盘诘。”建文道：“既有设法，就可速行。”程济道：“今日甲午，明日乙未，门奇俱不利。只到后日丙申，门是生方，又正值丁奇到门，又遇天德，贵人在西矣，保无事。”算计定了，等到丙申前一夜，先吩咐备一只小柴船，将三师藏伏其中，悄悄撑到西水城边伺候。只候岸上报捉住建文了，众水军跑去看时，就乘空而去。又吩咐草庵中一个僧人，叫他如此如此。又叫几个家人，吩咐他如此如此。众人俱领命去。

等到丙申清早，自扮做一个乡人，亲到西城门边来察听。只见城门一开，早有一个和尚，夹在人丛里慌慌张张，往外乱闯。众门军是奉知府之命，留心要捉建文的。看见有和尚要闯出城，遂一齐上前拦阻盘问。那和尚见有人拦阻，忙转身要跑。众门军看见有些诧异，忙捉住问道：“你是哪寺里的僧人，莫非就是建文帝么？”那和尚惊呆了，口也不开，只是要跑。早有旁边看的人说道：“这是建文无疑了。”这个人只说得一声，又有三四个一齐吆喝道：“好了，捉住建文，你们大造化，都要到府里去领赏了！”众门军认了真，都来围着和尚，连守水城门的军也跑来，围着要分赏，哪里还盘诘那只小柴船。那小柴船早已不知不觉撑出水门去了。

建文脱了此难，方知永乐不能忘情，遂一意竟往云南。在路上因问程济道：“你既有道术，又有才智，我命你充军师护李景隆兵北伐时，你为何半筹不展，坐看他们兵败？”程济道：“胜败，天也。当其时，燕王应胜，景隆应败，皆天意也。弟子小小智术，安敢逆天？使逆天而强为之，纵好亦不过为项羽之老亚夫，死久矣，安得留此身于今日，以少效区区。即今日之效区区，亦师之难原不至伤身，故侥幸亿中耳。”建文听了，不胜叹息。一日，行到夔州地方，见前面树林里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建文道：“前面来的，莫非是冯么？”程济举头一看，说道：“正是。”遂上前叫道：“冯兄，我们师弟都在此。”冯 忽然看见，又惊又喜。路上不便说话，就邀四人同往馆中。到了馆中，却是一带疏篱，三间草屋。厅上坐着十数个村童，因有客至，俱放了回去。大家坐定，冯 方说：“自史家别后，回到黄岩，府县见我是削籍之人，为朝廷所忌，凡事只管苛求。我竟弃家来此，以章句训童子 为衣食计。只愁道路多歧，无处访问消息，不期天幸，恰逢于此。”建文亦诉说在襄阳廖平家之难，“我今要往云南去，不知他曾被我连累否？我甚放心不下。”冯 道：“师在，则廖平有罪，师既无踪，则廖平自然无恙，又何虑

项羽之老亚夫——老亚父，既项羽谋士范增，人尊称亚父。项羽不听范增之谋，范增愤而离开楚营，于途中背痛发作而死。事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

以章句训童子——意即教儿童读书。

焉？”因沽村酒献师，大家同酌，草草为欢。住了三日，师弟四人方才起身往云南去。在路耽耽搁搁，直到永乐元年正月，方到云南。

果然云南离京万里，别是一天。人看见，只知是三个和尚，一个道人，并没别样的猜疑。故师弟四人，放下心肠，要寻一个丛林为驻栖之地。访知永加是个大寺，遂往投之。那寺中当家的老和尚，叫做普利，看见建文形容异众，又见两僧一道，皆非凡品。又想起昨夜伽蓝托梦，说明日午时，有个文和尚，乃是天降的大贵人，领三个徒弟，要借这寺中栖身，你可殷勤留他，若怠慢不留，定遭神通。恰好今日午时，果然有师弟四人来投，说要借寓，即时就满口应允，备斋款待。建文师弟四人，也安心在永加寺寄迹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廖平自师脱去，门军捉住他草庵和尚，解与知府。廖平虽叫人与知府辩明放了，却纷纷传说廖侍郎家窝藏建文帝。他着了忙，恐在家有祸，遂弃家只身走出，要往云南寻师。又恐不僧不俗，难以追随，只得向东而走。不期走到会稽，盘缠用尽，资身无策，竟自负柴薪上街货卖，以给衣食。这事且不表。

再说史仲彬与师分别之时，曾约明年三月于襄阳廖平家相会，时刻在心。一到正月尽，即起身往襄阳而来，至三月初三日，方到廖平家里。细细访问，方知廖平为前番之事，已将家眷移住于汉中，自家遁去，不知何方，只留下仆人看屋，以待众人来会。再问仆人：“曾有谁先在此？”仆人道：“只得牛爷在内。”仲彬忙入去相见，各诉别来之情：“不知师曾到云南也不曾？又不知今日之约，能践也不能践？”

过了六日，忽见冯 走来，相见时，细问行藏，冯 说自家行遁在夔州教书，并说了路中逢师，要往云南，留住三日之事。二人又问：“师到云南，不知可有居停之地？又不知今日之约，复能来践么？”冯 道：“自师行后，我不放心，正月中，即到云南去访看。喜得师已安居于永加寺中。说起今日之约，不敢来践。恐旧事复发，故命我来，一者通知众弟子，二者访廖君消息，三者就约诸弟子，明年八月会于吴江，即便作天台之游。”仲彬、景先听了，放开心肠。又过了数日，众弟子俱陆续来到，唯梁良玉不至。再细细访问，方知已物故了，大家感伤了一番。说了师相约之话，方各各回去。唯牛景先留住在西山不去，冯 仍回云南，报知诸事。

建文见廖平家中无恙，心中放下，但不知他行遁何处，未免有怀。及听到梁良玉物故，不胜悲涕。自此无事，潜踪匿影在永加寺，过着日子。到了永乐二年正月，建文想起吴江之约，便打点起身。此时冯 已先告回，约于天台相会矣，只与两和尚一道人相伴而行。知牛景先住在西山，要会他同往，故就往襄阳。访知前知府已去，旧事无人提起，遂大着胆，竟到西山来见景先。景先忽见师到，欢喜不胜。建文竟先遣景先，到吴江报信，然后僧道们慢慢而来。将近四安，程济道：“明日辰时，我师又有一难。我四人可拆做四处孤行，方不犯它之忌。若聚在一处同走，未免动人耳目。”建文听了吃惊，忙问道：“此难得免么？”程济道：“不但今日可免，由此终身亦可免矣。但凡大难临身，必身亲历方才算得，若枉道避之，则违天命矣。本可不言，但恐临事师惊，故先说破耳。”到了次日，程济取出两件褴褛旧僧衣，替建文穿在身上，又取一个瓦钵盂，叫他托了，装做沿路乞食之状。又嘱咐

道：“若有所遇，切不可惊张退避。”建文点头。四人遂分四路而走，约于前途相会三人不题。

单说建文听了程济的话，遂大胆从四安而来。走到市中，撞着一乘大官轿抬到面前，轿大街窄，走不得，只得立在旁边，让官过去。那官轿中的官人，早看见了建文，遂白瞪着眼，将建文熟视。建文因受程济之戒，便不退避，也瞪着眼看那官人。又恰值抬轿的立着换肩，彼此对看了半晌，方才过来。你道此官是谁？原来是都给事胡，为人忠厚老成。永乐君因察知建文未死，出亡在外，欲待相忘，又恐他潜谋起义；欲要行文书各处搜求，又念他无家可归；又感他屡诏不许杀叔，倘搜求着了，未免要受杀侄之名。故明敕他访求异人张邈，却暗暗命他察访建文踪迹，若有异谋，急召地方扑灭；倘安于行遁，便可相忘。故胡今日遇着建文，见他孤身褴褛，惻惻于心，故一字不问，让他过去。又恐一时被他瞒过，故复往来湖湘十余年，知其万万无他，直至永乐十七年，方才复命道：“建文死灭矣，万不足虑。”永乐信之，故后来禁网渐开，建文得以保身归国。此是后话。且说建文见那官看得紧，未免心中突突。只等那官过去，急赶到前边，寻见两和尚，与程济说知撞见官府醉心看他之事。程济忙以手加额道：“吾师又一难过了。”建文道：“这员官，我有些认得他，却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。”程济道：“师尚认得此官，此官岂有不识师之理。识而不问，亦忠臣也。”建文点头。恐人心不测，遂急急入吴而来。

至八月初九日，船到黄溪，天色将暝，师上岸先行，两僧一道收拾了衣钵，就随在后。师到了仲彬家，因前住久路熟，竟突入前堂。原来仲彬自得了牛景先之信，便朝夕在堂等候。忽见师至，大喜，即款至后堂。不多时，两僧一道也到。仲彬家酒是备端正的，随即献上。师大喜，遂欣然而饮。饮至半酣，忽向杨、叶、程三弟子道：“可痛饮此宵，我明辰当即去矣。”仲彬大惊道：“师何出此言，弟子望师，不啻饥渴，今幸师至，快不可言，即留数月，亦不满愿，奈何限于明辰，岂弟子事师之念，有不诚乎？”建文道：“非也。众弟子之心，可表天日，可泣鬼神，何况于我。我欲速去者，因新主尚苛求于我也。我前日到四安，遇一冠盖显臣，见我注目细看，定然认得。彼虽一时碍于名分，不便作恶，归必暗暗奏知朝廷。若明知我在，必然追求我。无处追求，必波及逋臣之家。东南逋臣，第一要数汝，有祸自然先及汝。我之速去者，为汝计也。”仲彬道：“师若忧祸及弟子，弟子自甘之，请师勿虑。”建文道：“留我者，愿我安也。我心惶惶，强留何益？”仲彬默然半晌道：“师即急行，亦须十日。”程济道：“行止随缘，何必谆谆断定。”

建文见仲彬留意殷勤，住了三日，至十三日，始决意往浙。仲彬亦请随行，遂分两路，师与两僧一道四人一路，景先、仲彬一路。既至杭州，恐有人识认，遂悄悄住在净慈寺内，暗暗与两和尚一道人，以及景先、仲彬，浏览那两峰六桥之胜，甚觉快畅。留连了二十三日，方渡造江去，要游天台。不期牛景先忽然患病，不能从行，留在寺中养病，又不期师行后，竟一病不起，奄然而逝。只因这一逝，有分教：往来渐独，道路愈孤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耶水难留再至蜀 西平多故遁入山

话说建文渡过钱塘江，乃是九日。到了重九这日，方登天台游赏。忽见冯 约会了金华、蔡运、刘伸，同走到面前谒师。大家相见甚喜，遂相携在雁宕、石梁各处，游赏了三十九日，方才议别。蔡运不愿复归，也就祝发，自号云门僧，留住到会稽云门寺。冯 、刘伸、仲彬各各别去，建文依旧同两僧一道，从旧路而回。一日行到耶溪，因爱溪水澄清，就坐在溪边石上歇脚。建文忽远远望见隔溪沙地上，坐着一个樵夫，用手在浅沙上划来划去，就象写字一般，因指与他三人道：“你们看，隔溪这个樵子的模样，好似廖平。”三人看了，说道：“正是他。”程济因用手远招道：“司马老樵，文大师在此。”那樵子听见，慌忙从溪傍小桥上，转了过来。看见大师，便哭拜道：“弟子只道今生不能见师，不料今日这里相逢！”建文扶他起来，亦大恸道：“我前日避难逃去，常恐遗祸于你。后冯 来报知汝家无恙，我心才放下。但不知你为何逃遁至此？”廖平道：“知府捉师不着，明知是我放走，无奈不得，却暗暗申文，叫抚按起我做官，便好追求。我闻知此信，所以走了。”建文道：“我前过襄阳，打听得知府已去任。汝今回去，或亦不妨。”廖平道：“弟子行后，家人已报府县死于外矣，今归岂非诬君？”建文道：“汝若不归，则流离之苦，皆我累你。”廖平道：“弟子之苦，弟子所甘，师不足念。但师东流西离，弟子念及，未免伤心耳。欲留师归宿，而茅屋毫无供给，奈何，奈何！”建文听了，愈觉惨然，遂相携而行，直送三十里，方痛哭分别而去。建文师弟四人，向蜀中而来。

到了永乐三年，要回云南，行至重庆府，觉身子有些不爽，要寻个庵院，暂住几日，养养精神，方好再行。因四下访问，有人指点道：“此处并无大寺院，唯有向西二里，有一村坊，叫做善庆里。里中有个隐士，姓杜名景贤，最会在佛面上做工夫。曾盖了一个庵儿，请一位雪庵师父，在内居住。你们去投他，定然相留。建文师弟听了，就寻善庆里庵里来。走到庵中，叫声雪庵，雪庵听见，因走出来，彼此相见，各各又惊又喜。你道为何？原来这雪庵和尚，是建文帝的朝臣，叫做吴成学，自遭建文之难，便弃官削发为僧，自称雪庵。恐近处有人知觉，遂遁至四川重庆府住下，访知善庆里杜景贤为人甚有道气，因往投之。杜景贤一见，知非常人，因下榻相留，朝夕谈论，十分相契，遂造一间静室，与雪庵居住。当日出来，与建文相见，各各认得，惊喜交集。建文道：“原来雪庵就是你。”雪庵道：“弟子哪里不访师？并无消息，谁知今日这里相逢！”因以弟子礼拜见了，又与三人见礼。就请师到房中，各诉变后行藏，悲一回，感一回，又叹息一回。建文住了几日，因见庵门无匾额，又见案有观音经，因写了“观音庵”三个大字，悬于庵前。杜景贤闻知庵中又到了高僧，便时时来致殷勤。建文因住得安妥，便住了一年。直到永乐四年三月，方才别了雪庵，又往云南。

到了云南，建文问程济道：“我今欲投西平侯沐晟家去住，你以为何如？”程济听了，默然半晌，方说道：“该去，该去，此天意也。”建文着惊道：“汝作此状，莫非又是难么？”程济道：“难虽是难，却一痕无伤，请师勿虑。”建文道：“事既如此，虑亦无用。但他一个侯门，我一个游僧，如何入去与他相见？”程济道：“若要照常通名请谒，假名自然拒绝，真名岂不漏泄，断乎不可。我看这四月十五日巳时，开门在南，太阴亦在南，待弟子用些小术，借太阴一掩，吾师径入可也。”你道建文为何要见沐晟？只因这

沐晟，乃西平侯沐春之弟，建文即位时，沐春卒，沐晟来袭爵，建文爱他青年英俊，时时召见，赐宴赐物，大加恩礼，有此一段情缘，故建文想见。这日听见程济说得神奇，不敢不听。等到十五日巳时，果然见沐晟开门升堂，遂不管好歹，竟闯进门来。真也奇怪，就象没人看见的一般，让他摇摇摆摆，直走上堂，将手一举道：“将军请了，别来物是人非，还认得贫僧么？”沐晟见那僧来的异样，不觉心动。再定睛细看，认的是建文帝，惊得直立起来。一时人众，不敢多言，只说一声：“老师几时到此？”就吩咐掩门，叫人散去。将建文请入后厅，伏地再拜道：“小臣不知圣驾到此，罪该万死！”建文忙扶他起来，道：“此何时也，怎还如此称呼？此虽将军忠不忘君之雅意，然祸害相关，却非爱我，切宜戒之。”沐晟受命，亦作师弟称呼，就留师在府中住下。

不期此时安南国王胡整不靖，永乐差严震直作使臣，到云南诏沐晟发兵往征。宣过了诏书，到第二日，要回朝复命，来辞沐晟，忽看见一个和尚走进来。沐晟便吩咐掩门，不容相见。此时建文做和尚，出亡在外的消息，已有人传说在严震直耳朵里，今日又亲眼看见，怎不猜疑到此，遂趋近沐晟，低低说道：“犬马之心，正苦莫申，今幸旧君咫尺，敢望老总戎曲赐一见。”沐晟听了，假惊道：“旧君二字，关祸害不小，天使何轻出此言？”严震直道：“老总戎休要忌我，我已亲眼看见。同是旧臣，自同此忠义，断无他念。”沐晟暗想：“他看见是真，若苦苦推辞，恐不近人情，转要触怒。”只得低低说道：“天使既念旧君明此，自同此肝胆，同此死生，但须谨慎。”遂入内与建文说知，随引震直入见。震直入到内厅，看见建文一个九重天子，今为万里孤僧，不胜痛楚，因哭拜道：“为臣事君不终，万死，万死！”建文亦泣道：“变迁改革，此系天命，举国尽然，非一人之罪。今还恋恋，便足断迹夷齐。但须慎言，使得保全余生，则庶几无负。”震直听了，哽咽不能出声，唯说道：“臣愧其无辞，但请以死，明心而已。”遂再拜辞出，归到旅舍。忽忽如有所失，竟吞金而死。

地方官见使臣死了，自然备棺衾收殓，申交上司。上司自然奏闻天子。沐晟听知，暗暗与建文商议道：“震直一死，固是灭己明心之念。但死得太急，地方官奏报朝廷，朝廷未免动疑，又要苛求。虽昨日之见，无人得知，但府中耳目众多，不可不防。况晟今又奉诏南征，师居此地，恐不稳便。”建文道：“汝言是也。”因问程济，程济道：“居此者，正师之一难也。今虽已过，自宜远隐，以避是非。”师方大悟，遂别沐晟出来。又问程济道：“出便出来了，却于何处去隐？”程济道：“隐不厌山深。弟子闻永昌白龙山，僻在西围，甚是幽邃，可到那里，自创一店，方可常住。”建文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大家遂同至永昌白龙山，选择了一块秘密之地。此时因有沐晟所赠，贤能二和尚，遂伐木结茆，造成一座小庵，请师居住。

到永乐五年七月间，住了一年有余，虽喜平安，却不抄不化，早已无布无食，渐近饥寒。程济无奈，只得出来四下行乞。一日行乞到市中，忽遇见史仲彬，两人皆大喜，仲彬忙问道：“如今师在哪里？”程济道：“师如今在白龙山上，结茆为庵，草草栖身。你为何独身到此？”仲彬道：“我非独身。我因放师不下，遂约了何洲、郭节、程亨同来访师。料师必在云南，故相伴而来。因路上闻得朝廷遣都给事胡，往来湘湖云贵，秘密访师，故我

茆（máo，音毛）——同“茅”。此指茅屋。

四人不肯作伙招彰，夜虽约了行，当日里则各自分行。这两日，因我寻不着，正苦莫可言。今幸相遇，方不辜负我心。”说罢，就引程济到寄宿之处，候何洲、郭节、程亨。三人齐归了，与程济相见过，算计夜行。此时是七月十八夜，月上皎洁，彼此相携出门。上下山坡，坐坐行行，直行了二十余里，方到庵前。天已亮了，程济叩庵。应能和尚开门，看见仲彬四人，忙入报师。仲彬四人，亦随入而拜于榻前，建文喜而起坐榻上。众人问候了一番，各各泪下。随即取出礼物献上，建文一一收了。自此情兴颇畅，因率仲彬等四人，日日在白龙山游赏以为乐。住了月余，四人要辞去，建文不舍。许何洲、郭节、程亨三人先行，又留仲彬住到永乐六年三月，方许其行。到临行日，建文亲送，痛哭失声，再三嘱咐道：“今后慎勿再来，道路修阻，一难也。关津盘诘，二难也。况我安居，不必虑也。”仲彬受命而去。建文在庵中，住过了两年，乃是永乐八年。这两年中，众弟子常常来问候建文，不至寂寞。一日说道：“想我终身，只合投老于此处。”程济笑道：“且住过了一年，再算计也不迟。”建文惊问道：“为何住过一年，又要算计，莫非又有难么？”程济笑而不言。不期到永乐九年，地方报知府具说：“白龙山庵中，常有不僧不俗之人，往来栖止，或歌或哭，踪迹可疑。恐害地方，求老爷作主。”府县听了，竟行牌地方，叫将白龙山庵拆毁。只因这一拆毁，有分教：困龙方伏地，惊雀又移巢。不知后来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忠心从亡惜身亡 立志逊国终归国

话说地方看了牌文，立即将白龙山庵拆毁。建文大惊，急问程济道：“你旧年曾说‘且住过一年再看’，今果住了一年，就被有司拆毁。你真是个人！莫非还有大难么？”程济道：“即此就是一难。已过了，师可勿忧。”建文道：“难虽过了，而此身何处居住？”程济道：“吾闻大理浪穹，山水比白龙更美，何不前往一游。倘若可居，再造一庵可也。”建文大喜。师弟四人收拾了，竟往浪穹。到了浪穹，登山一览，果然山苍苍，林郁郁，比白龙更胜。两僧一道见师意乐此，遂分头募化，草草盖造一庵。不消一月，早已庵成。建文安心住在庵中。不期到永乐十年二月，而应能和尚竟卒矣。到了四月，而应贤和尚亦亡矣。建文见贤能两弟子，一时俱死，大恸数日，不忍从僧家火化，遂命程济并葬于庵东。过了月余，无人相傍，只得纳一个弟子，取名应慧。到十一年九月，因应慧多病，又纳个弟子，取名应智。到十二年十月，应慧死了，又纳个弟子，取名辨空。到十三年四月，同程济出游衡由，闻知金焦、程亨、冯、宋和、刘伸、郑洽、黄直、梁良玉皆死了，不胜悲伤，无意游览，遂回庵中。到十五年二月，又别筑一个静空于鹤庆山中，时常往来。忽雪庵和尚的徒弟了空，来报知前一月其师雪和尚死了，建文大哭一场。自此之后，想起从亡诸臣，渐渐凋谢，常拂拂不乐。直到十七年四月，在庵既久，忽想出游。又同程济先游于蜀，次游于粤，后游于海南，然后回来。到十九年十二月，不喜为僧，蓄起发来，改为道士。到二十年正月，命徒弟应智、辨空，为鹤庆静室之主，自与程济别居于淶泉。到二十一年，建文又动了游兴，遂与程济往游于楚。此时二人俱是道装，随路游赏，就在大别留住了半年有余。到二十二年二月，因想起史仲彬，一向并无音信，就随路东游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史仲彬自戊子年谒师东还之后，日日还思复往。忽被仇家将奸党告他，虽幸辩脱，却不敢远行。到今甲辰年，相间十七年，不知师音来，心愈急切；又闻新主北狩，已晏驾了，革除之禁，渐渐宽了，遂决意南游访师，竟往云南而来，一日行到湖广界上，因天色晚了，住一旅店投宿。主人道：“客人来迟，客房皆满，唯有一房甚宽，内中只两个道者，客官可进去同住罢？”仲彬入房，看见两个道人，酣睡床上，忙上前看时，恰一个是师，一个是程济。欢喜不胜，因自通名道：“史仲彬在此！”建文与程济梦中听了，惊而跃起，看见仲彬，满心欢喜。建文问道：“汝为何到此来？”仲彬道：“违师十七年，心中不安，故欲来问候。不知师将何往，又为何改了黄冠？”建文道：“我东游正为思汝，改黄冠亦无他意，不过逃禅，久而思入道耳。”仲彬又问：“贤能二师兄，何不同来？”建文道：“他二人死已十余年了。”仲彬听了，不胜感伤。又说道：“师可知新主北狩回銮，已晏驾于榆林川了？”建文闻言，喜动颜色道：“此信可真么？”仲彬道：“怎么不真，弟子从金陵过，闻人传说太子即位，已改元洪熙矣。”建文听说是真，因爽然道：“吾一身释矣。”到了次日，即相率从陆路东游。因偕行有伴，一路看山玩水，直至十一月，方到吴江，重登仲彬之堂。仲彬忙置酒堂上，程济东列，仲彬西列，相陪共饮。忽仲彬有个叔祖，叫做史弘，住在嘉兴县，偶有事来见仲彬，在堂下窥见，忙使人招出仲彬，问道：“此建文帝也，我要一见。”仲彬还打算瞒他，说道：“不是。”史弘道：“你不须瞒我，帝在东宫时，我即认得了。后来我家当抄没，若非天恩赦了，我死无所矣。不独君臣义在；

文，恩主也。今幸瞻天，安敢不拜。”仲彬不得已，报知建文，史弘进拜堂下。拜毕，即命坐于仲彬之上，就说：“所曰感恩之事，建文不胜感激。”四人饮至夜深而止。

住了数日，建文欲起身往游海上，史弘道：“弟子才得面师，不忍即别，愿随行一程，以表拳拳。”仲彬亦要随行，建文不欲拂其意，只得允了，遂行到了杭州方辞。史弘、仲彬回去，只同程济渡过钱塘江，直到南海，礼过大士，方才从福建、两广，回到涿泉。此时已是洪熙元年六月。洪熙又晏驾，又是太子即位，改元宣德。建文闻知，说道：“吾心可放下矣。”

到了宣德二年，建文又将发剃去，复移居鹤庆静室中。忽闻赵天泰、梁田玉、王资、王良皆死了，不胜悲恸。到宣德三年正月，又闻知史仲彬，为仇家讼其从亡之事，竟以此累死，又恸哭不已。到了十月，游行汉中，遇见廖平之弟廖年，报知廖平已于元年死于会稽山中。未死之前，曾寄书家中，叫将他妹子配与太子文奎为室。今已成亲三年矣。建文听了，又大恸不已。想起从亡诸臣，死去八九，竟神情恍惚，中心无主，又蓄发出游。自此以后，东西游行，了无定迹。直到宣德八年，朝廷因奸僧李皋反，就下令：“凡是关津，但遇削发之人，即着押送原籍治罪。”建文闻知，又还涿泉。到宣德十年，闻知何洲、蔡运、梁中节、郭节、王之臣、周恕又俱死了，心下更惊惕不安，因谓程济道：“诸从亡皆东西死矣，我不知埋骨何所？”程济道：“叶落还是归根。”建文道：“可归么？”程济道：“事往矣，人老矣，朝代已换矣，恩怨全消矣，天下久定矣，何不可归？”建文自此遂萌归念。到正统二年，又削发行游。

到正统五年庚申，建文年已六十四，遂决意东归，命程济卜其吉凶。程济卜完道：“无吉无凶，正合东归。”建文遂投五华山寺，登梵宫正殿，呼众僧齐集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建文皇帝也，一向行遁于此，今欲东归，可报知有司。”众僧听了皆惊，忙报知府县，不敢怠慢，因请至藩司堂上。建文竟南面而坐，自称原姓名，追述往事：“前都给事胡，名虽访张邈，实为我也。”府县不敢隐，报知抚按，飞章奏闻。不多时，有旨着乘驿道至京师。既到京师，众争看之，则一老僧也，诏寓大兴隆寺。此时正统皇帝，不知建文是真是伪，因知老太监吴亮，曾经侍过建文，遂命他去辨观真假。吴亮走到面前，建文即叫道：“汝吴亮也，还在耶？”吴亮假说道：“我不是吴亮。”建文笑道：“你怎不是？我御便殿食子鹅，曾掷片肉于地，命汝舔吃，你难道忘了？”吴亮听说是真，遂伏地痛哭，不能仰视。建文道：“汝不必悲，可为我好好复命，说我乃太祖高皇帝嫡孙。今朱家天下正盛，岂可轻抛骸骨于外？今归无他，不过欲葬故乡耳。”吴亮复命后，恐不能取信，遂缢死以自明。正统感悟，命迎入大内，造庵以居，厚加供奉，不便称呼，但称老佛。后以寿终，敕葬于北京西城外黑龙潭北一邱，一碑碑题曰“天下大师之墓”。因礼非天子，故相传言之西山不封不树。此时从亡二十二臣俱死，唯程济从师至京，送入大内，方还南去，不知所终。程济当革除时，与魏冕言志，魏冕道：“愿为忠臣。”程济道：“愿为智士。”今从亡几五十年，屡脱主于难，后竟致主归骨，自称智士，真无愧矣。后人览靖难逊国遗编，不胜感愤，

拳拳（luàn，音乱）——挚爱、不能忘记的心意。

大士——即观音菩萨。

逊国——指建文帝。逊国即让国之意。

因题诗叹息道：

风辰日午雨黄昏，时势休教一概论。
神武御天英烈著，仁柔逊国隐忠存。
各行各是何尝悖，孤性孤成亦自尊。
反复遗编深怅望，残灯挑尽断人魂。

